

脊梁

鲁文田胜利 - 著

正道的光，洒在大地上
把每个黑暗的地方
全部都照亮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脊梁

鲁文 田胜利 - 著

根据陈涛、鲁文、李彦雄同名电视连续剧《脊梁》改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 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脊梁 / 鲁文, 田胜利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4 (2023.2重印)
ISBN 978-7-218-11745-4

I. ①脊… II. ①鲁… ②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0453 号

Jiliang

脊 梁

鲁文 田胜利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马妮璐

责任技编: 吴彦斌 周星奎

装帧设计: 今亮后声 HOPESOUND
jialouyuguo@163.com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99)

电 话: (020) 85716809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289585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415 千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23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57168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7716172

目录

001 // 第一章 市委书记午夜意外身亡，有损党员干部形象的流言满天飞

市委书记牛伯仲意外身亡，不是在工作岗位上，也不是出差途中，而是死在当地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间中，报案的还是一个漂亮女人……

021 // 第二章 非法集资引发群体事件，银行行长携款潜逃

看似密不透风的拘留室，却让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行长林啸插翅而飞。老百姓聚集银行门口，担心自己存的血汗钱没了着落……

059 // 第三章 新市委书记跪上访群众，一夜之间成为“网红”

委屈至极的李淑芬手提汽油，求见新市委书记梁嘉南。梁书记设身处地为百姓解决难题……

085 // 第四章 众志成城抗洪灾，贪腐证据让谁胆战心惊

丰州市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梁嘉南带头奔波在抢险第一线，不幸被落石砸中。市纪委书记常勇为保护专案组资料火中受重伤……

109 // **第五章 揭开“工作餐”面纱，正风肃纪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起**

梁嘉南带伤到基层调研，首站是神州能源项目选址的海鸥岛，然而在这个岛上他却发现了严重的吃喝请客风……

135 // **第六章 花季少女惨死，弄权者企图一手遮天**

水湾头区区委书记儿子酒驾撞死花季少女，其父行贿重金走关系，无辜少女的哥哥成了替罪羔羊……

161 // **第七章 干部考评的“标尺”，聚焦丰州官场众生相**

《关于中共丰州市干部考评实施细则》规定考评新标准，一时间干部花钱买好评欲博好职位……

187 // **第八章 面对骨肉亲情，市委组织部部长选择大义灭亲**

区委书记韩楚光设骗局骗自己亲姐，骗局被揭破后，组织部部长韩楚霞大义灭亲……

209 // **第九章 “纪”在“法”前，纪委不是党内的“公检法”**

买官不成落马的官员对梁书记怀恨在心，把歪主意打到了他的家人身上……

238 // **第十章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电梯意外事件成为丰州新城揭盖子开端**

“政绩工程”丰州新城终于迎来招商春天，却因当年雁过拔毛式层层克扣缺乏维修资金，最终酿成外商乘电梯死亡的恶性事件……

263 // **第十一章 市纪委工作对象意外死亡疑窦丛生，彰显反腐败斗争的异常严峻复杂**

副市长周昌挺身陷变相买房受贿风波，接受组织纪律审查的国土局局长代人顶罪留遗书意外死亡……

291 // **第十二章 “天网行动”，让贪腐分子无处遁形**

钟明发现公安局局长皮一唐暗中联系潜逃境外行长，缉拿小组成员追捕逃亡到罗马尼亚的林啸，却晚了一步……

318 // **第十三章 是打造美国式的曼哈顿，还是东方的夏威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再次举行的神州能源集团丰州炼油基地项目听证会，不出意外地全数通过，但是网民的一片反对声音却被悄悄封杀……

344 // **第十四章 “亲”“清”政商关系有名无实，权钱交易丛生**

来自多方的力量给梁嘉南施加压力，要求其尽快协助神州能源集团安排入场施工，他却坚持要弄清楚当年对粤海油田勘探的蕴藏量真实数据……

378 // 第十五章 生日寿酒藏钞票，反腐之路满是荆棘

看到身为市委书记的儿子送给自己的寿酒变成了现金钞票，梁老爷子怒气攻心老泪纵横……

405 // 第十六章 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梁嘉南和沈梦卿这对初恋情人，如今缘何对簿公堂？谜底揭开，神州能源集团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

437 // 尾 声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省委常委、丰州市委书记梁嘉南团结市委“一班人”践行着这一庄严承诺，誓言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440 // 后 记

第一章 |

市委书记午夜意外身亡， 有损党员干部形象的流言满天飞

市委书记牛伯仲意外身亡，不是在工作岗位上，也不是出差途中，而是死在当地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间中，报案的还是一个漂亮女人……

—

南江省丰州市委书记牛伯仲死了，死得突然且意外，毫无征兆。

丰州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皮一唐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着手对这一事件进行处理。考虑到人物身份的特殊性，加之案情复杂，他指示出警的警务人员、涉事酒店的工作人员等所有知情者，不得对外透露相关消息。

然而，欲盖弥彰，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是牛伯仲这样一个在当地有地位、有身份、有影响的人物，而且他是突然死在豪华的五星级酒店里，死亡时还有一个女人在场。这女人年轻、漂亮，却不是他的结发妻子。

这一切，留给人们太多的猜测和想象。

在这个世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谓生活，就是日子连着日子，平静地

流过，周而复始，从春夏到秋冬，从年少到迟暮。然而生活不能没有调味剂，更不能没有刺激。于是男人喝酒、打牌、看球赛，女人会疯狂地逛街购物、追影视剧中的偶像，男人女人在一起就会斗嘴调侃，这都是为了寻求刺激，找点乐子，让平静如水的生活能够起点小波小浪，打发时光。

牛伯仲死亡事件，一下就刺激了丰州民众的神经，让他们寡淡乏味的日子有了兴奋点。

每个讲述者都会发挥自己大胆而丰富的想象力，进行推理演绎、添枝加叶，让牛伯仲的死亡更加传奇、香艳。

也有人提出，牛伯仲可能是死于谋杀。谋杀之说，也实在是远远超出了寻常百姓的思维和想象，人们很难推演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与坊间百姓不同，新世纪控股集团的董事长陈镜明，认为事情绝非如此简单。他和牛伯仲因工作关系，有过交往。以他对牛伯仲的了解，他认为不可能发生嫖宿之事。他获知这一事件后，禁不住一激灵，就像在大热天突然走进了冷库，冷得发抖，冷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他突然感到恐怖，甚至萌生了尽快离开丰州，到香港或者到国外任何一个地方待上一段时间的想法。

民间传言不足为信。还原牛伯仲出事当晚的情况，实在必要。

子夜时分。丰州市区街灯依稀，车辆寥寥，几无行人，街边的店铺大多早已打烊。海湾大酒店却是另一番景象，灯光照射下的大楼，通体金黄夺目、富丽堂皇。楼顶的霓虹灯广告牌，闪烁变换着不同的颜色，增加了几分现代梦幻色彩。如果说此刻的丰州是宁静的、沉睡的，那么海湾大酒店就是丰州做的一个梦，一个令人骚动不安的梦。

警车赶到海湾大酒店时，大堂经理和两名保安已经在酒店大堂等候。

出警的是一名警察和两名协警。接到市公安局110的出警电话时，警察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们确定是海湾大酒店出事了？”他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如果说是接到了街边抢劫、酒后打架、小偷盗窃之类的出警任务，实属正常，但海湾大酒店作为丰州最高档的酒店，接待的都是一些有钱、有身份、有地位的商贾和社会名流，竟然会出事，而且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这着实让出警人员感到意外。

“死的是什么人？”警察带两名协警走进大堂，询问迎上来的大堂经理和保安。

“不、不太清楚。”大堂经理可能因为害怕，话说得有些磕磕巴巴，不够利索。

“怎么不登记住客信息？”警察皱了一下眉头，有些不耐烦。

“他住的是总统套房。”大堂经理小心翼翼地回答。

“住总统套房？土豪啊！”一名协警说。

由大堂经理引领，几个人乘电梯到了总统套房所在的楼层。走到总统套房的卧室门口时，警察担心破坏现场，于是让一名协警和大堂经理在卧室外面等，自己带另一名协警进入卧室。

卧室很大很豪华，所有用品都极其高档。淡淡的幽香似有若无，迷漫在整个房间里。卧室一隅，豪华宽大的席梦思床上，一个谢顶的男人赤身裸体趴在上面，看不到面容。

床单被揉搓得皱巴巴的，一床薄薄的印花真丝棉被有一半掉到了床下，衣服也掉在了地上。床头柜上放着避孕套和“伟哥”。

现场凌乱得就像因为战败而匆忙弃守的阵地，甚至硝烟味儿还没散。一切都在表明，这里刚刚发生了什么。

警察拍照后，冲着协警挥了挥手，示意他把床上男子的身体翻转过来。

协警上前，用力把男子翻转过来。他看到一张乌青发黑的脸，虽然死者因痛苦而五官有些变形，但相貌还是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怎么看上去有点面熟，在哪儿见过？”协警惊奇地说。

站在几步之外的警察，听协警这样说，立即凑上前来。他看了床上的男子一眼，心里着实一惊。“你先到外面等一会儿。”说着，警察把协警推出了卧室。

警察有些心慌意乱，他拨通了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的电话，副主任李广正在值班。

“李主任，我现在在海湾大酒店，这里出了一起命案。”

“死者是什么人？”

“酒店没登记姓名，好像是市委牛书记。”

“你说什么？”李广惊讶地大声问。

“好像是牛书记。”警察低声说。

“你看仔细点，不要乱说。”李广在电话那头说。

“我看了，应该是。”

“你守住现场，不要让任何人进去，我马上到。对了，你赶紧打120急救电话。”

很快，李广就带人赶到了海湾大酒店。两辆120救护车几乎同时到达。李广安排几名警察守在酒店门口，又安排另外几名警察在大堂向酒店服务人员调查情况。然后，他直接赶到总统套房。

出警的警察确实没有看错，死者正是市委书记牛伯仲。

事情重大，李广立即向丰州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皮一唐进行电话汇报。

二

皮一唐带着两名警察到了海湾大酒店，李广已在酒店大堂迎候。皮一唐一进酒店，李广马上迎了上来。“老板，我已按您的指示封锁了整层楼。”

皮一唐走到床边。在亲眼看到死者之前，皮一唐还心存侥幸，认为手下说不定认错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相貌长得极像的人也不是没有。

但此刻，在看到死者的一刹那，他的脸色瞬间变得一片灰白，他抓着床单的手也忍不住抖动起来。

皮一唐把床单重新盖好，接下来做了交代：一是特别强调要做好保密工作，绝对不能走漏海湾大酒店有人死亡的消息。告诫所有出警人员、医护人员和酒店服务人员，要严格保密，如有外泄消息者，将严肃追究责任。二是马上把牛伯仲的尸体拉到法医中心进行尸检，找出死因。为稳妥起见，必须派警察到医院值守。三是安排人员做好现场取证工作。

皮一唐交代完之后，对李广说：“我还有事，这里就辛苦你了，一定要处理好，不要出什么纰漏。”

皮一唐离开后，李广立即按照皮一唐的交代，逐项落实。

等医护人员用担架抬走死者后，李广安排技侦人员做好现场取证工作。然后，他拨打了酒店总经理的电话。酒店总经理早已赶回酒店，只是出事楼层被封锁了，他无法上来，也不知道是李广在指挥工作。

酒店总经理和李广是老相识，一看是李广的电话，他马上问：“李主任，您在哪里，有什么指示啊？”

“我就在你们酒店。”

“我正想天亮了找您呢。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有工作需要你这个老总配合一下。”

“好的，一定照办。”

“最近市里有几个项目在招商，你们酒店是指定的接待酒店，今晚这件事绝对不能走漏出去，免得影响招商工作。”

“李主任，您放心。我马上召集员工到会议室开会，进行部署，等您到场指导工作。”挂了电话，酒店总经理立即要求大堂经理召集所有值夜班的工作人员到会议室开会。

会议室内的气氛沉闷、诡异，谁也不说话。当穿着一身警服的李广和酒店总经理走进会议室时，见有警察到来，每个人都一脸错愕的表情，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在主席台上落座后，总经理向员工介绍了李广。其实，有些员工是认识李广的。总经理表情严肃地说：“今晚酒店出了点意外，想必大家都知道了，一旦传出去，谁还敢来住？没客人住，酒店拿什么给你们发工资？这个道理，我不说大家也明白。更重要的是，最近市里要开项目招商会，我们酒店是指定接待酒店，如果影响了招商，那事情就严重了，造成的损失可不是小数目。总之，今晚的事大家必须保密，这也是市局李主任要求的。”

“下面，欢迎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李主任给我们做指示，大家鼓掌！”总经理说着，带头鼓掌。

“对这件事保密，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市公安局领导的明令要求。刚才你们老总已经说了，对今晚在酒店发生的事，一旦搞不好就会影响到市里的招商工作，损失是巨大的。走漏消息的人会被追究保密责任。”

警方对事件的处置，看似完善周密、滴水不漏，其实不然。当晚与牛伯仲在一起的那个女子，那个最了解现场情况的人，最关键的当事人，却不见了。警察找遍了整个酒店的角角落落，也没发现她。

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怎么离开的？

没有人知道。

三

叶弘轩刚睡下没多久，就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了。

电话是皮一唐打来的。皮一唐告诉他，牛书记出事了、死了！死在海湾大酒店的总统套房里。

这怎么可能？叶弘轩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大声地问皮一唐，会不会弄错了。皮一唐说错不了，他亲自去过现场了。

叶弘轩呆愣了片刻，告诉皮一唐到市政府办公楼小会议室开会。接着，他拨打了市政府值班电话，要求值班人员通知所有市委常委，立即到市政府小会议室开会。

叶弘轩和皮一唐几乎同时到达市委大院。皮一唐告诉叶弘轩，他已经下令封锁现场，要彻底把事情调查清楚，还原事情真相。叶弘轩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显然，他的心思没放在皮一唐的汇报上。

叶弘轩和皮一唐到小会议室时，在家的市委常委已经到了。叶弘轩的脸色凝重，他看了大家一眼，说：“牛伯仲同志去世了！”

所有人都顿感惊讶，难以置信。

市委副书记孙耀乾说：“伯仲同志走了？不可能吧，昨天下午他还和我商量开发区的工作。”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韩楚霞问：“什么时候的事？”

每个人都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大家的疑问，叶弘轩望了一眼皮一唐，说：“具体情况由一唐同志和大家做个介绍吧。”

皮一唐向大家讲述了当晚的情况。

“死因呢？”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常勇问。

皮一唐望了一眼常勇，面无表情地说：“这要等验尸报告出来后才能确定！”

牛伯仲怎么会住在海湾大酒店的总统套房里？报警的女人又是什么人？这些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大半夜的，他在酒店总统套房意外死亡，报案的还是一个女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常务副市长周昌挺的一番话，就像一颗被丢到平静的湖水里的石子，激起一圈一圈的涟漪。现场的人不再沉默，有人开始和身边的人小声议论起来。

孙耀乾敲了敲桌子，提醒大家道：“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讨论一下如何向省委汇报。”说着，他有意无意地把桌子正中间的红色专线电话往自己的方向微微挪动了一下。叶弘轩和皮一唐不约而同地望向孙耀乾。

韩楚霞也看到了孙耀乾的这个看似无意的细微动作。她向叶弘轩提议：“叶市长，还是由你向省委汇报？”

地处南方沿海的丰州市，处处绿树红花，春意盎然。北京却仍是一派冬日景象，适逢倒春寒，冷风阵阵，嗖嗖作响。

天刚放亮，来北京参加会议的南江省委书记李浩然，就披了一件大衣，来到宾馆内的小花园里，沿着花园内的湖畔小径漫步。湖上仍结着一层冰凌，空气冷得吸一口气，鼻子就酸痛。李浩然的脸色很不好，因为他几乎一夜没睡，明显有几分倦容。

李浩然脸色凝重。今天，省纪委将对南江省海名市市长刘邵峰采取组织措施。半年前，省纪委就接到刘邵峰存在违纪问题的群众举报线索，省纪委会研究通过并报经省委同意对其立案调查。没想到，调查工作极不顺利。调查

人员反映，总是感觉暗中有一只手在布局，在操纵，在释放烟幕，让很多事情变得扑朔迷离，变得真假难辨。调查人员甚至还收到过陌生人的威胁短信和恐吓电话。省纪委调查组克服重重困难，掌握了刘邵峰受贿多达三千多万元的证据，还调查出其存在包养情妇、和下属长期通奸等违纪违规问题。

当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刚毅向他汇报刘邵峰的违纪问题，李浩然为之震怒。他没有想到，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一个省会城市的市长，竟然罔顾党纪党规，贪腐堕落到如此地步。

然而，刘邵峰这样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领导干部最终走上不归路，于组织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损失？这也让李浩然在震怒之余感到痛心。

其实这一天，比刘邵峰更让李浩然感到痛心的是牛伯仲。他接到牛伯仲意外去世的消息后，顿时感到开着暖气的宾馆房间里，空气沉闷得让他透不过气，心生烦躁。他一刻也无法在房间里待下去。于是，他就披了一件大衣，走到室外，走进北京的晨风中，让寒风把自己有些眩晕的头脑吹得清醒些。

牛伯仲调任丰州前，在另一个地级市担任市委书记。三年前，赵扶义由丰州市委书记调任浙江省副省长，不少人都盯着丰州市委书记这一空缺。在省委常委会上，李浩然提议调牛伯仲到丰州担任市委书记。

李浩然对牛伯仲的评价是政治坚定，大局意识强，思想解放富于创新精神，抓工作思路清晰，有较高的决策水平，具有驾驭全局的能力；且为政清廉，作风扎实，善于团结同志，在基层有良好的口碑。他认为牛伯仲有能力带领丰州市委一班人、引领广大的党员干部把丰州建设好。

可是，李浩然做梦也不会想到，牛伯仲会突然死亡，况且是这样子死去！以他对牛伯仲的了解，认为牛伯仲不可能干出如此堕落变质、有辱党员干部形象的事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浩然书记不禁想到了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因为职务原因，在工作中拥有很大的决策权。从而被不法商人和利益集团盯上，成为他们“围猎”的对象，其手段既有以巨额金钱财物贿赂的直接“猎杀”，也有打着友情的幌子，以礼尚往来的名义，通过小额红包礼金开始的温水煮青蛙式“猎杀”，还有通过美色进行的引诱“猎杀”。牛伯仲的意外死亡之背后，是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想到这

里，李浩然书记的心情越发沉重。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省里派谁到丰州善后，稳定局面？

李浩然想到了近年一直挂点丰州市的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扶义。

四

赵扶义赶到丰州市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叶弘轩、孙耀乾和皮一唐等人已在市政府大楼前迎候。

寒暄完毕，孙耀乾提议道：“都一点多了，我们还是边吃边向赵省长汇报吧。”赵扶义听了，有些不高兴，沉着脸说：“这个时候谁还吃得下？”说完就轻车熟路地径直向市政府大楼走去。叶弘轩等人紧随其后。孙耀乾并没有表现出尴尬和不快。他吩咐秘书赶紧通知办公室准备饭菜，“打包，直接送到小会议室。”

一行人在小会议室落座后，赵扶义开门见山：“牛伯仲的死因是什么？”

皮一唐说：“是心力衰竭。”

赵扶义看了皮一唐一眼，“这么说是正常死亡了？”

皮一唐略显尴尬，“也不完全是。牛书记在事发当晚服用了超剂量的万艾可。”皮一唐望了一眼沉默不语的赵扶义，解释道：“这种药就是人们说的‘伟哥’。”

听到这里，赵扶义把手中的茶杯用力往桌子上一放。他沉默半晌，冷笑一声说：“果真如此，牡丹花下死，丰州的市委书记成了风流鬼了！”

孙耀乾马上接过话头，“看来还是赵省长有先见之明。据说，当初您在丰州市委书记人选的问题上，不是对牛伯仲同志投弃权票的吗？”

叶弘轩听孙耀乾这样说，不禁皱了皱眉头。却见赵扶义端起茶杯，轻轻地喝了一口水，望着孙耀乾，大有鼓励他继续讲下去的意思。叶弘轩欲言又止。

孙耀乾说：“不是因为牛伯仲同志不在了，我才这样说。在丰州，有不少同志对牛伯仲同志是有看法的！”

叶弘轩听到这里，忍不住提醒道：“耀乾同志，这个时候讨论这问题不太合适吧？”

叶弘轩没想到，他话音刚落，赵扶义就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嘛。”很显然，赵扶义希望孙耀乾继续说下去。

孙耀乾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继续说道：“牛书记这是给丰州所有干部丢脸，给丰州形象抹黑！想当年赵省长给咱们当班长的时候，丰州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力。可现在呢？赵省长，不瞒您说，我对牛书记也是有看法的，他当政三年，有什么建树？工作起色不大，条条框框倒是一大堆……”

孙耀乾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慷慨激昂，“我是一名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在组织和领导面前必须说实话，讲实情，这是党员的义务和本分。”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他转身望着皮一唐说：“对牛书记的看法，一唐同志也跟我交换过意见。”

皮一唐觉得，在今天这种场合，孙耀乾这样长篇大论地评价牛伯仲，实在有些不妥。没想到，孙耀乾竟然把话题引到了他身上，这让他有些坐立不安。他辩解道：“我也就是发发牢骚，谈不上意见。”

“如果没意见，能发牢骚吗？”突然响起的敲门声打断了孙耀乾的话。是秘书和工作人员送饭来了。

“赵省长，人是铁，饭是钢，事情再急也要先吃饭。”孙耀乾说着，把一份饭菜放在了赵扶义面前。“您放心，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一唐同志已经对牛书记去世的消息进行了封锁。”

皮一唐皱了一下眉头：“这也是叶市长的意思。”

赵扶义听后，说：“不要以维护领导形象的名义遮盖真相，事件一旦有了结果，就向社会通报！”

赵扶义这样说，让孙耀乾和皮一唐感到有些意外，他们不由得瞥了一眼叶弘轩。叶弘轩表情淡定，似乎已经预感到会如此。

赵扶义接着说：“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牛伯仲除了生活作风，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赵扶义干脆站了起来，挥着手说：“不要怕外界说闲话，共产党人从来都

是虚心接受任何善意的批评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这时，桌子上的电话响了起来，赵扶义似不满地瞥了一眼电话。

叶弘轩赶紧拿起电话。电话是市委办公室主任打来的，说是牛伯仲同志的爱人听说赵副省长来了，非要见他。

赵副省长刚到丰州，牛伯仲的爱人怎么就知道了？消息怎么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得飞快？这又是谁告诉她的？叶弘轩顾不得想那么多，他放下电话，表情有些不自然，小声对赵扶义说：“牛伯仲同志的爱人听说您来了，非要见您！”

孙耀乾马上站了起来，“我去处理。”没想到赵扶义却说：“请她来吧，我要当面向她表示慰问！”

叶弘轩通知办公室：“让张晴同志来吧！”

很快，秘书就领着牛伯仲的爱人和女儿走了进来。母女俩眼睑浮肿，一脸倦容，神情黯淡，难掩痛苦。张晴走到赵扶义面前，声音沙哑地说：“赵省长，我们家老牛他……”话说到这，她已经泪流满面。

赵扶义上前两步，握住张晴的手，“节哀！老牛出了这样的事，我们也都非常难过。”

张晴抬手擦了一下眼泪，“赵省长，老牛死得不明不白，您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未等赵扶义开口，孙耀乾就插话道：“老牛同志去世，省市领导都很难过，也很重视。叶市长专门负责这件事，公安部门也在全力以赴，会尽快拿出调查结果，找出真相。”

张晴并不理会孙耀乾，她对赵扶义说：“老牛是被害死的，临死还被人泼脏水！赵省长啊，从老牛到丰州的第一天，就有人巴不得他早点死，好取而代之！”所有人都没想到，此时此刻，牛伯仲的爱人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刚毅也在关注着丰州，关注着牛伯仲的死亡。

这些年，刚毅目睹了不少在基层工作的、很有建树的干部的堕落过程。这些人一旦职位提升，手中有了权力，就不会想着如何为党和人民群众服务，而

会大肆贪污，生活腐化堕落。远的不说，就说刚接受组织审查的海名市市长刘邵峰，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不但贪污受贿，还在外面包养情人，和下属长期通奸。他心里哪还有党纪国法？他哪还有廉耻之心？

因此，对于牛伯仲事件，刚毅并不觉得奇怪。让他感到奇怪的是，牛伯仲在丰州待了三年，怎么就没有一个同志向上级或者省纪委反映他的问题？虽然纪委信访室也收到过举报他作风霸道、独断专行、决策不民主之类的信件，但是并没有大的方面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牛伯仲死亡的当天中午，刚毅在和省委书记李浩然通话时，谈了自己对牛伯仲同志突然死亡的看法。他说：“浩然书记，有两种可能。第一，我们假定牛伯仲同志是勤政清廉的干部，那么，他在五星级酒店因为嫖娼导致心脏病突发而死就极有可能是个假象，背后有不可告人的阴谋；第二，假如他真的是因为服用过量‘伟哥’致死，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其他问题，但至少可以肯定，他在生活作风上有问题，违反了党纪！”

“我想听听你的具体意见。”李浩然在电话中说。

“我认为，由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对他的死因作进一步调查，查个水落石出，看能否证明或者排除我刚才说的第一种可能。同时，鉴于纪委信访室收到的有关他的问题举报线索，建议由省纪委成立专案组，进驻丰州深入调查事件真相。”

李浩然听后，果断地说：“一定要查出真相。就算这背后真的暗藏着更大的阴谋，我们也必须面对！我同意你的意见，省纪委立即派出调查组，进驻丰州。如果发现问题，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手软！”

五

海名市市长刘邵峰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被带走调查的当天下午，南江省纪委副书记梁嘉南就来到省纪委书记刚毅的办公室。他是来向刚毅书记汇报刘邵峰的案情的。

上午，刘邵峰被带到省纪委的纪律审查工作点后，知道抵赖和抗拒都已无济于事。所以，他主动向纪委办案人员交代，自担任海名市市长以来，先后收取人民币现金三百六十五万元，美金一百三十万元，同时还收受了一些名人字画和名贵玉器。他将受贿得来的五百万元转入南江省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的账上，丰州市支行每月支付给他高达五分的利息。

刘邵峰还交代，丰州市支行的行长林啸是以银行的名义把这些钱拆借给一些企业，所以才能付给他这么高的利息。刘邵峰还说，他认识的不少人都把钱放到林啸那里吃利息。至于林啸向企业收取多高的利息，他并不清楚。

从刘邵峰交代的情况来看，林啸不仅是刘邵峰案的一个重要证人，而且其自身也涉嫌严重违规违纪甚至违法。梁嘉南提出，作为分管工作的书记他要马上去丰州调查核实相关情况。

刚毅书记并不赞成梁嘉南的提议。刚毅书记说：“丰州市委书记牛伯仲死了，想必你也知道了。现在看来，丰州的情况并非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可能非常复杂。你暂时不要因为刘邵峰的案子去丰州。”

刚毅书记还交代梁嘉南，刘邵峰的案子由办案人员具体负责查实，让他密切关注牛伯仲的问题。

听刚毅书记这样讲，梁嘉南一下就明白了：丰州，他是必定要去的。只是他去丰州，不仅仅是因为刘邵峰案和林啸，而是有更艰巨和复杂的任务要他去完成。

梁嘉南回到办公室，马上在网上查看关于丰州的信息。他没有搜索到市委书记牛伯仲的负面信息。他又搜索南江省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信息很多，党建的、销售理财产品的、人才招聘的……各方面的信息都有。梁嘉南一页一页地翻看着，他终于在一个并不出名的地方小论坛上发现了一个帖子，说南江省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行长林啸违规放贷，这家银行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下钱庄”。

这个帖子反映的问题与刘邵峰的交代不谋而合。林啸何以有如此大的能力和胆量？他会不会只是一个走在前面、唯命是从的小卒子？果真如此的话，指使林啸的人又会是谁？看来丰州市的问题，确如刚毅书记所说，是错综复杂

的，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也许林啸就是揭开丰州市的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临近下班的时候，梁嘉南正准备给妻子詹华打电话，告诉她晚上要加班，不回家吃晚饭了。没想到，詹华却先打来电话，说医院临时安排了一台手术，她晚上不回家吃饭了。詹华是南江省第一人民医院的脑外科副主任、南江省知名的脑外科专家，几乎每天都有手术，工作一点也不比梁嘉南轻松。

詹华在电话里叮嘱道：“回家自己弄点东西吃，不行就点外卖，不要总是吃那些垃圾食品。”

梁嘉南说：“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尽管忙你的。”挂断电话后，梁嘉南从柜子里拿出一盒方便面——这是他的常备食品，每当工作忙起来要加班，他就吃盒方便面随便对付一下。他刚把面泡好，正准备吃，省纪委值班室的工作人员便急匆匆地走进他的办公室。

“梁书记，有个电话请您来接一下。”

“谁啊？”

“自称是南江省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的一个副主任，说要反映情况。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必须直接向省纪委的领导反映。”

梁嘉南一听，立即起身，随工作人员快步走进值班室。他拿起电话的同时，指了指桌子上的录音设备，示意工作人员做好录音。

“你好！我是南江省纪委副书记梁嘉南，你怎么称呼？”

“姓杨。”电话那头的男子明显把声音压低了。

“你要反映什么问题？”

“我们的行长林啸严重违反金融政策，挪用银行资金放高利贷。为了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他还利用职权，打击报复坚持原则的同志。”

“你向丰州市纪委反映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市里不少大领导都得到了好处，在丰州没人动得了他们！”

“你有证据吗？”

“有，铁证！”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可以先把手上的证据交给丰州市纪委。”

“不行！在丰州我谁也不信，走漏了消息，他们随时会杀了我！”

“请告诉我你现在的位置，我会派人保护你，确保你的安全。”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你要是相信我，就在单位等着，我现在就赶过去。”

男子说完，没等梁嘉南给出回话，就直接把电话挂断了。

梁嘉南和举报人通话期间，工作人员迅速查看了举报人使用的手机号码的相关信息，想找到有价值的资料。然而，手机卡是匿名办理的，没有登记个人信息。不过，来电位置显示，电话确实是从丰州市区打过来的。

“梁书记，情况有那么严重吗？不会是恶作剧吧？”值班人员对举报人所说的并不十分相信。

根据海名市市长刘邵峰的交代，林啸绝对是有问题的。因此，梁嘉南认为这个电话的真实性比较高。至于是不是像男子所说，他时刻都面临被伤害的危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梁嘉南心想，也许是举报人担心他的举报得不到省纪委的重视，才故意这样说的吧。

梁嘉南告诉值班人员，和门卫打个招呼，只要有从丰州来的人，不管几点，都直接请来人到他的办公室去。

梁嘉南回到办公室，边工作边等举报人。他一直工作到凌晨一点，也没有等到举报人。他打电话到值班室询问情况，值班人员告诉他，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梁嘉南交代值班人员，他今晚就在办公室，一旦有人来，马上告诉他。

梁嘉南有些困乏了。交代完值班人员后，他就把电脑关了，半躺半坐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其实没睡多久，他就被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吵醒了。他以为有举报人的消息，赶紧起身抓起放在茶几上的手机。他一看号码，却是妻子詹华打来的，不免有些失望。

“你在哪？”詹华有些不放心地问。

“还在办公室，你回到家了？”

“到家了，你今晚还回不回来？”

梁嘉南看了一下时间，已经凌晨一点半了，于是说：“不回了，在等一个举报者。”

然而，梁嘉南等了一夜，也没有等来举报人。

梁嘉南凭直觉，或者说是职业敏感，认为昨天晚上的举报绝非像值班人员所说的是一个恶作剧。举报人之所以没有来省纪委，必定事出有因。他把举报录音重新在电脑里放了一遍。

“不行！在丰州我谁也不信，走漏了消息，他们随时会杀了我！”举报人可能因为害怕，在说这句话时，语气中明显充满恐惧。

梁嘉南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上班后，他把负责丰州方向的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高鹏喊到自己办公室，让他尽快了解一下，昨天晚上丰州至海名的高速路和国道上是否发生过车祸。

省纪委会办公厅通知梁嘉南，上午九点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刚毅主持召开会议，让他准时参加。九点二十五分，梁嘉南来到省纪委的小会议室，发现省纪委纪检监察一室主任洪雅君和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的有关领导已经在等候了。

九点三十分，刚毅书记准时来到小会议室。他见人已到齐，便说：“大家都认识，就不用介绍了。昨天凌晨，丰州市委书记牛伯仲突然死亡。从现场情况分析，牛伯仲有可能涉嫌违纪。省纪委会常委会研究并报经省委领导同意，决定由省纪委、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等单位的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组的工作由省纪委副书记梁嘉南同志负责，即日起赶赴丰州进行调查！”接着，刚毅书记强调，调查组在丰州的所有行动都必须严格保密！他告诉与会人员，在李浩然书记回到海名之前，调查组有任何问题，直接向他或者向在丰州驻点工作的赵扶义副省长汇报！

六

散会后，梁嘉南马上给妻子詹华打电话，告诉她自己要到外地出差。

“去哪出差？要多久？”詹华问。

“不好说，到时候电话联系吧。”

作为纪委工作人员的家属，詹华清楚这是纪委工作纪律，她不再多问。话

题一转，她说：“雅君也要出差吗？”

梁嘉南告诉她，洪雅君也要出差，问她有什么事。詹华说：“今天早上，雅君陪司徒敏来医院做检查，结果出来了，不太乐观，最好尽快手术。还是让雅君请一段时间假吧。”

“知道了。”梁嘉南说。

司徒敏是洪雅君的爱人，在一所职业高中担任老师，梁嘉南和他也非常熟悉。司徒敏的身体一直不是太好，前两年被发现患有脑干肿瘤，本是要做手术的，却因为洪雅君工作太忙，一直没时间休假照顾，就拖到现在。

梁嘉南挂了电话，立即去了洪雅君的办公室。洪雅君正在收拾桌面上的资料，显然是在准备出差。

“司徒敏的情况，刚才詹华和我讲了。要不，我和刚书记说说，这次你就不要去丰州了。”

“不用，他这是老毛病了。”

“詹华建议最好尽快手术。”

“我跟他商量过了，他不是很愿意现在做手术。”

“为什么？詹华的意思是尽快做，不要再拖了。”

“他的意思是孩子再过一年就要高考了，他不想让小瑞为此事分心。”洪雅君接着说，“等忙完这个案子，我就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好好照顾他。”

“这案子也不差你一个人，我建议你还是留在海名，方便照顾司徒敏。”

“梁书记，谢谢您，真的不用。我要回家准备一下，也和司徒打个招呼。”

梁嘉南没有再说什么。同事这么多年，他非常了解洪雅君，只要她决定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

洪雅君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如何开口和司徒敏说自己出差的事。

司徒敏出现经常性的头晕和恶心，已经有些日子了，只是因为洪雅君一直忙于工作，根本没时间照顾家，司徒敏只好把家里的所有事务担了起来。他既要上课又要照顾孩子，也是忙得没有一点空闲，所以就一直坚持着，没去医院做检查。

今天一大早，司徒敏起床后，头晕得几乎站立不住，而且呕吐得比较厉

害。洪雅君很为他担心，于是给单位打电话请了半天假，陪司徒敏到省医挂了詹华的号。

詹华告诉洪雅君，司徒敏的这些症状，极有可能是脑干肿瘤引起的，建议做CT检查。CT片子出来后，詹华发现，司徒敏的脑干肿瘤压迫到了脑动脉血管。

“情况怎么样？”洪雅君急切地问詹华。

詹华说：“脑干肿瘤压迫到了脑动脉血管，导致脑部供血不足，所以才会出现短暂的眩晕和恶心等症状。”

洪雅君有些担心地问：“严重吗？有危险吗？”

詹华说：“只要不增长不扩大，暂时不会有危险。不过，最好还是尽快手术，不要……”

詹华的话还没说完，洪雅君的手机就响了起来。电话是省纪委办公厅秘书处打来的，要她立即回单位开会。她挂断电话，很抱歉地对詹华说：“不好意思，我要立即回单位。司徒敏的病情，回头我和您在电话里说吧。”她又告诉司徒敏，她要立即回单位，让他先回家。然后，她就在医院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急急忙忙地赶回单位参加会议。

她回头想想，和司徒敏结婚这么多年，自己工作上风风火火的，根本没时间照顾家、照顾孩子。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被司徒敏包揽下来。司徒敏的病刚被发现时，医生就建议他手术治疗，那次刚好她手头也是有个案子，没时间休假，就把手术的事搁置了。作为妻子，洪雅君感觉自己实在不合格，这些年，自己欠司徒敏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司徒敏的病情明显加重了，本是最需要家人照顾的时候，她却要在这当口儿出差。虽然她知道，对于她的工作，司徒敏是绝对支持的，但她还是感到难以开口。

洪雅君到家时，司徒敏正在厨房洗菜，准备做饭。

“让我来吧，你休息会儿。”洪雅君走进厨房，对司徒敏说。

“你怎么回来了？”司徒敏问。

“我吃过中午饭就要出差，回来和你说一声。”洪雅君接着说，“只是你的身体，实在让我担心。”

“你一百个放心，都是小问题，我一点事也没有。你尽管出差，家里有我

呢。”司徒敏接着说，“这次要去多久？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吧，这里还是我来吧。”司徒敏让洪雅君让开，他开始切菜。

洪雅君站在旁边，望着司徒敏，眼圈一红，“司徒，我真是……太对不起你了。”洪雅君带着哭腔说。

司徒敏忙着低头切菜，听洪雅君的声音不对，抬头一看，洪雅君正在悄悄抹眼泪。他立即安慰洪雅君说：“老夫老妻的，别净说傻话了。你该忙啥就忙吧。”说着，他打开厨房门，把洪雅君推了出来。

洪雅君拿出行李箱，准备收拾衣服。梁嘉南打来电话，说有新情况，需要和她碰个头商量一下。她一听，本是要赶回单位的，梁嘉南阻止了她，让她在家等一下，他和高鹏一起过来。

梁嘉南说的新情况，是昨天晚上那个举报人的事。高鹏从丰州市交警支队了解到，举报人叫杨浩，四十一岁，是南江省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的信贷部副主任。昨天晚上，他在海丰高速丰州段发生车祸，当场死亡。据丰州市的交警反映，杨浩是酒后驾驶，严格来说，是醉驾。

梁嘉南让高鹏把车直接开到了洪雅君家的楼下，然后打电话让洪雅君下来。洪雅君上车后，梁嘉南打开笔记本电脑，播放了昨天晚上他和举报人杨浩的对话录音。

放完录音后，梁嘉南分析说：“从这段录音中不难听出，举报人虽然语气有些激动，但说的话还是有一定逻辑性的。他还预感到有人要加害他，请求我们保护。这说明打电话时，他头脑是清醒的，根本不像喝醉酒的样子。”

洪雅君说：“你的意思是，这起车祸并非醉驾所致？”

梁嘉南点了点头，说：“这意外也太巧了。我觉得事情绝对没这么简单。”

洪雅君想了想，对梁嘉南说：“看来事情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得多。能让他们杀人灭口，那绝对是非同小可！”

梁嘉南说：“你注意到举报人说的一个细节没有？他说丰州的一些领导都参与其中。在丰州，能称得上大领导的会是谁？”

洪雅君看了一眼梁嘉南，说：“你是说牛伯仲？”

梁嘉南点了点头。

洪雅君问：“你对调查组的工作有什么安排？”

梁嘉南说：“林啸极可能就是一个突破口。你带队先去丰州，我留下突审刘邵峰，看能不能从他这里找到有相关价值的线索。你们到丰州后，先查林啸的问题，一旦掌握证据，就启动程序，把他控制起来。”

洪雅君说：“好，就按这个计划行动。”

第二章 | 非法集资引发群体事件，银行行长携款潜逃

看似密不透风的拘留室，却让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行长林啸插翅而飞。老百姓聚集银行门口，担心自己存的血汗钱没了着落……

一

省纪委监委监察室主任洪雅君一行，下午四点多到达丰州市，他们住在丰州市纪委确定的在郊外海滨的纪律审查工作点——一个市直机关内部招待所里。招待所规模不大，装修也不奢华，但靠山面海，环境清幽。

招待所后面有一座并不高的山头，满山青翠，有些树上还开着绚烂的花儿。打开房间对着后山的窗户，就会有花儿的清香飘进来，让原本就凉爽清新的空气更加宜人。招待所后门正对着一条石阶小路，小路蜿蜒至山顶。石阶两旁，相隔不远就设有石凳，供人休息。山顶上有一片开阔地，建有一座仿古的六角凉亭。凉亭的顶是金黄色的琉璃瓦，飞檐高挑，每个高挑的檐角上都挂着一个铜铃，风一吹，叮当作响。亭中设有石桌和石鼓圆凳，供人休憩。坐在山顶的凉亭之中，清风徐徐，花香阵阵。虽无庙宇，却很幽静，让人神清气爽、心情平静。放眼望去，能看到一望无际、烟波浩渺的大海，让人心生壮阔豪情。

招待所临海的房间有开放式阳台。阳台上摆放的是玻璃茶几和西式铸花铁椅。晚上，或独自一人，或与两三个好友坐在阳台上，冲一杯浓香的咖啡，或者泡一壶上好的红茶，吹着清凉的海风，看远处海面上的点点渔火，也颇为惬意。

洪雅君等人是无暇欣赏这些的，他们心里想的、手头忙的，永远是工作上的事。安顿下来后，洪雅君一看时间，差不多到了赵扶义副省长确定的开会时间，于是招呼大家到会议室准备开会。他们刚坐下没多久，赵扶义和丰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常勇，市公安局局长皮一唐就赶来了。

赵扶义没有看到梁嘉南，于是问：“梁嘉南同志呢？怎么没来？”

洪雅君忙解释道：“昨晚梁嘉南同志接到一个举报电话，需要处理。”

赵扶义听了，有些不高兴，“什么事情比这次协调会更重要？”

洪雅君忙说：“这个举报电话和这次调查有关。”

赵扶义问：“到底是举报谁？”

洪雅君有些犹豫，不太想说。赵扶义有些不高兴，说：“在座的都是党员干部，都会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保密觉悟也是有的，难道你还信不过？”

赵扶义作为领导，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洪雅君就不能不说了。于是她说：“是举报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行长林啸存在严重经济问题！”

赵扶义听了，马上问：“跟牛伯仲有关系吗？”

洪雅君说：“这个举报电话还有待核实。”

赵扶义没再问下去，他把话题转入了会议主题，确切地说，是转到了牛伯仲身上。他表情严肃，语带伤感，还不乏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啊，牛伯仲作为一个党的干部，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个案子还没有结论，现在也不便过多地议论。可这件事情，在丰州市、在南江省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我是从丰州出去的，对丰州的感情很深。我听到这个消息时，除了震惊，更多的是心痛！”

面对赵扶义的慷慨陈词，所有人都沉默了。

赵扶义停顿了一下，扫视了在座的众人一眼，接着说：“丰州这几年的发展不比从前。李浩然书记和省里的其他领导让丰州找原因、想办法，也派了几

批干部到丰州调研，但仍然毫无起色！原因到底在哪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不可推卸的，就是领导班子成员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洪雅君不明白，赵扶义为什么对刚到丰州、尚未展开工作的调查组说这些，这和调查工作有关系吗？正在她疑惑之时，赵扶义把话锋一转，说：“牛伯仲的案子会查清楚的。这个案子只是个案，我相信丰州市委一班人政治立场坚定，生活上能够严于律己，工作上也是尽职尽责的！”赵扶义的目光再次从调查组成员的脸上——扫过。他接着说：“你们可能还不知道，经过省委、省政府和丰州市委、市政府的积极协调推进，投资数百亿的国家重点工程——神州能源丰州炼油基地项目的论证已有结论，即将落户丰州，这将会给丰州的经济带来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积极主动地推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全面发展，推动丰州的经济建设迈上新的台阶更是重中之重！我代表省委、省政府给大家提一点要求，在牛伯仲问题没有结论之前，不要草木皆兵，不要搞出太大的动静，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洪雅君实在不明白，赵扶义为什么在这样的节骨眼上讲出这样一番话来。她忍不住插话说：“赵省长，这个您放心，我们的调查不但有纪律约束，还有程序规范。来之前，刚书记也强调了，遇到实际问题，会及时向他和您汇报的！”

赵扶义点点头，说：“好！”

洪雅君接着说：“赵省长，您刚才说不要搞出太大的动静，这个尺度如何界定？您能不能明确地说一下？”

所有人都没想到，洪雅君会当众向赵扶义提出这么尖锐的问题。其他人都忍不住望向她和赵扶义。

赵扶义笑笑说：“雅君同志，你这个问题问得似乎有情绪啊！”

洪雅君也笑了笑，说：“赵省长，您别误会，免得嘉南书记来了以后，批评我没有正确领会领导意图。”

赵扶义听到洪雅君这样说，脸色沉了下来。“纪委的同志办事真是特别认真啊！相关问题，我也会向梁嘉南同志交代的。”说完，他望了大家一眼，

“时间不早了，我先请大家吃顿饭。虽然我早就离开丰州了，但还算是半个地

主吧。”

洪雅君刚走出会议室，就接到了梁嘉南的电话。梁嘉南和高鹏已经在赶往丰州的路上。梁嘉南说，根据刘邵峰的交代，可以断定林啸存在重大经济问题。

洪雅君说：“我请示省纪委，请省公安厅协调丰州公安部门启动对他的监视程序！”

梁嘉南问：“丰州公安系统的负责人在吗？”

洪雅君说：“公安局局长皮一唐同志就在我身边。”

梁嘉南说：“请他接电话。”

“一唐同志，梁书记找您。”洪雅君说着，快走几步，把手机递给皮一唐。

“梁书记，您好！我是皮一唐。”

“有件事要麻烦你。昨天晚上十点左右，海丰高速丰州段发生了一起车祸，死者叫杨浩，他的尸体现在放在哪里？处理这起交通事故的交警是哪几位？两个半小时后我就能到丰州，我请示了省公安厅领导，要到达丰州的第一时间见到他们。”

“没问题！”

梁嘉南和皮一唐通话结束后，洪雅君说：“皮局，还有一件事要请你协助。”

“没问题，请说。”

“根据案情需要，经请示上级领导，要求市公安局安排对林啸进行监视。”洪雅君说，“注意保密！”

皮一唐有些惊讶，“有眉目了？”

洪雅君说：“以防意外吧。”

“哦，我马上安排。”皮一唐立即着手落实相关工作。

梁嘉南到达丰州市法医中心时，两名处理杨浩车祸的交警接到上级通知，已经在此等候。他们向梁嘉南介绍了车祸现场的情况。

他们是在晚上九点二十分赶到车祸现场的。两辆大货车一前一后把一辆尼桑轿车挤在了中间，轿车被挤压得严重变形，成了一堆废铁。困在驾驶室的杨

浩全身是血，被挤压得不成形，根本认不出本来面目。驾驶室里有破碎的洋酒瓶，浓烈的酒气能把人熏死。两辆大货车，一辆是山东的，一辆是浙江的，两个司机已被控制。据两个司机交代，当时尼桑轿车突然变道超车，因为车速太快，对前车追尾，后面的货车避让不及，又撞上了尼桑轿车。两辆大货车就像对撞机，重重地撞击到尼桑轿车上，导致车毁人亡。

梁嘉南听完两名交警的介绍后，找到负责对死者进行血液检测的医生，进一步了解情况。

医生将杨浩的血液检测报告递给梁嘉南。他告诉梁嘉南，化验结果表明，死者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112毫克，远远超出了醉驾的标准。

梁嘉南晃了晃手中的报告，问：“这是你亲自做的检测吗？”

医生非常肯定地说：“从抽血到化验，都是我做的！”

梁嘉南说：“按照你的经验，醉到这种程度，他的语言和逻辑思维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医生说：“还真不好说，要看个人的酒量。酒量小的，喝到这个程度也许早就烂醉如泥、不省人事了。而酒量大的，可能头脑还是很清醒的。”

“哦，谢谢你！”梁嘉南客气地向医生道谢，接着对高鹏说，“把所有的报告都复印一份。”

梁嘉南和高鹏离开法医中心后，直接到了调查组住的招待所。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两个人还没有吃晚饭，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洪雅君知道他们一定没有吃晚饭，所以已经为他们准备了简单的盒饭。

见面后，洪雅君急切地问梁嘉南和高鹏，到底是什么情况，有没有收获。

高鹏笑着说：“洪主任，你就饶了我吧。现在我们都饿得头发晕、心发慌，能不能先吃饭再谈工作啊？”

洪雅君笑着说：“就知道吃！好，那就边吃边谈，免得你又说我不近人情。”

高鹏拿过一个盒饭，大口地吃着饭说：“前后两辆大货车把杨浩的车夹成了一团废铁，两辆货车都有嫌疑。可这两辆车，一辆是山东的，一辆是浙江的，可以排除司机相互认识的可能。而且，杨浩是酒后驾车，根据化验结果，属于严重醉驾。”

洪雅君分析道：“会不会是杨浩早已掌握了林啸和牛伯仲的经济问题，一直鼓不起勇气向纪委反映，昨天晚上借着酒劲才拨打了咱们的值班电话？”

梁嘉南放下筷子，说：“这正是可疑的地方。他要真的喝了那么多酒，借酒壮胆，那么，作为一个醉酒的人，应该会说出更多实情，或者添油加醋地夸大事实，甚至捏造一些事情出来，而且语言也可能颠三倒四，一片混乱。但这些现象，杨浩都没有。他是言简意赅地放出一颗重磅炸弹后，为安全起见，主动提出到省纪委当面向我们反映有关情况的。”梁嘉南沉默了一会儿，问洪雅君：“今天的会开得怎么样？”

洪雅君没有回答，而是看了高鹏一眼，说：“小高，你吃饱没有？你的房间是311。”

高鹏一下就明白了，说：“梁书记，这两个菜我拿走了啊。”

梁嘉南说：“我吃饱了，你全拿走。”

“好嘞！”高鹏说着，拿起饭盒走出了会议室。

高鹏离开后，洪雅君说：“赵省长已经定了调子，牛伯仲的问题必须查。但这是一个个案，他有问题并不代表丰州其他的领导干部也存在问题，这是其一。第二，就是不希望把事情搞大，尽量维护丰州形象。你怎么看？”

梁嘉南没有正面回答，笑着说：“如果一个医生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就算不上好医生。”

梁嘉南和洪雅君都认为，林啸极有可能是揭开丰州问题的突破口。调查组对林啸实行监视居住的同时，要在南江省商业银行总行的配合下，派出人员以财务审计的名义进驻丰州市支行进行检查。一旦掌握证据，立即对林啸采取控制措施。

直到下午两点，调查组也没有收到林啸的任何消息。根据他们了解的情况，昨天下午林啸还在单位。调查组昨天下午刚到丰州，而且是秘密进驻，只有丰州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才知道，不可能走漏消息。梁嘉南想，林啸听闻风声离开丰州的可能性不大。可是他今天为什么没有上班？而且银行的相关人员也不知他的去向，难道是刘邵峰接受组织调查的新闻引起了林啸的警觉，

他在昨天晚上出逃了？不会这么巧吧？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终于有了林啸的消息。杨浩的家人在市郊一个高档别墅区找到了林啸。杨浩的家人情绪激动，说是林啸把杨浩害死的，双方由此发生激烈争吵，杨浩的妻子情绪失控，哭喊着冲上前撕扯林啸。有人发现后报警。林啸因为动手殴打杨浩妻子被派出所羁押。

梁嘉南请省公安厅打电话给皮一唐了解林啸的情况。没想到，林啸在被羁押的当晚就跑了。

梁嘉南赶到现场时，几名警察正在现场提取指纹、脚印，进行拍照。已经先他一步到达现场的皮一唐，正在打电话调派警力缉拿林啸。

拘留室的防盗窗离地面有两米多高，安装了比成年人大拇指还粗的钢筋。梁嘉南发现，其中有两根钢筋向两边弯成了弧形，形成一个椭圆形的洞，恰好能让成年人钻出来。窗户上的钢筋长不足一米，而且这么粗，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无法用双手把它们掰弯曲。显然是有人相助，而且借助了工具。

皮一唐告诉梁嘉南，刚才在现场勘查的警察汇报说，作案迹象表明，是有人在外面用千斤顶把钢筋顶弯的。

“会不会有内鬼？”梁嘉南悄声问皮一唐。

“应该不会。如果是内鬼，没必要费这么大劲。”皮一唐说。

梁嘉南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但他心里是有疑问的。在他看来，至少存在两大疑点：一是林啸被带到派出所后，手机就被警察收走了。他身上连手机都没有，根本不可能通知别人来接应他。二是如果真是外面有人接应，不仅要带梯子，而且要用千斤顶把钢筋弄弯，动静这么大，为什么两名值班警察丝毫没有发现？

皮一唐说：“我已布下天罗地网，就算林啸是只鸟儿，他也飞不出丰州。”

临近黄昏时分，市公安局110接到报警电话，报警者称在海上发现可疑船只和人员，好像是林啸。一直在市局办公室坐镇指挥的皮一唐，立即命令市公安局海警支队派船去追。“务必把人给我带回来！”皮一唐严厉地对着电话说。

海上的可疑船只被成功地追了回来，然而船上的人却不是林啸，只是几个从事海上走私活动的渔民。

一切都是做给调查组看的。

当天晚上，皮一唐把李广喊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提醒李广，有些钱不是那么好赚的，最近要规矩些，不要惹火上身。

“还有，你也给皮恭提个醒，让他注意点，不要惹出麻烦。”皮一唐对李广说。皮恭是皮一唐的亲侄子，在村里担任村委会主任。

“好的，我会尽快告诉他。”李广毕恭毕敬地说，“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皮一唐没再说话，挥了挥手，示意李广离开。

皮一唐感到很累。李广离开后，他往宽大的办公椅后背上一靠，闭上了眼睛。此刻，他的心情非常复杂，甚至有一些慌乱。林啸的出逃，对于丰州的很多人来说，到底是福是祸，无从判断。

林啸的出逃，让梁嘉南更加坚信，丰州的问题非常严重。牛伯仲的问题，绝不可能如赵扶义副省长所说，仅是一个个案。他和洪雅君商议决定，请省银监会协助，加强对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近年来的业务经营情况的稽查，排查问题线索。

“重点是排查林啸和牛伯仲在工作业务上有没有往来和瓜葛！”梁嘉南强调。

二

“杨局，林啸跑了！”

电话是市公安局办公室的人打来的。

这个消息让杨晓东如释重负，心情大好。

“真亏跑得及时！”杨晓东说。

挂断电话，杨晓东把车停在路边，打开车窗，点了一支烟。他十分悠闲地把一支烟抽完之后，激动的心情才渐渐恢复平静。

一段时期以来，媒体上经常有官员因贪污腐败被查落马的报道，这让杨

晓东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心生苍凉。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杨晓东想，必须警醒，可不能因小失大啊。

前些日子，市财政局放在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的一大笔资金到期了。这笔款是杨晓东利用自己担任市财政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挪用财政资金存在林啸处企图赚取高额利息的。此事是他指派计划科副科长吴强办理的。当然，他也少不了给吴强一些关照。

吴强的妻子原来是丰州市纺织厂的一名普通职工，企业经营不下去破产，于是她成了当年丰州市的第一批下岗人员之一。这些年来，她不仅没有工作，而且身体也不好，长年打针吃药。她每年用于治病的费用，与吴强的工资收入相比，不是一个小数，所以他们的日子一直过得比较紧巴。杨晓东总是或明或暗地给吴强一些经济上的关照，换取吴强对他的忠诚。

说实话，有些事情，吴强并不太情愿做。但杨晓东是局长，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实在得罪不起，他也没有得罪杨晓东的胆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妻子身体差，长期有病在身，长年吃药打针，有时病情加重，还要住院治疗，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很不好，寅吃卯粮也是常有的事。应该说，这些年杨晓东确实给了他一些经济方面的关照。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吴强虽然知道有些事违规甚至违纪，心里极不情愿，但他还是帮着杨晓东把这些事情给做了。

自从受杨晓东的指派，把这笔财政资金存到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后，吴强就一直提心吊胆，没有一天踏实过。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这样做存在很大风险，一旦有闪失，不能按时收回，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存期快结束时，吴强专门向杨晓东做了汇报。他委婉地向杨晓东建议，为了安全起见，要按期收回这笔资金。

杨晓东也有收手之意，于是专门找了林啸，要求林啸尽快把这笔资金归还财政局。林啸却告诉杨晓东，钱都放出去了，还没有到期，没办法按时归还。

杨晓东很不高兴，说：“林行长，你睁开眼睛看看，现在几乎天天有官员被查落马的消息见诸媒体。你作为公职人员、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干的一些事是否合规合法，你自己应该清楚。说难听点，利益把大家都捆绑在了一起，咱

们已经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不管谁出了问题，我想哪一个也逃脱不了。”

林啸马上客气地说：“杨局，难道您听到什么风声了？”

杨晓东说：“你自己打开每天的报纸和网站看看，还用我打探什么小道消息？”

林啸不禁也有些心虚起来，“杨局，您的意思……”

杨晓东很不客气地说：“我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不管你想什么办法，都要尽快把我们放在这里的资金归还到账！”

林啸马上表态说：“杨局，您放心，您的吩咐，我从来都是毫不含糊，一切照办的！”

林啸说到做到，他很快就把这笔资金划转了回来。因为走的是个人账户，这笔资金到账后，杨晓东让吴强想办法处理一下。吴强面露难色，有点不太情愿。

杨晓东皱了皱眉头，故意岔开话题，问：“嫂子的病情最近怎么样？”

“医生建议住院治疗。”

“病可耽搁不起，那就尽快住院治疗吧。要不，我帮忙在省城联系一家大医院？”

“谢谢，不用了！老伴的意思，还是在家服药比较经济方便一些。”

“是不是经济上有难处？”杨晓东的这句话说中了吴强的痛处。

“孩子准备结婚，想供一套房子，要交首付……”

“嫂子的病不能拖，关心职工家属的工作生活，也是局领导的责任。局里会以慰问困难户的名义，帮你解决经济上的困难。”

杨晓东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吴强知道处理账目的事，他是无法推脱了。

吴强虽然对这笔资金的进出情况进行了妥善处理，但杨晓东心里并不踏实。他明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既然把事情做了，就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省纪委调查组进驻丰州的当天，可靠人士告诉他，林啸被调查组盯上了，他感到了危险的临近。

当天晚上，杨晓东带上一块价值不菲的鸡血石，去了市委副书记孙耀乾的家里。这块鸡血石是几年前一家企业老板帮他掏钱买的。当年这个老板有求于

他，专门跑来找他。当时，他去一家古玩店闲逛，就看上了这块鸡血石。一问价格，店老板报价两百万元。

杨晓东问有没有优惠，店老板说：“看您也是一个行家买主，我也就不废话了。一百八十万，您就拿走。”陪同前来的那位老板看到杨晓东把玩着鸡血石，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于是对古玩店老板说：“一百五十万，可以的话立马付款，不成就算了。”店老板倒也爽快，说他就喜欢大老爷们的爽快劲，就冲这爽快，也要卖给两个老板，就当交个朋友。

这块鸡血石，在杨晓东收藏的为数不少的玉石里面，也是上品中的上品。要不是现在处在风口浪尖的非常时期，他是不舍得把这块鸡血石送人的。

没想到，孙耀乾好像变了一个人，完全没有了平时见面时称兄道弟、不分彼此的亲近，态度非常冷漠。一个喜欢收藏玉石，平时视财如命、贪得无厌的人竟然对他送上的价值不菲的鸡血石视而不见，坚决不收，这让杨晓东大感意外。

见此，杨晓东对孙耀乾说：“如果因为林啸的问题牵连到我，我会配合组织调查的。”显然，他话里有话，甚至有威胁的成分。

没想到孙耀乾听了他的话，冷冷一笑道：“想自首吗？要找省纪委调查组？市纪委？还是检察院？你说，我现在就可以替你给这些部门打电话。”

两人不欢而散。杨晓东对孙耀乾恨得牙根发痒，他在心里暗骂，孙耀乾你算什么东西，老子出了事，谁都跑不了！

杨晓东虽然气愤至极，但他静下心来一想，孙耀乾的表现也正常。如果他们的角色互换，是孙耀乾在这种时候来找自己，自己也一样会拒绝。因为他和孙耀乾，不要看平时称兄道弟，好像有很深的交情，其实那都是表象。说白了，他们就是利益关系，就是互相利用，平时相互之间都不乏猜忌和算计，何况此时此刻？

孙耀乾的决绝，让杨晓东更加意识到形势的变化和问题的严重性。他想，也许危险正在慢慢逼近，但他此时却没有任何能够化险为夷的应对之策，这让他坐卧不宁，心绪烦乱如麻。

杨晓东知道林啸已经被控制了，他的头脑里瞬间一片空白，继而感到心

慌、头晕，大汗淋漓。难道自己的末日真的要到了吗？有那么一个瞬间，他甚至萌生了到市纪委说明情况的想法。

好在只是瞬间的冲动，真要是主动向纪委交代了问题，而纪委没有实质掌握自己的问题，岂不是自投罗网了！那现在肯定跳楼的心都有。想到这里，杨晓东自嘲地笑了一下。

林啸潜逃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社会上后引起大量储户的恐慌。储户们互相约好，一大早，还没到银行开门上班时间，就成群结队地聚集到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营业大厅门前，要求银行还钱，现场一片混乱。

市公安局接到银行的报警电话后，向皮一唐做了汇报。皮一唐立即向省公安厅和丰州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汇报了情况。省厅指示，市公安局立即派警察到现场维持秩序，想办法控制事态发展，以免引发不可控的严重后果。

市长叶弘轩接到皮一唐的电话后，立即赶往银行。他赶到时，已经有上百人聚集在银行门口，吵吵嚷嚷地要求银行把钱还给他们。已经赶到现场的警察在维持秩序，他们举着喇叭劝说人们离开。可人们并不理会警察的劝说，大声要求银行领导出来。

整栋大厦都是商业银行的，银行各部门就在营业大厅上面的楼层办公。

叶弘轩找到副行长办公室，两位副行长正在商议如何应对。叶弘轩铁青着脸问两位副行长：“外面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群众非常激动，你们打算怎么办？”

其中一位副行长急得满头大汗。他从茶几上的纸盒里抽出一张纸巾，擦了一下脸上的汗，说：“我们行长出事了，我们正在研究对策……”

叶弘轩听他这样说，气得一拍桌子，气愤地质问：“行长不在，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另一位副行长忙解释道：“我们已经把情况上报总行，在等总行的指示。”

叶弘轩很不满地看了两位副行长一眼，“我想问一下，外面这些人的钱是存到了你们总行还是丰州市支行？是存在银行里面还是存在林啸个人手上？下面上百人在吵着要见银行领导，我希望你们不要再躲在办公室，赶快出去给群

众做工作。”

“我们怎么说啊？”一位副行长有些为难地说。

“怎么说，你们自己考虑。但我明确告诉你们，银行的门不能关，正常的业务不能停！”

“我们尽量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一位副行长说。

“不是尽量，是必须做好解释工作！”叶弘轩强调。

这时候，叶弘轩的手机响了起来。是市委办公室打来的，通知他立即赶到市委参加会议。

“你们立即下去和群众做好解释工作，如果引发什么恶性事件，造成不良后果，我第一个拿你们是问！”说完，叶弘轩匆忙赶往市委。

三

会议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扶义主持。叶弘轩赶到时，赵扶义和市委、市政府的其他主要领导都已齐聚在会议室。

叶弘轩刚一落座，赵扶义就铁青着脸问：“到底什么情况？”

叶弘轩汇报说：“我刚从银行那边过来，是南江省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行长林啸违规操作，以银行的名义向社会推出不少理财项目，这些项目有很多是林啸直接或间接办理的。据银行那边反映，这些款项大多被林啸拆借给企业和个人，收取高额利息。林啸被组织调查的消息传到了社会上，群众担心他们存在银行的钱受到损失。今天一大早，上百人跑到银行要求兑现。”

赵扶义一脸怒容地说道：“我才离开丰州几年？丰州就接二连三地出了这么多事，接下来还会弄出什么事来？”

“这件事，我们有责任。”叶弘轩忙说。

“先不要和我说责任，现在银行那边是什么情况？”赵扶义问。

皮一唐忙说：“市局指挥中心刚给我报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往银行聚集，很多人情绪非常激动。我们市局的防暴大队、治安大队、交警几乎全部出

动了，在尽全力维持秩序。”

“这下丰州要出名了！可惜是臭名！”赵扶义阴沉着脸说，“大家说说吧，该怎么办？”

没有人说话。赵扶义看了大家一眼，说：“有什么想法尽管敞开说，问题总是要解决的。”

叶弘轩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及时化解矛盾，避免事态进一步激化。”

皮一唐说：“我已经要求我们的警员务必保持克制，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赵扶义听皮一唐这样说，不禁皱了一下眉头。显然，他对皮一唐的说法有些不满意。

赵扶义不满的表情，被一直关注着他的孙耀乾发现了。于是孙耀乾说：“老皮，这些人可是巴不得把事情搞大，以为把事情搞大了，政府才会重视！”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韩楚霞说：“这些群众作为受害者，有怨言、有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叶弘轩说：“我已经要求银行方面尽量满足储户的合理要求，保障他们的合法利益。总之，这些集资款必须得还给老百姓！”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昌挺有些忧虑，说：“这是咱们省的地方银行，这笔钱搞不好还得咱们市财政出。”

叶弘轩叹了一口气，说：“就算政府有心垫付，现在恐怕也是有心无力。大家心里应该都很清楚，前几年，为了打造丰州新城，市财政的钱袋子基本被掏空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债，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缓过气来……”

丰州新城是赵扶义担任丰州市委书记时，力主上马的项目，也是他在丰州任职期间的主要政绩。叶弘轩这样说，让在座的每个人都如坐针毡，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赵扶义。

赵扶义听叶弘轩这样说，脸色非常难看。

叶弘轩突然意识到，这样说有些不妥，立即打住了。

孙耀乾不紧不慢地说：“我不同意叶市长的说法。我们市的财政存在困

难，不能归咎于丰州新城的建设！之所以困难，根本原因是咱们的老班长赵省长离开丰州后，我们这个班子的工作没有做好，经济没搞上去，辜负了赵省长的期望！老班长虽然离开了丰州，但他却仍心系丰州，为丰州的发展多方奔走，帮我们牵线搭桥，引进了投资数百亿的神州能源炼油基地项目。在项目即将落地的节骨眼上，丰州发生了这么大的群体事件，很有可能会影响到神州能源集团的项目落地。所以，处理这次事件，必须以大局为重，少数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城市发展的大局利益！再说了，高息集资本身就是非法的，让政府为非法集资行为买单，简直荒唐！这在历朝历代都是没有过的，此时此刻，处理该事件决不能手软！”

市纪委书记常勇忍不住提醒孙耀乾：“孙书记，别忘了，这些群众可都是受害者！”

孙耀乾反驳说：“高息吸储，非法集资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对于那些带头闹事的人，该抓的就得抓，决不能姑息，更不能纵容！”

叶弘轩听孙耀乾这样说，气愤难抑，重重地把茶杯放到桌子上。赵扶义有些不满地看了叶弘轩一眼，说：“有问题都要提到桌面上，我们党向来发扬民主，讲的是民主集中，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接着转头对周昌挺说：“老周，你说说。”

周昌挺没有想到，赵扶义会点名让他讲。与会人员明显存在很大分歧，他感到有些话不好说，因此有些顾虑和犹豫。

赵扶义说：“不要有顾虑嘛，尽管说。”

周昌挺说：“我认为，要以大局为重，参与集资的毕竟是少数。我刚才上网看了看，现在商业银行大厦附近已经乱成了一锅粥，网上说什么的都有，事态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能再乱下去。”他望了一眼皮一唐，“老皮，我说得没错吧？”

一直低头不语的皮一唐，没想到周昌挺会把这个扎手的刺猬丢给他，他不能不说话了。

皮一唐轻轻咳了一声，说：“真正闹事的只是极个别的不法分子。他们明知把钱放到林啸那里吃高利息是存在风险的，是非法的，却仍这样干，这就是

利欲熏心！现在出事了，他们不是积极配合解决问题，反倒非法聚众闹事。我的意见是，对这些人必须严惩！”

赵扶义扫视了大家一眼，说：“周昌挺同志刚才有句话说得好，以大局为重！大局是什么？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耀乾同志也说到了问题的关键，政府决不能为少数人的违法行为买单！综合大家的意见，对这件事的处理，我提三点要求：第一，对于那些不法分子，决不能心慈手软，要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第二，政府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做好后续工作。第三，请有关部门做好政策解释工作，让那些被少数人蒙蔽利用的人明白这是非法集资，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叶弘轩有些无奈，本想说点什么，想了想，又把话咽了回去。常勇则提出，要配合调查组尽早找到林啸，加快对林啸的调查，追查资金流向，尽最大努力减少损失，给群众一个合理的解释。

商业银行门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防暴警察和特警们一字排开，每个人面前都竖着盾牌，形成一道人墙，把群众挡在紧闭的银行大门前。

警车上的高音喇叭在播放着劝离的录音，但没有一个人理会。人们仍然从四面八方拥来。人越聚越多，后面的人不断往前挤，前面的人开始向警察挤去。现场越来越拥挤，越来越混乱。

突然，一个还有小半瓶水的矿泉水瓶从拥挤混乱的人群里飞了起来，在阳光的照射下，就像一道白光，在人们的头顶快速划过，砸向一名警察。

这个矿泉水瓶就像一颗发出号令的信号弹，人群中的矿泉水瓶开始密集地砸向警察。

警察们在躲闪着向自己飞来的一个个矿泉水瓶。趁着混乱，人们一窝蜂向前挤，有人叫喊着开始冲击警察。

“皮局，人群开始冲击警察，事态有些失控，怎么办？请指示。”坐在指挥车内，负责现场指挥的警察用对讲机向皮一唐汇报。

会议结束后，皮一唐就立即赶到了市公安局，亲自坐镇指挥中心进行指挥。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内巨大的屏幕墙上，播放着事件现场的监控画面。对现

场指挥人员的请示，皮一唐当即作出回应：“注意你们的自身安全。对个别违法分子和带头闹事者可以采取强制手段，必须把局面控制住！”

接到命令的现场指挥人员，立即调整对讲机频道，下达指令：“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接到上级命令，必须尽快控制住局面，行动！”

一声令下，一直在附近警车中待命的所有警察立即下车，快速冲向人群。

一些人被控制住，被押上了警车。

现场顿时一片叫骂声、哭喊声，有人开始四散奔逃……

一阵混乱之后，聚集的人群被成功驱散，局势终于被警察暂时控制住了。

丰州市发生群体事件的当天中午，省委书记李浩然恰好从北京回到了海名市。他一下飞机，就听说丰州市因为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高息吸储、非法集资，发生了群体事件。

李浩然书记立即让省委办公厅通知赵扶义和丰州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到省委详细汇报相关情况。

汇报会上，叶弘轩详细地汇报了事件的经过以及引发事件的原因。

李浩然书记表情严肃，眉头紧皱。听完叶弘轩的汇报后，他问道：“这里面涉及多少钱？”

皮一唐汇报说：“根据初步统计，涉案金额大概有十五个亿。”

李浩然书记生气地说：“非法集资活动持续时间这么久，涉案金额这么大，难道你们就没有掌握一点信息？”

孙耀乾轻轻咳了一声，向前探了探身子，解释道：“银行系统属于垂直管理的单位，我们市委、市政府在一些具体的业务上没直接干预。当然，我们也听到过一些企业和个人的反映，这件事我曾经和牛伯仲同志交换过意见。当时牛书记明确表示，按规律办事，经济服从于市场，商业银行解决了不少企业的资金困难，是需要支持的。”

“这个我可以证明，”皮一唐说，“我们市公安局经济稽查大队也曾收到过对林啸及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的举报。在调查过程中，牛伯仲同志也给我打过电话。”说到这里，皮一唐打住了。

李浩然书记看了他一眼，说：“牛伯仲怎么说的？阻止你们调查了？是什么情况？尽管说。”

皮一唐说：“他没有直说，但大概意思是我们公安系统要为丰州市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改革就是要突破旧有的条条框框。还说，要学会摸着石头过河。”

赵扶义听了皮一唐的解释，冷笑一声，说道：“好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牛伯仲一向谨慎，在这件事上，他倒是很有创新意识。”

李浩然书记说：“牛伯仲的问题，不是今天的话题，请大家商议如何解决好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非法集资的问题。”

叶弘轩说：“李书记，在这件事上，我们市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正在写报告，向省委、省政府说明情况，请求组织处分。”

李浩然书记摆了摆手，语气严厉地说：“现在不是听你们做检讨和追究谁的责任的时候，我想知道的是，影响如此恶劣的社会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你们到底有什么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孙耀乾说：“李书记，在集资问题上，有些同志的认识有偏差。”

赵扶义、叶弘轩和皮一唐听孙耀乾这样说，感到有些意外，表情也有些不自然。

李浩然书记倒是坦然，他望了一眼孙耀乾，说：“什么认识偏差？你可以直接指出来。”

孙耀乾说：“李书记，丰州这次发生的冲击商业银行的事件，我认为并不是社会问题，只是少数参与集资的违法人员，因被犯罪嫌疑人林啸所欺骗，进行的发泄和报复行为，其他人都是看热闹的群众。在赵省长的亲自指挥下，事态很快就被控制住了，现在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已经恢复正常营业，群众也恢复了正常生活。”

作为一名市委副书记，孙耀乾竟然不顾事实，一番说辞与事实完全不符，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如此谎话连篇，这还是一名党的领导干部吗？叶弘轩对孙耀乾的表现很不屑。

孙耀乾的一番话，在赵扶义听来，却很合胃口，让他十分受用。他望了孙耀乾一眼，眼神中透出满意和赞许。

赵扶义细微的表情变化，让一直在观察他的皮一唐逮个正着。于是，皮一唐急忙补充说：“赵省长决策果断，让我们把影响降到了最低……”

皮一唐这话说得太显山露水，简直就是在吹捧，在拍赵扶义的马屁。赵扶义忙打断皮一唐的话，说：“浩然书记要听的是处理意见！”

说到处理意见，孙耀乾和皮一唐都噤了声，不再说话，一起把目光投向叶弘轩。

叶弘轩说：“我们的意见是依法办事！全力抓捕主要犯罪嫌疑人林啸，追缴赃款，力争把损失降到最低。只有这样，才能尽快给受害群众，给社会一个交代！”

“这就是你们的办法？”李浩然书记质问道，“假如抓不到林啸，这件事是不是就要不了了之？十五个亿，这里面有多少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你们想过没有？”李浩然书记声音不大，但语气里透着威严。他的目光一扫过叶弘轩等人，接着说：“我希望你们立刻重新研究，拿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

汇报会结束的时候，已将近下午五点。叶弘轩明显感到李浩然书记对他们的汇报是不满意的。他向孙耀乾和皮一唐提议，赶回丰州后，晚上就召开市委常委会，传达李浩然书记的意见，研究制定一个可行的方案，报省委、省政府。他没有想到，两个人都说有事要办，当晚无法立即赶回丰州。

孙耀乾说：“我有个老同学住院几天了，因为市里事情太多，一直没过来看看。今天正好来了省城，说什么也要去看望一下，否则实在说不过去。我明早就赶回丰州，不会耽误明天上午上班。”

皮一唐说：“我儿媳妇给我打过电话，说这几天准备结婚。虽然我儿子早就不在了，可我一直把她当亲闺女看待。孩子结婚也是一件大事，我想过去看看她准备得怎么样了。晚上再回丰州。”说到这里，皮一唐的眼圈红了。

叶弘轩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先回去了。会议改在明天上午九点召开。”

在回丰州的路上，秘书左霄说：“叶市长，你真信他们两个人的话？反正我是不信。要我说，他们现在都在领导家里！谁来当市委书记，估计就这几天出结果。有些事情，确实需要走走关系，和领导联络联络感情，这都是官场的

规则啊。叶市长，这方面您做得实在不够，有些规则还是要守的。”

叶弘轩笑了笑，说：“哪来那么多规则？让我说，官场规则就一条，清清白白做事，踏踏实实做人！千万不要学那些歪门邪道，那是会害人害己的！”

其实，事情还真的被左霄说中了，孙耀乾和皮一唐说的那些要办的事情，都是子虚乌有，都是谎话。他们留下来的真实原因就一个——到赵扶义的家里，拜访这位曾经的老班长，现在的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孙耀乾先到的赵扶义家。他到的时候，赵扶义还没回家。赵扶义一回到家，他就向赵扶义汇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现在丰州是非常时期，自己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有责任把更多的工作担起来，不管多大的困难，也必须让丰州保持稳定，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尤其是投资发展环境，尽快把丰州的经济搞上去。其意思很明显，无非就是还想进步一下，说白了，就是希望省委在考虑丰州市委书记人选时，赵扶义能够帮他说说话，从中给他提供一些帮助。

孙耀乾拍着胸脯说：“我办事，您就尽管放心。三年时间内，不把丰州的经济搞上去，我提着乌纱帽来见您。”赵扶义听了这话，脸上的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孙耀乾知道，这话他是爱听的。

孙耀乾还建议，让叶市长去趟北京，把丰州的情况向有关部委和神州能源集团解释一下，打消他们的投资顾虑。

赵扶义对孙耀乾的这个建议大为赞同。认为孙耀乾在这个时候还想着工作，为丰州的建设和发展着想，这是有大局意识。他告诉孙耀乾，明天就会亲自给叶市长打电话，让叶市长立即去北京一趟。

这次拜访的效果，孙耀乾很满意，让他全身都感到从没有过的舒畅。

赵扶义接到有人来访的电话，孙耀乾才起身告辞。但他下楼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把车开到不远处的树荫下，停了下来——他是要看看，到底是谁找赵扶义。他估计会是皮一唐。果然不出他所料，登门拜访赵扶义的正是皮一唐。在皮一唐对叶弘轩说要去看看准备再嫁的儿媳妇时，他就基本猜到了皮一唐的真实目的。

孙耀乾刚才下楼，也被等在楼下的皮一唐看了个一清二楚。

皮一唐找赵扶义的原因，让赵扶义大感意外。他本以为，皮一唐来找他，可能和孙耀乾一样，无非是想在仕途上再进一步。没想到，皮一唐却是希望能脱下警服，到人大或者政协之类的单位任职。他的理由是岁月不饶人，年龄大了，再在主要领导岗位上待下去，实在是担心没有精力把工作干好。

赵扶义有些无法理解，因为这完全不是皮一唐的处事风格。

四

梁嘉南接到省纪委办公厅秘书处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回省纪委。他估计是有新的工作任务。临行前，他告诉洪雅君，在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调查组的工作由洪雅君负责，并把手头的一些重要工作事项交给洪雅君，让她重点落实跟进。然后，他就立即动身赶往省城。

梁嘉南回到家时，妻子詹华正在做晚饭。他招呼都没打，就突然回家，这让詹华感到有些意外。“你怎么突然回来了，连个电话也不打？我都没准备你的饭菜，好在冰箱里还有点菜。”詹华说着，忙打开冰箱，一样一样地把菜拿了出来。

“省纪委临时通知我回来的，可能有新的工作任务吧。”梁嘉南接着问，“丫头呢？怎么还没回来？”

“参加同学生日聚会，今晚回爷爷那边住。”

“别忙活了，出去吃吧。”梁嘉南提议。

“菜一下就弄好了，不出去了。”詹华接着说，“雅君什么时候能回来？司徒敏又来复诊了，我尽量给他保守治疗，不过最好还是尽快做手术。”

“哦，知道了。”梁嘉南应道。

“司徒敏的身体都这样了，你说雅君还这么拼命干什么？”

“假如我有病需要你照顾，这时恰恰有病人需要你立即动手术抢救，你会怎么办？”

“当然救人要紧！”詹华不假思索地说。

“这就对了，老洪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贪污腐败就是社会的毒瘤，不及时切除，会直接危害到群众的利益，危害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你说，她能不着急工作上的事吗？”

“那倒也是。”詹华说，“你先去休息一下，饭菜一会儿就好。”

大约半个小时，詹华就做好了饭菜。两个人刚在饭桌前坐下，梁嘉南放在餐桌上的手机就响了。他拿起来一看，电话是沈梦卿打来的。他看了詹华一眼，拿起手机去了阳台。

沈梦卿和梁嘉南是在一个部队大院长大的，梁嘉南的父亲是沈梦卿爷爷的老部下。从小学到高中，两个人一直是同班同学，而且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有过一段相恋的经历。后来，因为沈梦卿的爷爷工作调动，举家迁到北京。沈梦卿现在的身份是成功的企业家——上市公司神州能源集团的董事总经理。

沈梦卿约梁嘉南一起找个地方坐坐。

梁嘉南和沈梦卿已经好久没有联系了，他不清楚沈梦卿为什么会突然找他。他告诉沈梦卿，现在不行，他正在单位加班。

沈梦卿笑着说：“你在单位加班，那你家阳台上那个男人是谁？难道是嫂夫人有外遇了？”

梁嘉南往楼下一看，沈梦卿站在一辆红色法拉利跑车前，正举着手机向他招手。

梁嘉南说：“既然你这么有诚意，我就从命了。等我一下，我要跟领导请个假。”说完，他挂了电话，回到屋里。

“谁的电话？还神神秘秘地跑到阳台去。不会是小情人找你吧？”詹华开玩笑说。

梁嘉南笑着说：“聪明！被你说对了一半。”

“是沈梦卿？”

“是她，就在楼下。”

“她找你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说约我出去坐坐。”梁嘉南说，“要不咱们一起去？或者请她上来聊？”

詹华开玩笑说：“我就不去当电灯泡了，免得误了你们的好事。”

“本来想陪你一起吃饭……”梁嘉南有些抱歉地说。

詹华又开玩笑说：“得了吧，你就别假惺惺的了。快去陪你的初恋情人吧，免得让人家等急了，上来兴师问罪。”

沈梦卿看到梁嘉南走了出来，夸张地张开手臂，笑着说：“来一个拥抱？”

梁嘉南笑着说：“不敢不敢，一世清明不能毁于一旦。”

“你在机关待久了，胆子都变小了！”沈梦卿说，“上车吧。”

虽然已是初冬时节，地处南国的海名市却仍是绿树成荫，繁花点点。汽车行驶在一条两人既熟悉又陌生的道路上。熟悉是因为他们就是在这条街上长大的，这里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和激动人心的青春故事。陌生是因为街道两边原来那些低矮破旧的建筑物几乎都被拆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漂亮的高楼大厦。曾经，这里的夜晚昏暗、冷清，现在变得亮如白昼、热闹非凡。翻天覆地的变化，时过境迁的感觉，让两人不免心里有些莫名的伤感。

沈梦卿放慢车速，不时透过车窗，张望着外面的街景，兴奋地和梁嘉南聊着早年他们发生在这条街上的故事。突然，沈梦卿就发现了那家她记忆深刻的咖啡厅——她和梁嘉南第一次约会，就是在这家咖啡厅，当时，两人为了谁付钱还争执了起来。她没有想到，这家咖啡厅竟然还在。

沈梦卿像发现了新大陆，把车开到咖啡厅的门前停下，问梁嘉南：“还记得这家咖啡厅吗？”不等梁嘉南回答，她就抢着说：“我们俩第一次喝咖啡，就是在这家咖啡厅。”

“你这样说，我想起来了，没错，是这家。”梁嘉南说。

“老天真是有眼，就在这里坐坐吧。”沈梦卿提议。

“一切听大老板的安排。”梁嘉南开玩笑道。

咖啡厅主打怀旧情调。所以虽然刚刚装修过，却是依旧修旧，仍保持着多年前的简约风格。在这条以繁华与前卫著称的商业街上，咖啡厅的简约与怀旧，让它就像一张黑白老照片，别有一番历史风情。舒缓、优雅的音乐，使咖啡厅显得更加幽静而高雅。

怀旧和猎奇是人类的通病，精明的咖啡厅老板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一心理，才坚持打怀旧牌。这也是这家咖啡厅生意红火的一大原因。

两个人相对而坐。服务员送来咖啡后，沈梦卿慢慢地品着咖啡，并不说话。这让梁嘉南无法知道她到底为什么约自己出来。他忍不住问道：“你找我，不仅仅是为了来这里怀旧吧？”

“不行吗？”沈梦卿说，“难道除了怀旧，你还想让我和你谈公司，谈上市，谈投资？”

梁嘉南说：“我还真有一件事不明白。几百个亿的国家投资项目，绝对不乏竞争者，包括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大型央企，你们是怎么脱颖而出，顺利拿到手的？”

沈梦卿说：“因为我在北京有一个位高权重的哥哥，你就怀疑我走了上层路线，靠关系拿下了这个项目？你了解我们公司吗？”

梁嘉南说：“还真不了解。”

“其实，说我们公司是民营企业并不准确。事实上，它是一家股权多元化的上市公司，国家也占有很大股份。”沈梦卿接着说，“我拿下这个项目，和我哥没有一点关系，完全是凭公司实力。”

“哦，是这样。”梁嘉南应道。

“怎么，还不信？”沈梦卿说。

“没有不信。不过，你现在拿的可是几百个亿的国家投资，金钱面前，还容易让人迷失。”

“你呀，在纪委工作久了，都快成职业病了。在你眼里，还有好人吗？”沈梦卿接着说，“你真到地方工作了，这个习惯得好好改一改，否则，工作不一定能顺利进行下去。”

“到地方？到哪里？”梁嘉南疑惑地问。

“我又不是组织部的，轮不到我来通知你。不过，以后少不了会麻烦到你，只要嫂子不吃醋就行。”

第二天上午，梁嘉南上班不久，就接到省委组织部的电话，要他到组织部开会。怎么会让他参加省委组织部的会议？梁嘉南不禁有些疑惑。

梁嘉南到省委组织部的时候，组织部部长和组织部的几名干部已经在小会议室等候。梁嘉南落座后，会议正式开始。

组织部部长向他通报了省委关于梁嘉南担任丰州市委书记的决定。这个决定让梁嘉南立刻想起昨天晚上沈梦卿对他说的那番话。

省委未公开决定的情况下，沈梦卿怎么就提前知道了？她又是从哪里获得这个消息的？

沈梦卿不同寻常的巨大能量，完全超出了梁嘉南的估计，让她在梁嘉南的眼里，越发变得陌生起来。同时，梁嘉南也意识到，因为神州能源集团在丰州的投资项目，接下来的工作中，他可能少不了和沈梦卿打交道。

组织部部长说：“嘉南同志，你刚从丰州回来，对丰州的情况应该有一定的了解，我就不多说了。你在纪委的工作表现一直很好，现在又正在办几个大案，这个时候把你从纪委调出来，省委有慎重的考虑，希望你能担起这副担子。”他接着问梁嘉南：“对省委的决定，你个人有什么想法？”

梁嘉南说：“确实有点突然，我没什么心理准备。不过，我服从组织安排，个人没什么意见，会尽最大努力把工作干好。”

会议结束后，组织部的一名干部告诉梁嘉南，李浩然书记在办公室等他，要亲自和他谈一谈。

于是，梁嘉南直接去了李浩然书记的办公室。

李浩然书记招呼梁嘉南落座后，开门见山地说：“我也没想过让你去丰州。不怕告诉你，在省委常委会上，我投了反对票。我投反对票，并不是因为你曾当过我的秘书，共产党人坦坦荡荡，举贤我是不会避亲的。”

梁嘉南说：“我有什么缺点，请您指出来，我一定改正。”

李浩然书记摆摆手，说：“谁都有缺点，别人的帮助和批评固然重要，但遇事自我反省更重要。”接着，李浩然书记告诉梁嘉南：“今天，送你七个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你不但要记在心里，还要切实贯彻到工作中去！”

梁嘉南点了点头，问道：“李书记，您认为丰州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上新台阶，最为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呢？”

李浩然书记指出：“关键是市委‘一班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你作为班长，要抓好班子，带好干部队伍，抓党风廉政建设，促进经济发展这是重中之重！”

接着，李浩然书记叮嘱梁嘉南，让他在赴任丰州市委书记前，去找赵扶义副省长谈谈，虚心向他请教一下。因为赵副省长对丰州的情况非常了解，当初正是靠他们那几届领导班子的努力，丰州才从南江省并不富裕的一个县发展成了在全省都举足轻重的地级城市。

“我明白。”梁嘉南说。

结束与李浩然书记的谈话后，梁嘉南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他直接去了刚毅书记的办公室。

“赶紧坐。”刚毅书记指了指旁边的沙发，接着倒了一杯水，放在梁嘉南的面前。

刚毅书记说：“说真的，我真不想放你走，丰州的情况比我们想象中的可能还要复杂得多。”

“调查组在丰州的工作，我会尽全力提供帮助的。”梁嘉南说道。

“不，纪委的办案纪律你是知道的，调查组的工作，你尽量不要过问。”刚毅书记严肃地说。

梁嘉南说：“好，我知道了。您这么一说，我才真正感觉到自己要离开纪委了。”

刚毅书记说：“丰州最近出了太多事，希望你尽快把丰州的工作抓起来，把丰州搞好！”

梁嘉南说：“刚才浩然书记也特意向我作了交代。”

刚毅书记说：“抓工作要懂得抓住‘牛鼻子’，还要学会弹钢琴，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

梁嘉南说：“我认为，只要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有省委的坚强领导，团结好广大的党员干部，工作就不可能干不好。”

刚毅书记说：“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五

下午上班后，梁嘉南去了赵扶义副省长的办公室。

“赵省长，您是老丰州了，对丰州的情况比较了解。今天，在去丰州赴任前，到您这来一是向您报告，二是向您请教，三是接受指示。”

“准备什么时候去丰州？”

“打算这两天就过去。”

“没想到丰州会出这么大的事。你肩头的担子不轻啊。”赵扶义接着说，“我确实算得上是老丰州，对丰州这些年的发展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丰州还是一个县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担任县委书记。丰州三面环海、背靠大山。那时候的交通也不行，进出丰州极为不便。当时，丰州那可真是穷得叮当响，整个县城破破烂烂的，连栋像样一点的楼房都没有。在农村，老百姓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怎么办？当时，我们县委一班人抓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充分领会小平同志的改革精神，横下一条心，抓经济建设，大力发展地方企业的同时，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想方设法引进外资。通过几年奋斗，使丰州成功地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连续几年，丰州的GDP增长速度在全省都排第一，丰州新城更是南江省甚至中南五省最大的CBD中心。”

梁嘉南说：“那时候我还在部队，不过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很多关于丰州成功改革发展的报道。”

“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不能守旧，要突破，要敢闯敢试。”赵扶义说，“当时我们制订了一系列措施。对这些措施，那时候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有很大争议。我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但还是坚持下来了。现在再回过头去看，当初制订的那些措施都是正确的，是符合改革精神的。”

说到这里，赵扶义望了一眼梁嘉南，接着说：“我说这些，不是自夸，更不是炫耀，我的意思是，只有坚持改革精神，才能搞好发展。坚持改革，推行

改革，这需要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具有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把责任切切实实地扛起来。”

梁嘉南点了点头，说：“赵省长，您说得没错，领导干部确实是关键。”

赵扶义不无痛心地说：“可惜，丰州没能把这种改革精神保持住。目前丰州的经济模式和产业结构，在今天看来趋于过时。再加上部分领导干部的问题，经济指标连续几年负增长，让人感到痛心啊。省里也非常着急，我虽然到省里来了，但毕竟在丰州待了那么多年，对丰州是有感情的，也一直想着丰州。现在和神州能源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在丰州建设神州能源集团炼油基地。这个项目总投资超过三百个亿，将会给丰州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动力，使丰州的经济发展再创新的辉煌。”

赵扶义越说越激动，“我之所以在常委会上提名由你担任丰州市委书记，是因为目前丰州太需要一位有能力、有魄力、有胆识的一把手驾驭全局。当初调你到省纪委工作，是廉政建设的需要，这次组织任命你到丰州担任市委书记，自然有组织的考虑！你还是中组部考察的后备干部，要经得住考验，更要担得起这副担子！”

梁嘉南说：“赵省长，请您放心，我不会辜负组织对我的期望！”

“我相信你能把工作干好，期望丰州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赵扶义说，“到了丰州，安心工作，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给我电话！”

“今后少不了麻烦您，遇到问题会向您请教。”梁嘉南说。

“你错了，不是请教，是交流！”赵扶义说着站起身，“不多说了，等会我还有个会。”

“赵省长，您忙，我就不打扰您工作了。”梁嘉南忙起身告辞。

赵扶义亲自把梁嘉南送到了办公室门口。梁嘉南客气地说：“赵省长，您留步。”

“好，我就不送了。”赵扶义接着说，“今天我送你六个字——稳定、团结、发展。”

梁嘉南点了点头，说：“请您放心，我记住了。”

赵扶义提名由梁嘉南担任丰州市委书记，这是梁嘉南没有想到的。其实，

最初三个被提名的人员里面并没有梁嘉南。他们分别是叶弘轩、孙耀乾和平南市委书记汪魏。其中，孙耀乾是赵扶义提名的。没想到，在省委常委投票表决过程中，三个人的得票都没有超过半数。

因为三个人都未能通过，李浩然书记提议重新举荐人选。

刚毅书记认为，既然三位同志的得票都没有过半，这说明和大家心目中的丰州市委书记的标准还有距离。他提议，大家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

刚毅的这个提议首先得到了赵扶义的支持。赵扶义还进一步提议，由省纪委副书记梁嘉南担任丰州市委书记。赵扶义的提议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刚毅更是感到颇为意外。

然而，在第二轮投票过程中，梁嘉南高票通过！

下午临近下班，梁嘉南分别给妻子詹华和女儿倩倩发了短信。告诉她们，省委决定调他到丰州市工作。晚上一家人在南国酒店吃饭，房间他已预订好。

梁嘉南赶到酒店时，女儿倩倩已经在酒店等候。詹华打电话说医院临时有点事，要晚一点才能到。

“你和老妈天天就是忙、忙、忙，都快把我这个女儿给忘掉了。让我说，你们是最不合格的父母。”倩倩笑着问梁嘉南，“老爸，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梁嘉南笑着说：“说得对。”

倩倩说：“老爸，给你讲个笑话听吧，讲个《接听电话的》？”

梁嘉南说：“好啊。”

倩倩接着说：“这年头啊，如果一个人在接听电话的时候：声音渐渐小，对方是领导。声音渐渐大，对方是部下。一听就发躁，对方拨错号。笑得不停歇，那是女同学。半天哼一声，老婆在训话。悄悄避开人，对方是情人……”

梁嘉南笑得已经直不起腰了，对倩倩说：“从哪里听来的，小小年纪，不学好！”

倩倩说：“你也给我讲一个。”

梁嘉南微笑着说：“不会。”

倩倩说：“想将功补过不？给你一次机会。”

“说吧，什么机会。”梁嘉南笑道，“你是不是又想敲诈我？”

倩倩扮了个鬼脸，“什么敲诈？话说得这么难听，这是给你表达伟大父爱的机会好不好？”

梁嘉南笑着说：“小梁女士，到底给我什么机会，赶紧说吧，等会儿你妈来了，可就没机会了。”

倩倩笑着说：“在这坐着等老妈多无聊啊，要不去旁边商场逛逛。”

“你想去买什么？”梁嘉南问。

“前几天和同学去商场，看到一件夹克不错。”倩倩说。

梁嘉南和倩倩到了商场，倩倩带他到了女装区，指着一件夹克说：“老爸，就这件。”

梁嘉南上一步，看了一眼夹克的标价，不禁吓了一跳，低声说：“这么贵，不过日子了？”

倩倩摇晃着梁嘉南的胳膊说：“老爸，别这么小气好不好？难道伟大的父爱就不值这个价钱吗？求您了，我喜欢嘛！”

梁嘉南有些无奈，说：“好吧，既然喜欢那就买了。不过等会儿别告诉你妈这衣服多少钱。”

“没问题，给封口费。”倩倩笑着说。

梁嘉南和倩倩回到酒店二楼的房间，詹华还没有到。倩倩有些无聊地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大街，抱怨说：“老妈什么时候才能到啊？我都快饿晕头了。”

“哇，好酷哦！”倩倩突然说，“老爸你快看，我妈坐的是一辆红色法拉利跑车哦，这车少说也值三百万。”

梁嘉南不用看，也知道一定是沈梦卿。他想，詹华怎么就搭上了沈梦卿的车？

詹华到酒店后，倩倩问：“老妈，那人是谁呀？好威哦！”

“问你爸！”

“我明白了。”倩倩冲梁嘉南扮了一个鬼脸，“一定是同桌的你！”

“小孩子，别胡说。”梁嘉南说。

“到底是谁嘛？”倩倩不依不饶。

“神州能源集团的老总。”梁嘉南说。接着，他问詹华：“你怎么搭上她的车了？”

“我在医院门口好久都打不到车，正好碰上她。”詹华突然想起了什么，“沈梦卿昨天跟你说的话，证明你当丰州市委书记的事，她早就知道了！你说我今天碰到她，是不是她故意的？”

“别瞎猜了，赶紧点菜吧。”话是这么说，但梁嘉南心里清楚，这绝不是偶遇。

“她到底想干什么呢？”梁嘉南一时也想不明白。

赵扶义接受了孙耀乾的建议，让叶弘轩去一趟北京，与相关部委和神州能源集团就炼油基地项目进行沟通。

叶弘轩心里很清楚，在省委马上考虑丰州市委书记人选的关键时期，赵扶义让他去北京，也许另有目的。但他也极其看重炼油基地项目，认为这个项目如果顺利落户丰州，就是彻底改变近几年丰州经济发展疲软的重要机遇。所以，赵扶义打电话让他去北京，他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了。

叶弘轩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天，主持召开了市委常委会，一是向大家介绍他这次去北京，就神州能源集团炼油基地项目，与相关部委及神州能源集团高层的沟通情况；二是市委书记梁嘉南即将到任，省委组织部也有同志陪同他一起来丰州，如何做好迎接工作。

孙耀乾认为，按照以往的经验，那些老上访户都会在新领导上任的时候拦车喊冤，这个问题要考虑周到。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参与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非法集资的那些人。”皮一唐接着说，“不过，我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回去就布置落实，请叶市长和孙副书记放心，不会闹出什么乱子。”

叶弘轩提醒说：“这次非法集资活动，大多数群众都是受害者，要注意工

作方式方法，千万不要激化矛盾，更不能捅出娄子。”

孙耀乾严肃地说：“有一点要注意，对一些刁顽的人，必须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不能像供菩萨一样供着，越供他事越多。”

皮一唐说：“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会研究制定一个预案。”

会议结束后，皮一唐立即赶回市公安局，召集中层及中层以上领导干部，进行工作动员和部署。

皮一唐告诉与会人员，后天，新任市委书记和省委组织部的领导会来丰州。市委、市政府有明确指示，决不能出什么乱子！

皮一唐要求，从明天起，取消休假，除了正常路面执勤的交警之外，全警出动，加强防范。对于前段时间参与商业银行非法集资聚众闹事的那些人，要重点防范，盯紧盯死。如果发现这些人有聚集的苗头，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从后天起，两天内，除了正常的生活，尽量不要让他们上街。另外，对那些出了名的老上访户也要采取措施！

李广陪着小心说：“皮局，这事我们还真想不出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还得您给支招。”

皮一唐想了一下，说：“可以考虑，后天把这些领头的人召集起来，拉到郊外去，等天黑了，再拉他们回来。”

市局交警支队队长钟明有些顾虑，说：“这么做不是太好吧？”

皮一唐说：“钟队长，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妥，但是市委、市政府的指示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也只能采取相应的特殊措施。否则，一旦发生大乱子，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

皮一唐这样说，钟明也不便再说什么。

六

在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购买了各种理财产品的市民，那天聚集在银行门口要求兑现，最后现场失控，被警察强制驱散。几天来无论是银行，还是政府

方面，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每个人都很担心自己的钱要不回来。因此，大家都自发地或三五成群，或十人八人地聚在一起，商议怎么才能把自己的钱尽快从银行要回来。议来议去，除了上访找政府之外，他们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说到上访，很多人都不禁神色黯然。一些老上访户的情况，街坊们是知道的，他们上访了不知多少年，可事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可是，辛辛苦苦积攒大半生的一点养老保命的钱，难道就这样白白被骗了吗？对于他们来说，这损失是巨大的，大到无法面对和承受。

大家认为，不管情况如何，都不能放弃，一定要找政府，让政府给做主，主持公道。

在这个事件中，普通市民李淑芬注定要出名，注定要成为这个事件发展的推动者。

李淑芬在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购买了十万元理财产品。李淑芬和丈夫原来都是丰州市食品厂的普通职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改革，食品厂因为经营不善要改制，由原厂长与当地一位从事食品加工的个体户联手买下，成为一家民营企业，当时还是当地国有企业成功改制的典型。食品厂改制后，李淑芬和丈夫双双下岗。这些年来，夫妻俩一直靠四处打零工养家糊口。这十万元钱，是他们一分一分地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

李淑芬是听了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行长林啸的理财课后，决定购买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的。

当时，李淑芬的丈夫有些担心，说：“天底下会有这么好的事？这事靠不靠谱啊？”他提醒李淑芬，“咱们可不像有钱人，攒这点钱太不容易了，千万不要被骗了啊！”

李淑芬说：“你就尽管放心吧，银行都是国家的，怎么可能骗人？”她还告诉丈夫，“人家银行的林行长说了，有钱人为什么有钱？就是因为人家懂得理财，变着法儿让钱生钱，从来不会把钱存在银行吃那点利息。像我们这样把钱存在银行，人家林行长说，叫什么来着？对了，叫资金闲置。还说银行存款，看似赚了利息，实际是亏本的，说是跑不过通货膨胀，不顶用，就是东西

越来越贵，钱越来越不值钱。人家林行长还怕我们听不懂，就告诉我们，购买这个理财产品，就是让鸡生蛋，蛋生鸡，钱越滚越多。”接着，李淑芬按林啸教的算法，给丈夫算了一笔账，一路算下来，购买理财产品的收益非常可观、非常诱人。

李淑芬就像已经拥有了这么多钱似的，她兴奋地对丈夫说：“过几年儿子就要结婚了，这房子又破又小，怎么给儿子娶媳妇？靠我们一家人打工赚钱，买房子简直就是做梦，门都没有。买房子还就得靠这个理财产品！”

没想到，这个美好的发财梦现在却成了一场噩梦，别说收益，连老本都有可能要不回来。

那天，心急上火的李淑芬也去了商业银行大厦。混乱中，不知是谁掷了一块小孩子巴掌大的石块，正好击中李淑芬的额头，她的血当场就流下来了。去诊所包扎还花费了她几十块钱。

这两天，李淑芬因为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连一口饭也吃不下，就是一个劲儿地抹眼泪，眼睛一片红肿。她因为上火，嘴上也起了一圈燎泡，整个人就像生了一场大病。

丈夫也是愁容满面，对李淑芬当初的决定充满抱怨和愤怒。但看到李淑芬这个样子，他却不敢抱怨她了，怕她一时想不开，出什么意外。

这天中午，丈夫去了一个邻居家。这个邻居和李淑芬一起购买了理财产品，他想去打听一下，有什么好消息。当时几个购买了理财产品的邻居，正在这个邻居家里商议这事。然而，几个人也没有商量出什么好的办法，说来说去，认为林啸都跑了，连钱到底去了哪里，都没有人知道，要回来的希望实在渺茫。

丈夫回到家里，看到李淑芬半死不活，坐在床上抹眼泪的样子，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气恨。他冲李淑芬大声责骂道：“哭顶个屁用？有本事去把钱要回来！”

李淑芬说：“我还不是为这个家好？”

“为这个家好？让我说，这个家就败在你手里了！”

李淑芬听了，既伤心又生气，冲丈夫大声喊道：“我就是败家了，你能咋样？”

“我能咋样？我今天就把你打死！”丈夫说着，冲上前一把抓住李淑芬的左胳膊，把她从床上拖了下来，扬手就是一个耳光。

李淑芬挣脱丈夫，跑到了街上。没想到丈夫不依不饶地追了上来，从后面一脚把她踹倒在地，骑到她的身上，劈头盖脸地打她。丈夫边打边骂她是一个败家的东西，说：“老子今天就是打死你都不解气。”

在李淑芬的记忆里，结婚三十多年来，他们虽然也因为生活琐事拌过嘴、吵过架，但丈夫下这样的狠手打她，还真是第一次。

她不怪丈夫，她知道丈夫是真的绝望了。其实她也绝望了。她也不知道这钱一旦要不回来，这日子还怎么过。她哭喊着对丈夫说：“你打吧，狠狠地打，打死拉倒，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几位邻居听到他们吵架，从家里跑出来，七手八脚地把李淑芬的丈夫拉开了。

大家没想到，李淑芬的丈夫，一个平时很要面子的大老爷们，这时候却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十万元钱啊，一转眼说没就没了，这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一个邻居半是劝解半是抱怨地说：“老哥，我比你还惨啊，整整十六万，现在我老娘看病都拿不出钱来了。”

有人说：“我们手里拿着的单子，都有银行盖的章，他们凭啥不认账？再不行就去法院告他们去！”

人们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这事，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来了。他们是来通知大家，购买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人，明天上午七点半到街道办集中，市里的领导要专门了解情况，听取大伙的意见，帮大家解决这事。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再三叮嘱道：“记着，明天上午七点半准时赶到街道办，千万不要迟到！”

这个消息，让大家兴奋不已。

有人说：“我就一直在想，政府不可能不管这事！”

第二天早晨，李淑芬早早起来，把购买理财产品的单据收好，准备和邻居

们一起赶往街道办。

丈夫看着头上仍缠着纱布，面容憔悴的李淑芬，心疼地说：“我不该打你。这事本来也不能怪你，谁想到银行会骗人？今天你就别去了，在家歇着，还是我去吧。”

李淑芬有些不放心，说：“不会出什么事吧？我看还是我去吧。”

丈夫说：“居委会下的通知，政府不会骗人的，能出什么事？还是我去吧。”

李淑芬拗不过丈夫，就同意让丈夫去。

李淑芬把包好的单据放到包里，递给丈夫，叮嘱说：“把单据收好了，这可是咱们的十万元钱，千万千万不要弄丢了。”她又拿过丈夫的手机看了看，显示电是满的，说：“你把手手机拿好，有什么情况，记得给我打电话，免得我在家提心吊胆的，不放心。”

丈夫说：“能有什么情况？你尽管放心。到时候看市里的领导怎么说吧，有了结果，我就立即给你电话。”

李淑芬的丈夫和几个邻居赶到街道办时，两辆大巴已经停在街道办门口，车上坐着一些人，两名警察和几位街道办的干部在维持秩序。他们告诉李淑芬的丈夫等人，说这车是专门接大家去市政府的，让他们赶紧上车。

七点四十分，两辆大巴载着满车人，离开了街道办。让大家有些疑惑的是，每辆车上随行的除了一名街道办的干部，还有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

在市区，大家看到街上执勤的警察明显比平时多了，还有警车不时地在街上来回巡逻。这难免让车上的人们心里打起了鼓。

大家的担心并非多余，两辆大巴并没有驶向市政府方向，而是拐上了一条通往郊区的大道。

有人发现苗头不对，大声问：“到底要拉我们去哪里？不是说去市政府见领导吗？”

一名警察说：“你没看到车上还有空座吗？要去其他地方接人。”

然而，一直到了城乡交界的地方，大巴也没有停下来上人。

李淑芬的丈夫发现，前面竟然有几辆大巴一字排开，快速向郊区驶去，每

辆车上都坐满了人。他回头一看，后面竟然紧跟着两辆警车，上面坐满全副武装的警察。

坐在李淑芬丈夫邻座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三十多岁的男子。李淑芬的丈夫悄悄地用胳膊肘碰了一下他，示意他看看车后面的情况。

这人扭头看到紧跟在后面的两辆警车，小声对李淑芬的丈夫说：“我们上当了。听说新的市委书记今天要来上任，一定是怕咱们上访，要把咱们集中起来拉到外面看管。一定是这样的，错不了！”

车辆离开市区后，下了大路，摇摇晃晃地拐上崎岖不平的小土路。大家终于忍不住，质问到底要把他们拉到哪里去，有人大声嚷着要司机把车停下来。

趁着混乱，李淑芬的丈夫抄起插在车厢上的应急小铁锤，用力砸向窗玻璃。整扇玻璃“哗啦”一声全碎了。他猛地站起身，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因为车辆在行驶中，他站立不稳，重重地摔倒在路边。他顾不得查看身上被摔疼的地方，一骨碌爬起来，拼命向不远处的一片树林跑去。在他后面，有些年轻人也跳下车，四散奔逃。

警察也都纷纷跳下车，大喊着追赶四散奔逃的人们。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李淑芬的丈夫借着小树林的掩护，左拐右转，连滚带爬，一路奔跑，终于成功地摆脱了警察的追赶。

李淑芬的丈夫跑到几里地之外的一个荒草丛生的小山沟里，四处望了望，确实没有人，他才停下脚步。他全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就像刚刚淋了一场大雨。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咚咚咚地就像擂鼓，胸腔胀痛难受，嗓子干渴得要命。他大口大口地喘息着，休息了一会儿，才想起给妻子李淑芬打电话。

好在手机没有弄丢，银行的单据也在。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妻子说：“真的被骗了，大家都被拉到了郊外，有十来车人。很多人跳车跑了，我跑到一个小山沟里来了。听说新市委书记今天来丰州上任，就是因为怕我们这些人上访，才这样做的。”

李淑芬听了，担心起丈夫来。

“你没伤着吧？”

“没有。”

“你小心点，别让警察找到你。”

“我跑出好几里路了，这里没一个人。”

“还是小心点好。”李淑芬接着叮嘱丈夫，“你先别急着回家，我怕警察找上门来。”

“我知道。”

“你找个地方躲躲吧，如果没啥事，我就给你电话，你再回家。”

“好的。”

银行骗人，政府也骗人，老百姓还能相信谁？难道全天下就没有老百姓说理的地方了？李淑芬越想越气。

她咽不下这口气。新的市委书记不是今天来丰州吗？她打定主意，决定博一下，去找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告状。

第三章 |

新市委书记跪上访群众，一夜之间成为“网红”

委屈至极的李淑芬手提汽油，求见新市委书记梁嘉南。梁书记设身处地为百姓解决难题……

—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在北京胜利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身体力行，自觉做弘扬优良作风的表率。把党的作风建设，上升到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中央政治局还确定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为全党各级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抓手。

梁嘉南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接到了到丰州市赴任的通知。

这天，李淑芬赶到市委大院门口时，梁嘉南和省委组织部王副部长一行已经到达市委。

丰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班子成员在位于丰州市界高速路口迎候这样的安排，让梁嘉南很不高兴。他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任重道远啊！而看到迎接人员严格按照职位的高低，上前与他握手表示欢迎，这官场的俗套更是让他心生反感。只有在和以前的老同事、现在任丰州市副市长的周昌挺握手时，梁嘉南紧绷着的脸上才有了一丝笑容。他紧握周昌挺的双手，说：“老周，咱们又要并肩战斗了。”

周昌挺笑着说：“您现在是班长，我们听你的。”

众人没有想到，周昌挺不仅和新到的这位市委书记认识，而且听两人说话，他们还曾经是同事。

孙耀乾和皮一唐的目光碰了一下。两个人心情复杂，心照不宣。

当天下午，丰州市召开市直机关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大会。在市委礼堂，省委组织部王副部长宣读了南江省委《关于任命梁嘉南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丰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的决定》后，接着说：“嘉南同志，你来说两句吧。”

就在这个时候，秘书急匆匆地从外面走了进来，凑到叶弘轩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叶弘轩脸上惊讶的神情一闪而过。

“今天这个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和大家认识一下。希望今后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大家团结一心，共同把丰州的工作做好！”梁嘉南刚说到这儿，坐在旁边的叶弘轩就说：“梁书记，对不起，打断一下。”接着，叶弘轩凑近梁嘉南，低语了几句。

梁嘉南站起身对众人说：“我建议，今天的见面会就开到这儿吧。来日方长。大家在工作中互相认识吧！”会议结束。他快步向会议室外走去。叶弘轩也跟着往外走，边走边招呼皮一唐：“一唐同志，你出来一下。”

三人走到市委大院门口时，情绪激动的李淑芬正与现场的武警人员对峙。

李淑芬的头发散乱，浑身大汗淋漓，她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紧紧地贴在身上。她左手提着一个塑料桶，里面装着大半桶汽油，右手举着一个打火机。隔很远就能闻到浓烈的汽油味。

“你们谁也别过来，我要见新书记！”李淑芬声嘶力竭地喊道。

一名武警干部在安慰李淑芬，说：“你千万别冲动，我们已经向上面汇报了。”趁着这名武警干部和李淑芬说话的当儿，另一名武警战士在李淑芬的背后向她悄悄靠近。没想到被李淑芬发现了，她猛地转过身，挥动着手里的打火机，对这个武警战士说：“你别动，你要是再往前走一步，我就点燃汽油了！”

无奈，这名武警战士只好停了下来。

皮一唐见此情景，立即拿出手机拨打119和120，让市消防队和市120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立即赶到现场。

梁嘉南走近后，另一名武警拦住了他，说：“首长，太危险了，你不能靠近。”

梁嘉南推开武警，上前一步，对李淑芬说：“我是梁嘉南，新来的书记！”

“我不信！”李淑芬大声喊道。

叶弘轩上前一步，挡在梁嘉南身前，说：“你不相信他，应该相信我吧？我是市长叶弘轩，你在电视里应该见过我。你先把打火机放下，有什么事情直接和我说。”

“骗子，你就是个骗子，我不跟你谈，我要见新书记！”情绪激动的李淑芬竟然把汽油猛地泼向叶弘轩。

这时候，市委其他几位领导都闻讯赶到了现场。梁嘉南制止他们上前来。他冲大家说：“你们都不要过来，这事由我来处理！”

这当儿，皮一唐冲到了梁嘉南和叶弘轩的前面，说：“我是公安局局长皮一唐，你有什么冤情尽管跟我说！”

李淑芬一听是公安局局长，马上想到那天在商业银行大厦前，两名警察架着她，把她强制带离现场。想到那天的场景，她的情绪几近失控，举着打火机对皮一唐说：“有种你就过来，我正想找你拼命！”

皮一唐就要往前冲，被身边的一名武警干部拽住了：“首长，还是我来。”

“都不要冲动。”梁嘉南说着，分开叶弘轩和皮一唐，向前走去。皮一唐和叶弘轩试图阻拦，都被梁嘉南推开了。刚才那名拉住皮一唐的武警干部想跟上前，也被梁嘉南制止了。

梁嘉南掏出身份证，举在手上，对李淑芬说：“您先别激动，这是我的身份证，起码可以证明我这个人是真的。不信，你就先看一下。”说着，他把身份证丢给了李淑芬。

梁嘉南竟然把身份证丢给她看，这是李淑芬没有想到的。她拿起身份证看了一眼，有些疑惑地说：“你真是新来的书记？”

梁嘉南点了点头，说：“没错，我是新来的书记。”接着，他回身指着身后的叶弘轩、皮一唐等人，“他们都可以证明我的身份！”

叶弘轩着急地说：“他真的是新来的书记！”

李淑芬看着梁嘉南，将信将疑地说：“真的？”

梁嘉南诚恳地望着她，说：“我保证，是真的！”

李淑芬突然就跪了下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梁书记，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梁嘉南慢慢走上前，说：“有什么事你和我说说，把打火机先给我。”

李淑芬有些迟疑地望着梁嘉南，显然是在考虑要不要把打火机给梁嘉南。这时候，消防车呼啸着向这边驶来。李淑芬警觉地望了一眼驶过来的消防车，紧紧攥着打火机，大声冲梁嘉南说：“你别过来！”

梁嘉南说：“好，我不动，就站在这。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你们是不是共产党的干部？”

“当然是！”

“共产党到底还管不管我们老百姓？”

“当然要管，我们的职责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

“服务，那为什么，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没违法没犯罪，凭你们一句话就被抓走了上百人？”

“大姐，别着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李淑芬指着叶弘轩和皮一唐，气愤地说：“怎么回事？你问他们！”

梁嘉南转身望着叶弘轩和皮一唐，“到底是怎么回事？”

皮一唐简单地把相关情况向梁嘉南做了汇报。

梁嘉南强压着心头的怒火，质问道：“你们怎么能这样办事？”

皮一唐尴尬地解释说：“主要是考虑到您第一天上任……”

梁嘉南板着脸，打断了皮一唐的话，“不要再解释了，你马上下通知，把这些群众都带回来。让他们派代表到这里来，趁着咱们市委的领导都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面对面反映！”

“我这就通知。”皮一唐说着，掏出手机开始拨打电话。

梁嘉南转过身，看着一直跪在地上的李淑芬，也蹲下身子，单腿跪在地上，对李淑芬说：“大姐，这么处理，你能满意吗？”

李淑芬一脸茫然地说：“我不管你怎么处理，我只要我的钱，那是我们一家人省着吃、省着喝，攒下来的辛苦钱啊。梁书记，您要是真心为我们老百姓做主，就让银行把钱还给我吧，没了那些钱，我也不想活了。”

梁嘉南真诚地安慰道：“大姐，你想过没有，就算把那些钱追回来，没了命怎么花？退一万步说，你可能想就算自己没机会花，这钱追回来，还可以留给家人用。但大姐，你想想，你如果真出了意外，这钱，你家里人能用得安心吗？”

李淑芬听了梁嘉南这番话，陷入了沉思。

梁嘉南接着说：“我保证，这件事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你先把打火机给我。”梁嘉南说着伸出了手，真诚地说：“大姐，请你相信我！”

李淑芬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打火机递给了梁嘉南。梁嘉南把打火机装在衣服口袋里，起身上前把李淑芬搀扶了起来。

李淑芬望着梁嘉南，说：“我可以回去了吧？”

“大姐，你还不能回去。”

“为什么？”

“因为按照国家社会治安条例，你今天的行为违反了有关条款，你要接受处理。这事是一码归一码。”

李淑芬点点头，表示默认了。

早已准备好的警察和武警人员一拥而上，准备控制李淑芬。叶弘轩大声制止：“都站住！”

两名女警察明白过来，走上前去，一边一个架着李淑芬的胳膊，搀扶着她

向警车走去。

李淑芬回头望着梁嘉南，大声说：“梁书记，你是党的干部，市委书记，我希望你别再骗我们！”

梁嘉南大声对李淑芬说：“你放心！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为群众排忧解难、解决问题的！”

梁嘉南转身对皮一唐说：“皮局长，今天这件事，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群众的问题处理好才导致的，不能怪群众。”

“梁书记，您放心，我一定注意！”皮一唐说。

当天下午，梁嘉南和丰州市委常委全体委员以及相关部门领导，集体接访群众代表，与他们进行了面对面沟通。对群众提出的一些问题，依据政策规定进行了答复。梁嘉南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群众代表致歉，承诺一定会依法惩治违法犯罪人员，妥善处理这一事件，维护群众的合法利益。

到访的群众代表对有关部门的答复，尤其是对梁嘉南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歉并做出承诺，感到非常满意。

送走群众代表后，梁嘉南对在场的全体干部说：“咱们今天在这里定一条规矩，以后在处理上访问题时，必须依照有关政策和法律解决，再也不允许出现今天这种粗暴对待和欺骗上访者的事情！”

当天晚上，丰州市委原拟定的接待晚宴，也被梁嘉南婉拒了。改在市委食堂吃自助餐。

在梁嘉南到来之前，丰州市委已经把他的住处安排妥当，是一套三房两厅的新房子。厨房里的生活用具也已备好。司机送梁嘉南回到小区后，帮他把皮箱等用品搬进房间，梁嘉南就让司机回去了。

送走了司机，梁嘉南下楼，到小区门口的一家商店买方便面等生活用品。他走进商店后，看上去四十多岁的商店老板夫妻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您就是新来的梁书记吧？”梁嘉南笑着问：“你怎么知道？”店老板说：“能不知道吗？您今天在网上都火了，您跪在地上和上访的那位大姐对话的照片，转发都超过十万了，一片叫好声。都说就冲今天这事，您一定是个心里有百姓的

好官。”

梁嘉南刚上楼，妻子詹华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詹华也是看到网上的新闻后，有些放心不下，专门打电话来问情况。梁嘉南安慰詹华说：“网上的东西，你可不要全信，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詹华有些自豪地说：“不过网友对你评价都挺高，说这年头，能和老百姓面对面的干部可真是不多。”

梁嘉南说：“这话说得就有些绝对了，勤政为民办事的干部是主流，多得是。”

末了，詹华不忘叮嘱道：“记得少喝酒，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

对梁嘉南上任当天的所作所为，与网上一边倒的一片叫好声不同，市委、市政府的干部们，包括几位常委在内，可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韩楚霞认为，梁嘉南到任第一天就在事件现场解决实际问题，绝对是值得称许的。

叶弘轩觉得，梁嘉南今天的举动的确让人佩服。但丰州的经济社会问题一大堆，他希望梁嘉南能够从宏观上掌控全局，能够高屋建瓴，抓大事，而不是过多地纠结于小事，被一些小事情羁绊。

今天发生的这个意外事件，在孙耀乾看来，时机真的是太好了，这就是给梁嘉南的一个下马威，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难题。想到这里，他竟有几分幸灾乐祸，生出一种闲观风月的惬意。

当天晚上，孙耀乾就打电话向副省长赵扶义汇报了相关情况。孙耀乾说：“接下来，浩然书记那边一定会收到专门的汇报。因为嘉南同志您很了解他，所以我提前向您汇报一下情况。”

赵扶义在电话里说：“耀乾同志，今天的情况我知道了。梁嘉南同志有些事以后再说吧！”

孙耀乾忙说：“是的，好的。”

赵扶义又问：“丰州的干部群众如何评价梁嘉南今天的做法？”孙耀乾说：“大多数同志对梁嘉南同志的这种勇气还是认可的。不过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看法。”

赵扶义似乎很感兴趣，说：“有什么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看法？说来听听。”

孙耀乾说：“这个就不方便讲了吧？”

赵扶义在电话里说：“有什么不方便讲的？要实事求是地说，是需要的！”

孙耀乾说：“有些同志的看法可能比较偏激。他们认为，梁嘉南同志今天这么做，是在收买人心，借机建立自己的权威……”

赵扶义听了，说：“怎么能这么说呢？耀乾同志，请向大家转达我的意见，以后对梁嘉南同志的类似的议论要坚决杜绝！这种话到此为止！”

孙耀乾说：“赵省长批评得对，我一定把赵省长的指示传达给丰州的干部们！”

孙耀乾并没有被批评后的不安，放下电话后，他脸上露出了几分掩饰不住的得意神情。

二

当天晚上，皮一唐没有和其他市委领导一起陪梁嘉南在市委食堂吃饭，他有些抱歉地对梁嘉南说，局里有急事要他立即回去处理。

皮一唐确实有要紧的事情要办，但并非如他所说。他并没有回公安局，而是去了新世纪大厦找陈镜明。

陈镜明没有想到，在新市委书记上任的第一天晚上，本该参与陪同的皮一唐会来找他。

皮一唐落座后，喝了一杯茶，从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了陈镜明面前。

“这是什么？”陈镜明疑惑地问。

“你自己看。”皮一唐用手指了一下信封。

陈镜明拿起信封，里面装的是一份尸检报告，确切地说，是牛伯仲的尸检报告复印件。尸检报告证明，牛伯仲的胃里残留着含有二氢吡啶成分的残

留物。

这份报告是皮一唐前几天从法医手里拿到的。法医告诉皮一唐，二氢吡啶一般用于降压药品，这种药副作用比较大，能引起心脏跳动突然加快。更蹊跷的是，法医查看了牛伯仲所有的病历和体检报告，都没有看到牛伯仲患有高血压的记录。

皮一唐听了法医的介绍，心里突然一紧。他要求法医立即取样，亲自送到省公安厅技术中心，同时要求法医对这个消息绝对保密。

陈镜明把尸检报告重新放回信封里，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给我看这个。”

皮一唐神情淡定，轻啜一小口茶，说：“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我知道，牛伯仲在丰州唯一真正的朋友就是你！”

陈镜明笑了笑，“皮局长，您这就是抬举我了。”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空白支票，签上自己的名字，没有填写任何数字。他把支票递给皮一唐，“我听说你们市局的训练基地需要增添一些设备，需要多少、转到哪里，你自己定。”

“这算什么？行贿？”皮一唐问。

“不，这是赞助！”陈镜明平静地说，“不是有个词叫作警民共建吗？”

“陈总，你要知道，这么大的事情我可瞒不住！”

“皮局长，您想多了，牛伯仲的死和我没有任何关系。”陈镜明喝了一口茶，接着说，“我这么做也没有别的意思，我是个生意人，不想介入官场的是是非非，更不想引起你们公安机关的注意。”

皮一唐弹了弹空白支票，“单凭这个，我就不能不怀疑你！”

陈镜明轻轻笑了一下，淡定地说：“你可以怀疑我，不过到底是谁做的，你和我心里都清楚！”

皮一唐指着放在桌子上的支票，说：“既然和你没关系，那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陈镜明说：“我刚才说了，我是生意人，讲究和气生财。再说，作为丰州市民，为丰州的社会治安做点贡献也是应该的。”

皮一唐说：“我怕拿了这钱，我没命花。再说，我是有底线的。”

陈镜明说：“您放心，我以我的人格担保，牛伯仲的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陈镜明说着，再次把支票推到皮一唐面前。

这一次，皮一唐没再拒绝。

梁嘉南到任丰州市委书记。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按照市委办公室的工作安排，他上午要听取市人大常委会赵主任的汇报，下午市政协领导也向他汇报工作。

梁嘉南对当天的工作安排做了调整，他告诉办公室高主任，要分别和市长叶弘轩、组织部部长韩楚霞、纪委书记常勇碰个头，交流一下相关工作情况。同时，他让高主任把近几年来市委下发的文件和相关资料给他准备一下，他要了解相关情况。

高主任征询梁嘉南对司机和秘书的安排有什么要求。梁嘉南问：“以前给牛书记开车的是谁？”高主任说是车队的老夏。梁嘉南不假思索地说：“那就老夏吧。”

关于秘书，几天后，梁嘉南从办公室推荐的几个人里面，选择了年轻的黄宇。黄宇本科读的是国际金融专业，研究生读的是中国文学。高主任带黄宇面见梁嘉南时，梁嘉南问黄宇对秘书工作的看法。对于黄宇的回答，梁嘉南还算比较满意，认为黄宇是一个比较有思想的年轻人。于是，他决定让黄宇担任他的秘书。

梁嘉南分别与市长叶弘轩、组织部部长韩楚霞、纪委书记常勇碰头交流，以加深对丰州市相关情况的了解。从韩楚霞处，梁嘉南了解到，丰州的干部队伍中，政治生态是最大的问题。韩楚霞告诉他，吃喝问题成风，腐败现象滋生，至于有多严重，她并不了解，不敢妄加猜测。韩楚霞还说，就算有些官员没有贪污腐败问题，也存在很多懒政和不作为等问题。

梁嘉南希望韩楚霞能谈得具体一些。

韩楚霞有些犹豫。梁嘉南充满期待地望着她，很真诚地说：“楚霞同志，你尽管说，不要有什么顾虑。不管存在什么问题，我都想和大家一起面对，一

起想办法解决。”

韩楚霞说：“就拿这次非法集资的事来说吧，早就有人到信访办举报过，可信访办并没有拿出实际解决问题的对策。可以说，群众反映的问题大部分都没有及时回应，更不要说及时地处理和解决了。”

梁嘉南问是哪位领导分管信访工作。当韩楚霞告诉他是周昌挺副市长时，梁嘉南不禁皱了一下眉头。以前，周昌挺工作起来可是充满劲头，从来不会拖拉，现在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梁嘉南心想，要尽快和周昌挺聊聊。

韩楚霞说：“之所以发生非法集资问题，主要症结就是丰州现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政府也缺乏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前些年丰州经济快速发展时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现在很难得到进一步发展，所以他们就把钱放出去，通过赚取高利息牟利。”

梁嘉南听了韩楚霞的分析，说：“你分析得很专业，也很透彻。真没想到你这个组织部部长还懂市场，懂经济！”

韩楚霞忙解释道：“梁书记，您过奖了，我可不懂市场和经济，这些都是从叶市长那里听来的。”听韩楚霞这样说，梁嘉南更期待与叶弘轩的碰头交流了。

梁嘉南本来是想先和市长叶弘轩碰头的，不巧的是，上午叶弘轩要陪神州能源集团的项目组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只好改在了下午。

韩楚霞离开时，市纪委书记常勇已经在市委办公室等候了。梁嘉南与常勇的谈话更加具体一些，主要是谈林啸非法集资案的涉案人员。常勇坦言，参与林啸非法集资案的公职人员，仅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就不下五十人。

梁嘉南态度坚决地告诉常勇，他想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谁。常勇点了点头，说：“梁书记，您放心，市纪委会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尽快查清所有参与集资的党员干部。”

下午上班后，市长叶弘轩来到了梁嘉南的办公室。因为上午叶弘轩陪神州能源集团的项目组考察，所以两个人就从神州能源的这个投资项目开始聊起。叶弘轩首先向梁嘉南介绍了整个项目的情况。梁嘉南听了，由衷地说：“几百个亿的项目，搁到哪都是一大块肥肉。要是这个项目真成了，叶市长功不可

没！”叶弘轩很坦诚地说：“我个人没什么，就是希望通过引进这个项目，能够扭转丰州低速的经济发展局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经济社会实现更好发展。”

梁嘉南强调说：“丰州要想彻底改变局面，有个好的可持续的发展前景，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是关键，首先要抓好干部队伍建设才行。”

叶弘轩非常认同，说：“你确实说到关键点上了。你今天急着找我，是因为非法集资的事吧？”

梁嘉南点了点头，说：“牵涉那么多群众的切身利益，浩然书记也非常关注这件事，我们要尽快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我想听听你的具体意见。”

叶弘轩沉思了一下，说：“对于这件事，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两条腿走路？”

梁嘉南饶有兴趣地问：“具体是哪两条腿呢？”

叶弘轩说：“一是彻查林啸高息揽储和非法集资的资金去向，尽快追回；二是由市信访办出面，动员和协助非法集资案的受害者走法律途径，起诉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及其上属南江省商业银行，依法索赔。”

梁嘉南说：“走法律途径，我倒真的没想到。不过我认为你说得很对，这确实是一条可行的路子。”

叶弘轩不无担心地说：“我估计会有很大的阻力。你想想，地方政府支持群众和国家银行打官司索赔，弄不好可能会吃不了兜着走！”

梁嘉南认为叶弘轩所言是有道理的，困难和阻力一定会有。但他坚信，现在是法治时代，支持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维护自身利益，难道不是政府的责任吗？不是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工作事项吗？他并没有把这些想法说出来。他只是告诉叶弘轩，对这件事，要慎重考虑一下再做决定。

下班后，梁嘉南决定去省纪委调查组看看洪雅君等人，顺便了解一下他们有没有掌握林啸的线索。

他在超市买了一些速冻食品、方便面和水果，在街头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往调查组住的海洋疗养院。

林啸在拘留所逃跑后，梁嘉南就意识到情况比较复杂。为慎重起见，经他提议，省纪委分管领导同意，调查组从原来住处搬到了海洋疗养院。

出租车在海洋疗养院大门口停下，梁嘉南掏出钱给司机。司机坚决不收，说：“您一上车我就认出来了，您就是新来的梁书记。昨天您处理百姓上访的事都传遍了全城，老百姓都知道了，我就敬佩您这样的领导干部。这钱说什么我也不能要，就当我义务给您当了一次专车司机吧。”

梁嘉南有些感动，也有些感慨。作为领导干部，为群众解决问题是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而老百姓却为之感动，心怀感激。

梁嘉南对司机说：“你的心意我领了，你赚钱也不容易，还是把钱收下吧。”

司机很真诚地说：“再没钱也不差您这几十块。梁书记，您要真有心，就多给丰州的老百姓解决点实际问题。说自私点，我也买了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现在这事，大家可就指望您了。”

梁嘉南点点头，说：“你尽管放心，政府不会不管这事，一定会给大家伙一个合理的交代。”

“谢谢您，梁书记！”司机说完，调转车头，开车离去。

省纪委“3·12”专案组工作人员高鹏见了梁嘉南，开玩笑说：“热烈欢迎梁书记莅临指导工作！”

梁嘉南笑着说：“我这算是回娘家。”说着把水果袋递给高鹏。

高鹏接过水果袋，用手掂了掂，笑着说：“礼物不少啊，希望您以后常回娘家看看。”

梁嘉南笑着说：“那是当然，我不会忘记娘家的。小高，先别说其他的了，你先抓紧帮我泡碗方便面吧，我还没吃饭呢！”

洪雅君说：“你这么着急过来，一定是有急事吧？”

梁嘉南点点头：“昨天的事你们应该都听说了，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建议还得从林啸着手。”

洪雅君皱了一下眉头：“我们最近一直在查，坦白地说，难度很大，阻力

也不少。我们至今也没有掌握林啸的线索。”

这时候，洪雅君的手机响了，是常勇打来的。他向洪雅君汇报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常勇说他刚刚掌握了一个情况，林啸在老家用“朱卫东”的化名办理过身份证和护照。他把林啸化名“朱卫东”后办理的身份证号码和护照号码告诉了洪雅君。

林啸逃跑后，负责协助省纪委调查组工作的市纪委干部文雪将掌握到的关于林啸的问题线索及时向常勇汇报，常勇决定即刻找调查组汇报情况，没想到扑了个空——调查组已经悄无声息地搬走了。常勇本想给洪雅君打电话，想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调查组突然搬走，既然没有告诉他们，肯定有原因。

文雪抱怨说：“常书记，调查组明显是不信任我们嘛！”

常勇说：“换你是调查组的人，林啸在拘留所成功逃脱，你也会怀疑有内鬼。我们现在要抓紧核实林啸逃回老家的线索是不是真实的。”

常勇安排文雪去了林啸远在北方的老家山东省高苑县，掌握到了林啸的准确消息——林啸已从老家去了昆明，并用化名“朱卫东”购买了去罗马尼亚的机票，准备由昆明乘飞机离境出逃！

常勇听完文雪的电话汇报，知道事情已经万分紧急，于是立即向洪雅君做了电话汇报。

洪雅君马上向省纪委刚毅书记做了汇报。省纪委协调省公安厅立即联系云南方面，要求昆明警方提供协助，务必在机场扣押林啸。

然而晚了一步，昆明机场派出所报告说，就在一个半小时前，朱卫东，也就是林啸，已经乘坐亚航的航班飞往罗马尼亚！

高鹏听到这个消息，气愤难平，一脚踹翻了身边的一把椅子。“常书记要是再早一个半小时汇报，就能抓到林啸！”他想想又说：“这事有点不对头，常书记这个消息来得怎么这么巧？正好就在林啸乘坐的飞机起飞以后。”

“你怀疑常勇书记？”洪雅君皱了一下眉头，问道。

高鹏说：“假设说，他早就知道林啸的情况，这个时候来汇报，既抓不住林啸，又能很好地掩饰自己！”

洪雅君提醒高鹏，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不要轻易怀疑别人，更不能

主观认定他人存在问题。话虽然是这样说，但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来看，林啸在丰州一定还有内应，这几乎是不容置疑的。但这人到底是谁，现在没有任何眉目。

梁嘉南眉头紧锁，沉默不语。他在想，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难道常勇真如高鹏所说，存在问题？

“种种迹象证明，林啸在丰州一定还有保护伞，甚至就是同伙。我们必须追查下去！”洪雅君的话打断了梁嘉南的沉思。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请你们放心，我会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梁嘉南态度坚决地说。

早晨一上班，皮一唐就得知林啸已经离境出逃。

皮一唐看上去相当气愤和恼怒。他让办公室主任立即通知刑警队、经侦大队和交警支队的领导们开会。所有人员到齐后，皮一唐看了他们一眼，气就不打一处来。“林啸的事，这么重要的消息竟然还是纪委方面提供的，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所有人都面露羞愧之色，默默地低下了头，不敢正视皮一唐。

皮一唐难抑胸中怒火，铁青着脸说：“要设备给设备、要警力给警力、要补助给补助，我这个局长对得起你们！你们呢？对不对得起你们屁股底下的位子！能干就干，不能干趁早滚蛋，让能破案的上来！我告诉你们，林啸这个案子，是省里点了名的，抓不到人，追不回钱来，我第一个脱下这身警服！我下去之前，你们哪个人都别想好过！”

众人只是默默地听着，没有一个人作声。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这时候说话，不管说什么都是自找挨骂。

皮一唐扫视了一眼在座的人员，一个个都蔫头耷脑的，如大病初愈，没有一点精神头儿。他突然就失去了说话的兴趣，大声宣布：“散会！”

众人立即收拾东西，逃也似的快步离去。

“钟队，你等一下！”皮一唐喊住了交警支队队长钟明。他亲自倒了一杯水放到钟明面前。他表情温和，与刚才大发雷霆时判若两人。

皮一唐留下他，而且态度如此温和，让钟明有些摸不着头脑，更猜不透皮一唐的心思。

“我听说梁书记以前是南海舰队的，你转业以前好像也在那儿吧？”

钟明点点头，“您说得没错。”

“你们以前认识吗？”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皮一唐笑了笑，“随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不止认识，我们还在一艘舰上，他是舰长，我是作战参谋！”

“原来你和梁书记是老战友啊。”皮一唐说，“交给你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钟明疑惑地问。

皮一唐说：“下了班以后，你去看看梁书记，看看他还需要什么，你给操办一下，局里报销！”

“这不好吧？”钟明迟疑地说。

“我们做下属的，要多关心领导嘛！”皮一唐说。

“我看你还是换人吧！”钟明说，“我怕是难以胜任！”

皮一唐听钟明这样说，脸色一下变得难看起来，板着脸说：“这是命令！”

下午下班后，钟明并没有去找梁嘉南。他太了解梁嘉南了。梁嘉南原则性非常强，对于这种拉关系的事，不仅极为反感而且坚决反对。只要是违反原则的事情，在梁嘉南那里根本就行不通，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

没想到第二天一上班，皮一唐就打电话问钟明有没有去见梁书记。钟明吞吞吐吐地说：“昨天晚上加班了，就没去。”皮一唐一听，很不高兴，说：“工作就真有那么急？你不要找借口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必须完成！”皮一唐一直都惦记着这事，催命鬼似的天天打电话给钟明，使钟明不胜其烦。

皮一唐的步步催逼，让钟明根本没有推脱的余地。实在没办法，星期五下午下班后，他决定去见梁嘉南。到了梁嘉南居住的楼下，他又有些纠结，有些犹豫不决。徘徊良久，他还是决定离开。没想到，还没走到停车的地方，就恰

好和从外面回来的梁嘉南撞了个正着。

梁嘉南问：“你怎么在这儿？”

钟明表情有些不自然，说自己到这边来办了点事，正准备走。

梁嘉南说：“既然到这了，就别急着走，上去坐坐吧！”

钟明说：“就不打扰领导了吧？”

梁嘉南笑着说：“什么领导不领导，打扰不打扰的？听命令，向后转，齐步走！”

凭着一连串的口令，让两人好似回到了当年的军旅生活，情感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两人上楼后，聊了几分钟，钟明提出要走。

梁嘉南笑着说：“你这样走了怎么交差？”

钟明故意装糊涂，说：“交什么差？”

梁嘉南说：“你就别遮遮掩掩的了，我看出来了，是老皮派你来的。我没猜错吧？”

被梁嘉南一语点破，钟明有些难为情，脸一下子就红了，说：“我真是没办法，我们领导天天催着我过来，看看你缺什么，我们做下属的要关心关心。”

梁嘉南表情严肃地说：“回去告诉老皮，别整那些没用的，我什么都不缺！”

“我明白。”钟明说着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窗户纸捅破了，我也该走了。”

梁嘉南说：“你别走啊，我打电话叫老周过来，就在我这里聚聚。”

钟明说：“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不走了。”

梁嘉南说：“冰箱里还有点青菜，麻烦你整一下。我再下去买点现成的，顺便买两瓶酒。”

钟明说：“不用买酒了，我车里有一箱酒，还有一纸箱其他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是局里办公室准备的。我下去拿上来。”

梁嘉南马上制止：“就当你这话没说，怎么拿来的就怎么拿回去。刚才好在你空着手，要是看到你拿东西，我还真不请你上来呢！”

钟明说：“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三

周昌挺接到梁嘉南的电话时，正在家里和妻子苏丹萍发牢骚。他说梁嘉南现在当了市委书记，变得六亲不认，不念一点旧情了。

周昌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前几天他专门打电话给梁嘉南，说要请梁嘉南一起吃饭，并一再说，自己没有任何目的和想法，就是想给老同事接接风。没想到梁嘉南一口回绝了他的邀请，让他顿时有种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心里很不舒服。请吃饭不给面子也就罢了，没想到在工作上，梁嘉南不但不给任何关照，还尽给他出难题，这让周昌挺越想心里越火。

今天上午，梁嘉南专门约周昌挺到自己的办公室，谈林啸的案子。梁嘉南告诉周昌挺，关于林啸非法集资案，他已经和叶市长商量过，准备打官司，起诉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及其上属单位南江省商业银行。这件事情，就由他这个分管信访的副市长主抓落实！

周昌挺心想，帮一群平民百姓起诉国家的银行，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一旦处理不好，有什么问题，上面追究下来，他必定责任难逃。弄不好，头上这顶乌纱帽就会丢了。梁嘉南这不是要把他往火坑里推吗？

妻子苏丹萍听了周昌挺的满腹牢骚，说：“你是想多了吧？我们认识梁嘉南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我说，梁嘉南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周昌挺很不屑地说：“你一个女人家懂什么？这是官场，知道吗？人在官场是会变的，现在的梁嘉南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梁嘉南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梁嘉南打来电话，说钟明在他那儿，让周昌挺赶紧过去，三个人一起聚聚。

苏丹萍说：“我就说了，梁嘉南不是那种不念旧情的人，怎么样，被我说中了吧？”

周昌挺摇了摇头，说：“是不是鸿门宴还不知道呢？”他话虽这么说，但心里还是蛮高兴的。临出门时，他告诉妻子苏丹萍，今天那个台湾的郑老板

放在茶叶盒里送来的五千元钱，赶紧给他退回去。这些年，周昌挺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了不少企业老板。但是不管是谁，不管以什么样的名义，只要送钱给他，周昌挺都会坚决退回去。

三个人说好，这只是老战友、老同事之间的相聚，只喝酒叙旧，不谈工作。然而几杯酒落肚之后，梁嘉南还是把话题扯到了工作上。自然是当下最紧要、最急需尽快解决的林啸非法集资案。

梁嘉南说：“你们两位，一个是老战友，一个是老同事，应该说还是了解我的。关于林啸非法集资案，我想来想去，还是准备走法律程序。我这个想法，我知道老周是一百个不愿意、不赞成。钟明，你是政法专业的，而且听说你也考取了律师资格证，可谓既有经验，又懂法律。对这件事，你从专业角度怎么看？”

钟明看了梁嘉南和周昌挺一眼，说：“对这件事，说句真心话，从一开始我就不认同市里的定性，什么非法集资？别忘了这些老百姓手上的合同盖有商业银行的公章，从法律上讲，合同是合法的、有效的。单纯从法律的角度说，这个官司主体明确，证据确凿，应该没什么难度！”

梁嘉南看了一眼周昌挺，说：“钟明这话说得在理，现在依法治国，什么叫依法治国？就是要敬畏法律，遵循法律，任何纠纷和矛盾，都要以法律为准绳，走正常途径解决。”

周昌挺笑了笑，说：“梁书记，你还记得咱们在一个办公室时，我给你提过一个意见吧？”

梁嘉南笑着说：“那时候你给我提的意见多了去了，谁知道是哪一条？”

周昌挺说：“你应该还记得，我说你就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从政，必须要务实。就这一条。”

钟明说：“我有同感。我指的是第一句。就拿林啸案来说吧，你说要走法律程序，帮老百姓打官司。我刚才也说了，从法律角度是没问题，但现实点说，可能行不通！”

梁嘉南说：“那你现在就给我说说行不通的理由吧。”

钟明说：“我认识的几个律师朋友跟我说，现在打官司就一个字——难！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就给我讲了一个段子——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谈政治；你跟他谈政治，他跟你讲民意；你跟他讲民意，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

周昌挺有些悲观地说：“老梁，你要知道理想是美好的，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就拿我来说吧，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我从最初分管城建到今天分管信访，一天不如一天，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掏心窝子，人家给你动刀子；你干得越多，错也就越多……这就是现实！”

梁嘉南有些不高兴，说：“老周，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不说实话、不干实事，难道还会被认为是好干部？”

周昌挺苦笑了一下，说：“老梁，你刚到丰州，对丰州的情况根本不了解。日子久了，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梁嘉南说：“我是对丰州的情况不了解，但我们作为领导干部，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能忘了党员身份，都要实事求是，这是根本原则。老周，你这么想是很危险的！”

周昌挺感到有些难堪，他轻轻摇了摇头，叹息一声，说：“老梁，也许你在丰州待一段时间就能理解我的无奈了。”

钟明忙端起杯子，打圆场说：“喝酒喝酒，今天不谈工作。”

梁嘉南也端起酒杯，说：“好，喝酒，先不谈工作。”然而，他还是忍不住，望着周昌挺说：“谋事实啊！”

周昌挺的表现，让梁嘉南想起了韩楚霞曾对他说的，丰州的问题，关键在党员干部！他心想，丰州的干部队伍建设，确实要下大力气抓一抓了。如果党员干部工作作风有问题，让腐败蔓延，丰州的经济社会文化就成问题，发展就无从谈起！

梁嘉南没有想到，对于走法律途径依法解决林啸非法集资案，叶弘轩、周昌挺和钟明等人，竟然都不看好。连领导干部都对法律不够信任，缺乏应有的自信，又怎么能让老百姓信服法律，又怎么能够做到依法治国？看来依法治国之路任重而道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让丰州的依法治市之路，从起诉林

啸非法集资案开始吧！

省纪委调查组的工作并不顺利，有些线索看似很明晰，但调查组的行动却总是慢了半拍，迟了一步。或者，原本很明晰的线索，查着查着，就消失无踪了。

由南江省商业银行总行配合成立的稽查小组，在对丰州市支行进行账目审计的过程中，发现林啸在去年十二月向丰州市晶锐财务公司放过一笔款，而晶锐财务公司是以省城宏发贸易公司提供的大额存单作为质押担保的。经核查，这张存单是假的，而且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晶锐财务公司和宏发贸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分别是四川和湖北的两个农民工，而真正的老板是同一个人，一个叫林子粤的澳门人。来自澳门警方的消息证实，林子粤是澳门地下钱庄的一个马仔！

洪雅君获得这条线索后，立即安排高鹏等人去核查，看林啸是否与澳门的地下钱庄有联系，看看能不能通过这条线索，查到林啸非法集资款的去向。

然而，高鹏等人却扑了个空。

晶锐财务公司在工商局登记的地址是住宅楼。高鹏等人敲开门后，发现房间里很凌乱，一个中年妇女正在收拾房间。这个中年妇女告诉高鹏，她是这栋房子的主人，晶锐财务公司是在昨天下午突然搬走的。

时间竟然如此凑巧，和林啸在昆明逃往国外如出一辙。显然，晶锐财务公司极可能也是获得了内部消息，才匆忙搬离的。可是这个躲在暗处、幽灵般飘忽不定、消息灵通的内鬼到底是谁？调查组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洪雅君对一脸气恼的高鹏说：“这里还有一条线索。丰州市南城区大华街道办事处主任陈文丰曾经以劳务费的名义接受林啸支付的现金十万元，帮助林啸吸纳集资款。你尽快核实一下。”

高鹏说：“现在都下班了，只能明天一早过去。”

第二天上午，高鹏在去大华街道办事处的路上，洪雅君打电话告诉他，陈文丰已经到丰州市纪委主动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让高鹏立即去市纪委。

陈文丰向市纪委退回了从林啸处获得的十万元钱。陈文丰交代，他和林啸以前就认识。前段时间林啸找到他，说商业银行新推出一个理财项目，收益比较高，让他推荐他们街道的居民购买。他也是想让居民们多挣点钱，就介绍一些居民投资到这个理财项目上，没想到这是非法的。

陈文丰说，没过多久，林啸就给他打电话，请他吃了顿饭，送给他十万元钱，当时他不敢要。林啸告诉他，银行有业绩奖励，这是他帮银行推荐居民投资、存款的劳务费，是合法的，于是他就收下了。他前几天才知道林啸是以理财的名义非法集资，他越想越怕，几天几夜都睡不好。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来纪委主动把事情说出来，钱交出来，把问题讲清楚。陈文丰说，现在把钱交出来了，把知道的所有问题也都向纪委交代了，他的心里终于踏实了。

“我知道自己错了，我对不起组织的培养，对不起党的信任，更对不起我们街道那些被骗了钱的老百姓。”陈文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

陈文丰的问题，市纪委将依纪给予处理。除了这些，陈文丰并没有提供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这又是一条走到了头的死胡同！

高鹏回来后，洪雅君问他有什么收获。

高鹏叹了口气说：“别提了，这几天真是邪门，所有的线索看上去都清晰明了，可查起来全是死胡同！”

高鹏接着说：“我们做什么就像在现场直播一样，谁都知道！要不是调查组都是咱们的同事和省直部门的人，我真怀疑这里面有内鬼！”

洪雅君若有所思。片刻，她开玩笑说：“还无间道呢！”

四

杨浩出车祸身亡的当天，他的妻子张冉冉还追着林啸，哭喊着说是林啸杀死了她的丈夫。令人奇怪的是，杨浩出事的第二天，他的妻子张冉冉就突然离开了丰州，十多天后才回来，这根本不合常理。省公安厅派到调查组的工作人员通过走访她的邻居了解到，她回来后告诉邻居们，杨浩的死让她很伤心，无

法面对，所以她回了趟老家。

调查组马上联系了杨浩妻子的老家所在地的派出所，证实张冉冉并没有说谎。杨浩出车祸后，她确实回了老家。不过，负责调查的工作人员告诉洪雅君，他们通过当地的关系人了解到，张冉冉刚回去那几天，神情特别奇怪，看样子非常害怕，惊恐多于伤心。直到几天前，她丰州的几个朋友去看望她，她的神情举止看上去才比较正常。这个关系人还说，据他了解，杨浩妻子特意让她的一个同学帮着保管一台手提电脑。

洪雅君立即问：“这台电脑现在在谁手上？”

工作人员说：“据我们了解，她回来的时候并没有去她同学那里取电脑，应该还在她同学手上。”

洪雅君心想，这台电脑里会有什么？会不会是杨浩要检举的那些情况？如果有检举材料，那就太重要了！

“你们看能不能把电脑拿到手！”洪雅君说。

然而，令洪雅君失望和惊讶的是，这次调查组又晚了一步！调查组安排的人去到后，张冉冉的同学已经把电脑寄走。据她同学说，她前天半夜接到张冉冉的电话，说急着要电脑。于是，她就通过快递把电脑寄走了。当事人是否制造假象？也未可知。

高鹏忍不住说：“我猜都猜得到，准是这个结果，真是邪门啊！”

高鹏和公安厅的两名调查人员离开后，洪雅君坐在椅子上，环视着整个房间，陷入了沉思……

应洪雅君的要求，省公安厅派来的技侦人员终于揭开了谜底——他们在调查组办公室的文件柜后面、台灯内、电话机身等各个隐蔽的地方，发现了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微型窃听器！

洪雅君立即打电话向省纪委刚毅书记做了汇报。刚毅书记闻听调查组遭到窃听，大为震怒。他也意识到，调查组的人不仅难以开展工作，而且处境极为危险。他再三叮嘱洪雅君，发现窃听器的事要绝对保密，同时要大家注意安全。

刚毅书记挂断电话后，立即赶到省委李浩然书记办公室，当面向李浩然书

记做了汇报。

李浩然书记听了刚毅的汇报，拍案而起，“这是公然对抗组织调查，这是犯罪！对这种猖狂的犯罪行为，必须依法严惩！”

李浩然书记当即指示：一是由省公安厅派侦查人员到丰州，负责侦查窃听案，同时全力配合省纪委调查组开展工作；二是注意保护调查组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三是在案件侦破之前，调查组尽量少与丰州当地与案件审查无关的部门接触，务必做好保密工作。

陈文丰到市纪委交代问题，主动退款，是市财政局局长杨晓东一手安排的。他为自己如此巧妙的安排，感到几分得意。

陈文丰主动交代问题，并退回林啸给他的十万元钱，市纪委就暂时让他回了家。

陈文丰回到家后，杨晓东就打电话约他到皮涌厝海湾度假酒店相见。

陈文丰到酒店后，给杨晓东打电话说他到了。杨晓东这才告诉他自己所在的客房。

两人一见面，陈文丰就非常感激地说：“兄弟，这次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帮忙，我哪知道这点屁大的事还会被人盯上？”

“都是自己人，没必要客气。”杨晓东接着说，“老哥，那笔款估计得在我账上多放几天。”

陈文丰有些为难。杨晓东说：“你尽管放心，钱在市财政的账面上，你还怕它飞了不成？我会给你利息的。”

陈文丰忙说：“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替兄弟你着想啊。你总是拆东墙补西墙的，这也不是个办法啊！”

杨晓东恨恨地说：“要不是林啸那个王八蛋出事，我哪会这么被动？现在省纪委调查组正在查账，过了这个风口，什么都好办。有财政局这个聚宝盆在我手上，随时弄来上千万都不成问题。你尽管放心，等调查组一走，我立即把钱打给你！”

陈文丰说：“我就是为你担心啊！”

杨晓东诡秘地笑了一下，压低声音说：“我绝对不会有事的。你想啊，我能通知你退款说明什么？咱有内线！”

第二天，杨晓东上班后，把吴强叫到办公室，和颜悦色地说：“老吴啊，听说你儿子马上要结婚了，这是大喜事，我必须祝贺。”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厚厚的档案袋，交给吴强。

吴强有些迟疑。杨晓东望着他说：“咱们都是自己人，不要见外，拿着吧！”

吴强忙起身接过档案袋，说：“谢谢杨局。”吴强很清楚，杨晓东找他来，以给结婚贺礼的名义送给他这笔钱，必定和往常一样，是让他帮做事。于是，他问杨晓东有什么工作上的事要处理。

杨晓东看似很随意地说：“也没什么事，就是陈文丰那笔款暂时不要拨出去。我已经和他说好了。”

吴强一下就明白了杨晓东的意思，他有些为难，有些害怕。但他做不到拒绝，他没那个勇气。但杨晓东给他的每一笔钱，他都坚决不用，这是他的底线！

他把这些钱存到一个存折里，把每一笔金额都登记在了一个笔记本上。

晚上回到家，吴强拿出笔记本，记下了杨晓东今天给的三万元钱以及给钱的日期。他正在记着，妻子进了房间，告诉他亲家那边嫌定的酒店档次太低，提出要定在海湾酒店。为了给儿子操办婚事，他们已经借了不少钱。如果去海湾酒店宴请，一桌没一万元钱根本下不来，一下就得拿出二十多万，他们根本拿不出这些钱！

妻子满面愁容地说：“八拜都拜了，哪差这一哆嗦？”接着吞吞吐吐地说：“你那个存折里也有七十多万了吧？实在不行，能不能从里面取点先应急？”

吴强一听，立即反对说：“你知道这是什么钱？这全是来路不明的赃款，你想让我进监狱吗？”

妻子听了，充满顾虑地说：“既然知道是违法的事，你怎么还收下啊？”

吴强很无奈地说：“你以为我愿意吗？大家都收，我不收，能在单位待下去吗？再说，这钱是杨局给的，我怎么敢不收？”

他的妻子一直以为，这些钱是求丈夫办事的人送的，没想到竟然是顶头上

司、单位一把手主动送钱给丈夫，这实在超出了她的想象。妻子替吴强担心起来，“他给钱让你干什么？”

吴强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那这些钱怎么办？”妻子问。

“这钱说什么都不能动用一分，花一分也是犯罪。等我退了休，就没什么顾忌了，就把这些东西全交上去！”吴强晃了晃手中的笔记本和存折说。

从吴强的角度考虑，他这样打算也许不无道理，毕竟他还想继续在单位工作下去。如果现在去举报或者自首，不但他的工作不保，而且还会拔出萝卜带出泥，牵连到局长杨晓东和一些同事。这样的后果，他是无法承受的。

然而，事情并非他想得那么简单，也不可能如他所愿，是等不到他退休的那一天的。这种事情，主动权并不在他的手里。此时，吴强并不知道，省纪委调查组已经发现了有关他的问题线索。高鹏向洪雅君汇报，去年十一月，由吴强经手，将市财政局账上的五千二百万资金转进了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当天，林啸就将这笔资金转到了晶锐财务公司。林啸事发后的第二天，这五千二百万又被转进了市财政局，经办人仍是吴强。

高鹏认为，林啸跑了，吴强还能追回钱来，那他极有可能知道林啸的下落。洪雅君认为也许是另一种情况，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以他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吴强是绝对存在问题的。洪雅君决定从侧面出击，先了解一下吴强的情况。高鹏有些担心，怕这样会打草惊蛇。洪雅君果断地说：“现在要的就是敲山震虎的效果！”

第四章 | 众志成城抗洪灾，贪腐证据让谁胆战心惊

丰州市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梁嘉南带头奔波在抢险第一线，不幸被落石砸中。市纪委书记常勇为保护专案组资料火灾中受重伤……

—

梁嘉南和叶弘轩经过商议，还是决定通过法律途径处理林啸非法集资案，具体工作由主管信访的周昌挺副市长牵头。信访办有些干部顾虑重重。有人说：“这件事情涉及人员太多，这么多人一起打官司，而且还是政府出面牵头，前所未闻。虽然梁书记做了指示，可我们是直接执行者，要是以后上面怪罪下来，怎么办，责任由谁负？”议来议去，周昌挺想到一个两全之策，决定由市律师协会的法律援助团体出面代理这场官司。周昌挺将这个想法向梁嘉南做了汇报。梁嘉南认为可行。梁嘉南对周昌挺说：“老周，这事就拜托你了，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作为市委书记，梁嘉南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处理林啸非法集资问题，而是要从宏观上准确把握丰州市的战略发展方向，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全面推进改革发展，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梁嘉南深知，要想根据丰州市的现实情况，

有针对性地进行科学决策，就必须对丰州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调研，基层调研尤为重要。

梁嘉南决定拿出一定的时间，对全市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调研。丰州市辖四区两县，梁嘉南调研的第一站是北窖区。这是丰州市人口最多的一个区，也是老城区。在听取了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梁嘉南对北窖区过去所取得的工作成绩给予了肯定。谈到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时，梁嘉南特别强调了四个字：修身、谋事！

梁嘉南说：“同志们，作为党员干部，修身要严，严于律己，时刻要想一想，有没有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前些时候，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的非法集资案，据我所知有不少公职人员甚至党员干部参与其中，涉案金额还不少。既然得其利，他们有没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呢？谋事要实，就是要求大家不要只唱高调不干实事，阳奉阴违、毫无作为，甚至说一套做一套，这绝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

梁嘉南视察北窖区的讲话，对丰州市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无疑透露出要强化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强烈信号，这在领导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常勇在市纪委常委会上传达了梁嘉南视察北窖区时的讲话，并强调指出：“梁书记是从省纪委调来的，对纪委的工作一定会高度重视和从严要求。我想我们最近的工作重点应该先放到涉及林啸非法集资案的干部身上，尽快进行摸底调查，查清相关问题。”

市信访办主任则认为，梁嘉南在北窖区的发言简直就是针对信访办的。周昌挺并不认同，他说：“我跟梁书记是老同事，还算比较了解他。他原则性特别强，工作上的事情，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含糊。但他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公正得很！”信访办主任说：“就因为您跟他是老同事，他才给您留着点面子。”

周昌挺说：“你还是不了解梁书记，工作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了。”信访办主任有些犹豫地说：“梁书记的秘书给我打过电话，让信访办写一份详细的报告，说梁书记要亲自审阅。”周昌挺听了，不动声色地

说：“这都是工作上的事情，你是信访办主任，对信访工作比较了解，由你来起草报告是最合适的。”

周昌挺话虽这么说，但心里是极不痛快的。他是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市长，按说，梁嘉南想了解信访工作，首先应该找他，而现在直接让信访办向他提交报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梁嘉南是怀疑他的工作能力还是怀疑他存在问题？梁嘉南到丰州市担任市委书记以后，尤其是在他、钟明与梁嘉南相聚时推心置腹地谈话后，周昌挺似乎看到在梁嘉南的带领下，丰州市会出现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工作局面，会拥有一个充满勃勃生机和希望的新未来。他早已丢失的工作热情重新被点燃，他想一定要好好大干一场，把工作抓上去。然而，此刻他听信访办主任这样说，感到这几天他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可笑，心里刚刚燃起的那点工作热情，就像一团火苗，突然被一瓢水浇灭了，他心生退意。他想，还是申请提前退休吧，虽然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却也是能让他远离漩涡的最好选择。

当一个人面对辽阔的大海，望着层层翻涌的浪花，听着波涛的声音，心情大多都会在瞬间变得开朗、舒畅。然而，此刻梁嘉南站在海边，望着无边的大海，却心情沉重，一点也轻松不起来。

陪同视察的乡镇干部告诉梁嘉南，海产品养殖一直是当地最主要的经济支柱产业，然而这几年发展得并不理想。

正在梁嘉南向乡镇干部了解其中的原因时，叶弘轩赶了过来。梁嘉南忙迎上前，有些疑惑地问：“老叶，你怎么找过来了？”

叶弘轩说：“省委办公厅秘书处来电，通知我们马上到省里开会！”梁嘉南问有什么事。叶弘轩低声说：“省商业银行对我们走法律途径的做法很不满意，说咱们丰州市领导公然支持集资受害者损害公家利益，在省领导面前告了咱们一状！”

这个消息对梁嘉南来说，不啻一声惊雷。

梁嘉南和叶弘轩立即赶到省委。两人走向省委李浩然书记办公室时，叶弘轩提议，等会儿由他向领导做汇报。

梁嘉南说：“这件事是我拍板的，还是由我汇报。”

叶弘轩说：“梁书记，出的这些事，全是在你来之前发生的，我作为市长，负有主要责任！再说，走法律程序，也是我首先提出来的。”

梁嘉南轻轻地笑了一声，说：“老叶，别争了，你的提议我是认可的。省委任命我担任丰州市委书记，就是要我担起责任，解决问题的。”

两人赶到李浩然书记办公室时，李浩然书记和副省长赵扶义都在。梁嘉南和叶弘轩在两人对面的沙发上落座后，梁嘉南首先向两位领导汇报了相关情况。

听了梁嘉南的汇报，赵扶义一脸严肃地说：“这个决定你们做得非常草率！梁书记，你应该知道被告的一方是谁，那不是林啸，是省商业银行。你们有没有想过，市委书记竟然支持非法集资人员和银行打官司，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和舆论影响？真要是打赢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银行要为这些违法分子买单！”

叶弘轩忙解释说：“赵省长，我承认，我们的考虑不是十分周全。不过，这未尝不是一种解决的办法。林啸涉嫌违法犯罪，但省商业银行也存在严重的失职行为。”

叶弘轩如此解释，赵扶义的脸色变得越发难看，他说：“嘉南同志，你怎么想的？”

梁嘉南说：“李书记、赵省长，我是这么考虑的。作为党的领导干部，首先要讲政治，但不能以政治的名义左右法律。这件事关系到丰州部分受害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民生问题，走法律途径也是符合法律程序的。”

赵扶义愤然说道：“这么说，你们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

李浩然书记站起身，说：“嘉南同志，为广大群众着想的出发点是好的，可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干部，是丰州市的一把手，做事情不能仅凭一股热情和冲动！你刚才说了，这件事事关重大，正因为如此，丰州市委、市政府才必须慎重，至少应该拿出一个经过集体讨论产生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我要提醒你一点，党的领导干部不能搞一言堂，搞个人意志！”

李浩然书记的严厉批评，让叶弘轩心里一惊。他觉得李浩然书记之所以这样说，很可能是有人向省领导夸大其词地反映过什么。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两

人到来之前，赵扶义告诉李浩然书记，说丰州的一些党员干部对梁嘉南提出通过法律途径处理林啸非法集资案的决定，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梁嘉南坚持这一决定。这些消息，赵扶义是从孙耀乾处获得的。

两人走出李浩然书记的办公室。叶弘轩望着心事重重的梁嘉南说：“老梁，从一开始你就应该知道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李书记和赵省长批评我们，也是对我们的关心。咱们回去后，还是开个会，争取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同。”

梁嘉南点了点头，说：“只能这样了。”

叶弘轩说：“你都到家门口了，就回去看看吧，我先回丰州。”梁嘉南说：“确实想女儿了，我还达不到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境界。你路上小心点，我顺便回家看看老婆和孩子。”

二

梁嘉南突然回到家，女儿倩倩非常高兴，把他拽到了自己的房间，拿出影集，翻出一些刚照的新照片让梁嘉南看。这是倩倩与一个打扮新潮的男生的合影。倩倩兴致勃勃地告诉他，这是她与自己的偶像、歌星KOLE的合影。梁嘉南从女儿的口中得知，她不仅看了KOLE的演唱会，和KOLE合影，还和KOLE一起吃了晚饭。而这一切都是沈梦卿安排的。因为神州能源集团是这次演唱会的赞助商。梁嘉南到丰州任职前，曾陪妻子和女儿在酒店吃过一顿饭。当时女儿就指着街上巨大的KOLE演唱会宣传海报，和他讲过这次演唱会，好位置的门票要几千元钱。倩倩说，她是从梁嘉南的手机里找到了沈梦卿的手机号码，通过手机号搜索加了沈梦卿的微信，两人就这样有了联系。当时，倩倩在微信里发了因为票价太贵，爸妈反对，将无缘观看KOLE演唱会的感想文字。沈梦卿告诉她，神州能源集团是这次演唱会的赞助商，可以帮她实现这个愿望。不过前提是这是她和倩倩两人之间的事情，倩倩要保证不告诉爸爸妈妈。因此，詹华并不知道这些情况。

沈梦卿这样做，难道真的是出于个人情谊，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吗？为什么

之前疏于联系，自从他被任命为丰州市委书记后，她就像从天而降，和他联系多了起来？这不禁让梁嘉南多了几分疑问和顾虑。

梁嘉南和叶弘轩到省委向李浩然书记和赵副省长汇报情况，受到严厉批评的消息，孙耀乾很快就从赵扶义处了解到了。梁嘉南竟然被省委书记严厉批评，这是不是认为他的工作没有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肯定？林啸非法集资案，一旦处理不好，伴随着其他问题的发生，梁嘉南就有可能被调离丰州。那时候，说不定他的机会就来了。孙耀乾想到这里，心情顿时大好。当天晚上，他特意让妻子多炒了几个菜，拿出一瓶珍藏了十几年的五粮液，细酌慢饮起来。

周昌挺也得到了消息，是孙耀乾告诉他的。孙耀乾告诉他，情况非常严重，这让周昌挺担心起来。虽然走法律途径是梁嘉南和叶弘轩做出的决定，但毕竟是由他来主抓落实的，上面一旦追究起来，他也难逃责任。一旦梁嘉南被调离丰州市，他在丰州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周昌挺思来想去，决定还是以身体不适为由，申请提前退休，远离是非漩涡。第二天一上班，他就将起草给省委组织部申请提前退休的报告先让韩楚霞看了。韩楚霞从关心的角度出发，立即打电话向梁嘉南汇报。当时梁嘉南正在赶回丰州的路上，他告诉韩楚霞注意保密，一个小时后，让韩楚霞到他的办公室细谈。

梁嘉南刚回到办公室，韩楚霞就赶了过来。韩楚霞说：“周昌挺说自己身体不好，没办法工作，只好申请提前退休。”梁嘉南说：“我从没听说过他有什么病啊，怎么突然身体就不好了呢？”韩楚霞说：“我看他这是心病，市里面现在有些风言风语。”梁嘉南皱了一下眉头，问韩楚霞是什么风言风语。

韩楚霞说：“听说省主要领导对您提出了批评，是工作上不满意！我估计老周是想，一旦你不在丰州了，上面要是追究起诉商业银行的事，他难辞其咎，所以才有提前退休的想法。”梁嘉南皱了一下眉头，说：“他真这么想的？”

梁嘉南当即拨打了周昌挺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毫不客气地说：“老周，你在搞什么名堂？你真想提前退休，我现在就向省委组织部建议同意。但是，有些事你必须先向我讲清楚。”

周昌挺在电话里极力做着解释，也说出了自己听到的一些风言风语，以及

自己的顾虑和担心。周昌挺说：“老梁，你认为我没进取心也好，怕担责任也好，我都希望你能理解我。我不想陷入是是非非的漩涡，只想全身而退。”

梁嘉南严肃地说：“这种风言风语，你怎么也相信？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省委并没有明确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这需要我们集体讨论乃至用实践去检验。假如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这个责任，我负！如果这件事没错，那你这么做完全是多此一举。希望你能收回你的退休报告。遇到一点困难和阻力就打退堂鼓，这不是一个党员干部应有的担当！”

梁嘉南说完，没等周昌挺回话，就断然挂了电话。

一场持续数日的大暴雨，让丰州市遭遇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

大雨是在梁嘉南从省城回到丰州的第二天早晨七点多开始下的。上午一上班，市气象局的领导和专家就冒雨赶到市政府向叶弘轩做了汇报。根据气象监测，未来几天还会有大到暴雨，这极可能是一场多年不遇的特大雨情，极可能引发洪涝灾害。

为应对暴雨灾害，丰州市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上，叶弘轩首先介绍了市气象局的天气预测情况。他强调说，最大的危险是流经丰州的西江的水位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位。如果未来几天持续有大到暴雨，西江的形势就非常严峻。

梁嘉南宣布，这次防汛抗洪，由他担任总指挥，叶弘轩、孙耀乾、皮一唐和丰州军分区李耀光师长担任副总指挥。从即日起，市委、市政府所有工作人员，公安、武警和丰州军分区指战员、预备役马上行动起来，做好防汛抗洪准备。

会议尚未开完，他们就接到消息，地处丰州上游的临丰市境内的临丰大型水库的水已经超过警戒水位。为保证临丰市的安全，随时可能开闸放水。届时，西江的水流量会是一九九八年西江特大洪水的两倍！

梁嘉南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后，孙耀乾“腾”一下站了起来，说：“我记得一九九八年的那次洪水，江堤出现三十多米的决口，受灾人口多达七万多。虽然后来市里对堤坝进行了加固和维修，可是能不能抵御这么大的水势，谁也不敢保证。我提议，立刻向省委、省政府反映，临丰水库不能开闸放水！”

众人纷纷点头表示认同！

大家正在商议防洪措施，叶弘轩接到省政府办公厅的电话，说临丰水库已经告急，假如不开闸放水，一旦有什么意外，临丰将十分危险。

叶弘轩向大家简单介绍了情况，说：“省委、省政府让我们从大局着想，做好准备！”

梁嘉南强调：“西江流域全是老城区，属于这次抗洪的重点地区，请大家全力以赴，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必须做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切实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市委、市政府及市直各单位，分段分区，责任到人，哪个地段出了事，必须追究责任，绝不含糊！”

会议结束后，梁嘉南叫上副书记孙耀乾和秘书黄宇，冒着倾盆大雨到西江大堤了解灾情。

三

大雨中，运送麻袋沙石的卡车络绎不绝，军分区预备役官兵和不少群众在往麻袋里装填沙石，奔跑着运上大堤。

一名干部迎了上来，和梁嘉南等人打招呼。梁嘉南问这一段由谁负责。这名干部告诉他，是市纪委书记。梁嘉南问：“常书记在哪里？”这名干部说：“在大堤上，我领您过去！”

梁嘉南看到跟随的几名记者在对着自己拍照，他对黄宇说：“你去告诉这些记者，不要总是跟着拍我，让他们拍第一线的同志们！”

常勇正在指挥大家加固堤坝。梁嘉南问：“情况怎么样？”常勇说：“我这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临丰水库放水。”梁嘉南说：“要抢时间，多准备一些沙袋和沙石等物资！”常勇说：“叶市长已经安排了，我这边您放心，我最担心的是长堤那一段。那边江面狭窄，离老城区也最近。”孙耀乾说：“那一段由市直机关负责，军分区也有两个连的战士在抗洪一线。”梁嘉南告诉孙耀乾，要随时和省防汛办联系，必要的时候，动员临近

长堤的居民撤离。

梁嘉南和孙耀乾等人赶到靠近老城区的长堤时，韩楚霞、皮一唐和北窖区的领导都在大堤上指挥预备役、武警和干部群众用沙包和石块加固大堤。

暴雨如注，江流湍急。

孙耀乾说：“就是这里，一九九八年的那次暴雨让这一段堤坝出现过坍塌。灾后虽然进行过加固和维护，可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今年的水势实在太，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段。这边下去就是老城区，房屋老旧且居民集中，一旦有危险，后果不堪设想！”

北窖区的领导向梁嘉南介绍道：“今天中午，江水已经接近堤坝最高点，韩部长和皮局长带人加高加固堤坝，可这水势还在上涨。”

韩楚霞说：“市直机关和区里的干部已经全员出动，三人一组巡查堤坝，如有情况，随时报告！”

这时候，叶弘轩打电话来告诉梁嘉南，省防汛办来电说，临丰水库的水位急涨，为了保证临丰市的安全，决定明天早晨七点整开闸泄洪！

梁嘉南说：“我这里情况很不乐观。我刚才和孙副书记商量了一下，应该启动紧急预案了。”叶弘轩说：“我立即通知市防洪办，下发通知，启动紧急预案！”

挂断电话，梁嘉南立即向现场的军分区领导传达了省防洪办的决定，提出请军分区提供协助，加派官兵到最危险的长堤。同时要求，按紧急预案，在明早七点之前，紧急疏散老城区地势较低矮地区的全部居民。具体由老城区区委、区政府做好安置工作，各街道办事处全力协助，逐户检查！梁嘉南又告诉孙耀乾：“请通知电视台滚动发布紧急通知，立即疏散老城区的居民！”

皮一唐要求老城区公安分局，除必要的值班人员，全部警力都到一线，挨户检查。尤其是孤寡老人，不愿走的，背也行，抬也行，都要把他们撤出来！

下午两点四十分，梁嘉南正在老城区了解居民的撤离情况，接到了丰北县发生严重山体滑坡的报告，是否发生伤亡尚不明确。梁嘉南立即给叶弘轩打电话，让叶弘轩负责市区的防汛指挥工作，他要立即赶往丰北县了解灾情，协调

指挥丰北县的抗洪抢险工作。

丰北县地处山区，道路难行。黄宇特意调换了一辆越野车。梁嘉南上车后，告诉黄宇，通知市消防大队，让他们准备重型设备，也许会用得上！

汽车驶上了通往丰北县的山间公路。豆大的雨点密集地打在车身上，啪啪作响。车的前方是一片白花花的雨帘。道路成了雨水急流的小河，车就像在水中冲浪。司机神情专注地盯着前方，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从表情就可以看出，司机有些紧张，也很谨慎。

梁嘉南心急如焚，他催促道：“师傅，再快点吧。”

“梁书记，现在雨太大，路况也不是太好，再快了我怕……”司机不无顾虑地说。

越往深山坳里走，道路越难行。在一个小山村附近，道路被山上滑落的泥土和石头阻断，一些村民冒雨在组织救援，准备清除路上的泥土和山石。梁嘉南赶紧下车查看情况。黄宇问村民：“你们的领导在哪里？”一个村民把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和一个中年男子找了过来。年轻人走到梁嘉南面前，自我介绍说：“梁书记，您好！我是市商业局的刘刚，刚派到这里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然后，他指着和他一起走过来的中年男子说：“这是村委会主任王大平。”

梁嘉南赶紧问：“这里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人员伤亡？”刘刚说村子里没有人员伤亡，不过那边山脚下有间小学，里面还有四十多个住校学生。道路全被阻断了，村民过不去，不知道那边的具体情况。梁嘉南告诉黄宇，赶紧给消防队打电话，把这边的情况说清楚，让他们把重型设备调过来，提醒他们带上可能用到的工具设备。

接着，梁嘉南问刘刚：“县里的领导呢？”刘刚说他们还没赶过来。梁嘉南听了，脸色铁青，他问刘刚和王大平，在消防队来之前，有没有可能组织一些年轻人绕路过去救援，每拖一分钟，那边的孩子就多一分危险！刘刚指着旁边的村民说：“我们已经组织起村民救援队，我现在就带人想法绕过去。”梁嘉南叮嘱道：“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黄宇打完电话，走到梁嘉南身边，说：“消防队已经出发了，我把您的话传达给了他们。皮局长保证会亲自调派有重型设备的消防队过来救援！”

梁嘉南望着站在雨中的村民，问：“王大平，你们有没有向县领导汇报情况？”

王大平说：“这么大的事咋能不报告？”梁嘉南强压着心头的怒火，吩咐黄宇给县委书记、县长打电话，“让他们马上赶过来！”

最先赶来救援的是市消防队的一个中队和武警部队的一个支队。他们开来了数辆大型挖掘机、推土机和卡车。

梁嘉南向他们简单介绍了山体滑坡情况，说：“我要求你们马上组织救援，希望你们能尽力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把他们救出来！”

救援人员领命而行，立即调用全部设备，清除堵在路上的泥土和山石，展开救援行动。

这时候，一辆摩托车冲了过来，一个急刹车，正好停在了梁嘉南附近。从车上跳下来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他们浑身是泥水，快步走到梁嘉南身边。中年女子说：“梁书记，我是丰北县的县委书记何艳红。”她指着和她一起赶来的中年男子说：“这是县长李凯。”

李凯连忙道：“梁书记，车坏在了半路上，临时借了老乡的一辆摩托车赶了过来。”

梁嘉南看了两人一眼，又望了一下倒在地上的破旧摩托车，生气地质问：“出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县委书记、县长，甚至一个县里的领导都不在现场？”

李凯忙解释道：“情况是这样的……”梁嘉南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不是听你们解释的时候。”说着，他很不满地瞥了一眼正在向王大平了解情况的何艳红。

挖掘机和推土机推开了横在路中间的一块巨大的山石，道路终于通了。刘刚和几位老师从远处前后左右地照应着，带着一队孩子走了过来。梁嘉南快步迎上去，急切地问：“老师和孩子们都安全吗？”刘刚激动地说：“梁书记，您放心，一个都没少，都安全！”梁嘉南与刘刚还有几位老师一一握手，连声道谢！

黄宇快步走到梁嘉南身边，说叶市长来电话询问这边的情况。梁嘉南说：“你告诉他，这边没事了。他那边怎么样？”黄宇说：“叶市长说有不少老百姓不愿意从家里出来，他准备亲自去做工作。”梁嘉南听了，说：“我们立即回丰州！”

梁嘉南走到何艳红和李凯身边，停下脚步，严肃地对何艳红说：“你被停职了，你的工作暂时由李凯同志负责。”李凯刚想解释，梁嘉南阻止道：“你不要解释了，抓紧做好受灾群众的安顿工作，注意灾情变化，组织好抢险工作，务必确保百姓安全！等灾情过去后，把你们的检查报告亲自送到我的办公室来！”说完，他就上了越野车，告诉司机，立即赶回丰州。

没走多远，道路就被一棵倒在路上的大树和几块石头挡住了。三个人忙下车查看情况。梁嘉南看了一下，说：“别愣着了，动手搬吧。”司机说：“梁书记，您别动手了，我们两人抬就行。”梁嘉南说：“你们干活，我在一边看着，那不真成官老爷了吗？”

梁嘉南说着，走向一块较大的石头，说：“这块就交给我了。”他无意间抬了一下头，发现山上的几块石头正在翻滚下落。“小心！”梁嘉南大喊一声，猛地推开了正弯下腰搬石头的司机。一块巨大的石头从他们身边滚落，一块碎石砸在了梁嘉南的头上。梁嘉南晃了晃，重重地摔倒在地上，鲜血从头上流了下来……

四

吴强和财政局的同事们正在老城区逐户检查居民撤离情况，突然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妻子在电话中惊慌地说：“出事了，你赶紧回来一下。”吴强说现在没时间，妻子在电话里哭着说：“你快点回来吧，要不来不及了。”吴强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好立即赶回家。

他一进家门，妻子就惊慌地说：“小刚他舅妈刚打来电话，说省纪委的人找她了解情况了！”吴强一愣，说：“她就是个副科级，轮不到省纪委找

她。”妻子说：“是在问你的事！”吴强一下就呆住了。呆愣片刻后，他从立柜里翻出笔记本和存折，喃喃自语道：“我应该交代问题，向组织交代情况，争取从宽处理！”

这时候，吴强的手机响了起来，是局长杨晓东打来的，问他在哪里，要他立即回现场。“现在是非常时刻，谁不立即到位就直接处分！”杨晓东在电话里大声说。吴强犹豫了一下，把笔记本和存折又塞回立柜，拿起雨衣就要出门。

妻子慌乱地拦住他，“你干什么去？”

“抢险！”吴强说着，打开门走了出去。他在门口停住脚步，转身对妻子说：“只要陈静敏还愿意嫁给我们小刚，海湾酒店，我摆三十桌。”说完，他重重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调查组是在下午找吴强妻子的弟媳妇了解情况的。调查组已经完成了对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的账目清查工作，把有问题和疑点的账目封存起来，装了几大纸箱，带回了调查组驻地。清查情况充分证明，吴强确实存在问题。洪雅君向刚毅书记做了汇报，并提议对吴强采取强制措施，隔离审查。她的提议获得了刚毅书记的同意。然而，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洪灾改变了调查组的工作计划。根据省纪委领导指示，调查组全力协助丰州地方政府做好防洪抢险工作，洪雅君按照分工带高鹏等几名工作人员到市财政局负责的片区协助抢险救灾。

洪雅君带着高鹏等人赶到市财政局负责的片区时，吴强和同事们正在想办法救两个被洪水围困的年轻女子。

汹涌的江水中，两个年轻女子紧紧抱着一棵大树，她们的双脚已经泡在水里。浸泡在水里的大树剧烈地摇晃着，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吴强试图将一根绳子抛过去，让她们抓住，然而连抛几次都没有成功。

有人大声说：“这不是办法，得游过去。谁会游泳？”众人望着湍急的江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露出为难的神色。

洪雅君和高鹏等人走了过来，有人拦住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这里危险，不要过来！”

高鹏忙说：“我们是纪委的，分到这一片区协助抗洪抢险！”洪雅君向工

作人员询问情况。工作人员说两个年轻女子被困在江水中的树上了，情况很危险，他们正在想办法施救。高鹏一下子急了，冲上去说：“赶紧报警啊。”吴强说来不及了。高鹏借着车灯光，看到抱着大树的两个年轻女子被湍急的江水冲得半个身子漂浮不定。他拿起吴强身边的绳子，就向江边走去。

吴强一把抢过高鹏手里的绳子，“这一片是我负责的，让我来！”说着，他翻过护堤的围栏，就要下到江水中。

洪雅君忙阻止道：“吴强，你下来！”

吴强苦笑了一下，冲着洪雅君说：“让我做件好事吧！”说完，他拿着绳子，纵身跳进了江水里。

高鹏犹豫了一下，也跟着跳进江水中。两人一前一后朝大树游去。

吴强扭头冲高鹏大喊道：“太危险了，你回去吧，我不会跑。”

高鹏说：“谁怕你跑了？我是要救人！”

吴强说：“你们要调查我的话去我家，找我老婆。”一口江水呛到了吴强嘴里，让他不得不中断了说话。

高鹏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你大声点。”

“找我老婆。”湍急的江水让吴强无法再说话，他奋力向大树游去。

两个年轻女子被成功解救，吴强却因为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江流冲走了……

常勇带着市纪委的工作人员协助老百姓撤离。他大声提醒大家，把门锁好，大件的东西就不要带了！一个怀孕的妇女提着箱子走到常勇身边，他刚要过去帮忙，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倒在了泥水里。文雪和几位同事看到后忙跑过来，扶起常勇。文雪说：“常书记，你必须马上去医院！”常勇说：“没事，老毛病，休息一会儿就可以了！”

“不行，您必须立即去医院！”文雪对市纪委的几个工作人员说，“你们几个，把常书记抬到车上，立即去医院！”

常勇刚被抬上车，他的手机就响了。常勇听了电话，面露惊讶之色，他急忙拨打洪雅君的手机，手机里却响起了“您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的提示音。常勇并不知道，洪雅君在解救江水里的两个年轻女子时，手机掉落到

了江中。

“立即到海洋疗养院！”常勇告诉司机小赵。

小赵说：“常书记，您得去医院！”

常勇严厉地说：“立刻去疗养院，这是命令！”

常勇赶到海洋疗养院省纪委调查组的办公室门口，停下脚步敲门，里面并无人应答。他正准备转身上楼，却突然闻到一股烟火味。借着走廊里昏暗的灯光，他发现浓烟从门缝里冒出来。他立即拨打电话报警。挂断电话后，他几番用力，终于用肩膀把门撞开，一股浓烟热浪扑面而来。因为用力过猛，常勇差点摔倒在地。他即将跌倒的那个瞬间，隐约看到有人从着火的办公室翻窗而逃。常勇望着越烧越旺的大火，顾不上追赶从窗口逃出的人，立即脱下外套，用力扑打火苗，试图将大火扑灭。

洪雅君闻讯赶来时，大火已被扑灭，消防人员正在清理一片狼藉的现场。先她而到的调查组工作人员汇报说，调查组搜集的所有材料和封存的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的所有账册，全部被烧毁。最早发现火情的常勇书记被严重烧伤，已被送往医院抢救。

洪雅君立即赶往医院。

常勇身上缠满了纱布，仍然昏迷不醒。市纪委的文雪、常勇的妻子和女儿陪护在床边。他的妻子不时抬手抹一下忍不住流下的眼泪。

“常书记伤得严重吗？”洪雅君问。

“烧伤面积多达50%，这还不是主要的。常书记一直有心脏病，现在心率很不稳定。”文雪望了一眼昏迷中的常勇，非常难过地说：“常书记带病抢险，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被我们硬抬上汽车。本是要送他来医院的，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高鹏有些疑惑地问：“既然要送常书记到医院，怎么会去了我们的办公地点？”

文雪有些气愤地说：“你什么意思？难道你们还在怀疑常书记？你知道吗？我们常书记私底下帮调查组做了多少工作？他是在忍辱负重啊！”

常勇的妻子和女儿听文雪这样说，既惊讶又气愤。他妻子问洪雅君：“你

们怀疑老常什么？”接着，她有些委屈地抹着眼泪说：“你们知道吗？老常在纪委工作整整二十年了，孩子从小就被其他同学欺负，家里的玻璃窗被砸碎过好多次，自行车车胎被扎过无数次。老常让我们忍着，我们咬牙挺过来了。谁让老常干的是得罪人的事？可你们怎么能怀疑他？连他的同事都不相信他，他该有多伤心？你们到底算是他的战友还是那些贪官的同伙！”

“闭嘴！”从昏迷中醒过来的常勇，听妻子这样说，忍不住大声呵斥。妻子望着全身缠满纱布的常勇，既心疼又委屈，说：“老常，你让我把话说完。”常勇说：“出去，你们都出去！”

常勇的女儿冲洪雅君和高鹏说：“听到没有，我爸让你们出去！”

洪雅君叹了口气，说：“常书记，您多保重！”说完，她正要离开病房。常勇却说：“洪主任，你别走！我是让他们出去！”

病房里面只剩下常勇和洪雅君后，常勇说：“洪主任，今天晚上，我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是一个男人打过来的。他告诉我，在林啸出逃那天，他在海边看到林啸上了一条渔船，送他的是一辆警车！接到这个电话后，我立即给您打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常勇突然呼吸急促起来，洪雅君急忙伸手去按呼叫铃。常勇一把拽住她的衣袖，说：“等等，让我说完。”常勇接着说：“打不通您的电话，我就决定立即到海洋疗养院当面向您汇报，没想到就遇上了大火。这场火并不是意外，我推开门的一瞬间，看到有人从窗户跳了出去，这火应该就是他放的！”

五

洪雅君到医院看望常勇，才得知梁嘉南也负伤住院了。去梁嘉南的病房时，洪雅君特意叮嘱高鹏，不要告诉梁书记调查组办公地点失火的事。洪雅君说：“丰州的事情一桩一件地接踵而来，乱得像一团麻，已经够梁书记操心的了。他现在又负了伤，我们就不要给他添麻烦了。”

见面后，梁嘉南问洪雅君，林啸的案子可有进展。洪雅君说已经掌握了一

些重要线索，准备明天回省城向刚毅书记汇报。梁嘉南说：“如果需要市委、市政府配合调查组工作，尽管说，我们会全力配合。”洪雅君点了点头，说：“您现在最紧要的是把伤治好。”梁嘉南笑着说：“这点伤算什么？根本不影响工作，过两天就出院！”

第二天上午，洪雅君赶回省城，向刚毅书记详细地汇报了发生火灾的情况。刚毅书记无比愤怒地站起身，把手掌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大声说：“胆大包天！”刚毅书记接着说：“我会请省公安厅的同志去丰州，就从这个纵火案查起！”洪雅君说：“要绝对保密。”刚毅书记点了点头，说：“放心，这次公安厅的人员会秘密行动！”

刚毅和洪雅君万万没有想到，消息还是不慎走漏了出去。

皮一唐到省公安厅开会，碰巧遇到了老熟人老聂，顺便问起已经退休的老郑。老聂说老郑下去办案子了。皮一唐说：“能惊动老郑，这得多大的案子啊！”老聂说：“你不知道吗？老郑带人去了你们丰州啊。”皮一唐心里一惊，但表面上不动声色，说：“我还真不清楚。”老聂说：“你都不知道啊，算我什么都没说。”皮一唐笑了笑说：“算我什么也没听见！”

皮一唐回到丰州，立即把李广喊到了家里。皮一唐问他是否知道海洋疗养院失火的事。李广说已经有干警在调查，他没问过这事。皮一唐盯着李广，说：“你真的没听到什么风声？”李广说：“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管那些干什么？您的意思是让我查查？”皮一唐说：“不用你管了，省厅已经下来人查这个案子。”这时候，外面传来玲玲的吵闹声和小虎的哭声。玲玲在楼下喊道：“老爸，小虎上厕所，我帮他擦屁股他不让！”玲玲和小虎并非皮一唐的亲生子女，两个孩子的父亲都是警察，他们的父亲和皮一唐在刑警队的儿子在一次执行公务中不幸牺牲了。

皮一唐瞥了李广一眼，打开门，冲着楼下说：“你告诉他，自己的屁股自己要擦干净！”站在皮一唐身后的李广，听皮一唐这样说，神色不禁为之一变。

送走李广，皮一唐关上房门，心事重重地坐在黑暗的房间里。思忖片刻，他拨打了陈镜明的电话，希望见个面。

陈镜明是在办公室接到皮一唐的电话的，但他并不想见皮一唐，于是说：

“真不巧，我现在不在丰州。有事吗？”

皮一唐说：“上面似乎对我们不太信任了，假如有可能，我想请你尽量早一点疏通一下上面的关系，让我‘退居二线’。”

陈镜明说：“老皮，你上次和我说过这事后，我就找过关系，暂时有点困难，谁让你可是公安系统的名人呢？这事急不来，这样吧，我再想想办法。”

皮一唐说：“那就麻烦陈总多费心了！”

皮一唐挂断电话，把手机甩到桌子上，闭上眼，陷入了沉思。

暴雨洪灾过后，孙耀乾在第一时间回了一趟位于老城区的老房子。每次回老房子，他都不会开车，而是打出租车。到了街口，孙耀乾让司机把车停了下来，车费刚好是二十九元。孙耀乾从一个半旧的钱包里拿出一张五十元钞票，递给司机。司机找回二十元。他没有下车，看着司机说：“车费是二十九元吧？”司机说：“是，还要给您找一元钱。”司机说着，翻找出一枚一元的硬币递给孙耀乾。孙耀乾拿了钱，要了发票，才下了车。

司机望着孙耀乾的背影，不禁摇了摇头。司机是认识孙耀乾的——在当地的新闻节目里见过他，知道他是市委副书记。他没想到一个堂堂的市委副书记竟然这么小气，连一元钱都这么在乎。

孙耀乾顺着一条小胡同向老房子走去。有几位年老的邻居坐在胡同里聊天。他们看到孙耀乾走过来，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孙耀乾说：“下了这么大的雨，回来看看老房子有没有漏水。”一位邻居说：“房子越不住人越破旧得快。您那老房子多年不住人了，不如卖了算了。”孙耀乾笑着说：“那可不行，那老房子还是我爷爷留给我家老爷子的呢。”

这是一套已经十分破旧的二层楼房，大门却安装了两道防盗门。房间里面收拾得很干净，衣柜、床和洗衣机等家具也一应俱全。孙耀乾楼上楼下四处转了转，仔细地查看了一遍。因为房子的地基比较高，这么大雨，一楼也没有浸进雨水，二楼也没有漏雨的迹象。

孙耀乾听到有汽车的声音，看了一下表，就从二楼走了下来。他看到门口停了一辆宝马越野车，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

来人是孙耀乾的外甥。孙耀乾来老房子，说是看看有没有漏雨，只是一个幌子，其实他这次来是和外甥约好了的。他外甥从车上下来，说：“舅，让您久等了，路上有点堵车。”孙耀乾并没有应他的话，而是生气地说：“你怎么开这么好的车来这？你烧什么包呢？再这么张扬，以后什么事都不要再来找我！”他外甥嘀咕说：“我总不能骑着自行车给您送钱吧，又不是一万两万。”孙耀乾听了越发生气，说：“你不说话没人当你哑巴！”他的外甥立即闭了嘴，转到车后，从后备厢里搬出一个装彩电的纸箱，问孙耀乾放哪里。孙耀乾说：“放这就行了，你回去吧！”他又叮嘱道：“把工程做好，不要为了省几个小钱，偷工减料，因小失大！”他的外甥说：“这个您放心，工程交工时有监理验收。”

待他的外甥开车离去后，孙耀乾才搬起纸箱进了屋。他把纸箱放在房间，打开检查，里面装满了一扎扎码得很齐整的崭新的百元大钞。孙耀乾拿起一沓，放在鼻子下用力嗅着新钱的味道，又抽出几张对着灯光看了看，确认不是假币后，满意地笑了笑。心想，就算给他一百个胆子，量这小子也不敢拿假币来糊弄他。

孙耀乾打开衣柜，想把钱放进去，然而里面已经装满了现金，根本没有位置再放东西。他又先后打开五斗橱、冰箱、洗衣机和一个木箱子，里面竟然也都放满现金，再也放不下了。孙耀乾掀起席梦思床垫，打开床下的柜子，里面虽然也放了钱，但还有点空隙。他把纸箱里的钱拿出来，一沓一沓地塞到柜子里，再强行把床板盖下，放下床垫。干完这一切后，孙耀乾躺在床上，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

在孙耀乾的头脑里，当官和发财，自古就是连在一起的。就算不能两全其美，也要占有一头，仕途对他来说，也许已经到终点了，既然升官无望，多弄点钱财也是一种补偿吧。人啊，总不可能样样都是自己的。想想这些年获得的钱财，他想，仕途上能走多远，也就不想太多了！

梁嘉南受伤昏迷后，被立即送到丰州市人民医院。

叶弘轩听到消息，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时，梁嘉南还在手术室。当医生告

诉叶弘轩，梁书记没有生命危险，但需要住院治疗时，他的心里才稍微平静了一些。

梁嘉南被推出手术室时，叶弘轩正站在手术室门外和韩楚霞通电话。韩楚霞询问梁嘉南的受伤情况。叶弘轩告诉她，梁书记还在手术室，不过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当看到梁嘉南被推出手术室后，叶弘轩说：“梁书记出手术室了，先不聊了。”他挂断韩楚霞的电话，快步上前，和梁嘉南打招呼。没等他把话说完，梁嘉南就急切地问：“老城区的百姓都转移出去了吗？长堤的情况怎么样？”叶弘轩告诉他，老城区的百姓已全部撤出并被妥善安置。刚才他也问过韩楚霞，长堤一段的防洪堤已经突击加高一米，并进行了加固。沙袋、沙石、木桩等物资也准备充分。现场有武警官兵和民兵上千人，大家目前仍在继续加固大堤。叶弘轩说：“梁书记，您尽管安心养伤，对抗洪抢险的工作，我会全力以赴。”

梁嘉南说：“就辛苦叶市长了。你赶紧去一线吧，告诉大家，我没事，不要到医院来看我。”

然而，灾情一过，很多干部还是赶来医院看望梁嘉南。第一个到医院来的是孙耀乾。他告诉梁嘉南，这次水灾，整个丰州，包括梁嘉南在内一共有二十七人受伤，一人死亡。死的是市财政局的干部，是为了救人牺牲的。梁嘉南问：“尸体找到了没有？”孙耀乾说还没有。梁嘉南说：“一定要找到他的尸体，这种为了老百姓而死的干部，应该由市里出面，为他申请烈士称号。还有，他的家属抚恤工作一定要做好！”孙耀乾说：“梁书记，您放心，我会办好的。”

这时候，黄宇走进病房，说：“梁书记，叶市长来了。”梁嘉南忙说：“快请进！”

叶弘轩走进病房，孙耀乾打过招呼，说：“叶市长来了，那我就撤了，别让人说丰州市委常委会要在病房召开。”梁嘉南和叶弘轩听孙耀乾这样说，忍不住笑了起来。孙耀乾转头对梁嘉南说：“梁书记，您好好休息，别急着工作，有叶市长和我们呢！”

六

孙耀乾离开后，叶弘轩坐了下来，说：“梁书记，我擅自做主，帮你做了一件事。”梁嘉南疑惑地望着叶弘轩。叶弘轩笑着解释道：“楼下来看你的干部们都排到医院大门口了，我让他们都回去了，你需要休息！”梁嘉南一听，高兴地说：“我真该谢谢你，这件事做得好！又不是什么大伤大病，有什么可看的？”接着，梁嘉南询问受灾情况。叶弘轩说：“除了财政局的一个科长，再没有人死亡。”梁嘉南说：“这我知道了，刚才我还和耀乾同志商量给他申请评烈士的事呢！”叶弘轩说：“这烈士怕是评不上了。”梁嘉南问：“为什么？”叶弘轩说：“他有贪腐嫌疑，是省纪委调查组问题线索核查的对象！”

“怎么会这样呢？”梁嘉南自语道。他接着问：“其他方面呢？”

叶弘轩说：“老城区的房屋年久失修，有不少因暴雨而毁坏，还有不少道路也出现了坍塌的情况。”

梁嘉南关心地问：“那些没房子住的老百姓怎么办？”

“我已经做了安置，我也给保险公司打过电话，让他们尽快赔偿买了保险的居民，也要求相关部门马上统计受灾人数和损失。”叶弘轩接着说，“我还想让市财政想办法挤出一些救灾款。”

“好！我赞成你的提议。”梁嘉南说，“这些工作要抓紧落实！”

叶弘轩回到办公室后，立即约见了市财政局局长杨晓东，让他想办法拿出部分资金用于救灾。杨晓东一听，连声叫苦喊穷，说：“别人不知道，叶市长，您总该知道吧？现在市财政哪里还有钱？您总不能让我把家里的存款拿出来吧？再说了，就我家那十几万元钱，能干什么？”

“我叫你来是让你想办法，不是听你哭穷的！”叶弘轩严肃地说。

“我真的没办法，要说钱，账上还真有，但那是炼油基地项目的专用资金。除此之外，根本没有钱，但这笔钱我没有权力动用！”

杨晓东接到高中同学刘广军的电话，两人约好晚上在碧海蓝天大酒店见。

刘广军经营着一家建筑工程公司，这几年在承接市政建筑工程，尤其是在工程项目费用结算方面，没少得到杨晓东的关照，当然，他也没少给杨晓东好处。两个人心里都清楚，同学情谊只是一个名头而已，两人看中的都是对方给自己带来的实惠和好处。

刘广军的公司参加老城区灾后基础设施维修建设工程的公开招标，顺利中标。为了了解这项工程的资金安排和结算情况，刘广军才约杨晓东一起吃饭。两人晚上见面后，刘广军问：“工程做完了能不能顺利拿到钱？”杨晓东说：“政府的工程，你怕什么？”刘广军笑着说：“多少人死在你们丰州新城的项目上，你该比我清楚吧？所以，这个工程，你要给我交个实底，我可不想陷到里面去。”

杨晓东说：“这个你放心，现在和建设丰州新城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怎么会不会？”

刘广军说：“你这样说，我就有底了。这样吧，这个项目我接了，假如能顺利拿到工程款，给你这个数。”刘广军说着伸出两个手指。

杨晓东笑着说：“你就别害我了，我这顶乌纱帽还想多戴几天。”

刘广军听了，笑着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怕啥？难道还不相信我？”刘广军接着说：“我们弟兄之间，不整那些没用的，我拿到钱给你这个数！”说着伸出整个手掌晃了晃。他见杨晓东没有说话，就说：“这事你不用太担心，你知道我现在的合伙人是谁吗？是孙副书记的外甥！”

杨晓东笑着说：“你小子太狡猾了。”

杨晓东当着刘广军的面给孙耀乾打了电话。“孙书记，我是晓东啊！有件事跟您请示一下，叶市长让我们财政想办法解决老城区维修工程的资金，可我这里除了炼油基地项目的专用资金以外真没什么钱了，实在要解决，我也只能暂时挪用一下，您看……”

孙耀乾在电话里说：“我知道了，凡事要分个轻重缓急。老城区不尽快维修，百姓们除了生活不便，还随时可能有危险。晓东同志，做领导干部的，首先就是要考虑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几天后，刘广军的建筑公司与市政府办公室签订了老城区维修工程合同，

顺利地拿到了市财政局划拨的工程维修预付款。刘广军也兑现承诺，把一个存折交到了杨晓东手里，金额自然是按事前约定的。

叶弘轩得知杨晓东动用了炼油基地项目专用资金，立即赶到医院向梁嘉南做了汇报。梁嘉南听了非常生气，让黄宇通知杨晓东直接来医院汇报情况。他又对叶弘轩说：“让耀乾同志也过来一下吧。”

孙耀乾和杨晓东一前一后赶到了医院。

杨晓东一脸无辜地说：“梁书记、叶市长，这件事，你们可以随便批评我，我认了！不过，我问心无愧，我做的每件事都合情合理！于情，我是为了丰州的老百姓；于理，我这么做，全都请示过了！我难道不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叶弘轩严肃地问：“这么大的事，你请示谁了？”

孙耀乾说：“梁书记、叶市长，这件事是我同意的！”

叶弘轩说：“老孙啊，你知不知道这笔钱是干什么的？”

孙耀乾说：“我当然知道，但是老城区这次受灾，解决不好，老百姓一样会骂。民生问题是大事，这也是当务之急。凡事得分个轻重缓急吧！”

梁嘉南强压着心中的愤怒，说：“炼油基地项目能够成功上马，对丰州意味着什么，我想各位都很清楚。这事耽搁不得，要尽快想办法把挪用的资金补上来！”

“梁书记，您尽管放心，这就是救个急，决不会误炼油基地项目这件大事。”孙耀乾转头对杨晓东说，“杨局长，你们财政局要尽快拿出解决方案。”

杨晓东忙表态道：“梁书记、叶市长、孙书记，我回去后立即召开班子会议进行专题研究，尽快拿出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

孙耀乾和杨晓东离开病房后，一起走向医院停车场。杨晓东说：“孙书记，我真的要感谢您，今天要不是您替我承担责任，我只有辞职了！”

孙耀乾笑着说：“晓东同志，这么一点压力就把你打倒了？嘉南书记和弘轩市长只不过是就事论事，对你个人，应该是没有什么意见的，你也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嘛！”

杨晓东说：“孙书记批评得对，我一定虚心接受，努力改正！”

孙耀乾望着杨晓东，说：“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敢于承担责任，不要动不动就找客观原因，把责任推卸给上级领导！”孙耀乾接着说：“有担当，负责任，别说共产党员，就算是个爷们，也应该做到！”

杨晓东说：“孙书记，您的批评教育，真让我受益匪浅啊，您放心，这事我会处理好！”

杨晓东想到了陈文丰。他约陈文丰在一家私人会所见面。他告诉陈文丰，假如纪委向他了解放在市财政的那笔资金，就说是吴强借走了。陈文丰有些担心地问：“纪委盯上这笔钱了？”杨晓东说：“我是说假如，吴强被江水冲走了，死无对证！”陈文丰说：“那是保住你了，我的钱怎么办？”杨晓东说：“留得青山在，你还怕没柴烧？只要我没事，风头一过，那笔钱肯定会还给你！”

钱在市财政局的账上，陈文丰也没办法，只好听从杨晓东的安排。

再说孙耀乾，他为今天自己在医院的表现颇为得意。什么叫责任和担当？关键的时候就让梁嘉南和叶弘轩见识一下！没想到，他刚从医院回到办公室，就接到了赵扶义副省长的电话，赵扶义兜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赵扶义在电话中大声质问：“听说你同意把炼油基地项目的专用资金挪用了？你还有没有一点全局观念？”

孙耀乾的脸色一下就变了，他陪着小心说：“赵省长，您听我解释。这件事，市财政局应该负全部责任！”

赵扶义打断了他的解释，生气地说：“这件事处理不好，别说上个台阶，现在就有可能撤了你！”说完，赵扶义就挂断了电话。

孙耀乾呆坐在办公桌后，脑子一片空白，全身冷汗淋漓。

第五章 |

揭开“工作餐”面纱， 正风肃纪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起

梁嘉南带伤到基层调研，首站是神州能源项目选址的海鸥岛，然而在这个岛上他却发现了严重的吃喝请客风……

—

梁嘉南受伤住院后，妻子詹华同单位请了假，过来照顾他。梁嘉南认为实在没有必要，三番五次地赶她回去。詹华实在放心不下，说就请了一个星期假，多一天也待不了，就当她是度假吧。于是，梁嘉南给她一个任务——挡住所有来看望他的人。

詹华没能挡住的，只有丰北县的县长李凯——他是按照梁嘉南的要求，亲自来送问题检查报告的。

梁嘉南详细了解了丰北县的受灾情况，以及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情况。应该说，对于丰北县的灾后安置和重建计划，梁嘉南还是比较满意的。李凯还向梁嘉南汇报了自何艳红担任丰北县县委书记以来，丰北县取得的发展变化与成就。

梁嘉南说：“你是给何艳红同志说情来了？”李凯说：“我说没有用，等您的伤养好了，您亲自去我们丰北看看，听听老百姓们怎么说！”

李凯还给梁嘉南带来了当地出产的茶叶。梁嘉南坚决让李凯带回去。李凯说：“梁书记，我这个不算是送礼。这是我们丰北茶场今年新出的茶叶，请您尝尝，如果觉得好，市里的招待啊、活动啊，能不能多用一些我们丰北的茶叶？我们这茶叶，很多人都说比大红袍还好！我现在就帮您冲一杯，让您先尝尝。”李凯说着，拿起梁嘉南的杯子。詹华忙起身，说：“还是我来吧。”

詹华泡好茶后，梁嘉南端起杯子闻了闻，喝了一口，说：“确实不错。这茶叶是什么品牌？”李凯说：“这是丰北山区近年培育出来的一种叫鸭屎香单枞茶。”他接着又说：“梁书记，您对省里的工作部门也熟悉，到省里的时候也顺便说说我们丰北的茶叶吧。”

“敢情是想让我给你们做广告，当推销员啊。”梁嘉南笑着说，“这些茶叶有多少？这种茶叶在市场上要卖多少钱一斤？”

李凯看了一眼装茶的塑料袋，说：“大约有两斤吧，这种茶叶在市场上能卖到两百块钱一斤。”

梁嘉南对妻子说：“这茶叶我留下了，给李县长四百块钱。”

李凯说什么也不要钱。梁嘉南说：“你如果不收钱，这茶叶就麻烦你提回去！”

无奈，李凯只好把钱收下了。李凯的心里暖暖的，有些激动。就这点茶叶，梁书记竟然还会给钱，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待李凯走后，梁嘉南又拿起文件。詹华从他手里把文件全都收了起来。詹华说：“现在你要做的是按时休息。”梁嘉南说：“现在才几点？我就看点文件材料，也不累嘛。”詹华说：“不管几点，你现在的第二身份不是书记，是病人！我是医生，这方面我比你懂。”接着，詹华又对黄宇说：“小黄，麻烦你一件事，明天早上帮我买一只鸡，我给老梁熬汤。”

梁嘉南说：“小黄是我的秘书，不是咱们家的佣人！”詹华说：“我实在是不知道菜市场在哪啊。”黄宇说：“大姐，明天一早我帮您买了送过来。”

梁嘉南马上制止黄宇，不让他这样做。黄宇说：“让您早日康复也是我

的工作啊。”梁嘉南无奈地摇摇头，说：“你真是会找理由。”他接着对詹华说：“不早了，让小黄送你回去吧。”

詹华和黄宇刚离开病房，梁嘉南就给叶弘轩打电话，建议叶弘轩根据洪灾受损情况，以市政府的名义给省财政厅打个报告，申请一些救灾款。梁嘉南说有一点是一点，这样就能解决一些群众的实际问题。梁嘉南还请叶弘轩尽快安排人把丰北县去年的财政报告给他送过来。他想了解一下丰北县的财政收入情况。丰北县这次受灾严重，灾后重建资金投入较多，梁嘉南想了解他们在财政收入和资金方面的压力。

在梁嘉南为救灾款发愁的当儿，沈梦卿打来电话，主动提出神州能源集团准备捐助五千万用于救灾。

沈梦卿说：“我们神州能源集团既然在丰州投资，对丰州老百姓的困难，我们自然责无旁贷。经过董事会研究决定，神州能源集团准备帮丰州市政府一把，捐助五千万，表示一下心意！”

“太好了！”梁嘉南说，“我替丰州的老百姓谢谢您！谢谢神州能源集团！”

詹华回来后，梁嘉南兴奋地告诉她，神州能源集团决定捐助五千万用于救灾。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詹华提醒他说：“俗话说，商人无利不起早。天下可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梁嘉南说：“俗话说，人穷志短。谁让我们丰州财政这么困难啊！”

钟明和周昌挺并没有相约，两人却赶了个巧，一前一后来到医院看望梁嘉南。

钟明一走进病房，梁嘉南就说：“老钟，你终于来了，这几天我正想找你聊聊。丰北县的何艳红书记，你了解吗？”

钟明说：“梁书记，你真不该停了她的职，那可是个难得的好干部！”

梁嘉南说：“我也听不少人在说她的好话。等我好一些会再去丰北亲自看看，了解一下！”

这时候，周昌挺走进了病房。詹华忙站起身，说：“老周，老梁这几天经常念叨你。”周昌挺有些不好意思，说：“因为非法集资案走法律程序的事，

前几天梁书记刚刚批评了我，我不好意思来。”梁嘉南笑着说：“你看你这心眼也太小了，几句批评就接受不了啦？”周昌挺说：“都是我当时太冲动，事后想想，你批评得对！经过这段时间的准备，我们计划今天就向法院递交起诉书，正式起诉商业银行丰州支行及其上属单位省商业银行！我天天在和律师们商量，这个官司该怎么打。”

“有把握吗？”梁嘉南忙问。

“律师们并不看好这场官司，调查组驻地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太多的原始档案和合同账目文件。单从法律的角度说，很多证据已经缺失。不过，我们还是相信法律！”

“老周，你说什么？调查组驻地发生火灾？”

“是的，常勇书记还受了重伤。”

“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昌挺和钟明简单地向梁嘉南汇报了调查组驻地发生火灾的事。送走钟明和周昌挺，梁嘉南对詹华说：“好久没吃你做的疙瘩汤了。每天不是鸡汤就是骨头汤的，我都吃腻了，现在倒是很想吃你做的疙瘩汤。”詹华说：“那我现在就回去做。”

詹华走后，梁嘉南拿起外套，对黄宇说：“给我车钥匙。你在这帮我打掩护，我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

梁嘉南直奔海洋疗养院。他看着被烧过的房间，脸色很难看。“发生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高鹏说：“您不是负伤了吗？洪主任怕影响您休息！”

梁嘉南问：“确定是人为纵火吗？”

洪雅君点点头，“正在调查！”

梁嘉南立即给皮一唐打电话，说：“一唐同志，我现在就在海洋疗养院，我希望你们尽快查出真相！”梁嘉南挂断电话，问洪雅君损失大不大。洪雅君说收集的很多材料都被烧毁了。梁嘉南听了，心里一惊。

洪雅君让高鹏出去一下。高鹏会意，起身走出房间并随手关上了房门。

“梁书记，上次的窃听器，这次的纵火，无论是设备还是手段都很专业，

有可能是专业人士干的！”洪雅君说。

“有没必要征询皮一唐同志意见？”梁嘉南说。

“我们没有掌握具体证据。我们也从侧面了解过，皮一唐在警界可谓是‘丰州王’，口碑不错，应该算是一个很有魄力的铁腕领导。他破案率极高，管理也严格，为改善公安干警的工作条件、争取福利待遇也是不遗余力。”

梁嘉南点点头，说：“这些情况我也听人说起过。”

洪雅君说：“你知道吗？皮一唐现在的两个孩子都不是他亲生的。这事我了解了一下，皮一唐本来有一个儿子，是独生子，从警校毕业后当了缉毒警察，在一次缉毒行动中，他儿子和两个警察都牺牲了。经家属同意，皮一唐夫妇收养了那两个警察的孩子。单凭这一点，就可谓有情有义。所以他在市局享有极高的威望，部下都对他忠心耿耿，又敬又畏，唯命是从。”

梁嘉南问：“牛伯仲的案子有什么进展？”

“我觉得我们走了弯路，”洪雅君说，“我们一来丰州，林啸就出了事。我们最初一直把对林啸的调查作为案件的突破口，可是，从这段时间的工作来看，林啸似乎和牛伯仲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暂时也没发现牛伯仲有任何经济问题和贪腐行为。”

这时候，周昌挺打来电话。他告诉梁嘉南，律师刚才去丰州市中院递交起诉书，丰州市中院认为证据不足，诉讼主体不明，不予受理。

“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梁嘉南问。

“如果调查组能提供一些证据材料就好了。我想尽快补足证据，继续起诉。”

“好的，我会尽快和调查组协调。”梁嘉南挂断电话，对洪雅君说：“刚才周市长打来的电话。我们的律师到丰州市中院递交起诉书，起诉商业银行。丰州市中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受理。”

洪雅君说：“想打我们材料的主意？”

梁嘉南苦笑着点了点头。洪雅君说：“没问题。”

“谢谢！”梁嘉南突然想起了什么，问洪雅君，“省厅方面对林啸的境外追逃可有进展？”

洪雅君说：“目前还没有找到林啸的踪迹。”

梁嘉南有些失望地说：“抓不到林啸，对我们起诉商业银行很不利。”

洪雅君说：“其实，我倒觉得，抓没抓住林啸，并不能成为丰州市中院推诿受理非法集资案的理由。如果丰州市中院不肯作为，可以考虑上诉到省高院！”

梁嘉南恍然大悟：“对！就去省高院！”梁嘉南在赶回医院的路上，给周昌挺打电话，说：“老周，你准备一下，下午跟我去一趟省城。”

二

回到医院，梁嘉南不顾詹华反对，坚持办理了出院手续，并提出立即回省城。

当天晚上，梁嘉南和周昌挺约在省高院担任副庭长的张国庆一起吃饭。梁嘉南和周昌挺在省委工作时，就与张国庆认识。张国庆定的吃饭的地点是一家私房菜馆，传统风格的建筑设计和装修，让这家菜馆显得古色古香、优雅高档。

梁嘉南向张国庆介绍了林啸非法集资案的情况。张国庆对这个案子也不看好，他的理由基本和丰州市中院一致，认为证据不充分。张国庆凑近梁嘉南，悄悄地说：“就算证据充分，估计也没戏。省商业银行直接找到了上面，省里有些大领导对丰州的做法不是很支持，有很多非议。”

梁嘉南仍坚持起诉。梁嘉南说：“困难和阻力我们都想过。但是，现在是依法治国、依法理政的年代，我们走法律途径，依法解决问题，是符合法治精神的！”

张国庆离去后，梁嘉南掏出钱包，让黄宇去买单。

周昌挺忙拦住梁嘉南，说：“咱们可是办公事！”接着，他对黄宇说：“结了账把发票给我。”

周昌挺喊服务员过来买单，一个服务员拿着账单走过来，说一共一万三千元。

梁嘉南听了，忍不住说：“没弄错吧，怎么这么贵？把账单给我看看！”

周昌挺说：“不用看了，差不多。要怪就怪张国庆，竟然选这个地方。”

梁嘉南拿出银行卡递给服务员，说：“刷卡吧。”

周昌挺说：“梁书记，你这是干吗？不就一顿饭吗？算不上违纪，何况这是为公！”

梁嘉南说：“就这一顿饭是我两个月的工资！”

周昌挺说：“你知道咱们市直机关每年的招待费有多少？”

“多少？”

周昌挺说：“往少了说也有三五百万吧。”

周昌挺的话着实让梁嘉南心里一惊。回到家后，梁嘉南立即给市委办公室高主任打电话，要求办公室立即写份报告，把这两年市委、市政府用于吃喝招待的费用写清楚。

孙耀乾因为挪用炼油基地项目专用资金，受到赵扶义的严厉批评，越想心里越不踏实，就专程赶到省城，当面向赵扶义进行检讨。当然，他也是想探听一下省领导对这件事的意见。

孙耀乾表情凝重地说：“我的本意是好的，身为党员干部，必须敢担当。我每时每刻都记着您说过的话，打破条条框框，敢为人先！老城区的维修、受灾群众的安置都需要钱，可没人敢下决定。”

赵扶义打断孙耀乾，说：“我是听你检讨，不是听你辩解。”

孙耀乾忙说：“这些天我一直在反思。我已经意识到，我太看重局部，忽略了整体。您批评得对！炼油基地项目，是您千辛万苦地从上面争取下来的，假如出现一丁点差错，都对不起您的一片苦心。”

赵扶义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丰州，也是为了咱们省！”

孙耀乾忙说：“这些我们都看在了眼里。您虽然不在丰州了，却仍时时刻刻记着丰州的人民。我们丰州准备举办一次抗洪事迹宣传活动，我是受全市人民的委托，来请您题字的！”

赵扶义摆了摆手，说：“这个字我就不写了。这次抗洪的成绩，是你们市

委、市政府的功劳，这个字就由梁嘉南同志题吧。”

孙耀乾说：“这可是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您亲自指挥下才做到的。赵省长，我们办这个宣传活动是有长远目的的，要以此消除前段时间的一些负面影响。所以，这个宣传不局限在丰州，我们准备拿到北京，让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知道！”

赵扶义沉思了一会儿，说：“让我考虑一下写什么吧。”

孙耀乾忙说：“谢谢，谢谢赵省长！”

赵扶义问：“梁嘉南同志的伤好些了没有？你回去以后替我问候他。”

“好，我一定转达。”孙耀乾说，“不过，这几天我见不到他，他来海名了。”

赵扶义说：“回来养伤也好。”

孙耀乾说：“整个丰州都知道，梁书记带伤还不忘工作。他自己掏钱请省高院的同志吃饭，要替那些非法集资的人打官司。这本来是好事，可丰州有些负面的消息，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赵扶义说：“不要顾虑，有什么说什么。”

孙耀乾说：“都在传梁书记一心想打赢这场官司，把钱追回来，给老百姓做主。可是，省里有些领导怕担责任，根本不同意法院受理。”

赵扶义不屑地笑了笑，说：“胡说八道，他们都是从哪里听来的？”

孙耀乾说：“不知道，反正梁书记请完客没多久，就开始有这种议论了。”

赵扶义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孙耀乾看到后，心里不禁生出几分得意。他忙说：“赵省长，您日理万机如果没什么指示，我就不打扰您了，我现在就赶回丰州。梁书记在省城养伤，有些工作我要抓起来。”

“好吧，我就不留你吃饭了。”赵扶义说，“抓工作要以大局为重，把炼油基地的项目好好抓一抓！”

孙耀乾说：“您放心，我会按您的指示办！”

孙耀乾离开后，赵扶义阴沉着脸，沉思良久，拨通了李浩然书记的电话。“浩然书记，我是赵扶义，最近我一直在考虑如何解决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的事。我想，走法律途径未尝不是一个办法。”

“好，我知道了！”李浩然书记说。

赵扶义挂断电话后，让秘书找来供省领导传阅的丰州市政府起诉商业银行的报件，在上面作了批示。

梁嘉南在回丰州的前夕，得知丰州市中院同意受理起诉商业银行的案件。他回到丰州后，看到赵扶义的批示，就什么都明白了——在这场权力和法律的对决中，胜者显然是权力！为此，他感到无比愤怒！

梁嘉南伤愈后回到丰州，第一时间与叶弘轩交流了工作情况。梁嘉南提出准备拿出十天八天的时间，到基层走走，做个调研。叶弘轩问他打算什么时候下去。梁嘉南说：“明天就动身，有什么不妥吗？”

叶弘轩说：“没有，丰州市委、市政府包括下属的各级领导班子即将面临换届选举。作为一把手，您这时候的担子可不轻啊。”

梁嘉南说：“正因为如此，我才需要了解到更多的真实情况。”

叶弘轩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您要的近两年市直机关招待费用的统计报告。”

“怎么你亲自送来了？”梁嘉南快速浏览了一下报告，感到有些震惊，“怎么这么多？”

叶弘轩苦笑道：“我们出台过很多关于招待标准的文件，可从来就没有真正实施过。有多少干部把吃吃喝喝当回事了？还没批评他呢，他就能说出无数理由。丰州有不少段子，什么公家出钱我出胃，吃喝是为本单位，什么不贪污不受贿，吃吃喝喝有啥罪……屡禁不止啊！”

“你认为问题的症结在哪？”

“坦率地说吧，工作是否能够落实到位，制定的那些规章制度能否落实到位，跟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有直接的关系。”叶弘轩接着说，“就看一把手有没有决心管，能不能以身作则，能不能起到表率作用，这都是关键。”

梁嘉南不无感慨地说：“千万别小看这个问题，这就是腐败啊。要拿出钉‘钉子’的劲头，切实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到实处。必须有一个长效机制来

加以遏制！”

丰州的吃喝风也引起了调查组的关注。他们调查发现，去年一年，经牛伯仲签字的招待费就多达两百多万。

洪雅君回省纪委向刚毅书记汇报工作时，说到这些情况，刚毅书记愤慨地说：“仅仅是吃喝一项一天就花近万元，就是大资本家也不敢这么造次啊！”

洪雅君说：“在丰州，各种名目的吃吃喝喝已经是一种常态，好像离开酒桌就没办法工作了。要从纠治“四风”找作风建设的突破口。”

“我同意。关于牛伯仲，你们还掌握了哪些情况？”

“虽然他是死在五星级酒店，不过，我们并没有查实他包养情妇的事情。除此之外，也没有查实他有权钱交易的事情。他家里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银行存款很正常，也没有多余的房产。”

“这么说，除了生活上不是很检点，他还算是比较廉洁的了？”

“如果他有贪腐行为，那就一定隐藏得很深。”

刚毅点点头，说：“是啊，现在有些腐败分子，不是那么容易查出来的。”

洪雅君说：“我有一个想法，考虑了很久。”

刚毅书记看着洪雅君，说：“尽管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洪雅君说：“虽说我们调查组是秘密进驻丰州的，可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丰州的上上下下也都知道了我们的目的。从窃听器到那把大火，都可以说明一点——有人不想让我们再深入调查下去。他们害怕的肯定不是我们查出牛伯仲的问题，而是担心他们自己。所以，我想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刚毅书记接着说，“以常勇同志的身体状况，他已经不能再工作下去了。我和组织部的同志交换过意见，由你来接任是最合适的。”刚毅书记说到这里，看了洪雅君一眼，有些为难地说：“司徒敏的身体又不允许你长期在外。”

洪雅君说：“刚书记，我能考虑一下吗？”

刚毅点点头，说：“可以。”

三

洪雅君洗完澡，把洗衣机里已经洗好的衣服晾到阳台上。她走进儿子司徒瑞的房间，和儿子聊了一会儿。司徒瑞下个学期就要读高三了，学校抓得很紧，学习压力也大。她担心孩子不适应，提醒孩子要学会调整心态。

司徒瑞说：“妈，你就放心吧，我没事的。”司徒瑞有出国留学的想法，洪雅君让他先好好读书，等大学毕业了再考出去。司徒瑞说：“我就知道老妈你一定会这样说。”洪雅君看了一下时间，已经十点半了，就对儿子说：“不早了，睡觉吧。”

洪雅君回到卧室，司徒敏正靠在床头上看电视剧。洪雅君说：“不早了，明天还要上班，休息吧。”于是司徒敏把电视关了。

洪雅君因为心里有事，怎么也睡不着。司徒敏病成这个样子，确实需要人照顾。詹华也多次提醒，最好尽快做手术。都是因为她太忙，没时间休假，害得司徒敏一拖再拖，至今都没有做手术。想到这些，洪雅君感到有些愧疚。现在让她告诉司徒敏，组织准备让她到丰州工作，她实在是开不了这个口。

司徒敏发现洪雅君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就问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洪雅君没有吱声。司徒敏说：“是不是工作上遇到麻烦了？”洪雅君背对着他，仍旧不说话。司徒敏说：“我的身体没问题。最近又去检查了一次，已经稳定住了，你就踏踏实实办你的案子吧，一时半会回不来没关系。”洪雅君一下坐了起来，拧开床头灯，看着司徒敏说：“要是我长期下到市里工作呢？”司徒敏一愣，不知道洪雅君要说什么。洪雅君说：“刚书记今天跟我谈过了，组织上想让我去丰州担任纪委书记，我一直没考虑好。”

“去吧！”司徒敏说。

“可你的身体我实在不放心！”洪雅君说。

“我都说了，我身体没事。”司徒敏说，“这么多年，我对你太了解了。这些天你一直在丰州工作，除了那个死了的市委书记，你一定还掌握了不少其

他问题，不彻底解决，终究是你的一个心病！咱们家已经有老病号了，不能再添个新病人！”

洪雅君说：“别忘了，老梁可是老纪委，他抓工作是很有一套的。”

司徒敏说：“一个人就算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要真像你说的，丰州问题严重，你更该去帮帮老梁！这些年，老梁和詹华两口子可是对咱们够照顾的。虽说你们纪委要求铁面无私，可也不能不讲情分啊！”

“那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多运动运动，不要总窝在家里看电视！”洪雅君说。

第二天上午，洪雅君去了刚毅书记的办公室。她告诉刚书记，自己愿意接受组织的工作安排。没想到刚毅书记却说：“现在情况有些变化，我和嘉南同志沟通过，他的意见是不希望你去丰州。”

洪雅君感到有些意外，“为什么？我和他的工作配合一贯很好啊。”

刚毅书记笑了笑，说：“嘉南同志是出于对你生活上的关心。”

洪雅君立即说：“这点我可以向组织保证，不会因为生活上的问题影响工作！”

刚毅书记说：“这我当然相信！”

洪雅君说：“那就听从组织安排！”

刚毅书记沉思了一下，说：“省纪委书记办公会商议的结果是，希望你到丰州任职！如果你没意见，还要经省纪委会常委会研究，报省常委会讨论通过。”

李广招呼没打，门也没敲，就一把推开门，快步走进了皮一唐的办公室。他激动地说：“老板，好消息！”

皮一唐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不要激动！”

“对不起，我实在太激动了。”李广转身把办公室的门关上，说，“省纪委调查组准备离开丰州了！”

皮一唐听到这个消息，并不像李广想象的那样——和他一样激动。皮一唐只是面无表情地说：“我知道了。纵火的事查得怎么样？”

“还用查吗？”

“你说呢？”

“明白。”

“你去忙吧！”

李广有些失望，说：“那我走了。”

皮一唐挥了挥手，示意让他走。李广走后，皮一唐兴奋地一把抓起电话说：“陈总，我听说调查组准备走了。你在哪，咱们见见。”

陈镜明在电话里说：“现在不行，我有个重要活动。到时我会找你的！”说完，不等皮一唐回话，他就直接把电话挂断了。

皮一唐举着话筒，有些呆愣和失望……

梁嘉南这次下基层调研，被黄宇戏谑是微服私访。

按照梁嘉南的要求，水湾头区只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陪同视察。梁嘉南还特意交代，区里不要搞任何接待活动，食宿一定要按标准安排，食宿费用他们会按标准交纳。

梁嘉南只带了黄宇一个人，而且要求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不要事先通知当地有关部门，不要大张旗鼓，尽量保密，做到不扰民。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六项禁令的要求。凡住宿和吃饭的费用自理。他对黄宇说：“廉政，要从小处做起，律人必先律己！”

梁嘉南视察的第一站是海鸥岛。海鸥岛是丰州市内最大的海岛，有三十多平方公里，归水湾头区管辖。岛上只有一个叫皮涌厝的渔村。村民都姓皮，原先以捕鱼为生，改革开放后从事多种经营，家家都富得流油。

神州能源集团的炼油基地项目就将落户海鸥岛。与海鸥岛相对的海岸边，正在兴建一个深水码头。工程人员告诉梁嘉南，这个深水码头主要是为了和对面海鸥岛的炼油基地配套，建成后可停泊十万吨以上的油轮。海底将铺设输油管道，连接炼油基地。

海鸥岛上山峦叠翠，树木葱郁。正是花季，有些树木的树冠上盛开着大朵大朵的花儿，红的如霞，白的如雪。海风轻抚，花香阵阵。空气清新得让人顿时神清气爽。

站在高处，纵目远望，远处是一望无际的蓝天碧海。蓝天下，海鸟翻飞；

海面上，渔船往来。江山如画，说的应该就是如此风景吧！

陪同的工作人员说：“梁书记，您有没有觉得，这里比海南岛的三亚还漂亮！”

梁嘉南说：“风景确实不错，这是很好的旅游资源啊。岛上的旅游业搞得怎么样？”

“还不错，夏季挺旺的。”陪同人员说。

梁嘉南若有所思，他问陪同人员：“神州能源集团在岛上建炼油厂，岛民们有什么看法？”

“大部分人很欢迎，特别是年轻人都很高兴。只有部分上了年纪的老渔民有些想法。”

四

梁嘉南、黄宇和陪同人员三个人登上全岛最高的山坡，站在这个山坡上，可以俯瞰整个海鸥岛。

梁嘉南举目四望，蓦然发现，在远处四面环山的一块洼地里，有一大片崭新的、现代风格的建筑物，看得出那是一家工厂。

梁嘉南感到有些奇怪，他看过神州能源集团准备在海鸥岛建炼油厂的规划蓝图，他们选中的应该就是那块洼地。炼油厂尚未开工建设，怎么会有这么一家现代化的工厂？

黄宇有些自豪地介绍说：“那是新世纪，一家高新科技企业，全称叫新世纪国际控股集团，是跨国大公司，总部设在美国。集团控股人兼董事长就是咱们丰州人，名叫陈镜明。”

陈镜明这个人，梁嘉南是听说过的。据说他是丰州乃至整个南江省最显赫的资本大鳄，是国内外多家上市公司的控股人，身家数百亿，在福布斯富豪榜上赫赫有名，人称丰州的李嘉诚。

“他这家高新企业是什么时候建的？”

“刚建成，据说从报建到投产，还不到一年时间。”黄宇说。

“他们的主打产品是什么？”

“我也不是很清楚。听说是海洋生物制药，产品全部外销，主要销往欧洲和美国。”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和一个年龄略大，看上去有五十来岁的男子，登上了山坡。两个人衣着整洁，举止利落。从衣着上看，他们显然不是当地渔民。两个人快步向梁嘉南和黄宇走了过来。

“梁书记，您好！”年轻一些的男子说，“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陈镜明！”

“你好！”梁嘉南说着，上前一步与陈镜明握手。

“梁书记，欢迎您到我们工厂视察指导工作！”陈镜明说。

“指导算不上，一起聊聊可以。”梁嘉南客气道。

陈镜明一边陪着梁嘉南参观厂区，一边介绍企业情况。“我们公司的总部设在美国洛杉矶。也许是受了美国人的影响，十几年前，我们就对生物工程和基因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不惜重金，从世界各地聘请了一批最顶尖的科学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研发团队，建立了专门的实验室。光是研发，我们就花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确实不容易。”梁嘉南说。

陈镜明接着介绍道：“世界上许多高新科技产品的研发，都会经历一个非常漫长和艰难的过程，而且成功的少，失败的多。但一旦成功，其社会效益和市场前景就会非常巨大！”

梁嘉南点了点头说：“虽然我对生物工程和基因技术所知不多，可也知道，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最新科技，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科技部也把发展这种技术作为‘十五’期间十项最重大的战略目标之一。可惜啊，咱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还少有这方面的成果，特别缺少这方面的领军人才和尖端人才。你不简单啊，高瞻远瞩，又吃了‘头啖汤’，先行了一步。”

陈镜明矜持地笑道：“梁书记过奖了，我也就是运气好点而已。”

“我有点孤陋寡闻，在国内没见过你们的产品啊。”

“我们目前的市场全都在欧美。”

“我倒是很希望陈老板能尽快进军国内市场。如果成功，对于咱们丰州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的升级改造，会有巨大的示范效应。”

“放心吧，我陈镜明的根就在丰州！梁书记您的意思我很明白，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梁嘉南说，“据我所知，神州能源集团也选中了这个地方，要在这里建一个亚洲最大的炼油厂。你应该知道吧？”

“是啊，这确实是一个挺尴尬的问题。我报建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神州能源的这件事。可现在木已成舟，悔之已晚，麻烦啊。”

“神州能源方面是什么态度？”

“他们的总经理助理杜鹏先生已经找过我几次了，我们正在协商。”

“需不需要政府出面协调？”

“我无所谓，关键是神州能源。我想，如果他们需要，政府肯定会出面的，因为他们那项目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工程项目啊！”

梁嘉南一笑置之：“要不是下午还有安排，真想多跟你聊聊。咱们今天先谈到这，以后再交流。”

梁嘉南离开后，远远地回望了一眼新世纪崭新的厂区。他觉得今天与陈镜明的相遇，并非偶然遇到那么简单，更像是一场精心的安排。

“小黄，你刚才说陈总的产业园从报建到投产还不到一年时间？”

“是啊，怎么了？”

“你等我一下，我打个电话。”梁嘉南走到一处没人的角落，掏出手机给叶弘轩打电话，询问新世纪公司产业园的事情。

叶弘轩说：“这事我还没来得及向您汇报。当初新世纪报建的时候，神州能源集团确实已经有这个预案了，但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和意向，八字还没一撇，而且属于国家最高级别的经济机密，需要严格保密，陈镜明不知道也不奇怪。”

梁嘉南说：“他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吧？为什么不劝他另行选址？”

叶弘轩说：“市委主要领导知道这件事，当时我也曾劝过他，可因为那时

候不能说出真实的原因，只能找些其他借口，所以根本没办法说服他。”叶弘轩犹豫了一下说：“产业园的建设，得到了牛伯仲的支持。”

叶弘轩还告诉梁嘉南，牛伯仲在任期间，对海鸥岛是有一番宏伟蓝图的，要在海鸥岛上发展旅游业和绿色产业，把整个海鸥岛打造成为“东方的夏威夷”。所以，对于神州能源的这个规划，牛伯仲是持反对意见的。赵副省长因此还冲牛伯仲发了很大的火。

梁嘉南说：“原来是这样啊。那么，你认为牛伯仲的发展蓝图好还是神州能源的项目好？”叶弘轩说：“各有各的好吧。牛伯仲的理念也许更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但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丰州目前的经济窘境。而神州能源的项目可以马上给丰州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

梁嘉南问叶弘轩：“如果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个？”

“当然是神州能源项目！”叶弘轩在电话里毫不迟疑地说。

“哦，我知道了。”梁嘉南说，“先谈到这吧，电话里说话不方便。这不是一件小事，回头我还要找你好好聊聊。”

梁嘉南挂断了电话，下意识地环顾了一下山清水秀、树木葱郁的海鸥岛，又望了一眼不远处的新世纪产业园。他头脑里，依次闪过牛伯仲构想的“东方的夏威夷”和神州能源集团的炼油基地项目。

梁嘉南暗想，这不是选择哪个项目的问题，而是关乎海鸥岛，不，应该说是关乎丰州未来发展定位的重大选择。这道考题，必须慎重对待，而且必须要做好！

梁嘉南到海鸥岛调研，本不想打扰任何人。他没有想到，当他、黄宇和陪同人员赶到皮涌厝码头，准备离开海鸥岛时，水湾头区的区委书记韩楚光、区长皮健、皮涌厝村的村长皮恭等一大帮人正在码头等候他。梁嘉南看到后，心里很不高兴。

韩楚光说：“梁书记，不好意思啊，我们只知道您上了岛，具体去哪也不知道。要知道了，就派人接您了。”接着，他向梁嘉南一一介绍了前来迎接的人员。

趁梁嘉南与众人寒暄的当儿，黄宇悄悄把韩楚光拉到一边，说：“韩书记，你这是干什么？梁书记可是再三交代，不搞官方接待。”韩楚光笑着说：“我也不是特意来接待梁书记的，我就是想来当当导游。梁书记是初次来，海鸥岛可是有不少自然和人文历史景观的啊。”

韩楚光快步走到梁嘉南面前，说：“这岛上只有一个皮涌厝村，以前穷得叮当响，现在成了全省有名的富裕村，在全国也有响当当的名气。梁书记，您是不是到村里视察指导一下？”梁嘉南说：“好，那就去看看！”

村长皮恭立即按了按戴在耳朵上的微型手机蓝牙，说：“你们都赶紧过来吧！”瞬间，几辆豪车便风驰电掣般疾驶而至。皮恭上前打开为首的一辆豪车的车门，请梁嘉南上车。梁嘉南皱了一下眉头，说：“皮村长，你这排场够大的啊。”

皮恭忙解释道：“梁书记，您千万别误会，这些车可都是咱们皮涌厝村普通村民的私家车。”梁嘉南犹豫了一下，说：“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客随主便了。”他上了车，韩楚光、黄宇和皮恭也紧跟着上了这辆车。

韩楚光上车后，说：“梁书记，这都到饭点了，您看是不是先用餐？”黄宇说：“对不起，来之前梁书记已经给我下了死命令，不打扰地方的同志。”韩楚光说：“那是村办的小饭店。梁书记，您就算给小饭店打打广告吧。”梁嘉南说：“好，就吃工作餐，人均不超二十元钱。”

车直接开到了皮涌厝高尔夫会所的大门口。装修豪华气派的大门两边，恭立着两排仪仗队般的保安。随着一声令下，他们一起立正向鱼贯而入的车队举手敬礼。

韩楚光等人把梁嘉南带到这里来，让他有些惊讶。梁嘉南问韩楚光：“韩书记，这就是你说的小饭店？”没等韩楚光开口，皮恭就抢着说：“我们都是土包子，有点好东西巴不得拿出来在您面前炫耀一下！这是村里的高尔夫会所，里面有十八洞的球场，可供正式的比赛用。”

梁嘉南本欲下车离去，但转念一想，也好，今天就要看看这些人唱的是哪出戏。

五

漂亮的迎宾小姐把一行人带到会所的豪华包厢里。韩楚光客气地请梁嘉南坐上座。梁嘉南没有落座，他说：“这个地方招待过多少领导啊？”皮恭不无自豪和得意地说：“多了去了。不瞒您说，省里和北京的一些大首长来了都到我这。”梁嘉南问：“那你今天按照什么规格招待我呢？”未等皮恭回话，韩楚光就抢着说：“我交代过了，工作餐。”说着，他有些不满意地看了皮恭一眼，说：“赶紧安排上菜啊！”

皮恭赶紧走到门口说：“上菜！”梁嘉南说：“先等等，拿今天这顿饭的菜单来给我看看。”众人不觉一愣，场面顿时有些尴尬。韩楚光忙打圆场说：“小饭店，哪有什么菜单啊？”

梁嘉南看着会所的经理，说：“你是经理吧？你说说都安排了什么。”经理非常熟练地说：“八斤八两澳洲龙虾刺身、两头鲍鱼六只、深海霸王蟹、干捞鱼翅、清蒸石斑鱼……”

梁嘉南扫视了韩楚光等人一眼，说：“这就是你们平时的工作餐吗？”皮恭狠狠地瞪了经理一眼，忙说：“都是我们自己打上来的。”梁嘉南说：“澳洲大龙虾是从你们这里打上来的？深海霸王蟹也是你们这里打上来的？”他盯着韩楚光，严肃地说：“韩书记，我在路上是怎么跟你说的，你能不能给我复述一遍？”

韩楚光一脸尴尬地说：“四菜一汤，人均不超过……”接着，他转头对皮恭说：“还不快重新安排！”

梁嘉南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可真是海面八级风浪，水下暗流涌动。”他深感抓党风政风，逐级压实责任的必要性。纠治“四风”问题刻不容缓。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更何况还要在解决“反弹”的问题上下功夫。接着他说：“小黄，咱们走！”梁嘉南说着向外走去。黄宇有点尴尬和歉意地看了众人一眼，也跟着走出房间。

众人全都目瞪口呆，面面相觑。韩楚光和皮健等人也都跟着追了出来。走在后面的皮恭有些恼火，禁不住嘟囔着咒骂道：“还真没见过这号人，还来真格的了！”

下午，梁嘉南在水湾头区召开了座谈会。区、镇、村三级领导班子均来参加。区委书记韩楚光汇报了水湾头区近几年的发展情况。韩楚光说：“在整个丰州市经济有所萎缩、不太景气的大环境下，今年水湾头区的工业总产值还能比去年略有增长。旅游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势头更好，总产值高达六百多个亿，GDP每年以超过百分之十的速度持续增长。”韩楚光说到这里，看了一眼皮恭，接着说：“特别是皮涌厝村，多年来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是全市乃至全省知名的富裕村。”

皮恭马上站了起来，说：“梁书记，真不好意思，今天惹您生气了，我还没机会向您道歉呢！”

梁嘉南摆摆手，说：“道歉就不必了，我只是想表明自己的态度。现在，大吃大喝都成了风气，成了常态。可怕的是我们很多干部却不以为然，这种风气该杀一杀！”他当时就指示秘书，请市纪委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依然在会所大吃大喝的问题进行一次排查，点名道姓地对查处的顶风违纪案例公开曝光。

皮恭还想说什么，梁嘉南制止了他，并示意他坐下。接着，梁嘉南转头望着韩楚光，说：“韩书记，你说了一大堆数字，我就问你一个跟数字有关的问题。这两年来，咱们区、镇两级政府机关、村委以及各区属企业，总共花了多少招待费？”

韩楚光没想到梁嘉南会问这个问题，一下愣住了。

梁嘉南转头望着皮健：“皮区长，你说！”

皮健尴尬地说：“我们没有具体统计过。”

梁嘉南说：“一个星期够不够？我要具体数字！”

会议结束，梁嘉南走出会议室后，皮健快步走到他的身边，小声说：“梁书记，可以告诉我您今晚住哪吗？”梁嘉南若有所思地看着皮健，一时没有吭声。

这时候，皮恭大声招呼皮健，说：“皮区长，你磨蹭什么啊？我那事还等着你去处理呢，快走啊。”皮健陡然一愣，抬头望向皮恭。皮恭和韩楚光走在

一起，两个人用充满警告的神情望着他。皮健忙对梁嘉南说：“梁书记，不好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没别的意思，您别介意。”说完，他与皮恭他们一起匆匆离去。

刚才皮恭喊皮健时，梁嘉南也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他在不经意间，也看到了韩楚光和皮恭有些异样的目光。

梁嘉南意识到，皮健可能有什么事想单独向他汇报。他到底是想告诉梁嘉南什么呢？

梁嘉南决定住在海鸥岛，彻底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当晚，他被安排在一家酒店的标准间。晚上十一点多，梁嘉南接到了沈梦卿的电话，约他一起吃夜宵。他这才知道沈梦卿也在海鸥岛。

梁嘉南找到沈梦卿说的大排档时，沈梦卿正独自一人在喝啤酒。梁嘉南问她是不是来见陈镜明的。沈梦卿说已经见过了。

其实，梁嘉南上午离开新世纪产业园时，沈梦卿和助理杜鹏就在新世纪产业园附近。她不知道梁嘉南为什么会到新世纪产业园，更不知道他和陈镜明谈了些什么。她决定会一会陈镜明，这是她第一次直接和陈镜明打交道，之前都是助理杜鹏与陈镜明沟通。

沈梦卿与陈镜明的会谈并不乐观，在礼貌、客气、平静的表面之下，却是剑拔弩张、针锋相对。陈镜明提出产业园可以搬迁，但神州能源集团必须支付新世纪六十个亿的赔偿金。

听了沈梦卿的介绍，梁嘉南眉头紧皱：“六十个亿，这也太离谱了吧？他这是想干吗？”

沈梦卿说：“据我所知，从一开始，牛伯仲就不同意我们神州能源集团在海鸥岛上建炼油基地。也就是在那时候，陈镜明突然匆匆忙忙地在那里整了这么一间厂。你说，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你说的这些我不是很了解。”梁嘉南说，“海鸥岛这么大，如果他实在不愿意迁厂，你们有没有可能另行选址？”

“海鸥岛大是大，可最适合建炼油厂的地方就只有那块地。这一点，我们的专家小组已经到实地再三考察过了。如果另行选址，建设成本就会大幅增

加，这是部里不能接受的！”沈梦卿说，“要不，我怎么会这么头疼呢？”

沈梦卿一脸愁容地说：“嘉南，你恐怕不知道，这一年多来，我是多么的不容易。为了争取到这个项目，我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弄得心力交瘁。如果南江不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如果我不是为了给故乡做点好事，我何苦来呢？”

“要不明天我把叶市长叫来，咱们一块再跟他谈谈？”

“要去，你们去，我就不去了。”接着，沈梦卿有些无奈地说，“如果迈不过陈镜明这道坎，我就只好放弃丰州了！”

梁嘉南说：“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件事，我一定尽力做好协调！”

第二天，有关部门找陈镜明进行交涉时，陈镜明坚持要六十个亿的赔偿金，毫不退让，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陈镜明说：“现在不是法治社会吗？如果你们觉得我是无理取闹，可以诉之法律，让法律来评判好了！”

陈镜明把话说到这个份上，等于把沟通的大门关闭了，已经没有继续谈下去的必要。

陈镜明决绝的态度，让梁嘉南感到无法理解。梁嘉南在与市长叶弘轩交流看法时，忍不住说：“怎么觉得这事太不合常理呢？陈镜明说他就是个商人，商人以牟利为目的。可看他的架势，根本不像是为了牟利。”

叶弘轩说：“你是不是觉得他是有意要搅黄神州能源的这个项目？”

梁嘉南点了点头，“有这个感觉。按说，陈镜明跟神州能源之间应该不存在什么竞争关系，不会有什么深仇大恨吧？为了帮牛伯仲实现那个发展蓝图？可能吗？”

叶弘轩说：“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啊！”

梁嘉南说：“不解开这个谜，这事就没法解决，弄不好，神州能源和新世纪会两败俱伤！”

叶弘轩说：“不是两败俱伤，是三败俱伤，伤的还有咱们丰州的经济发展！”

梁嘉南苦笑一下，说：“老叶，这道坎，你我都绕不开啊！”

梁嘉南表示要继续密切关注新世纪产业园的搬迁情况。

一天，梁嘉南在一家工厂调研。中午在厂领导的陪同下，他们就在工厂的

食堂与工人们一起就餐。市领导来厂里视察，在食堂和工人们吃一样的饭菜，在这家工厂里还是第一次发生。

梁嘉南和几名工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黄宇走到他身边，低声说水湾头区的区长皮健过来了，就在厂外面，要求见他。梁嘉南立即起身告辞，厂领导和工人们送梁嘉南到厂门口。

六

皮健是开着一辆普通的长城轿车来的，就停在工厂大门外不远处。他看到梁嘉南走了出来，就把车开到梁嘉南近前，赶紧下来和梁嘉南打招呼。

梁嘉南拉开车门，坐到了副驾驶位上，黄宇则坐到了后排座位上。梁嘉南看着正在发动汽车的皮健，说：“你还真有本事，竟然找到这里来了，看来我的行踪全都在你们的掌握之中啊。”皮健有点不好意思，吞吞吐吐地说：“其实那天的座谈会后，我就一直想单独跟您谈谈。”梁嘉南意味深长地说：“我也看出来了。说吧，你想跟我谈什么？”皮健说：“梁书记，您不是想知道皮涌厝有什么问题吗？我想现在就领您去走走。”梁嘉南点点头。

皮健带梁嘉南去了在丰州市远近有名的海产批发市场——水湾头海产批发大世界。这是一座规模很大、造型新颖、具有现代建筑艺术风格的大厦，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型的体育馆。然而市场内却没有多少人，很多摊位都关着门，生意冷冷清清的。

皮健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市场是去年翻修扩建的。新建之前，虽然简陋，但生意非常好，到这里批发海鲜的客商，不仅来自全省各地，也有外省的。不管白天黑夜，天天都是车水马龙的景象，就像赶大集一样热闹。在这里从事海鲜批发生意的商人中，百万富翁不在少数，千万富翁也有上百个。然而，自从翻修扩建后，因为租金大幅上涨，市场的生意就一落千丈，辉煌不再。”

皮健说：“翻修扩建海鲜批发市场，是牛伯仲书记的想法。有一次，牛伯

仲书记参加区里的一个会议，谈到海鲜市场时，提出要把目光放远一点，把步子迈大一些，不仅做全省的生意，还要做全国的生意，把这个市场升级改造，打造成全国最大的海产品集散地，成为丰州市的一张名片。”

皮健认为，牛伯仲书记的提议是很有眼光的。他说出现目前这种状况，责任不在牛伯仲书记，而是因为腐败！市场扩建后，重新开张不到两个月，韩楚光就通知皮健，把市场的管理工作移交给皮涌厝村，说白了，就是交给皮恭。因为扩建市场的资金，大部分是皮涌厝村给的。皮恭和韩楚光早就私底下达成了一个协议，皮涌厝村以提供扩建的大部分资金为条件，占有市场百分之三十的股权和管理权。皮健说他事前并不知情，一直被蒙在鼓里。韩楚光让他把市场管理权移交给皮涌厝村时，才将这一切告诉他。

皮健气愤地说：“这不是暗箱操作是什么？如果里面没有腐败，为什么不敢公之于众？为什么要避开我这个主抓的区长？避开集体的讨论？避开人大的论证？”

皮健说他当时都被气蒙了，但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也只能认了。于是，皮涌厝村，具体来说就是皮恭，名正言顺地接管了市场。皮恭接管市场后，为了敛财，给商户们制定了一系列霸王条约，擅自提高租金。而且，他们还包揽和垄断了市场里的一切辅助行业，比如物流、仓储、供水供电，包括店铺的各种维修和清洁卫生等，全得由他们的人来干，价格也全由他们说了算，这些费用加起来比租金还厉害。更荒唐的是，他们还要收治安保护费。就算不是黑社会，起码也是欺行霸市！商家们都很无奈，谁要是不答应他们，根本就没办法在这里做生意。慢慢地，做生意的就一家接一家地关门走人了，这市场也就变成现在这个冷清样子了。

听完皮健的介绍，梁嘉南说：“你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区里跟皮涌厝村的这场交易，是吗？”

皮健气愤地说：“是的，如果说这场交易里面没有腐败，打死我也不相信！”

梁嘉南说：“你有什么证据吗？”

皮健说：“没有。要有的话，我早到纪委去揭发了。要拿到证据，谈何容易？”

梁嘉南沉默片刻，说：“你大小也是个区长，还是从皮涌厝村出来的人，

就一点都说不上话？”

皮健苦笑了一下，说：“梁书记，怎么跟您说呢？我这个人，就是个另类，跟韩书记和皮恭都不对付。他们俩一合起来，哪还有我说话的份？我现在基本上也就是个摆设，给架空了，什么实权也没有。我也不是不敢跟他们斗，可我一家老少都还在皮涌厝村里，得罪了皮恭，我一家老少能有好果子吃吗？我也只能忍声吞气了。”说到这里，皮健叹了口气：“我太窝囊了，不配当这个区长！”

梁嘉南说：“谢谢你！就凭你今天能跟我说真话，就是个勇敢的人！”

黄昏时分，皮健带梁嘉南和黄宇来到了皮涌厝村牌坊，皮健把车停了下来。三个人下车后，皮健指着牌坊里面人流如织的街道说：“梁书记，这条街是这里出了名的‘小香港’，也最能说明皮涌厝村的问题。是什么情况，您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我是当地人，很多人认识，进去容易引起某些人的警觉，所以我就不陪您了。有什么事您就给我电话吧。”

“这样也好！”梁嘉南说，“小黄，我们去看看！”

街道两边，酒楼食肆、夜总会、歌舞厅、酒店、发廊等一家挨着一家。每家店的灯光都闪烁流彩，歌声、音乐声等各种声音杂乱地混杂在一起，让整条街都异常热闹。

在一家露天酒吧里，一个老男人正肆无忌惮地左拥右抱，搂着几个年轻娇艳的女孩子，喝酒取乐，打情骂俏，不时发出淫荡的大笑。

一家灯光暧昧的发廊门口，坐着几个衣着暴露的“发廊妹”，见梁嘉南和黄宇走来，纷纷朝他们招手，做着飞吻，肆无忌惮地大声喊道：“老板，帅哥，过来玩玩吧！”

黄宇吃惊地说：“我的天，她们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梁嘉南说：“是啊，太明目张胆了！”

两人走到星星夜总会门前时，梁嘉南停下了脚步。从外面的豪华装修就不难看出，这家夜总会应该非常高档。五彩灯光下，有不少打扮妖娆艳俗的年轻女子进进出出。

梁嘉南决定进去看看。两人进去后，坐在大堂的一群衣着暴露、浓妆艳抹的女孩子马上蜂拥而上，把两人团团围住，言语轻薄地挑逗他们，而且还动手

动脚。

两个人好不容易摆脱了她们的纠缠，逃跑似的跑出夜总会。梁嘉南脸色铁青，气愤地说：“小黄，打110！”

“报警？”

“对，报警！”

黄宇报警后，却迟迟不见警察赶来。梁嘉南忍无可忍，就给皮一唐打了电话。很快，几辆警车就赶到了现场，警察们跳下车直接冲进了星星夜总会。其中一位警察则快步跑到梁嘉南面前，向梁嘉南汇报说他是皮涌厝派出所的所长。这时候，又一辆警车呼啸而至，是皮一唐赶到了现场。梁嘉南抬起左手臂看看手表，对皮一唐说：“半个多小时了，要不是皮局长您亲自驾到，我不知道110警察还要多久才能到！”

皮一唐有些尴尬，他转身板着脸大声质问皮涌厝派出所的所长：“你们派出所今晚谁值班？”

“是我！”未等所长开口，站在所长身边的警察就答道。

“你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皮一唐说，“你被撤职了！”

这个警察惊得呆立在原地。所长忙找理由替他求情，皮一唐严肃地说：“再说一句，你也给我把警服脱了！”所长吓得不敢再言语。

皮一唐转身对梁嘉南说：“梁书记，这是我们的失职，我向您检讨。”

“都说皮涌厝繁荣昌盛，我看是‘繁荣娼盛’！”梁嘉南气愤地说，“如此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我还真没见过，我们国家决不允许这种现象的存在！”

“梁书记，我明白您的意思，这种现象一定得整顿！”

“必须下大决心、大力气进行整顿！”梁嘉南强调。

梁嘉南通过皮健的介绍，已经知道韩楚霞和韩楚光是亲姐弟，皮一唐和皮恭是亲叔侄。从皮健反映的情况看，皮涌厝村的乱象，韩楚光不但完全知晓，而且极可能还是获益者。韩楚光和皮恭为什么会如此明目张胆，如此肆无忌惮？韩楚光坐上现在的职位，作为组织部部长的姐姐韩楚霞是否起了作用？这里面有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对于皮涌厝村乌烟瘴气的乱象，作为市公安局局长的皮一唐难道会毫不知情？想到这些，这个晚上，梁嘉南久久无法入睡。

第六章 | 花季少女惨死，弄权者企图一手遮天

水湾头区区委书记儿子酒驾撞死花季少女，其父行贿重金走关系，无辜少女的哥哥成了替罪羔羊……

—

梁嘉南查访皮涌厝村数日后，丰州警方展开一场飓风行动——以皮涌厝村为重点，全市开展整治黄赌毒大行动。行动之前，皮一唐就警告皮恭，老实一点，不要再搞乱七八糟的东西，市里马上就有大动作，让皮恭躲过了一劫。暂且不说这次大行动查封了多少发廊和夜店，抓了多少人。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意外收获——市纪委掌握了市财政局局长杨晓东的腐败问题。

要说这事，还得从吴强之死说起。

吴强因为救人被洪水冲走去世后，却因为存在贪腐问题而无法申报烈士。开始，他的儿子吴小刚并不相信。在吴小刚眼里，父亲胆小怕事，谨小慎微，又不是有实权的领导。这样一个人，不可能会有人巴结他，给他送钱。再说了，如果这些年父亲真的贪污了钱，家里的日子就不可能会过得这么紧巴。他和女朋友小敏结婚，她父母提出要在海湾大酒店摆婚宴，父亲也不可能因为没

钱而不答应。总之，打死他也不相信父亲会是一个贪污腐败的人。

当他母亲从大衣柜里把存折和笔记本拿给他看时，吴小刚才确信，父亲确实存在经济问题，只是这些钱父亲生前一分都没有动用过。

他母亲提出要替吴强实现生前的愿望，把这些钱和笔记本一起交给市纪委处理。吴小刚却坚决反对，认为父亲为救人而死，既然不能申报烈士，这些钱也算是补偿。何况他结婚的钱还不够。

吴小刚没想到，女朋友陈静敏却提出了分手。理由是，吴强是贪污行为，名声不好，她父母反对她和吴小刚结婚。

因为女朋友突然提出分手，吴小刚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在他看来，女朋友所说的分手理由都不过是借口罢了，根本原因是嫌他们家穷，没有钱。如果他有钱，女朋友绝对不会离开他。为了挽留女朋友，他决定冒一次险，找父亲生前的顶头上司杨晓东搞些钱。

杨晓东与吴小刚并不熟悉，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找自己。对于见面，他有些迟疑，是吴小刚的一句“如果不见，你会后悔的”，让杨晓东决定见他。

两个人约好，晚上就在星星夜总会旁边的一家酒店相见。两个人见面后，吴小刚把吴强记录的收受杨晓东金钱的笔记本复印件往杨晓东面前一放。杨晓东心里顿时一惊，忍不住脱口而出：“你想干什么？”

“我要一百万现金！”

“你这是敲诈，是犯罪！”

“我可以不犯罪。”吴小刚扬了扬手中的复印件说，“可以把这个交上去。”

“别冲动，有话好好说。”

“这就看您的了。”

“我可以答应你，不过，你怎么保证不留笔记的复印件？”

“我以我爸爸的名义发誓！”

于是，两个人约定，两天后在这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两天，吴小刚是在激动和忐忑不安中度过的。他担心杨晓东毁约或者报案。约定见面的时间到了，吴小刚还是决定碰碰运气，到约定的酒店去，看看杨晓东是否会如约而来。他在赶往酒店的路上，接到了杨晓东打来的电话，说

钱已准备好了，让他带好笔记本，到约定的地点见面。吴小刚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吴小刚到了酒店，杨晓东还没到。他按杨晓东交代的，要了二楼的一个包间。吴小刚做梦也没想到，杨晓东还真被他给吓住了，一百万现金，价都不讲，就答应了下来。这钱来得太容易，容易得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他决定拿到钱就立即去找女朋友小敏，只要小敏还和他结婚，他什么条件都答应。吴小刚越想越激动，在房间来回踱步。

这时候，突然从酒店一楼大堂传来一阵争吵声。吴小刚出于好奇，走出房间，站在二楼走廊往下一看，不禁吓出一身冷汗。一楼大堂，六七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正在和酒店服务人员交涉，其中有两名警察正准备沿着旋转楼梯上二楼来。吴小刚心想，不好，杨晓东一定是报案了！他仓皇转身跑进旁边的消防通道，趴到消防通道内的一扇窗户上往下看了看，楼下是一条偏僻的小巷。吴小刚爬上窗口，一咬牙，闭上眼跳了下去。

吴小刚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手机也从裤子口袋里滑了出来。他一骨碌爬起来，看看四周并无警察，抓起包就不顾一切地往小巷深处跑去。直到拐进另一条巷子，实在跑不动了，他才停住脚步，惊恐地回头看了一眼，发现并没有警察追来。吴小刚靠墙站定，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用衣袖抹了一把满脸的汗水。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风一吹，有一种让人惊觉的凉意。这时候他如梦初醒，开始害怕起来。杨晓东既然报案了，警察一定不会放过他。就算逃过了初一，也逃不过十五，迟早都会被抓到。他后悔没听母亲的话，把钱和笔记本交给纪委。想到这里，他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深渊，有一种无法抵抗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向他袭来。他突然想给母亲打个电话，却发现手机丢了。

吴小刚漫无目的地往前走着，在一个十字路口，他发现一个公用电话亭，就找出零钱，给母亲打电话。他几乎是带着哭腔叫了一声妈，眼泪就下来了。直到这时候，他母亲才知道他干的这件傻事。母亲说：“你现在在哪？你不要再干傻事了。你也不用太害怕，你爸收的钱，咱们一分都没动过。你现在去自首，把笔记本交上去，不要去公安局，直接去纪委，听到了吗？”

“妈，我怕。”

“别怕，你在那等着，妈陪你一起去。”

吴强的妻子从衣柜里拿出存折，搭出租车接上儿子，母子俩一起去了市纪委。

其实杨晓东按约定来了，虽然他心有不甘，有些恼怒，但还是用一个旅行箱装上了一百万现金。知人知面不知心，他万万没有想到，看上去谨小慎微，连说话都唯唯诺诺的吴强，竟然留了这么一手。这是铁证啊，一旦被纪委掌握，他的仕途就停止了，政治生命就有可能结束了。他更没有想到，吴强还有这么一个吃了豹子胆的混账儿子，张口就跟他要一百万元现金。他在社会上混迹多年，什么风浪没有见过？在丰州地面，哪个敢对他不敬？杨晓东做梦也没想到竟然会屈于一个黄毛小子的要挟。

杨晓东心里憋屈、恼怒，他现在恨吴强，恨得牙根都发痒。这个三脚端不出一个屁来的窝囊废，死了还要害他。但证据在吴小刚手里，他无计可施，只能满足吴小刚的要求，才能换回这些证据。此刻，他只能用破财消灾来安慰自己。

杨晓东开车赶到酒店时，发现几辆警车停在了酒店门前的停车场上，大堂里面有警察。难道是吴小刚举报了自己？如果真是那样，应该是纪委的人和便衣警察来，不可能这样大张旗鼓。不管是什么情况，他都决定要躲一躲。

他把车开到远离酒店的路边，停了下来，急忙拿起手机拨打吴小刚的电话。电话通了，却一直无人接听。

几辆警车呼啸着从他的车旁开了过去。望着远去的警车，杨晓东若有所思。他再次拨打吴小刚的电话，仍是无人接听……忐忑不安的杨晓东越想越怕，突然感到一种虚脱的无力感。

二

这几天，水湾头区的区委书记韩楚光有些心神不宁。自从梁嘉南在皮涌厝村因接待超标，愤然离去的那一刻起，他就意识到这个从省纪委下来的市委书

记不同寻常。以往，省里和市里的领导下来，接待时也会说不要铺张浪费，但也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梁嘉南却是动真格的，一点也不留情面。难道市委书记这次是从揭开“工作餐”的面纱开始，正风肃纪？

韩楚光现在最担心的是区长皮健。他和皮健不和，在水湾头区的领导干部里几乎尽人皆知。皮健这小子，油盐不进，软硬不吃，天天一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高样子。也正因为这份自我与清高，让皮健和当地的一些领导干部的关系处得一般，皮健有些落落寡合。但从种种迹象看，梁嘉南喜欢的必定是这样的干部。

如果皮健得到梁嘉南的信任，把一些问题反映上去，那就是天大的祸事。然而，对皮健这样一个油盐不进的人，韩楚光却毫无办法。他正在为这件事心烦意乱的时候，姐姐韩楚霞却找上门来，多少有些兴师问罪的意思。

星星夜总会被查的第二天一大早，韩楚霞就专门来找弟弟韩楚光了。韩楚霞怒气冲冲地诘问韩楚光，对星星夜总会的经营情况是否了解，为什么放纵他们走歪门邪道？是不是从中拿了什么好处？韩楚光虽然有些心虚，但却大声辩解道：“别人这样说我，我无话可说，你当姐姐的难道还不了解我？我是那种贪图钱财的人吗？我以老韩家的声誉向你保证，经济上我绝对没有问题。如果不信，你尽管查！”

韩楚霞严厉地盯着韩楚光，说：“小果天天无所事事，呼朋唤友，出入高档场所，到处炫富摆阔，做了不少荒唐事。这种情况已经有人反映到市委来了！他哪来的钱？”韩楚霞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前两天韩小果突然找到她，问她认不认识丰州航空公司的人，让她想办法把航空公司一个叫吕欣的空姐炒掉。韩楚霞细问原因，韩小果并不说，只说就是想给她点颜色看看，让她知道他韩小果不是吃素的！

韩楚光愣了一下，说：“真是可恶，拿小孩子说事，算什么东西？”

韩楚霞说：“我在问你，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韩楚光说：“我哪有钱给他呀？这孩子仗义，人缘好，朋友也多，应该都是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朋友买单吧。”

韩楚霞严厉地说：“坑爹的官二代、富二代有的是，提醒你，管好小果！”

要不然，到时候把你这个当爹的坑了，你哭都没有眼泪！”

韩楚光说：“行，你这提醒我会注意的。”

韩楚霞说：“还有，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你真有什么问题，我第一个不放过你！”

听到这话，韩楚光顿时觉得心惊胆战，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姐姐，从来都是说到做到的。

夜已经很深了。韩楚光躺在床上，想到姐姐韩楚霞早上和自己说的一番话，想到姐姐那锐利得几乎能击穿他内心世界的目光，再想到梁嘉南愤然离席时的怒容，他的内心充满恐慌，翻来覆去地根本无法入睡。

这时候，门铃响了。急促的门铃声让韩楚光陡然紧张起来。来人是星星夜总会的赵老板。韩楚光一把把赵老板拽进屋。他四处张望了一下，把门紧紧关上了。

赵老板带来了二十万现金，请韩楚光为其打点，疏通疏通关系。并说如果这些钱不够，需要多少，他明天再送过来。他没有想到，这次不同以往。韩楚光并不为钱所动，一再声称事情比较难办，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

赵老板在心里盘算了一下，话里有话地说：“韩书记，咱们可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一向都没亏待过您，您不会见死不救吧？这样吧，我再给您增加百分之十五的股份，加上原来的百分之十五，就是百分之三十了，怎么样？”

韩楚光摇摇头，叹了口气，道：“要我怎么说你才明白？现在真不是有钱就能解决得了的！用钱能解决的事，还算是事吗？要我说，你应该去找皮一唐皮局长，现在可能也只有他才能救得了你。”

赵老板哭丧着脸说：“可我从没跟他打过交道，我不敢啊。这事我就指望您了。”

韩楚光沉默了一会儿，有些为难地勉强答应下来：“好吧，看在多年的老朋友分上，我就勉为其难，替你去求求皮局长，试试看。”

赵老板听韩楚光这样说，顿时喜出望外，连声说：“谢谢韩书记！”

韩楚光说：“先别道谢，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皮局长帮不帮忙，我可真

是没有把握。”

赵老板急忙说：“韩书记，您就尽量吧。您还需要什么，尽管说，只要我有。”

韩楚光说：“此话当真？”

赵老板说：“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您什么时候见我说话不算数过？”

韩楚光说：“我可听人说，你手头有一幅郑板桥的真迹。”

赵老板听了，有些为难地说：“别的都好说，就这……”

韩楚光见状，笑了笑，说：“我倒没这雅兴，可皮局长就好这一口。”

“让我想想。”

“行，就这样，你回吧，我也要睡了。”

赵老板走到门口，准备开门时，停了下来。他转过身，好像下了很大决心，说：“韩书记，就听您的，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郑板桥的真迹，明天一准给您！”

韩楚光更正说：“不是给我，是给皮一唐！”

韩楚光没有想到，皮一唐根本不买他的账。他拨打过几次皮一唐的手机，皮一唐根本不接。

过了两天，赵老板竟然直接找到了韩楚光的办公室，询问事情办得怎么样，问韩楚光到底找没找过皮一唐。韩楚光谎称已经找过，画也送了。赵老板问：“那为什么公安局的人还是封了我的店？”韩楚光说：“现在梁书记不同以往，皮局长再有本事，也是胳膊扭不过大腿。皮局的意思是，让你先回老家躲一躲，等风头过了再说。等风头过了，保你没事。”

赵老板有些不高兴，临走时话里有话地说：“韩书记，实话告诉你，我是不会跑路的。”

韩楚光看了他一眼，问：“为什么？”

“我想看看，我花了那么大的血本，到底管不管用！我是生意人，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谁也别想忽悠我！”

“你什么意思？威胁我？”

“你懂的！”赵老板说完，走出了韩楚光的办公室。

韩楚光望着赵老板的背影，心里又气又恼，烦躁不安。他把办公室的门关上，拨打了皮一唐的办公室电话。这次，皮一唐终于接了。然而，皮一唐的态度却让他彻底地失望了。

皮一唐说：“我知道你找我是为你那个姓赵的朋友说情。那个赵老板给了你不少好处吧？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

韩楚光满脸尴尬，说：“皮局，电话里说话不方便，咱们能不能找个地方见见面？”

“没那个必要！”皮一唐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韩楚光举着话筒，听着里面传来的嘟嘟声，忍不住骂了一句：“老狐狸！”

皮一唐是指望不上了。赵老板那边也要有个交代，否则他总是纠缠不休。韩楚光只好找李广帮忙。他把李广约到了自己家里，把事情简单地和李广讲了，说：“这事我就指望你了！”李广有些为难，说：“皮局没开口，我可不敢。”

韩楚光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等一下。”他起身走进卧室，片刻工夫，就拎着一个皮箱走到客厅，把皮箱放到了李广面前。“这是二十万，够不够？”说着，他打开皮箱。李广看到里面全是崭新的百元大钞。

两人心照不宣。

“我也要打点一下兄弟们。我就不客气了！”说完，李广拎起皮箱走了。

韩楚光知道，这事成了！

三

没出几天，赵老板就因为涉嫌毒品交易，被李广带人抓了个正着，而且是人赃并获。警察当场在他的房间里搜出了一包“白粉”。赵老板如梦方醒，大喊冤枉。

赵老板被带到审讯室后，李广和另外两名警察亲自审讯。

赵老板大喊冤枉，并说要见皮局长。

李广冷笑道：“人赃俱在，你还敢抵赖？”他接着对身边的警察说：“让

他清醒清醒！”

赵老板没想到，李广会让人动手打他，而且是往死里打。他想，看来再不招认自己贩卖毒品，被他们打死都有可能，走一步算一步吧，保命要紧。第二天，李广再次审讯他时，一问一答之间，赵老板就全招认了。

赵老板在拘留所待了几天，就被释放了。他有些疑惑。通知他的警察说：“走吧，有人保释你！”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保释他的竟然是抓捕和审讯他，并强制他承认贩卖毒品的李广。

李广领着赵老板走出拘留所。在一个无人处，李广停住脚步，说：“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赵老板诚惶诚恐，连声说：“知道知道，我马上带家人回老家去，永远不再踏上丰州一步。”

李广警告说：“知道就好，千万别让我再看到你，不然你会死得很难看！明白吗？”

赵老板连声说：“明白明白，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李广不等赵老板说完，就挥了挥手，很不耐烦地说：“明白就好！赶紧滚，滚得越远越好！”

赵老板像接了圣旨一般，仓皇而去。

李广回到车上，掏出手机拨了韩楚光的手机。“韩书记，你的事情搞定了。”

电话那头，韩楚光说：“谢谢！你这朋友，我交定了！”

洪雅君被正式调任丰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她到任的第二天，牛伯仲的妻子张晴就找上门来，为牛伯仲讨公道。张晴说：“老牛的案子怎么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总不能让老牛这么不明不白地死掉吧？”

洪雅君安慰她说：“你也是老党员了，要相信组织。”张晴有些气愤，说：“相信组织不等于相信你们！你们查了这么久，查出个什么结果？”洪雅君说：“你还坚持老牛是遭人陷害的？”张晴说：“当然！我跟老牛几十年的夫妻，他是什么人，我最清楚！”张晴愤恨地告诉洪雅君，陷害老牛的就是市

长叶弘轩，他想当一把手想得都发疯了。

张晴的这个说法，让洪雅君大感意外。她说：“张晴同志，你的心情我理解，但这种事不能乱猜。”

待张晴的心情平静下来，洪雅君让她坐下来，说：“我能向你了解一个情况吗？”张晴说：“什么情况？”洪雅君说：“有人反映，老牛生前和陈镜明走得很近。”

张晴冷冷一笑，说：“我就知道有人会拿这个说事！没错，老牛生前确实跟陈镜明走得比较近，说他们是朋友也不为过。但是他们那是君子之交！不信，你们尽管查！”

送走张晴，洪雅君打电话给梁嘉南，两人交换了一下意见。从林啸出逃、调查组办公室被安装窃听器，到调查组办公室发生火灾，这一系列迹象表明，有人并不是害怕调查牛伯仲，而是在求自保。然而，他们明明知道丰州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却总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省公安厅至今也没有查实安装窃听器和纵火案的相关线索。

洪雅君在思考，突破口到底在哪里？

这天晚上，洪雅君正在会议室和文雪查阅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的案卷资料，值班室工作人员走了进来，说门卫打来电话，有两个人强烈要求见纪委书记。洪雅君说：“赶紧带他们进来。”

来人是吴强的妻子和儿子。他们把存折和笔记本都交给了洪雅君。接着，吴强的妻子原原本本地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了。

洪雅君据此向省纪委刚毅书记做了汇报。根据掌握的证据，市纪委会研究并报市委常委会通过，决定对杨晓东立案审查。

根据工作需要，省公安厅的两名警察赶到了蹲守现场。两位蹲守人员告诉他们，杨晓东一直没有回来。两名警察分析认为，事发突然，时间这么紧，而且市纪委里也只有办案人员知道，杨晓东不可能听到风声。于是他们决定继续在他家附近守候！

话说，那天晚上杨晓东确实被吓住了。他开始以为是吴小刚报了案。他把车停在离酒店不远的地方，观察着酒店的动静。后来，停在酒店停车场的警车

全部都开走了，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有些冷清的大街上，并不见任何异样，他慌乱的心神才稍微平静了一些。等心情平静下来后，他细细琢磨了一下，认为这就是一场误会，一场虚惊，警察并非因他而来。吴小刚的情况可能和他差不多，看到酒店有警察来，以为是他报了案，吓得连电话都不敢接了。想到这里，他的心情略微放松下来，但他还是不敢直接回家。直到杜鹃打来电话，告诉他一切正常，他才松了一口气，回家好好地睡上一觉。

躲了初一逃不过十五。这天晚上在杨晓东家附近负责监视的工作人员看到杨晓东回来了，刚才过去的就是他的车。

省公安厅的警官立即说：“下车，行动！”

杨晓东把车停好，走到地下室的电梯门口时，办案人员突然出现在了她的面前。杨晓东顿时有些紧张，说：“你们是什么人？”

市纪委办案人员平静地说：“杨局长，别紧张，纪委有些问题需要跟你核实一下。”

“什么问题？”杨晓东有些惊慌地问。

“别问了，跟我们走吧！”

此刻，杨晓东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软塌塌的，在地上几乎站不起来。工作人员半扶半架地把杨晓东带到了车上，连夜赶往市纪委的纪律审查工作点。市纪委办案人员带走杨晓东，还是被人发现了。这个人就是神州能源集团的总经理助理杜鹃。杜鹃和杨晓东是大学同学。这一段时间里，他们的交往极为密切。

杨晓东一直心存顾虑，常常晚上不敢直接回家。

杜鹃说：“这样吧，我今天也还是到你家附近看看，如果没有异常情况就给你电话。”杨晓东说：“那太好了，谢谢你！”

杜鹃赶到杨晓东住的小区，在四周转了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然而，他怕出意外，并没有给杨晓东打电话，而是在小区大门对面的一家酒店开了一间客房。他站在窗口观察了许久，确信没问题，才给杨晓东打电话，让他回家。杨晓东和杜鹃联系，使用的手机卡是在街边小店买的，只有林啸和杜鹃知道。杜鹃挂断电话后，突然又想到了什么，他又给杨晓东打电话，建议他把手机卡

丢掉。

杨晓东想了想，还是按照杜鹏说的，把手机卡拿了出来，摇下车窗玻璃，扬手把手机卡丢到了路边的绿化带里。

四

杜鹏挂断电话后，并没有休息，而是站在窗口前，点上了一支烟，悠闲地欣赏着窗外灯火灿烂的夜景，想着要到哪里去打发这个有些寂寞、百无聊赖的夜晚。

没想到，他就正好看到市纪委的人和两个高大的男子将杨晓东带上了车。他立即举起手机拍照，然后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广，并把照片发到了李广的手机上。李广又立即给皮一唐打电话汇报了情况。

“要盯住，看他们到底去哪里！”皮一唐在电话里吩咐。

李广急匆匆地赶到市公安局电子监控中心，命令值班警察立即打开所有摄像头。一名警察有些困惑地问：“是所有吗？”李广急切地说：“对，所有的，特别是通往外地的各条道路上的！”李广打开手机和操作的警察说：“你们都看清楚了？就是这辆黑色凯美瑞轿车，一经发现，只许报告不许阻拦，更不许惊动车里的人，明白吗？”

一名警察笑着说：“李主任，能不能透一点风，你们在办什么大案重案啊？”

李广严厉地说：“住嘴，不该问的别问！”吓得那名警察伸了伸舌头，再不敢吱声。

很快，目标就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上。一名警察指着画面上的车辆说：“李主任，你快看，就它！”

李广凑近看了一眼，说：“没错，就是它，盯紧点，随时将车的方位告诉我！”说完，他匆匆下楼。到了楼下，他刚想上车，却见皮一唐的奥迪车风驰电掣般驶了过来，一个急刹停在他的面前。皮一唐示意李广上车。

李广上车后，皮一唐急切地问：“发现目标没有？”

“发现了。”

“找到关押他的地方，递个口信进去！”

“递什么口信？”

“让他管好自己的嘴巴，别乱咬人。只要他不乱咬人，最多三年，一定能够出来！”

李广开着警车，一路跟踪，一直跟到地处丰州市郊区的东湖度假村纪委办案点。凯美瑞轿车在度假村大门口刚停下，两名警察就迎了上来。

李广远远地躲在暗处，亲眼看着杨晓东走了进去。他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两口，打电话告诉杜鹃，人找到了。他说：“杜总请放心，我们会想办法处理好的。”

当晚，李广就找到他在武警支队的的一个哥们，请这哥们帮忙，想办法给杨晓东递口信。李广让这个哥们转告杨晓东，死人是不能说话的，把一切推到死人身上，三年内保他出来！

“行，我想想办法！”

“拜托了，哥们，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李广说。

这人还真把事情办成了。

应该说，关于纪委对领导干部立案进行纪律审查的相关程序，杨晓东是清楚的：“凡报请批准立案的，应当已经掌握部分违纪事实和证据，具备进行审查的条件。”据此，他认定自己的违纪事实纪委是掌握了。然而，自己被查处了，还不能把相关人员的问题说出来。他指望相关人员帮忙“救”他呢！

“死人是不会说话的！”这让杨晓东的两眼顿时一亮。当晚，他就主动要求见洪雅君，说要交代问题。

洪雅君和省纪委专案组的两名干部听取了杨晓东的交代。杨晓东一口咬定，他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有牛伯仲这个后台给他撑腰，所以他才有恃无恐。他还告诉洪雅君，林啸的后台也是牛伯仲。

洪雅君提醒他，别来虚的，说具体的事情。一件一件地慢慢说，关键是证据。

杨晓东摇了摇头，说牛伯仲的城府太深了，太狡猾，从来都不会留下证据。所以，他没办法提供证据。不过他可以提供线索，由纪委去查。

听了杨晓东的供述，洪雅君决定天亮后立即赶往省城，当面向省纪委刚毅书记汇报。

在刚毅书记的办公室，洪雅君汇报了杨晓东交代的问题。刚毅书记听完汇报，沉思良久，“这么说，牛伯仲有经济问题的嫌疑？”

洪雅君说：“刚书记，还有个情况，你可能不知道。牛伯仲生前，曾经做过一件特别让人费解的事情。他明知道神州能源集团已经有规划，准备在海鸥岛建炼油厂，还把海鸥岛上的那块地批给了陈镜明建高新产业园，而且是不顾其他同志反对，一意孤行，搞得现在丰州市领导和神州能源集团都很被动。”

洪雅君接着说：“杨晓东在交代的时候一口咬定，牛伯仲一定和陈镜明有着不可告人的权钱交易。”

刚毅书记严肃地说：“我们需要的是证据。雅君同志，你觉得杨晓东的交代有多大的可信度？”

洪雅君说：“目前还真不好说，关键是他提供不出任何证据。另外，我有一种感觉，他好像是有意保护一些人，把所有事情都推到死人身上。但不管怎样，我觉得杨晓东一定是个关键人物，不能轻易放过！”

刚毅书记点了点头，说：“牛伯仲属于省管干部，涉及他的案情由省纪委纪检监察室办案组跟进取证。”

洪雅君说：“杨晓东的案子也是省纪委专案组在主办，我们也是配合。”

刚毅书记纠正说：“不是配合，是联合办案，杨晓东是专案组的涉案人员，应另案处理，查办还是以市纪委为主。”刚毅书记还分析说，从牛伯仲的尸检报告来看，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思路一定要打开。

洪雅君听了，为之一惊。

刚毅书记严肃地说：“目前，也只是分析研究，需要高度保密。”

洪雅君说：“看来，问题是越来越复杂了。”

刚毅书记建议洪雅君找赵扶义副省长谈谈。刚毅书记说：“赵省长是老丰

州了，应该知道不少情况。”

在赵扶义的办公室，省纪委工作人员和洪雅君向赵扶义核对了牛伯仲批地给陈镜明公司的事情。

赵扶义说，这件事他是知道的。当时叶弘轩第一时间就找了他，让他出面阻止牛伯仲。没想到，牛伯仲连他的话也不听，坚持一意孤行，我行我素。牛伯仲的理由有两条：一是神州能源集团的规划只是一个初步的意向，成不成谁也不敢保证；二是在海鸥岛建炼油厂，破坏了丰州市的生态环境，不符合他的发展理念。

说到这里，赵扶义停了下来，看了省纪委工作人员和洪雅君一眼，接着说道：“敢跟拿到国家重大投资项目的神州能源集团对着干，而且敢于冒犯上级，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单凭一个所谓的发展理念，没有巨大的利益驱动？”

洪雅君说：“这么说，赵省长也觉得他跟陈镜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交易？”

“有没有交易，这就要靠你们纪委调查了。不过，我觉得只有这种解释是最靠谱的。总之，这个陈镜明和牛伯仲的关系一定不简单！”

洪雅君回到丰州后，受省纪委刚毅书记委托，约叶弘轩、孙耀乾和皮一唐在市委小会议室分别进行了一次谈话。洪雅君告诉他们，市财政局局长杨晓东因为涉嫌违纪，已经接受纪律审查。洪雅君说：“杨晓东交代了不少问题，几乎全部涉及前任市委书记牛伯仲同志。据杨晓东说，有些事情你们三位也是知道点情况的。所以，受省纪委委托，核实一下杨晓东提供的一些情况。”

谈话结束后，孙耀乾感到一身的轻松。自从知道杨晓东出事后，孙耀乾的神经就一直绷得很紧，几天来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他曾找皮一唐想委婉地打听一点消息，却是一无所获。通过今天的谈话，他大概知道了杨晓东并没有交代出太多问题，而是把所有事情都推到了死去的牛伯仲身上。死人不能开口。他突然有一种终于获得了解脱的畅快。

皮一唐却不像孙耀乾那么轻松。他心事沉重地回到办公室，就把李广喊来了。他神情严肃地问李广是怎么递话给杨晓东的。

李广说是通过武警支队的一个朋友。皮一唐没有吭声，神情阴冷地盯着李

广，这让李广感到心里有些发毛，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

“皮局，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李广对您从来都是忠心耿耿，决无二心的。我给姓杨的递进去的话跟您交代的绝对是一字不差。”

“真的是这样吗？”

“皮局，我跟了您这么久，您难道还不相信我？”

皮一唐看着李广，沉默许久，才挥了挥手，示意李广离开。

李广离去后，皮一唐往椅子后背上一靠，闭上了眼睛。他预感到，纪委是不会轻易放过杨晓东的。对杨晓东，他突然就没有了信心。

五

整个下午，韩楚光都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放着一沓需要他批示的文件，他却心神不宁，一个字也看不下去。

中午的时候李广来过。李广告诉他，上午市公安局召开了“飓风行动”总结汇报大会。梁嘉南出席会议并作讲话。他在会上提出，对这次行动的后续工作，会一直跟进，并要求市公安局把正式逮捕的人员名单提交给他。韩楚光急切地问：“赵老板的事会不会露馅？”李广说：“这个你放心，我已经处理好了，不会有问题。”韩楚光听了才放下心来。

李广却接着说：“不过这个姓梁的确实麻烦，恐怕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韩楚光问怎么了。

李广说：“姓梁的不知在哪里得到的信息，竟然掌握了我们公安局存在以罚代法的问题。指出丰州之所以黄赌毒问题泛滥，是因为执法者睁只眼，闭只眼，有意放任自流，是为违法者充当保护伞，以便从中获利。并且明确提出，接下来要重点彻查这种保护伞！”

韩楚光听了，脸色为之一变。

李广有些担忧地说：“平时有些老板还是很识时务的，现在突然被抓还要被判刑，怕就怕他们会嚷嚷起来，捅出大篓子。”

韩楚光说：“你有什么好办法？”李广摇了摇头，说：“连皮局都一点对策也没有，我哪有什么办法？”

接着，李广不动声色地说：“韩书记，皮涌厝村是全市黄赌毒的重灾区，这可是在你管辖的地区的事。接下来，我们的日子不好过，想来你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韩楚光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现在我们是被绑到一条绳上了，有什么需要我协助的，你尽管说！”

李广带来的消息，让韩楚光整个下午都失魂落魄，内心恐慌。下班后，他直接回了家。儿子韩小果不在家。韩小果基本上都是昼伏夜出，晚上注定不回来。妻子几个月前已经正式移居国外。空落落的房子显得倍加冷清，更加重了韩楚光的孤独和恐慌感。他给情人陈子轩打了电话，陈子轩答应过来。陈子轩近三十岁了，尚未结婚，是丰州一家影视文化公司的公关部经理。两人保持情人关系已经几年了。陈子轩经常和韩楚光说，这辈子就不嫁人了，就跟定他了。

陈子轩过来后，韩楚光开车带她到一家韩国餐厅，吃了陈子轩最喜欢的韩国菜。陈子轩发现韩楚光好像有什么心事，就问他：“你今天怎么啦？”韩楚光说没事。

虽然有年轻漂亮的陈子轩陪在身边，韩楚光仍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整个晚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几近癫狂地做爱，抗拒着内心的恐慌。

半夜时分，韩楚光和陈子轩正在翻云覆雨，韩小果回来了，他用力拍打着卧室门喊道：“老爸，你出来一下！”

“干吗？这么晚了，有事明天再说！”

“你再不出来，我就砸门了。”韩小果说着，开始用脚踢门。

韩楚光让陈子轩躲进卫生间。他打开门，怒气冲冲地说：“你想干什么？想砸房子啊？”

韩小果低声说：“爸，我出事了，你得救我，不然，我就死定了！”

韩楚光不禁一惊，问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么严重？”

“我开车撞死人了！”韩小果低声说。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韩楚光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听错了。

“我开车撞死人了！”这次，韩小果的声音大了一些。

事情发生在前几天晚上。

那天凌晨一点多，韩小果在一家酒店喝醉了酒，和两个年轻人发生口角，被两个年轻人追到停车场。恰好被李广看到，替他解了围。韩小果执意要自己开车回家，李广发现他喝醉了酒，就替他叫了代驾。代驾司机也是一个年轻人，叫曾少云，韩小果早就认识他。

上车后，韩小果对曾少云说：“听说你小子学过武功，真的还是假的？”曾少云扭头看了一眼韩小果，颇为自豪地说：“当然是真的，正宗咏春拳！”韩小果说：“那以后给我当保镖算了，不会亏待你。”曾少云说：“那敢情好！”

韩小果嫌曾少云开得太慢，说：“你会不会开车？当我这跑车是拖拉机啊？”曾少云说：“这段路限速。”韩小果不耐烦地说：“别啰唆，停车！”

曾少云只好把车停下。韩小果跳下来，走到驾驶室这边，指着曾少云说：“滚一边去，我来开！”曾少云有些担心地说：“你行不行啊？”韩小果说：“你少啰唆，不会少给你钱！”曾少云只好挪到了副驾驶座上。

韩小果开着车拐了一个弯，上了龙达路，没走多远，就撞到了一个过马路的行人。曾少云说：“快停车，你撞到人了！”韩小果说：“你别胡说，没有的事！”开出一段路后，韩小果把车停下，让曾少云在车上等着，他一个人下车查看。看到车头处有血迹，他这才确信自己刚才确实撞了人。这样的惊吓，让一直晕乎乎的他立刻就醒了大半。回到车上，韩小果没有立即发动车，而是手扶着方向盘愣了一会儿。

“你刚才说啥来着？说我撞到人了？”

“是啊，你没感觉？”

“撞什么人了？”

“车太快，我也没看清，只看见一个人影被猛地撞飞了。”

“你真的看清了？”韩小果狠狠地说。

曾少云顿时明白了，忙说：“我啥都没看见，没看见！”

韩小果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塞给曾少云，“拿着！”

“什么？”

“还有什么？你的封口费，十万！”

“十万啊？谢谢，谢谢！”

曾少云做梦也没有想到，被撞的是他读职业中专的妹妹曾小萍。被环卫工人发现时，曾小萍还有呼吸，被送到医院后，因伤势过重死亡。

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下午，曾少云正在街上，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有些慌张地说：“学校打来电话，说这两天小萍根本没在学校。前天晚上她被我骂了几句，就受不了了，一定是离家出走了。你快去报警吧！”

受理曾少云报警的警察，根据他的描述，发现他妹妹的情况和三天前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死者很吻合。这个警察就给市交警支队队长钟明打电话，汇报了情况。

钟明立即带着负责处理该起交通事故的陈科长赶了过来。

陈科长告诉曾少云，有一起交通事故的死者是个学生，一直找不到家属，有些像他的妹妹，要带他去核实一下。

死者果然是他的妹妹曾小萍。极度的痛苦让曾少云的脸都变了颜色。

“你说我妹妹是给车撞死的？”

“是的。”

“是什么人撞的？”

“不知道，肇事司机逃逸了，现在还没抓到。”

“在哪被撞的？什么时候的事？”

“三天前，半夜一点左右，龙达路。”

曾少云大声吼道：“我知道是谁撞的！”

当天晚上，曾少云带负责处理该起事故的几名交警，到了韩小果经常去的那家夜总会。他们在停车场找到了韩小果的跑车。

喝得醉醺醺的韩小果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向停车场走来。

突然，他发现几名交警正在查看他的跑车，进行拍照，旁边站着曾少云。他顿时一惊，吓得酒也醒了，迅速闪到暗处。他盯着曾少云和几名交警，咬牙

切齿地骂道：“王八蛋，敢出卖老子。我一定要你死得很难看！”

前天早上，韩楚光发现车头有血迹，就曾质问过韩小果，是不是撞人了。韩小果坚持说没有，是撞伤了一条狗！

“为什么当时不承认？”

“我也没想到会撞死人啊！”韩小果接着说，“怕啥，在这地头上，哪有你摆不平的事？”

韩楚光既气又恨，真想狠狠踹儿子几脚。

“不争气的东西！滚回你的房间！”

待韩小果回了房间。韩楚光急忙给李广打电话。李广正在和一帮哥们打牌，看到是韩楚光的电话，就走出门来。

电话一接通，韩楚光就着急上火地说：“李主任，麻烦你马上来我家一趟，有急事！”

李广推托说：“我现在正在办案子，走不开啊。”

韩楚光着急地说：“李主任，我这可是火烧眉毛，要出人命了啊。你就赶紧来一趟吧，好不好？求求你了，少不了你的好处！”

李广说：“好，我和弟兄们交代一下，就赶过去。”

李广到了韩楚光家，一进门就说：“这么急，找我到底什么事？”韩楚光说：“先别问啥事，告诉我你的银行卡号。”李广有些疑惑地望着韩楚光。韩楚光说：“快点告诉我，我现在就用手机转五十万到你的卡里！”

转完钱，韩楚光才把韩小果撞死人的事和李广说了。李广说：“让小果出来，我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果，你出来一下。”听到父亲喊自己，韩小果焉头焉脑地走到了客厅，和李广打招呼：“李叔，你来了！”

李广说：“告诉我，人是你撞的吗？”

韩小果沮丧地说：“是我撞的！”

“那晚我不是帮你找了代驾吗？”

“我嫌他开车慢，半路把他换下来了。”

“谁能证明半路换成你开车了？”

韩小果突然明白过来：“对，不是我开的车，人不是我撞的！”

李广盯着韩小果，一字一顿地说：“你给我记好了，当时你喝大了，是找代驾开的车，我可以做证，停车场的人也可以做证，明白吗？”

韩小果忙说：“明白，谢谢李叔！”

于是，剧情来了个大反转。举报交通肇事者、死者曾小萍的哥哥曾少云，在医院处理妹妹的后事时，被警察带走调查，并因涉嫌交通肇事后逃逸，被关进了拘留所。

曾少云踢打着铁门，大声骂道：“你们这些王八蛋，官官相护，欺压百姓。姓韩的，你不是人！你不得好死！”

六

丰州存在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干部队伍的问题。梁嘉南在丰州市工作一个时期以来，总结认为，要想彻底扭转丰州的被动局面，让其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首先是要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当前就是要让那些有问题、不作为的官员下去，让踏实肯干、作风优良的同志走上领导岗位，使丰州的干部队伍更健康、更好地服务丰州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梁嘉南决定对丰州各级领导干部的实际情况进行一次摸底调查。为此，在洪雅君到任丰州后，他专门和洪雅君、韩楚霞进行过沟通。

韩楚霞提议，为了营造丰州市政治生态的青山绿水，造就一批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其抓手是要对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一次全面考评，重点是政治可靠，对党组织忠诚的测评。

韩楚霞是多年从事党的组织工作的领导干部，也是在全国都小有名气的社科理论研究者。她用两年多的时间深入基层调研，并借鉴其他省市和世界上一一些先进国家的公务员考评做法，由市委组织部牵头调研制定了《关于中共丰州市干部考评实施细则》，其核心内容不唯GDP，而是政治可靠，对党忠诚的

测评。韩楚霞曾将这份干部考评细则给牛伯仲看过，牛伯仲还没有给她反馈意见，就出事了。

《关于中共丰州市干部考评实施细则》的条款内容，主要围绕干部的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具体包括干部的政治品质、个人道德、业务能力、工作作风、廉洁自律等多个方面。对干部的选拔、任用，按照“集体讨论，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程序，严格执行七项原则：党管干部，五湖四海、以德为先，注重实绩，群众公认，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民主集中制，依法办事。其中，民主推荐的结果，作为重要参考。并明确要求干部都要如实申报个人有关事项。

梁嘉南看过后，认为这份干部考评细则，充满了锐意改革的勇气和探索精神。这是对每一个干部全方位的综合考评，客观、公正、科学，而且极具可操作性。

梁嘉南认为根据中组部、省委组织部的有关文件精神，按照市委组织部调研制定的这个“细则”可以对市管干部进行考评。为此，他要求组织部门将该实施细则上报给了省委组织部。他的这一决定，得到省委李浩然书记的肯定。

梁嘉南没有想到，在市委常委会上讨论这一工作事项时，却出现了很大的争议和分歧。

首先提出不同意见的是市委副书记孙耀乾。他的理由是：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不具备可操作性。他强调说，按规定已经向组织申报个人事项，如果说一定范围内公开，连最起码的隐私权都没有了，还谈何尊严？

孙耀乾话还没说完，就被韩楚霞打断了。韩楚霞说：“孙副书记，不好意思，我说几句。您刚才说侵犯公民的隐私权，我不认同。我认为，领导干部不能等同于普通群众。领导干部吃的是国家俸禄，拿的是纳税人的钱，是人民的公仆。在人民面前，公仆不可以拥有这样的隐私权。至于尊严，我认为领导干部在一定范围内晒出自己问心无愧的家底，最有尊严！”

梁嘉南说：“我赞同楚霞同志的说法！”

梁嘉南问叶弘轩：“叶市长，你觉得呢？”

“这个……”叶弘轩犹豫了一下，说，“各有各的道理吧。”叶弘轩这

话，是不持任何立场的，明显是在应付。

梁嘉南看了一眼皮一唐，提出要他发言，“一唐同志，你有什么看法？”

“我办案可以，谈理论问题就外行了。”皮一唐搪塞道。

“这可不是理论问题，这是要来真格的！”梁嘉南说。

“那我就说几句。”皮一唐说，“这个细则看上去很有可操作性，但实际操作起来，恐怕不容易。就拿个人事项申报这一项来说，谁知道是真是假呢？难不成还要逐个逐个地去查核？”

孙耀乾马上说：“所以，我刚才说这是形式主义。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要核查，谁来核查？纪委？组织部？检察院？公安？好像都不合适吧？谁都不是违纪或者犯法的嫌疑人，对不对？”

梁嘉南说：“干部任用凡提必核。另外，出现特殊的个案时也会核查。不过，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作假者总会被发现的。诚实，是每个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品质，连诚实都做不到，其他的就更不要说了。”

孙耀乾说：“大家存在这么大的分歧，我建议，最好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怎么样？”

大家对孙耀乾的这个提议表示认同。于是梁嘉南说：“既然有的同志认同耀乾同志的建议，那么现在就表决，反对这个‘细则’的请举手。”

孙耀乾、宣传部张部长和另外两名常委，四个人举手反对。

“好，四票反对。”梁嘉南说，“同意这个‘细则’的请举手！”

梁嘉南、韩楚霞、洪雅君和另一名常委举起了手。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望向叶弘轩。此时，叶弘轩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

叶弘轩谁也没看，略低着头，沉思了一会儿，慢慢地举起了手。

孙耀乾和皮一唐一直紧张地注视着叶弘轩，希望他能够站在反对者一方，不要举手。然而，叶弘轩还是让他们失望了。

“五票赞成，四票反对，通过！”梁嘉南宣布。

孙耀乾对这个干部考评细则的通过愤然于胸。他决定向省委领导反映，于是，孙耀乾给赵扶义副省长打了电话，汇报了相关情况。

赵扶义手中也有一份《关于中共丰州市干部考评实施细则》，是前几天孙耀乾送给他的。他粗略地看了一下，很是不以为然。听了孙耀乾的汇报，他决定马上找李浩然书记汇报，看看李浩然书记是什么态度。

“李书记，有件事向您汇报一下。”赵扶义在李浩然书记的办公室落座后，扬了扬手中的小册子说。

李浩然书记拿起办公桌上的《关于中共丰州市干部考评实施细则》，说：“我这里也有一本。这件事，嘉南同志向我报告过，你对此怎么看？”

赵扶义有些意外，但他还是说：“颠覆了我们以前的很多做法，是不是太过激进了一些？”

李浩然书记笑了笑，说：“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方式，进一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嘉南同志做这个先行者，勇气可嘉啊！”

赵扶义苦笑了一下，说：“确实勇气可嘉，不过他是中组部正在考察的后备干部，但愿不要有什么负面的问题，影响他的政治前途。”

李浩然书记说：“嘉南同志表了态，他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赵扶义站了起来，说：“本来我还有些担心，看来都没必要了。希望他在从政的路上走得更远些吧。”

赵扶义走出李浩然书记的办公室后，脸色一下就阴沉了下来。

赵扶义的电话很快就打了过来。不过让孙耀乾大为失望的是，李浩然书记竟然支持梁嘉南！

这天，孙耀乾和皮一唐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说：“李书记支持，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常委会已经形成决议，只能执行。”皮一唐说，“不就是想玩玩新花样吗？有啥大不了的？咱就陪他玩玩呗。”

“这可是玩火啊！”孙耀乾苦恼地说，“就怕惹火烧身。”

皮一唐淡然地说：“既然是玩火，当然会有人受伤。只是伤到谁，就难说了。”

孙耀乾望着皮一唐，在想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皮一唐又说：“这就是政治。你老孙从政多年，有理论高度，有实践经验，谁能玩得过你？”

孙耀乾的心里终于云开雾散，心情瞬间就轻松了，他不再沉重，不再苦恼。他冲皮一唐笑着说：“你真狡猾。”

这天叶弘轩因为神州能源方面的一些事需要和梁嘉南商议，就直接到了梁嘉南的办公室。两人谈了神州能源的事后，梁嘉南把话题转到了这次干部考评上。梁嘉南说：“你对这次干部考评好像存在顾虑，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叶弘轩说：“你想听真话吗？”梁嘉南点点头。叶弘轩苦笑了一下，说：“很多人都说我有书生气，没想到你和韩楚霞比我还书生气。坦率地说吧，这是在挑战早已根深蒂固的官场潜规则，我觉得很难，胜算不大。”

两人一时无语。

沉默良久，梁嘉南说：“老叶，你的顾虑有一定的道理。前些日子，我在基层走了走，说真的，给我的感觉不是很好。咱们丰州的干部队伍里，确实存在很多不正之风，有不少问题，有些甚至挺严重也挺复杂的。这样的干部队伍，不动是不行的。”

叶弘轩苦笑着说：“丰州市县、区这一届的领导班子，都是上级组织部门任命的。有些干部是怎么选拔上来的，并非不清楚。我何尝不想通过考评，让真正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走上合适的工作岗位。可如此一来，涉及的人太多，有些人在上层或多或少都有些背景，真要动手，难啊！甚至会树敌无数！”

梁嘉南点了点头，说：“老叶，你说的这些，我也想到了。我跟你说些心里话吧。你恐怕不知道，我是中组部正在考察的后备干部。不少人传言，说我来丰州只是过渡。可我真不是这么想的，我要让他们知道，哪怕身陷漩涡，甚至万劫不复，这件事我也一定要做！当然，我也知道，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是最困难的，胜负难料。所以，我很希望你能跟我站在一起，同仇敌忾，并肩作战。”

梁嘉南的坦诚，让叶弘轩有些感动。在潜规则盛行的官场上，能够如此坦荡、如此推心置腹的人，尤其是同事和搭档，实在太少太少了。看着神情恳切

的梁嘉南，叶弘轩点了点头。

叶弘轩离开不久，洪雅君便急匆匆地来到了梁嘉南的办公室。洪雅君告诉梁嘉南，水湾头区的区长皮健向她举报，说他怀疑区里有些干部在皮涌厝村的娱乐场所里占有暗股，并提供了涉事的几名干部的名字和所涉及的娱乐场所。

洪雅君说：“我准备马上派人去调查。”

梁嘉南说：“这种事不用请示我，你自己就可以决定。如果查出是事实，必须严惩！”

第七章 | 干部考评的“标尺”，聚焦丰州官场众生相

《关于中共丰州市干部考评实施细则》规定考评新标准，一时间干部花钱买好评欲博好职位……

—

这几天，韩楚光的心情不错。儿子韩小果的事，他本以为会很麻烦，没想到几乎没费什么劲就被搞定了。虽然为此给了李广人民币五十万元，他想起来确实有些心疼，但总比让儿子到监狱里蹲几年强。再说，几十万元钱对他来说也算不上什么，他也就释然了。

这天早上，韩楚光刚到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就给他送来了市委下发的红头文件和《关于中共丰州市干部考评实施细则》。韩楚光接过来看了一眼，就顺手丢到了办公桌上。

韩楚霞在主持制定这份干部考评实施细则，将它作为征求意见稿，征求有关专家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的时候，就拿给韩楚光看过。韩楚光真想不明白，姐姐作为一个地级市的组织部部长，大小也是一个副厅级干部，竟然像个从没有接触过社会的学生，没有任何社会经验，更不要说政治智慧了，简直幼

稚得令人好笑。没想到，就这么一个幼稚的破玩意儿，现在竟然被市委当成宝了，他想想都感到可笑。

韩楚光瞅了一眼桌子上的小册子，突然就想到了市委书记梁嘉南和区长皮健。想到这两人，他不敢再轻视这次干部考评了，刚才轻松的心情甚至变得有点儿沉重。

这个时候，皮恭打来电话，约他打羽毛球。韩楚光前几天让皮恭查一查，那天晚上梁书记怎么会突然夜访皮涌厝村，他感觉这里面一定有鬼。他也正想找皮恭问问这事，就爽快地答应了。

两个人见面后，皮恭告诉韩楚光，是皮健带梁书记去的，而且还去了海产批发大世界。韩楚光听了，骂道：“果然是这个王八蛋！”

皮恭也很生气地说：“他真不是东西，简直忘记自己姓啥了。干脆修理修理这个臭小子。”韩楚光说：“你脑子进水了，这时候能动粗？不但不能，还要笼络笼络他。”

“怎么？还怕他不成？”皮恭很不服气。

韩楚光说：“要从长计议，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风声很紧了，不能让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跳出来搅局！”

“那先给他记到账上，到时候一起算！”皮恭狠狠地说。

当天晚上，韩楚光打电话给皮健，约他到幸福楼吃饭。韩楚光主动请皮健吃饭，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皮健感到意外，本不想去，架不住韩楚光绑架式的邀请，也就只好答应了。

皮健赶到幸福楼的时候，韩楚光已经先到了。皮健一走进包间，韩楚光就笑着站起来，热情地让座，说：“请你一起吃个饭，没别的意思，就是唠唠嗑，谈谈心。”

“兄弟，说句真心话，想不想再往上升升？”几杯酒之后，韩楚光似乎有了几分醉意，“不要忘了，我姐是谁。这次干部考评工作，就是她主导的。我会在她面前特别介绍的！”

皮健说：“韩书记，我喝多了，不要嫌我说话不好听，我还真不信。如果就凭你姐姐的一句话就可以得到提拔，你就让她先提拔你好了。”

韩楚光说：“我嘛，年龄大了，没那个想法了，现在我就知足了。你不同，你年轻。”

皮健站了起来，说：“韩书记，我明白你的意思，放心吧，该怎么做，我懂得。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先走一步，失陪了！”皮健说完，就头也不回地径自走了。

“不识抬举的东西，给脸不要脸！”韩楚光非常恼火，一边骂一边抓起桌子上的酒杯，狠狠地摔在地上。“啪”的一声，玻璃碎了一地。

门口的服务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忙开门进来。

韩楚光大声斥责道：“滚开！”

深冬。一天晚上，皮一唐主动约陈镜明见了一面。两人是在一家茶室见面的。这是一家中国传统装修风格的高档茶室，房间里有雕花红木屏风，摆着上等的红木家具，茶案上摆着的紫砂壶出自名家之手，墙上挂着的一江山水，也是名家之作。茶，自然是上好的碧螺春。

茶室里播放的是《春江花月夜》，优雅的音乐轻轻地弥漫开来，让茶室显得更幽静、更雅致。

“好茶！”皮一唐慢悠悠地品了一口茶，放下茶盅，“听说，今天检察院的人找过你？”

陈镜明只是笑了笑，并没有明确回应皮一唐。

上午的时候，市纪委书记洪雅君和检察院的两个人确实找过陈镜明，了解牛伯仲生前和他的交往情况。对此，陈镜明心里是坦然的，毕竟他和牛伯仲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皮一唐又说：“知道检察院为什么找你吗？杨晓东被纪委带走了。”

陈镜明坦然一笑，说：“这不关我什么事，我对这些也不感兴趣。”

皮一唐说：“其实杨晓东和牛伯仲屁关系都没有，杨晓东却把自己做的坏事全推到一个死人身上，而且还把你扯进去了。”

陈镜明说：“莫名其妙，他怎么会扯到我呢？”

皮一唐说：“还不是海鸥岛上的那块地！你不觉得这是个事吗？”

陈镜明笑着说：“不觉得，这件事早就满大街的人知道了，啥时候拿这说事我也不怕。就算走司法程序，法律也是要讲证据的！”

皮一唐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连人都敢杀，要搞个证据还不容易？陈总，你不要忘了我是干什么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接着，皮一唐告诉陈镜明，杨晓东和神州能源集团的总经理助理杜鹏是大学同学，而且关系不一般。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呢？”陈镜明问。

皮一唐笑了笑，说：“陈总，你是聪明人。我就没必要费口舌了。”

皮一唐离去后，三叔走了进来。三叔跟着陈镜明一起打拼创业，风风雨雨地二十多年了。陈镜明真正能推心置腹的，也只有三叔了。

三叔听了皮一唐带来的这些消息，不无担忧。他说：“镜明，中国有句古训，穷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咱胳膊拧不过大腿，听三叔一句劝，放弃吧！”

陈镜明摇了摇头，说：“三叔，现在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我们想放弃就能放弃的啊！”

“要不，找找那个梁嘉南，我感觉他和那些人不是一路人。”

“知人不易，再观察观察吧。再说，找他也不一定有什么用。”

应该说，梁嘉南给陈镜明的印象不错。陈镜明觉得他是一个有思想、想干事的领导，也曾想过和梁嘉南好好谈谈。但他了解到梁嘉南和沈梦卿的关系后，心里又不免生出了一些顾虑和担心。

二

陈镜明思虑再三，决定到神州能源集团总部拜会沈梦卿。

对于陈镜明的突然到访，沈梦卿有些愕然。她心想，他是想继续谈判还是主动让步？为了协调和动员陈镜明搬迁产业园，梁嘉南与叶弘轩一起，专门找他沟通过。虽然结果令人失望，但沈梦卿想，当地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亲自登门沟通，陈镜明事后必定会再三权衡，有所松动和让步也是可能的。

然而，事情却大大出乎沈梦卿的意料。陈镜明不是来找她谈判，更不是来

让步的，而是专门带来牛伯仲的尸检报告单给她看。

“你是什么意思？”

“牛伯仲死于心脏病突发不假，但导致心脏病突发的，不仅是他服用了过量的‘伟哥’，还有另外一种药，这才是最致命的。从这张检验单来看，几乎可以肯定，牛伯仲是死于他杀！”

沈梦卿强压着心头的怒火，说：“姓牛的跟我有关系？真是莫名其妙！”

“也许和你确实没什么关系，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问问，你是希望这张检验单在我手上，还是在警方手上？”陈镜明不紧不慢地说，“大家都是聪明人，可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做生意嘛，还是和气生财的好。我不希望有人拿一个死人来做文章，事情搞大了对谁都没好处。”

“陈总，我是真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怀疑我们跟牛伯仲的死有关系，完全可以去报警，用不着跑到我这里玩这套，弄得跟黑社会似的，没用！你的厂子该搬还得搬！”

陈镜明拿回检验单，装进包里。“沈总，打扰了，告辞！”陈镜明走到门口，停住脚步，转身说，“沈总，提醒你一句，你们公司那个姓杜的，不是很地道，有点邪门！”说完，他转身离去了。

陈镜明的到来，让沈梦卿心情烦躁，坐卧不安。她决定立即赶往丰州。

沈梦卿到丰州后，顾不上休息，第一时间就让杜鹏来见她。

杜鹏很快就赶了过来。一进门，他就暧昧地笑着说：“梦卿，想我是了吧？”杜鹏说着就张开双臂，正要上前搂抱沈梦卿。没想到，沈梦卿抬手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

杜鹏捂着火辣辣的脸，吃惊地看着沈梦卿：“梦卿，你……”

沈梦卿恼怒地说：“姓陈的手里有牛伯仲的尸检报告！”

杜鹏心里一惊：“牛伯仲的尸检报告怎么会在他手里呢？”

“我怎么知道？”

杜鹏想了一下，说：“也用不着怕他，单凭一份尸检报告，他奈何不了我！”

沈梦卿说：“要是他交给警方呢？”

杜鹏说：“如果警方能查出是我干的，我头朝下！”

“真有这么大的把握？”

杜鹏点了点头：“你尽管放宽心。”

“你为什么救林啸？”沈梦卿突然问，“非法集资的事，是不是你和林啸、杨晓东一起策划的？”

杜鹏一脸惊慌：“对不起，看在你我的情分上，饶了我吧！”杜鹏说着，跪在了沈梦卿面前。

沈梦卿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说：“你呀，迟早得害死我！”她低头看了一眼杜鹏：“起来吧！”

“你给我听好了，在陈镜明身上，不要再搞什么动作。”沈梦卿严厉地说，“另外，你也别待在丰州了，明天就回上海去。这边的事，我亲自来处理！”

随着丰州市各级干部考评工作的临近，看似平静如常的丰州政界，却是暗流涌动。那些并没有实际能力和水平靠跑官要官上来的人，为了不至于在这次考评中显了原形，保住位子，开始四处走动，烧香的烧香，拜佛的拜佛，各显神通，上演着荒唐闹剧。

连续多日，每到晚上，孙耀乾住的小区里来往的小车就陡然多了起来，大多数来者都是为了拜访孙耀乾的。有时候前者未走，后者就到。来访者即使相遇，也都是心照不宣，并没有多少尴尬。连小区门口的保安都知道，这些日子之所以来访者比平时增多，是因为这个小区里住着市委的大领导。为了能够经受得住这次干部的考评，一些当官的为保住头上的乌纱帽，或者想再往上升，就得来烧烧香，进进贡。

“每到人事变动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一个在这里工作多年的中年保安对一起值班的年轻保安说。

“还是当官好啊，可惜咱没那当官的命！”年轻的保安感叹说。

俗话说，佛有佛道，魔有魔法。这些勤于走动的人，也是各有各的门路，各有各的佛。所以，要拜的，自然不止孙耀乾一个人。也有人找皮一唐，与找孙耀乾的人以送金钱和名贵烟酒为主不同，找皮一唐的人，根据他的雅好，奉

上的多是一些名人的字画或者珍贵的玉石。

给孙耀乾、皮一唐等这些在丰州为官多年的本地官员送礼，已经是多年以来的惯例。这些送礼的人，都是被孙耀乾等人关照多年的老熟人，就算陌生者，也多是被熟人引荐而来，少有贸然来访者。所以送礼者和收礼者并不感到唐突和意外，而且也几乎不存在什么风险。

也许是因为这样的送礼和收礼，在丰州官场已经成为习惯，成为公开的秘密，所以很多人没有了风险意识。于是就有人直接把礼送到了梁嘉南的家里。

这天晚上，梁嘉南正在一边吃方便面，一边看电视新闻，突然有人敲门。他立刻放下方便面，上前把门打开。

来访者四十来岁，瘦巴巴的，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脸上堆满了卑微甚至是讨好的笑容。

梁嘉南并不认识这个人。

来访者自我介绍，说是市卫生局的办公室副主任李新。梁嘉南说：“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吗？”李新指了指屋里，说：“梁书记，能不能进屋再说？”梁嘉南不知来者何意，听对方这样说，迟疑了一下，说：“那就进屋来说吧。”

梁嘉南关上房门，说：“坐吧，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其实也没啥事，这不是要搞干部考评了吗？我就是想来跟您交交心。”

梁嘉南顿时明白了对方的来意。他仍装糊涂，说：“心里有领导，难得。”

李新脸上露出了明显是刻意讨好的笑容：“这是我们做下属的应该做的。”说着，他把皮包放到了桌子上：“一点小小的手信，不成敬意！”

梁嘉南克制着心头的愤怒，故意问：“这是什么？”

李新没有回答，直接拉开了皮包的拉链——里面全是一扎扎崭新的百元钞票。

梁嘉南看了一眼，问：“这有多少？”

李新说：“不多，就三十多万。”

“三十多万能买多大的官？”

李新苦笑了一下，忐忑不安地说：“我这人笨，没别人有本事，能拿出来

的就这么多了。”

梁嘉南再也忍不住愤怒，脸色一沉，厉声呵斥道：“滚出去！”

李新不禁一愣，慌忙说：“梁书记，您要是嫌少，我回去再想想办法。”

“别废话，滚出去，不然我马上打电话叫纪委来人。”

李新这才意识到，梁嘉南的动怒并非是嫌钱少，而是因为他的行贿。“我滚我滚。”他慌乱地说着，忙不迭地往门外跑。

“站住！”梁嘉南的一声喊，吓得李新浑身一哆嗦。他回头惊恐地看着梁嘉南，不敢吱声。梁嘉南指指桌子上的皮包，说：“拿走！”

李新慌乱地上前抓起皮包，低着头跑出了房间。他因为害怕，步子都是凌乱的。梁嘉南重重的关门声，吓得他的心咚咚直跳。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被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

梁嘉南关上门，余怒未消。他给门卫打电话：“我是梁嘉南，这段时间，晚上我一概谢客！不管什么人找我，都不许放他进来！”

三

过了没几天，黄宇告诉梁嘉南，这几天几乎每天都有人找他，说晚上想到梁书记家里坐坐，没想到梁书记交代了门卫，晚上一概谢客，他们根本进不去，让他方便时给梁书记传个话。

梁嘉南想了想，小声说：“小黄，再有人找你，你就跟他们说，我已经交代过了，到家里坐就免了，有什么话跟你说和跟我说是一样的。有送东西的，你也负责收下，就说一定会转交给我。”黄宇笑着说：“我懂了。”

再有人来找，黄宇就说：“梁书记已经交代过了，他太忙，有什么事不用去家里找他，直接和我说就行，我一定会转告。”这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黄宇自然就成为受人追捧的人物。很多人都在想办法接近他、讨好他。

当然，收获也是巨大的，大到让梁嘉南都感到吃惊。有一天，黄昏时分，梁嘉南正在做饭，黄宇提着一个沉重的旅行袋来了。黄宇说：“梁书记，你看

这是什么。”他打开旅行袋。梁嘉南没有想到，里面全是钞票，不仅是人民币，还有美金和欧元。

“还有这些，这才是大数！”黄宇说着，从衣兜里掏出十几张银行卡。

梁嘉南讥讽地说：“看来丰州的干部个个都是富翁啊！”他接着问黄宇：“都登记了吗？”

黄宇点点头：“全在这里头。”他又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递给了梁嘉南。

梁嘉南随手翻看了一遍，每个人送的金额，从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没有一个低于十万的。他不禁眉头紧皱，连做饭的心情都没有了。他给洪雅君打了电话，说有事要和她谈。洪雅君说已经回到住处。洪雅君就住在梁嘉南旁边的一栋楼里。梁嘉南说：“那我现在就过去。”挂了电话，梁嘉南让黄宇提着装满钞票的旅行袋，他收好银行卡和登记着名字的笔记本，去了洪雅君的住处。

黄宇把东西放下后，梁嘉南就让他先回去了。洪雅君有些困惑地望着放在桌子上的旅行袋。梁嘉南上前打开旅行袋，洪雅君望着里面满满的百元大钞，立即就明白了，吃惊地说：“这么多！”

“这里还有。”梁嘉南说着，把十几张银行卡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到了桌子上，他把登记着送礼人员名单的笔记本递给了洪雅君，“都在这里，你看看吧。”

梁嘉南说：“真没想到，我担任丰州市委书记以来，除了刚到任时和老同事周昌挺、老战友钟明在家里简单地吃过一次饭，再没有和任何人在工作之外的时间吃过饭，也没有帮过别人什么，更没有向任何人承诺过什么。本子上登记的一些人，我根本就不认识，却能收到这么多钱财。由此可见，丰州的党风政风是怎样一种状态！”

洪雅君翻看着笔记本，说：“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自古以来，官员腐败都是最大的社会问题，反腐必须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

梁嘉南点点头：“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口号。要标本兼治！治本，是

一个系统工程，恐怕还需要时间。按照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提出的，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洪雅君说：“中央强调要重点查处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干部。在纠治‘四风’问题上，要继续重点查处十八大以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后的顶风违纪行为，并且执纪要严，我们会狠抓落实。”

梁嘉南接着说：“你马上着手查查这个小本子上的人，查查他们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

洪雅君点点头：“我会马上落实。”

皮健的伤，是在晚上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被人打的。他经过一个僻静的地方，那里原来是有两盏路灯的，那一晚却不知怎么回事，两盏路灯全都不亮了。皮健骑着自行车刚进入黑影里，就从路边的暗处跑出来几个人。这些人都用女人穿的长筒丝袜蒙着脸，只在眼睛处剪了两个洞。他们跑上来，猛地把皮健推下自行车，用一个麻袋套住他，抡起手中的木棍就狠命地抽打。这时候，恰好有两名巡警经过，几个人才丢下皮健，慌乱地跑了。两名巡警抽下套在皮健身上的麻袋。他们没想到，这个被打得满脸是血的人，竟然是区长皮健，不觉大吃一惊。他们立即把皮健送到医院救治。

自己为什么会遭人暗算，皮健是知道的。他向市纪委举报区里的几名干部在皮涌厝村的娱乐场所占有暗股，昨天上午，市纪委已经派人来调查了。就算别人不知道是谁举报的，韩楚光和皮恭也能猜到是他干的。因为前些日子，他带着梁书记到皮涌厝村暗访，当天晚上星星夜总会就被查了。接下来，市公安局又开展“飓风行动”，查封了一些涉黄赌毒的娱乐场所。有好心的村民就悄悄地告诉过他，皮恭已经查到是他为梁书记带的路，并提醒他，皮恭这人心狠手辣，又仰仗着他叔叔皮一唐给他撑腰，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要他最好小心一些。

第一个赶到医院来看望皮健的是韩楚光。自从那天晚上两个人在幸福楼

酒店一起吃饭，因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后，这几天都没有说过话。实在错不开，他们见了面也是冷着脸，勉强点个头算是打招呼。

韩楚光看到头上缠满了纱布的皮健，神情紧张地说：“皮区长，你没事吧？”皮健说：“谢谢，没事。”韩楚光说：“太可怕了，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一听到消息就跑过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皮健说：“也许吧。”韩楚光说：“这些人也太猖狂了，简直无法无天。我已经给区公安局陈局长打过电话，要他们立即调查，限期破案！”

“谢谢你，我不要紧，你请回吧。”皮健态度冷淡地说。

“看你伤得不轻啊。”韩楚光说，“马上就要进行干部考评了，这可是大事。”

皮健说：“你放心好了，这次干部考评，我一定会带伤参加的！”

“先养好伤，身体要紧。”韩楚光说，“我先回了，有什么事，你就给我电话。”

韩楚光走出医院，上了一直等在外面的皮恭的车。皮恭急切地问：“怎么样？那臭小子啥意思？”韩楚光很是恼火，说：“这家伙打算一条道走到黑，有点麻烦啊。”

皮恭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皮健已经犯了众怒，人见人烦，说难听点就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根本成不了气候，没必要担心。

韩楚光毕竟是区委书记，他考虑得比皮恭要深透得多。他知道，这个时候一个不留神，皮健说不定就会捅出一个大娄子来。为保险起见，他决定再想办法活动活动。

姐姐韩楚霞是绝对指望不上的，就她那股子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傻劲儿，找她就等于找死。皮一唐？韩楚光想到他，忍不住摇了摇头。处理儿子韩小果开车撞人的事时，他已经领教过，这人在关键时候也是指望不上的。孙耀乾？就他那土鳖样儿，那水平，除了黑着心收钱敛财，能办成事儿？韩楚光根本就看不上他。他想来想去，只有在一把手身上打主意才行。这段日子，他也听人说，有人把钱直接送到了梁嘉南的秘书黄宇手里。据说这是梁嘉南交代过的，让黄宇代他收下。韩楚光认为送到黄宇手里太过直接，而且已经有人这样做了，大家都这样做，就没啥特点。没特点，就无法让他突出。他决定通过梁

嘉南的家人，进行曲线活动。他听说梁嘉南的父亲身体不是太好，梁嘉南又是一个孝子，以看望他父亲的名义来做这件事，岂不是更好？

星期天的一大早，韩楚光就赶到了省城，找到了梁嘉南的父亲家。他专门为梁嘉南的父亲带去了价值二十多万元的人参、鹿茸、虫草等贵重的中药滋补品。同时还准备了一张里面存有五十万元的银行卡，用透明胶布贴在一盒虫草包装盒的盒底。

没想到这老爷子倔得很，说什么也不要他带去的東西，坚持让他提走。他是趁老爷子给他泡茶的当儿，和老爷子告别，快步离开的。老爷子见他走了，忙让孙女倩倩提着东西往外追。倩倩提着东西边大声喊边往院子外面追。然而等她追到街上，韩楚光已经开车走了。

韩楚光离开后，梁嘉南的父亲立即给在医院值班的詹华打电话，说有个丰州水湾头区的书记韩楚光来家里看他，留下一大包东西。他也没看，不知道是什么，让詹华想法赶快给退回去。詹华一听有人到家里来给老爷子送礼，马上就赶了过来。

詹华打开包一看，立即惊呆了，里面全是人参、鹿茸和虫草等贵重中药滋补品。看分量，她估计最起码也值一二十万元钱。她马上去了长途汽车站，坐大巴到丰州，把东西送到了梁嘉南的手里。詹华对梁嘉南说：“老爷子可是再三叮嘱，这东西一定得给人家退回去。”

梁嘉南问：“都是些啥东西？”詹华说：“老爷子连看都没看就给我了。我倒是看了一下，人参、鹿茸、虫草都有，金贵得很啊。”

梁嘉南从包里一件一件地把东西拿出来，仔细查看。他在一盒虫草的包装盒底下，发现了一张用透明胶布贴上面的银行卡。梁嘉南把虫草盒凑到詹华眼前，说：“你没看到这个吧？”詹华看到贴上面的银行卡，不禁大吃一惊，说：“我还真没发现，多亏老爷子性子急，非要我立即送回来，要不还真的麻烦了。”

詹华说：“我明天上午还有手术任务，现在就回去。你记得尽快把东西退给人家。”

梁嘉南准备送詹华到长途汽车站。没想到他们刚下楼，就看到洪雅君来了。詹华和洪雅君打过招呼，对梁嘉南说：“雅君找你有事，你就不用送我了。”洪雅君说：“那怎么行？”詹华说：“有什么不行的，你们忙吧。”梁嘉南说：“那我就不去送你了，你自己到小区门口搭出租车去长途汽车站吧。”

洪雅君是来告诉梁嘉南，昨天晚上皮健被人打伤住院了，伤得不轻。她意识到，这一定是有人在报复他。这也说明，水湾头区的问题比他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皮健检举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梁嘉南问。

“只查实了一个，其他的，攻守同盟，暂时还奈何不了他们。”

“给你看看这些东西。”梁嘉南说着，把放在茶几上的包打开，一件一件地拿出韩楚光送的东西，展示给洪雅君，“还有这个。”梁嘉南指着贴在虫草包装盒底的银行卡。

梁嘉南告诉洪雅君，这是韩楚光今天一大早跑到省城特意送给他父亲的。詹华来丰州就是为了把这些东西送回来。

“这事你准备怎么处理？交给纪委？”洪雅君问。

梁嘉南想了想，说：“这事的处理，要讲究下后果，考虑到社会影响。”

四

第二天上班，梁嘉南把韩楚光送的东西拿到办公室，把韩楚霞叫了过来，说：“你弟弟昨天上午到海名市办事，顺便去探望了我父亲，带了点手信。老爷子不肯收，麻烦你替我把这些东西退给你弟弟吧。”

韩楚霞有些疑惑，如果是值不了几个钱的礼物，老爷子不可能坚决不收吧？而且昨天上午才送去的，今天就到了梁书记手里，一定是昨天专门送回来的，事情一定不会这么简单。

韩楚霞回到办公室，打开包一看，全是人参、鹿茸和虫草等贵重中药滋补品。她一件一件地仔细查看，也发现了银行卡。她拿下来一看，银行卡上写有

密码。她一下就明白了，弟弟这是赤裸裸的行贿。

到底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卡里又有多少钱？韩楚霞决定弄个明白。她先是去了一个开药店的朋友那里，让朋友估算这些礼品值多少钱。朋友一样样看过，说：“按市场价的话，这些东西至少也要二十来万吧。”韩楚霞当时就是一惊。她又在街上找了一个自动取款机，查了一下，银行卡里竟然有五十万元。弟弟哪来这么多钱？韩楚霞又惊又气。她给韩楚光打电话，问他在哪儿，说有事要找他。韩楚光语气轻松地说：“上班呢，能去哪里？在办公室。”

韩楚霞到了韩楚光的办公室，把包和银行卡重重地往韩楚光面前一丢。韩楚光一看就明白了。

“说，这是怎么回事？”韩楚霞非常气愤。

“不就是想给老人家送点礼吗？”韩楚光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二十多万的礼品，五十万的银行卡，这是送点礼吗？”

“现在这社会，不就是这样吗？我相信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更不是唯一的一个。”

“你哪来这么多钱？”

“和你说不清。”

“和我说不清是吧？那我让纪委的洪书记来，你和她说说！”

韩楚光一下就动怒了：“好！你现在就让洪书记来好了，我等着！”

韩楚霞既生气又伤心，说：“楚光，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也知道，咱爹妈过世得早，你那时才读初中，我也是刚读大学。我们姐弟相依为命，我一边读书一边打工，那日子有多难、有多苦？可我心里并不觉得苦，因为你懂事，成绩也好，让我心里有未来、有希望。为了你，姐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婚姻大事都给耽搁下来了，至今还是单身……”说到这里，韩楚霞再也忍不住，大颗的眼泪流了下来。

韩楚光一声不吭，点了一支烟，狠命地吸了一口，吐出大口的烟雾。

韩楚霞抹了一下满脸的泪水，说：“供你读大学，读研究生，我图的什

么？图的就是让你有个好前途！你那时候多争气，靠自己努力，进入公务员队伍，从最基层做起，一步一步做到区委书记。姐心里多高兴，多欣慰啊！可是，自打你当了区委书记，姐就觉得你变了，变得我都不认识了。看到你变成这个样子，又不听我的劝，你知道姐心里有多难受，有多为你担心吗？”说到这里，韩楚霞声音哽咽，再也说不下去了。

韩楚光有些感动，心里也有些难受。他知道这些年，姐姐为他付出了太多太多。没有姐姐，他不可能有今天，他穷尽一生，也无法报答姐姐的恩情。

韩楚光动情地说：“姐，你别说了。你对我的好，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我也很怀念我们姐弟相依为命的日子。那时候，我们是多么单纯，多么幸福，也曾心怀理想。”韩楚光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太现实了。还有谁谈理想和抱负？谈什么清高？那样的话，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一个另类，就是一个十足的傻瓜。要想混得开，你只能随大流。”

“可你不要忘了，你是党员，是国家干部！”

“姐，你睁开眼看看，现如今，有几个是言行如一的？”

“别人怎么样我不管，我们姐弟俩必须言行如一，为官为人，都要堂堂正正！”

“我尽力吧。姐，没别的事，你就先走吧。我心里好乱，想一个人待会儿，静一静。”

韩楚霞指着桌子上的包说：“这件事就这样完了？”

韩楚光有些无奈地说：“做都做了，你说我还能怎么样？”

韩楚霞说：“你要理解梁书记的良苦用心，这东西没交给纪委，只是退回给你，就是为了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你要珍惜啊。”

韩楚光说：“我知道错了。姐，你替我谢谢梁书记。以后，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了。”

叶弘轩没有想到，牛伯仲的意外死亡，公安人员竟然会调查到他头上。在丰州，叶弘轩虽贵为市长，却是落落寡合，从没有人鞍前马后地围着他转。

叶弘轩作为有留学背景的学者型官员，既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也

有当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广阔视野，是一位典型的专业化、实干型干部。但他不是那种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的人。打心底里说，他也看不起那种苟且钻营、四处拉关系拜码头的人。因此，在很多人眼里，他根本不懂人情世故，就是一个异类。

他和牛伯仲的关系谈不上好，但也差不到哪里去。不过在神州能源项目的引进上，两人是有分歧的，不仅丰州的很多干部知道，省里的一些领导也知道。牛伯仲死亡的那天晚上，他也确实和牛伯仲一起宴请了来丰州考察投资项目的几个美国客商。难道凭这些就怀疑是他陷害了牛伯仲？面对省公安厅专门派来调查的两名警察，他情绪有些激动，他认为这简直就是对他人格的侮辱，他无法不激动。一名警察说：“叶市长，你今天太激动了，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来找你。”他气愤地说：“不必了，还是等你们确定这是我干的有了证据后，再直接来拘捕我好了！”

几天后，对丰州市委常委成员的评议结果出来了。得分最高的是梁嘉南，排在第二名的是孙耀乾，韩楚霞倒数第一，叶弘轩仅比韩楚霞多一分，是倒数第二名。这样的结果，叶弘轩并不感到意外，也可以说是在他的意料之中。

评议结果出来后，梁嘉南找叶弘轩交换意见，并告诉叶弘轩，前几天，一些基层干部以各种名目给他送财送物，送不进门来的，就通过各种途径说要拜望他。被一概拒绝的无法统计，仅仅是送到门口，留下纸条就走的，以及找到他的爱人报上家门，留下卡、信封等的，这些人送来的钱就将近三百万元。可见，丰州的政治生态啊。说到这些，梁嘉南有些激动。他说：“老叶，对这次评议结果，你怎么看？”

叶弘轩并不像梁嘉南那样激动，他平静地说：“这很正常。”看着有些困惑不解的梁嘉南，叶弘轩接着说：“有人给你送钱，也会有人给别人送。所以，这样的结果再正常不过。”

梁嘉南想了想，忍不住问道：“你认为他们会给谁送？”

叶弘轩说：“这个不好说，反正没人给我送。我这人清高、孤傲、不合群、不近人情，是出了名的，不招下属喜欢，也不被上司看好。现在就更严重了，不仅面临出局，而且还有杀人嫌疑。”叶弘轩苦笑了一下说：“不过我无

所谓。我弃学从政二十余年，天地可鉴，从来都是兢兢业业，克己奉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都坚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原则。为人为官，不求功名利禄，但求问心无愧！”

梁嘉南说：“老叶，我怎么觉得你有一股子情绪和怨气呢？”

叶弘轩说：“我是一个民主评议差的人，还有杀人嫌疑，岂敢有怨气啊？”

梁嘉南真诚地说：“老叶，别这样。不管社会上有什么流言，也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你，凭我对你的感觉，我敢保证，那件事绝对不会是你干的，不可能是你干的！”

叶弘轩望着梁嘉南，说：“你就这么相信我？”

梁嘉南郑重地点点头，说：“老叶，我希望我们俩，不仅是同僚，还是朋友，精诚合作。”

在这种时候，梁嘉南能如此真诚，能如此相信他，能说出这样一番话，让叶弘轩有一些感动。

叶弘轩沉默良久，回应梁嘉南道：“希望吧，希望能如你说！”

五

考评结果出来后，孙耀乾心情大爽！

要说这次干部考评，叶弘轩和韩楚霞是最大的输家，那么，最大的赢家就非孙耀乾莫属了。在所有常委里面，他的得分略低于梁嘉南，高居第二名，这让他有些得意。他心想，俗话说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梁嘉南再厉害，可才来几天？至于韩楚霞，说好听点，是理想主义者，说难听点，就是一个书呆子，想和他玩政治，还嫩了点。让孙耀乾心情大爽的还有两件事。一是叶弘轩的得分，让他出了洋相。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关键时期，他还被省公安厅列为牛伯仲案的排查对象，被省公安厅调查了。第二件值得高兴的事，则是他的一个得意之作。事情是这样的，有人给他送了一箱当地出产的名酒。当时他不在家，他老婆收下了。这点破酒，他怎么看得上眼？他心想，

这不是耍他吗？他让老婆退回去，他老婆坚决不退，说：“你不要我要，我拿到门口的小商店里换点钱也好。”孙耀乾无奈地摇了摇头。在他看来，他老婆素质太差，和他根本就不不是一个档次的，简直就是糊不上墙的烂泥，他就不去理会了。第二天，他上班时，他老婆还真的把这箱酒拿去了门口的小商店。店老板打开一看，里面哪有酒？全是崭新的百元大钞。他老婆当时就吓得傻眼了，忙不迭地给他打电话。他回来后，气得一脚把老婆踹倒在地，骂她简直就是一头没脑子的蠢猪，连猪都不如！这钱说什么也不能收下。他转念一想，干脆就送到了市纪委，当面交给了洪雅君。眼睁睁地把这么多钱交出去，当时他还有点心疼，有点无奈。现在看来，显示自己廉洁，这实在是太高明的一步棋了。

这个晚上，孙耀乾在家里喝着小酒，越想越得意。他看着眼前这个没啥文化，没啥素质，虽和他同床共枕几十年，却不能知心知意的老婆，忍不住一声叹息。对比之下，他就想到了自己多年的情人，美容店老板齐盈盈。她虽徐娘半老却风韵犹存，那才叫风情万种，人生知己。想到这里，他再也坐不住，决定去找情人齐盈盈。

“哎呀，我说孙大书记，我可是有些日子没见你人影儿了。今天这是哪阵风把您吹来了呀？”一见面，齐盈盈就夸张地说。

孙耀乾笑着说：“这些日子忙，今天得空儿，就来了。”他说着拉开包，拿出一扎百元钞票，丢在茶几上。

齐盈盈妩媚地笑着说：“哎呀，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哪能呢？天天想呢！”孙耀乾暧昧地说。

“想啥呢？”齐盈盈挑逗地说。

“你说呢？”孙耀乾走上前，一把抱起齐盈盈，向卧室走去。

齐盈盈一脸狐媚：“哎呀，你喝酒了，还行不行啊？”说着，她伸出一只手摸向孙耀乾的胯间。

孙耀乾的全身“噌”一下就燃起了一团烈火……

六

叶弘轩的心情灰暗、怅然而痛苦，然而，他又能向谁诉说？要是妻子梓萍在家就好了，他就可以和梓萍诉说心里的委屈和苦楚。他和妻子梓萍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留校。他们相伴这么多年，虽然一直没有要小孩，但他们的感情，不，应该说是爱情，是真实的。可惜梓萍不在家，一年前，她应邀到美国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了。

再坚强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也有需要向人倾诉的时候。这段时间，叶弘轩就特别脆弱，特别想找人倾诉。这天晚上，他回到家后，连灯也懒得开，半闭着眼睛坐在沙发上。黑暗和寂静，让他感到更加孤独，更加思念妻子梓萍。他和妻子已经半个多月没有通电话了，不知道此时此刻，远在美国的梓萍在忙什么？是否也像他这样，在寂静里，满脑子都是迫切的思念和牵挂？

这时候，茶几上的手机响了，叶弘轩睁眼看了一下，却没有心情去接。然而对方却像是在和他比耐心，手机响个没完没了，刚一断掉，对方就又拨打过来。没办法，他只好极不情愿地接了起来。

电话是妻子梓萍打来的，他心里一阵高兴。然而，梓萍却告诉他，她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在一个心情怅然的晚上。她的导师，一直以来对她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生活上也很照顾她。那天他们参加一个学术交流活动晚餐喝了酒，导师提出这方面要求，她没能控制住自己，出轨了，对方是一个美国人。

听到这个消息，叶弘轩感到心里一阵剧烈的疼痛，痛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同时，他感到冷，冷得他忍不住全身发抖。梓萍充满自责地说：“对不起，弘轩，都是我不好！我不配做你的妻子，我同意你选择自由……”

叶弘轩没有说话，他怕自己一开口，就会忍不住大放悲声。

电话那头，梓萍担心起来，着急地说：“弘轩，你怎么啦？你怎么不说话，你说话啊……”

叶弘轩不想再听下去，干脆把手机关了。他失魂落魄地走上了街头，漫无

目的地在街上游荡着。他走进了一家僻静的小酒吧。酒吧内没几个客人，显得很冷清。叶弘轩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闷酒。直到酒吧要关门了，他才买单离开。他喝醉了，服务员找给他的零钱他也没要，就踉踉跄跄地走上了街头。

望着离去的叶弘轩，一个服务员若有所思，说：“那人怎么好像是咱们丰州的市长？”她的同事听了，说：“开玩笑，市长那么大的官，能一个人跑到咱这小酒吧喝闷酒？不可能！”

“可是，他和电视上的市长真的很像哦！”

“这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你看他喝成那个鬼样子，哪像当市长的人？”

叶弘轩摇摇晃晃地走出没多远，就感到胃里一阵翻腾，他扶着墙壁难受地呕吐起来。这时候恰好有两个年轻的女孩走过，其中一个皱着眉头，有些厌恶地说：“真恶心！”另一个女孩却认出了叶弘轩。这个女孩叫吕欣，是丰州航空公司的空姐。和她走在一起的，是和她住一个宿舍的同事。

说起来，吕欣还是在几个月前认识的叶弘轩。那一次，她所在的航班由北京飞丰州，在空中遇到强气流，飞机剧烈地颠簸，机上很多乘客都被吓哭了，只有叶弘轩是镇静的。他匆忙掏出纸笔，写下了一段话，不是给家人的，而是交代工作事项，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好在有惊无险。下飞机时，叶弘轩没留意，把这张纸遗忘在了飞机上，被吕欣捡到了。吕欣这才知道，在飞机遇险时，那个淡定、帅气、气质优雅的中年男子原来是丰州市的市长叶弘轩。因此，吕欣虽然认识叶弘轩，但叶弘轩却并不认识她。

“你没事吧？”吕欣走上前问道。

叶弘轩连看也没看站在他面前的是谁，就很不耐烦地挥着手说：“走开，没你的事！”说完，他就一摇三晃地往前走去。然而没走出几步，他就感觉眼前一阵发黑，靠着墙壁，无力地滑落下去，瘫坐在地上。

“这人是谁啊？你认识？”同事问吕欣。

“气质大叔。”吕欣经常和同事说起叶弘轩，每次都称他是气质大叔。

吕欣和同事赶紧来到叶弘轩的面前，发现他脸色苍白，一脸汗水，呼吸急促。吕欣说：“叔叔，你肯定是酒精中毒了，我们送你去医院吧！”

叶弘轩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说：“谢谢！”

叶弘轩迷迷糊糊地被送到了医院。医生对吕欣说：“怎么醉成这个样子？不赶紧输液，保不准就会出大事的。”叶弘轩被安顿到病房，护士来挂了吊针。同事打着哈欠说：“吕欣，我困了，我想回去睡觉。”吕欣小声说：“你回去吧，路上小心点。记得保密，不要和别人说。”同事笑着说：“放心吧，我懂。”

叶弘轩清醒过来的时候，吕欣趴在床边睡着了。叶弘轩努力回忆着，像放电影一样，慢慢地想起了今晚发生的一切。

吕欣醒了。她抬起头来，发现叶弘轩坐在床上，正注视着她，便高兴地说：“你清醒了？”

叶弘轩点了点头：“谢谢你，小姑娘。”

“叶市长，你……”

叶弘轩不禁一愣，不等吕欣把话说完，就问：“你认识我？”

吕欣点了点头，小声告诉叶弘轩那次在飞机上的巧遇。她说着，从包里翻出了叶弘轩写下那段话的那张纸。

“你还保存着啊？”叶弘轩感到有些意外。

吕欣点了点头，说：“不但保存着，而且还随身带着。”

叶弘轩笑着说：“现在该物归原主了吧？”

吕欣俏皮地说：“你是贵人啊，这张纸有你的手迹，是能给我带来好运气的！”

叶弘轩忍不住被逗笑了，说：“如果真有那么神，那就留给你吧。”接着，叶弘轩问：“你没告诉医院的人我是谁吧？”吕欣说：“没有，我说你是我叔叔。”叶弘轩说：“谢谢，我现在没事了，你回去休息吧。”吕欣说：“没事，明天我休息，陪你聊会儿天吧。”叶弘轩看着吕欣，感慨地说：“我要是有女儿，也该有你这么大了。”吕欣说：“那你就当我是你女儿好了。”

等叶弘轩输完液，差不多凌晨三点了。他们打了一辆出租车。叶弘轩先让司机把吕欣送到了她的宿舍楼下，才让司机调转头送他回家。

车开出一段距离后，叶弘轩回过头，透过后窗玻璃，向后面望了一眼。他发现吕欣还没有上楼，站在那里向车辆行驶的这个方向张望着……

叶弘轩的头脑里，快速闪过两人刚才分别时的对话。

“叶市长，你说我们还会见面吗？”

“可能会吧。”

“一定会。”

“为什么？”

“缘分！”

七

丰州市直属机关，以及各区、县第一阶段的干部考评工作全部结束。

这段时间里，作为市委书记的梁嘉南面对丰州市各级领导干部的考评结果，想了很多。他深深明白并体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这番话的深刻内涵：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用一群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了。

第一阶段的干部考评工作结束后，市委再次召开常委会，审议考评结果。市委常委赶到会议室后，谁都没有吭声，甚至相互之间连招呼都没有打。大家石雕般坐在那里，沉默不语，静等梁嘉南讲话。

梁嘉南心情沉重。因为部分人员的违规操作和弄虚作假，考评结果既不真实，也不公正。梁嘉南环视了一下与会人员，说：“组织部印发给大家的材料，你们都看了吧？这些材料，是市委、市政府直属机关以及下面各区、县的组织部门提交上来的干部考评结果，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出于党性，出于公心，提出自己的建议。”梁嘉南接着问道：“谁先发言？”

韩楚霞说：“我先说说吧。从这些建议来看，大家对有些干部的评价意见

有很大差别。”

孙耀乾轻轻咳了一下，说：“我觉得这很正常。”

韩楚霞冷笑一声：“事实真像您说的这样吗？我这里就有一封检举信，举报水湾头区在这次考评中，有人违规操作，花钱买好评，舞弊作假。这说明什么？”

皮一唐说：“问题是检举信有多高的可信度？查实没有？”

洪雅君说：“我们已经进行了初步调查，基本确定检举内容是真实的。”

孙耀乾说：“就算水湾头区确有此事，并不等于其他单位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其他单位的考评结果。”

韩楚霞突然站了起来，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激动地说：“够了！别再自欺欺人了！”

所有人都望着情绪激动的韩楚霞，都感到有些吃惊。

孙耀乾也站了起来，生气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说谁自欺欺人了？”

韩楚霞说：“谁自欺欺人谁心里有数！我在组织部干了这么多年，对下面的干部情况自信比你们谁都了解得多。组织部平常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对下面各级机关和企业的党员干部进行多方面的考察。”韩楚霞扬了扬手中的材料，接着说：“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些得高分的干部里面，有不少人，包括我弟弟，水湾头区的区委书记韩楚光，在我眼里其实都是不及格的！可为什么他们都能得高分？难道这是正常的吗？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韩楚霞停顿了一下，说：“这些考评结果，我认为有一大部分是不客观的！”

孙耀乾冷笑一声，说：“韩部长，我很佩服你无私无畏的精神，敢拿自己的弟弟来说事。可是，这种考评方式不是你提出来的吗？下面的操作不是完全按照你制定的细则进行的吗？难道说操作出来的结果不合你的心意，你就可以随便推倒重来？这不是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又是什么？常委会决议的权威性何在？”

韩楚霞理直气壮地说：“不是我出尔反尔，而是因为存在舞弊作假！任何考评，只要存在舞弊作假，结果都只能作废。”

宣传部张部长说：“这样好不好？咱们也像上回那样，举手表决。”

孙耀乾、皮一唐、韩楚霞等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同意。洪雅君和叶弘轩却没有吭声。

现场一片沉默。

梁嘉南看了大家一眼，说：“我不同意！首先，我认同孙副书记的说法，已经形成决议的事情，确实不应该出尔反尔，朝令夕改，要维护政策的权威性！不过，我也同意韩部长的说法，任何考评，只要有舞弊作假行为，结果都只能作废。所以，现在的的关键问题是，这次的干部考评，究竟有没有舞弊作假，有多少。这个关键问题不弄清楚，一切争论都是没有意义的。大家说对不对？我建议，要严肃考评纪律。由市纪委对考评结果进行核查，有了结果再作定论。”

所有人都点头表示认同。

梁嘉南接着补充说：“我作为市委书记，有个考虑，请市纪委在对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问题上进行调研，制定出一个关于如何监督好‘一把手’履行岗位职责的实施办法，包括制定公开‘一把手’权力清单，建立‘一把手’违规干预插手重大事项记录制度，公开‘一把手’个人重大事项，加强对‘一把手’的巡察监督及派驻监督等，积极探索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

所有人都表示同意梁嘉南的建议。当然，有人是积极的，有人是被动的，有人是出于真心的，有人是极不情愿却又无奈的。

会后，韩楚霞到梁嘉南办公室，交给他一封信，说：“梁书记，这是水湾头区区长皮健写给市委组织部信，检举区委书记韩楚光和一些干部违规操作，花钱买好评，作假舞弊！”

梁嘉南看完信，拍案而起，愤怒地说：“你把这封信直接交给洪书记，让纪委认真核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如果情况属实，凡违规操作、花钱买好评、作假舞弊者，一律给予党纪政纪处理，另外，通知各区、县的组织部配合纪委，核查考评结果！”

丰州市数百名市民起诉南江省商业银行丰州市支行非法集资案，终于有了结果。丰州市中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定市民胜诉。这让梁嘉南感到欣慰

和高兴，同样感到高兴的，还有负责牵头处理此事的副市长周昌挺。

判决结果一出来，李淑芬等数百名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敲着锣打着鼓，来到市政府信访办门口。过往行人也都纷纷停下脚步，走上前来围观。

周昌挺和信访办的干部们急忙迎了出来。走在前面的市民代表上前握着周昌挺的手，说：“周市长，感谢你们信访办为我们老百姓主持公道，组织我们打赢了官司。今天我们是来给信访办送锦旗的。”市民代表回头对后面的人说：“把锦旗拿过来！”

两个人急忙走上前，亮出一面大红缎面锦旗，锦旗上面绣着八个烫金大字：为民做主，功德无量。这几个金字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周昌挺双手接过锦旗，连声向市民代表说：“谢谢！谢谢！”

这时候，李淑芬走上前，“扑通”一下跪在周昌挺面前，说：“周市长，您救了我们全家，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啊，我给您磕头了！”周昌挺赶紧上前扶起李淑芬，说：“快别这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其他人也都纷纷喊道：“感谢政府！感谢周市长！”

周昌挺深受感动，他急忙说：“大家别这样，不用感谢我，这不是我的功劳！”

群众的真诚，群众发自内心的感激，让周昌挺内心充满感慨。当干部的，只要帮群众做点实事，群众是不会忘记的。他为自己以前总是得过且过地混日子，感到无比羞愧。

这天晚上，周昌挺和梁嘉南一起来到海湾边。他向梁嘉南汇报了白天市民到信访办送锦旗的事。周昌挺说：“老梁，说实话，当初你逼着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我都快恨死你了。觉得你无情无义，是故意在整我，我当时满肚子的怨气却又不敢说。”

梁嘉南笑着说：“当时我确实是有意这样做的。韩部长虽然没有直说你不作为，可我听出来了，我很生你的气，就是想把你原先的那股子担当精神逼出来！”周昌挺感慨地说：“真该好好谢谢你，让你这么一逼，我好像找回了一些以前的感觉。我是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怎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梁嘉南把手搭在周昌挺的肩膀上，真诚地说：“老周，我相信你会重新振

作起来的！”

周昌挺有些感动，“老梁，你放心，我会的！”他郑重地点头说。

夜色中的海湾，远处闪烁着点点灯火。夜色中的丰州，灯光灿烂。海风轻轻地吹着，吹来一丝舒适的凉爽。梁嘉南和周昌挺注视着夜色中的丰州，谁也没有说话，但他们的内心，却有着同样的感慨：绝不能辜负了丰州人民群众的期望！

第八章 | 面对骨肉亲情，市委组织部部长选择大义灭亲

区委书记韩楚光设骗局骗自己亲姐，骗局被揭破后，组织部部长韩楚霞大义灭亲……

—

韩楚光这几天心情很好，应该说是打心眼里高兴。干部考评结果出来了，他的得分高居榜首。皮健倒数第一，不及格，如无意外，他注定出局。

然而，韩楚光没高兴几天，麻烦事就来了，而且是非常棘手的大麻烦。李广告诉他，市交警支队队长钟明要求重新调查曾少云开车撞人一案。李广很恼火也很担心，这事一经查实，不仅韩小果会被判入狱，而且还会连累到韩楚光和他自己。

“到时候，你和我谁也跑不了！”李广说。

钟明之所以要求重新调查此案，是因为曾少云自从被拘后，一直情绪激动，大骂当官的都丧尽了天良，官官相护，欺压平民百姓，大骂姓韩的简直禽兽不如。说哪一天他出去了，非要宰了姓韩的，给妹妹报仇。看守所把这个情况反映到市交警支队，负责此案的陈科长专门到看守所审问曾少云。曾少云一

口咬定，开车撞死妹妹的是韩小果，并详细讲述了当晚的情况。陈科长向钟明做了汇报。钟明意识到案情复杂，于是决定重新调查此案。

李广对韩楚光说：“事到如今，没啥好办法了，只能你自己出面，去找皮一唐。只有皮一唐能够镇得住钟明。”韩楚光有些疑虑，说：“皮一唐不知道这件事？”李广说：“这种小事，他不会过问的，没人会主动告诉他。”接着，李广又说：“这件事你要抓紧，要不，就是大麻烦！”

当天晚上，韩楚光回到家里，从壁柜里取出一幅画——星星夜总会的赵老板送来的郑板桥的真迹。上次他没给皮一唐，这次他决定送出去。韩楚光端详着这幅画，心里有些不舍。他不禁感叹，命里有时终归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画就不属于他。

韩楚光直接去了皮一唐家，没想到却碰了钉子，皮一唐根本不帮忙。他一去，皮一唐就说：“你是为你儿子的事来的吧？”

韩楚光说：“皮局，你也知道我儿子的事？”皮一唐轻蔑地哼了一声，说：“你和李广玩的那些小儿科，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我！”

韩楚光说：“我这里有幅郑板桥的真迹，我想送给您……”还没等韩楚光把话说完，皮一唐就厉声说：“拿回去！别来这一套，没用！这个忙，我一定不会帮的！”

任凭韩楚光怎么说，皮一唐就是不松口答应帮忙。

皮一唐说：“你啥也别说了，你儿子的事，我最多也就是不闻不问，装聋作哑。这个忙，我肯定不能帮，不是不想帮，是没办法帮。你应该也知道，梁书记可不是能糊弄得了的！请谅解，这件事，我是爱莫能助！”

韩楚光有些沮丧，说：“既然如此，那我就不打扰您了。”韩楚光站起身朝门口走去。皮一唐说：“把你的画拿走。”韩楚光说：“给你了。”皮一唐不容置疑地说：“拿回去！”韩楚光愤恨地瞥了皮一唐一眼，只好把画拿走了。

韩楚光走出皮一唐家，上了车后没有立即走。他有些愁闷和烦躁，抽出一支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两口。怎么办呢？他在心里盘算着。他想到了姐姐韩楚霞。俗话说，亲不亲也是砸断骨头连着筋，再怎么，也是血肉亲人。这时候只能找姐姐碰碰运气了。但姐姐韩楚霞的性格，他是知道的，如果如实相告，

让她帮忙，是绝对行不通的。他苦苦思索着，终于想好了如何跟姐姐韩楚霞讲这件事。

韩楚光是在一家网吧找到儿子韩小果的。他怒气冲冲地走到正在忙着玩网络游戏的韩小果身边，一把揪起他就往外拽。韩小果挣扎着说：“你管我干吗？”韩楚光说：“你死到临头了，知不知道？”他声音不高但透着严厉，韩小果一下就愣了，不再挣扎，跟着韩楚光上了车。

韩楚光说：“你开车撞死人的事，公安局在重新调查，一旦查出来，最高就是死刑，谁也救不了你！”韩小果被吓呆了，说：“老爸，你要救我啊！”韩楚光说：“你以为我不想救你啊？现在只有你姑姑能救你，知道不？现在我们就去找你姑姑。”然后，韩楚光就告诉韩小果，见了姑姑后应该怎么说，怎么做。交代完后，韩楚光问他记着没有，韩小果低声说记住了。

韩楚光带着韩小果赶到韩楚霞家时，韩楚霞正准备睡觉。她听到有人敲门，开门发现是韩楚光父子，有些疑惑，说：“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过来了，有事吗？”

韩楚光没有说话，进到屋里，把门关上后，铁青着脸命令儿子跪下。韩小果很听话地一下就跪在了韩楚霞面前，低垂着头，一言不发。

韩楚霞有些惊讶，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韩楚光故作气愤地说：“姐，你这侄子没救了。我心太软，下不了手，你帮我把他送到公安局去算了！”

韩小果跪着爬了两步，一下抱紧了韩楚霞的双腿，哭着说：“姑姑，求求你了，救救我吧！”

韩楚霞有些生气，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韩小果一边哭，一边结结巴巴地说：“我出车祸了，撞死人了。”

韩楚霞听闻，不禁大惊失色：“撞死什么人了？到底是什么情况？”

韩楚光说：“是前几天的事了，小果喝了酒，撞死一个老太太。出事后，我就赶紧去了老太太家，找到了老太太的儿子。不管交警怎么处理，我想的是首先上门给人家赔罪，先给人家一些慰问金。老太太的儿子也是一个实在人，说老太太早就患上绝症了，就是不出这个车祸，也活不了几天了。老太太的儿

子听说小果还不到二十岁，可能会因为这个车祸被判刑，就说他也不是故意的，老太太那么大年龄了，又患病，本来就活不了几天，何必再葬送一个孩子的前程呢？就说这事他不追究了。我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私下协商解决吧，对方也答应了。我就把单位那套房改房卖了，赔偿了他们一笔钱。老太太的儿子还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韩楚霞困惑地说：“那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韩楚光说：“老太太的儿子是不追究了，可交警支队的队长钟明却揪着不放，说要查个水落石出！他好像已经觉察到老太太的儿子有隐情，老跑去追问老太太的儿子。”

韩楚霞想了一下，说：“那还是让小果去自首吧。”

韩楚光说：“我查过，酒驾、撞死人还逃逸，这种情况，轻者判七年徒刑，重者判二十年甚至死刑！”

韩楚霞一下也没了主意，边抹眼泪边喃喃自语，说：“这可怎么办？”

韩楚光说：“姐，我们老韩家，就小果这一棵独苗，所以我下不了决心送他去自首。”韩楚光说着也放声哭了起来。

韩楚霞也忍不住哭了起来。韩楚光边哭边安慰韩楚霞，说：“姐，你别哭了，都是我不好，没管好小果，事到如今，我只能喝下这杯自己酿的苦酒了。别说坐大牢，就是死刑，我也得背。”

韩楚霞忍住哭声，说：“你这是啥意思？”韩楚光说：“我顶替小果去自首，就说人是我撞的。我现在就去。”他说着就要往外走。

跪在地上的韩小果哭喊着说：“姑姑，我错了，你救救我吧，我不想死！”

韩楚霞猛地清醒过来，大声说：“你都闹出人命了，叫我怎么救你？”

已经走到门口的韩楚光停住脚步，转身边哭边对韩楚霞说：“姐，小果还小，咱韩家的香火就指望他了，以后就麻烦您照顾他了。姐的大恩大德，我来世再报！我走了！”说着，他就要开门。

韩楚霞愣了一下，下意识地喊道：“别，等等……”

“姐，你……”韩楚光抹着眼泪，望着韩楚霞。

韩楚霞坐在沙发上，心乱如麻，左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头发，沉默不语。

韩楚光说：“虽然老太太的儿子还没开口，说出肇事者就是小果，可只要钟明不肯罢休，这件事是迟早都包不住的。我想，与其让警方给查出来，倒不如让小果去自首还主动一些。姐，你说呢？”

韩楚霞没有吱声。怎么办？她心里很纠结，有那么一刻，她头脑中一片空白，她感到全身软绵绵的，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良久，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冲韩楚光摆摆手，有气无力地说：“你们先回去吧，怎么交代问题，让我想想。”

二

韩楚霞一夜没睡，神情呆滞得像一个木头人，在沙发上枯坐到天亮。

第二天早晨，在办公楼走廊上，梁嘉南遇到韩楚霞，发现她脸色苍白，神情憔悴，明显是生病的样子。他关心地说：“韩部长，你脸色不对啊，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韩楚霞勉强笑了笑，说没事。她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梁嘉南说：“等等。”他望着韩楚霞，说：“不对，你肯定是病了，这段时间累的。工作虽重要，身体也重要，有病可别耽搁了，我是从来不主张带病工作的。你今天别上班了，赶紧去医院看看！”

韩楚霞含糊地答应着，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她给皮一唐打了电话，说：“皮局，不好意思，一大早就给你打电话。”电话那头的皮一唐说：“韩部长有什么指示？”

韩楚霞说：“就是想问问，你们局有没有根据规定，自我调查干部考评工作中是否存在舞弊作假的问题。”皮一唐说：“韩部长请放心，正在查呢！”韩楚霞说：“要抓紧点。”接着，她把话头一转，说：“对了，还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省委党校新开了一个公检法口的处级干部培训班，给了咱们丰州几个名额。市公安局是个大局，拟计划安排两名干部参加培训，要求必须是副

处级干部。”皮一唐听了说：“这是好事。不过，韩部长，这人选方面你能不能给个建议？”

韩楚霞说：“你们局的干部还是你最了解，你定就行了。哦，对了，交警支队的钟队长工作情况如何？”皮一唐意味深长地笑着说：“不愧是组织部部长啊，有眼力！钟明同志确实是我们局里的一位优秀中层干部，很有培养前途，他已经是市局副局长人选，我看就这么定了，他算一个！”

韩楚霞放下话筒，叹了一口气，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韩楚霞感到有些口渴，她站起身，拿起茶杯要去倒水。她突然眼前一黑，一阵眩晕，手中的保温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接着，整个人也软软地滑倒在了地上。在外间办公的两名干部听到动静，走进来发现韩楚霞晕倒在地，赶紧上前扶起韩楚霞，说：“韩部长，你怎么了？”韩楚霞虚弱地说：“没事。”

“不行得赶紧去医院。”一名干部立即打电话叫救护车。

梁嘉南匆匆赶到医院时，韩楚霞已经在打吊针了。他心里很着急，问医生韩楚霞的情况。医生把梁嘉南拉出病房，说：“她最近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梁嘉南想了一下，说：“可能吧。”医生说：“据我观察，她肯定是受了很大的刺激，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眩晕。”梁嘉南听了，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韩楚霞清醒过来时，看到梁嘉南站在病床边。她神情焦急地挣扎着想坐起来。梁嘉南忙按住她，说：“别动，好好躺着！”

韩楚霞表情痛苦，说：“梁书记，我……”她欲言又止。

梁嘉南安慰她：“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就静心休息，懂了吗？”

韩楚霞鼻子一酸，大颗的眼泪滚落下来，说：“梁书记，我，我对不起你。”

梁嘉南笑着说：“别说傻话了，相信我，这次干部考评，现在就言败，还为时过早！”梁嘉南接着说：“我先回去了，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静心休息，尽快康复！”

韩楚霞点头道谢。望着走向门外的梁嘉南，她感到心里一阵揪心的痛楚，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

因为儿子韩小果的事没个着落，这两天晚上，韩楚光躺在床上，总是辗转反侧睡不着。他实在支持不住了，刚眯一会儿，又突然惊醒，醒来心里就空落落的，有种没着没落的惊恐感。有好几次，他想给姐姐韩楚霞打电话，可把手机拿到手上，想来想去，又很无奈地放下了。

这天上午，他神情倦怠地到单位后，洪雅君已经在区委的小会议室等他了。陪同洪雅君一起来的，还有市纪委的文雪。

韩楚光心里一片慌乱。他不清楚，洪书记是因为韩小果的事，还是因为别的事情而来。不管为什么，纪委书记找他谈话，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韩楚光心怀忐忑地走进小会议室，他强作镇静，微笑着和洪雅君打招呼。洪雅君指指座位，让他坐下。等他落座后，洪雅君说：“韩楚光同志，今天我是代表组织来找你谈话的，希望你如实回答我的问讯。”文雪立即打开笔记本，准备做记录。

韩楚光强压着心里的慌乱，尽量保持平静，说：“洪书记，您尽管问。”

洪雅君说：“有人反映，你们区委机关在这次干部考评中有违规操作，花钱买好评，作弊造假，你怎么看？”

韩楚光一听，不是为小果的事情而来，心里略感宽慰。他正要说话，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他掏出来本想挂断，一看是姐姐韩楚霞的电话，小声问：“洪书记，可以接吗？”看到洪雅君点头示意，韩楚光便走出会议室，走到安全通道处才接听了电话。

韩楚霞告诉他，市交警支队的队长钟明到省委党校学习去了。韩楚光一听，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心里不由感叹，不管平时关系怎么样，哪怕是存在矛盾，可到底是亲姐姐，打断骨头连着筋，关键的时候，就不会不管他。韩楚光想到这里，顿时感到全身轻松，心情舒畅。

韩楚光走进会议室，很坦然地坐了下来，说：“洪书记，不好意思，您可以提问了。”

洪雅君看了韩楚光一眼：“需要我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吗？”

韩楚光说：“不必了。洪书记，坦率地说吧，我还真是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老是会相信这种子虚乌有的举报呢？”

洪雅君紧盯着韩楚光，说：“你认为真是子虚乌有吗？”

韩楚光两手一摊，苦笑了一下，没有吭声。

洪雅君严肃地说：“可以跟你透个底，我们已经查实了一些证据，首当其冲的就是你！”

韩楚光心里一惊，但他还是强作镇定，说：“你们调查谁了？能不能请他来和我当面对质？”

洪雅君说：“还不到时候，我们想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主动交代问题。”

韩楚光说：“对不起，洪书记，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不能承认！”

洪雅君看了韩楚光一眼，想了想，说：“那我就换个问题，你送给梁书记父亲的钱是哪来的？”

这让韩楚光始料不及，他不禁愣了一下，头脑里有那么一刻一片空白。他在心里提醒自己，镇定，不能自乱阵脚。他咳了一下，尽量让自己保持镇定和平静，说：“洪书记，您问的这个，是我卖房子的钱。”他接着说：“单位分的房改房，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承认我的行为也许有点行贿的嫌疑，但我敢用我的党性保证，那是无心之过。至于贪污受贿，从来没有！这次干部考评，更没有什么花钱买好评，舞弊造假！”

洪雅君紧紧地盯着他：“真的吗？”

韩楚光毫不迟疑地说：“真的！”

“你坚持？”

韩楚光郑重地点点头，“我敢坚持！”

洪雅君盯着韩楚光。这让韩楚光心里很不自在，甚至有些发毛、心慌。过了一會兒，洪雅君说：“今天咱们先谈到这里。我提醒你，回去好好想想，我难道会没有一点证据就亲自出面来找你谈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走了？”韩楚光问。

“可以走了。”洪雅君面无表情，冷冷地说。

韩楚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一屁股坐了下来。他往椅背上一靠，心情烦躁地想，难道真有人出卖他？会是谁呢？会不会是皮健那个王八蛋？不会是别人，一定是这个王八蛋！

“简直就是找死！”韩楚光骂道。

三

曾少云面容憔悴，他已经不再吵闹，他知道吵也没用，他累了。这个晚上，他大睁着双眼坐在床上，他想到了家，想到了母亲。他的父亲去世得早，是母亲一个人靠着打零工，把他和妹妹拉扯大。母亲太不容易了，现在好不容易，他和妹妹都长大了，母亲本可以不用再那么辛苦了。再过几年，等妹妹也参加了工作，母亲就可以好好享享福。没想到，一场车祸要了妹妹的命。妹妹从小就懂事，特别招母亲喜欢。妹妹出事，对母亲的打击太大了。母亲天天哭，根本吃不下东西，身体极度虚弱。更没想到，他又被拘留了。这对母亲来说，该是多大的打击啊，母亲不会想不开，出什么意外吧？这一刻，他特别想见到母亲，可是他出不去。想到这里，他的眼里冒火，咬牙切齿地咒骂道：“姓韩的，我就是搭上这条命也要杀了你这个王八蛋，不杀你我就枉活人世！”不行，必须想办法出去，先把仇报了再说。

他想了一会儿，突然大声喊道：“疼死了，疼死我了，救命啊，快救救我！”

两名看守人员打开门走了进来，发现曾少云捂着肚子，整个人蜷缩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着。

“喂，你怎么回事？”

“我肚子好疼，求求你们送我去医院吧，求求你们了！”

“真的假的？”

“哎哟，疼死了！”曾少云的身子缩成了一团，他哭着哀求道，“我要死了，快救救我吧！”

曾少云被紧急送往医院。在医院大门口，车停下后，两名看守人员搀扶着他下了车，向医院里走去。他趁两名看守人员不注意，猛地直起身子，左右手同时发力，把他们推倒在地，拔腿就跑。

“站住！你给我站住！”两名看守人员赶紧从地上爬起来，边喊边追。

曾少云并不理会，拼了命一路狂奔，最终成功逃脱了两名看守人员的追赶。

曾少云回到家，发现母亲并不在家。他并不知道，母亲因为承受不住这接连的打击，病倒了，被好心的邻居送去了医院。曾少云现在一门心思找韩小果报仇，顾不得想太多。他跑到厨房拿起菜刀，又回到自己房间拿了开门的工具——曾少云十四五岁的时候，曾参加过一个入室盗窃团伙。那时候他学会了如何不用钥匙就能开锁，被劳动教养三年，他一直把工具放在家里，没有丢掉，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

曾少云没费什么工夫，很轻松地就打开了韩楚光家的门。韩楚光家是四房二厅。曾少云右手举着菜刀，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寻找韩小果。韩楚光和韩小果父子并不在家，曾少云扑空了。他知道警察不会给他留太多时间，而且首先会来韩楚光家找他。再被抓进去，他就不可能有机会出来了。想到这里，他气不打一处来。他发现客厅的角落摆放着一个一米多高的漂亮花瓶，就用菜刀把花瓶砸烂了。他还不解气，就跑到了韩楚光的房间，想继续砸东西。他发现房间里有一个很大的保险柜，出于好奇，他三摆弄两摆弄，按到“顺利平安，恭喜发财”几个字的第一个拼音字母“slpagxfc”时，保险柜的门被打开了。曾少云发现里面整整齐齐地堆满了一扎一扎崭新的百元大钞。除了人民币，还有一些花花绿绿的外币。他并不知道，这些外币是美元和欧元。曾少云想，这绝对是贪污的钱，仇没报，也不能便宜了这家伙，他要把这些钱拿了，远走高飞。

曾少云找出一个旅行包，忙着装钱。这时候，两名警察来到了韩楚光家，把他逮个正着。警察发现韩楚光家里有这么多钱，意识到问题严重，就给市纪委正在值班的文雪打了电话。文雪接电话后，立即向洪雅君做了汇报。

洪雅君安排市纪委监察室的负责同志，在公安机关办案的同时，介入对韩楚光涉嫌违纪的问题进行审查。

家里发生的这一切，韩楚光自然不知道。因为洪雅君找他谈话，他既有些心虚害怕，也烦躁不安。这天晚上，他约了情人陈子轩一起吃饭。因为心情不好，韩楚光喝得有些醉。饭后，他又和陈子轩去了一家歌厅唱歌，直到深夜十二点多，才和情人陈子轩一起回家。他直接把车开到地下车库，乘电梯上到

二十四楼。打开房门后，他看到几位警察在他家的客厅里，不禁大吃一惊，转身就想退出房间。然而，晚了。

韩楚光接受组织审查后，原先那些以他为靠山，在这次干部考评中弄虚作假的人，想到韩楚光的姐姐韩楚霞虽是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韩楚光却仍照常接受组织审查，就感到害怕了。于是，他们纷纷倒戈，主动到市纪委检举韩楚光收受红包礼金等违纪违法问题。同时，这些人也承认在这次干部考评过程中，有违规操作的行为。水湾头区干部考评舞弊造假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

洪雅君向梁嘉南建议，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把水湾头区作为一个典型案例通报全市各单位，以儆效尤。梁嘉南说：“最好双管齐下，鼓励举报，鼓励自首。举报人，奖励！自首者，情节不重的，免于处罚！”

韩楚光接受组织审查后，孙耀乾在第一时间去见了皮一唐，说：“老皮，你知道吗？韩楚光栽了！”皮一唐冷冷地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这种人不栽才怪！”孙耀乾担心地说：“他这一栽，还不定咬出谁呢！”皮一唐感叹地说：“至少这次的考评结果，十有八九是要推倒重来了。”孙耀乾恼怒地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曾少云被抓回来后，又被关进了拘留所。

钟明到省委党校学习时，特别交代负责处理这起交通事故的陈科长，一定要查清到底是谁开车撞的人，绝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出现冤案。因此，曾少云被抓回来后，陈科长专门审讯了他。

曾少云仍坚持开车撞死他妹妹的是韩小果，说只要死不了就会想法跑出去报仇。他咬着牙说：“不杀死姓韩的，我死不瞑目！”

陈科长说：“你这样做，就会把自己毁了！”曾少云说：“毁了就毁了，仇必须报。你们当官的都是官官相护，我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只能鱼死网破！”

其实，韩小果已经被拘留了。

陈科长向钟明汇报情况，说：“我们已经拘留了韩小果，我也审问过他，不过这小子嘴硬，坚持不承认是他开车撞死的人。”

钟明说：“那你们有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当时就是他开的车？”陈科长说：“如果有证据就不用费劲了。你也知道，这证据不好找啊。”钟明说：“没有证据你们就把韩小果拘押了，这不合法吧？是不是因为韩楚光栽了，你们就无所顾忌了？”陈科长有些尴尬，说：“有这个因素吧。”钟明严厉地说：“太不像话了，你们怎么能这样执法？马上把人放了！询问可以，但如果他拒不承认，你们又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可以实施拘押。执法者，必须依法执法，难道你们连这都不懂吗？”

“明白。马上放人！”陈科长说。

四

韩楚光拒不交代任何问题。他向洪雅君提出，要见姐姐韩楚霞，坚称除非让他见到姐姐韩楚霞，否则拒绝交代一切问题。

洪雅君向梁嘉南做了汇报。洪雅君有些为难地说：“答应他吧，不是很合适，虽然纪律审查的条例没有规定。不答应吧，他确实态度很硬，不肯配合。”

梁嘉南当即说：“答应他。我相信楚霞同志，她出面，也许能促使韩楚光交代问题，更有利于你们的工作。”

洪雅君说：“那我立即去通知楚霞同志。”她说着，转身欲走。梁嘉南忽然说：“你等等！”洪雅君说：“您还有什么指示？”梁嘉南说：“楚霞同志还不知道这件事吧？”洪雅君说：“还不知道。她刚出院，身体还很虚弱，我不忍心告诉她。”梁嘉南感叹道：“毕竟是亲弟弟，这件事对她的打击一定会很大。”

梁嘉南想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她迟早都会知道的，你去通知她吧，希望她能挺得住。”

韩楚霞在纪委办案点见到了弟弟韩楚光。

韩楚光发现韩楚霞脸色苍白、神情憔悴。低声问：“姐，你脸色怎么这么差，是不是病了？”韩楚霞没有吭声，走上前去，抬手就给了韩楚光一个耳光。韩楚光“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说：“姐，对不起！”

韩楚霞并没有停手，左右开弓，扇韩楚光的脸，边打边低声哭泣。韩楚光不躲不闪，低头说：“姐，我错了。我对不起你，辜负了你的培养，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爹妈。姐，你就打吧，尽管打。”

韩楚霞感到全身无力，跌坐在地上。她悲愤地说：“爹妈生前跟我说过，咱们韩家，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穷也好，富也好，从来都是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事。我怎么就教出你这么一个弟弟啊？”

韩楚光说：“姐，对不起，我给你丢脸了，我是罪人！”

韩楚霞长叹一声，说：“明明知道自己有问题，为什么不交代？说吧，为什么非要叫我来？”

韩楚光抹着眼泪说：“姐，我知道我是完了，等待我的将是法律的严惩。我坚持要见你，是有件事要托付给你。”

韩楚光要托付的，是关于韩小果的事情。韩楚光已经为韩小果办理了去美国的签证，然而证还没拿到手，他就被纪律审查了。他恳请韩楚霞去公安局把签证领了，交给韩小果，让韩小果尽快去美国，到他妈妈身边去。

韩楚霞沉默着，一言不发，像在思考着什么。

韩楚光说：“姐，小果还小，才十七岁，他是我们老韩家唯一的血脉。我完了，他不能完。换个环境，到他妈妈身边去，也许对他的成长有好处。姐，我就求你这一件事，你答应了，我就会交代所有的问题。姐，我就算是替咱死去的爹妈求你了。”

韩楚霞望着跪在地上、一脸泪水、神情悲戚的韩楚光，内心一阵钻心的疼痛。她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韩楚光的恳求。

韩楚霞转身离去，身后，韩楚光突然哭出声，喊道：“姐——”韩楚霞的眼泪也“唰”的一下流了下来。她强忍着，没有回头，也没有停下脚步。

韩楚光说：“姐，你叫洪书记来一下吧，就说我要彻底交代！”

等在外面的洪雅君走了进来。韩楚光说：“洪书记，我交代。”他从自己第一次收礼说起，一件一件地把自己犯下的所有问题都毫无保留地讲了。唯独隐瞒了一件事，就是儿子韩小果开车撞死人后，他送给李广五十万元，请他帮忙嫁祸于曾少云，保护儿子韩小果。

韩楚光接受纪律审查，水湾头区在干部评议中的舞弊造假问题浮出水面，成为纪委开展调查工作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使调查工作得以快速完成。调查结果证明，大部分单位的民主评议，或多或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舞弊造假行为。根据市委常委会决定，这次考评结果作废，由市委组织部下发通知，重新开展干部测评工作。以此作为丰州市正风肃纪的工作抓手，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丰北县的不少党员干部以书面形式强烈要求市委同意被停职的何艳红同志参加考评。

梁嘉南了解到，何艳红同志在丰北，坚持走“精准脱贫、必须精准扶贫”的路子，针对当地实际，因地制宜，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群众胃口，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聚焦发力，重在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工作成绩确实不错，丰北县的老百姓对她的评价很好。在丰州这样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地区，引领一方的发展需要有何艳红这样的带头人、领头雁。梁嘉南意识到自己当时的决定过于轻率和武断，于是，同意何艳红参与考评。

新的考评结果出来了，这次结果与上次大相径庭。有些在上次考评中得分很高的干部，这次被评定不合格。

这个结果，对于孙耀乾和由原市委常委兼任公安局局长，改任为副市长兼任公安局局长的皮一唐来说，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梁嘉南向李浩然书记汇报了丰州市的干部考评工作情况，以及接下来的主要工作思路。李浩然书记是支持梁嘉南的，只是提醒他，这样做可能存在很大的阻力和困难，要有思想准备。

五

第二次干部考评工作完成后，丰州市召开市委常委会研究修改完善实施细则。

梁嘉南说：“同志们，今天市委常委会的议题，市委办公室事先都已经发

给了大家。各位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在“征求意见稿”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建议。各位应该清楚议题了吧？”

大家纷纷点头表示已经传阅了。

梁嘉南环顾了一下众人，问：“谁先谈谈？”

宣传部的张部长说：“我先说吧。各位的意见，我看了以后，特别认同孙副书记的意见。他不愧是丰州的老干部，对丰州的干部情况了如指掌。”

张部长发言完毕，梁嘉南问坐在旁边的叶弘轩：“叶市长，您有什么意见？”

叶弘轩淡然一笑，没有直接回答梁嘉南，而是看了韩楚霞一眼，说：“韩部长，我想问问，对于民主测评结果，还是不是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

韩楚霞毫不迟疑地说：“是重要参考！”

叶弘轩坚定地说：“这个细则，要把讲政治作为选拔使用干部的第一要求，明确干部要在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上下功夫！”

韩楚霞说：“我同意叶市长的说法。”

对叶弘轩的这番话，孙耀乾很不以为然，摇了摇头，一笑置之。

梁嘉南环视了大家一眼，接着说：“你们所提建议，我都看了。除了叶市长和韩部长，其他的，好不好暂且不说，首先一条，我认为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组织人事政策理解上不够深透。”

听梁嘉南这样说，张部长直皱眉头，想发表意见，却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忍住了。孙耀乾的脸色，因为极度的气愤，很是难看。而洪雅君、叶弘轩和韩楚霞却是镇定的、坦然的。

会场内静了下来。梁嘉南问：“各位该说的都说了？”不等回话，他接着说：“那我再几句。”说着，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笔记本，说：“同志们，我这个小本本里面，登记了一些人名。各位，这些人都曾经私底下给我送过钱。他们能往我这里送钱，又有谁能保证他们没有给其他领导送？给哪个领导送？送多少钱？我们不知道，但是会有人知道的，市纪委作为执纪监督的专责机关，是会切实负起责任的。市纪委在这个问题上，该弄清楚的人和事，必须弄清楚。”

会场内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一片沉默中，每个人各怀心事，表情各异。接

下来，在干部考评中发现有问题苗头的区、县一把手，梁嘉南、洪雅君分别谈话提醒，起到了红红脸、出出汗的作用。而有问题的干部，市纪委分别进行诫勉谈话，问题严重的，将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调整工作岗位，个别领导干部涉嫌严重违纪，将接受组织审查，涉嫌违法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六

孙耀乾黑着脸回到家里。他刚进门，妻子就迎上来说：“刚才有人来，送了两箱酒，还有……”没等妻子把话说完，他大声责骂道：“别废话，滚一边去！”吓得妻子马上闭了嘴，不敢再吱声。

孙耀乾进了书房，“砰”的一声，用力关上门。“姓梁的，你欺人太甚！”他越想越气，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就掏出手机，拨了赵扶义的电话。电话打通后，他怒气冲冲地说：“老班长，我告诉你，你老家后院失火了，闹地震了！”不等赵扶义回话，孙耀乾继续说道：“他梁嘉南太专断，我已经跟他闹翻了。这事你可不能不管，要不然，这工作我没法干！”

电话那头的赵扶义说：“你说完了没有？你打算怎么着？”孙耀乾说：“他是市委班子的班长，我还能怎么着？丰州我是不能待了，你干脆把我调走了！”赵扶义说：“你啊！闹翻了就想一走了之？你马上叫上老叶和老皮，到我这里来一趟！”

赵扶义说完，非常生气地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摔。坐在旁边的妻子有些困惑地说：“你这是生哪门子气啊？”

赵扶义说：“我能不气吗？梁嘉南把过去丰州和我走得近的几位领导干部视为异己！”妻子说：“他不是你推荐去丰州的吗？怎么会这样子？”

赵扶义气愤难抑，说：“这回我真是看走了眼！”

孙耀乾给赵扶义打完电话，心想，就知道老班长不会坐视不管。他立即给皮一唐打电话。皮一唐告诉孙耀乾，有比较急的事要马上处理，让孙耀乾先走一步，他随后就到。皮一唐正急着赶往一名干部家里。前些日子，这名

干部送给他一幅名人字画。现在看来，他是无法帮这名干部获得提拔了。无功不受禄，替别人办不成事，就得把人家送的钱物退回去，这是皮一唐“助人为乐”的原则。既然不能为干部选拔任用助力，他决定立即把收下的东西尽快退回去。

孙耀乾又给叶弘轩打电话。没想到叶弘轩回绝了，说：“真是不好意思，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就不去了。麻烦你替我给赵省长道个歉。”孙耀乾皱了下眉头，有些不高兴，说：“连老班长的招呼你都不理会了？”叶弘轩说：“老孙，话可不能这样说。我没别的意思，真的是身体不舒服，对不起了。”孙耀乾还想劝叶弘轩，叶弘轩说：“没别的事，我就挂电话了。”说完，他就把电话挂断了。孙耀乾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嘟嘟声，非常恼火，嘟哝道：“叶弘轩，你咋就成叛徒了？”

孙耀乾赶到赵扶义家后，两人边聊边等皮一唐。孙耀乾和赵扶义聊起了叶弘轩最近的变化，说叶弘轩的屁股全坐到了梁嘉南那边去了。而且，他还发现叶弘轩变得比较消极，悲观情绪很重。

赵扶义望着孙耀乾，说：“我正想问你这个问题，叶弘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测评结果？这是不正常的。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你起的作用？”

孙耀乾急忙辩解道：“也不能说全是我的原因。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平时太清高，这也怪不了别人。”

赵扶义听了，有些恼火，说：“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心里的小算盘。你这个人就这点不好，胸襟还没针眼大，光想着私人恩怨，一点大局观念都没有。就是你把他推到梁嘉南那边的，知不知道？”

孙耀乾有些尴尬，不知说什么好。

赵扶义接着说：“你也不想想，他怎么说也是市长，如果他和你们站在一起，事情能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孙耀乾低下头，说：“老班长，是我考虑问题不周到。”

赵扶义想了想，拨通了叶弘轩的手机，问道：“老叶，睡了没？”叶弘轩说：“赵省长，您好！我正准备休息呢。”赵扶义说：“真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打扰你休息。听老孙说你身体不舒服，我实在不放心。要不要紧？身体有

问题不要拖，赶紧看医生。”叶弘轩客气地说：“谢谢老班长关心，不要紧，吃点药就行了。”

赵扶义皱了一下眉头，有些不高兴，不过还是很平静地说：“睡吧，要保重身体。”

赵扶义挂了电话，告诉孙耀乾，回去以后一定要提醒叶弘轩，梁嘉南不认可的很多干部，几乎都是赵扶义和叶弘轩搭档的时候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否认这些人，不仅是对赵扶义的否定，也是对叶弘轩的否定。

孙耀乾忙说：“老班长放心，我回去后一定会把您的意思转达给叶弘轩。”

皮一唐到了后，三个人商议如何应对此事。

赵扶义沉思良久，说：“你们还是要和市委的领导们处理好关系，在对干部的评价问题上，统一认识。这样吧，梁嘉南和叶弘轩的工作，我来做，你们两人就做做韩楚霞的工作。”皮一唐说：“我跟韩楚霞来往不多。”赵扶义说：“那就由耀乾来做她的工作。”孙耀乾有些为难地说：“她的工作，确实有点难做。”

赵扶义生气地说：“再难也得做！”孙耀乾说：“那我尽力吧。”赵扶义看着他，严厉地说：“不是尽力，是必须把工作做通。”孙耀乾连忙点头：“明白了！”

两个人从赵扶义家出来后，孙耀乾叹了口气，烦恼地说：“韩楚霞，这工作怎么做？这女人实在是太正了，好像一点毛病都没有。老皮，老班长交代的这个任务，怕是难以完成啊。”

皮一唐和孙耀乾说：“前些日子有一起交通事故，好像牵连到了韩楚光的儿子。这件事我只是听说，我们交警支队的队长钟明比较清楚。”孙耀乾说：“那又怎么样？韩楚光都被抓了。”皮一唐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钟明来省委党校学习了，可是韩楚霞亲自点的名！”

“哦，还有这么回事。”孙耀乾说，“那我就先找这个钟明聊聊！”

第二天赵扶义就赶到丰州，要和梁嘉南统一看法。他没有想到，梁嘉南并

没有附和他。

赵扶义告诉梁嘉南，是带外省的代表团来海鸥岛视察，刚好有空闲时间，顺便过来看看他。其实，梁嘉南已经意识到，这只是一个由头而已，赵扶义必定是为干部考评的事而来。果不其然，赵扶义向他询问了一下神州能源集团炼油基地项目的工作进展情况，看似无意地就把话题转到干部考评这件事上来了。

赵扶义说：“你出于公心，锐意改革是好的，但干任何一项工作，都要循序渐进，太冒进就容易出问题。对于这次干部考评结果，丰州的一些干部是有很大的意见的，不仅把状告到我这里，而且也向省委反映了。你不认为，你这一步走得太冒进、太操之过急吗？”

梁嘉南坦然地笑着说：“赵省长，坦率地说，我不认为这事操之过急。”

赵扶义说：“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而已。还记得你赴任丰州之前，我送给你的那六个字吗？”

梁嘉南说：“当然记得，稳定、团结、发展。”

赵扶义点点头，感叹道：“记得就好啊。你是中组部正在考察的后备干部，我为什么要特别送你这六个字？我的良苦用心你应该能体会到吧？丰州要想扭转被动的发展局面，走出发展困境，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要稳定。”

梁嘉南说：“赵省长，这个我明白。不过，我认为丰州之所以发展不好，最关键的恰恰是干部队伍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存在不作为、混日子，作风不扎实问题，只要把这些问题彻底解决了，丰州存在的发展问题必定迎刃而解！”

赵扶义很不高兴，说：“你就这么自信？”

梁嘉南点点头，说：“我有这个信心。”

赵扶义强压着心头怒火，说：“既然如此，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好了。你忙，我就不打扰了！”说完，他站起来，转身而去。

这一天，孙耀乾也找了韩楚霞。他是在晚上去的韩楚霞家里。对于他的突然造访，韩楚霞感到有些意外，不知他所为何来。韩楚霞疑惑地问：“孙副书记，您找我有什么事吗？”孙耀乾说：“也没什么事，听说你最近身体不大好，我刚好经过这里，就顺便上来看你。本来应该带点手信的，可我怕你误

会了。”韩楚霞笑了笑：“看您说的，我还不至于这么不懂人情世故吧？”

落座后，韩楚霞帮孙耀乾冲了一杯茶。孙耀乾喝了一口茶，说：“楚霞同志，你看，自从干部考评以来，每次开市委常委会，我们两个人好像总不对付，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其实，我对你一点偏见也没有，都是为了工作，你不会见怪吧？”韩楚霞说：“意见有分歧，也是很正常的。”

孙耀乾说：“谢谢楚霞同志能这样想。”接着，他就说到了这次的考评结果。他说：“这个考评结果对一些干部来说有失公允，一些干部根本不认同，存在很大怨气。不仅丰州的一些干部不认同，赵省长也认为这个做法不够慎重，对目前这个考评结果也是有意见的，因为这将关系到干部下一步的使用。”孙耀乾希望韩楚霞能从有利于丰州干部队伍的稳定和团结，以及丰州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对这次考评结果在干部的使用问题上，多和自己交流。

韩楚霞说：“你的意思是要我跟你统一认识，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孙耀乾意味深长地说：“一切皆有可能嘛，你说是不是？”韩楚霞很坚决地说：“很抱歉！”

孙耀乾说：“老班长让我和你好好沟通一下，我就对老班长说楚霞同志原则性特别强，这事怕是有难度。”孙耀乾端起茶杯，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看似无意地说：“市交警支队的队长钟明最近被派到省委党校学习，听说是你亲自点的名，我可是不太相信。”

韩楚霞有些诧异，不知道孙耀乾为什么会突然说起这件事。在这件事上，韩楚霞自感是有愧的，内心一直充满纠结和痛苦。她有些不太自然的表情变化，虽然很细微，但还是被孙耀乾捕捉到了。孙耀乾说：“钟明告诉我，不久前你的侄子韩小果的车撞死了人。想必你是知道这件事的吧？”未等韩楚霞回应他的话，孙耀乾接着说：“不过，你也可能不知道，你侄子是夜间喝醉了酒飙车，撞死了一个花季少女，肇事逃逸。死者是职业中专的学生，才十六岁。关键还不在这里，更恶劣的是，事后，他还嫁祸给死者的哥哥，使死者的哥哥蒙冤入狱。死者的母亲不堪这一连串的打击，一病不起，好端端的三口之家就这么全完了。”

韩楚霞跌坐下来，一下就呆住了。她没想到事情的真相竟是这样，弟弟韩

楚光把她骗了。

孙耀乾冷笑一声，盯着韩楚霞说：“钟明说，他本计划亲自审问韩小果，由于接到参加省委党校学习的通知，就委派其他同志核查，不过，他会密切关注结果。”

韩楚霞彻底崩溃了，说：“你不要说了。”孙耀乾说：“这件事我当然可以说，钟明也可以保持沉默，但前提是，这一切都取决于你！”说完，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说：“时间不早了，今晚咱们就谈到这，我走了。”

孙耀乾暗自得意。他从韩楚霞家里出来后，忍不住内心的高兴，给皮一唐打了电话，兴奋地说：“皮局，我刚从韩楚霞家里出来，出师顺利啊。这次，她韩楚霞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和我们站在一起！”

韩楚霞一夜无眠。她为自己犯下的错误感到痛苦不堪。她给韩小果买了去美国的机票，是明天上午十点的航班。下午下班后，她已经把机票和护照一并交给了韩小果，也帮韩小果把行李收拾好了。她交代韩小果，明天她要上班，就不送他去机场了。要不是孙耀乾今天晚上来，告诉了她事情的真相，事情就真的无可挽回了。

第二天一大早，韩楚霞立即赶到韩楚光家，韩小果已经去机场了。她搭的士赶往机场，在安检处见到了侄子。韩小果疑惑地说：“姑妈，你怎么来了？”韩楚霞说：“跟我走。”韩小果问：“去哪儿？”韩楚霞说：“去公安局自首！”韩小果一下明白了过来，惊慌地说：“我不去，我要去美国，你不是也答应了吗？”

韩楚霞气愤地说：“你们父子俩简直就是混蛋，竟然合伙演戏骗我！”

韩小果“扑通”一下跪在了韩楚霞面前，哭着哀求道：“姑妈，你就放过我吧，我不想坐牢，我不想死啊！”

望着一边痛哭，一边一个劲儿给她磕头的韩小果，韩楚霞心如刀割，忍不住泪流满面。她沉痛地说：“小果，你别这样，快点起来！”韩小果说：“姑妈，我求你了，你不答应放我一条生路，我就不起来！”

韩楚霞流着泪说：“小果，你就别再折磨姑妈了，好不好？小果，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自己做过的事情，逃避是逃避不了的！法律的惩罚

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的心魔……”

韩小果似懂非懂地听着，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姑妈，我知道了，我听您的，去自首！”

韩楚霞带着韩小果到公安局自首后，直接找到洪雅君说明了自己的问题，并向省纪委交代了事情的经过。此事上报省委后，省委很快作出处理决定，韩楚霞被暂时停职。

韩楚霞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竟然可以大义灭亲，可以自毁前程，这让孙耀乾和皮一唐大感意外，也大为震惊。两个人无比沮丧，意识到他们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失败，是铁板钉钉，注定了的事。

第九章 |

“纪”在“法”前，纪委不是党内的“公检法”

买官不成落马的官员对梁书记怀恨在心，把歪主意打到了他的家人身上……

—

市管干部复核后的考评结果，在市委常委会上获得通过。为体现纪委是维护党纪的政治机关，并非等同于党内的“公检法”，做到纪在法前，在干部考评中弄虚作假者，以及在复核过程中发现相关问题的干部，有的进行了“红红脸，出出汗”的谈话提醒，有的进行诫勉谈话，问题严重的，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被调整了工作岗位，有的接受纪律审查，断崖式降职，个别涉嫌违法者，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在抗洪抢险现场被梁嘉南宣布停职的丰北县委书记何艳红，按干部使用程序正常履职，原水湾头区区长皮健当选区委书记。

孙耀乾一度陷入了极为狼狈的窘境。他收了不少基层官员的钱，并信誓旦旦地打了包票，在下一步干部的使用问题上给予帮忙，现在却注定不能兑现承诺。这些人自然不会吃哑巴亏，让钱打水漂，于是纷纷上门讨要说法。孙耀乾不仅要把吃到嘴里的肥肉吐出来，还要陪着笑脸息事宁人地安抚他们。

让孙耀乾大为恼怒的是，市国土局的主任科员黄大顺竟然不依不饶。黄大顺给孙耀乾送上了三十万元现金，孙耀乾承诺帮他提拔一级。黄大顺没想到，他不仅没被提拔，还因在查核过程中被发现了违纪问题，撤了职，连原来的位子也没保住。为此，他找上门来向孙耀乾兴师问罪。任孙耀乾怎么解释，他都不买账，两个人撕破了脸皮，争吵起来。最后，黄大顺拿了孙耀乾退给他的钱，气呼呼地招呼都没打，就摔门而去。

孙耀乾大为光火，这些年来，他何曾如此被动过？对他来说，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可又能怎样？黄大顺的态度让他非常担心，他怕黄大顺破罐子破摔，把他抖搂出来。

第二天下班后，孙耀乾专门请黄大顺吃饭。这也让黄大顺感到意外，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孙书记，我昨晚太冲动了。俗话说，大人不记小人过。您大人大量，请多担待。”说着，他举起酒杯说：“孙书记，我敬您一杯，给您赔罪。”说着，他一扬脖子，把一杯酒全干了。

孙耀乾说：“这事也不能怪你，我能理解。虽然钱是还给你了，但忙没帮上，我也过意不去，觉得挺对不起你的。”

黄大顺苦笑了一下，说：“孙书记，您别这么说。我也想通了，这件事也不能怪您，怪就怪我运气不好，碰上了市委这么个‘一把手’。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认命。啥也不说了，就冲昨晚我冲您发那么大火，您不怪我，还请我吃饭，就让我很感动。我认定了您这个大哥，别怪我巴结您啊，孙书记。”

孙耀乾说：“你这样想就对了。咱们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可这股恶气你就真的能咽得下？”

黄大顺望着孙耀乾：“您的意思是……”

孙耀乾笑了笑：“没啥意思，随便说说而已。”

黄大顺若有所思。

这天下午，洪雅君向梁嘉南汇报市纪委关于对这次干部考评中存在违纪行为干部的处理意见。詹华所在医院的卜院长打来电话，说：“梁书记，您好！今天下午医院发生了医闹事件，詹医生受伤了，麻烦您尽快到医院来一趟。”

“好，我马上去！”梁嘉南说。

洪雅君看到梁嘉南焦急的样子，忙问：“什么事？”

“詹华被人打伤了，是医闹。医院让我赶紧去一趟！”梁嘉南想了一下，“雅君，麻烦你和我一起去吧！”

梁嘉南和洪雅君赶到医院后，卜院长先带他们到病房看望詹华。詹华的头上缠满了纱布，正在输液。

“詹华！”梁嘉南喊道。詹华突然听到有人喊她，吓得全身一哆嗦。梁嘉南快步走到病床边，詹华忽地坐起来，紧紧抱住梁嘉南，放声大哭：“嘉南，我好怕，你不要离开我……”

梁嘉南的眼圈一下红了，他轻轻地拍着詹华的后背说：“我不走，我哪都不去，就陪着你，你不用怕。”

见此情景，默默地站在旁边的洪雅君也忍不住流泪了。

在院长办公室，卜院长向梁嘉南和洪雅君介绍了事情的经过。大前天晚上，一名醉酒后突发脑溢血的患者被家属送到医院，当时患者已经处于重度昏迷状态，情况非常危险。医院马上进行了手术抢救，手术是詹华做的。然而患者的病情太严重了，虽然医院进行了积极抢救，还是没能保住患者性命。医院已经向患者家属进行了充分解释，患者家属也认同医院的解释，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更没有提出不合理要求。没想到，今天下午刚上班，就来了二三十个人，怒气冲冲地讨要说法。保安和一些医护人员出面阻止，却根本阻挡不住这些人。于是医院立即报了警。警察还没到，他们就冲进了詹医生的办公室，不容詹医生解释，就七手八脚地动手打人。很明显，这些人就是冲着詹医生来的。这样的事，在医院里以前还从没有发生过。

卜院长歉疚地对梁嘉南说：“詹医生被打伤，作为院长，我首先要向您道歉！詹医生受了很大刺激，现在很需要您的陪伴和照顾。如果您有时间，最好多照顾詹医生几天。”梁嘉南说：“好的，我尽量吧。”

梁嘉南和洪雅君从院长办公室出来后，洪雅君忧心忡忡地说：“嘉南，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些医闹，很有可能是冲你来的。你在丰州得罪的人，开始反击了！”

梁嘉南神情凝重，点了点头，说：“是啊，我也有同感，真是太卑鄙了！”

洪雅君担心地说：“从这件事来看，这些人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他们在暗处打冷枪，让人防不胜防啊。你要给家人提个醒，注意一点！”

梁嘉南摇了摇头，说：“除了老爷子，其他人都不能说。詹华毕竟只是个医生，经不起这样的惊吓。倩倩只是一个孩子，就更害怕了。”

梁嘉南说：“雅君，时间不早了，你回家休息吧。明天你先回丰州，我想再陪詹华两天，等她情绪稳定了，再回丰州。有什么事，你及时给我电话吧。”

洪雅君回到家时，司徒敏正在炒菜。他从厨房里跑出来，有些意外地说：“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詹医生被医闹打伤了，我和嘉南一起回来的。”

“伤得重吗？”司徒敏很吃惊，问洪雅君，“到底是怎么回事？”

“伤得不轻，关键是精神受了很大刺激，情绪很不稳定。这件事极有可能是冲着梁书记来的。”洪雅君想了想，接着说，“丰州的情况很复杂，不仅梁书记，我作为纪委书记，也难免会得罪人。司徒，我很担心，你和小瑞一定要注意点，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放心吧，我会注意的。”司徒敏说，“明天我请个假，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詹医生。”

“我就不去了，想明天一早就回丰州。”洪雅君有些抱歉地说，“你的情况怎么样？我还是想请个假。你的手术老是这样拖着，也不是个事。”

“你尽管放心好了，我身体好着呢，没啥不舒服的。就算要做手术，也要等詹医生伤好了再说吧。”司徒敏说，“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尽快查清楚，把那些报复梁书记的混蛋绳之以法。”

第二天一大早，梁嘉南的父亲就带着倩倩来到了医院。是洪雅君在出发回丰州前，专门到家里告诉他们的。

“妈——”倩倩红着眼圈儿小声喊道。

“别吵醒你妈，让她好好睡会儿！”梁嘉南小声说。

倩倩把梁嘉南拽到一边，怒气冲冲地说：“老爸，你说是谁干的，我找他去。”

梁嘉南说：“你算了吧，他们野蛮，你也要野蛮啊？”

“什么野蛮？这是以牙还牙，血债血还！”

“大人的事，不用你操心，好好学习。”梁嘉南对父亲说，“爸，你带倩倩回去吧，詹华没事的。”

“你打算在这待几天？”父亲问。

“看情况吧。”梁嘉南说。

梁嘉南的父亲一听，说：“看情况？你以为你是普通百姓啊？”

梁嘉南苦笑了一下：“我知道你的意思，可詹华……”

父亲打断了梁嘉南的话：“啥也别说了，你的战场在丰州，马上给我回丰州去。这里有我和倩倩，你尽管放心好了！”

梁嘉南有些犹豫。父亲说：“别犹犹豫豫的，我这是命令，不是和你商量！”

梁嘉南有些无奈，说：“好吧，等詹华醒了，我和她说一下就走。”

二

洪雅君在回丰州的路上，接到了海名市湖滨区公安分局李局长的电话。医闹事件发生时，赶到现场的警察抓到几个参与闹事的人，交由湖滨区公安分局讯问调查。昨天晚上，洪雅君专门找到李局长了解情况。李局长说：“这几个人嘴很硬，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洪书记，你放心，分局已经立案，会尽快调查清楚这起医闹事件。”

洪雅君一看是李局长的电话，马上接起来，迫不及待地说：“李局长，你好！情况怎么样？那几个医闹招供没有？”

李局长说：“洪书记，你好，我就是向你汇报这件事的。他们已经招认了，挑起这次医闹事件的为首分子叫叶绍昌，是死者的街坊。事情还真被您猜着了，这个人果然跟丰州有关系。我们查了一下，他有个表哥，是你们丰州市国土局的一个干部，叫黄大顺。”

“我知道了，李局长，谢谢你！”洪雅君立即给文雪打电话，让她马上了

解黄大顺的情况。两天后，市纪委就查明了黄大顺的一些情况。文雪向洪雅君汇报，黄大顺在这次干部考评中因弄虚作假，被降职使用，更为严重的是，据群众反映，他有贪污和受贿行为。

“有证据吗？”洪雅君问。

“有，这些都是！”文雪说着，把材料交给了洪雅君。洪雅君看着材料，一拍桌子，说：“鉴于他的严重违纪问题，建议上市纪委会认真研究，考虑对他采取措施！”

孙耀乾得知黄大顺接受市纪委纪律审查，顿时恐慌不已。虽然打伤詹华后，黄大顺曾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向他保证：“孙书记，您放心，好汉做事好汉当。万一这事被查出来，我保证会自己扛下来，决不会连累到您。梁嘉南得罪了赵省长，我想他在丰州也待不了多久了，以后我还要靠着您这棵大树好乘凉呢！”

孙耀乾心里很清楚，话虽这么说，但在接受组织的纪律审查后，很多事情就不是黄大顺能保证得了的，何况坦白自首还会从轻处理。再说，就算黄大顺不交代，纪委早晚都能调查清楚。丰州是待不下去了，等下去，就是坐以待毙。他想，现在能够帮他渡过难关的，也只有老班长了。

孙耀乾专门到省城找了赵扶义，他没有说黄大顺被市纪委带走调查的事，没有说打詹华的医闹事件是他委婉挑动和授意黄大顺找人干的。他只是很直接地说：“老班长，我和梁嘉南实在没办法共事了。您要么把我调走，要么把他调走，反正是有我没他，有他没我，您看着办吧。”赵扶义听了很生气，说：“你这是想干什么？在威胁我吗？”孙耀乾说：“老班长，您误会了，我怎么会威胁您呢？我是被气糊涂了，慌不择言。老班长，您就多担待一些吧。”

赵扶义说：“你也是干了几十年工作的老同志了，难道不知道组织程序？你以为我想调谁就能调谁吗？”赵扶义缓和了一下，说：“咱们也是多年的老搭档了，你的心情我很理解。说实话，丰州闹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你要想想，就算我能弄走梁嘉南，这时候出手，别人会怎么看？关键是李浩然会怎么看？”

孙耀乾想想，赵扶义说得也在理，就说：“那我怎么办？”赵扶义说：“你也不用太悲观，来日方长，你还是应该以丰州的大局为重。有你和老皮、老张在，多少还能制约一下梁嘉南，明白吗？”

孙耀乾有些苦恼地说：“可是我……”赵扶义看孙耀乾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有些生气，打断了他的话，严厉地说：“别可是了，马上给我回去！”

孙耀乾还想说什么，看到赵扶义阴沉着脸，就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无奈地站起身，说：“老班长，那我就听您的，现在就回去。”赵扶义挥挥手说：“回去吧，听我的没错。”

孙耀乾想，赵扶义是指望不上了，继续待在丰州，总是要出事的，这只是早晚的问题。从赵扶义办公室出来后，他决定到神州能源集团驻南江省办事处碰碰运气。他知道沈梦卿这个女人的能耐大得很，只要她肯出面，没有办不成的事。

神州能源集团驻南江省办事处设在湖滨酒店，这是一家装修豪华的五星级涉外酒店。孙耀乾走进酒店金碧辉煌的大堂时，恰好沈梦卿和几个老外从电梯里出来，她用流利的英语和老外谈笑自如。亭亭玉立的沈梦卿，给人的感觉是高贵、典雅、大气，颇具大家风范和贵族气质。相形之下，孙耀乾显得土气、笨拙，甚至有些猥琐。沈梦卿一行人走过来后，孙耀乾没有上前和沈梦卿打招呼，而是赶紧闪到了一边。等沈梦卿把几个老外送出了酒店大堂，孙耀乾才走上前去，脸上堆满了笑意，和沈梦卿打招呼。

沈梦卿忙说：“这不是孙书记吗，你怎么在这？”孙耀乾有些难为情，吞吞吐吐地说：“我想，我是想……”沈梦卿皱了一下眉头，说：“你是来找我的？”孙耀乾忙不迭地点头说：“沈总，不好意思，冒昧了。”沈梦卿笑了笑，说道：“我们好像还从来没有单独打过交道吧？”孙耀乾忙陪着笑脸说：“是的，没有。”

沈梦卿说：“你找我是公事还是私事？如果是私事就再找时间吧。如果是公事，你可以上去，杜助理刚好从上海过来，现在就在办事处。”接着她又说：“我还有点事要马上出去，失陪了。”说完，她就径自走出了酒店。

孙耀乾见了杜鹏。他告诉杜鹏，他有意调到省水利厅，说水利厅的厅长刚

好病退了，那个位置现在还空着，想请沈总出面帮这个忙。他说沈总虽然不是南江省里的领导，但是以沈总的能耐和影响力，只要她肯帮忙，这件事对她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杜鹏说：“你和赵省长关系那么铁，怎么不去找他？”孙耀乾苦笑着说：“找了，他不答应。”杜鹏说：“于是你就来找我们沈总了？不过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件事你想都不要想，沈总是不会帮你这个忙的。”

孙耀乾有些失望，说：“杜总，你认为这件事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杜鹏点了点头，望着失望的孙耀乾说：“其实这种小事，根本就没必要麻烦沈总，我就能搞得定。”

孙耀乾一听，顿时喜出望外，说：“那好，那这件事我就拜托杜总您了。”杜鹏说：“你也应该知道，办这种事关系是一个方面，还是要给人家些好处的。何况你这是由副厅升正厅。”孙耀乾忙说：“这个我知道，需要多少？”杜鹏伸出三根手指，说：“要这个数。”

孙耀乾说：“三百万？”杜鹏说：“后面加个零。”

孙耀乾想了想，狠狠心说：“加个零也行，不过最多只能这个数。”他说着，伸出两根手指。杜鹏说：“好吧，就按你说的，先给一半活动费，事成之后清数。”孙耀乾说：“可以。”接着，他有些顾虑地说：“如果不成呢？我是说万一。”杜鹏很爽快地说：“这个你放心，原数退还。”孙耀乾说：“好，这事就拜托杜总了！”

晚上，沈梦卿回来后问杜鹏，孙耀乾来访的目的。杜鹏说没什么事，就是闲聊。沈梦卿有些不相信，说：“真的就是闲聊？”杜鹏说：“真的，我骗谁也不可能骗你嘛。”沈梦卿提醒他：“以后少掺和地方上的事。还有，这个姓孙的我看着特别不顺眼，猥琐、狡猾，小人一个，以后离他远点。”

接下来，沈梦卿又问起杜鹏对陈镜明公司业务的调查情况。杜鹏说：“没有任何问题，简直无懈可击！”杜鹏接着说：“梦卿，我知道你是想走正常的法律途径。可你也应该知道，他是早有预谋和准备的，走法律途径，耗时耗力不说，而且胜负难料啊。”沈梦卿问：“那该怎么办？”杜鹏说：“把上回你命令我停下来的那步棋，继续走下去。”

沈梦聊没有说话，她在想要不要听杜鹃的建议。要是那样，有多大的胜算，又有多大的风险？良久，她终于下定了决心，决定赌一把。于是她告诉杜鹃：“就按你说的吧，时间紧迫，再不出手也不行了！”

省纪委对牛伯仲一案的审查有了重大发现。有人匿名举报，说牛伯仲的夫人张晴在澳大利亚的一家中资银行里，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私人账户。经查，这个账户里面有两千多万存款。

刚毅书记听了审查人员的汇报，皱着眉头说：“这么说，牛伯仲确实有重大的贪腐嫌疑了？”他指示，协调省外事和银监部门马上冻结那个银行账户，查清钱的来源。审查人员离开后，刚毅书记打电话给洪雅君，要求洪雅君立即接触牛伯仲的妻子张晴。

洪雅君赶到张晴住处时，邻居告诉洪雅君，张晴出国了，就在昨天，走得很匆忙。

洪雅君向梁嘉南汇报了相关情况。洪雅君说：“省纪委刚刚有这个新发现，牛伯仲的老婆张晴就匆匆忙忙去了澳洲。我们了解过，张晴有个亲弟弟在澳洲，张晴的签证是两个月前就办好的。可她早不走晚不走，现在才走，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梁嘉南思忖了一下，有些疑惑地自言自语道：“省纪委的这个发现，怎么会来得这么突然呢？”接着，他又问洪雅君：“这个情况，你跟刚书记反映了没有？”洪雅君说：“反映了，刚书记指示，我们这边对陈镜明的调查可以正式启动了。”梁嘉南说：“好的，按省纪委的指示办，我全力支持。”

三

这天早上，陈镜明和往常一样，在花店买了两枝雏菊。回到办公室，他将菊花插到台灯旁的水晶小花瓶中。他看着雏菊，若有所思。

这时候，三叔进来说：“王律师来了，有要事相告。”王律师是陈镜明公

司聘请的常年法律顾问。

王律师告诉陈镜明，市检察院要查公司的账。陈镜明问：“凭什么？”王律师说：“省纪委对牛伯仲的调查突然有了新的发现。牛伯仲以他夫人的名义在澳洲的中资银行，开有一个秘密的私人账户，里面有多达两千万的巨额存款。他们查了这笔存款的来源，其中有一笔是我们公司在一年多前打进去的。”

“胡说八道！我们公司什么时候给他打过钱？”陈镜明愤怒地说。

王律师说：“这我就不清楚了，公司财务部也否认打过这笔钱。所以，检察院的人提出要查账。”

陈镜明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他们有这个权力吗？”

王律师说：“有。”

陈镜明说：“那还有什么好说的？答应他们就是。”

王律师离开后，三叔轻轻地把门关上，走到陈镜明身边，有些忧虑地说：“镜明，这事你怎么看？”陈镜明神色凝重地说：“她果然动手了，这事有些麻烦。”三叔说：“更麻烦的是，牛夫人突然出国了，匆匆忙忙地去了澳洲。”陈镜明听了，心里一惊，说：“怎么会这样？”接着，他心事重重地说：“看来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棘手，来者不善啊！”

丰州新城，是赵扶义担任丰州市委书记期间力排众议，坚持上马建设的重大工程项目，这也是他引以为豪的主政丰州期间的主要政绩。然而，这也是丰州很多干部心中的块垒，一根最敏感的神经。众人都在有意回避，不愿碰触。这根敏感的神经，最终还是被展鸿地产集团公司碰触了。

当年，展鸿地产集团公司承建了丰州新城三十栋回迁房项目。工程竣工时，已经超过了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展鸿地产集团公司却以各种借口，拒不交房。回迁群众多次找丰州新城管委会交涉，却迟迟得不到解决。丰州新城管委会主任林梦生为此事焦头烂额，心急上火。

这一天，林梦生又来到展鸿地产集团公司，找董事总经理田耕协商此事。他质问田耕：“田总，你们公司承建的三十栋回迁房已经竣工多日，为什么迟

迟不肯交楼？”田耕很冷静，说：“林主任，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竣工是竣工，但交付使用还要再等等。”林梦生很生气，说：“你能等我能等，可拆迁户不能等啊！你们的工期已经一拖再拖，严重延期。他们都急红了眼，整天上门来缠着我。再这样拖，他们就要闹事了。”田耕耸耸肩说：“工期一拖再拖，能怨我吗？”林梦生说：“我告诉你，市里的领导很生你的气，如果你还不马上交楼，今后会有什么后果，你应该很清楚。”田耕说：“我当然清楚，可我的难处，市里的领导清不清楚？”林梦生着急地说：“什么难处？你倒是说嘛。”

田耕说：“跟你说有什么用啊？我的难处不是你这个管委会主任能解决的。我只能跟能解决问题的人沟通。”林梦生气恼地说：“你跟谁沟通我不管，反正，我们前几天就已经正式通知所有的拆迁户，明天他们就会来收楼。你总不能老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失信于民吧？”田耕冷冷地说：“那是你的事，我管不着！”林梦生很气愤，说：“田总，你这话就不对了，什么我的事？耽误工期的是你，拖延交楼的也是你！该说的我都说了，到时候，回迁户来了，你自己跟他们解释去吧！”林梦生说完，拂袖而去。

林梦生走后，田耕叫来副总，问：“公司的亏损算清楚没有？”副总说：“算清楚了，亏损一个多亿。”田耕没想到会亏损这么多，心里不禁暗暗叫苦。副总说：“这回，你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搞定姓刘的，不然，我们没法向董事会交代。”田耕苦笑道：“我何尝不想啊！”

田耕约市国土局局长刘波到碧海蓝天度假村的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刘波很爽快地赴约了。田耕趁球童走开机会，掏出一张银行卡，小声说：“刘局，二十万美金。”说着，他把银行卡递给刘波。没想到刘波坚决不收，一脸怒色地厉声说：“你这是干什么？”田耕说：“咱们上次喝酒，您说贵公子在美国留学，住得不习惯，看中的房子只卖不租。我是想，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刘波冷笑一声，说：“谢谢了，不需要！”

田耕有些着急，说：“那修改合同的事……”刘波说：“对不起，这个忙，我帮不了。违反原则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说完，他径自离去。

等在外面的副总见刘波离去，马上走来问情况。田耕说：“他没要。”

副总说：“他的贪婪，整个丰州地产界谁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清官了？”田耕说：“他要是变清官，母猪都会上树！”

副总说：“是不是嫌给得少？”田耕说：“那还用说！”副总生气地说：“太过分了，以前他还拿得少啊？”接着，他有些无奈地说：“没办法，只能多给他一点了。”田耕说：“我想清楚了，他不是嫌少吗？这次我干脆一分钱也不给他。他不仁，就休怪我不义。我们就是不交楼，拖着，看谁拖得起！”副总忧心忡忡地说：“田总，这件事还是要慎重考虑啊。地产业的运营全依赖和政府的关系，得罪了他们，以后……”副总说到这里，把话打住了。田耕说：“这道理我明白，可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出此下策，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第二天，早已接到收楼通知的上千户丰州新城的回迁户，一大早就换上了新衣服，喜气洋洋地在齐耀文的带领下，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兴高采烈地赶往丰州新城的回迁房新区收楼。也难怪他们如此高兴，对他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回迁房交楼一拖再拖，他们在临时安置区的简易板房里已经住了五年多时间了。这期间，大家也没少到丰州新城管委会进行交涉，却一直没有结果。这次是丰州新城管委会下的通知，大家能不高兴吗？

然而，他们到了回迁房小区后，却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回迁房小区的大门紧锁，门口有十几个保安严阵以待地把守着。一看这情景，人们都愣了。齐耀文走上前，困惑地问：“怎么会这样？不是说好今天收楼的吗？”为首的保安爱理不理地说：“今天收楼，谁告诉你们的？”齐耀文说：“是政府啊。”为首的保安说：“政府叫你们收楼，你们就找政府去。我们没有接到公司的通知，你们不能进去。”

“岂有此理？”

“政府大还是你们公司大？”

“你们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了？”

“叫你们老板出来！”

无论大伙怎么大声嚷嚷，门口的保安就是不搭理。保安的傲慢，让大伙更生气。齐耀文愤怒地对为首的保安说：“你听到没有？叫你们老板出来！”这

个保安轻蔑地望着齐耀文，说：“你算老几？老板是你叫出来就出来的吗？”

“就是，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其他保安附和说。

大伙被彻底激怒了，纷纷冲上前，指着保安的鼻子大骂道：“你是什么东西？狗仗人势！”

“信不信我废了你？”一个年轻男子说着，冲上前，用力推了保安一把，“滚一边去，老子不和你说话！”

双方心头的怒火被点燃了，“腾”的一下就变成了熊熊燃烧的冲天烈火。十几个保安和部分居民叫骂着扭打在了一起。

齐耀文见此情形，赶紧打110报警。

展鸿地产集团公司副总得到消息后，急匆匆地走进田耕的办公室，说：“田总，出事了，回迁小区那边，居民和保安打起来了。”田耕咬着牙说：“不管它！”

数十名警察赶到后，不容分说，把齐耀文和众多参与打架的居民押上警车，带到了公安局拘留室。

展鸿地产集团公司的副总和几名高管都聚在田耕的办公室，谁也没有说话，都忧心忡忡地看着田耕，静等他的安排。这时候，桌子上的座机和手机都响了起来。田耕坐在桌子后面，脸色凝重，任电话响个不停，坚持不接。副总实在忍不住，想接电话。田耕严厉地制止道：“不许接！”副总小声说：“田总，俗话说，民不与官斗啊！”田耕举手止住他，说：“你们都待在我这里干什么？该忙啥就忙啥去。”说完，田耕站起身，把座机话筒拿起来，丢在一边，又把手机关了。然后，他说：“我去香港散散心，这里的事，你们自己看着办。”

说完，他撇下众人，走出办公室，径自离去。

四

刘波一次次地轮番拨打田耕的手机和办公室座机，却一直没人接。到后来，就直接打不通了。“王八蛋，看来是不想在丰州混了！”刘波大声骂着，

重重地摔下电话。

这时，孙耀乾急匆匆地走了进来，说：“老刘，田耕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连我的电话也不接？”刘波骂道：“这家伙大概是不想在丰州混了。”孙耀乾严厉地说：“是不是你惹恼了他？”

刘波说：“田耕要修改合同。你说，我能答应他吗？”

“什么合同？”孙耀乾问。

“当初，建丰州新城的时候，政府不是资金紧张吗？无奈之下，只好动员他们带资承建回迁房。双方签下了合同，三十栋电梯洋房建好后，五五开，十五栋给政府安置拆迁户，十五栋给他们作为商品房出售。可现在，这家伙突然反悔了，提出要四六开，他六政府四。”

“为什么？”孙耀乾问。

“他的理由是各种不可抗因素，使得工期一再拖延，建设成本大幅增加。如果按原来的合同执行，他亏损巨大。”

“什么不可抗因素？”

刘波苦笑道：“你懂的！”

“现在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我不管你怎么做，反正你如果处理不好这件事，不要说我饶不了你，赵省长就能直接把你吃了！”孙耀乾说，“都是一群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孙耀乾回到办公室，想了想，还是打电话向赵扶义做了汇报。赵扶义告诉孙耀乾，他下午就动身来丰州。赵扶义说：“我大概晚上九点到。你告诉弘轩和一唐，我要见你们三个。这件事不要声张，你们三个知道就行了，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当天晚上，赵扶义到丰州，在宾馆住下后，立即通知孙耀乾、叶弘轩和皮一唐来见。

三个人到后，赵扶义说：“我为什么这么急着跑来丰州，三位应该都明白吧？”三个人谁也不吭声。赵扶义望了他们一眼，说：“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骂人！骂你们仨！”

赵扶义严厉地指责皮一唐：“谁叫你抓人了？你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

是不是想整出个恶性群体事件？”皮一唐辩解说：“人不是我抓的，是治安大队。”赵扶义生气地说：“治安大队不归你管吗？马上把人放了，而且要好好安抚。”

皮一唐马上掏出手机，打电话通知放人。他告诉治安大队，不只是放人，还要好好安抚，给他们道歉。

皮一唐打完电话，赵扶义接着说：“叶市长，这几年你都忙什么了？丰州新城拆迁户的安置工作为什么拖到现在还没解决？”叶弘轩苦笑道：“具体管这件事的部门不少，他们办事不力。”赵扶义大声质问：“他们办事不力，你这市长是干什么吃的？办事不力的人为什么还在位置上？你以前的铁腕作风哪去了？”

赵扶义又责骂孙耀乾：“我早就叮嘱过你，丰州新城事无大小，你一定要亲自监管。你做到了吗？”孙耀乾有些为难地说：“也许我是有点监管不力。可这种事，毕竟是政府这边在管，我也不好对叶市长指手画脚吧？”叶弘轩想解释，却被赵扶义制止了。

赵扶义摇了摇头，说：“你们仨啊，没一个让我省心的。难怪省里老有人在背后嚼我的舌根，说丰州新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丰州新城是我在任的时候一手打造出来的，是丰州的荣耀、丰州的金字招牌。我不能容忍任何有损这块金字招牌的负面新闻！这个道理，难道你们不明白吗？”孙耀乾说：“明白！”赵扶义又说：“这个姓田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子？他背后有没有人指使？”赵扶义看了皮一唐一眼，说：“老皮，你马上给我调查一下，三天之内给我个答复！”皮一唐立刻说：“好。”

赵扶义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说：“老叶，我还想问问你，丰州新城的招商工作，为什么一直没有起色？我把梧桐树给你们栽好了，为什么你们就是招不来金凤凰？”

叶弘轩苦笑着说：“确实存在一些困难。”听叶弘轩这样讲，赵扶义很不高兴。他阴沉着脸说：“不要再给我强调什么客观困难，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干部做什么？”

孙耀乾说：“老班长，您说得很对。丰州新城的招商工作之所以迟迟没有

起色，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不够，特别是叶市长，心里可能还有些芥蒂吧。”

孙耀乾竟然罔顾事实，把招商不利的责任推到叶弘轩身上。叶弘轩忍无可忍，忽地站起来，气愤地说：“我有什么芥蒂了？当初我对老班长的决策是有些意见。可这些年，我消极过吗？为了招商，我到处求爷爷告奶奶，腿都跑断了，嘴皮子也磨破了。老实说，我尽力了，我问心无愧！”

孙耀乾望着赵扶义，苦笑道：“老班长，你看看，什么态度嘛！”叶弘轩说：“我就这态度！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这么有主观能动性，这个招商工作，你来做好了！”

赵扶义忙打圆场，说：“好了好了，不要再争执了。总之，我希望你们三位在丰州新城的各项工作问题上，一定要精诚团结，齐心协力，这是要把握的最基本的问题。”孙耀乾和皮一唐马上说：“明白。”叶弘轩没有吭声。赵扶义看着叶弘轩，阴沉着脸说：“你呢？”叶弘轩问道：“回迁房这件事，要不要知会一下梁嘉南呢？”

“你说呢？”赵扶义气愤地反问道。叶弘轩没吭声。赵扶义紧盯着他，“回迁房的事，你负责搞定！”叶弘轩有些无奈，说：“我尽力吧。”赵扶义听了，皱着眉头，不容置疑地强调说：“不是尽力，久拖不决的事，是一定要搞定的！尽快搞定！”

叶弘轩感到憋屈、疲惫、郁闷。他心想，他再也不能替人背黑锅，当这个冤大头了。他决定把丰州新城存在的所有问题，如实告诉梁嘉南。

第二天上午，叶弘轩陪着梁嘉南去了丰州新城。陪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两个人的秘书黄宇和左霄。

梁嘉南一行到丰州新城时，早就接到通知的丰州新城管委会主任林梦生和另外两名管委会干部已经在中心广场等候。叶弘轩向梁嘉南介绍了林梦生。叶弘轩说：“梁书记，丰州新城的情况，让林主任给你介绍会更具体和客观一些。”

梁嘉南一行在林梦生的陪同下，边走边聊。

丰州新城内，一栋连着一栋的高楼大厦整齐排列。从外观看，这些楼的设

计新颖别致，装修也都非常高档。一条条马路纵横交汇，宽敞笔直。然而，整个新城却行人寥寥，车辆稀稀，走在街上，明显感到冷清和萧条。

通过叶弘轩和林梦生的介绍，梁嘉南了解到，丰州新城是在六年前开始规划建设的。当初的定位是要打造成南江省的金融中心。因为投资规模太大，决策时就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市里开了多次论证会，最后还是下了决心。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有了梧桐树，才能招来金凤凰。为了建设这座新城，丰州的财政基本上被掏空，还欠了一屁股的债。然而，丰州新城建成后，却没有招来金凤凰，就连新城自身的维护也成了大问题。

梁嘉南还了解到，丰州新城管委会是自负盈亏的。因为丰州新城的招商不利，管委会工作人员的工资经常无法正常发放。现在，管委会的职工已经三个月没领到工资了。

叶弘轩叹了一口气，说：“这几年，市里面确实被这个沉重的包袱拖苦了。”

梁嘉南说：“听你们这样说，看来当初这个决策是存在失误的。当时的决策人是赵省长吧？”叶弘轩说：“这个决策是常委会通过的，我是市长，当然也有责任。”

下午，梁嘉南和叶弘轩等人到了回迁居民的临时安置区。早就接到通知的安置办的工作人员和居民代表们已在等候梁嘉南一行。

梁嘉南走到居民们跟前，向大家鞠了一躬，真诚地说：“让你们受苦了，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你们道歉！”

齐耀文忙说：“梁书记，我们都是讲道理的市民。您刚来，这事与您无关，我们不怨您。我们就希望您能为我们做主，为我们主持公道。”

叶弘轩忙说：“今天，梁书记和我到这来，就是想了解一下大家的困难，为大家解决问题的。”

一位市民马上说：“叶市长，你们就别再来虚的了，这么多年了，我们上访了多少次？我们的困难和问题，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叶弘轩苦笑了一下，回应道：“我是清楚，可梁书记还不是很清楚。”

梁嘉南说：“怎么样？愿不愿意跟我说说？”

“当然要说。”有市民说，“这件事我们就指望梁书记您了！”

大伙纷纷向梁嘉南诉苦。有人指着简易板房，说：“梁书记，你看看，我们住的这是啥房子？都成地震灾民了，这谁受得了？”有人说：“孩子在这出生后，户口都没地方落，连幼儿园都上不了。”有老人抱怨道：“看个病得倒好几次车，折腾到医院要大半天时间。”

齐耀文说：“梁书记，我们绝不是无理取闹，都拖了五年了。现在房子都建好了，就是不交给我们，大家伙心里能没有怨气吗？”

梁嘉南说：“大家的心情我理解，要是换我，我也会生气。”

大伙听梁嘉南这么说，不禁感到有些亲切，有些贴心。大家纷纷说：“梁书记，我们就靠您了。”梁嘉南说：“行，听大家这么一说，我心里有数了。我们回去商量后，尽快拿出办法，一定让你们在最短时间内搬到新房去。这次，相信不会再让大家失望！”

五

梁嘉南和叶弘轩回单位后，梁嘉南说：“老叶，到我办公室吧。麻烦你介绍一下展鸿地产集团公司的情况。他们为什么迟迟不交房？”

叶弘轩原原本本地向梁嘉南介绍了回迁房建设项目的情况。因为丰州新城建设需要的资金量太大，政府拿不出回迁房建设的资金，于是决定引进民营资本解决。当时，所有的开发商都不看好这个项目，只有展鸿地产集团公司同意帮政府一把。条件是政府提供土地，展鸿地产集团公司出资，建成后，五五分成，十五栋作为政府的安居房分配给回迁户，十五栋给展鸿地产集团公司作为商品房出售。可现在，展鸿地产集团公司却提出要四六分成，他六政府四，政府当然不答应。于是，他们就以各种借口拖延交楼。

梁嘉南听了，气愤地说：“这不是公然违约吗？他们为什么如此大胆？”

叶弘轩苦笑道：“这个我就知道了，你自己去问田耕好了。”

梁嘉南说：“我倒是真想找田耕谈谈。你和他熟吗？帮我约一下。”

叶弘轩说：“我估计你去也没用。”

“为什么？”梁嘉南问。

“因为这件事谁去也没用，除非……”叶弘轩显然有难言之隐。

“老叶，今天下午你也看到了，群众可就指望我们了，问题总是要解决的。你要告诉我，这事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叶弘轩眼里有着无尽的悲凉。他长叹一声，悲愤地说：“除非让在丰州新城建设中的既得利益者把不该他们得到的好处全吐出来。”

梁嘉南看着叶弘轩，追问：“谁是丰州新城建设的既得利益者？”

叶弘轩摇了摇头，道：“梁书记，对不起，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为了你，也为了我。”

梁嘉南的心情顿时变得沉重起来，说：“老叶，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不管前面的道路有多么艰难，我都真心希望我们俩能够并肩战斗。你尽快帮我约一下田耕，如果可以，我明天上午去见见他。”

叶弘轩安排人给田耕打了电话。田耕听说是梁书记要见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傍晚七点多的时候，叶弘轩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就接到了吕欣的电话。自从上次他醉酒被吕欣送到医院之后，吕欣主动和他联系过几次。每次也没什么事，就是告诉他，她要飞了，她又落地了之类的工作上的事。然而，叶弘轩还是感觉到了吕欣对他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也承认，他也渴望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希望和这个活泼开朗的小姑娘聊聊天。

叶弘轩接起电话，说：“小姑娘，你好啊，你这是在哪儿了？”吕欣说：“就在单位啊。不过我病了，感觉挺严重的，你能来看看我吗？”叶弘轩思忖了一会儿说：“我过去看你！”

其实吕欣根本没生病，而是想给叶弘轩过生日。叶弘轩到的时候，和吕欣同宿舍的女孩不在，显然是刻意躲出去了。房间桌子上摆放着一个精致的生日蛋糕。叶弘轩一进门，吕欣就高兴地跳起来，伴着音乐曲子嘴里哼起：“祝你生日快乐！”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

“上次你喝醉酒，在医院时，你的身份证不小心掉在了地上。我帮你捡起

来时，看了一下，就记住了。”

叶弘轩有些感动，他已经多年没有为自己过生日了，要不是吕欣，他都忘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他干脆把手机关掉，让自己好好过一个快乐的生日。这个晚上，他确实很开心，所有烦恼，工作上的、家庭方面的，都暂时离他远去。

然而，让人心烦的事，却总是追着他。他回到家后，刚坐下，把手机打开，孙耀乾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孙耀乾怒气冲冲地说：“终于打通你的电话了。叶大市长，你怎么整晚都关机？”叶弘轩说：“不好意思，刚才在外面，手机没电了。”

“你今天为什么要带梁嘉南去丰州新城？”孙耀乾大声质问。

“有什么不妥吗？”叶弘轩反问道。

“赵省长的意思，你没听明白吗？”

“他也没说不能知会梁嘉南啊。”

“你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别有用心。”不等叶弘轩说话，孙耀乾就把电话挂断了。

孙耀乾挂断电话，仍满脸怒色。他接着打电话给赵扶义，说：“老班长，我告诉你，叶弘轩变了。他今天带梁嘉南去了丰州新城！”

赵扶义脸色阴沉，说：“我知道了。”坐在旁边的妻子见赵扶义脸色很难看，就问：“丰州那边又出啥事了？”赵扶义狠狠地说：“叶弘轩反了，在背后捅我刀子。”

第二天早上，赵扶义到办公室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梁嘉南打电话。电话接通后，他说：“也没什么要紧事，昨天叶市长不是带你到丰州新城转了转吗？我就是想问问，你感觉如何？”梁嘉南沉默了片刻，他有些迟疑，但还是很坦率地说：“感觉不是太好，梧桐树栽得倒是不错，可就是少了点金凤凰，挺冷清的。”

赵扶义说：“情况确实不够理想，没有达到当初的预期目标。叶市长可能会跟你说，这是当初决策的失误。”不等梁嘉南回应，赵扶义接着说：“我想向你介绍的是当初对这个项目的评估，发生在大的经济形势向好的背景下，

班子成员还是很看好的。可是这两年来经济滑坡、不景气，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不过，我相信丰州新城的冷清局面很快就能够得到改观。”梁嘉南说：

“您就这么有底气？”赵扶义说：“是的，我有这个信心。丰州新城能否改观，关键还是取决于丰州的经济能否重新雄起。当前就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那就是神州能源的项目。希望你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件事上。有些工作，不必事必躬亲，要不还不把人累死？你说对不对？”

梁嘉南正在去展鸿地产集团公司的路上。他说：“好的。我明白您的意思。”赵扶义为什么不想让他过问丰州新城的事情？梁嘉南不禁有些疑惑。

“梁书记，我没想到您会亲自来。”田耕边泡茶边有些抱歉地说。

梁嘉南笑了笑，说：“不是谁都拿你没办法了吗？我只好硬着头皮亲自出马了。”田耕说：“对不起，我也是迫不得已。”

梁嘉南真诚地说：“也许你确实有你的难处，但不管存在什么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吧？所以，今天我想和你好好谈谈。”梁嘉南接着说：“听说当初很多人都不看好这个项目，只有你肯帮政府的忙。就这一点，我都应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你表示感谢。”

梁嘉南的这番话，大大出乎田耕的意料。这些年，他没少和政府官员打交道，哪个不是一脸霸气？田耕为梁嘉南的客气和真诚感动了。他感慨地说：

“我是土生土长的丰州人。是国家的政策好，让我有了创业的机会，也小有成就。当初，我就是本着为家乡，为父老乡亲做点好事的想法，接下这个项目，也没打算赚多少钱。可现在，弄得我根本没法向董事会交代。”

梁嘉南说：“昨天我去了回迁居民安置区。说真的，他们的居住环境很不好，工作生活很不便利，他们就硬生生地在那里住了五年，他们有怨气也是正常的。事情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必须尽快解决好这件事。”

田耕苦笑着说：“我也不想把事情弄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些回迁的居民都骂我是黑心老板，丧尽天良，甚至骂我不得好死。梁书记，我心里也不好受啊。可有苦向谁说去？又有谁能理解我？”

梁嘉南说：“田总，今天我是真心来解决问题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希望你能如实告诉我，这个项目，你们亏损多少？”田耕说：“梁书记，我们已经核算过了，亏损有一个亿。这是我们公司无法承受的，也根本没有能力承受这么大的损失。”梁嘉南不禁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亏损的数额竟然这么大。

梁嘉南问：“造成这么大的亏损，是你们公司自身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田耕有些犹豫，但他知道，正如梁嘉南刚才所说，问题总是要解决的。更重要的是，梁嘉南的真诚，让他看到了希望。田耕沉吟了一下，说：“梁书记，我敢保证，绝对不是因为公司的原因，话我只能说到这个份上。”

梁嘉南点点头，说：“我明白了。但田总，如果答应你的要求，就意味着有一部分回迁的居民无法被安置。将心比心，难道你忍心让他们继续住在那么简陋的板房里吗？我们能不能想想其他办法，尽快妥善解决好这件事？”

田耕说：“梁书记，办法倒是有一个。”梁嘉南让他继续说。田耕说：“以地换房。市里拿出几块地皮交给展鸿地产集团公司开发，所得的利润作为政府对我们的补偿。”田耕接着说：“不过，这么做可能会有点风险。因为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政策，我不敢抱太大的希望。”

梁嘉南却爽快地说：“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个办法，可以考虑。我回去跟有关部门谈谈，三天之内，一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田耕说：“梁书记，谢谢您，不过这个风险……”梁嘉南说：“你放心，没你什么事，我会承担的。”

梁嘉南的坦率和真诚，让田耕深受感动。更让他敬佩的是，他从梁嘉南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一种信念，一种责任和担当。

六

梁嘉南决定召开市委常委会，议题之一，是商议田耕提出的以地换房的解决方案。会议召开前，他和叶弘轩交换意见，叶弘轩认为虽然这样做有利有

弊，但还是可行的。不过他有些担心，说恐怕会有人反对。梁嘉南笑了笑，说：“你是担心老孙吧？”叶弘轩点了点头，说：“我建议你找一下赵省长，只要他同意，一切都好办。”

梁嘉南说：“好主意！”他就给赵扶义打了电话。赵扶义听了梁嘉南的介绍，说：“这不挺好吗？这种事你根本就不用请示我。改革嘛，哪能没点风险？这也怕那也怕，啥事也干不成。要我说啊，只要是出于公心，有利稳定发展，胆子还可以大一些。”

梁嘉南说：“赵省长，您说得很对。可我就是担心这样做，可能有人会反对。”赵扶义说：“你是担心老孙吧？这个你放心好了，他改革精神一点也不比你我差。”

果不其然，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梁嘉南提出以地换房，解决丰州新城的回迁问题。孙耀乾第一个站起来说：“我非常认同梁书记的提议！”他接着说：

“我们党提倡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常言说，天大地大，不如老百姓的民生事大。虽然这么做有一定的风险，可想想四五年来一直住在临时安置房里的回迁户，这个风险值得去冒。”

这一议题全票通过。当叶弘轩谈到这么做，如果有什么不利的后果，具体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时，周昌挺站了起来，说：“我是分管副市长。这个责任，如果要负的话由我来承担。”

周昌挺的表现简直与以前判若两人，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在梁嘉南的亲自过问下，久拖不决的丰州新城居民回迁问题，迎刃而解。

居民回迁问题一拖再拖，迟迟得不到解决，一直都是赵扶义的一个心病。他没有想到，梁嘉南竟然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也替他解除了很大的心病，让他一下子轻松了不少。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梁嘉南和他政见不一，但梁嘉南的智慧、魄力和能力，也让他不由得深深佩服。

几天后，居民们兴高采烈地搬进了新居。在庆祝回迁的现场，孙耀乾、叶弘轩、周昌挺等市政府的一众官员悉数到场。作为承建商，田耕也参加了庆祝仪式。让田耕怅然若失的是，真正能够理解他，真心为他排忧解难，真心为回迁居民着想的梁嘉南书记，却没有到场。

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可孙耀乾不是真金，一场大火烧出了他的原形。

黄大顺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给他讲政策，讲党纪条规，还与他学习党章，重温入党誓词等，唤醒了他的良知，唤醒了当年他入党宣誓时，为了心中的理想和追求而燃烧的激情。他觉得愧对党组织，同时，他也认识到负隅顽抗，拒不交代问题毫无益处，只能加重自己的罪责。他终于供认殴打詹华的医闹事件确实是他一手策划的。因为在干部考评之前，他给孙耀乾送过钱，考评结果不仅未能如愿，而且还被降职使用，因此对梁嘉南怀恨在心。医闹的目的就是要报复梁嘉南，出口恶气。同时他还供认，医闹事件虽是他一手策划，但在幕后的孙耀乾不仅了解事件的整个过程，而且在事前还委婉挑动授意，推波助澜。

洪雅君分别向梁嘉南和省纪委领导汇报了黄大顺的供认情况，并提议把黄大顺供认的信息，透露给孙耀乾，试探着摸摸孙耀乾的态度。省纪委领导同意了洪雅君的提议，因为做贼的人，总是心虚的。

这样的安排，是基于中央纪委关于“纪”在“法”前，要用纪律管住大多数的工作思路指引。全面从严治党，要把纪律挺在前面。执纪是纪委的本职。纪委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回归本职、回归“原教旨”，纪委不是党内的公检法，纪检工作也不全是抓贪官。要把纪律挺在前面，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

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的同志通过诫勉谈话的方式，把黄大顺供认曾送钱给孙耀乾企图买官，以及孙耀乾指使他策划医闹事件，打伤梁嘉南的妻子詹华等问题，向孙耀乾进行了查核。

孙耀乾听后情绪激动，“腾”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尽力克制住自己，冷笑着说：“他这么说，你们信吗？别忘了，我可是全省的廉政模范。”工作人员说：“别那么激动。”孙耀乾说：“我能不激动吗？这小子简直就是一只乱咬人的疯狗！这样的污蔑，换谁也受不了！”孙耀乾接着说：“你们啥也不用说了，麻烦你们把他叫到这里来，我和他当面对质！”

省纪委工作人员说：“对质就没那个必要了。你放心，我们是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的片面之词的。请你相信，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为的是不至于使我们

党的干部要么是好干部，要么是‘阶下囚’，就是告诫那些‘违纪已过，违法未滿’的人，悬崖勒马，以免铸成大错，悔之晚矣！你也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了，你自己把握好违纪与违法的分寸。”

孙耀乾说：“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果我做过这么龌龊的事情，我不得好死！”

孙耀乾虽然把话说得如此坚定，如此慷慨激烈，但他内心毕竟有鬼，因此是极其担心和着急的，他甚至有些恐慌和害怕。从省纪委出来后，孙耀乾悄悄地给杜鹏打了个电话，要求见面。杜鹏推说很忙，没时间。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杜鹏才答应晚上十点在海名市的一家茶艺馆见。

孙耀乾急着要见杜鹏，是想问托他帮忙找关系办调动的事情进展如何。一千万活动费可是早就转到杜鹏的银行账户上了，怎么就没一点动静？他心里有些不踏实。省纪委找他谈话，更让他感到自己的事情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紧急时刻，简直就是坐在了火山口上，他一天也不想再在丰州待下去了。

孙耀乾没想到，杜鹏告诉他，收到钱后，他就开始活动此事，但现在看来，这事难办，基本是没戏。杜鹏说：“你也应该知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特别大，谁也不敢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冒险啊！”孙耀乾心一下就凉了。杜鹏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说：“孙书记，我还有事，失陪了。”说着，他站起身就要走。孙耀乾这才清醒过来，说：“事情没办成，钱你必须退给我。”杜鹏说：“钱我都花出去了，你叫我拿什么还你？”孙耀乾彻底明白了，从头到尾，杜鹏都是在骗他。他是既气又恨，说：“你就是一个骗子、无赖！”杜鹏耸了耸肩，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管不了，想拿回钱，你就做梦去吧！要不，咱们一起到纪委说去！你敢吗？”杜鹏冷笑一声，扬长而去。孙耀乾感到全身无力，心乱如麻，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心想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孙耀乾神情沮丧地回到丰州时，已是凌晨五点多钟。这时候，天突然变了，一阵电闪雷鸣之后，噼里啪啦地下起雨来。这雨来得急走得也快，下了一阵子就停了。妻子有些生气地抱怨说：“整个晚上都不回家，是不是又去找那个不要脸的烂女人了？”孙耀乾很烦躁地呵斥道：“你哪来这么多废话？给我

闭上你的乌鸦嘴！”妻子不敢再吱声，转身去厨房准备早餐。

孙耀乾一夜没睡，有些疲惫，有些心神不定。他坐在沙发上，不知不觉地就打起了瞌睡。突然，家里的座机响了起来。妻子接听后，有些慌乱地大声喊道：“老孙，老宅子失火了，消防车都去了！”孙耀乾一听，立即下楼，打出租车赶往老宅子。

孙耀乾心急火燎地赶到现场时，火已经被扑灭，现场一片狼藉。污水从老宅子里流到了街上，随着一起流出来的，还有大量被烧得残缺不全的钞票，里面也夹杂着一些没有破损的。围观的人们看到这么多钱，大为惊诧。突然就有人冲上前，争抢着捡地上的钱。消防官兵拼命阻止，双方发生肢体冲突，现场一片混乱。

一名消防员立即报警。

孙耀乾见此情景，知道一切都无可挽回，他竟然就被这一场大火给毁了。顿时，他感到胸闷气短，头晕目眩，眼前一黑，当场昏倒在地。

洪雅君得到消息后，立即找到梁嘉南，告诉他相关情况，并在第一时间给省纪委刚毅书记做了汇报。刚毅书记问洪雅君：“孙耀乾现在人在哪里？”洪雅君说：“他当场昏倒后，被送进了医院。”刚毅书记说：“安排省纪委纪检监察三室负责查核有关问题！”

洪雅君打完电话，笑了笑，说：“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梁嘉南叹息一声，说：“这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啊！”

孙耀乾出事后，皮一唐大为惊讶。他心急如焚，赶到海名市向赵扶义汇报。皮一唐刚一开口，就被赵扶义制止了。赵扶义已经得到孙耀乾出事的消息。他感叹说：“真想不到啊。这个老孙，跟了我几十年了，生活上一直都是很简朴的嘛，还是全省的廉政模范，怎么会是这样呢？”

皮一唐心情有些沉重，说：“是啊，我也没想到会这样，不过，再怎么，老孙在丰州工作了几十年，没功劳还有苦劳呢。跟你我的感情也都很深。老班长，这回您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救救他啊！”

赵扶义沉默良久，冷冷地说：“谁也救不了他，你叫他好自为之吧。”赵扶义望了一眼一脸意外的皮一唐，说：“老唐，你的心情我很理解，我也不好

受。可现在是刚毅亲自在抓，我们谁都没办法，只能静观其变了。”

皮一唐抬头望着赵扶义，一时无话。他在无意间，看到赵扶义身后书柜里摆着的鸡血石。这块鸡血石皮一唐是认识的，在丰州古玩市场经营古玩店的贾老板曾让他看过。贾老板说这是他的镇店之宝。后来，皮一唐有意收藏，贾老板却告诉他，鸡血石被财政局杨局长买走了，没想到，竟然出现在了赵扶义的办公室。

赵扶义轻轻咳嗽了一声，皮一唐急忙收回目光，叹了一口气，说：“那我不打扰老班长了，丰州还有一大堆的事等着要处理，我就早点回了。”

赵扶义说：“回吧！”等皮一唐走后，赵扶义想了想，把鸡血石收了起来，放进抽屉，锁了起来。这块鸡血石是几个月前孙耀乾带给他的。当时他让妻子给了孙耀乾三千元钱。赵扶义是识货的，他知道这块鸡血石，不要说三千，就是三十万也买不下，至少都值一百多万。

孙耀乾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省纪委带走了。皮一唐打听到，他被关押在海名市省纪委的纪律审查工作点。

杨晓东被关押在纪律审查工作点后，皮一唐在第一时间让李广想办法传话给他，杨晓东才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了死者牛伯仲的身上，才没有牵连到别人。皮一唐庆幸那一步棋自己走得太对了，否则的话，孙耀乾和他极有可能早就出事了。这次，皮一唐决定还是要想办法给孙耀乾递个话进去，免得他把别人咬出来。他让李广到海名活动。几天后，李广无功而返。他告诉皮一唐，海名不同于丰州，防范太严了，根本没办法递话进去。

皮一唐心想，难道这事就成了死局？真是那样，就等于他已处在了险境，他不甘心，于是决定见陈镜明。他打电话过去，陈镜明说在办公室等他。

皮一唐到了陈镜明的办公室。落座后，他就说：“检察院这几天在查你们的账吧？”陈镜明平静地说：“真金不怕火炼，我经得起查。”皮一唐说：“我可是早就提醒过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两千万，这不是小数啊。牛伯仲案一旦定性，你的处境就可说是岌岌可危啊。”

陈镜明不动声色，很平静地说：“你今天来就是跟我说这事吗？”

皮一唐微微一笑，说：“说不定我能帮你一把。”

陈镜明笑了一下，说：“谢谢！不过，这事你可千万别插手。”

皮一唐有些不明白，问：“为什么？”

陈镜明说：“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是真金不怕火炼！”面对检察院的调查，陈镜明坚决否认曾经给牛伯仲在澳洲的银行账户打过钱。检察院在他们公司的账上确实没有查出任何问题，调查工作陷入僵局。陈镜明之所以底气十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梁嘉南持有一定信心。他虽然与梁嘉南接触很少，对他不是十分了解，也知道梁嘉南和沈梦卿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是从梁嘉南到任丰州以来，处理商业银行丰州支行非法集资案、严查皮涌厝村的黄赌毒、解决丰州新城的居民回迁问题、力推干部考察工作等工作事项来看，他心怀正义与担当，是一个想干事能干事，真心为百姓着想的领导，不是一个徇私枉法之人。

皮一唐沉默了片刻，突然说：“孙耀乾出事了，你知道吗？”陈镜明说：“已经听说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皮一唐说：“不好置评。”接着，他长叹一声，说：“真是累了，好想卸下这一身的担子，到你这谋个闲职啊。”陈镜明笑了笑，说：“你这就是玩笑了。”

皮一唐有些失望。

孙耀乾出事后，不仅皮一唐着急得坐卧不安。赵扶义也是同样着急。虽然他告诉皮一唐，谁也救不了孙耀乾，只能是静观其变，但他还是去找了沈梦卿。他先是表示对神州能源项目进展情况的关心和支持。沈梦卿直言，陈镜明的工厂搬迁问题是最棘手的问题，已经影响了整个项目的进展。赵扶义说：“我就是想和你谈这个问题，他这颗钉子不拔掉是不行的！”接着，赵扶义告诉沈梦卿，省纪委对牛伯仲的调查有了新的突破，牛伯仲有贪腐行为已经是铁定的事实。如果查实陈镜明曾经行贿过牛伯仲，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沈梦卿说：“我看没那么容易，陈镜明的城府实在是太深了，非平常人可比。”

赵扶义说：“如果有需要我出面帮助解决的问题，尽管说。我希望神州能源在丰州的投资项目能够尽快落地。”

沈梦卿微微一笑，说：“谢谢赵省长的关心和支持。”

赵扶义起身准备告辞，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跟浩然书记挺熟的吧？”

沈梦卿说：“还行吧，怎么了？”

赵扶义苦笑了一下，有些难为情地说：“我在丰州，有一个老部下出事了。”

沈梦卿说：“你是说孙耀乾吧？”

赵扶义一愣：“你知道这事？”

沈梦卿说：“这么大一个笑话，整个南江省都传遍了。”

赵扶义叹了口气：“真是丢人啊，我都替他脸红。”

“赵省长，我劝你还是别去管这事。浩然书记的为人你应该很清楚，铁面无私。”

“那是。我就是有点于心不忍，毕竟是几十年的老部下啊。”

“我能理解。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沈梦卿说，“可是，在这方面，我见得多了。有的领导确实能干事，有的也干成了不少事，甚至口碑还不错，可是他在为公干事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谋私，能干会贪，边干边贪，不知不觉就滑过了做人的道德底线，触碰了纪律的红线和法律的高压线。我想提醒您一句，您和他已经不是处在一个层面上的领导干部了，没必要为了他而影响到自己的形象。您说是不是？”

赵扶义一笑：“你说得很对，谢谢你的提醒！”

I 第十章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电梯意外事件成为丰州新城揭盖子开端

“政绩工程”丰州新城终于迎来招商春天，却因当年雁过拔毛式层层克扣缺乏维修资金，最终酿成外商乘电梯死亡的恶性事件……

—

各大媒体在同一天报道了两个重磅消息，一是粤海发现大型油田；二是神州能源集团马上要在丰州市建设亚洲最大的炼油基地，同时还公布了神州能源集团在海鸥岛的规划蓝图。

这个消息，让赵扶义、梁嘉南和叶弘轩等人兴奋不已。在他们看来，媒体作公开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神州能源集团丰州炼油基地项目加快落地。这个项目上马后，丰州的经济发展打翻身仗的日子可以说是指日可待。

唯有陈镜明看到这个消息后，心情更加沉重。他知道，暴风雨真的来了，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但他没打算妥协。

这两个消息的发布，给神州能源集团带来了重大利好，公司的股票当天就

一路高歌，以涨停收盘。当晚，神州能源集团举办了一个酒会暨中外记者招待会。应邀出席的嘉宾包括赵扶义、梁嘉南、叶弘轩等南江省政府和丰州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以及中外记者。

赵扶义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沈梦卿则代表神州能源集团作了讲话，并回答了记者提问。这个记者招待会，成为第二天南江省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

梁嘉南回到家时，父亲和女儿倩倩正陪着詹华看电视剧。詹华的伤已经好了，但心理阴影还没有消除，晚上经常做噩梦，一个人都不敢待在家里。鉴于她的情况，医院让她在家静心休养。梁嘉南提出让他们三个人一起到丰州住几天。詹华一听，惊慌地说：“我可不去丰州，我怕！”梁嘉南说：“有什么好怕的？”詹华说：“我知道的，这次医闹，就是丰州的人搞的鬼，你在丰州得罪的人太多了。这事满医院的人都传开了。”

詹华接着对梁嘉南说：“我现在哪都不想去，你要是真心疼我，就回来吧。”

倩倩笑着插话道：“网上可都说了，夫妻两个如果长时间异地分居，迟早都会离婚的。爸，你还是调回来算了。”

梁嘉南的父亲呵斥道：“一个小孩子，懂什么？不要胡说！工作的事，是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的吗？”老爷子接着对梁嘉南说：“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全心全意做好你的工作！听到没有？”

老爷子接着又说：“还有，你女儿最近有点不对头，你要好好管管！”

梁嘉南转头看着倩倩，说：“你又怎么了？”

倩倩嘟着嘴，说：“我没怎么啊。”

老爷子说：“还说没怎么？你看看她这身衣服，还有鞋子，全是名牌。她最近啊，出手阔气得很！”

父亲这样一说，梁嘉南打量着倩倩身上的衣物，问道：“你这是从哪来的？”

詹华说：“我替她说吧，她有张时装店的会员消费卡。我被打伤住院，对了，就是你回丰州的那天，沈梦卿到医院来看我了。她叫倩倩到外面一起吃中午饭，就顺带着到服装店给倩倩买了衣服，还办了卡。”

梁嘉南问：“倩倩，这是真的吗？”

倩倩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是又怎么样？不行吗？这是我跟沈阿姨之间的私事，我们俩已经是好闺蜜了。”

父亲说：“嘉南啊，你一定要跟梦卿好好提个醒。她是喜欢倩倩，可不是这么个喜欢法，这会害了倩倩的。”

梁嘉南很生气，严肃地对倩倩说：“把卡给我交出来！”

倩倩很不情愿，小声嘀咕说：“交就交！有必要那么凶吗？”说着，她进卧室把卡拿了出来，丢在梁嘉南面前的茶几上。

梁嘉南严厉地说：“倩倩，你听好了，从今以后，不管她送给你什么，都不许要！”

第二天一大早，梁嘉南就去了神州能源集团驻南江省办事处，找到沈梦卿，把消费卡还给了她。沈梦卿笑着说：“这么点小事，你也在乎？你这人真没劲！”梁嘉南说：“她一个孩子不懂事，怎么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教育孩子这种事，我当然会特别认真。”沈梦卿说：“那行！如果你认为我这是在向你行贿，你尽管让纪委的人调查我，看来你在纪委工作久了简直就是神经质。”梁嘉南说：“倩倩还是个孩子。”沈梦卿说：“好！我向你认错，行了吧？”

沈梦卿这样说，梁嘉南从一进门就紧绷着的脸才缓和下来。他笑着说：“这还差不多。”沈梦卿说：“你来就只是为了这事？”梁嘉南点点头，说：“是的，我现在就要马上回丰州了。”

沈梦卿皱了一下眉头，说：“神州能源集团在丰州投资兴建炼油基地，已经通过媒体正式向社会公布。陈镜明这颗钉子，你就不管了？你要知道，耽搁了工程建设，这个责任谁也扛不起！”

梁嘉南说：“我和叶市长都没少做他的工作。可他态度强硬，寸步不让，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我看，我们也只剩下走法律途径这条路了。”

沈梦卿笑了一下，说：“堂堂一个丰州市政府，连一家民营企业都搞不定，闹到要与神州能源集团对簿公堂，传出去好听吗？”

梁嘉南苦笑道：“没什么不好听的吧？法治社会嘛。再说，这件事说到底还是你们两家企业之间的纠纷，政府也不便于过分干预。”

沈梦卿说：“你错了！这个纠纷说到底就是你们官方造成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沈梦卿接着说：“陈镜明的所谓高新企业，是牛伯仲批的。牛伯仲不是贪官吗？你完全可以全盘否定牛伯仲经手的事情！”

梁嘉南对沈梦卿的武断很不以为然，心里也有些不高兴。他说：“牛伯仲是不是贪官，现在还没有定论。就算是，也不等于他经手的事情就要全盘否定，他所做的很多事情是以丰州市委书记身份批示的。我们历来主张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

沈梦卿脸色一下沉了下来，说：“你不要说了，你的态度我清楚了，你走吧！”

二

丰州新城的招商引资工作迎来了繁花似锦的春天。

粤海发现蕴藏量巨大的油田，神州能源集团将在丰州建设亚洲最大的炼油基地。国内外很多大型企业从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一时之间，丰州成为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最具价值的投资城市，前来丰州新城洽谈投资合作的国内外大型企业商务考察团络绎不绝。

“赵省长，截至今天，已经有七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和丰州签下协议，决定进驻丰州新城。”秘书兴奋地向赵扶义汇报。赵扶义很是得意，对秘书说：

“怎么样？我是不是一个很不错的预言家？我早就说过，丰州新城的冷清是暂时的，丰州新城就是南江省的曼哈顿！是一个有超前意识的、前瞻性的、跨时代的宏伟规划！”秘书说：“是啊，您真是高瞻远瞩，有先见之明！”赵扶义说：“你立即通知丰州方面，我要到丰州新城去走一趟，亲自面见各方中外来客！”

到了丰州新城，赵扶义在梁嘉南和叶弘轩等一众干部的陪同下，登上丰州新城最高的大厦顶层，整个丰州新城顿时尽收眼底。他不无得意地对身边的梁嘉南说：“气派吧？南江的曼哈顿，就该有这样的气派和大手笔。”梁嘉南点点头，说：“确实非常现代、大气，站在那里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赵扶义情不自禁地朗诵起毛泽东的诗词。陪同的官员们都为之鼓掌，梁嘉南和叶弘轩相视一笑。赵扶义说：“嘉南，不要笑我忘形，抚今追昔，我有太多的感慨啊！”

赵扶义感慨地说：“三十多年前，丰州还只是南江省的一个沿海小县。那时候，我是县委书记，孙耀乾是县长。他现在倒了，不说他也罢。不过，历史还是历史。当时，我们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上下奔走，凭着一股子韧劲和激情，在经济实验区的政策引领下，我们俩一起坐着硬座，啃着干粮，北上京沪，南下港澳，招商引资。二十年后，曾经是南江省最穷地区的丰州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座现代化的新兴城市崭露头角，GDP指标、人均收入均在全省排名第一！丰州县也上升为南江省的一个地级市，其生产总量仅次于省城海名市！”

梁嘉南说：“是啊，可以想象，那时候，你们肯定是很不容易的。”

赵扶义拍拍叶弘轩肩膀，感慨地说：“老叶，你还记不记得，你这个海归博士是怎么成为丰州市市长的吗？”

叶弘轩笑笑，说：“当然记得。十年前，我在上海，您是丰州的市委书记。您亲自跑来上海，多方协调，请我到丰州来。我一来，您马上建议省委破格使用，委以常务副市长的重任。”

赵扶义笑道：“事实证明，我还是有点眼力的嘛。你来到丰州以后，如鱼得水，大展身手，只用了短短的十年时间，就使丰州市的面貌再上一层楼。你也因此而声名鹊起，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全国知名的改革家和实干家，当上了丰州的市长。”

赵扶义接着说：“可是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一度作为丰州支柱产业的服装、家电等制造业成为夕阳产业，不少外企也人去楼空，曾经闪烁的霓虹渐渐有些冷清。好在老天待我们不薄，如今，丰州又遇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丰州，又将大鹏展翅，翱翔长空！我激动啊！”赵扶义的眼里有泪光闪现。

梁嘉南和叶弘轩也被感染，也禁不住心生诸多感慨。

赵扶义停顿了一下，说：“不是有人怀疑我当初的决策吗？现在怎么样？

没话说了吧？”

丰州新城，从表面看，一直是赵扶义引以为豪的具有前瞻性战略眼光的大手笔。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份不安。尤其是建成后，连续数年基本闲置，根本招不来企业入驻。对当初他的这个力排众议的决策，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质疑，这就更加重了他心头的顾虑。虽然 he 已升任南江省副省长，但还是一直担心丰州新城的诸多问题被人揭开盖子，真要是那样，就不仅仅是他的仕途终结那么简单。俗话说，一俊遮百丑。现在丰州新城的招商一片红火，赵扶义不再有什么顾虑和不安，而是有一种春风满面的得意。因此，这次来丰州，他是乘兴而来，乘兴而归。

几天之后，赵扶义又到丰州，作为南江省代表与美国RY公司的詹姆斯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RY公司中国大陆总部正式入驻丰州新城。签约仪式上，赵扶义春风得意，面对云集一堂的记者，侃侃而谈。也许是因为兴奋且志高意满，当天晚上，他决定亲自会会陈镜明，让他尽快把工厂搬走，为神州能源集团炼油基地项目扫除障碍。他已听说，梁嘉南、叶弘轩以及沈梦卿，都找陈镜明沟通过，但陈镜明根本不给他们面子。这也是沈梦卿最头痛的一件事。而他作为副省长出面，情况必定不同。更何况陈镜明是他早年在丰州重点扶持的民营企业家，他也算是有恩于陈镜明。再说神州能源集团也是给搬迁补偿费的，想来这个面子他陈镜明不会不给吧？如果他帮沈梦卿把这个难题解决了，只要她在她哥哥、在北京担任要职的沈主任面前说他几句好话，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赵副省长这个“副”字去掉也不是没有可能。

赵扶义赶到新世纪公司时，陈镜明、三叔以及公司的高管人员已经在新世纪大厦门口迎候。双方热情地打过招呼后，赵扶义对陪同他前来的梁嘉南和叶弘轩说：“你们先回去吧，不用陪我了，我要和陈总单独谈谈。”

赵扶义没想到，在公司产业园搬迁这件事上，陈镜明并不给他面子。陈镜明有礼有节，进退有据，委婉地回绝了他的提议。

因为陈镜明驳了他的面子，赵扶义心里很不痛快，说：“妥协有什么不好？以退为进的道理不用我说了吧？成大事者，得忘记小我，坚持并不等同于固执。再说，你能斗得过政府，斗得过国家？”

陈镜明苦笑一下，说：“赵省长，我要是心里想的是自己，早就答应了。再说，我也没想过去和谁斗。但我相信政府，相信法律。”

赵扶义脸色一沉，站了起来，说：“既然如此，就当我说什么也没说，你就好自为之吧！”

丰州新城管委会主任林梦生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这段时间前来丰州新城考察的客商太多，他要经常加班，累得病倒了，被迫住进了医院。叶弘轩和梁嘉南商议决定，由周昌挺代理管委会主任比较合适。周昌挺是副市长，更有利于招商工作。梁嘉南初到丰州时，发现周昌挺的工作状态不太对劲，有点混日子的想法，专门和他有过几次推心置腹的谈话，给周昌挺带来很大触动。梁嘉南不畏上，敢碰硬，严厉整治丰州干部队伍存在的贪腐问题，一心为了群众，锐意改革的责任担当精神，更是让他深为敬佩。相比梁嘉南，周昌挺为自己过去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混日子状态感到羞愧。他现在心里铆足了劲，决心踏踏实实地干好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干点实事。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副市长这个职位，对得起群众。

因此，当梁嘉南和叶弘轩提出让他兼任丰州新城管委会主任，把招商引资的工作抓起来时，他毫不迟疑，满口答应下来。

晚上回到家，周昌挺告诉妻子苏丹萍，丰州新城管委会主任林梦生生病住院了，市政府决定让他兼任管委会主任，把招商工作抓起来。特殊时期，从明天开始他就不回家了，直接住到丰州新城管委会去。

苏丹萍说：“小波马上就要结婚了，女方的意思是要买套房子，接下来还要装修。家里大把的事，你说你这当爸的怎么能撒手不管呢？我还想明天让你和我一起去看房子呢！”

周昌挺说：“咱家的经济状况你也知道，哪有那么多钱买房子？住家里不行吗？”

苏丹萍说：“你呀，还是老思想。这年头，年轻人谁还愿意和老人一起住？交个首付慢慢供也行啊。”

周昌挺说：“那就说好了，只能先交个首付。这些事你定就行了。”

三

第二天，周昌挺到丰州新城管委会上班。工作人员看到他拖着一个大行李箱，说：“周市长，您这是想长住沙家浜啊！”周昌挺笑着说：“有这个意思。”

周昌挺向管委会的几名干部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情况，就让他们带领自己，一栋大厦一栋大厦地亲自检查维护情况。当他看到很多大厦的装修已经显得非常陈旧，很多墙壁上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时，不禁眉头紧皱。他指着墙上的裂痕，质问身边的干部：“你们就是这么保养维护的吗？”

“空置时间太久，维护基金实在有限。”一名干部解释道。

“市里不是每年都下拨保养维护专款吗？”周昌挺说。

“那么多大厦空置，市里那点拨款根本不够，简直就是杯水车薪！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想办法，情况会更加糟糕！老实说，我们很不容易。”另一名干部说。

“主要问题是……”一名干部欲言又止的样子。

周昌挺望着他，说：“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

这名干部犹豫了一下，终于下了决心，说：“周市长，说实话，不少大厦的建筑面积本来就有问题，根本不达标。所以保养、维修的工作量特别大，耗资也厉害。”

“你的意思是，建筑商偷工减料？”

这名干部气愤地说：“那还用说？现在说啥也没用，这都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也没办法。”

周昌挺回到办公室，让管资料的李瑞花把丰州新城每座楼的原始建筑资料找出来，他要查看。李瑞花告诉他，纸质的原始资料太多，堆起来就是一座大山。周昌挺说：“就算是大山，我也要。”

李瑞花说：“周市长，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我是专业的资料保管员，那些原始资料，我都早已经分门别类，做了综合和整理，存进了电脑。你要看什

么，打开电脑，找找索引，都能看到。”

周昌挺说：“那我就在电脑上看吧。”

周昌挺一宿没睡。一个通宵，他也只是看了一部分。就是这一部分，存在的问题也足以让人触目惊心。

周昌挺立即赶到梁嘉南的办公室，将发现的问题向梁嘉南做了汇报。周昌挺气愤地说：“我发现，丰州新城有很多楼房的建筑质量都是不达标的，存在不少偷工减料的情况。可这些不达标的楼房居然能通过验收，问题严重啊！”

梁嘉南说：“你能确定吗？”

周昌挺说：“当然确定！”他接着说：“其实这些情况，管委会的人都知道，只是不敢说而已。如果我不是当了这个管委会主任，估计他们也不会跟我说。”

梁嘉南问：“为什么？”

周昌挺苦笑一下，“那还用说？投鼠忌器呗！”

梁嘉南不禁想起，他曾问过叶弘轩，田耕为什么拒不交付回迁房，而且提出更改合同。叶弘轩曾向他说过，除非让丰州新城建设中的既得利益者把不该他们得到的好处全吐出来。而谁是既得利益者，叶弘轩却说没法回答，这既是为他自己，也是为梁嘉南好。

周昌挺告诉梁嘉南：“其实在丰州民间，早就盛传丰州新城的建设是当官的发财机会。大有大发，小有小发，一个个都捞了个盆满钵满。”

梁嘉南说：“你觉得民间的这种说法可信吗？”

周昌挺很坚定地说：“可信！虽然我一直没权过问丰州新城的事，可也有这样的感觉。现在我当了这个管委会主任，看到的、听到的情况，更证实了我的感觉。”

梁嘉南说：“就凭建筑质量问题，你就能肯定在丰州新城的建设中，存在严重的贪腐行为吗？”

周昌挺说：“其实这些年，私下里，市里的不少干部早就有这种怀疑，只是碍于赵省长的权威和声誉，没有人敢揭开这个盖子而已。”

梁嘉南追问道：“就算有人贪腐，你觉得就一定跟赵省长有关系吗？”

周昌挺忙说：“我可不敢这么说。”

梁嘉南说：“你刚才说的投鼠忌器，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周昌挺苦笑了一下，不再说话。

梁嘉南诚恳地说：“老周，咱们可是老同事了，你是了解我的，有什么话，没必要藏着掖着，是不是？”

周昌挺叹了一口气，说：“就是因为太了解你，知道你这人太较真，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我怕说出来会害了你。”

梁嘉南说：“老周，市委对反腐败的决心是坚定的。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绝不是一句空话。我们不是还有省委还有中央做坚强后盾吗！这也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契机。我们都是党的领导干部，尊重事实，对党忠诚，讲真话也是组织对每个党员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连真话都不敢讲，还算是一名合格的党员吗？”

周昌挺沉默了一会儿，终于下了决心，说：“藏着掖着，我这心里也憋屈啊。我就把我知道的事情全告诉你吧。当时，丰州新城建设的总指挥就是如今的市国土局局长刘波。几乎所有的工程项目都是他批给承建公司的，所有的承建合同也都是他签的名。这个刘波，不但跟赵扶义沾亲带故，而且是他最信任的干部。可以说，赵省长对刘波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叶市长的信任。其他人有没有问题我不敢说，起码，这个刘波是肯定有问题的。”

“这已经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了，查起来也难啊。”周昌挺有些悲观。

“再难也得查！绝不能让贪腐分子逍遥法外！”梁嘉南非常坚决地说。

“可是，赵省长会怎么看？万一……”周昌挺摇了摇头，“这事难哪！”

其实，关于丰州新城的建设，在省委内部，早就不乏决策失误的说法，只是没有人敢于摆到桌面上而已。梁嘉南在叶弘轩的陪同下看过丰州新城，并听了叶弘轩的介绍后，就基本认定，丰州新城就是头脑发热、好大喜功的产物。听了周昌挺的汇报，他心情沉重。这些年来，整个南江省乃至全国，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诸如此类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而这种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往往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腐败——决策的腐败，吏治的腐败，经济的腐败。其后果

也往往是劳民伤财，前任做面子，后任拉饥荒。他想，这种现象决不能再发生了。而要想杜绝这种现象，就必须加大问责的力度，决策的终身问责制势在必行啊。

梁嘉南告诉洪雅君，根据周昌挺和叶弘轩反映的情况，以及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建设丰州新城，不仅存在决策失误问题，而且极可能存在严重的贪腐问题。他想对这些历史问题进行彻查。

洪雅君有些担心，说：“这可是个马蜂窝，要捅的话，弄不好就是玩火自焚啊！”

梁嘉南当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甚至是一场残酷的斗争。但他想到叶弘轩、周昌挺、林梦生和田耕等人的愤怒、无奈和悲哀，就感到内心有着撕裂般的疼痛。他无法做到视而不见，置之不理。

“雅君，视而不见，置之不理，我做不到！”梁嘉南说。

“如果你有这个决心，我在监督执纪问题上一马当先。”洪雅君坚定地说。

“谢谢！”梁嘉南说，“我相信，组织是会支持我们的。”

丰州新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丰州的很多干部或多或少都是知道的，在民间也传得沸沸扬扬。然而几年过去了，却没人敢站出来揭露此事。就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极有可能会牵涉到主要的决策者赵省长，甚至更高层的领导。弄不好，不仅是螳臂当车，而且会引火烧身。

梁嘉南和洪雅君也非常清楚，要想揭开丰州新城的问题，绝非易事，甚至将是一场无比残酷的斗争。但党性和责任，让他们无法容忍腐败现象的存在，无法不去追查真相，惩治贪腐分子。就算是刀山火海，他们也无所畏惧。

俗话说，打蛇就要打七寸。梁嘉南和洪雅君认为，要想尽快找到突破口，抓住关键人、关键事，就必须得到丰州当地党员干部的支持，尤其是或多或少知道一些事情真相的领导干部的支持。两人同时想到了叶弘轩、韩楚霞和常勇。

然而，叶弘轩并不太赞成再去翻这些已成过往的事情。“何必呢？这样一俊遮百丑不是很好吗？”叶弘轩说。

梁嘉南说：“你真的认为能一俊遮百丑吗？”接着，他很真诚地说：“老叶，不怕你不高兴。其实很多事，你心里都明镜儿似的。你也确实做到了独善其身，不随波逐流。但是，你却做不到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发出呐喊和抗争！”

叶弘轩苦笑了一下，说：“你这个感觉很准确。在官场上，我对自己的角色和定位很明确，我就是抓经济、干实事的。”

梁嘉南并不认同，他说：“老叶，你别忘了，你首先是党员，是市长，是市政府党风廉政建设的主要责任人，你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党的纯洁性。”

叶弘轩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平静地说：“实在对不起，这件事，我真的不想插手。请你多理解。”

叶弘轩的表现，让梁嘉南感到失望，甚至有些难过。

韩楚霞和常勇与叶弘轩不同，他们是非常坚定的，坚决参与到这场斗争中来。

洪雅君给韩楚霞打电话。韩楚霞没在丰州，她去了外地，是去看被判刑坐监的侄子韩小果。她回到丰州时，在机场出口处，看到了洪雅君。她没想到，洪雅君是专门来接她的，这让韩楚霞内心充满了感动。她苦笑道：“我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你……”洪雅君打断了她的话，说：“别这么说，你只是暂时停职。相信组织上是能够公正客观对待每个党员干部的。我觉得，你无愧于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

这种时候，很多人都对她避之唯恐不及，洪雅君竟然给予她如此高的评价，韩楚霞感动得泪都流下来了，连声说谢谢。

洪雅君告诉韩楚霞，梁书记已下定了决心，要追查丰州新城的问题，希望她能够配合工作。韩楚霞当即表态，说：“追查腐败问题，我也责无旁贷！”

洪雅君和韩楚霞是在丰州郊区的小河边找到常勇的。常勇伤愈之后，无法正常工作，就经常靠钓鱼打发时间。

韩楚霞告诉常勇，是梁书记让洪书记找他们两个老丰州好好聊聊丰州新城的事。常勇一听是丰州新城，神情马上变得严肃起来。他紧盯着洪雅君，说：

“洪书记，我想问问，你和梁书记想揭丰州新城的盖子，决心到底有多大？”

洪雅君坚定地说：“这么跟你说吧，哪怕前面是地雷阵，是万丈深渊，我们也

不会胆怯，不会停下脚步！”

常勇说：“好！那我也豁出去了。我身体虽然残了，可心还没残，这场战斗，我参加！韩部长是知道的，其实这个盖子我早就想揭了。”韩楚霞点点头，对洪雅君说：“常书记曾和我说过，他收到过不少检举刘波的信，他很想追查，却都被赵省长给压下了，根本不让查。”

常勇说：“洪书记，我认为，要揭开丰州新城的盖子，应该从刘波入手，打开缺口。”洪雅君点点头说：“我们想一块了。”

调查刘波的工作虽然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但还是被皮一唐捕捉到了消息。这个消息让他大吃一惊，丰州新城的盖子一旦被揭开，后果不可想象，丰州将会发生一场大地震。他先是让人向刘波透露了消息，告诉刘波，这事的始作俑者是常务副市长周昌挺，让刘波赶紧找找赵省长。除了赵省长，现在没有人有能力保得了他。

皮一唐思考再三，认为这件事非同小可，绝不能等闲视之。仅仅告诉刘波还不行，必须向赵扶义汇报，让他拿主意，想办法阻止调查。

皮一唐打电话给赵扶义，说：“老班长，常勇又出山了，他在和洪雅君联手，秘密调查丰州新城的事。”赵扶义心里一惊，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皮一唐说：“据我所知，这事首先是周昌挺在捅，他刚接替林梦生，兼任丰州新城管委会主任。”皮一唐继续说：“我总感觉这事不简单，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赵扶义说：“和我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什么你尽管说。”皮一唐说：“老班长，我觉得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

电话那头一片沉默。过了一会儿，赵扶义才说：“一唐，你给我查一查，这个项庄的背后是谁，是叶还是梁，或者是省里的！”皮一唐应声说：“好！”

挂了电话，赵扶义往椅背上一靠，闭上眼睛想，这个梁嘉南，实在是个麻烦，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推荐他到丰州任职，真是失误，天大的失误！

丰州市委召开市直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省纪委对孙耀乾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的情况通报。

通报指出：经查，孙耀乾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搞团团伙伙；严重违反组织

纪律，不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严重违反生活纪律，与多名女性进行权色交易；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建设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孙耀乾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纪，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问题涉嫌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孙耀乾开除党籍处分；由省监察厅报省政府批准，给予其行政开除处分，收缴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洪雅君宣读完省纪委的通报后，梁嘉南作了讲话，他说：“同志们，洪书记给大家宣读了省纪委对孙耀乾涉嫌严重违纪的情况通报。老实说，我是很震惊的，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前所未有。当前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奉劝那些有贪腐行为的人都不要心存侥幸，最好还是主动交代。就算做不到这一步，至少也要收手、收敛。再不收手、不收敛，那就只能得到和孙耀乾一样的下场！”

洪雅君最后阐述了市纪委关于在新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下，执纪监督“五个越来越严”的要求，即正风反腐越来越严、纪律要求越来越严、执纪标准越来越严、干部监督越来越严、责任追究越来越严。

这时候，周昌挺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屏幕亮了，他拿起来一看，是管委会的电话。他想想，就直接按掉了。他刚把手机放回桌子上，电话又打了进来。他想，应该是有什么急事，就拿起手机，走出了会议室。

“什么事？”周昌挺问。

“周市长，出大事了！美国RY公司技术总监詹姆斯和翻译乘坐电梯下楼，电梯突然失控，从九楼坠落下来。詹姆斯和翻译当场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要医院全力抢救，我马上去医院！”周昌挺挂断电话，三步并作两步，走进会议室。

梁嘉南刚讲完话，看到周昌挺神情凝重、步态慌乱的样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疑惑地望着他。

周昌挺直接走到梁嘉南身边，附在他的耳边说：“梁书记，詹姆斯出事了，正在医院抢救。是电梯发生故障，突然从九楼坠落。”梁嘉南马上站起来，说：“洪书记，这里交给你了。老叶，我们走！”

梁嘉南、叶弘轩和周昌挺赶到医院时，詹姆斯已被送进急救室抢救了。

“情况怎么样？”梁嘉南问医院院长。

“比较严重，尤其是那个洋人，情况不乐观！”院长说。

“必须把他救活！”叶弘轩着急地说。

“我们已经组织了医院最好的医生。”院长说，“最好请省医院的胸脑科专家来。”

“老叶，你马上给赵省长打电话，请他安排省医院的胸脑科专家立即来丰州。”梁嘉南说。

“老周，你马上通知新城管委会，这个牌子的电梯全部停止使用，进行质量安全检查！”

四

赵扶义接到叶弘轩的电话后，不禁大惊失色。他亲自带省医院的多名专家乘直升机赶到丰州，参与抢救。然而，詹姆斯伤势太重，他不仅全身多处骨折，而且多个器官损伤，造成颅内和胸腔内大出血。经过近二十个小时的抢救，他仍不治身亡。

事情重大，赵扶义向李浩然书记做了汇报。浩然书记指示，马上成立善后工作组，由赵扶义亲自担任组长，做好善后工作。

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RY公司总部的人带着律师赶到丰州调查事故原因，与丰州方面进行交涉。赵扶义、梁嘉南、叶弘轩和周昌挺参加了双方的谈判。RY公司提出了十亿美金的赔偿。美方的律师表示，如果不答应，将诉之于国际经济协调组织。

竟然索要十亿美金的赔偿金！赵扶义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赵扶义告诉翻

译人员：“你告诉他们，我们要考虑一下。”

翻译人员把赵扶义的话告诉了美方。美方代表听了，说：“那好，希望你们尽快答复。”说完，他们就先行离开了会场。

赵扶义非常气愤地说：“这简直就是讹诈，谈不成就打官司！”接着他想了想，说：“这就是产品质量问题，电梯的生产厂家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赶紧查一下电梯的生产厂家。”

“不用查，电梯是日本公司生产的。”叶弘轩说。

“太好了，日本人有钱，找他们去！”赵扶义接着说，“丰州市政府要安抚好美方人员。发生这么大的事，我要立即回省城，当面向浩然书记汇报。”

赵扶义走后，梁嘉南说：“老叶，你在美国留的学，以你的了解，十亿美金的赔偿合理吗？如果打官司，我们的胜算有多大？”

叶弘轩苦笑说：“很难说啊！以我对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美国法律的了解，他们这样的索赔要求肯定是有法可依的。”

梁嘉南长叹一声，“十亿美金，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很快，电梯的鉴定结论出来了。电梯质量没有任何问题，完全是因为在使用期间，没有严格按照要求对电梯进行保养维护，才导致事故发生。生产厂家对这次意外事故不负任何责任。赵扶义寄希望于日本厂家承担主要责任的想法落空了。

赵扶义看了秘书送来的电梯鉴定报告，沉思良久，决定向李浩然书记做汇报。

李浩然书记听了赵扶义的汇报，心情有些沉重，说：“十亿美金，这可不是小事啊。”

赵扶义说：“我认为，美国人这是讹诈，我们不怕跟他们打官司！”

“如果你确实有这个底气，就做好打官司的准备吧。我们不能吃哑巴亏。”李浩然书记说，“打官司是一方面，可这个事故的影响实在是太恶劣了，而且是国际性的，一定要问责！”

赵扶义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我想以

省政府的名义，派出一个问责小组，前往丰州。”

李浩然书记说：“好，这件事就交给你了。问责结果，要通告我一声。”

省政府的问责小组临去丰州前，赵扶义对他们说：“你们这个问责小组去丰州，是浩然书记同意的，你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啊！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们交流下看法。这次重大事故，丰州市政府和丰州新城管委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市长叶弘轩，还有丰州新城管委会主任林梦生，新上任的代理管委会主任周昌挺也有一定的责任！”

省政府的问责小组到丰州后，并没有进行深入全面的调查，只是召集有关部门开了一次调查会，就地做出了结论。这个结论自然与赵扶义在问责小组出发前的一番谈话态度是一致的。

组织上很快就下达了处理决定，叶弘轩和林梦生停职审查，给予周昌挺党内警告处分。

处理决定下达后，叶弘轩就开始收拾办公室的东西。秘书左霄看到叶弘轩神情落寞的样子，很为他不平。他说：“叶市长，这对你太不公平了，你应该申诉！”叶弘轩苦笑着摇摇头说：“算了，出了这种事，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叶弘轩正在办公室收拾东西，穿着病号服的林梦生突然闯了进来。住院打着点滴的林梦生听到处理决定后，顿时怒火万丈。“岂有此理，太欺负人了！”说着，他将针头拔掉，怒气冲冲地来找叶弘轩。

“叶市长……”

“别叫我市长，我现在已经不是市长了！”叶弘轩苦笑道。

“好，那我就叫你叶弘轩同志。”林梦生气愤地说，“叶弘轩同志，难道你还打算保持沉默吗？”

“不沉默又能怎样？”叶弘轩有些伤感。

“叶弘轩同志，我们都不能再沉默了！”林梦生激动地说，“苍天可鉴，罪不在我们！罪在当初的决策失误，罪在当初的腐败！”

“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叶弘轩忍不住大声吼道，“决策失误？你有这个裁判权吗？腐败？证据呢？”叶弘轩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语气缓和地说：

“老林，听我一句劝，现在说什么都没用。这替罪羊，你和我都是注定要当的，忍了吧！”

林梦生没有想到，事情都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叶弘轩竟然还要忍辱负重。他看着叶弘轩搬着一个大纸箱默默地离去，内心感到有些痛苦，有些伤感，因为自己，更是因为叶弘轩。

几乎在林梦生去找叶弘轩的同一个时间，周昌挺去了梁嘉南的办公室。梁嘉南看到他气愤的样子，说：“你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可以申诉，这是每个党员都有的权利。”周昌挺说：“我不是来为自己叫屈鸣冤的。发生这么大的事故，我和林梦生肯定脱不了关系，我是替叶市长鸣不平！”

周昌挺接着说：“这些年，叶市长背着丰州新城这个沉重的包袱，吃了多少苦啊！可他从来都不说别人的半句不是，什么都自己扛着，忍辱负重，兢兢业业！他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一种曾经的知遇之恩？为了替别人做嫁衣裳，给别人擦屁股！他有什么责任？凭什么要他当这个替罪羊？”

梁嘉南沉默了片刻，说：“叶市长也不打算申诉吗？”

周昌挺叹息道：“他这个人啊，不会申诉的，什么委屈都闷在心里，打落牙齿咽肚里！我都替他难受。”

梁嘉南想了想说：“不行，我得马上去一趟省里。叶市长沉默，我不能沉默。”

周昌挺说：“你想替他申诉？”

“说不上是申诉。”梁嘉南说，“神州能源的项目已经正式启动，这项工作从头到尾都是叶市长在抓。我只是想请组织上慎重考虑，就算他有过错，这个时候，怎么样也得让他戴罪工作。”

梁嘉南一走进赵扶义的办公室，赵扶义就说：“你这么急着跑到我这来，是为老叶的事吧？”

梁嘉南点点头，微笑着说道：“赵省长，还真让您猜着了！”赵扶义摆了摆手，说：“这事你就不要说了，这是组织决定，谁也不能干预。”梁嘉南说：“赵省长，难道你不觉得这样对待老叶，很不公平吗？”赵扶义说：“你的心情我理解，说真的，我心里也不好受。可出了这么大的事故，政府的一把手肯定是要负责任的，这是规矩。”

梁嘉南说：“赵省长，您说得对。可特殊时期，难道就不能特殊对待吗？”

赵扶义皱了一下眉头，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们党是讲原则的，决不能以任何原因为借口突破原则的底线。你是从纪委出来的干部，我想这个你应该明白吧？”赵扶义看了一眼梁嘉南，说：“这个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神州能源的事，老叶其实也只是个跑腿的，从头到尾都是我在里面起的关键作用。少了老叶，不会有什么影响的。神州能源的这件事我会亲自抓，你尽管放心好了。”

梁嘉南说：“赵省长，这么说，老叶的事，您也是爱莫能助了？”赵扶义说：“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也很难过，但这是组织决定。作为党员干部，我们必须服从和执行啊！”

梁嘉南站了起来，说：“赵省长，打扰您了，既然您是爱莫能助，我就找浩然书记说去！”赵扶义一愣，说：“这不好吧？”梁嘉南什么也没说，径自走了，直接去了李浩然书记的办公室。

秘书带梁嘉南进了李浩然书记的办公室。落座后，李浩然书记说：“嘉南，这次事故是个严重的教训啊，不仅要严肃追责，更要汲取教训，把安全生产抓上去！”梁嘉南说：“李书记，我们已经下发通知，在全市各行各业展开安全隐患排查行动，并进一步强化安全责任落实，明确要求各单位一把手切实履行好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李浩然书记点头说好。梁嘉南接着说：“李书记，我觉得组织上对叶弘轩同志的处分是有失公允的。”李浩然书记看了一眼梁嘉南，说：“你有什么依据和理由？”梁嘉南说：“这次事故，看似偶然，却是必然！”接着，他向李浩然书记详细汇报了丰州新城建设中存在的决策失误和可能存在的个别领导干部涉及工程建设的问题，以及他们准备查清真相的坚定决心。

梁嘉南离开后，李浩然书记打电话把刚毅书记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把梁嘉南汇报的情况告诉了刚毅书记。刚毅书记说：“嘉南同志的怀疑是有道理的。这几年，省纪委也收到过一些来自丰州的检举信，反映丰州新城的建设，存在严重的决策失误和经济问题，而且矛头直指当时的决策者。我们曾派人到丰州进行过核查，却没有结论。”

“嘉南同志和雅君同志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揭这个盖子，你怎么看？”

“丰州市委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的态度和决心是值得肯定的，”刚毅书记说，“他们可以这么做，我这里，可能要暂时按兵不动，静观事态。”

“为什么？”李浩然书记问。

“策略！”刚毅书记意味深长地说。

五

李浩然书记和赵扶义在饭堂一起吃午饭时，赵扶义告诉李浩然书记，昨天梁嘉南找他为叶弘轩求情。李浩然书记说：“他也找过我，他希望组织上能实事求是，弄清楚这次意外事故真正的祸根。”

赵扶义说：“真正的祸根？嘉南同志是怎么看待的？”

李浩然书记说：“嘉南同志谈了三点，一是大厦的建筑质量，二是长时间的空置，维修上的不及时，三是维修资金短缺。”

赵扶义并不认同，他说：“这都是一些客观因素。”

李浩然书记告诉他，这几年，刚毅同志收到过不少这方面的举报信，说丰州新城的决策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和必要的民主程序，是重大的决策错误，给丰州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赵扶义心里一惊。他苦笑了一下，问李浩然书记：“你觉得呢？”

“我不了解情况，还没有发言权。”

赵扶义说：“老实说吧，这种观点我自己也早就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我觉得，任何一项决策都会有不同意见，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李浩然书记说：“关键看实践的效果。”

赵扶义说：“现在的效果不是已经体现出来了吗？当然，应该承认，当初做这个决策的时候，确实是有点超前。所以，短时间内，效果不一定能体现得出来，有人不理解也是正常的。”

“也许吧。”李浩然书记说。

赵扶义说：“其实，丰州新城的决策，最初的想法并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左夫同志首先提出来的。”

李浩然书记还真不清楚这个情况。左夫是他前任的前任，调中央工作后，一直关注着南江省尤其是丰州市的发展，赵扶义担任副省长，也是左夫举荐的。

“原来是这样！”李浩然书记说，“还有个情况，也许你还不知道，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一下。”

“噢？什么情况？你说吧。”

“有些群众的举报信反映，丰州新城的建设，从一开始就缺乏监管，不少官员，包括当时在任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有可能在其中获取到了经济方面的巨大利益。”

“你信吗？”

“没有证据的事情，我当然不会信。”

赵扶义气愤地说：“这些人简直是居心叵测！苍天可鉴，我赵扶义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几十年如一日，廉洁奉公。如果组织上查出我在里面拿过一分钱，我马上自裁，以谢天下！”

李浩然书记一笑置之，换了个话题，说：“你觉得，可否同意嘉南同志的请求，让叶弘轩‘恢复工作’？”

“无可无不可。”赵扶义答道。

“那就待核查结果出来后，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就同意嘉南同志的请求，让弘轩同志继续工作！”李浩然书记说。

赵扶义明显感到，李浩然书记和他的谈话，看似是随意的聊天，却是话中有话。而且他是支持梁嘉南的，事情的发展，已经不是他赵扶义能控制的了。当天下午，他就乘飞机到北京，见了老领导左夫，说：“南江省的风气现在很不好，有人想拿丰州新城做文章，让真正想干事的干部寒心啊！”

第二天上午，李浩然书记接到了左夫打来的电话。他提醒李浩然书记，要抓好干部队伍团结，不能有山头主义，更不能搞窝里斗。在丰州新城的事上，

一定要主持公道，不能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寒心。

挂断电话，李浩然书记陷入了沉思。这时候刚毅来了，把他昨天要的关于群众对丰州新城问题的检举信送了过来。

李浩然书记说：“你来得正好，左夫同志刚刚给我来了个电话，说到了丰州新城。”刚毅笑了笑，说：“我就知道会是这个样子。”

“左夫同志的来电，要不要告诉一下嘉南？”刚毅书记问。

“你说呢？”李浩然书记说。

“他们的压力已经够大的了，咱们就不要给他们增加包袱了。”刚毅书记说。

李浩然书记点点头，接着感叹说：“看来，你说要讲策略，是对的！”

夜色沉沉，海风挟带着一丝腥咸，轻轻地吹着。黑沉沉的大海上，有点点移动的星火，那是夜行的船只。

叶弘轩独自一人坐在一块巨大的礁石上，一罐接着一罐地喝啤酒。他内心充满无助的伤感与孤独。以前，工作上遇到不顺心的事，心里有什么委屈，他还能和妻子梓萍说说。梓萍也总是能够理解他，给他宽慰。可是，现在他的委屈，他又向谁倾诉？他想到妻子梓萍，心里就是一阵剧烈的痛。他们曾经是那么的相爱，然而现在，梓萍却做出了对不起他的事。想想也能理解吧，所处环境不同，自己可以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作为女人长期得不到丈夫的宠爱，又没有孩子，能耐得住寂寞吗？人啊。梓萍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梓萍了。叶弘轩举起啤酒罐，然而里面却空了。他甩手把啤酒罐丢向远处。他想再拿一罐，找了一下，身边却都是些空罐子。

他站起来，踉踉跄跄地离开了海边。他醉了，彻底地醉了。人都说，以酒解愁，然而醉酒的叶弘轩却仍有一腔浓得化不开的愁绪与无尽伤感。

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着，一些路人看到他醉酒的样子，不禁有些厌恶地皱起眉头。所有人都不會想到，这个在大街上游荡的醉鬼，竟然会是电视上那个衣冠整洁、举止儒雅的市长。

叶弘轩不知不觉地竟然来到了吕欣住的公寓。吕欣服务的航班是下午到

的丰州。飞机一落地，她就给叶弘轩打过电话，说：“我又落地了，你在忙吗？”叶弘轩正在办公室收拾东西，说：“现在有点事，先不聊了，祝你开心。”吕欣本想和住一个房间的同事一起吃晚饭逛街，没想到同事已经约了男朋友。她一个人也就懒得上街了，随便吃了点东西，在宿舍上网看韩剧，打发时间。她拿出手机，翻出叶弘轩的电话，想想，又放下了。这时候，响起了重重的敲门声。吕欣有些不耐烦，心想，这么晚了，这谁呀，敲门这么大声，一点礼貌都没有。她开门一看，竟然是叶弘轩。

叶弘轩一身酒气，身子摇摇晃晃的，站立不稳。吕欣忙扶着他，说：“你怎么又喝醉了？”叶弘轩推开吕欣直说：“我没醉，没醉！”说着，他一个踉跄，进了房间。吕欣怕他摔倒了，想扶他到自己的床上躺一下。叶弘轩却一把推开她，摇摇晃晃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边走边含糊地说：“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吕欣说：“你在说什么呀？”

叶弘轩苦笑道：“挂冠而去，执子之手，泛舟江湖，岂不乐哉……”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吕欣有些着急地问。

“我没醉，真的没醉！”叶弘轩说。

吕欣想了想，说：“你还是躺床上休息一会儿吧。”说着，她扶叶弘轩躺到自己床上。然后，她起身为叶弘轩倒了一杯水。等她转身回来时，叶弘轩却已经睡着了。吕欣犹豫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把叶弘轩的鞋脱掉，把他的双腿抬起来，放到床上，轻轻地给叶弘轩盖上了被子。

然后，吕欣就静静地坐在床边，望着熟睡的叶弘轩，想心事。时间无声地流过，吕欣望着平静睡熟的叶弘轩，忍不住俯下身，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脸。叶弘轩一下醒了过来，他坐了起来，说：“我怎么在你这里？”吕欣笑着说：

“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来的？”叶弘轩茫然地摇摇头，说：“大脑断片了，想不起来了。”吕欣说：“你又喝醉酒了。”叶弘轩说：“对不起啊，小姑娘，打扰你了。”叶弘轩一边说着一边穿上了鞋子，说：“我没事了，该回去了。”

吕欣说：“现在天都快亮了，天亮再走吧。”叶弘轩坚持要走。吕欣犹豫了一下，终于下了决心，说：“我爱你！我不想你走！”

叶弘轩有些慌乱，说：“小姑娘，别做傻事，我是你叔叔，而且我是有家室的。”吕欣说：“我什么都没想，我就想拥有这份爱。”

两人一时无话，沉默了片刻，叶弘轩叹了口气，说：“你知道吗？我已经不是市长了。”他接着说：“我被停职审查，我这是代人受过。”

吕欣说：“难怪你又喝醉了酒。其实，当官有什么好的。不当这个官，以后你就自由了。”

叶弘轩说：“可我两袖清风，什么都给不了你。”吕欣生气地说：“我说过要你给我什么了吗？”叶弘轩说：“我是一定要给你的，为了你的将来。”

吕欣说：“你真这样想？”叶弘轩点点头。吕欣突然走到门口，把门打开，说：“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了！”叶弘轩一愣，“你……”吕欣冷着脸说：“你走！”

叶弘轩心情复杂，他再没说什么，就默默地走了。

等叶弘轩离开后，吕欣关上门，一头扑倒在床上，忍不住低声哭泣起来。

叶弘轩走下楼，抬头看着吕欣宿舍那被灯光照亮的窗口。他站了许久，才长叹一声，怅然离去……

叶弘轩接到通知又履职市长职责的当天，就参加了神州能源集团丰州分公司的挂牌成立仪式。作为地方领导，他发表了讲话。他指出，神州能源集团丰州分公司的成立，意味着神州能源集团和丰州市的合作正式开始。随着神州能源的入驻，势必带动丰州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他说：“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丰州的经济将会再次腾飞！”

神州能源集团把丰州分公司安排在陈镜明公司的新世纪大厦对面办公。三叔说：“他们把地址选在对面，这有点叫板的意思啊。”陈镜明说：“起码他们干了一件实事，租下了整栋写字楼，这也算拉动丰州的经济吧。”

三叔接着说：“镜明，你听说没有？牛伯仲的夫人张晴昨天从国外回来了。”陈镜明说：“知道了，她回来得好啊！”

张晴是在中午回到家的。当天下午，洪雅君和文雪就上门找张晴了解一下情况。

说起这次去澳洲，张晴气不打一处来。张晴的弟弟全家都在澳洲，她匆匆

忙地赶去澳洲，是因为有人冒充她弟弟给她打来电话，说他病了，很想家，很想见张晴，并且说病得很严重，说不定这次见不上面，姐弟就永远见不到了。张晴听了，心里万分着急，于是匆匆忙忙地赶到澳洲，没想到，她弟弟好好的，根本没生病。张晴说：“你说这事气不气人？”

“还有这种事？”洪雅君说。

“是啊，我走得那么急，说不定你们还以为我是逃跑了呢！”张晴说，“老牛的事不明不白的，查不清楚，我是不会离开丰州的。”

从张晴家出来，文雪说：“洪书记，看样子，她好像真的一点也不知道银行账户的事。”

“是啊，真是奇怪。”洪雅君说，“我们现在去趟检察院。”

负责调查此案的检察官告诉洪雅君，虽然进行了大量调查工作，但到目前为止，根本没有发现新世纪公司向牛伯仲夫人在澳洲开立的那个银行账户打过钱，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不是说前后有三笔钱吗？其他两笔呢，是什么情况？”洪雅君问。

“其他两笔不是新世纪公司的，倒是查实了。其中一笔是两年前一个皮包公司打的。这个皮包公司接了一单工程，马上转包，赚了差价，就在工商局注销了，其法人代表也远走高飞。另一笔是澳门某赌场的，说是牛伯仲在澳门赌钱赢的。”

洪雅君想了想，说：“我提个大胆的问题，假设新世纪公司确实没打过这笔钱，银行方面的电脑记录有没有做假的可能？”

“银行内部的人，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可银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没理由啊。再说，从我们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其他两笔都应该打到了这个账户上。”

什么时候才能揭开这个谜底？洪雅君想，接下来，又该从哪里入手呢？

第十一章 | 市纪委工作对象意外死亡疑窦丛生，彰显反腐败 斗争的异常严峻复杂

副市长周昌挺身陷变相买房受贿风波，接受组织纪律审查的国土局局长代人顶罪留遗书意外死亡……

—

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要求，加大力度，加快进度，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工作，强化纪律约束，强化执纪监督，强化查办案件，突出监督执纪问责，坚决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南江省纪委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内部机构进行调整，省纪委纪检监察室从原来的四个增加到八个。在人员、编制、职数不变的情况下，办案人数超过70%，大大强化了办案力量。

这天上午，省纪委监委、省监察厅副厅长石东平和高鹏一起来了丰州，他主要是为一个案子而来。他告诉洪雅君，有人向省纪委写信举报周昌挺存在变相受贿问题。委厅领导批示，要市纪委协助核实相关情况。说着，他把一些材料递给洪雅君，“你看看吧，一房两卖，干得真是漂亮！”

“是要采取组织措施吗？”洪雅君问。

“不是，只是采取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中的第一种做法谈话提醒，‘红脸出汗，咬耳扯袖’，主要先进行核实情况。”石东平说。

洪雅君急匆匆地来到梁嘉南的办公室，说：“嘉南，老周涉嫌违纪！被省纪委监委、省监察厅老石通知到省纪委谈话去了！”

梁嘉南心里一惊，“我也接到了电话通告，到底出啥事了？”

“涉嫌变相受贿。”洪雅君说，“老石给我看过材料。前不久，老周的老婆为了儿子结婚，买了套房子。没想到开发商是一房两卖，他老婆把开发商告上了法庭。法庭很快做出判决，开发商诈骗罪名成立，赔偿了两倍的房款。”

梁嘉南困惑地说：“这就成变相受贿了？”

“是的，这事马上就有人反映到了省纪委。”

梁嘉南不禁一愣：“会有这种事？不可能。”

洪雅君说：“我也认为老周不会干这种事。”

洪雅君思忖了一下，说：“这件事确实挺蹊跷。我有一种直觉，这件事肯定是报复、陷害。”

梁嘉南说：“全面从严治党，践行‘四种形态’，是对纪委履行监督责任的新考验啊！纪委要在进行一案‘双报告’的同时，也把‘一案双查’工作落实到位。直觉归直觉，但一切要靠证据说话。”接着，梁嘉南问洪雅君：“对刘波的纪律审查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洪雅君说已经掌握了一些确凿的证据。

“我们在走程序！”洪雅君补充说。

皮一唐突然出现在了赵扶义的办公室。

赵扶义看着神情凝重的皮一唐，说：“你怎么突然跑来了？”

皮一唐说：“今天上午，刘波让市纪委带走了。我知道后，一刻也不敢怠慢，就赶紧跑来了。”

赵扶义听了，心里一紧，在屋里来回踱步，脸色阴沉，沉默不语。

皮一唐着急地说：“老班长，你可别不当一回事。我还是那句话，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刘波跟您沾亲带故，市纪委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冲您来

的。”

赵扶义突然停住脚步，紧紧地盯着皮一唐，说：“老皮，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说实话，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

皮一唐忙说：“这还用问吗？恩重如山！”

赵扶义坐了下来，不再说话。他半闭着眼睛，右手食指轻轻地敲着桌子，像是在艰难地做着重要的决定。

整个房间的空气好像凝固了，沉闷、压抑，让皮一唐感到非常难受，他焦急地说：“老班长，你是怎么想的？倒是说个话啊。”

赵扶义长舒了一口气，平静地说：“如果没有其他办法，恐怕就要……”赵扶义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皮一唐，接着说：“恐怕就要壮士断臂了。”

皮一唐心里一惊，脸色为之一变，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他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刘波面对纪委工作人员，态度非常顽固，拒不交代任何问题。因为是约谈，在没有交代问题的情况下，市纪委工作人员要他回家好好想想，第二天再到工作点继续谈话，说明情况。

刘波被纪委约谈的信息，李广得知后，当即向他的“老板”皮一唐做了汇报。

第二天上午，刘波到纪委前，按照他和李广的约定，接受了李广对他实施的苦肉计，遭受殴打。

李广又专门开车送他到纪委工作点附近。临别送了一粒药让他服下，说是进口的止疼药，效果很好！刘波来到纪委工作点后，接受问话。他感到全身酸痛的同时，神志恍惚，提出上洗手间，刚进去一会就扑倒在地。

刘波去洗手间后，迟迟没有出来，市纪委参与谈话的两名工作人员到洗手间查看究竟，面前的情景让他们大吃一惊。但见刘波摔倒在洗手间，不省人事。他们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洪雅君接到报告刘波被送往医院抢救的电话，立即赶到了医院。省纪委专案组的高鹏和市纪委的两名工作人员站在抢救室门前的走廊上，三个人都很焦急。

“什么情况？”洪雅君问高鹏。

“刘波在谈话的时候，提出要上洗手间，几分钟的工夫，就摔倒在地，昏迷不醒。”高鹏答道。

这时候，一位医生急匆匆地从抢救室走出来，大声问：“你们谁是家属？”

“怎么了？”洪雅君问。

“病人情况危急，必须马上手术。家属要签字。”

“赶紧通知他的家属过来。”洪雅君对高鹏说。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紧急抢救后，刘波不治身亡。

洪雅君第一时间就把相关情况向省纪委分管领导作了汇报。同时，向市委书记梁嘉南进行当面汇报。梁嘉南说：“问题严重啊。”洪雅君说：“更严重的是，法医解剖了刘波的尸体，发现他有被殴打过的内外伤。”

“看来殴打的手段很专业啊。”梁嘉南接着问，“这几天，主要是谁跟刘波谈话？”

“王松，市纪委纪检监察室的工作人员。”洪雅君说。

“他不会动手打人吧？”

“我想，应该不会。谈话期间全程监控录像。”

梁嘉南说：“从整个事件的经过来看，问题不但严重而且极其复杂！”

这时候，窗外传来一阵乱哄哄的吵闹声。梁嘉南和洪雅君走到窗前一一看，在市委大院的大门口，聚集了一大帮人，气势汹汹的，吵闹着要冲进来。守卫的保安在极力地阻拦着。两人正准备下楼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秘书黄宇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说门口那些人是刘波的家属和一帮群众，吵嚷着说纪委严刑逼供，打死了人，闹着要闯进来找领导给主持公道，追究纪委的责任。

洪雅君听了，不禁有些担忧。她不知道，接下来刘波的家属还会搞出什么名堂，但她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事情果不出洪雅君的意料，为了制造舆论影响，赢得社会上的同情，刘波的弟弟找来了一些网络媒体记者和自媒体人。他头缠白布条，悲愤地说：“昨天我哥哥刘波突然被丰州市纪委通知到纪委约谈，前天晚上还回家了，今天又去纪委就出事了。我哥哥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遗言——‘严刑逼供，惨无人

道，我要以死抗争！’法医解剖了我哥哥的尸体，也证明我哥哥生前曾经遭到过惨无人道的殴打，有严重的内伤！我们作为死者的家属，对丰州市纪委这种草菅人命、肆意践踏法律的行为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愤怒。我们认为，这件事，丰州市的纪委书记洪雅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纪委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将诉之法律，一直告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刘波的弟弟说完这段话后，在他身后，那些同样头上扎着白布条的家属们放声大哭。特别是刘波的母亲，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哭得死去活来，让人无不为之伤心动容。

刘波的弟弟把约见网络媒体记者的全过程进行了录像，制作成视频，发布在了网络上。有的网络媒体也进行了报道。一时之间，网络上要求彻查真相，追究丰州市纪委责任的声音此起彼伏。

刘波的家属还正式委托海名市的长春律师事务所，准备走法律途径，状告丰州市纪委。长春律师事务所的马律师还专门到省纪委，面见刚毅书记，说他们已经决定代理这个案子。马律师说：“在接手这个案子时，我也认真研究过纪委的工作手段，常言道家有家规、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共产党组织对自己的党员进行纪律检查，采取纪律审查措施，是严肃党纪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纪委会办案，也必须遵纪守法。严刑逼供，导致被审讯人死亡，这是很严重的违法行为。”

马律师又说：“刚书记，现在舆论是一片沸腾啊。你也知道，互联网是封锁不住的。我也是党员，我认为，就算从维护纪委形象的角度来说，你们也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你说是不是？”

刚毅书记点点头，说：“马律师，我也向你表明态度。打铁还需自身硬。反腐没有铁帽子王，也没有‘安全区’。纪委不是天然的保险箱，纪检干部也没有天生的免疫力。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的指导思想历来是明确的。为防止‘灯下黑’，省纪委成立了干部监督室，还组建了内务监察委员会。为的就是将纪委工作人员置于时刻被监督之下。据了解，中央纪委正在着手研究制定‘关于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可以说，纪委进行监督执纪问责，加强自身队伍建设的工作一刻

都没有放松。假如丰州市纪委真有严刑逼供的情况，我们是一定会严惩的。”

马律师说：“有没有，自然会核查。我今天特意来找您，就是为了提醒您这一点。我也是一番好意，相信您能感觉到。”

刚毅书记客气地说：“谢谢！”

网络上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引起了梁嘉南和洪雅君的注意。

网络上的声音，几乎是一边倒，全站在了刘波的家属这边，强烈要求追究丰州市纪委相关人员的责任，要求惩治严刑逼供者，给死者一个交代，还家人一个公道。

梁嘉南和洪雅君在梁嘉南的办公室，看刘波家人制作的接受网络媒体记者采访的视频时，洪雅君接到省纪委办公厅秘书处的通知，要她立即到省纪委，作为市纪委第一责任人就这一事件向省纪委领导汇报检查。

看到洪雅君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梁嘉南说：“我相信你！”

洪雅君惨淡地笑了一下，说：“我相信组织上一定会搞清楚的。”

二

司徒敏父子吃过晚饭，司徒敏在厨房收拾餐具，儿子小瑞在客厅玩手机。小瑞突然神色紧张地大声喊道：“老爸，我妈他们出事了！”司徒敏问：“出什么事了？”小瑞说：“网上说我妈单位严刑逼供，把人逼得自杀了！”

司徒敏忙跑到客厅，从小瑞手里拿过手机看网上的信息。小瑞说：“我打电话问问我妈。”然而洪雅君的手机却关机了。小瑞着急起来，说：“爸，我妈到底怎么了？”司徒敏说：“别着急，我给他们单位打电话问问。”

他把电话打到了丰州市纪委的值班室。值班人员告诉司徒敏，洪书记上午就接到通知去省纪委了。至于到省纪委有什么事，对方说不清楚。

司徒敏放下电话，焦急地对小瑞说：“你妈上午就来省纪委了，至于什么事，人家不说。”

小瑞说：“那就赶紧给梁叔叔打个电话问问，他应该知道。”

司徒敏说：“你妈要是真有事，你觉得梁叔叔能违反纪律告诉咱们吗？”

小瑞说：“那怎么办？”

司徒敏想了想，“我得去看看！”

小瑞说：“我也去！”

外面下着小雨，父子两人拿了伞，急急忙忙地到街上打车。然而，他们等了好久，却一直打不到出租车。他们心里着急，就决定过了天桥，到对面的公交站坐公交车。在下天桥的时候，司徒敏的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倒了，沿着台阶滚下了天桥，当场就昏迷了过去。

“老爸，你醒醒！老爸，你醒醒！”小瑞哭着喊道。街边开店的人看到后，赶紧跑过来，一看这种情况，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司徒敏被送到省人民医院抢救。在去医院的路上，小瑞给倩倩打电话，哭着说：“倩倩，我爸从天桥台阶上摔下来，伤得很重，昏迷了。我现在跟着救护车去省人民医院，我妈妈手机打不通了。倩倩，我好怕！”

倩倩说：“小瑞，你不要怕，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让我爸帮联系洪阿姨。”倩倩打通了梁嘉南的手机，说：“爸，司徒叔叔出事了，现在到省人民医院抢救。小瑞找不到洪阿姨，洪阿姨的手机关机了。”梁嘉南说：“倩倩，你打电话告诉小瑞，让他不要着急，我马上联系他妈妈。”

省纪委负责对刘波在丰州市纪委纪律审查工作点死亡问题进行调查的一名干部正在向刚毅书记汇报与洪雅君的谈话情况。刚毅书记的手机响了，他一看是梁嘉南的电话，就接了。

“刚书记，雅君在省纪委吧？”梁嘉南的语气非常急切。

“在，有事吗？”

“司徒敏出事了，在省人民医院抢救！”

“我让她马上回去！”刚毅书记挂断电话，对向他汇报的省纪委干部说：“雅君同志的爱人司徒敏情况不太好，你让雅君马上去省人民医院，你亲自送她过去。”

汽车在医院门诊楼前刚停稳，洪雅君就跳下车，向急诊室跑去。

詹华和小瑞在抢救室门前。小瑞看到洪雅君后，还没说话，就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

“小瑞不要哭。”洪雅君说，“你爸在哪？”

詹华忙说：“还在抢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瑞哭着说：“爸爸看到网上说你们单位逼死了人，特别着急，给你打电话，你的手机一直关机。他打电话到你们单位值班室，说你来省纪委了。我们想去省纪委找你，没想到我爸从天桥的楼梯上摔了下来。我好怕，你的手机打不通，我就给倩倩打电话，让梁叔叔找你。”

“我的手机刚巧没电了。严重吗？”洪雅君急切地问。

“摔伤倒并不太严重，不过……”詹华有些犹豫。

“詹大夫，有什么你就直说！”

“他脑子里被肿瘤压迫的血管破裂了，造成颅内大量积血。”

“有危险吗？”

“必须马上进行手术。”詹华说，“你别着急，我已经通知我们医院的其他几位专家，他们很快就到。”

洪雅君说：“我想看看他。”詹华摇了摇头说：“不行。”洪雅君伤心欲绝，说：“你给医生们说说，就让我看他一眼。”詹华犹豫了一下，说：“只能在门上的小玻璃窗看一下，不能进去。”

洪雅君把脸贴在玻璃上，向里面望去。司徒敏躺在病床上，口腔和鼻腔里面插着插管。洪雅君再也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救救他，你们一定要救救他！”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詹华说着，从包里拿出纸巾，递给洪雅君，说，“雅君，你要坚强！”

詹华的手机响了，她接完电话，对洪雅君说：“几个专家全过来会诊了，我先上去一下。”

梁嘉南打电话过来问：“雅君到医院了吗？”詹华说：“已经来了。”梁嘉南又问司徒敏的情况。詹华告诉他，很不好，必须马上手术，否则可能会有

生命危险。医院专家正在会商方案。

当晚，医院值班领导是刘副院长，他亲自主持了司徒敏手术的专家会诊和手术方案的制订工作。

詹华和其他几位专家看过CT后，认为司徒敏脑部出血的位置比较特殊，接近主动脉，从任何方向下刀都有可能触及这个血管，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可是如果不做手术，就算保住命，也会脑死亡。

刘院长说：“把这两种可能都告诉患者家属，让他们做决定。”韩医生把洪雅君喊了来。詹华把两种可能告诉了她，让她考虑一下。洪雅君伤心地说：“不用考虑了，还是手术吧，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

刘院长提出由詹华做手术。詹华认为自己的状态不是很好，不适合做这种大手术，提议由韩医生主刀，她做助手。刘院长想了想，同意了詹华的建议。

洪雅君听刘院长说是由韩医生为司徒敏做手术，而不是詹华。她对詹华说：“我还是希望由你来给司徒做手术。你是全省闻名的脑外科专家，以前有过类似的手术经验。”詹华有些为难地说：“这种手术，不能出一点点差错。自从上次出事后，我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真的不太适合。雅君，实在对不起！”洪雅君望着詹华，说：“就算是帮帮我，可以吗？”

听洪雅君这样说，詹华感到进退两难，有些犹豫不决。

洪雅君的手机响了，是梁嘉南打来的。梁嘉南说：“雅君，你要坚强点，要相信詹华，她一定会尽力的。”洪雅君犹豫了一下，说：“不是詹大夫主刀，是医院的韩医生，詹大夫做助手。”梁嘉南问为什么。洪雅君说：“詹大夫感觉她最近状态不好……”梁嘉南打断洪雅君的话，说：“你把电话给詹华。”洪雅君起身走到詹华身边，把手机递给她，说是嘉南的电话。詹华接过电话，梁嘉南说：“詹华，我知道你最近状态不是特别好，可那不是别人，是司徒敏。假如你没有做这台手术，以后你一定会自责的。我相信你的能力，放下包袱，什么都不要想，只要你尽力！”

詹华抬起头，看了一眼洪雅君。洪雅君正充满期待地望着她。她沉默了片刻，对梁嘉南说：“好，我听你的！”她把电话挂了，把手机还给洪雅君，“雅君，我决定亲自上手术台，为司徒敏做手术！”

“詹大夫，谢谢你！”洪雅君心里充满了感激。

然而，手术并不算成功，在手术过程中出现了不可预料的意外。手术接近尾声，在进行缝合的时候，一条靠近手术部位的脑底动脉血管突然破裂，詹华立即采取措施，进行了妥善处理。司徒敏的命虽然是保住了，但詹华作为脑外科专家却非常清楚，司徒敏会成为植物人，几乎是不可能清醒过来的，除非有奇迹发生。

三

孙耀乾自从接受组织审查后，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拒不交代任何问题。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可是后悔死了。他想，如果没有这些来路不正，且对他的生活质量根本没有发挥作用的钱的存在，自己的政治前途即使不能再往前一步，起码不会有牢狱之灾。贪念害死人！贪腐的代价真是太大了。悔不当初啊！

这天晚上，省纪委负责孙耀乾案的朱岩，又来到省纪委纪律审查的工作点，讯问孙耀乾他家里那些钱到底是怎么来的。孙耀乾却绕开这个话题，问朱岩，假如他检举揭发他人贪污腐败的问题，能不能算立功表现。朱岩告诉他，这要看他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孙耀乾抬起头，信誓旦旦地说：“我以自己的党性发誓，绝对属实。”孙耀乾这个时候还以党性为保证，这让朱岩感到莫大的讽刺。

“你说吧！”朱岩说。

孙耀乾双眼紧盯着朱岩说：“我敢说，你们敢查吗？”

“不管他身居何职，有多大权力，只要有问题，我们绝对会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好，那我说！”孙耀乾说，“丰州市委书记梁嘉南有重大经济问题。”孙耀乾接着说道：“丰州新城回迁房，是近几年最让丰州市委市政府头疼的事，因为市财政拿不出钱，根本没办法解决。梁嘉南上任以后，名义上是解决

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把这个项目独自抓起来。刚开始，我们都觉得他有气魄，能干实事，谁知道他别有用心，把市中心两块好地以经济补偿为由划给承建方展鸿地产公司，任何规定的招标手续都没有履行。并且，他以市委书记的名义帮助展鸿公司的董事长田耕联系银行贷款。俗话说，无利不起早。这里面要是没问题，我这个孙字倒着写！”

朱岩做完笔录，立即找刚毅书记汇报。朱岩到刚毅书记的办公室时，刚毅书记听说司徒敏的手术情况很不好，正急匆匆地要去医院。看到朱岩走了进来，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朱岩说：“这是讯问孙耀乾的笔录，您还是看一眼吧！”刚毅书记从朱岩手里拿过笔录快速看了几眼，抬头看了一眼朱岩，“梁嘉南有违纪问题？”

朱岩说：“只是孙耀乾的一面之词，还不能确定，我们还需要调查。”

“你现在去趟省人民医院，代我向雅君同志表示一下慰问。”刚毅书记说。

“洪书记怎么了？”朱岩问。

“她的爱人手术出了意外，有可能会成为植物人。”

“我现在马上去！”

朱岩匆匆离去后，刚毅坐下来，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认真看笔录。他越看，神情越发严峻。孙耀乾至今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为什么突然检举梁嘉南？为什么梁嘉南和洪雅君刚动手追查丰州新城的问题，自身就先出事？梁嘉南和洪雅君都是省纪委的老干将了，以他对两人的了解，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有什么问题。看来，这场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复杂严峻了。不过，反过来说，这也是好事，对方动作变多，就算计划得再周密，也不可能滴水不漏，不留下一点蛛丝马迹。也许，离揭开谜底的日子不远了。

刚毅书记想了想，给梁嘉南打了电话，让他明天上午来趟省纪委，说工作上有些事要了解一下。

第二天上午，刚毅书记主持召开了省纪委会常委会，议题之一，是讨论刘波在纪律审查工作点意外死亡问题调查处理结果。有人提出，刘波的意外死亡事件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死者家属一直在上访，并向法院起诉，有些问题还是需要尽快搞清楚。要不既不能安抚死者家属，也不能给社会一个交

代，也不能还纪检干部一个清白。

“事实就是事实，早一天晚一天都改变不了！雅君同志爱人的病不是一天两天了，假如早点治疗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就是因为雅君同志一心扑在工作上，才耽误了。组织上在这个时候，要给予足够的关心。”接着，刚毅书记说，“协调省公安厅，组织力量尽快查清刘波死亡事件的真相。”

散会时，梁嘉南已经被安排在省纪委的小会议室等候。刚毅书记和一名纪委的干部走了进来，走在后面的纪委干部顺手关上了门。

“司徒敏的情况，你都知道了吧？”刚毅说。

“我刚到医院看了一下，怎么会出这种事？”

“生老病死，谁也难逃这个规律。认认真真堂堂正正地活着，才对得起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刚毅书记有感而发。

接着，刚毅书记说：“今天找你来，是有几个问题需要了解一下。”梁嘉南不禁一愣，说：“这是组织谈话提醒吗？”刚毅书记没有正面回答他，说：

“你也是老纪检，咱们就开门见山吧，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梁嘉南虽然感到有些意外，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是坦荡的。他说：“刚书记，您放心，我以党性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对自己负责对党负责！”

刚毅书记点点头，说：“好！丰州新城的居民回迁工作是你亲自抓的？”

“是的，因为是民生大事，而且拖了几年，没有解决，群众意见很大。”

“那就说说这块吧。”

“丰州新城的拆迁户已经将近五年无房可住，而承建商展鸿地产公司因为种种原因，亏损巨大，要求政府给予补偿，否则不愿意交楼。丰州市财政困难，拿不出钱来。我们经过集体讨论，同意了展鸿地产公司提出的条件，用地换楼的办法，补偿展鸿地产公司的亏损，解决了这个问题。”

接着，梁嘉南详细地谈了整个事件的过程，包括他和田耕的接触，周昌挺向他介绍的情况，他和叶弘轩的交流，以及叶弘轩建议他在召开市委常委会研究此事前，打电话给赵副省长汇报此事，取得了赵副省长的支持等。

“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向田耕作进一步了解。”刚毅书记说。

“想干点事，真不容易。”梁嘉南苦笑道。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在执纪导向上，我们鼓励干部干事创业，这方面省委有一个明确的思路，就是按照习总书记强调的要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原则，即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改革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关键是要分清楚为公，还是为私！并且建立了明确的容错机制。指导思想就是营造支持改革、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激励党员干部敢于担当，依法作为。在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上，你所做的明明白白，你不要有思想负担，好好工作。”接着，刚毅书记说，“不请你吃饭了。司徒敏现在这种状况，詹华是主刀医生，估计现在会有些压力，你赶快回去，安慰安慰她。”

“我这就回去看看。”

梁嘉南走后，刚毅书记对参与谈话的纪委干部说：“我这次请嘉南同志过来，并不是约谈，只是老同事在一起叙叙旧，明白吗？”

“明白！”这名纪委干部说道。

司徒敏在手术过程中出现意外，导致目前这个样子，作为主刀医生，詹华陷入了深深的懊悔和自责中。

手术结束后，刘院长已经在第一时间详细地向洪雅君做过解释。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每一步的操作都没有问题，出现血管破裂，是这类手术最大的风险。虽然事出意外，但也在意料之中，能保住生命，医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洪雅君也相信不存在处理失误，因此，她并没有一点责怪詹华的意思，反而感激詹华最终答应亲自给司徒敏做手术。

刘院长担心詹华思想上有负担，也专门和她谈过，明确告诉她，手术不存在失误，她没有任何责任。对目前的手术结果，患者家属也理解和认同。但詹华并不这样认为，她坚持认为是自己让助手提前拔管才导致目前这个样子。刘院长说：“我向几个专家了解过了，他们说，就算一直插着管，患者同样会出现这种问题。能把患者的命保住，你已经尽力了！”

“不，刘院长，真的是我的错！”詹华表情痛苦地说。刘院长看着詹华痛苦的样子，很是为她担心，说：“詹大夫，你真的没错，不要想太多。你还是先回家休息几天吧。”

梁嘉南到了家楼下时，倩倩刚好放学回来。倩倩说：“你劝劝我妈吧，我妈早上一点东西都没吃，总是说司徒叔叔现在这个样子，都是她的错。”

梁嘉南和女儿倩倩回到家，詹华躺在床上，看样子好像是睡着了。梁嘉南悄悄地把卧室门关上，告诉倩倩：“妈妈睡着了，不要大声说话。”

梁嘉南走进厨房，准备做饭。他打开冰箱一看，里面空空的，没什么菜了。

倩倩来到厨房，说：“老爸，别看了，这段时间，我妈一直心事重重的，每次做饭都凑合。今天我本来想到爷爷那改善改善，又不放心我妈。老爸，既然你回来了，你就好好陪陪我老妈，我现在去爷爷那。”

梁嘉南说：“我送你，顺便去买点菜，给你妈做顿饭吃。”

梁嘉南送走倩倩，买了詹华平时喜欢吃的几样菜。回家后，他直接进了厨房，系上围裙，开始动手摘菜。

詹华走进了厨房，说：“嘉南，我想告诉你……”

梁嘉南看到詹华的脸色苍白、神情疲倦，眼睛红得很厉害，说：“你快再去睡会儿，等做好饭，我喊你。”

“嘉南，我睡不着，要不是因为我，雅君也不会调查丰州那个策划医闹的干部，也就不会有人陷害她，司徒敏也就不会发生意外。”

“别多想，纪委的工作就是那样，得罪人是难免的。”

“可司徒敏的手术我是主刀！是我的失误！”

“你说什么？”梁嘉南吃惊地望着詹华。

“是我让韩大夫拔管的，也许导管晚拔一会儿，或许司徒敏的脑血管破裂后，还有机会挽救。”詹华痛苦地说。

詹华接着说：“你不知道，大脑里插管有多难受！我不想司徒敏太受罪，手术一结束，我就让韩大夫拔了导管。”

梁嘉南说：“这个有规定吗？按规程，导管该不该拔？”

“这个倒没有硬性规定，都是凭经验。”

“你给医院方面说了吗？”

“手术报告上写得很详细。”

“医院怎么说？”

“医院认为手术是成功的，患者是突发性脑出血，并不存在医疗事故的可能。可我觉得，因为是我做的手术，手术没成功就是我的责任。”

梁嘉南把菜放到水池里，说：“走，我陪你去和雅君说清楚。”

“我怕，不敢见她。”詹华痛苦地说。

梁嘉南说：“别怕，我陪着你。大家都知道你这段时间承受着很大压力，也是我和雅君强烈要求你做这台手术的。我知道，你之所以答应，是为了司徒敏。假如今天你不把事情说清楚，你可能会纠结一辈子。”

洪雅君的外甥女吕欣听说姨父住院了，在单位请了假，从丰州赶了过来。梁嘉南和詹华到医院时，吕欣也是刚到。她看到姨父昏迷不醒的样子，说：“怎么会这样？小姨，会不会是医疗事故啊？”洪雅君说：“不是，医院已经和我详细地解释了。”吕欣说：“现在医院都怕担责任，就算是医疗事故，他们也不会告诉你。”洪雅君说：“真的不是，我相信詹大夫，你姨父能保住命，我已经很感激詹大夫了。”

四

两个人正说着，梁嘉南和詹华提着一些营养品走进了病房。洪雅君忙站起来，边给他们找座位边对梁嘉南说：“你工作那么忙，就不要总是惦记着过来了。”接着招呼詹华，“詹大夫，快坐。”

梁嘉南说：“你是我们丰州的干部，我一定要来的。有什么需要，尽管向组织上开口，能做到的，我尽量做到。”

洪雅君点点头，说：“谢谢！你事情够多了，不能老是给你添麻烦。”

梁嘉南说：“雅君，詹华还有点事要和你说。”

洪雅君转头望着詹华，“詹大夫，什么事？”

“雅君，我们能出去说吗？”詹华低声说。

梁嘉南说：“你们去吧，我陪着司徒敏。”

詹华带洪雅君到了医生办公室，鼓起勇气说：“司徒敏的手术，我有责任。”

“刘院长和韩医生都跟我解释了，不是你的责任。”洪雅君说，“在关键的时候，你能够答应我亲自给司徒敏做手术，我应该感谢你。你是专家，你告诉我，司徒敏还有醒过来的可能吗？”

“很难。”詹华痛苦地说，“除非奇迹。”

洪雅君愣愣地望着詹华，近乎哀求地说：“难道就没有一点办法吗？你们救救他吧！”

“接下来，我们医生可能真的无能为力。据我所知，世界上这类患者也有恢复的，但靠的是亲人的照顾。”

“你以前做过类似手术，对吗？”

詹华点点头：“做过。”

“为什么他们都没事，能够健康出院，司徒敏却成这样？”

“他们都是在早期发现后就做了手术，治疗得比较及时。”

洪雅君猛地抬起头望着詹华，“你的意思是，司徒敏的手术做得晚了？”

詹华意识到了自己的口误，马上解释说：“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也有责任。司徒敏不是别人，开刀的时候，我的手一直颤抖，我好害怕，害怕我救不活他！是我让韩医生提前拔的管，我不想看着司徒敏受罪。”

洪雅君再也无法保持冷静，她情绪激动地说：“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假如我不说出来，我会一辈子都不敢见你，这个包袱我背不下去！”

“你是解脱了，可你想过我的感受吗？是因为我工作太忙，耽误了司徒敏的救治，而且还是我请求你给他做手术的。司徒敏已经成这样了，你干吗还要告诉我这些，干吗还要在我心窝里捅上一刀？”洪雅君的情绪几乎失控，她流着泪大声质问詹华。

詹华一时无措，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詹华再也忍不住，小声抽泣起来。

看到詹华痛苦无措的样子，洪雅君冷静了下来。手术完成后，詹华是大声痛哭着跑出手术室的。当时她喊詹华，想问个明白，詹华根本顾不得理会她，她就意识到司徒敏的问题很严重。接下来，刘院长和韩医生跟她解释，说得很明确，手术绝对没有问题，詹华是没有责任的。当时院长看到她有些疑惑的神情，就说：“洪书记，你如果怀疑手术有问题，是可以申请鉴定的。”她当时摇了摇头，因为她是相信詹华的。詹华现在主动说是自己的错，是有责任的，恰恰说明她太在意了，她把司徒敏当成自己的亲人了。

洪雅君想到这里，为自己刚才的失态，对詹华发火而感到抱歉。她抬起手，紧紧搂住詹华：“对不起，我真不该冲你发火。”

詹华再也忍不住，一把搂住洪雅君，大声哭着说：“是我没能救治好司徒敏！”

洪雅君安慰道：“你把司徒敏当成自己的亲人，不想让他受太多的痛苦，你没错！”

两个人久久地拥抱在一起，哭泣着相互安慰对方。

丰州市检察院开始调查展鸿地产公司。检察人员第一次到展鸿地产公司找田耕谈话时，经检察人员允许，田耕让公司法律顾问张律师参加了谈话。检察人员主要询问了公司承建的丰州新城拆迁安置房项目的一些情况，并提出要审查公司财务账目。

检察院调查的目的很明确，显然就是冲着丰州新城项目来的，而且重点询问了以地换房的事。检察人员走后，田耕问张律师该如何应对检察院的调查。张律师有些顾虑，说：“田总，我是公司法律顾问，您一定要跟我说实话，在这个项目里，您和梁书记有没有私下交易？”田耕说：“绝对没有！梁书记是一个清廉的好官，给他送礼，那是玷污他的人格！”张律师说：“那就好办了，就按照检察院要求的，把公司账目给他们审计。”田耕有些忧虑地说：“这个项目干净，但以前的工程不一定没问题。你也知道，那些主管的官员哪个不当咱们是摇钱树？哪个环节不打点，不给好处能办得成？真要是查出来，牵连的人太多了。”

张律师想了想，说：“这种事可大可小，最好有人能帮我们说句话，这

事基本就过了。”张律师建议找皮一唐，因为他是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对检察院比较熟悉，也有一些人脉资源。田耕有些犯难，因为他和皮一唐不是太熟悉。张律师说：“这事我来想办法吧。”田耕说：“好，那就拜托你了！”

张律师托一个和李广关系很铁的朋友找李广探了一下口风。李广说可以帮忙请皮一唐出面。他对来说：“你也没少找我办过事，该怎么做应该不用我提醒吧？”来说：“李哥，这你放心，我懂！”说着，他从包里拿出一大包用报纸包着的现金，递给了李广。李广拿在手里掂了一下。拍了一下对方的肩膀，说：“这事我帮你搞定。”

当天晚上，李广直接去了皮一唐家里，说：“展鸿地产公司的法律顾问张律师托人找到我，说是展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田耕想见您。”皮一唐心想，田耕和自己并不熟悉，竟然托人说项，要见自己，绝对是有事想请自己出面给予帮忙，而且一定不是小事，否则绝不会绕几个弯找到自己。这时候平安是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必要惹火上身。他告诉李广，不见。李广说：“您先别急着拒绝，他们找您是因为检察院在查展鸿地产公司，查田耕！”皮一唐说：“那就更不能见。”

李广告诉他，是查丰州新城的事，皮一唐想了想，说：“你安排一下，除了田耕，不要任何人参加。”接着，皮一唐说：“你拿了对方好处了吧？”没等李广回话，皮一唐又说：“如果拿了钱，就退回去。你看看孙耀乾、杨晓东，再有钱也没命花啊，现在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根据李广的意思，田耕把与皮一唐见面的地点安排在郊区的一个农庄。这里除了周末，平时来的人很少，尤其是十八大以后，来的人就更少了，因此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皮一唐对这个安排很是满意。

农庄最大的特色菜是水库鱼，而且是让顾客亲自到旁边的水库钓鱼，再拿到农庄来做。田耕先是陪皮一唐到水库边钓鱼。皮一唐的兴致很好，两人边钓鱼边聊天，聊得还比较投机。

皮一唐问田耕找自己到底有什么事。田耕就把检察院怀疑公司在丰州新城居民回迁项目上，和市里的某些领导之间有暗箱操作的嫌疑，要对公司进行调查的事情告诉了皮一唐，希望皮一唐给说句好话。皮一唐笑着说：“田总，你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田耕说：“皮市长，你放心，我敢发誓我是清清白白的，绝对没有问题。”皮一唐说：“那你还怕什么？就让他们查好了！”田耕苦笑道：“这事传出去会影响公司声誉，以后这生意就难做了啊！”皮一唐想了想，说：“这事你找过梁书记没有，听说你和他关系还不错嘛。这次他提出以地换房，帮你解决了很大问题啊。”田耕说：“拉倒吧，我和梁书记也就是工作上的接触，私交那是一点都没有！”

“哦，上钩了。”皮一唐说着，猛地提起钓鱼竿，果然是一条足足有五斤的鱼上钩了。

田耕把鱼交给农庄的服务员，让他拿去厨房加工，然后在包间里陪着皮一唐喝茶。鱼很快就做好了，服务员端了上来。

“味道不错！”皮一唐尝了一口。

田耕陪着皮一唐喝了几杯酒后，说：“皮市长，刚才我说的那事，还要拜托您啊。”

皮一唐想了想，说：“我可以帮你！不过，能不能成，这还得看你！”

田耕说：“皮市长，这您放心，我心里有数。”说着，他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了皮一唐：“这是一点心意。”

皮一唐接过银行卡，拿在手里晃了晃，说：“这忙还没帮呢，在梁书记那里，你是不是也这么做过？”

“我对天发誓，绝对没有！”

“你再想想，也许做过却忘了吧？”皮一唐突然脸色一变，把银行卡扔到田耕面前，“我一直觉得你是个聪明人，可怎么就总是干傻事呢？就你这样，能不查你吗？”

田耕一下愣了，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还有事，先走了！”皮一唐说完，起身离去。

田耕心想，这不是让他栽赃梁书记吗？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打死也不能干！

田耕让财务把公司账册封存后，亲自去市检察院找到了检察长。恰好皮一唐也在检察长办公室。田耕告诉检察长，已经让财务把所有账册封存，检察院可以随时派人去查。接着他说：“我们公司确实有过请客送礼甚至行贿等乱

七八糟的事情。不过，在丰州新城回迁安置项目以地换房这件事上，我们是干干净净的。梁书记没有收过我们一分钱的礼物，连一顿饭也没有吃过。”田耕的这番话，就是专门说给皮一唐听的。

听到田耕这样说，皮一唐的脸色为之一变，忍不住在心里恨恨地骂道：“王八蛋！”

五

这天早上，梁嘉南刚到办公室，秘书黄宇就告诉他，周副市长过来了，要见他。周昌挺这么早就过来，一定是有事的。梁嘉南忙对黄宇说：“让周市长来我办公室吧。”

“老周，你怎么来了？”周昌挺一进门，梁嘉南就打招呼说。

周昌挺顺手把办公室的门关上，走上前，低声说：“听说省纪委也在调查你了？”

梁嘉南笑了笑说：“你消息够灵通啊，刚书记是找我谈过话，那也是正常的谈话提醒。”周昌挺说：“恐怕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检察院都在调查田耕了！”梁嘉南说：“那又怎么样？”周昌挺说：“你就不怕有人故意兴风作浪？”梁嘉南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有什么好怕的？你就为这事来的？”

周昌挺说：“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的问题，我也实事求是地交代了。从整个事件来看，就是刘波在搞鬼。”接着，周昌挺就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梁嘉南。

周昌挺的妻子苏丹萍买了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准备给儿子小波结婚用。拿到钥匙后，她和儿子小波去看房子，商量如何装修。没想到他们到后，门却是开着的。里面竟然有人，是一家老小几口人在看房子。苏丹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对那家人说：“这房子我们已经买下了，正准备装修，你们这是在这里做什么呢？”对方一听就愣住了，说：“怎么可能呢？这房子我们老早就买

下了，你是不是记错了？”苏丹萍说：“怎么可能记错呢？”她说着用钥匙开锁给对方看：“你们看，我这钥匙都能把锁打开。”

他们就一起去找售楼经理理论。售楼经理告诉他们，不是故意的，是电脑出了问题，只好由一方退房，另选一套房子。那户人家说：“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这房子我们买得早，我们是不会退的。”苏丹萍说：“我不管，这房子我是打死也不会退的。”

苏丹萍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走出来给周昌挺打电话。没想到电话一打通，她刚说了一句，周昌挺就说忙，把电话挂掉了，再打，周昌挺却直接关机了。

这时候，刘波的妻子正好路过，主动和苏丹萍打招呼，苏丹萍就把开发商一房两卖的事情告诉了刘波的妻子。刘波的妻子听了，说：“开发商怎么能这样？太欺负人了，这是典型的欺诈行为。你完全可以去法院告他们，开发商不但要退回你定金，还要按全部房款的两倍赔偿给你！”

苏丹萍就真的去法院起诉了开发商，法院很快就开庭审理，判苏丹萍胜诉，开发商赔偿苏丹萍两百万元。

“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周昌挺说。

“你都说清楚了吧？”梁嘉南问。

“反正我都按实说了。”周昌挺说，“是不是这样，组织还会调查。现在麻烦的是，刘波死了，怎么证明是他干的？我就怕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梁嘉南说：“这你尽管放心好了，组织上既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

周昌挺临走时提醒梁嘉南：“这些人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调查你的事，绝不能掉以轻心。”

“谢谢！放心吧，我没事。”梁嘉南说。

送走周昌挺后，梁嘉南陷入了沉思。刘波陷害周昌挺，显然就是因为丰州新城的事。这时候，刘波却突然意外死亡，王松没有刑讯逼供，那又是谁打的他？如果刘波是他杀，那显然是背后有人要急于灭口。而这时候，矛头却又指向了他，显然就是栽赃陷害。接下来会怎么样不好说，但斗争形势的严峻是不

容置疑的。

晚上的时候，先是詹华打来电话，问他那天突然回海名到底是为了什么事。詹华担心地说：“嘉南，我真的好怕，好担心。这些人根本没人性，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千万要小心，可别出什么事啊！”梁嘉南安慰妻子说：“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刚挂断詹华的电话，沈梦卿又打电话过来，问梁嘉南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她已经听到消息，说有人想搞倒梁嘉南。

“你是从哪听来的消息？来自上层？”梁嘉南笑着问。

“这你不用管，我要提醒你的是，这种事从来就不会空穴来风，咱们关系比较不一般，我才善意地提醒你。”

“那我可真是要谢谢你。”梁嘉南笑着说。

沈梦卿说：“都说商场如战场，其实这官场上的人际复杂程度你清楚，你还是多长个心眼吧。”

“你这就有点危言耸听了吧。”梁嘉南说。

“你呀，怎么还是那么理想主义。”沈梦卿接着说，“我还是那句话，你要小心点。假如有需要，你就随时给我电话，我会一直在你身后的。”

“多谢了！”梁嘉南说。挂断电话，梁嘉南站起身，走到窗前拉开窗帘。他望着窗外满街的灯光，心情有些沉重。詹华的担心那是出于直觉，出于不久前发生的事情给她留下的阴影。而沈梦卿的提醒，就不可能是没有原因的。

几天后，梁嘉南接到了刚毅书记的电话。刚毅书记很欣慰地告诉他，检察院对展鸿地产公司的调查，查出了一些问题，都是以前的，确实给了丰州一些干部好处。不过，他主导的以地换房，没查出任何问题。田耕也向检察人员说明，以地换房这件事，绝对是干干净净的，他不怕查。他还委婉地透露，甚至有人希望他能配合，承认为了以地换房，给过梁嘉南好处。田耕说这种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事，打死他都不会干的。

“嘉南同志，丰州的情况非常复杂，你要有思想准备！”刚毅书记提醒他。

这天下班后，黄宇被两个高中同学约到酒店一起吃饭。这两个同学合伙

在丰州开了一家贸易公司，黄宇是知道的。两人频频向黄宇敬酒。黄宇推开酒杯，说：“咱们都是老同学，有什么事就直说吧。”一个同学说：“还真有点事想请你帮个忙。”他们告诉黄宇，一年多前，他们接了一单上百万的生意。他们按合同准时交货后，对方却一直拖欠着货款，至今都没有给钱。前几天，他们找到那家公司的老板，拿出合同催要货款，没想到对方非常蛮横，不仅当场把合同抢过去撕毁了，而且还找人把他们打了。

黄宇说：“太无法无天了！你们去法院告他们啊。”

两个同学苦笑着说：“合同都被对方撕毁了，手里没有任何证据，怎么告？法院那是要提供证据的。在咱们同学里面，数来数去，就你混得好，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找你了。”

黄宇说：“问题是你们连证据都没有，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啊！”

两人说：“我们打听了，那家伙就是一个无赖，坑蒙拐骗坏事干绝，你看能不能找几个警察朋友吓唬吓唬他，帮我们把钱要回来。”

黄宇有些为难，说：“警察我倒是有认识的，不过这事找他们不是太好吧？”

两人说：“老同学，这事就指望你了。我们两个不仅把全部家底都压进去了，还欠了一屁股债。这钱要不来，死的心都有啊！”

黄宇想了想，说：“我试试看吧，不敢保证啊！”黄宇找了李广，请他帮忙。李广说：“我认识这个人，就是一个混混。这事要警察出面不妥当，现在不同以往，梁书记抓得严，你也是知道的。”黄宇问：“那怎么办？”李广说：“我帮你找几个人，都是那片的混混，等钱要回来了，你让你同学给他们意思意思。”黄宇连说感谢。李广拍了一下黄宇的肩膀，笑着说：“别人的事可以不管，你黄大秘的事我能不尽力吗？你就等好消息吧！”

事情过去了几天，一直没有消息。这天下班后，梁嘉南要参加一个市政府的招商晚宴，他让黄宇送他到酒店。两人刚走下楼，黄宇的手机响了。他拿出手机一看，是李广打来的，就接了起来。李广说：“黄大秘，你赶紧过来一趟，有急事，我在四季春酒店等你。”黄宇有些为难，说：“我正陪着领导呢！”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梁嘉南看到黄宇有些为难的表情，就问：“怎么了？”黄宇慌忙说：“是

未婚妻打来的电话，说身体不舒服，让我赶回去。”

梁嘉南说：“那你赶紧回去。”黄宇有些为难。梁嘉南说：“不用你送了，我让司机直接送我过去，你赶紧回去吧！”黄宇说：“不是太好吧？”梁嘉南说：“有什么不好的，你赶紧回去吧！”

黄宇打出租车赶到了四季春酒店。一见面，李广就说：“麻烦了，那几个帮你同学要账的人被打了，有两个人伤得还很严重，搞不好，这辈子就瘫掉了，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李广说着，从包里掏出厚厚一沓医院的单据，说：“你看，光抢救治疗费就已经差不多十万了，还没算以后的生活费用。”黄宇说：“得抓住凶手，让凶手赔啊。”李广说：“麻烦就在这，凶手更惨，估计这辈子都醒不过来了。”

黄宇着急地说：“我是让他们帮要账，也没说让他们打人啊！”

李广说：“黄大秘，当初可是你亲口说的，只要把钱要回来，他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要账的和欠账的，都是一群混混，除了动粗还能怎么样？”

黄宇说：“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李广说：“你以为我想啊？”黄宇说：“那你说该怎么办？”李广说：“他们道上有道上的规矩，吃这碗饭，难免不出事。这医药费还有以后的生活费，只要你给，他们就不会往外捅这事。”黄宇说：“凭什么？人又不是我打伤的！”

李广很冷静地看了一眼黄宇，说：“你先别激动，人确实不是你打的。但你不要忘了，他们可是在帮你要账。这事要是捅出去，问题就大了。把人打成重伤，这已经是刑事案件了，你是主使，怎么也逃不脱的，少说也要判十年以上吧。真是那样，你一辈子可就全毁了。”

黄宇一听就吓傻了，说：“那怎么办？李主任，我没经历过这种事，你可要帮帮我。”李广说：“我急着要见你，就是在帮你啊。出事后，这些人是要报案的，被我压下来了。我能做的，也就是不让他们报案，同意私了。不过，前提是这钱你要给。”黄宇问：“多少钱？”李广说：“杂七杂八的算下来，大概一百万吧！”黄宇惊呆了，“一百万？我真的拿不出这么多钱啊！”李广说：“那你还是尽快想想办法吧。这边我先给你压着，不过你要快点，拖久了我也压不下这事。”

黄宇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咨询了律师。律师告诉他，这事一旦闹上法庭，不仅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还要追究民事责任。既要被判刑，还要给予受害者经济赔偿。

黄宇从律师事务所出来，直接去找了那两个同学，把情况详细说了。两个同学抱怨道：“我们只是让你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找警察出面吓唬一下对方，把钱要回来，也没让你找社会上的小混混啊。现在倒好，钱没要回来，还要倒贴！”黄宇说：“谁也不想出这种事，现在这样子，你们看怎么办吧？我也是一片好心帮你们，事不能由我一个人扛吧？关键是我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两个同学说：“别说是帮我们的忙，就凭我们的关系，你出了这种事，我们也不可能袖手旁观，也有责任帮你渡过这个难关。”

两个同学这样说，黄宇感到有些安慰。却没想到，两个人接着就苦着脸说：“现在问题是，为了这单生意，我们不仅压上了全部家底，还欠了一屁股债。这要账的几乎天天上门闹。根本拿不出钱来，最多也就是凑个五六万给你。”

黄宇和两个同学根本谈不妥，闹得不欢而散。他感到自己被逼上了绝路，这一辈子说不定就给毁了。可这又能怪谁呢？只能怪自己！黄宇心情愁闷，就溜进一家小饭馆，独自借酒浇愁，喝了个酩酊大醉。

黄宇摇摇晃晃地走出小饭馆。他没走出多远，胃里就翻江倒海地折腾起来。他赶紧跑到路边无人处，扶着一棵小树，吐了个一塌糊涂。

不远处，停着一辆红色轿车。开车的是齐盈盈，坐在副驾驶位上的是李广。在丰州，齐盈盈是有名的交际花，和很多官员都来往甚密，关系非同一般。孙耀乾出事后，齐盈盈因为没有太多涉及与他的经济问题，与孙耀乾脱离了干系。她和李广，和丰州很多有头有脸的官员都有一腿。这在丰州民间几乎尽人皆知。为此，还有人专门编了一段顺口溜，说：“齐盈盈的美容店，就是贪官的逍遥院；齐盈盈的床，就是贪官的天堂。”

李广指着蹲在路边的黄宇，对齐盈盈说：“就看你的了！”齐盈盈说：“李哥，你就放心吧，这事我搞定。”李广把手伸到齐盈盈的裙子里面，在她大腿上捏了一下，笑着说：“知道你能干！”齐盈盈笑着说：“李哥，你真坏！”李广

笑着说：“如果不坏你就不爱。好了，我走了，这个小鲜肉就送给你了。”

李广下车，打出租车离去。齐盈盈拿了一瓶矿泉水，轻轻地走到黄宇背后，拍了拍他的肩膀，“给，喝口水！”

齐盈盈的老家就是黄宇邻村的，他们很早就认识。齐盈盈一直自称是大姐，称黄宇是小弟。

黄宇抬起头，不禁一愣，“盈盈姐，你怎么在这？”

“刚好路过，你怎么喝这么多？”齐盈盈关心地问。

黄宇心里委屈、难受，恨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他醉眼朦胧地望着齐盈盈，“盈盈姐，我……”

“有心事是吧？姐陪你！”

齐盈盈带黄宇去了一家酒吧，要了一瓶洋酒，陪着黄宇喝酒聊天。黄宇就把遇到的烦心事告诉了齐盈盈。齐盈盈说：“看把你愁的，这算什么屁事？只要钱能解决的事，都不叫个事。姐手里正好有笔闲钱，先给你用着。以后有什么事，不要自己闷在心里，要告诉姐，姐不会不管你的！”

“盈盈姐，谢谢你！”黄宇感动地说，“这杯我敬您！”

“姐不是外人，用不着这么客气，什么敬不敬的，姐陪你喝，只要开心就好！”齐盈盈说着，端起了酒杯。

黄宇醉得不省人事。等他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早晨，他睁眼一看，竟然发现他和齐盈盈在一起，两个人全身赤裸地躺在床上。吓得他当时就清醒过来了。他急忙从地上捡起衣服，慌乱地往身上穿。

这时候，齐盈盈醒了，一脸妩媚地看着他。黄宇有些尴尬和慌张，脸涨得通红，说：“我还有点急事，要回单位。”

“好吧，你先去忙吧。我有点累了，想再躺会儿！”齐盈盈笑眯眯地说，“对了，我差点忘了，你把银行账号给我！”

“怎么？”黄宇有些困惑，不知齐盈盈是什么意思。

“你把昨晚说的话全忘了？你不是说遇到难事，需要一百万吗？”

“你真的借给我一百万？”黄宇有些不相信。

“昨晚我就答应你了，姐可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

“那我写借条，给你利息，慢慢还你。”

“算了，这样子，我不借了。”

黄宇愣住了，不知说什么好。齐盈盈眼含深情地望着他，说：“你就一点没看出姐是真心喜欢你吗？”

黄宇慌乱地说：“可是我有未婚妻了。”

“我知道，我也没想破坏你的生活。”齐盈盈说，“就想让你抱抱我！”

黄宇有些犹豫，但还是走上前，伸手搂住了齐盈盈。

“这就够了，以后不要忘了姐。”

中午的时候，齐盈盈打电话告诉黄宇，已经把一百万转到了他的银行卡上，让他方便时到银行查一下。黄宇跑到街上，找了个柜员机查了一下，齐盈盈竟然真的给他打了一百万。黄宇兴奋地拨通了李广的手机。

“李哥，我是黄宇，我把钱凑够了，按您说的，一百万。”

“这样的话，这事就好办了！”

“那我什么时候把钱打给您？”

“等我电话吧，我先找伤者家属谈，谈妥了就给你电话。”

“好的，这事就拜托李哥您了。”

李广转头就给皮一唐打了电话，说：“黄宇那小子上钩了。”皮一唐说：“不要逼得太紧，关键时候再用他。”

这段时间，洪雅君静下心，在考虑如何加强办案安全的同时，对在丰州市的工作进行了疏理。正如刚毅书记在与她谈话时总结的那样：按照市委和省纪委的工作部署，在抓惩治腐败方面力度是大的。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工作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市纪委鼓励群众通过来信来访、12388举报电话、12345热线电话等渠道，举报党员领导干部违规违纪行为，坚持暗访、曝光、查处、追责“四管齐下”。

而市纪委组织研发的预防腐败系统目前已经投入使用，市公安（出入境管理局）、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市工商、税务、建行、工商行等单位联网该系统后，涉嫌有贪腐行为的官员信息，一目了然，为办案工作提供极大便利。与此

同时，对查办的一些案件进行深入剖析，查找问题根源，推进“以案治本”工作，并以此为抓手，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她还要求市纪委宣传部充分发挥《丰州时报》、《丰州党风》、丰州广播电视台和“丰州清风”网站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用，点名道姓曝光有关案例，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增强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舆论宣传的传播影响力。

第十二章 | “天网行动”，让贪腐分子无处遁形

钟明发现公安局局长皮一唐暗中联系潜逃境外行长，缉拿小组成员追捕逃亡到罗马尼亚的林啸，却晚了一步……

—

钟明结束了在省城的培训，回到丰州没几天，组织任命他为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任交警支队队长的命令就下来了。工作中他发现了一个秘密，皮一唐有一部手机，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用过。

也许是皮一唐太过大意，有一次开会时，他正在发言，平时用的手机就放在台面上，口袋里却突然响起手机铃声。钟明发现，手机铃声一响，皮一唐的脸色就变了，明显有点紧张。皮一唐并没有拿出手机接听，而且快速地将手伸到口袋里，把电话按掉了。发完言，皮一唐就走出会议室，进了对面他自己的办公室。会议室的门没关，钟明正好坐在门口对面。他发现皮一唐进办公室时，一边关门一边掏手机，关门时还特意张望了一下四周。

丰州近期发生了太多事情，从省纪委调查组办公点发生火灾，到最近的刘波意外死亡，手段都太专业，显然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干的。受过这种训练

的，在丰州，除了有公检法经历的人，还能有什么人？再说，皮一唐以前的一些作为，钟明也并非毫无耳闻。他这部不为人知的手机，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会不会和丰州接二连三发生的这些意外事件有关？钟明有所怀疑。他利用分管技侦工作的便利，通过技侦手段查到了皮一唐这个秘密电话号码，而且通过技术手段，查到了这个号码的通话记录。通话记录显示，他除了偶尔与李广通话，就是用来打给罗马尼亚境内的一个手机号码。差不多有十次。钟明心里一惊，林啸就是逃往罗马尼亚的。他看了一下，打往罗马尼亚的这些电话，都是发生在林啸出逃之后。这让钟明进一步产生了怀疑。他进一步核查后认为，于公于私，皮一唐都不应该与罗马尼亚方面有什么联系。

钟明专门在晚上到了梁嘉南的住处，向他汇报了自己的发现。钟明说：“你应该还记得，常勇书记说过他曾接到过一个电话，说林啸失踪当晚，曾出现在一辆警车上。我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查，觉得皮一唐特别值得怀疑。”

梁嘉南看了钟明一眼，说：“这些情况确实很重要，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必须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钟明笑着说：“这我知道，我会依法依规做事。我今天来主要是想请你帮我向省里推荐一下。”

梁嘉南问：“推荐什么？”钟明说：“你也知道，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主导的‘天网行动’统一部署，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一百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员的‘红色通缉令’，林啸就是其中之一，现在连国际刑警都惊动了。在省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一领导下，省公安厅开展实施‘猎狐行动’，专门负责追缉外逃人员，我想参加追缉林啸的行动。”

梁嘉南经过深入思考向刚毅书记做了汇报。第二天，省公安厅就通知丰州市公安局，点名抽调钟明到省城参加国际业务培训班。

皮一唐不愧是老公安，警惕性特别高。履新不久的副局长钟明，一个市交警支队的队长，被点名参加省厅的国际业务培训，而且事发突然，更让皮一唐感到唐突和意外。他立即找人了解情况，很快就查到钟明根本没有参加省厅的国际业务培训班，而是加入到了省厅的“猎狐行动”小组。皮一唐马上意识

到，钟明极有可能掌握了林啸的情况，甚至发现了自己和林啸的联系。如果林啸被抓回来，自己的下场就会和杨晓东、孙耀乾两人一样。

他给林啸打电话，想告诉他换个地方躲一躲。可他拨打了很多次，却都打不通。皮一唐当然不会知道，电话之所以打不通，是因为林啸的手机被人抢了。

皮一唐感到事态严重。打虎、拍蝇、猎狐的风声紧啊！看来境外不是“法外之地”，也不是“避罪天堂”。他决定让李广去一趟罗马尼亚，找到林啸。一是让林啸赶紧换地方躲起来，以后尽量不要和国内联系，在外面也不要太张扬；二是如果他带了资料，就想办法拿回来，免得生出什么意外。李广说：“实在不行，能不能直接干掉，以除后患？”

皮一唐摇了摇头，说：“那样风险太大，一旦被当地警方盯上，事情会更麻烦。”皮一唐想了想，接着说：“你写份休假申请报上来，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休假了。另外，不要用真实身份，弄个假身份出去，不要直飞罗马尼亚，找个国家中转一下，也不要到南江省直接出境。还有，我怀疑钟明掌握了你的手机号码。为了稳妥起见，我已经停掉了，又办了一个新号。你记下来，没特别的事情，尽量少打吧。”

李广立即动身出境，他找到林啸的时候，林啸喝得醉醺醺地正在睡觉。听到有人敲门，他警觉地坐了起来，没敢吱声。李广边敲门边说：“林啸，你在不在？我是李广。”

林啸听出了李广的声音，他跳下床，打开门。李广看到林啸头上缠着纱布，满屋子都是酒味。李广一进屋，林啸就激动地抱着李广放声大哭。林啸住的这个城市，是罗马尼亚比较偏僻落后的一个边境小城。为了不引起注意，他住的地方，是这个城市的一个贫民区，到处都是灰蒙蒙的破旧楼房。这里有很多地下小赌场，居住在这里的人员也是三教九流，妓女、吸毒者、贩毒者、失业者和一些黑社会人员大多住在这里，抢劫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林啸头上的伤，就是前几天被抢劫的人打伤的，他的手机也被抢走了。他又不肯报警，也不敢去正规的医院，就在一个私人小诊所随便包扎了一下，开了一点消炎药。

在异国他乡，他有种被遗弃的感觉。最难耐的就是这无边的孤独，几乎让

他疯掉。他只好到地下小赌场赌钱、召妓女、喝酒来打发心中的苦闷与孤独，打发百无聊赖的日子。他不知道这无望的流浪到何日为止，想到自己还这么年轻，一生就如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东躲西藏地度过，而且还总是担惊受怕，怕被坏人欺负或遇到警察，他就特别后悔自己当初的犯罪行为。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想过回国自首。现在，突然见到李广，他又怎么不激动和伤感？他对李广说：“真想回国自首，就算蹲监狱也比现在这样子强。”

李广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这样想实在是太危险了。你知道现在国内啥形势吗？国家在严厉打击腐败分子。你这种情况，真要是回去，那就不一定是蹲监狱那么便宜了，很可能会被判死刑。现在国内正在追缉逃往国外的违法犯罪分子，叫‘天网行动’，有一百个人被通缉，你就是其中一个。你这里已经不能住了，必须立即换个地方。前几天皮老板给你打电话，一直打不通，就直接让我过来了。”

林啸说：“前几天手机被抢了，我头上这伤，就是被抢劫的人打的。我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李广说：“等国内风头过了，你有钱还怕在国外生活不好？”说着，他拿出几张银行卡，递给林啸，说：“这是大家给你凑的。”

林啸说：“我现在要钱有什么用？”李广说：“当然有用，可以保你衣食无忧。”

李广说：“你现在赶紧收拾东西，我们立即走。”林啸说：“去哪儿？”李广说：“出境，不住罗马尼亚了，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林啸并没有多少东西，随便收拾了一下，就对李广说：“我们走吧。”李广说：“你就这些东西？”林啸说：“除了钱，我现在啥都没有。”李广说：“皮老板让我向你索要样东西。”林啸有点疑惑。李广说：“集资和放贷的资料。”林啸说：“我就怕连累了大家，临离开丰州时，就毁掉了。”

“真的？”李广有些不相信。

“真的，骗你出门就被车撞死！”

“好吧，没有就算了。”李广说。两人打了个车，匆匆离开这里，赶往机场。他们在钟明赶到之前，成功逃脱。

钟明带队的缉拿小组出国之前，就与国际刑警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到罗马尼亚后，一名国际刑警和当地警员亲自到机场迎接。国际刑警自我介绍说他叫曼尼罗夫。

曼尼罗夫说：“罗马尼亚警方根据你们提供的手机号码，已经锁定嫌疑人居住的地方。不过不知为什么，这几天再也搜索不到这个手机号码的信号了。”曼尼罗夫接着说：“我们已经和贵国达成共识，会全力协助缉拿嫌疑人。”

钟明一行顾不得休息，提出直接去林啸居住的地方。曼尼罗夫是当地人，从小在这个城市长大，对这里非常熟悉，他们很快就赶到了贫民区。曼尼罗夫说：“就是这个地区，林啸具体住哪儿，我们也不清楚。”

钟明提议由曼尼罗夫和当地警员先进去，向当地居民打听清楚林啸的具体居住地点，再行动。当地居民说这里确实住着一个中国人，并说了具体的居住地点。他们向警方反映，这个中国人几乎天天昼伏夜出。他晚上要么去附近的一家地下赌场，要么就是找女人。

钟明一行和当地警员赶到后，扑了一个空。当时房门并没有上锁，房间里乱七八糟的，满地都是空酒瓶子等生活垃圾。从房间的迹象看，林啸极可能已经不住这里了。钟明在橱柜里发现，里面的面包还比较新鲜，估计林啸离开没有多久。当地警员逐户向四周居民打听情况。有一位附近的居民告诉警员，那个中国人昨天下午就搬走了，还有一个同行的人，之前没有见过此人，应该是专门来接住在这里的那个中国人的。他们是打出租车离开的。

接下来的几天，钟明和当地警方在周边继续寻找目击者，想了解林啸的去向。他们找到了那名出租车司机。司机告诉他们，当天乘车的确实是两个人，他们直接去了机场。

二

钟明和小组成员分析认为，林啸已经离开了这个城市。接他走的人又是谁？成了一道暂时无法破解的谜题。他们向省厅做了汇报。省厅领导认为，既

然是这种情况，林啸就算还在罗马尼亚，也会藏得更加隐蔽，不要说抓住他，一时半会能够发现线索的可能性也不大。省厅组织落实国家公安部“猎狐行动”专项行动的同志，向省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做了详细汇报，负责同志认为，钟明一行继续待在罗马尼亚的意义已经不大，可先行回国。这个案子还是要在国内找突破口。

刚毅书记和省厅领导分析认为，就目前的情况看，可以确定，皮一唐和林啸的案子绝对有关。省纪委鉴于掌握到的皮一唐的违纪事实，启动纪律审查皮一唐工作。

梁嘉南接到刚毅书记的电话时，正在参加神州能源丰州炼油基地项目的协调会议。他走到会议室外面接完电话，回到会议室，低声告诉叶弘轩，刚才是刚毅书记的电话，要他立即去省纪委。梁嘉南让叶弘轩替他保密，不要再告诉其他人。叶弘轩会意地点了点头，说：“你放心，这点保密意识我还是有的。”

皮一唐很冷静地观察着，看到梁嘉南匆匆离去，心里陡然生出一些心事，有些忐忑不安。

梁嘉南赶到省纪委，直接去了刚毅书记的办公室。他发现省公安厅的正厅级巡视员高局也在，几年前他们曾一起办过一个案子。

刚毅书记向梁嘉南介绍说：“这是省公安厅的高局，你应该认识吧？”梁嘉南说认识，接着与高局打招呼，说：“高局应该还记得，以前我们一起办过案子。”高局笑着点点头说：“当然记得。”

三人落座后，刚毅书记说：“省公安厅实施‘猎狐行动’行动的人员在罗马尼亚发现了林啸的行踪。”梁嘉南急切地问：“抓到了吗？”刚毅书记说：“就差一步，让他跑了！”梁嘉南问：“钟明提供的情报起了作用？”

刚毅书记点了点头，说：“我今天找你来，就是谈这件事。钟明同志提供的情况是真实的，这次追逃也是由钟明同志带队去的。他们在罗马尼亚还掌握了一个新情况。据当地居民说，就在钟明他们去的前一天，有人把林啸接走了。这个接走林啸的人是谁，暂时还不知道，但一定是掌握国内情况的人。现在可以确定，皮一唐和林啸案子有关系。考虑到这个案子的复杂性，也许会牵

扯到很多我们根本没有发现的领导干部。所以，我们暂时不会对他采取组织措施。你是市委书记，我需要和你打个招呼。”

皮一唐存在问题，梁嘉南早有这种预感，只是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现在的情况印证了，他出于职业敏感产生的预感是准确的。

梁嘉南点点头，对刚毅书记说：“我明白了！”

梁嘉南与刚毅书记、省公安厅高局握手告别。当他走出房间时，在秘书科等候的黄宇急忙走出来。两个人下楼后，黄宇说：“梁书记，华姐让您回家一趟，她把换季的衣服给您准备好了。”

梁嘉南皱了一下眉头，说：“是你给她打电话了？”黄宇说：“我告诉她您到省里来开会了。”梁嘉南心里有些不快，说：“市里有一堆事，本来想马上回去，既然这样，就回家看看吧！”梁嘉南告诉黄宇，以后类似这种事情，事先要和他商量一下。黄宇说知道了，今天他不该擅自做主。

两人正说着，黄宇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一看，是齐盈盈打来的，就立即挂断了。没想到，他刚一挂断，齐盈盈又立即拨了过来。黄宇连看都不看，直接就挂断了。梁嘉南看了他一眼，说：“先接电话吧。”黄宇说：“没事，是我未婚妻。本来约好今天一块吃饭的，这次来省城走得急，就没告诉她。”

梁嘉南说：“这我就要批评你了，这是你的不对。在单位我是领导，下了班她就是你的上级，并且还会管你一辈子。”梁嘉南笑着说：“这可是得罪不起的哦，我劝你啊，还是赶紧给她回个电话。”

黄宇笑着说：“没事，等会儿再说吧。”说着，两人上了车，直接去了梁嘉南家住的小区。到了小区楼下，梁嘉南让黄宇在楼下等一会儿，说他很快就下来。等梁嘉南上楼后，黄宇拨了齐盈盈的手机，说：“盈盈姐，不好意思，刚才不方便听电话。”齐盈盈说：“没事，就是想你了。你现在和你们领导在省城吧？”黄宇说：“对啊，你怎么知道？”齐盈盈声音软软地笑着说：“傻瓜，姐心里想着你念着你，就能算到你在哪里。唉，你们领导是去见谁了？”黄宇一听，心里一惊，他有些犹豫，迟疑着没回答。齐盈盈说：“我也就是随便问问，我知道你的时间不自由，就是想看你领导有什么安排，算一下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姐特别特别想见你。姐又不当官，你领导去哪也不关姐的事，姐只关心你。你看你，不方便说就直说嘛，何必吞吞吐吐的？连姐都不相信了？”黄宇忙说：“不是这意思，我咋能不相信你呢？是省纪委的刚书记找他，好像还有省公安厅的一个领导。”

齐盈盈说：“好了，不说这些了。见谁不见谁也不关我什么事。我就是想告诉你，晚上记得过来，陪姐聊聊天。”

齐盈盈挂断电话后，立即给李广打电话，说：“李哥，我问清楚了，姓梁的是见省纪委的刚书记，省公安厅的一个什么领导也在。”接着，齐盈盈在电话里撒娇说：“李哥，啥时候来看看我呀？别没事的时候就忘了我，有事了才想起来。”李广说：“先别骚情，先说正事，下点真功夫，迷惑住黄宇那傻小子，好处少不了你的。”

齐盈盈说：“知道啦，李哥您交代的事，我哪会不认真对待？”

李广挂断电话，来到皮一唐的办公室，说：“是省纪委刚毅书记找梁嘉南，还有省公安厅的一个领导在场。省公安厅那个人，黄宇那小子不认识。”

皮一唐想了想，说：“林啸那边你帮安排好了吧？”李广说：“您放心，都安排好了，绝对安全。”皮一唐又说：“林啸真的没有把资料带在身边？”李广说：“我偷偷地检查过他的行李，确实没有。我也问过他，他说临出逃前都销毁了。”

皮一唐对李广说：“多注意梁的动向，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没别的事，你就先去忙吧。”

李广离开后，皮一唐把身子往后一躺，靠在椅背上，长叹一声，闭上眼睛，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梁嘉南刚回到丰州，还没有回到市委办公室，就接到了沈梦卿的电话。沈梦卿说她来丰州了，有事需要梁嘉南帮忙，希望当面细谈。梁嘉南让她到自己办公室聊。

梁嘉南回到办公室没多久，沈梦卿就过来了。沈梦卿是第一次到梁嘉南的办公室。她四下打量了一下，笑着说：“堂堂市委书记，办公室竟然如此简

陋，超出我的想象。不过，这倒是符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办公室不超面积，也挺符合你的风格。”

沈梦卿来，是让梁嘉南帮她约一下新世纪的陈镜明。神州能源丰州炼油基地项目，各方面的工作都在顺利推进，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陈镜明在海鸥岛的产业园坚持不搬迁，事情几乎陷入了僵局。沈梦卿想再亲自和陈镜明谈谈，约了多次，陈镜明却一直避而不见。

沈梦卿说：“我想他之所以拖延时间，是要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吧。只要他答应搬迁，至于补偿，神州能源集团完全可以考虑多给一些，这都不成问题。”

梁嘉南说：“你就为这事专门跑过来找我？”沈梦卿说：“你不认为这事很重要吗？上百亿的项目整个就卡在这儿了。耽误了项目进程，我不仅没办法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交代，也没法向国家交代。”

梁嘉南说：“我这就给陈镜明电话。”沈梦卿说：“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强求你帮着我们谈判的。”梁嘉南说：“如果确实需要市委市政府出面协调，我们还是会尽量处理好的。”沈梦卿说：“这可不是你的处事风格。”梁嘉南说：“这可不只是为了你们神州能源集团，这也是为了丰州的经济建设。”

电话打通后，梁嘉南说：“陈总，你好！我是受人之托给你电话，有人想找你谈些工作上的事情。”

陈镜明一听，说：“梁书记，是神州能源集团的沈总想和我谈产业园搬迁的事吧？”

梁嘉南说：“是啊，这件事必须要解决啊。沈总现在就在我办公室，她专门来丰州，就是想和你亲自沟通一下。”

陈镜明倒是爽快，说：“既然梁书记您开口，我怎么着也得和她谈谈。请您转告她，明天上午我在办公室恭候。”

梁嘉南挂了电话，说：“约好了，明天上午他在办公室等你。”沈梦卿说：“毕竟是市委书记，还是你的面子大。”梁嘉南说：“算了吧，他是听说你就在我办公室，如果再不见你，怕你在我这玩什么猫腻。”沈梦卿笑着说：“要是玩猫腻，早就玩了。”

三

第二天上午，沈梦卿和杜鹏，以及神州能源集团的另外两名高管，赶到新世纪公司见陈镜明。

杜鹏告诉新世纪公司的前台小姐：“我姓杜，我们找陈总。”前台小姐问：“有预约吗？”杜鹏的脸色顿时有些难看，但还是忍着心里的怒火，说：“昨天和陈总约好了。”

前台小姐打完电话，对杜鹏说：“杜先生，对不起！陈总说并没有和您约见！”沈梦卿忙走上前去，说：“对不起，麻烦你再和陈总说一声，我姓沈。”

前台小姐打完电话，对沈梦卿说：“陈总让我带你们去办公室。”沈梦卿等人被带到了一间很普通的会客室。前台小姐说：“请你们稍等。”说完就退了出去。

杜鹏见此情形，很恼火地说：“这谱摆得也太大了吧？”沈梦卿心里也有些不高兴，但没有说什么。他们差不多等了半小时，办公室秘书才走进来，和沈梦卿打招呼。

沈梦卿说：“陈总什么时候有空，可以屈尊接见我们？”秘书说：“瞧您这话说的，陈总早就在等您了。”

杜鹏很不耐烦，说：“得了吧，等我们？我们来了可是有一阵子了！”

秘书看了一眼沈梦卿，说：“是这样，昨天梁书记给陈总电话，只是说沈总要和他谈谈，并没有说还有神州能源的其他老总。”

杜鹏听秘书这样讲，心说姓陈的算什么东西，简直欺人太甚！他凑近沈梦卿说：“太过分了，咱们回去吧，让上面给丰州市施加一些压力。”

沈梦卿皱了一下眉头，对杜鹏和另外两名高管说：“你们先回去吧！”杜鹏的心里虽然窝着一肚子火，但沈梦卿这样说，他也只好和另外两名高管起身回去了。

沈梦卿问秘书：“这样可以了吗？”秘书说：“沈总请吧！”秘书带沈梦卿进了陈镜明办公室，就退了出去。

陈镜明坐在大班台后，并没有起身，只是用手示意大班台对面的椅子，说：“请！”

沈梦卿面带微笑地坐了下来，说：“陈总，今天我来，是很有诚意想和您好好谈谈的。大家都是商人，商人看重的无非就是利益，这个我能理解。我这次来，也是有心理准备的。陈总，您可以开出您的条件。”

陈镜明笑了笑，说：“沈总，对不起，我压根就没有想过和你交易。”

沈梦卿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说：“我们对新世纪以及新世纪产业园做了些功课。据我们的分析，新世纪产业园的生产、销售、利润并不是十分理想。我想知道，你坚持占着那块地，意图何在？”

陈镜明淡然一笑，说：“我就是个商人。你这么聪明的人，还要我说吗？”

沈梦卿说：“你的真正目的无非是想染指我这个大项目，分一杯羹，我说得没错吧？”

陈镜明笑了笑，说：“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沈梦卿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换一种方式，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你应该相信，我有这个能力。”

陈镜明说：“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可我并没有那份野心。”

沈梦卿说：“既然陈总根本就不想和我谈下去，昨天你就应该一口回绝梁书记，也让他知道，你对待我们神州能源丰州项目的态度。”

陈镜明笑了笑，说：“这是两码事，我答应梁书记可以见你，那是对他的尊重，但是并不代表我同意和你谈判。”

沈梦卿站起身，冷笑道：“不要把话说死。你要知道，你现在面对的，并非我沈梦卿，而是一个国家重点项目，是整个丰州乃至南江省！”

陈镜明冷冷地说：“那又怎样？现在是法治社会，我相信法律。”

沈梦卿说：“既然如此，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不过，陈总，我还是想提醒你，对你和新世纪公司来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我们当面沟通的机会了。这个项目作为国家重点工程，是拖延不起的。接下来，神州能源会采取什么措

施，你应该清楚。”

陈镜明说：“那就是你们的事了，我不想知道那么多。”

沈梦卿无功而返。

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梁嘉南还没有休息。他穿着一身睡衣，靠在床头看书。每天晚上坚持看会儿书，是梁嘉南多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

这时候，突然响起了重重的敲门声。这么晚了，会是谁？梁嘉南不禁有些疑惑。他披了件衣服，走到门口，一边问“谁呀”，一边把门锁打开。他刚把门开了一道缝隙，沈梦卿就猛地撞开门，一头栽在梁嘉南身上。

梁嘉南急忙推开她，刚要开口询问，就听沈梦卿含含糊糊地说：“嘉南，我没有打扰你吧？”

梁嘉南说：“你说呢？也不看看几点了！”

沈梦卿说：“我才不管几点呢，说这有意思吗？”

梁嘉南望着沈梦卿一副醉态，皱了眉头说：“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早点休息。”

梁嘉南准备进卧室换身衣服。他刚松开沈梦卿，她就站立不稳，踉跄着要摔倒的样子。梁嘉南急忙将沈梦卿扶到沙发上，想让她先坐一会儿，他去换衣服。没想到沈梦卿根本坐立不住，一下就躺倒在沙发上了。梁嘉南让她别睡，沈梦卿说让她躺一会儿。

梁嘉南叹了一口气，倒了一杯水，放到沙发前面的茶几上，说：“你先喝口水，等我一下，我换了衣服就送你回去。”

沈梦卿含糊地说：“我累了，真的好累。我不想当什么女强人，我一点都不想。我现在就想靠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做一个居家过日子的小女人。”

梁嘉南说：“真要是那样，就不是你了。”梁嘉南接着说：“你今天喝多了，在我这不太方便，我还是送你回去早点休息吧。”等梁嘉南从卧室换好衣服出来，沈梦卿已经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梁嘉南想了想，给黄宇打了电话：“小黄，睡了吗？这么晚还给你电话，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你到我家里来一下。”

黄宇到了梁嘉南家里，看到睡在沙发上的沈梦卿，不由得一愣。梁嘉南说：“她喝多了，咱们送她回去。”梁嘉南接着说：“不是和我喝的，要是和我喝，倒下的肯定是我。”

梁嘉南把沈梦卿喊醒，两个人半架半扶，把沈梦卿带下楼，上了车。黄宇边发动车边说：“梁书记，您知道沈总住哪里吗？”梁嘉南说：“我不知道！”黄宇说：“那怎么办？要不，打电话给他们公司的杜总，他应该知道。”梁嘉南说：“那不好，传出去有损沈总在公司的形象。”梁嘉南想了一下，说：“要不找家宾馆开个房间吧。”黄宇说：“也行！”

梁嘉南突然想到，自己刚才匆匆忙忙地下楼，身上根本没带钱，就问道：“小黄，你带钱了吗？我没带钱。”黄宇说他有。梁嘉南说明天还给他。

黄宇就近找了一家宾馆，开了个房间。办好手续后，梁嘉南和黄宇把沈梦卿扶到了房间。沈梦卿多少有些清醒了。梁嘉南叮嘱她早点休息，就告辞了。在黄宇送他回家的路上，梁嘉南叮嘱黄宇说：“今天这事不要让别人知道，免得影响不好。”黄宇说他知道。梁嘉南接着说：“还有，这事千万不要告诉你嫂子，免得让她产生误会。”黄宇说：“您放心，我不会和任何人讲的。”

这个晚上，黄宇是和齐盈盈在一起。刚才他们已经睡下，黄宇接到梁嘉南的电话，说要到梁书记家里一趟。齐盈盈很不高兴地说：“太过分了，你是他的秘书，又不是他家的奴才，大半夜的叫你做什么？”黄宇说：“梁书记下班时间很少找我的，现在叫我过去一定是有急事，我把事情办完了立即回来。”齐盈盈坐起来，把脸凑到黄宇面前，说：“吻我一下，再去。”黄宇只好在她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齐盈盈说：“办完事快点回来啊，你不在我睡不着。”黄宇说：“知道了。”

黄宇回来后，齐盈盈问：“大半夜的找你，到底是什么事啊？”黄宇说：“也没啥要紧事。”齐盈盈说：“没啥要紧事也要找你？有病啊！拿你当什么了？奴才啊？”黄宇说：“只是一点小事，不过，这事梁书记也只有找我才合适。”

齐盈盈撒娇说：“啥事嘛？告诉我嘛。”黄宇说：“神州能源集团的沈总喝多了酒，去了梁书记家里。梁书记让我过去帮忙找了家宾馆，把她送到了宾

馆休息。”

齐盈盈笑着说：“半夜三更，孤男寡女，又喝了酒，那还不是干柴烈火？”

黄宇说：“你可别乱说，梁书记可不是那种人。”

齐盈盈笑着说：“得了吧，男人哪个不是见不得腥的馋猫？”

黄宇说：“梁书记真的不是那种人，这事你知道就行，可千万不要到处乱说。”

齐盈盈说：“我才懒得操那闲心，我只操心你。”她说着一个翻身，骑在了刚刚躺下的黄宇身上。

四

司徒敏出院了。他没有醒过来，以后能不能清醒过来，谁也不敢说。这样子，是需要有人长期照顾的。在办理出院手续前，洪雅君曾想过，她提前退休，好好照顾司徒敏。申请提前退休的报告她都写了，她也专门去了一趟省纪委。然而，她纠结了半天，也没有把申请提前退休的报告拿出来。

前些日子，洪雅君回过一次丰州，因为当时回海名时走得急，很多工作上的事情没有交代，就专门回去和相关人员交代了一些工作事务。当时，梁嘉南就提出希望她能早点回去工作。梁嘉南说这时候让她回来工作，实在有些不近人情，可丰州发生了这么多事，实在是需要尽快调查清楚。

当时洪雅君是有顾虑的，且不说司徒敏需要人照顾，刘波的意外死亡，也尚没有定论，组织还在对她和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这样的状况，她怎么开展工作？梁嘉南看出了她的顾虑，当时就说：“组织上会调查清楚的，刚书记既然已经问过此事，我想很快就会有结果，这个你不用担心。”

现在司徒敏出院了，洪雅君想了两天，决定带上司徒敏去丰州，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他。儿子小瑞很快就要考大学了，这段时间，就让她的妈妈过来照顾小瑞。小瑞放学回到家，洪雅君把自己的打算和儿子讲了。小瑞说：“妈妈，我就不用你担心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儿子这样说，让洪雅君感到放

心。而且，儿子的善解人意也让她感到欣慰。

洪雅君给梁嘉南打了电话，告诉他司徒敏已经出院了，她准备带司徒敏到丰州，尽快开展工作，这段时间很多工作都被耽搁了下来。梁嘉南说：“上次你回来，我曾提出希望你尽快回来工作。可是这段时间我想了想，确实不妥。司徒敏这种情况，还有小瑞也正在读高中，都离不开你。我已经向刚书记建议，找机会把你调回省城。”洪雅君说：“谢谢你，不用了，我已经决定回丰州了，这事也和司徒敏还有小瑞商量好了。”梁嘉南有些疑惑地说：“你和司徒敏商量？”洪雅君说：“我觉得，司徒敏的心里是很清楚的，他一定是支持我的工作的。”梁嘉南想了想说：“这样也好，你决定回来，我心里也踏实了。下一步工作上有什么打算，需要我支持和解决的地方尽管提出来。另外，你和家里说一声，有什么事就直接给詹华打电话。”

洪雅君回丰州上班一个多星期，省公安厅对刘波意外死亡的调查也有了结果。刘波根本不是自杀，而是死于他杀。得出这一调查结果的依据如下：

第一，刘波的内外伤，经法医鉴定，是死之前一个小时内造成的。

第二，刘波到市纪委工作点时，神志明显有模糊的迹象。

第三，血液及胃内残留物化验证明，刘波服用了一种进口的剧毒药，致其六十分钟内死亡。

第四，刘波身上的遗书，经笔迹专家鉴定，认定是模仿的。

省公安厅刑侦处认为，根据以上调查情况，可以认定这是一起经过精心准备的谋杀案。既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又能嫁祸于丰州市纪委，制造对丰州市纪委不利的社会舆论压力。其策划之精细，手法之专业，无不令人吃惊。也正是由于太过专业，让省公安厅不得不怀疑，凶手是公安内部人员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作案手法太过专业，使案件的侦破工作具有非常大的难度。

省公安厅向刚毅书记汇报了案件调查结果后，刚毅书记提出，希望省公安厅加大办案力量，尽快侦破案件，抓住凶手。他同时认为，问题基本调查清楚，应该给洪雅君和有关人员一个说法。他建议由省纪委和丰州市纪委共同开个新闻发布会，把省公安厅的侦查结果公布于社会。省纪委决定，新闻发布会由洪雅君主持，就在丰州市召开。

洪雅君接到省纪委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的通知后，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段日子，压在她心头的这个包袱终于彻底地卸了下来。更重要的是，丰州市纪委的形象不会被继续抹黑下去了。

经媒体报道，人们才了解到刘波死亡的真相，连刘波的家人都感到意外和吃惊。他们没有想到，事情竟然会是这样，自己竟然被人利用了。他们现在迫切地希望纪委和公安部门能够尽快抓住凶手，按法律给予严惩。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梁嘉南对洪雅君说：“我们面对的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复杂，不过也是好事，这证明我们的调查，已经让一些人感到不安，感到害怕了。”梁嘉南接着说：“周昌挺兼任丰州新城管委会主任后，把发现的问题如实地向组织进行了汇报，我们才开始调查丰州新城的历史问题，而老周也因此陷入了被诬陷的风波。从他爱人苏丹萍反映的情况来看，诬陷事件显然就是刘波策划的。你们抓紧调查清楚，尽快还老周一个清白。”

洪雅君说：“前些日子，因为照顾司徒敏，有些工作被迫停了一下，我现在正在抓紧推进各项工作。一些案子，包括周市长的问题，我们正在配合省纪委加紧调查。”

这一天，洪雅君正在收拾文件，省纪委专案组的高鹏走了进来，向她汇报说杨晓东绝食了。杨晓东自从接受纪律审查后，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了牛伯仲和林啸的身上。从此，再不交代任何问题。而他交代的两个人，一个死亡，一个外逃，致使案子的调查工作毫无进展。现在他竟然绝食，让洪雅君顿时一惊，忙问高鹏是什么原因。

高鹏说：“杨晓东的母亲前几天突然生病住院，杨晓东知道后就开始不吃不喝。”高鹏接着说：“杨晓东的太太和孩子都在国外，老太太生病也没人管，还是我把她送到医院去的。”

洪雅君说：“我们现在就去医院看看。”

杨晓东的母亲住的是一个三人间的普通病房，其他两个病人都有家人守候照顾，而且不时地就有人前来看望。只有杨晓东的母亲，冷冷清清地一个人住在医院里，既无人陪伴，也没有人来看望。

医生告诉洪雅君和高鹏，杨晓东的母亲主要是因为年龄大了，肠胃不好，

长期消化不良，积累形成病变。考虑到患者的年龄，最好采取保守治疗。她需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麻烦的是她没有什么亲人照顾。

医生接着说：“这老太太我认识，是杨局长的母亲，以前也住过一次院。那一次，探访的、送礼的都能排到电梯口。”

洪雅君对医生说：“这样吧，你们帮老人家找个护工吧。费用的事你们不用担心，由我们来想办法解决。另外就是，能不能给她换一个条件稍微好一点的病房？”医生当时就打电话请示了院长，院长同意给老太太更换病房。

把杨晓东的母亲安排妥当后，洪雅君和高鹏去市场买了一只鸡。她亲自煲了鸡汤，做了饭菜，分别用保温杯和饭盒装了两份，交代高鹏，一份送给杨晓东的母亲，一份给杨晓东送去。高鹏说：“洪书记，老太太怪可怜的，我可以去送。给杨晓东的就免了吧，我看到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洪雅君说：“这是任务，你必须去！告诉杨晓东，他母亲住院的事，让他不用担心，我们会尽量照顾好老太太。”高鹏说：“明白了，我现在就去。”

高鹏正要出门，洪雅君让他等一下。她从包里拿出两千元钱交给高鹏，说：“你把这钱交给医院，就说这是给护工的工资，如果不够，等老太太出院时，一起结算给他们。”高鹏说：“洪书记，这事不能让你自己掏钱吧？”洪雅君说：“杨晓东是杨晓东，老太太是老太太。老太太现在也够可怜的，就算是我做一件好事吧。”

高鹏赶到市纪委工作点，问正在这里值班的市纪委工作人员文雪：“杨晓东还不吃饭？”文雪有些发愁地说：“一直不吃。”

高鹏走进杨晓东的房间，杨晓东侧身躺在床上，对高鹏不理不睬。高鹏把装鸡汤的保温杯和装了饭菜的保温饭盒放到床头柜上，说：“你是不是打算一直对抗下去？”杨晓东看了高鹏一眼，没有答话。高鹏说：“我今天来，不是向你询问问题的，是想告诉你，你妈住院的情况。”听高鹏这样说，杨晓东从床上坐了起来。

高鹏说：“医生说了，你妈主要是肠胃消化不良，积累成病。因为老太太上了年纪，医生建议让她在医院住段时间，进行保守治疗。我们想办法和你太太联系了，本来想让她回来照顾一下老人，她可能是太多心了，直接挂了我们的电

话，再打过去，就没人接听了。洪书记知道这个情况后，专门去医院看望了老太太，向医生了解了老太太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协调医院给老太太换了一间条件好的病房，还让医院请了一名护工，负责照顾老太太。”高鹏说着，拿出手机，找出刚才在病房里拍的护工照顾老太太吃饭的照片，一张一张地让杨晓东看。

杨晓东看着照片，说：“谢谢你们！”高鹏说：“你真正要谢的是洪书记。我说出来你也许不相信，请护工的钱是洪书记个人出的，你知道吗？洪书记的爱人生病做了手术，住了好长时间医院，她家里还有一个孩子，洪书记都没有舍得请护工，都是她一个人既照顾病人，又照顾孩子。却因为你妈没人照顾，她掏钱请了护工。今天，洪书记还特意买了鸡，煲了鸡汤，做了饭菜，让我给老太太送去，同时也让我给你送了一份过来。做人都是要讲良心的，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杨晓东捧起保温杯，打开盖子，一口一口地吃着，眼泪就忍不住落了下来。他放下保温杯，抬起头看着高鹏，说：“能够安排让我见见洪书记吗？”

高鹏说：“算了吧，她忙得团团转，估计没时间来听你道谢。”

杨晓东一下激动起来，说：“不是道谢，是交代问题。我要把我知道的情况，都亲口告诉洪书记。”

五

因为成功地攻下了杨晓东这个“堡垒”，省纪委专案组工作人员高鹏心里特别高兴，这份心情不仅仅是因为杨晓东交了自己的问题，尤其是他的忏悔书，结合自己的违纪事实和可能出现的因违纪涉嫌违法，结束了政治生命，遭受牢狱之灾，在贪腐成本问题上，为自己算的“七笔账”，即“政治账”“经济账”“名誉账”“家庭账”“亲情账”“自由账”“健康账”，真是应该令那些不收手、不收敛，在违纪违法道路上越滑越远，怀有侥幸心理的领导干部猛然惊醒了。这天晚上，高鹏因为特别高兴，就请一直配合该案的市纪委工作人员文雪在街边的烧烤店吃烧烤。他对文雪说：“杨晓东的‘忏悔录’如果在

丰州市作为纪律教育的警示教材印发给每一个党员干部，一定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文雪说：“没想到你还是文武全才啊！这个忏悔录的确也是警示录。我们要向市纪委宣传部提出这个建议。”

两人正吃得高兴，高鹏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母亲非常着急地告诉他，他父亲被摩托车撞了，现在在省人民医院。高鹏急忙问：“严重吗？”母亲告诉他，昏迷了，不过医生说不会有生命危险。高鹏让母亲不要着急，他现在就回去。

高鹏挂断电话，对文雪说：“我爸出事了，被摩托车撞了，人都昏迷了，现在在省人民医院抢救，我要回去一趟。”高鹏接着给洪雅君打了电话，说明了情况。洪雅君叮嘱他，路上千万要小心。

高鹏赶到医院时，他父亲已经转到病房了，他母亲说：“幸亏遇上好人，及时把你爸送到了医院，人家还帮着垫付了医药费。医生说，再晚一步人就危险了。”高鹏问母亲，“送我爸来医院的那个人，你见过吗？”母亲说：“没见到面，我到医院的时候，人家已经走了。是医院的护士从你爸手机里找到了家里的电话，通知我来医院的。咱可要想法找到这个好心人，好好地谢谢人家。”

高鹏申请调看了医院的监控录像，终于找到了当时送父亲来医院的好心人。这个人他认识，是神州能源集团的总经理助理杜鹏。高鹏在丰州电视台报道神州能源项目的新闻中见过他。

高鹏告诉洪雅君，送他爸去医院的是神州能源集团的总经理助理杜鹏。洪雅君听了，心里不禁有些吃惊，因为据杨晓东交代，杜鹏极可能也参与了林啸的非法集资活动。洪雅君心想，高鹏的父亲被撞伤，会不会是有人故意制造事端呢？她把高鹏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把杨晓东交代了杜鹏极有可能参与了林啸的非法集资活动的事，以及自己对他父亲被撞伤的疑问告诉了高鹏。高鹏说：“看来这事还真不简单。洪书记，你说杜鹏会不会是想用这种方式结识我？”洪雅君说：“现在不好说，不过你主动接触一下也好。”高鹏说：“洪书记，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了。”

高鹏找了个时间，去了一趟神州能源集团丰州办事处，找到杜鹏表示感

谢，并把他帮垫付的医药费还给了他。

杜鹏说：“那天是回海名办事，就正好遇上了这事。我把老人家送到医院，因为有事急着要办，就没等老人的家人来医院，先行离开了。还是你们纪委的人厉害，竟然找到了我。”高鹏说：“我妈交代我一定要请您吃顿饭，表示感谢。”杜鹏说：“不用这么客气吧？”高鹏说：“那不行，这是我妈特意交代的事情，我办不好没办法向老妈交代。”杜鹏说：“今天实在没时间，要不留个电话加个微信，改天有时间一起坐坐吧。”

过了几天，高鹏请杜鹏在一家土菜馆吃饭。杜鹏到后，高鹏有些歉意地说：“杜总，像您这样的成功人士，什么高档的酒店没去过？说真的，那些高档地方，我这个小小的公务员也请不起，只好让您屈尊降贵，来这个小菜馆了。”

杜鹏说：“你太客气了，我还真喜欢这种小菜馆，菜做得地道，有特色。”说着他从包里拿出一瓶酒，放到桌面上，问高鹏是开车还是打车来的。高鹏说打车来的。杜鹏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酒，说：“你别看这酒连个商标也没有，这可是五十年代的五粮液。”高鹏说：“五十年代的酒，这要值多少钱啊？这哪是我请您吃饭啊？这让我多不好意思啊。”杜鹏说：“你看，你叫高鹏，我叫杜鹏，这也是缘分。所以呢，咱们从今天开始，就是朋友了。既然是朋友，就没必要计较这么多，你说是吧？”高鹏说：“谢谢杜总看得起，那我就不客气了。”杜鹏说：“没必要客气，这酒一定不错，今晚咱们就干掉它。”高鹏很爽快地说：“好！”

叶弘轩没想到，梓萍突然回国了。

这天，叶弘轩到新世纪公司，就他们在海鸥岛上的产业园搬迁的事，和陈镜明沟通。这是第几次找陈镜明沟通，连叶弘轩自己都记不清了。这次谈得仍不顺利，陈镜明根本没有妥协让步的意思。他说：“叶市长，如果你们真想行政干预的话，我只能走法律途径，现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为此，我也准备了律师团队。”

陈镜明的态度是坚决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叶弘轩只好告辞。

他刚走出新世纪公司的大门，就接到了梓萍的电话。梓萍在电话里说：“我已经回家了。告诉你一声，免得晚上你回家时以为家里进了小偷。”

叶弘轩说：“那已经不是你的家了！”梓萍说：“怎么就不是我的家了？我虽然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了，可现在我不想离婚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那个航空公司的小狐狸精混到了一起。”叶弘轩气愤地说：“你无耻！”梓萍听了，冷笑一声说：“我是无耻，你也好不到哪去，现在咱们扯平了。我现在反悔了，这个婚我是坚决不会离的。你要敢折腾，我就到纪委把你和那个小狐狸精的事抖出来！”叶弘轩气得手都发抖了，大声说：“你真是无耻至极！”说完，他就把电话挂掉了。

这段时间，叶弘轩和吕欣之间经历了一些波折。然而正是这些波折，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他们都深爱着对方，而且是不计条件的爱，纯洁的、坚定的爱。

前些日子，吕欣把自己爱上叶弘轩的事告诉了小姨洪雅君。洪雅君很吃惊：“欣欣，你难道不知道，他是有家室的。”吕欣告诉洪雅君，叶弘轩的爱人在国外有了第三者，他们已经协议离婚。洪雅君还是觉得他们两人在年龄、阅历、学识等各方面都存在太大的差异，并不合适。然而，吕欣却说爱情是不分年龄不分种族不分国界的。杨振宁和翁帆结婚时一个28岁，一个82岁；国军上将杨森90岁高龄还要娶17岁的初中生张灵凤呢……她还想说下去，被洪雅君打住了，她提醒吕欣说：“欣欣，感情的事一定要冷静。”事后，洪雅君也专门找叶弘轩谈过一次。洪雅君告诉叶弘轩，吕欣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她一直跟妈妈生活在一起。洪雅君认为，吕欣对叶弘轩的这份感情，其实就是因为她从小缺少父爱，而叶弘轩恰好给予了她一种代偿性父爱，所以他们之间并不是什么爱情，只是她个人没有意识到而已。同时，洪雅君也提醒叶弘轩，如果真是要和吕欣走到一起，他可能会失去很多。因此，她希望叶弘轩能够慎重地思考一下这件事。

洪雅君说：“叶市长，今天我们谈的是私事，我是以欣欣长辈的身份和您沟通，希望您能够理解。”

叶弘轩说：“洪书记，谢谢你告诉我欣欣的情况，我会妥善处理的。我也

一直把她当做晚辈看待。”

洪雅君的一番话，让叶弘轩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吕欣的感情交往。吕欣是个性格开朗、心地善良而且善解人意的好女孩。这段日子，也正是吕欣让他阴冷灰暗的日子有了一些温暖和亮色。他也承认，他是爱吕欣的。可是他想想自己的处境，因为丰州新城的电梯事故，被停职审查，现在能恢复工作，无非是上头要自己把神州能源集团丰州炼油基地项目抓起来，让项目能够尽快落地。然而，这项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陈镜明坚持不同意搬迁产业园，成为神州能源项目最大的障碍。如果再不解决，神州能源项目的很多工作事项就只能被迫停下来。为此，赵扶义还专门给他打电话，认为他工作推进不力，认为丰州市委市政府对陈镜明过于迁就，姿态不够强硬。赵扶义提醒他，这个项目可是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相关部委在跟进落实，一旦延误了项目建设工期，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将是难以估量的，他们也会被追究问责的。赵扶义语气严厉地说：“这个责任不是谁都能扛得起的！”

叶弘轩明白，一旦被追究问责，自己作为主管领导自然难辞其咎，这个市长必定会被撤掉，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真到那个时候，他何去何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那就是如果吕欣真的和他在一起，他什么也给予不了，无论金钱还是社会地位。吕欣只能和他承受别人的不理解，甚至冷嘲热讽。这是他叶弘轩最不能面对和忍受的。

冷静下来的叶弘轩，决定让这段不该产生的感情慢慢冷下来，在不伤害吕欣的情况下，悄然分开。他开始躲避吕欣，不接她的电话，更不会主动给她电话。虽然他心里是痛苦的，但他必须这样做。

吕欣意识到叶弘轩是在刻意躲避自己，就想一定是小姨洪雅君和叶弘轩谈过。这天因为心情不好，吕欣一个人到酒吧喝闷酒，竟然就喝醉了。她不知怎么就来到了小姨洪雅君的家里。洪雅君见她喝成这个样子，就猜到了原因。

洪雅君心疼地说：“你怎么喝成这个样子？”

“心里难受。”吕欣说，“小姨，我真的好难受！”

“你冷静一点。”

“我没法冷静，叶弘轩在躲我。”吕欣说，“小姨，你告诉我，你是不是

找他谈过？”

洪雅君点了点头，说：“谈过。”

“你怎么能这样？”吕欣说，“我已经是成年人，你不能干涉我的私生活！”

“欣欣，我也是为你好。”

“我不需要！”吕欣情绪激动地说。

“欣欣，你要知道，叶市长要是真和你在一起，他这个市长可能就保不住了。”

“我不在乎。”

“可他在乎。”

“我不相信。”

“欣欣，如果叶弘轩主动找你，那证明他能够把一切看得开，放得下，也证明他是真心爱你的。如果是那样，我不仅不会阻止你们交往，还会祝福你们。”

吕欣与叶弘轩的再次相遇，是在神州能源集团丰州分公司举办的一个酒会上。吕欣是跟着一位同事来的，她这个同事是杜鹏亲自邀请来的。酒会上，叶弘轩发现吕欣瘦了很多，人显得很憔悴。吕欣并不理会叶弘轩，只是在他面前一杯接着一杯地拼命喝酒。叶弘轩既心疼又痛苦，却没办法阻止。他实在承受不住了，就借故走了出来，回到了车上，把头埋在方向盘上，再也忍不住痛苦的泪水。过了一会儿，有人敲他的车窗玻璃，他抬起头来，借着外面的灯光，看到是吕欣。他立即打开车门，吕欣上了车。她靠在叶弘轩的肩头，委屈地哭了起来。

“欣欣，别哭了，好吗？”

“你为什么不理我？”

“我是为你好！”

“为我好就不要不理我！”

“以后不会了。”叶弘轩说，“不管以后发生了什么，我都不会让你离开我。”

没想到，几天后梓萍却突然回来了，而且她反悔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坚决不同意离婚。这让叶弘轩苦恼不已。

从梓萍回来的当天晚上开始，叶弘轩再没有回家，而是直接住进了一家招待所。在没有解决好他和梓萍之间的问题之前，为了免得给吕欣带来不必要的

麻烦，他决定暂时不和吕欣见面。他给吕欣打电话说，这段时间工作太忙了，等忙过这段时间，再约吕欣见面。

“是不是又不想理我了呢？”吕欣俏皮地说。

“绝对不是，你放心！”叶弘轩很郑重地说。

陈镜明坚决不同意搬迁产业园，成为神州能源丰州炼油基地项目顺利落地的最大难题，如果不尽快解决，必将严重影响整个项目的工作进程。不要说沈梦卿和叶弘轩着急，赵扶义也着急，多次打电话给叶弘轩询问和催办此事。

梁嘉南决定再亲自去见陈镜明，和他好好谈谈。他打电话到陈镜明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他，陈镜明出国了。梁嘉南问他出国待多久，工作人员说：“不清楚，陈总没有说。梁书记，等陈总一回来，我马上转告陈总，让他直接找您。”

这一天，梁嘉南来到水湾头区，了解皮涌厝村的拆迁情况。他告诉区委区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干部，皮涌厝村的拆迁是大事，是否顺利完成拆迁工作，会影响到神州能源项目的工作进展情况，要求所有的干部都必须高度重视。同时他强调，一定要做好拆迁村民的安置和经济补偿工作。他说：“我们招商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的目的是让广大群众的日子过得更好更富裕，这是最根本的目的。因此，我们做任何事情，决不能以伤害群众的利益为代价。”

会议结束时，梁嘉南说：“负责海鸥岛神州能源项目前期拆迁工作的同志，多去新世纪公司产业园看看，他们陈总一回来，马上告诉我。”一名干部不禁疑惑地问：“回来？从哪回来？他一直都在啊！”梁嘉南一愣，问：“他没有出国？”这名干部说：“就刚才我来开会时，还看到他去产业园了呢。”

梁嘉南立即打电话给黄宇，让他准备好车，马上去新世纪公司产业园。

梁嘉南在快到新世纪公司产业园的公路上，遇到陈镜明的车从对面开来。梁嘉南让黄宇把车停下，他下车向陈镜明的车走去。陈镜明也下了车。

梁嘉南说：“陈总，冒昧前来，打扰了！”陈镜明说：“梁书记，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为了沈梦卿的事情吧？”梁嘉南说：“是，也不是！”陈镜明说：“真是不巧，我还有个重要的商务会谈，必须马上去机场。”梁嘉南说：

“只耽误您十分钟，陈总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子吧？”陈镜明看了看手表，说：

“好吧，我们就在路边的树荫下聊。”

两人走到路边的大树下。梁嘉南说：“您和沈总的会谈情况我已经听说了。我个人认为，您所表现出来的实在不像是我们丰州乃至南江省商界领袖应有的态度。沈梦卿即便不是神州能源的老总，哪怕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士，到您的公司拜访，起码的尊重总应该有吧？”

陈镜明笑了笑，说：“梁书记，您还是为了沈梦卿。”

梁嘉南说：“陈总，您先听我把话说完。沈梦卿很有诚意地到贵公司进行商业谈判，既然是谈判，您可以说出您的条件，即便不愿意合作，也可以直接说明。俗话说，买卖不成仁义在。”

陈镜明说：“以前我只听说梁书记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干部，果然没错，不仅替人着想，还会怜香惜玉。”

梁嘉南脸上的神情为之一变，说：“陈总，你这话里有话啊！”

“梁书记，我想知道，假如对方不是沈梦卿，您还会这么上心吗？”

“我还是会找您，不过，不会说刚才那番话。”

“梁书记，谢谢您，能和我说真话。”

梁嘉南说：“在陈总面前，我不需要绕弯子或者藏着掖着。不跟你把话说明白，我们也根本交谈不下去。我和沈梦卿曾经是发小，有一段时间，双方都有好感。不过家庭背景相差太大，这段感情也就无疾而终。陈总，你也是男人，换成是你，假如对方在二十多年后找你帮忙，你会怎么做？”

陈镜明没想到，梁嘉南会把话说得这么透彻。他说：“梁书记，还真不把我当外人了？”

梁嘉南说：“我找您，也不全是为了她个人，也是为了咱们丰州的发展。神州能源这个项目，将会带动丰州的整体经济，彻底改变丰州目前的经济布局，这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作为丰州的父母官，我必须全力以赴。”

“梁书记，您真的认为这个项目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

“怎么？你不这样认为？”

“假如这个项目完全不像您说的那样，即便有一时的效益，也是杀鸡取卵，梁书记，您还会支持吗？”

梁嘉南摇头说：“不可能，我仔细看过这个项目的数据分析和可行性报告，完全是可行的。”

陈镜明再次强调说：“梁书记，我问的是假如这个项目不像您说的那样。”

梁嘉南毫不迟疑地说：“真要是那样，我一定会重新考虑，也会向上级反映，把前期工作再做扎实一些，不能再让人提出质疑或者假如。”

陈镜明说：“梁书记，看来今天我要耽误您一个小时时间，能不能到产业园细谈？”

梁嘉南笑着说：“您不赶飞机了？”

陈镜明说：“您这算是拒绝我吗？”

梁嘉南笑了笑，上了车，告诉黄宇去新世纪公司产业园。

梁嘉南和黄宇随陈镜明到产业园后，陈镜明带他们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陈镜明说：“我这间办公室一般不对外，梁书记，您是第一个客人。”梁嘉南听了，说：“非常荣幸。”他接着对黄宇说：“小黄，你就在外面等我吧。”

两人走进办公室，陈镜明顺手关上门，打开电脑，请梁嘉南看一篇从网络上下载的文章。文章标题为《请把蔚蓝的海洋留给后代》，文章对神州能源丰州炼油基地项目持反对意见。作者没有署真名，而是用的笔名“落叶”。

梁嘉南快速地看完文章，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说文章说得有些道理。接着问陈镜明是不是认识作者。

陈镜明告诉梁嘉南，作者是南方海洋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教授，著名的环保专家。在神州能源项目刚刚有意向的时候，神州能源集团就邀请过一些国内很有名望的专家学者来过丰州。这文章的作者也是受邀来丰州的专家，可是没过多久，他就从这个专家团里退出了。陈镜明说神州能源出了不少钱，是让这些专家学者来肯定这个项目，高调支持这个项目，而不是提反对意见。他不想违背自己的学术良知，所以只能退出。

梁嘉南笑笑说：“经济发展是主流，总不能因为个别人的反对就否定一切。”他指着电脑说：“这位专家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阐述自己的

观点，我承认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他在文章中指出，如此庞大的炼油基地对海鸥岛乃至整个丰州的生态环境势必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我也承认，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可以在建设中加以重视，强化环保和排污等方面的监管。神州能源集团的可行性报告里面也有一个章节专门谈这个问题，而且上面还写着，是经过多次专家学者的论证的，是可行的。”

陈镜明说：“问题是这些专家学者面对神州能源这种背景深厚的企业，有没有勇气站出来说真话，面对丰厚的利益回报还有没有学术良知？梁书记，您是纪委出身，应该知道太多的行政决策上的腐败，学术上的腐败也一样是五花八门的。”

陈镜明接着说：“我也知道，只要我答应搬迁，不管开出多大的赔偿条件，以神州能源的实力，都完全能够做到。我完全可以从中捞一把，绝对亏不了。可我虽然是个商人，却不想赚这种昧心钱。丰州是我的家乡，这里生活着我的父老乡亲，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将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不能没有良知。”

梁嘉南点点头，表情严肃地在思考着陈镜明的这番话。

陈镜明说：“假如你不相信，可以问问叶市长。他也算是个知识分子，这里的门道，他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梁嘉南说：“陈总，您怎么不早告诉我这一切呢？”

陈镜明说：“梁书记，不怕得罪您。看到您来到丰州后的所作所为，我就感到您和有些领导干部有所不同，您是心里装着百姓，心里想着百姓，是真心实意地想把丰州建设好、发展好，而且有能力，有魄力，这让我打心底里敬重和佩服您。可是我也听说了您和沈梦卿有不一般的关系，为此心存顾虑。今天您主动敞开心扉，把什么都说开了，也就打消了我的顾虑。”

梁嘉南郑重地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事情如果真像您所说，我会慎重以待。我在这里以我的党性和个人信誉向您保证，我绝对不会辜负您对我的信任，更不会辜负丰州的父老乡亲！”

I 第十三章

是打造美国式的曼哈顿，还是东方的夏威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再次举行的神州能源集团丰州炼油基地项目听证会，不出意外地全数通过，但是网民的一片反对声音却被悄悄封杀……

—

梁嘉南离开新世纪产业园时，已是黄昏时分。渡轮上满满都是当地渔民和在海鸥岛上班的工人。落日的余晖映照在辽阔的海面上，使大海呈现出一片深红的霞光。渡轮劈开一道水波离开了海鸥岛，向对岸驶去。轮船带起的风吹在人的脸上和身上，有一种凉爽的舒适。

梁嘉南站在渡轮上，望着眼前这美丽怡人的海景，脑海里不时闪过和陈镜明的谈话。难道神州能源炼油基地项目真的会破坏掉这眼前的美景，会让这清波荡漾的海水变得油气污浊？

梁嘉南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上岸后，梁嘉南遇到了叶弘轩。叶弘轩是到水湾头镇检查拆迁情况的。叶弘轩告诉梁嘉南，区里和镇上的干部对拆迁工作都很重视。尤其是区长皮健，

几乎天天都到拆迁现场，几乎走遍了每一家拆迁户，和群众进行沟通交流，及时了解 and 掌握群众对拆迁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拆迁群众对这次拆迁安置和补偿都很满意，也很配合拆迁工作。叶弘轩说，他正准备回市里，听说陈镜明就在产业园，他准备去看看。

梁嘉南说：“不用去了，我已经见过他了。”叶弘轩忙问：“谈得怎么样，他是什么态度？”梁嘉南说：“这个陈镜明不简单。事情并不像我们想得那么简单。以前我们一直以为陈镜明拒绝让步是有意刁难，是为了拖延时间，坐地起价，看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叶弘轩听了，不禁追问：“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坚决不同意搬迁？”梁嘉南说：“这里说话不方便。不早了，我们就去旁边这家饭馆边吃边聊。”叶弘轩说：“好，这顿饭我请客。”梁嘉南笑着说：“无比荣幸啊，叶市长既不吃请也不请客，可是出了名的。”

叶弘轩说：“没办法，一顿饭下来，认识不认识的都开始称兄道弟。可我呢，即使是和好朋友也不愿意上这个酒桌子，性格问题吧。梁书记，不管你信不信，我总觉得，在丰州这么多年，难得遇到一个像你这样的知己。”梁嘉南说：“你这样说，我得谢谢你，和你搭档，也是我的荣幸。”

两人来到小饭馆，叶弘轩点了三菜一汤。他喝了一口汤，说：“今天你和陈镜明具体谈了什么问题？”梁嘉南说：“我正想问你，市里当初决定和神州能源集团合作，在海鸥岛建炼油基地，有没有征求过社会上的意见？”叶弘轩不禁一愣，说：“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了？”梁嘉南说：“我最近听说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理由有两个，一是环保问题，二是能源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叶弘轩说：“当初就有过类似的争议，所以市里曾经举行过一次听证会，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赞成这个项目，认为利大于弊。”梁嘉南说：“既然是这样，我就放心了。”

梁嘉南突然问起这个问题，叶弘轩猜到，这一定是陈镜明告诉他的。以梁嘉南的性格，对任何工作都非常较真，接下来，他可能还会了解更多情况，这让叶弘轩有了一些担心和顾虑。不过，他并没有说出来。

梁嘉南回到住处，正准备上楼，却发现周昌挺向他走了过来。梁嘉南

说：“老周，你怎么来了，怎么不打个电话？”周昌挺说：“打你电话一直关机。”梁嘉南掏出手机一看，说：“没电了。有什么事到家里说吧。”

两个人上了楼，落座后，周昌挺说：“刘波没有任何交代就死了，我那件事就一直没定论，也没有个处理结果。”梁嘉南说：“老周，听说最近省纪委为了这事儿没少忙活，这需要时间。”周昌挺为难地说：“这我理解，可是现在周围的邻居、同事、朋友，还有我那个亲家……唉，都不理解我啊。我现在就像是坐在火炉上，难受啊！”

梁嘉南看了一眼周昌挺，说：“怎么，受不了了？”周昌挺苦笑了一下，“没办法，只能熬着呗。”梁嘉南说：“要相信组织，会给你一个交代的。”梁嘉南接着说：“我今天在海鸥岛跑了一整天，实在有点累。如果没别的事，我们今天就不聊了。”

周昌挺听了，说：“你去新世纪产业园了吧？”梁嘉南说：“去找陈镜明谈了谈。这个陈镜明认死理，不管怎么劝都没用，反倒给我上了一课，说是有不少人反对在海鸥岛建炼油基地。”已经起身走到门口的周昌挺说：“这倒是实情，从当初到现在，反对意见就没有停止过。”

梁嘉南听了，说：“老周，你先别走，再坐一会儿，我们就聊聊这个问题。”他接着问：“不是举行过听证会吗？”周昌挺说：“那就是个形式。赵省长代表省政府亲自下来参加了这个会议，与会的代表也全是一一甄选过的。我听说为这件事，牛书记和赵省长在会后还闹过一些不愉快。”

梁嘉南说：“你给我详细说说。这是事关丰州当前和未来发展的大事，不能掉以轻心，更马虎不得。”周昌挺说：“这你就找错人了，这事压根就不归我管。再说那时候我也不像现在这么有干劲，我也就根本没关心过。这事我建议你去问叶市长，他是总负责人，他再清楚不过。不过我要提醒你，虽然赵省长在丰州时，叶市长和他一直有分歧，但在这件事上，这两个人倒是很默契，想法很一致。毕竟，对丰州的发展太重要了，无论是省长还是市长，都是一大政绩。”

周昌挺所说的，和陈镜明介绍的情况基本是一致的。对这个项目的争议，足以说明这个项目的上马是不够慎重的，甚至是人为操控强行上马的。这种做

法，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梁嘉南想到这里，不禁皱起了眉头，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决定再召开一次专家论证会，进行一次民主、开放、充分的论证。

第二天上班后，梁嘉南约叶弘轩到自己的办公室，把决定再召开一次专家论证会的想法告诉了叶弘轩。叶弘轩当时就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说：“这个项目是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目前都推进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也已经投入了大量资源。别的不说，仅皮涌厝村的拆迁，就已经投入了太多人力物力。现在再开专家论证会，这不是节外生枝吗？”

梁嘉南平静地说：“老叶，神州能源丰州炼油基地项目涉及丰州所有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可行与否，对丰州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都会产生很大影响。我们把工作做扎实一些，走民主程序，并无不妥吧？”

叶弘轩说：“梁书记，在这个项目立项和启动之前，已经论证过了。”

梁嘉南看了叶弘轩一眼，说：“老叶，那次论证会到底是怎么回事，都是什么人参加的，你应该最清楚吧！”

叶弘轩说：“你调查过了？”

梁嘉南说：“这么大的事，还用得着我专门调查吗？就这个楼里的干部，随便找人一问，就都清楚了。”

叶弘轩说：“当初的论证会，是否存在暗箱操作不清楚，即使有这也是无奈之举。”叶弘轩站起身，走到窗前，说：“梁书记，你看看窗外。”梁嘉南走到窗前向外望去，隐约可见气势如虹的明光过江大桥。桥上车来车往，一片繁忙。

叶弘轩说：“梁书记，明光过江大桥，现在已经是咱们丰州的标志性建筑。五年前，那里还是一座四车道的普通桥梁。随着城市发展，那座桥越来越不能满足交通需要，尤其上下班高峰时段，严重堵塞，桥两头的车辆都能排出一公里，市民怨声载道。市里下决心扩建，将其改成十车道，为此专门召开听证会，没想到一半多人反对。因为桥的两侧大多是市政府机关宿舍，一旦扩建，桥身就会接近他们现在的住宅，会影响到他们休息。为此，市里再次拿出一套重新修建一座新桥的方案，而费用将是扩建的十倍以上。当时的市委书记牛伯仲坚持拍板扩建。那段时间，游行堵路的、上访闹事的就没断

过！结果呢？明光过江大桥修好通车，交通彻底改善，江北的房价翻了两番，不少大的商场也入驻江北。现在受益的还是江北的百姓，他们真真正正地看到了好处！”

梁嘉南说：“老叶，我明白你的意思。成大事者，不能拘于小节！不过，我们也不要忘了，既然设定了规则，就是为了遵守，而不是为了打破它。我还是建议，再召开一次论证会，我们是民主集中决策机制，不要怕民主。我想，无论有多少种意见，大家都摆到桌面上，共同分析解决，再达成一致。如果确实存在环保问题，防患于未然，也是一件好事。”

叶弘轩说：“既然你已经下了决心，我会支持。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站在丰州发展的高度，把控住可能会出现各种局面。”

梁嘉南点点头，说：“我明白。”接着，他真诚地说：“老叶，有你的支持，我就放心了。谢谢你！”

二

叶弘轩有些心事重重，梁嘉南的这个决定，让他有些担忧。他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把这件事告诉神州能源集团。他给杜鹏打了电话，约好时间，去了神州能源集团丰州分公司。叶弘轩告诉杜鹏，梁嘉南决定就神州能源丰州炼油基地项目再召开一次专家论证会。杜鹏并没有表现得特别惊讶，他只是摇了摇头，说：“梁书记出的牌，我还真是看不明白！”叶弘轩说：“我还记得你说过，我这人呢，办事比较认真。其实和梁书记比起来，我这是小巫见大巫，他才是一个真正较真的人。”

杜鹏有些疑惑地说：“是不是我们哪里得罪了梁书记？”

叶弘轩很认真地说：“你这样说，就真的把梁书记看低了，他做事向来对事不对人。再说，他和沈总的交情也不一般。他就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刚才他说所有的制度规则都是用来遵守而不是打破的。这让我颇有感触。”

“叶市长，谢谢你能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我也是为了丰州。这个项目对丰州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叶弘轩离开后，杜鹏立即给沈梦卿打电话汇报了此事。沈梦卿并没有像他这么着急，只是很平静地说：“知道了，我还有事！”她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晚上的时候，皮一唐来到神州能源集团丰州分公司。他是提前给沈梦卿打过电话的，没想到，沈梦卿并不在。杜鹏说：“沈总还有别的事情急着处理，她特意交代，让我陪好您。”

皮一唐有些失望，说：“太不巧了，我今天来见沈总和您，是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杜鹏望了皮一唐一眼，说：“不方便告诉我是吧？”

皮一唐忙说：“杜总，您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您是沈总的特别助理，和您谈与直接和沈总谈是一样的。”皮一唐有些为难地说：“今天这事，是上面特别交代的。杜总，您看，我能不能和沈总通个电话？”

杜鹏笑了笑，拨通了沈梦卿的手机，说：“沈总，皮市长想和您通个电话。”说完，他把手机递给了皮一唐。

“沈总，您好！”皮一唐很谦卑地和沈梦卿打招呼。沈梦卿说：“皮市长，你好！实在抱歉，我临时有急事外出了。我交代过杜总，让他一定要陪好你。今天我实在赶不回去，下次我请你！”

皮一唐忙说：“不敢不敢！我早就想拜访沈总，不过我就是一个地方小官员，也不敢贸然打扰您。今天要不是赵省长交代要事，我也不敢打扰您。”

沈梦卿说：“赵省长，我和他很熟啊，有什么事他不能亲自和我说呢？”

皮一唐捂紧电话，微笑着小声对杜鹏说：“不好意思，我到外面说两句。”他说着走出房间，走到僻静的安全通道处，小声说：“沈总，您不觉得梁嘉南已经威胁到您了吗？”

沈梦卿说：“不知赵省长是什么意思？”

皮一唐忙说：“赵省长让我帮您，一定要让这个大项目顺利启动，成功落地丰州。”

沈梦卿说：“我知道了，这两天我会约你的，不知道皮市长能否赏光？”

皮一唐忙微笑着说：“您随时给我电话！”挂断电话，皮一唐的脸上露出

了一丝得意的神色。

神州能源丰州炼油基地项目听证会，主要是专家学者和群众代表，还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随机选出的，十五名群众代表是从报名参加论证会的人员中随机选取的，并且事先在网上发布了消息，规定只要是丰州市的常住居民都可以在网上报名。

论证会上没有反对的声音，参加论证会的人员都表示支持和赞成神州能源在丰州建炼油基地，认为这是利国利民、惠及子孙的大好事。这让叶弘轩松了一口气。

论证会结束后，叶弘轩和专家们将论证会的情况向梁嘉南做了汇报。这个结果也让梁嘉南放心了，他不再对这个项目顾虑重重。他想，应该找个时间再和陈镜明好好谈谈。

就在召开论证会的当天，下午下班时，陈镜明给梁嘉南打来了电话。他说：“梁书记，请您注意一下网上关于神州能源项目的反应，如果没猜错，网络上几乎是一片反对声。”陈镜明还说：“网络上这些反对意见帖子很快就会被屏蔽掉。神州能源这点成本还是花得起的，他们也有这个能力。”梁嘉南说：“谢谢你的提醒，我会上网看看。不过，我也想给你一个建议，神州能源丰州炼油基地项目，并不一定像你想象的那样，也许你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陈镜明说：“时间会证明一切。”

挂断电话，梁嘉南立即上网浏览了一下。确如陈镜明所说，大多数帖子都对神州能源丰州炼油基地项目持反对意见。梁嘉南将这些文章下载保存并打印了出来。

第二天一上班，梁嘉南特意再次上网，搜索昨天那些关于神州能源丰州炼油基地项目的反对意见帖子，竟然一篇也搜索不到了，已经全部被屏蔽掉了。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这个项目没有什么问题，真的像论证会论证的那样，是一个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项目，就算现在有些不同的声音，时间也会证明一切，又何必封掉网上的声音？神州能源的这种作为，更让梁嘉南对这个项目充满了质疑。

洪雅君来到了梁嘉南的办公室。洪雅君告诉他，周昌挺一大早就在发请

帖，说他儿子要结婚。这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符，有借婚丧嫁娶请客送礼嫌疑。洪雅君说：“老周是你的老战友，你是不是应该给他提个醒？真要是我出面，问题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梁嘉南说：“这事我知道，早晨我在市委大院门口碰到他了。老周明确表示他办酒宴不会收客人一分钱的。”

洪雅君说：“你能确定吗？”

梁嘉南点点头，说：“我相信他！老洪，我有个建议，到时候我们也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

洪雅君一愣，说：“这有些不妥吧？”

梁嘉南说：“这方面虽然有规定，但是并不是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就不近人情。有些传统习俗，我们还是要遵循的，子女结婚是一个家庭的大事。而且，现在对老周同志的各种非议不少，他的左邻右舍还有他的亲家，都对他有些猜疑，他承受着太大的压力。”

洪雅君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这是要向大家表明你的态度。如果那天没有特别要紧的事情，我就和你一起去祝贺一下。”

梁嘉南参加了周昌挺的儿子小波的婚礼。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有一个不小的意外收获，是关于粤海油田的一些情况。

那天，梁嘉南参加完周昌挺儿子小波的婚礼。他离开时，小波的一个同学主动提出代小波送送梁嘉南。在电梯里，这个同学主动向梁嘉南介绍自己叫朱剑文，在非洲从事石油勘探工作。电梯快到一楼时，朱剑文说：“梁叔叔，我有件事想请您帮个忙。能找个安静的地方吗？耽误不了您几分钟。”梁嘉南说：“有什么话不可以公开说呢？”朱剑文说：“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粤海油田。”

梁嘉南愣了一下，有些疑惑地看了朱剑文一眼。朱剑文忙解释说：“梁叔叔，我忘记告诉您了，我参加了粤海油田的勘探工作。”

梁嘉南和朱剑文找了一个僻静的咖啡厅。两人落座后，梁嘉南说：“小朱，到底是什么情况？你尽管告诉我。”于是，朱剑文把相关情况告诉了梁嘉南。

朱剑文比周昌挺的儿子小波高两届，两个人是在大学的社团活动中认识的。朱剑文大学毕业后就从事石油勘探工作，到单位没多久，他的导师就带着他到了粤海石油勘探队。他的导师是勘探队的技术专家之一。临行前，导师告诉朱剑文，要做好思想准备，因为一个大型油田的勘探，往往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有些人半辈子的光阴都耗在甚至没有结果的勘探寻找中。

粤海石油勘探队是在丰州登船入海的。整个勘探工作非常顺利，不到一年时间，就已经有了重大的发现。紧接着，部里和神州能源集团就在内部宣布，在粤海发现了特大油田。神州能源集团还宣布，在不久的将来要对粤海油田进行开采。正式对外公布则是在不久之前。

朱剑文说：“这些情况，梁叔叔应该都知道吧？”梁嘉南点点头，说：“我知道，你说的应该是四年前的事情。你和你老师可算是神州能源的大功臣。”

朱剑文说：“梁叔叔，刚才我扯远了。我和我的导师这几年一直在非洲，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梁嘉南看了一眼朱剑文，说：“你如果不说，我当然不会知道。你说让我帮忙，也还没有告诉我帮什么忙呢！”

朱剑文明显有些犹豫，他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鼓起勇气说：“梁叔叔，是因为我的老师曾在私下里给我说过，我们发现的粤海油田的石油蕴藏量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顶多能开采两年。我也是不知天高地厚，就和同事们说起了这件事。没过多久，我就和我的导师一起被派驻到了石油勘探非洲项目部。梁叔叔，您是没见过我们在非洲的勘探工地，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我不服，我不想再在非洲荒原里待下去了。我的导师那么大年龄了，我更不想连累我的导师，让他因为我而受罪，我良心上过不去！要不是听小波说您是最有正义感的市委书记，要不是今天喝了点酒，我也没勇气和您说这些。”

梁嘉南说：“小朱，谢谢你！你反映的这个情况确实很重要，我们会进一步核实。下一步如果有需要，我们还会找你了解情况，希望你能配合。”朱剑文说：“梁叔叔，您放心，我会配合的。”

三

当天晚上，梁嘉南就约叶弘轩在海边碰面，告诉他朱剑文反映的粤海油田的石油蕴藏量情况。叶弘轩听了，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说：“如果只能开采两年，那国家在这里投资几百亿，不是跟打水漂差不多？粤海油田是国家重点石油勘测项目，我觉得，有些情况也许不宜公开，不是一个小小的基层技术人员能够了解到的。或者他这是危言耸听，甚至就是酒后胡扯。总之，我觉得可信度不高。”

梁嘉南说：“也许是我多虑了吧。不过，这件事万一是真的，国家的损失就太大了，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些。”

叶弘轩当即问道：“那你是怎么想的？”

梁嘉南说：“我们应该尽快和神州能源沟通，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他们，请他们最好再核实一下。”

叶弘轩听了，没有说什么，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算是回应。

梁嘉南回到住处后，已经是半夜时分，他还是忍不住给沈梦卿打了电话，把朱剑文所说的情况告诉了沈梦卿。沈梦卿很不高兴，说：“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根本就不存在那种情况！”梁嘉南说：“这可是国家几百个亿的投资，一旦存在问题，会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这个责任非常重大，我认为还是慎重一些为好。”

沈梦卿有些不耐烦，说：“你是不是对我特别不信任？请你帮着做陈镜明的工作，你来了个项目听证会，现如今又不知道从哪听来这些小道消息，半夜三更给我电话。你这是兴师问罪吗？”

梁嘉南苦笑了一下，说：“我们现在可是谈工作，你怎么还是大小姐脾气？我还说这么多年过去，你的性子变温柔了呢，一个不留神就露出了马脚。”

沈梦卿说：“我还有事要处理，不跟你啰唆了。嘉南，我想告诉你，这事，你不用瞎操心了！”沈梦卿挂断电话，面色凝重。她思忖片刻，拨通了哥

哥的电话，提出明天要见个面。她告诉哥哥，事情可能会有些麻烦。

第二天上午，梁嘉南带叶弘轩找朱剑文进一步了解情况。在去酒店的路上，叶弘轩告诉梁嘉南，他一大早就去了神州能源集团丰州分公司，向总经理助理杜鹏反映了情况。杜鹏一听，有些恼火，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梁嘉南笑了笑，说：“这已经是客气了。昨晚我给沈总打电话，她可是跟我发了一顿火！”叶弘轩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越是这样，我这心里越是不踏实了。”

两人找到朱剑文住的酒店房间，梁嘉南按响了门铃。朱剑文开门一看是梁嘉南，忙说：“梁叔叔，您好，快请进！”梁嘉南对叶弘轩说：“这位就是我昨天告诉你的小朱，朱剑文。”

不待梁嘉南介绍，朱剑文就冲叶弘轩说：“叶市长，您好！”梁嘉南说：“你认识叶市长？”朱剑文说：“当初我们勘探队刚到丰州的时候，叶市长接见过我们！”叶弘轩点头说：“是！”

梁嘉南说：“小朱，今天我和叶市长专门来找你，一是表明我们对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视；第二呢，是希望你不要紧张，详细地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们。”

叶弘轩补充道：“一定要实话实说！”

朱剑文说：“我所知道的情况，昨晚全说了。你们要是想知道更多的情况，可以问我的导师。”

梁嘉南说：“他不是非洲吗？”

朱剑文说：“我的导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回国看病了。我这次回来，就是陪他回来看病，顺便休假。他现在就在上海的家里休养。”说着，他在酒店的便签上写下了他导师家的地址，递给了梁嘉南。

梁嘉南和叶弘轩告别朱剑文，走出酒店大堂。走向酒店停车场时，梁嘉南提出让叶弘轩马上去上海，拜访朱剑文的导师。叶弘轩思考了片刻，说：“好！不过在事情搞清楚之前，千万要保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梁嘉南点点头，对叶弘轩说：“你说得没错，这后果确实想都不敢想。”

叶弘轩在朱剑文的导师那里碰了钉子。

叶弘轩找到朱剑文的导师家，轻轻地敲了敲门。是朱剑文的导师开的门。当初他们勘探队刚到丰州时，叶弘轩曾代表市政府专门请几位专家吃过饭，朱

剑文的导师也在受邀之列，因此他对叶弘轩还有印象。看到站在门外的叶弘轩，他不禁一愣，说：“叶市长，您这是……”

叶弘轩说：“我是受丰州市委书记之托专程来看望您的。”接着走上前与朱剑文的导师握手寒暄。朱剑文的导师把他让到客厅。落座后，叶弘轩将手里提着的水果和营养品放到茶几上，关心地问道：“您的身体好些了吗？”

朱剑文的导师说：“一回到上海，就立即好多了。主要是年纪大了，水土不服。”接着，他疑惑地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生病回国了？”

叶弘轩忙解释说：“是朱剑文说的，我在一个同事孩子的婚礼上认识了小朱。他跟我们说起了您。您对我们丰州是有贡献的，所以呢，我趁着出差的机会来看望看望您。”

朱剑文的导师忙说：“这怎么敢当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叶弘轩接着说：“今天我来呢，还有一个情况，想向您了解一下。”

朱剑文的导师忙说：“您请说吧！”不过，叶弘轩发现，他的脸色却变得很不自然。

叶弘轩说：“我们在无意中听说粤海油田的蕴藏量并不是很丰富，据说只够开采两年。”

朱剑文的导师的神情变得紧张起来，说：“你们是听朱剑文说的吧？他是一个小技术员，又能知道什么？”

叶弘轩说：“他可是您的学生。”朱剑文的导师有些激动，说：“你的意思，这话是从我的口里说出来的？”

叶弘轩忙说：“您别着急，我们就是了解一下。”

朱剑文的导师看了一眼叶弘轩，说：“我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叶弘轩说：“您是专家，凭您的经验，您……”还没等叶弘轩把话说完，朱剑文的导师就打断了他的话，说：“这跟经验无关，这是要讲科学根据的！”叶弘轩点点头，说：“您是勘探队的负责人之一，也是技术权威，应该知道勘探结果吧？”

朱剑文的导师看了一眼叶弘轩，说：“部里和勘探设计院都有存档，你们可以到那里去了解。”他接着说：“叶市长，对不起，我有些不太舒服。”

叶弘轩说：“我想再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朱剑文的导师摆了摆手，说：“什么都不要说了。我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事情都已经过去几年了，记不清了，实在对不起！”话说到这个份上，叶弘轩只好起身告辞。

朱剑文的导师的态度再明显不过，他就是不想谈这个问题。这也恰恰说明，这里面一定有隐情。叶弘轩向梁嘉南提出，这么大的事情，要向李浩然书记、向上级反映一下。于是，叶弘轩把机票改签到省城海名，赶到省委和梁嘉南一起向李浩然书记反映了相关情况。

李浩然书记听了梁嘉南和叶弘轩的汇报，神色凝重。他沉思片刻，告诉梁嘉南和叶弘轩，自己会尽快去趟北京，和部委领导们进行沟通。假如可能，由他们出面请相关专家和参与勘探的单位一起开个会。

梁嘉南和叶弘轩回到丰州时，已是下午六点多钟。梁嘉南第一时间给周昌挺打电话，问朱剑文是否还在丰州，他想请他和小波一起吃个饭。没想到周昌挺告诉他，朱剑文突然失踪了，手机一直打不通，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正为这事着急。梁嘉南听了，心里顿时大惊。他立即赶到周昌挺家了解情况。周昌挺告诉梁嘉南，听儿子小波说，朱剑文处事非常周到细致，按说不会不辞而别，这不是他的处事风格。再说，就算不辞而别，也不会一直打不通手机啊！周昌挺着急地说，真要是出了什么意外，他怎么向人家父母交代啊！

梁嘉南说：“老周，这事不简单。这个小朱，曾向我和叶市长反映过一些问题，至于是什么问题，我现在不能说！”

周昌挺听了，一脸惊讶，说：“你的意思，他是被人……”梁嘉南打断了他的话，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打听，也不要猜测，你要做的，就是以副市长和失踪者朋友的身份向公安局施压。”

周昌挺有些顾虑地说：“会不会有人再利用这事做我的文章？毕竟，我现在还没有正式恢复工作。”

梁嘉南说：“有这个可能，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我可以再想别的办法。”

周昌挺说：“还是我来吧！”

四

第二天上午，梁嘉南打电话直接向李浩然书记报告，向他们反映情况的技术员小朱突然失踪了。这时候，李浩然书记已在北京，他也见过部委领导。部委领导认为粤海油田的蕴藏量是经过严谨而专业的勘探，也进行了科学的论证，不可能存在什么问题，再次论证的意义不大，也没有必要。现在，李浩然书记听说技术员突然失踪了，感到事态严重，他立即让秘书再和部委联系一下，希望能再和部委领导谈谈。李浩然书记对秘书说：“你跟他们说，我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等着他们召见。按我的原话说，等着他们召见！”

下午的时候，周昌挺来到梁嘉南的办公室，告诉梁嘉南，他已向市公安局报案，并要求公安局务必尽快查清朱剑文的下落。他说，至于公安局是否重视，他心里并没有底。梁嘉南说：“目前我并不方便出面，只能麻烦你，盯紧一点，让公安局有压力感。”

周昌挺走后，梁嘉南打电话给叶弘轩，让他来自己的办公室，商量一下如何应对这件事。叶弘轩赶过来后，说：“现在这事真麻烦，这个小朱冒了一个泡就潜水了，我们还向李浩然书记反映了。这事咱们怎么收场？”梁嘉南神色严峻地说：“小朱突然失踪，我总感觉到这事不简单，他很有可能受到了别人的威胁。”叶弘轩着急地说：“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梁嘉南摇了摇头，说：“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这时候，桌子上的电话响了。梁嘉南赶紧接了起来。电话是李浩然书记打过来的。李浩然书记告诉梁嘉南，部委把在京的所有参与勘探的专家都请来了。这些专家一致认为，粤海油田是经过仔细勘探、详细论证的，不可能存在问题。李浩然书记严肃地说：“你们也算是高层干部了，怎么能随便相信这种空穴来风的小道消息呢？”李浩然书记没容梁嘉南解释，就挂断了电话。梁嘉南把情况和叶弘轩说了，他叹了口气，说：“也许是我们太敏感了。”他又一脸困惑地说：“但小朱的失踪是怎么回事？他的导师明显在回避我们又是怎么

回事？”他提议叶弘轩给朱剑文的导师打个电话，告诉他朱剑文突然失踪的事。之所以由叶弘轩打这个电话，是因为叶弘轩和朱剑文的导师熟悉一些。

叶弘轩按下免提键，拨通了朱剑文的导师家的电话，电话恰好是他本人接听的。他听说朱剑文失踪了，一直联系不上，顿时大惊失色，声音颤抖地说：

“他一定是出事了！我不想跟你们说，就是担心啊！谁承想，还是出事了！我说，我要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

梁嘉南和叶弘轩又专程到上海，拜访了朱剑文的导师。这一次，朱建文的导师毫无顾忌地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讲了出来。

他介绍说，石油勘探不同于其他领域，只能通过对岩层、油砂、油脉采样等方式推测，哪怕各种数据指标都符合大油田的标准，依旧有很多因素影响判断，谁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确定石油蕴藏量。举个例子，20世纪50年代在新疆就发现过一处油田，各种数据显示那是一个高产量油田。国家下大决心开采，甚至在当地建设了至今仍闻名的石油城。可是产量呢，完全不尽如人意。

梁嘉南说：“您的意思是粤海油田的勘探存在同样的问题？”

朱剑文的导师有些愤怒，说：“五十年代时，我们的技术落后，也没有经验。可是这么多年来，科技在发展，我们的勘探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而且通过勘探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东海春晓油田等多个陆地和海洋油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些失误完全可以避免。四年前，我们勘探队在海床下150米左右发现油层，依照我们专家组的意思，这个消息暂不公布，我们想再分别往纵深和沿着岩石断裂层走向进行多点勘测，确定原油含量。可是不知为什么，上级单位却突然要求暂停勘探。上级领导分别和专家组成员开会，希望我们能在勘探报告上签字。我看过那份报告，说原油含量极为丰富。这完全与事实不符。我这人胆子小，怕担责任，就找各种理由躲了过去，没有签名。没过多久，部委和神州能源集团就传出消息，说在粤油发现蕴藏量丰富的油田。我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就向上级单位反映了。部委领导很重视，起码在形式上很重视，就组织了一些专家一起开会。可在会上，专家们却一致认为我的判断是错误的。我可以说，这些专家的观点是违背常识的！会后，领导们分别找我

谈话，说事关国家利益，希望我慎言。我还是不服气，没过多久，我就被派往了非洲。在非洲的那段日子，我知道，参与那次会议的其他专家陆续在职称评定、学术论文发表等方面受到很多关照，其中几位甚至破例享受了中科院院士待遇。”

叶弘轩说：“对不起，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可以确定，原油只够开采两年的呢？”

朱剑文的导师非常坚定地说：“我这辈子，研究的就是这个。想证明我的观点很容易，按我说的，往纵深和沿着岩石断裂层进行多点勘测！”

对于是否听取朱剑文的导师所持的观点，梁嘉南和叶弘轩出现了分歧。叶弘轩认为，所有的专家都明确肯定，只有他一个人持有异议，而且这个异议是一个没有经过证实的推测，不足为信。而梁嘉南却坚持认为，应该去证明他的这个推测。假如他的判断是错的，一切照常进行，假如他的判断是正确的，神州能源的项目要及时喊停，国家能减少很多损失。

叶弘轩说：“怎么证明？真像他所说的，重新勘探？抛开巨额的勘探资金不说，这会造成多大影响？这可是国家重点项目，而且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力！”梁嘉南说：“可我们可以向上级反映！”叶弘轩说：“还反映？前天浩然书记给你电话，已经批评我们，让我们不要相信空穴来风的小道消息。”梁嘉南皱了一下眉头，说：“这怎么会是空穴来风呢？这是勘探组专家看法！”叶弘轩冲梁嘉南摆了摆手，说：“老梁，更多的专家是认同这个项目的。再说，为了这个项目，不要说神州能源集团，就说咱们南江省和丰州市，有多少人为之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我绝不能眼看着大家的努力付之东流！”梁嘉南表情严肃地说：“和国家的利益相比，我们的付出又算什么呢？”

梁嘉南坚持把朱剑文的导师所说的情况再次向李浩然书记做了汇报。李浩然书记又到北京与部委领导进行沟通，然而部委领导认为对粤海油田蕴藏量的勘探绝对可信。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李浩然书记给老领导左夫同志打电话进行了汇报。左夫在电话里说：“粤海油田开发，是一个国家项目！你三番五次到北京，我都知道。我想问，你到底要干什么？”

李浩然书记说：“左夫同志，因为我是南江省委书记，这是职责所在，

所以我才……”左夫没等李浩然书记把话说完，就在电话里提醒说：“浩然同志，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讲政治、顾大局是最基本的要求，粤海油田是国家项目，我的话，你还不明白吗？”

李浩然书记还想作进一步的解释，然而对方却已经挂断了电话。李浩然书记心情有些沉重，他走到窗前，望着窗外。他的耳边响起了梁嘉南急切的声音：“浩然书记，这绝不是空穴来风的小道消息，这是勘探组专家的意见。这么大的工程，几百亿的投资，如果失误，会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啊！况且，作为地方一级政府，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在价值观念上，践行生态是平等的，包括人与自然的平等。主政一方，就要树立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才能造福一方百姓！”浩然书记望着嘉南，会意地笑了。

五

梁嘉南对粤海油田的蕴藏量疑虑重重。然而，部委的态度却是坚决的，认为已经勘探和论证过，结果不容置疑。因此对神州能源集团丰州炼油基地项目也是给予支持的。神州能源集团的各项工作也不会因为梁嘉南的质疑而停顿，而是紧锣密鼓地按计划推进。

神州能源集团丰州炼油基地的基础建设开工后，赵扶义副省长专程到丰州，组织召开会议，讨论丰州市委、市政府如何配合神州能源集团，确保项目顺利进行。丰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参加了会议。

会上，梁嘉南和赵扶义产生了分歧。

会议由梁嘉南主持，他首先请赵扶义做指示。赵扶义环视了一下与会人员，说：“我有段时间没来丰州了，我注意到这次会议少了一些同志。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很是沉重。他们之所以出了问题，再也不可能坐在这里，是因为他们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忘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坚守的原则，忘记了共产党员人的职责与使命！他们完全是咎由自取！”

赵扶义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茶。他放下茶

杯后，环视了大家一眼，接着说：“身为一个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大家心里面要有杆秤！我在省城就已经听到社会上的传言，说什么丰州炼油基地项目是一个破坏环境、杀鸡取卵的项目，说粤海油田的开采更是暗箱操作，是拿着国家的投资打水漂玩！现在街头巷尾是议论纷纷，说我们南江省委省政府、丰州市委市政府决策失误，借着这个机会骂我们这些领导干部的层出不穷。各位，请问他们仅仅是在骂我们吗？我认为这不仅是在骂我们，更是在骂党！更让人气愤的是，散播这个消息的源头和始作俑者极可能就是我们的领导干部。”赵扶义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他接着语气严厉地说：“不客气地讲，这些负面消息的制造者，甚至有可能就在我们中间！请问，这是到底想干什么？想让这个国家重点工程下马才甘心吗？这么做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我想请这些领导干部自己好好想想，如此的言行，符合不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

赵扶义停顿了一下，语气有所缓和地说：“今天，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提出一个要求，关于对粤海油田石油蕴藏量的任何疑虑都会直接影响到丰州市乃至南江省的发展，这种谣言必须立刻杜绝，绝不允许丝毫不利的消息再在社会上流传！丰州市委、市政府，必须全力配合神州能源集团的工作，确保项目按既定计划顺利推进和展开！”

赵扶义说完，又端起茶杯喝了口茶。放下茶杯，他转头对梁嘉南说：“嘉南同志，你表个态吧！”

梁嘉南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看了大家一眼，说：“那我说两句。神州能源丰州炼油基地和粤海石油开采，是丰州近年来最大的项目，在座的所有同志对这个项目的认识和重视有目共睹，我就不多说了。可以肯定地说，所有的丰州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希望这两个项目能顺利进行下去，甚至包括那些出了问题被纪委调查的人。当然，他们的目的和在座、在位的干部们有所不同。这两个项目不仅是丰州经济的希望，它更像我们的孩子，是个还在腹中没有诞生下来的孩子。我们希望这个孩子是健康的、完美的，也正因为此，才有了赵省长说的那些问题。单从这一点来讲，我并不认同赵省长的说法。”

大家没有想到，梁嘉南竟然如此直接地提出异议，每个人表情各异，不

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人悄悄瞄了一眼赵扶义，发现他的脸色阴沉，非常难看。

梁嘉南接着说：“现在所谓的谣言问题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丰州炼油基地项目是否会破坏环境；一个是粤海油田蕴藏量是否丰富。这两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只要我们的工作公开透明，所有人都能一目了然，还会存在这些街头巷尾的非议吗？我们丰州对炼油基地项目组织听证会，也是基于这个出发点！”

赵扶义忍无可忍，“啪”的一声，一巴掌重重地拍在桌子上。他严厉地说：“梁嘉南同志，你所谓的公开透明是什么？所有决断都推给老百姓，还要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干什么？所有人都能发表意见，那不是乱了套？我们的工作还能不能进行下去？随便什么人随口一说，我们就自乱阵脚，这算什么？到底是谁在当家做主？我们还要不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梁嘉南说：“赵省长，请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赵扶义说：“既然你要民主，就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接着，他转头望着叶弘轩，说：“弘轩同志，你说说。”

叶弘轩说：“梁书记到任以来，为这两个项目付出的心血有目共睹。”叶弘轩这样说，是非常客观的，也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听他这么说，韩楚霞和洪雅君暗暗点头，而赵扶义的脸色却更难看了。

叶弘轩接着说：“不过，赵省长对我们的批评也是正确的、诚恳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也是有错误的。这些日子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就像梁书记刚才说的，因为我们希望这两个项目不仅顺利，而且完美。站在我们丰州的角度考虑，不知不觉就钻进了牛角尖。赵省长今天来，代表的是省委省政府，上级领导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考虑问题。我，以及在座的每个同志确实都应该仔细想想赵省长的话，该是自己的责任，就担起来！”

叶弘轩的态度，不禁让梁嘉南在心里深深地叹息。

会后，梁嘉南回到办公室。他表情凝重，站在窗前，心事重重地望着窗外，问一起来到他办公室的洪雅君：“老洪，你觉得我的做法还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吗？我需要你说实话。”洪雅君说：“我们大家都认为，今天赵省长的批评有失公允。不过，按你的脾气，也不应该这么拿不起放不下啊！”

梁嘉南说：“不管他批评得对还是不对，我确实需要反省。如今，我的职务是丰州市委书记，不同于在纪委工作的时候。在这里，我是有着绝对权力的一把手，老洪，我是不是变了？”

洪雅君说：“老梁，我就跟你说句实话。我个人认为，你还是那个严于律己的梁嘉南，一点都没有变！”

梁嘉南说：“谢谢！”

洪雅君离开不久，韩楚霞来到了梁嘉南的办公室。韩楚霞把一本英文杂志放在梁嘉南面前。她说：“梁书记，这是美国出版的海洋杂志，号称是海洋科技的权威杂志。”韩楚霞指着杂志封面上的人说：“这是我的老同学，他的专业是海洋地质，大学毕业后就出国深造，并在国外定居。他一直从事海洋地质勘探工作，并且很有建树和成就，已经是世界上海洋地质勘探领域的知名专家。”

梁嘉南拿起杂志，翻了翻，说：“你的意思是，想请你这位同学对咱们粤海油田的蕴藏量进行勘探？”

韩楚霞说：“勘探是不可能的，这需要太多的资金和相关手续了，这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的想法是，请他对那位一直有异议的勘测专家的资料重新分析一下，也许能从多个侧面证明那位勘测专家的判断是对还是错。我和我同学已经联系过了，他同意帮我们这个忙。”韩楚霞接着说：“我们不能说服部委重新勘测，但是我们也无所作为，就算是咱们尽的最后一份力吧！”

梁嘉南当即说：“我这就给上海那位勘测专家打电话，请他把相关资料发给咱们。请你这位同学帮我们分析分析！”

两个人没有想到，这个决定，虽然没有真正实施，可接下来却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六

赵扶义到丰州组织召开协调会议后，沈梦卿主动约见了叶弘轩。

目前，神州能源项目的推进都在沈梦卿的掌控之中。部委领导对这个项目

的肯定和支持，赵扶义代表省委、省政府专程到丰州召开会议，无不是她和她哥哥从中运作的结果。包括朱剑文的失踪，她也是知道的。

朱剑文向梁嘉南和叶弘轩反映粤海油田存在问题的消息，是黄宇透露给李广的。李广马上告诉了皮一唐。皮一唐一直想靠近沈梦卿这棵大树，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他立即让李广想法赶走朱剑文，并让他消失和噤声。李广查到了朱剑文的手机号码，给朱剑文发短信，让他立即滚出丰州，滚到非洲去。并威胁他，如果敢继续留在丰州，对粤海油田说三道四，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朱剑文收到短信后，心中充满恐慌和害怕，立即离开丰州躲了起来。为避免梁嘉南再找他，他直接换了一个新的手机号码。

李广威胁朱剑文离开丰州后，皮一唐把这件事告诉了杜鹃和沈梦卿。

沈梦卿对皮一唐说：“这个项目部委是支持的，作为国家重点工程，很多情况都属于国家机密，一个小小的技术员怎么可能知道？不过，皮市长，你这样处理也是比较妥当的，免得影响项目工作的进展。”

虽然项目推进顺利，但沈梦卿的内心深处仍有很大的顾虑，这份顾虑来自梁嘉南。因为她太了解梁嘉南了，梁嘉南的眼里从来容不得沙子，任何事都敢较真碰硬。她现在要做的，就是密切关注梁嘉南的行动，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同时，尽可能孤立他。

沈梦卿让杜鹃和高鹏多些联系，虽然到目前为止，杜鹃并没有从高鹏那里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但沈梦卿坚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她看来，除了认死理的梁嘉南，还真没有攻不破的堡垒。而在丰州，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市长叶弘轩，她必须让叶弘轩和自己站在一条船上，决不能让他和梁嘉南在一个战壕里。这就是她主动约见叶弘轩的目的。

沈梦卿是在晚上约叶弘轩在海湾度假村的会所见面的。在会所房间外面宽大的阳台上，就能听到从海上传来的海浪声，能看到前方茫茫夜色中的大海。

沈梦卿说：“叶市长，这么晚请你来，本来是想和你谈谈项目的事，可就在刚才，望着茫茫大海，我却突然感到好累，是全身心的累！”

叶弘轩说：“我也一直想和您沟通一下。不过，您如果不舒服，那我们再约时间吧。”

沈梦卿笑着说：“怎么，叶市长不愿意陪我聊聊天吗？”

叶弘轩忙解释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您别误会。”

沈梦卿有些伤感地说：“不要看我天天和很多人打交道，其实真正的朋友没有几个。在这个城市，我的好朋友只有一个，这个人就是梁嘉南！”

沈梦卿向叶弘轩说了她和梁嘉南之间的故事，包括他们之间那段不了了之的爱情。

沈梦卿长叹一声，说：“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也是我永远不想再触及的伤疤。”

叶弘轩有些不解，说：“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沈梦卿望着叶弘轩，说：“我不想看到另一个姑娘因为你的懦弱，和我一样，伤感一生！”

沈梦卿的这句话，触到了叶弘轩的痛处。他的妻子梓萍回来后，知道了他和吕欣的交往，坚决不同意离婚。吕欣告诉他，前几天梓萍还跑到纪委，向洪雅君反映情况，要纪委领导出面阻止他离婚。吕欣还告诉叶弘轩，小姨洪雅君也专门提醒她，让她慎重处理和叶弘轩之间的关系。叶弘轩知道，如果梓萍坚持这样闹下去，他和吕欣的交往，不仅没法给她带来快乐和幸福，而且极可能会伤害到她。为了这事，叶弘轩苦恼不已，心情很不好。

叶弘轩望着远处沉沉夜色中的大海，叹息一声，问：“是杜总告诉您的吧？”因为杜鹏知道他和吕欣的交往。

沈梦卿点了点头，说：“他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他也很想帮你，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也许我能帮到你。”沈梦卿接着说：“我是女人，最懂女人需要什么，我也了解你，你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所以我想帮你，帮你给那个姑娘后半生的幸福！”

叶弘轩有些困惑地望着沈梦卿，不知道她到底想做什么。沈梦卿笑了笑，说：“叶市长，你是明白人，我也不需要绕弯子。我之所以要帮你，也是想让你帮忙。你也知道，神州能源的项目最近一波三折，有些阻力，而这些阻力需要你来化解。”

叶弘轩终于明白了，沈梦卿是想拉拢和利用自己。他看着沈梦卿，慢慢地

摇了摇头。

沈梦卿说：“叶市长，你应该也知道我的能力，即便你不帮忙，项目也会顺利进行下去。我从来不怕挡路的石头，不用我出面，自然会有人替我清除。我对梁嘉南有感情，不会对他怎么样。我找你，是被你对待爱情的真诚所感动。我是在给你机会，机会也许只有一次。”

沈梦卿这话，明显有威胁的味道。

如果说，此前叶弘轩对朱剑文和他的导师反映的粤海油田的问题还将信将疑，那么，沈梦卿的行为却让叶弘轩坚信，这个项目绝对存在问题！叶弘轩也明白，沈梦卿抓住自己在还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和吕欣交往这个把柄，想逼迫自己就范。而沈梦卿的背景和能力他也是知道的，这让他陷入了惶恐和纠结之中。很显然，摆在他面前的有三种选择，一是继续和梁嘉南一起，追究真相，避免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二是装聋作哑，置身事外；三是按照沈梦卿要求的，和她同乘一条船。

这个沈梦卿太可怕了！叶弘轩思前想后，决定和梁嘉南好好谈谈，他需要提醒梁嘉南，对这个他一直认为是红颜知己的女人需加以防范。

南江省国家安全厅派人到丰州市把韩楚霞带走了解情况了，因为国家安全部门接到可靠情报，国外某机构得到了粤海油田的勘探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侦查，他们掌握到信息是韩楚霞通过个人渠道向国外机构提供的资料，她涉嫌泄露国家秘密。同时被一起带走核实情况的还有梁嘉南，他需要配合调查。

事情反映到省委书记李浩然那里。李浩然认为在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上梁嘉南不会糊涂到如此地步。

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那天，韩楚霞到梁嘉南的办公室，告诉他自己认识在美国的海洋地质学家李家基，建议向李家基提供粤海油田勘探报告和勘测地图，请他帮忙分析粤海油田蕴藏量情况。梁嘉南和韩楚霞商议此事时，被梁嘉南的秘书黄宇在门外听到了。黄宇财迷心窍，将这一消息密报给杜鹃，杜鹃凭着自己掌握的国家安全知识，认为找到了置梁嘉南、韩楚霞于死地而后快的

死穴。然而这一情况黄宇只掌握了一半，韩楚霞离去后，梁嘉南认真考虑了一下，认为这样做不妥，涉及国家安全的事不能干，他马上打电话告诉韩楚霞，不能把资料提供给李家基。然而，杜鹏并不了解真实情况，他得到黄宇提供的信息后，决定亲自上阵，以韩楚霞的名义与李家基取得联系，将有关资料传送给李家基，要求给予论证粤海油田的石油蕴藏量是假，嫁祸于人才是真。

省国家安全厅厅长王楠向省委李浩然书记汇报后，说：“我也觉得这件事不简单。我在国安已经三十年了，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案子，但是像这次这样，还是第一次遇到。”

李浩然书记有些激动地说：“梁嘉南同志我是了解的，危害国家安全，可能吗？如果有人贪污国家一丝一毫的利益，你看他能不能放过？这一点，我可以以自己的党性担保！”他看了王楠一眼，接着说：“你们能不能先把嘉南同志放出来？他可是丰州市委书记，你们这么做，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王楠解释说：“李书记，我们请梁嘉南同志过来，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基本情况我们已经清楚了，只是还有一些必要的程序要走。”

李浩然书记说：“我希望你们尽快把这些程序走完，假如你们还需要了解什么情况，梁嘉南会随时在丰州等着你们。”

省国家安全厅很快就走完了相关程序。王楠有些抱歉地对梁嘉南说：“梁书记，我们请您来，是对相关情况进行必要的核查，希望您能理解！”梁嘉南点点头说：“当然理解，假如你们还需要向我了解什么情况，随时都可以找我，我保证全力配合。”

梁嘉南离开安全厅时已近中午，他直接回了家。詹华感到很突然，说：“你怎么突然回来了？都中午了，小黄和司机呢？怎么不叫他们上来家里吃中午饭？”梁嘉南说：“他们都没来。我是前天来省城的。”詹华问：“前天来的？你怎么没说？”梁嘉南说：“是到省国家安全厅，有些工作上的事情，他们要核实一下。”詹华听了有些担心，“他们在调查你？”梁嘉南说：“没有那么严重，你不要想得太复杂，只是核实一些情况。”

当天下午，倩倩学校开家长会，梁嘉南就去学校参加家长会了。其间，叶

弘轩打电话到梁嘉南家里，詹华告诉叶弘轩，梁嘉南去学校参加家长会了。在给梁嘉南家里打电话之前，叶弘轩已经多次给李浩然书记的秘书打电话询问过情况。直到李浩然书记的秘书告诉他，梁书记已经回家了，他这才给梁嘉南家里打电话。听詹华说梁嘉南去开家长会了，叶弘轩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直到晚上，詹华才得空向梁嘉南说出自己的担心，希望梁嘉南离开丰州，调回海名市工作。詹华说：“嘉南，自从你担任丰州市委书记以来，发生了太多不正常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先不说，像我熟悉的老周、雅君等人，根本没问题，竟然也被人泼脏水诬陷。丰州太可怕了，我天天都为你担惊受怕。”

梁嘉南说：“詹华，正因为丰州存在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我才不能离开丰州。这个时候，让我去找李书记、找组织提出调离丰州，那就是知难而退、临阵脱逃。我张不开这个口。”

詹华知道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只是因为自梁嘉南到丰州后，发生了太多意外事件，让她时时为梁嘉南担心，她实在忍不住才劝说他调离丰州。梁嘉南坚持留在丰州，她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赵扶义专门找到李浩然书记，说丰州市委、市政府已经有传言，说梁嘉南出了问题，被国安部门询问，这个消息估计很快就会传开。他认为，不管情况如何，可考虑并征求梁嘉南同志的意见，建议调回省里工作。

李浩然书记并没有表态。在梁嘉南回丰州前，他和刚毅书记一起，与梁嘉南进行了谈话。李浩然书记提醒梁嘉南，要注意工作方式和方法，对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问题，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并强调对这次事件的发生，要充分认清形势的复杂性。

刚毅书记望了一眼梁嘉南，说：“嘉南同志，遇到问题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组织既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这件事情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梁嘉南离开后，刚毅书记向李浩然书记汇报，他已经把梁嘉南反映的问题向中央纪委有关部门作了反映。中央巡视组新一轮巡视也将安排巡视南江省。刚毅书记面色凝重地说：“中央巡视组到来后，接到的问题排查线索有可能涉及很多人。接下来，我们的压力可想而知。”李浩然书记说：“我已经有这个

思想准备。”刚毅书记接着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嘉南同志，他已经站在了风口浪尖。”李浩然书记深有同感，说：“是啊，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地方。嘉南的性格我比较了解，看起来随和，骨子里却刚硬得很，是那种宁折不弯的人。可现在这种局面，他必须有足够的韧性才行啊！”

梁嘉南是在下午回到丰州的，恰好市老龄委举办“夕阳红”晚会，省和市电视台都派记者到现场采访报道。他就没有回市委办公室，而是直接到老龄委参加晚会活动，并就如何做好老年工作，切实关心离退休老同志，接受了记者采访。

获知梁嘉南顺利回来了，叶弘轩、洪雅君、周昌挺等人才彻底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李广知道梁嘉南回到丰州后，立即给皮一唐打电话，说：“老板，梁嘉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按说沈总出手的事，不可能半途而废啊？他是不是也上了沈总的船？”皮一唐说：“没影的事，不要乱猜！”皮一唐挂断李广的电话后，马上给赵扶义打电话询问情况。赵扶义告诉他，李浩然书记没有采纳他提出的把梁嘉南调回海名的建议。

皮一唐听了这个消息，心情顿时变得沉重起来。

I 第十四章

“亲”“清”政商关系有名无实，权钱交易丛生

来自多方的力量给梁嘉南施加压力，要求其尽快协助神州能源集团安排入场施工，他却坚持要弄清楚当年对粤海油田勘探的蕴藏量真实数据……

—

梁嘉南从省城海名回到丰州的第二天，早上一上班，秘书黄宇就拿着几份需要他签字的文件来到他的办公室。这些文件里面，有一份是市政府《关于回复神州能源集团安排入场施工的报告》。梁嘉南翻看了一下，有关领导包括叶弘轩都签了字，叶弘轩签写的意见是：呈嘉南同志审定。梁嘉南看后随手把这份文件放到了桌面上，告诉黄宇，这个文件先放他这儿。

因为神州能源项目施工时间紧张，叶弘轩上班后，让秘书左霄打电话给黄宇，让他尽快把文件拿给梁书记签批。黄宇告诉左霄，已经送给梁书记了，不过梁书记没有签字，让他把文件留在那儿了。左霄向叶弘轩做了汇报。叶弘轩想了一下，直接到梁嘉南的办公室和他商量此事。

梁嘉南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这件事实在重大，涉及国家数百亿的投

资，必须慎重行事，在把事情弄清楚前，决不能贸然行动。

叶弘轩苦笑道：“老梁，你怎么还想着这事呢？这可是国家重点项目，现在神州能源各部门都已经准备到位。晚入场一天，就会多花费数十万元的资金啊。”

梁嘉南说：“老叶，你有没有算过账，万一打出一口贫油井，国家多花多少钱？我们俩是丰州市的党政一把手，是要负领导责任的。再说了，就算我不是市委书记，只是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在要签字画押问题上也是要特别小心的。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数百亿打水漂啊！”

叶弘轩说：“这个项目是国家层面批示确定的，你能有什么办法，不让落户到丰州？”

梁嘉南说：“浩然书记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

叶弘轩叹了口气，说：“你真的不知道吗？为了这件事，浩然书记受到了上级某个领导的批评。”

梁嘉南听了，不禁皱紧了眉头，问叶弘轩是听谁说的。

叶弘轩说：“这个你不要问，你应该清楚，我不是那种轻信小道消息的人。现在不仅是神州能源和国家部委，更高层的领导都已经认可了粤海油田的开采项目。老梁，我们应该反省一下，这件事，是不是我们太较真了！”

梁嘉南说：“错了也得让我错个明白啊！”梁嘉南接着动情地说：“老叶，组织上相信我们，任命你我担任这个城市的党政主要领导，不是让我们享受和利用这个权力的，是让我们担起这份责任的！”

叶弘轩叹了一口气，说：“老梁，就算是听朋友相劝了。你仔细考虑一下，再做决定。”

梁嘉南说：“这件事，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

叶弘轩心事重重地离开了梁嘉南的办公室。在停车场，他思考片刻，还是打电话给杜鹏把情况讲了，请他转告沈梦卿，这事，只有请沈总出面想办法了。

沈梦卿知道情况后，给赵扶义打了电话。赵扶义说：“沈总，这个事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全力支持！”挂断电话后，赵扶义打电话给省政府办公厅秘

书处，请秘书处通知丰州市委、市政府，尽快组织安排神州能源粤海油田开采工作协调会。他明确表示会亲自参加这个协调会。

叶弘轩是在临近下班时，接到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的通知的。他想了想，给梁嘉南打了电话，告诉他刚接到省政府的通知，省里要在丰州召开神州能源粤海油田开采工作协调会。赵副省长亲自参加。

梁嘉南不禁一愣，问：“什么时候？”

叶弘轩说：“预告是在这两天。你晚上有什么安排没有？没什么安排的话，我到你住处一起商量一下吧。”

梁嘉南说：“没什么安排，你过来一起吃饭吧！”

梁嘉南下班后，立即赶了回去，特意在小区门口的饭馆炒了几个菜。他提着菜走到楼下时，叶弘轩正好到了。两人上楼后，梁嘉南拿出一瓶当地出产的丰北特曲，两人边吃边聊神州能源粤海油田开采工作协调会。

叶弘轩说：“老梁，赵省长亲自主持，这个会，你和我可都得参加。”

梁嘉南说：“我就算了吧，你说，我在会上谈什么？谈政商关系‘亲’‘清’二字，还是继续恳请上级对粤海油田原油蕴藏量重新勘探，推迟开采时间？”

叶弘轩说：“我就知道你会是这个态度。政商关系问题，也是政治生态问题。咱们且先不去深究。老梁，你想过没有，就算原油含量不如预期那么多，那也是几年后的事。这几年时间，一个全亚洲最大的炼油基地，一个正在开发的油田，这两个项目足够改变咱们丰州的产业结构，能带动盘活一大批企业！再说，炼油基地落户咱们丰州，那几百个亿，也是经咱们丰州账上进出，对于丰州，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梁嘉南说：“老叶，你这可是山头主义思想啊。”

叶弘轩说：“你先别急着给我戴高帽子。我是丰州市市长，我就得替丰州人民和丰州的经济发展着想。这总没错吧？我承认，在这点上，我是有私心，我也想有政绩。”

梁嘉南感慨地说：“老叶，想要有政绩没错，但不能脱离实际啊。丰州新城那也是赵省长的政绩，可结果呢？”

叶弘轩有些激动，说：“老梁，请你不要把我和赵省长相提并论！对他的

所作所为，我是一直有意见和看法的！当初是他个人执意搞那个丰州新城，而这一次不一样，这可是国家部委认可的项目！”

梁嘉南说：“就算是国家部委批准的又怎样？我们作为党的领导干部，要对岗位职责负责，都有义务向组织反映自己的意见！”

叶弘轩说：“你可以反映，可也必须执行！”梁嘉南说：“明知有错，这种决定就不能执行！”叶弘轩说：“要真是错误的，上级也不会做出决定！”梁嘉南说：“那不尽然，我见过不少因为决策失误导致的错误，也有明知故犯为了谋一己之利而导致的错误！”叶弘轩说：“老梁，扯远了！”梁嘉南说：“一点都不远。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最担心的，一是国家会因此蒙受损失；二是也许在高层的领导干部里，会存在决策与腐败共生的现象。这一点，甚至比几百个亿的损失更可怕。”

叶弘轩说：“这酒喝的，胆战心惊！老梁，你知不知道，你说的这些话，真的让我很害怕。”梁嘉南说：“我也怕，怕有什么用？始终得面对。”

叶弘轩说：“马上要开的这个会，赵省长亲自主持，你要是不参加，他会怎么想？你考虑过没有？”

梁嘉南笑了笑说：“那就让赵省长自己考虑吧！谁让他是省领导呢？”

二

神州能源粤海油田开采工作协调会如期召开，只是梁嘉南没有参加。这天一大早，他就赶往了省城。他决定去见李浩然书记。

赵扶义赶到后，发现梁嘉南不在，霎时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他问叶弘轩，会议定的是几点。叶弘轩说十点正式开始。赵扶义看了一下时间，已经九点五十分。他问叶弘轩，梁嘉南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还没来。叶弘轩说正在联系。其实，丰州市委市政府参加会议的人员到后，叶弘轩就让秘书左霄给黄宇打过电话，黄宇说梁书记的手机关机了，他也联系不上，梁书记在哪儿他也不知道。再后来，黄宇的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

赵扶义语气严厉地告诉叶弘轩，“马上和梁嘉南联系，就说我要和他通话！”然而，梁嘉南和秘书黄宇的手机都关机了。皮一唐告诉赵扶义和叶弘轩，梁书记去省城了。就在半小时前，梁书记的车经过了丰州收费站。这个消息是李广告诉皮一唐的。今天早上，李广发现梁嘉南的车过了收费站，向海名方向驶去，他立即打电话告诉了皮一唐。

叶弘轩低声说：“老皮，你怎么不告诉我？”皮一唐说：“我以为他跟你打过招呼了呢！”

赵扶义脸色铁青，说：“简直就是胡闹！这个会议有多重要。我从省城专门赶过来，沈总也不辞劳苦从……”他一时忘记沈梦卿是从哪里赶来了。杜鹏忙低声告诉他，是从上海。赵扶义接着说：“沈总也不辞劳苦从上海赶过来，这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他到底想干什么？”

沈梦卿忙打圆场，说：“梁书记去省城，也许有要紧事吧。赵省长您亲自到丰州主持会议，叶市长以及丰州这么多干部都来参加，这已经充分说明省政府和丰州方面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赵省长，现在已经到时间了，我看就不等梁书记了，现在就开始吧？免得耽搁大家太多时间！”

赵扶义点点头说：“好！”

谢秘书走进李浩然书记的办公室，汇报说：“梁嘉南请求当面向您汇报工作，现在已经在来海名的路上了。”

梁嘉南此时来见，让李浩然书记颇感不妥和为难。此时，他如果见梁嘉南，就意味着他知道梁嘉南没去参加协调会却没有制止，实际上就等于他公开了对粤海油田开发项目的态度。问题是，作为南江省委主要领导，他现在还便于公开自己的态度。而不见他吧，从秘书的转述中听得出梁嘉南十分急迫，也许有重大情况向他汇报。李浩然书记思考了一下，让谢秘书转告梁嘉南，晚上八点，自己在办公室等他。李浩然书记之所以把时间定在晚上八点，是因为这个时间，协调会应该早已经结束了。

然而，梁嘉南并没有理解李浩然书记的良苦用心，他直接来了李浩然书记的办公室。

李浩然书记抬头望着推门进来的梁嘉南，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梁嘉南和李浩然书记打过招呼，正要说话，李浩然书记示意他先不要说话，到旁边的沙发上坐一会儿。接着，李浩然书记拿起桌面上的电话，给赵扶义打电话。他说：“扶义同志，梁嘉南同志现在在我这里。”赵扶义说：“他去你那干什么？他知不知道今天这个会议的重要性？”李浩然书记说：“你先别着急，他已经跟我道歉了。同时，也向我解释了原因，他临时决定不参加会议，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向我汇报。”赵扶义疑惑地说：“重要的事情？”李浩然书记说：“先这样吧，等你回来，有些事情再作交流。”

李浩然书记挂断电话，转头望着梁嘉南，说：“一个市的一把手，不参加副省长亲自主持的协调会，不第一时间向会议主持人报告。我倒真想知道，你有多重要的情况向我汇报！”

梁嘉南急切地说：“李书记，您认为在粤海油田原油蕴藏量没有搞清楚之前，开这个会议有必要吗？”

李浩然书记说：“这就是你的重要事情？”

梁嘉南说：“我恳请省委把这个情况向上级反映！”

李浩然书记没有说话，他站起身，从文件柜里面取出一份文件，放到梁嘉南面前，让他看看。

这是一份关于开发粤海油田的情况通报，部委领导在通报上有明确的批示。梁嘉南反复看了两遍，把文件放到了李浩然书记的办公桌上。这时候，他想起叶弘轩曾告诉他，为这事，浩然书记与国家部委有关领导反复沟通过，没有达成共识。他的心情忽然变得有些沉重起来。

李浩然书记问梁嘉南：“还有什么事情吗？”梁嘉南叹了一口气，说没有了。李浩然书记不再理会梁嘉南，戴上老花镜，批阅起面前的报告。过了片刻，他抬起头，看到坐在自己对面的梁嘉南脸色铁青，没有要走的意思，就说：“你还不回去在这等什么？快回去吧！遇事多和同志们商量。”梁嘉南一脸着急地说：“李书记，您听我说……”李浩然书记没有理会他，梁嘉南有些无奈，只好站起身，说：“李书记，您有事，那我就先走了！”

梁嘉南离开李浩然书记的办公室后，看了一下时间，想了一下，决定去找

刚毅书记。

刚毅书记正准备下班，梁嘉南走了进来。刚毅书记感到有些意外，说：“扶义同志不是到丰州主持召开粤海油田开采工作协调会了吗？你不参加会议，到这来干什么？”

梁嘉南轻车熟路地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说一是来看望一下老领导；二来，就周昌挺、孙耀乾两人的事情和领导交换一下意见。

刚毅忙拿起电话，告诉秘书：“梁嘉南同志到我这里了，你从饭堂打两份饭菜过来。”

梁嘉南给叶弘轩打电话，说自己在刚毅书记这里有事情汇报，下午的会议也没办法参加了。这时候，上午的会议刚好结束，大家都往会议室外走。叶弘轩接完电话，快步走到赵扶义的身边，说：“梁书记来电话了，他现在在刚毅书记那里，应该是有重要的情况和刚书记汇报。”赵扶义很不高兴地说：“这么说，下午的会议他也来不了了？”叶弘轩说：“赶不过来了。他要我向您报告！”赵扶义用鼻子哼了一声，不再理会叶弘轩，快步向贵宾接待室走去。

旁边的沈梦卿听了，低声说：“唉，这个嘉南啊！”

叶弘轩发现，沈梦卿的语气，竟然有些情人般的怨责。

三

刚毅书记和梁嘉南在办公室吃过午饭，梁嘉南边收拾饭盒边说：“刚书记，您午休吧？我先去外面溜达会儿，下午再向您汇报？”刚毅书记笑着说：“你来了，我还怎么休息？算了，不休息了，咱们就说说周昌挺和孙耀乾的事吧。”

刚毅书记说：“先说周昌挺的事吧。我们做了详细的调查，他的问题基本上已经清楚了，并不存在利用房屋买卖合同变相受贿问题，确实是刘波出于报复，为他家属设的一个局。问题弄清楚后，省纪委形成了《关于周昌挺同志问题纪律审查报告》，建议恢复周昌挺的工作，正式通知这两天应该就会下达。”

梁嘉南高兴地说：“太好了！老周这个人我了解，虽然有一段时间工作态度不端正，工作干劲不足，仔细分析是有客观原因的。他已经意识到了存在的问题，现在正憋足了劲想做些实事。”

刚毅书记说：“你说的这个问题，是需要引起我们思考的。在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驰而不息纠治‘四风’的背景下，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懒政怠政，为官不为的现象是存在的。甚至有些人归罪为抓党风廉政建设 and 反腐败斗争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上升到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上来。现在社会上把我们领导干部不作为的问题，都已经编成了段子，说什么‘干得多错得多，混吃混喝有官做’。这种为官不为的现象必须要根治！”

梁嘉南说：“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要求丰州市纪委加紧调研制定《关于激励干部干事创业治理为官不为的若干意见》，同时，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丰州市委组织部的韩楚霞同志，您知道她吧？她主持研究制定了一个《关于中共丰州市干部考评实施细则》，明确的一些工作指标，就是一项坐标系的考评内容！”

刚毅书记说：“这个问题的确要引起重视。一枚硬币有两面。领导干部既要防止被利益集团‘围猎’，也不可以因噎废食，因为害怕被‘围猎’就不敢与企业家打交道，本来是为加快发展该做的事不去做了，使正常的工作受到影响。营造‘亲’‘清’政商关系，对领导干部而言，一方面需牢记廉洁从政的要求，守住为官从政的底线，不搞权钱交易、权力变现；另一方面，乐于、敢于、善于同企业家打交道，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家的创业热情，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和活力，也是一种能力，更是时代需要。这需要综合治理。先不聊这个话题了，再说说孙耀乾，他的问题十分严重。”

梁嘉南说：“他出事后，对他不了解的同志都觉得十分诧异。他平时表现在世人面前的一直是一副勤俭节约的形象，身上的衣服都是穿了很多年的，手上戴的也是普通的电子表。我去过他们家，家里最好的电器也就是一台国产的冰箱，谁能想到光现金就搜出四千多万元！”

刚毅书记不无感慨地说：“孙耀乾确实很会伪装，他满口清正廉洁，私底下却疯狂敛财，这是典型的‘两面人’现象。这种人表里不一，欺上瞒下，

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很具迷惑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人’，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很大，必须及时把他们辨别出来、清除出去。”

刚毅书记接着说：“根据掌握的案件线索，孙耀乾贪污受贿金额远不止四千多万元！他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至今一句话都不说，是想要顽抗到底啊！”

梁嘉南说：“根据我以前的工作经验，孙耀乾之所以面对证据仍然保持沉默，是因为他相信只要能挺得过这一关，自然就会有人救他。”

刚毅书记说：“我也想到这点了，但是这个人究竟会是谁呢？还是要从孙耀乾这里入手！”

梁嘉南建议，最好刚毅书记亲自和他谈谈，这样或许能给孙耀乾形成足够大的心理压力，迫使他考虑是继续保持沉默还是选择交代问题。

刚毅书记点点头，分析说：“他还在党内，是同志相称。我要和他谈谈。我们与被审查人员谈话，是政治思想性很强的工作，概括说是要打破平衡，重构平衡。就是要打破违纪者心理上、生活上、工作关系上的平衡，首先让违纪者从思想上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党员干部违纪了，接受组织审查天经地义，只有思想通了，才会交代问题。”

送走梁嘉南后，刚毅书记马上通知孙耀乾专案组的负责人朱岩，安排时间到办案点，他要和孙耀乾亲自谈话。

孙耀乾面对刚毅书记，他无法再保持沉默，表示一定会如实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也恳求组织上能够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在他接下来写的《悔过书》中，讲述了自己的受贿经历，坦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悔过书

我，一个入党32年但已无颜面对党的不孝子，一个立志追求进步，想创造更大平台争取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曾经立志当清官、好官，如今却堕落为可耻贪官的人；一个被称之为丰州地区改革开放的拓荒者、开荒牛，如今成为在省纪委纪律审查点接受审查的违纪违法分子。

最近我深感害怕与后悔，面壁思过的日子里，心痛似箭穿刀绞，我的忏悔与悔过与日俱深，在工作谈话和配合调查之余，我一遍又一遍地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一个场景又一个场景地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地拷问自己的灵魂，一遍又一遍地鞭打自己的心灵。思之越深，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感到自己没脸见人，愧对组织和人民。

大错铸成，悔之已晚。但我还是要以万分诚挚的心情，真诚地向党组织认错认罪，悔过悔罪。

一、我的违纪违法问题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我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主要包括：一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忘记了初心，违背了党的要求，淡忘了党的宗旨，辜负了党的教育、培养和重托。在市委副书记、书记的岗位上，没有履行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政治职责，没有协助做好抓班子带队伍工作，没有协助抓好丰州地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自己坠入腐败的泥潭和深渊。二是经济上的严重问题。在任丰州县主要领导、丰州市领导期间，在权力关、金钱关面前贪欲膨胀，先后收受许多钱款、“红包”和礼金。三是极其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20多年来先后与数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

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我的贪已是巨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我的腐已是腐败、腐烂、糜烂，道德沦丧，作风败坏，私生活混乱。我的所作所为，不仅仅严重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重违法违纪；不仅仅严重违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规范，将为世人所不齿。

我违纪违法造成的影响是恶劣的。它严重损害党和党员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严重损害党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公信力，严重损害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甚至严重污染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影响难以挽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理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罚。

二、我的违纪违法问题是对理想信念的背叛

我参加工作后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个大好形势，我从基层干起，从一名民办教师转岗到公社干事、乡长、县委办主任、县长，再到市发改委主任、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是党组织的培养，使我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

以前讲话时，挂在嘴边的话：“理想的动摇是最根本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但就是从来没有想或不敢去想这种“最根本的动摇”和“最危险的滑坡”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在面对党旗宣誓时，我曾热血沸腾，决心要胸怀共产主义理想，做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我从小崇拜清官、好官，从政后也以“当个老百姓所拥戴的清官好官”为训。我也曾经为此而努力过、坚守过，甚至挣扎过。

我的成长经历可谓与丰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改革开放以来，丰州从南江省的一个边区贫困县发展成为南江省的经济强市，这与我和我的同事们的努力分不开。有人说我是丰州改革开放的拓荒者、开荒牛，我也一度觉得自己为丰州的经济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是当地的有功之臣，潜意识中将这当成了贪腐的筹码。在走向违纪违法的过程中，我好像中了邪，分裂成两个“我”，而且两个常常在打架。一个“我”曾为人民群众办事，另一个“我”却在背地里干着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事；一个“我”也曾拒绝一些人送来的钱款，另一个“我”又在其他的场景中半推半就地接受了；一个“我”也有过收了钱感到后悔地退还或上缴纪委，另一个“我”又在不同的时间忘了后悔。这两个“我”就像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拔河，原则底线也就一回往这边偏，一回又往那边拉……可惜的是，我最终被魔鬼拉了过去，被分裂出的另一个“我”的所作所为所打倒。

腐败就是叛党。我已变成腐败分子，变成党的队伍中的败类。虽然我将会被开除党籍、离开党的组织，但我深深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查处腐败无禁区、零容忍、全覆盖，通过端正党风、政风影响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这是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自种苦果者就得自食苦果，自作者自受。虽然说，一个背叛了自己誓言和理想信念的人是没有资格再向党提出要求的。但是，我祈求组织上对我从宽处理。

三、我恳请组织上对我关心帮助重新做人

由于党组织的培养和信任重用，长期以来我的成长和仕途一帆风顺。我每取得点滴成绩，组织上都给我表彰、鼓励和荣誉。我先后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员、先进工作者、新长征突击手，还被评为全省的“廉政标兵”。在不知不觉中，我逐渐地放松了思想武装、党性锻炼和主观世界的自我改造。

我17岁参加工作，20岁入党，总认为自己贫苦出身，农村长大，从小吃苦，本性善良，本质朴素，变也变不到哪里去。三十多年来置身改革开放的环境，面对种种诱惑，我坚守过、抵制过，但最终还是没守住、没顶住，内心防线彻底崩溃。从思想防线到行为防线的崩溃，使我成为党的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丧失了对“糖衣炮弹”的抵抗能力，从而在贪欲和私欲的驱使下，一步步地滑向违纪违法的泥潭和腐化变质的深渊。

我的腐败给党抹了黑，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和威信。我严重玷污“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称号。我对不起党组织，对不起关心我成长进步的各级老领导们，对不起多年来信任我、关心我的同事们、朋友们。特别对不起的是我的老父亲。我常常想到也最放心不下的是我年迈的父亲。我在家是老小，母亲在我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是父亲又当爹又当妈，把我们兄妹四个拉扯大的。以前他逢人便说我是他的骄傲、精神支柱。得知我出事后，病情加重了。如今他已经84岁了，靠身患心肌梗死的妹妹照顾。接下来我将面临的是铁窗生活，他都这把年纪了又是这样的身体状况，看来我是不能为他养老送终了。我苦命的父亲啊，为儿不孝，原谅我这个不孝之子吧。

我对不起自己的结发妻子。从她20岁和我结婚到现在，我一直以忙为理由在外奔波，和她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有时候是真的工作忙，有时候是忙于应酬，结婚三十多年来逢年过节也没有好好地陪着她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妻子由于年轻的时候几次流产，导致身体不好，不能生育，没有和我生育子女。我一直披着“两面人”的外衣，就是在她面前，也是一副伪君子面孔，装作很清廉。她一直和我过着简朴的生活，这么多年也没有帮她买件像样的衣服，没有和她游山玩水。她觉得嫁了个政府官员，在亲戚朋友面前很风光。她对我是忠心不二，我就是她整个的世界。可我在外边有女人，和情人鬼混的事，她并不知道。在我出事后，对她的精神打击很大，一度恍恍惚惚。我的结发妻子啊，我对不起她，以后的日子就靠她自己过了。

接受调查以来，省纪委领导和专案组的领导和同志们都对我很好，我深深

体会到组织上对我的帮助和挽救之情。我在主动坦白地交代自己违纪违法问题之后，积极地配合组织调查。最近正通过写信给亲友，要他们协助组织追收我的非法所得和不义之财。我将继续主动配合，积极地去组织上要求我做的任何事情。

今天是我入党32周年的纪念日，我彻夜难眠。虽然自知将被开除党籍，将要走进牢狱，但是我还是要表达对党组织的殷殷之情。如果将来出狱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写《入党申请书》，一个月写一份，直到党组织重新接纳我，我能够重新走进党的怀抱。我恳求组织和同志们能够继续帮助我告别旧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孙耀乾

11月11日

他交代自己第一次受贿，是在一九九五年，是一个卖海鲜的商户想要一个位置好的档口，就找到了他，塞给他两千元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孙耀乾坦白，他收取现金最多的一次是一千八百万，那是丰州环市路建设的时候，承包商给的，钱是用装电视的纸箱送的，整整四箱子。最近的一次受贿，是丰州交通灯改造工程，承包商给了他一百一十万元……

随着对案件的进一步深入调查，孙耀乾的违纪违法问题渐渐浮出水面。

孙耀乾交代的一些问题，还涉及了皮一唐。

省纪常委会审议了对皮一唐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的立案审查报告。拟报省纪常委会审议。

梁嘉南离开省纪委后，告诉秘书黄宇，立即回丰州。黄宇问他：“不回家一趟？”梁嘉南说：“家里没什么事就不回了。”

上车后，梁嘉南打开一直关着的手机，一连串的未接电话提示和信息声响了起来。他正在翻看着，沈梦卿打来了电话。梁嘉南没有接，他把手机调到静音状态，放到了身边的座位上。

也许是太累了，梁嘉南靠在座位上，很快就睡着了。直到黄宇提醒他说：

“梁书记，我们到丰州了。”他才从迷迷糊糊的睡梦中睁开眼。这时候已经是晚上，整座城市亮起了明晃晃的灯光。梁嘉南向车窗外望了一眼，拿起了手机。未接电话显示，叶弘轩、沈梦卿都多次拨打过他的手机，最后一个未接电话竟然是女儿倩倩的。他立即回拨过去，问女儿找他什么事。倩倩告诉梁嘉南，她来丰州了，是沈阿姨把她接来的，现在她们在海湾酒店吃饭。倩倩说：“爸爸，你快点过来啊，我和沈阿姨商量着，再打不通你的电话，就要直接报警了。”

梁嘉南赶到酒店后，望着满桌子的菜，说：“两位女士在场，应该是我请你们啊。可这地方估计能把我吃穷了！”

沈梦卿说：“行了行了，和女儿在一起吃顿饭，你算不上违纪吧！”

梁嘉南说：“要不就AA制吧！”

沈梦卿说：“你这就没啥意思了，我又不是为了请你，我是陪倩倩一起吃饭。再说了，老朋友在一起吃个饭，用得着搞这一套吗？当了市委书记就不食人间烟火了啊！”

倩倩在旁边笑着打趣说：“就是，沈阿姨是请我吃饭，你这只能算是沾了我的光。我好不容易趁周末出来玩玩，你不要这么扫兴好不好？”

原来，沈梦卿是中午到海名接的倩倩。下午的会议，沈梦卿根本就没有参加，而是带着倩倩逛了一个下午的街。赵副省长亲自主持协调会，对神州能源来说，这么重要的会议，沈梦卿竟然不参加，而是带着倩倩逛街，显然很不合常理，这让梁嘉南的心里充满了忧虑。他想，应该和女儿好好谈谈这个问题了。

梁嘉南带着倩倩刚回到住处，詹华就打电话过来说：“倩倩告诉我，她和爷爷约好了，这个周末去爷爷家里。可是刚才老爷子却打电话过来，问倩倩怎么没过去。打她电话也不接，她这是跑哪去了？真是急死个人。”

梁嘉南说：“她来丰州了，就在我这呢！”詹华说：“她怎么突然跑到丰州去了？”梁嘉南说：“是沈梦卿接她过来的。你等等，我让她自己和你说话。”梁嘉南让倩倩接电话，倩倩正在玩手机游戏，大声说：“不接了，你告诉我老妈，明天我就回去。”梁嘉南笑着说：“听到了吧？她不接。”

詹华说：“越来越不让人省心，都是你给惯的。你可要好好说说她，让她收收心，别总是贪玩，要往学习上用点心，班主任都打电话来提醒了。”

挂断电话，梁嘉南对倩倩说：“你知道吗？今天沈阿姨的公司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省长都来了，她却不参加，专门去海名接你过来，陪着你一起逛街，你说这正常吗？”

倩倩说：“老爸，你的意思是，沈阿姨想巴结你？我说老爸，你没感冒发烧吧？人家沈阿姨有什么事办不成？还用找你，你这个市委书记，也就是个厅级吧？人家沈阿姨的哥哥，我在网上查过，那官大了去了，要高出你一大截。我下午跟她逛街，和她打电话的可都是北京的一些领导。再说了，人家沈阿姨的爸爸、爷爷都是什么人？历史书上都能查得到！我爷爷呢？除了跟他一块下棋钓鱼的那帮老头子，没哪个认识！我可看出来了，沈阿姨她对你念念不忘啊，所以才会这么喜欢我，这就是爱屋及乌吧！”

梁嘉南说：“你小小年纪，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我们是发小不错，但也有很多年没联系了。我担任了丰州的市委书记后，她就突然出现了，因为她公司在丰州有个大项目。我一直担心，这次相见，她有别的想法。以后你还是要注意一点，不要和她走得太近，更不许要她送给你的任何礼物。”

倩倩嘟着嘴，说：“你烦不烦人啊，我本来想过来看看你，也好好玩玩，没想到，是来听你板着面孔教训人的。我可没心思听你说教，我的游戏还要冲关呢！”说着，她跑回卧室，坐在电脑前玩起了游戏。梁嘉南很无奈地摇了摇头。

四

星期一上午，梁嘉南刚到办公室，黄宇就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他先是问：“倩倩回去了吗？”梁嘉南说：“昨天下午送她坐大巴回去了。”接着梁嘉南问：“拿的是什么文件？”黄宇说：“是市政府印发的神州能源粤海油田开采工作协调会的会议纪要。”梁嘉南接过来翻看了一下，说：“很详细啊！”黄宇说：“我听说会上赵省长语气很严厉，说哪个部门配合不到位，问

责一把手！这个文件就等您签字，再上报赵省长，就下发了。”梁嘉南说：“知道了！”他说着，随手把文件放在了桌面上。

黄宇站在原地没动，好像还有什么事。梁嘉南问：“还有事吗？”黄宇犹豫地说：“这个文件……”梁嘉南说先放他这。

这时候，洪雅君来找梁嘉南。梁嘉南看了黄宇一眼，说：“我跟洪书记谈点事。”

黄宇离开了。

皮一唐被任命为丰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到人大，算是平稳着陆了。他在心里暗暗庆幸。

李广听说后，来到皮一唐的办公室，说：“大家都舍不得你。你走了，谁罩着我们啊？也不知道这新局长是什么人，以后这工作大家都不知道咋干了。”

皮一唐说：“自己多长个心眼吧！你啊，一直跟着我，我是看着你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你的优点和缺点是一样的，就是胆子太大。新局长到任以后，先夹着尾巴，别生事。”

李广说：“我明白！这新局长是谁啊？”皮一唐说：“咱们的老熟人！”

丰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支队队长钟明，被提拔为丰州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他上任后，专门向梁嘉南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思路。

梁嘉南对钟明说：“省委这次任命你担任丰州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是组织上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要辜负组织的信任。”

钟明向梁嘉南汇报，他要和市局领导认真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彻底铲除皮涌厝村的黄赌毒现象。钟明说：“这么多年，皮涌厝村的黄赌毒，主要是由以皮涌厝村的村长皮恭为首的黑势力团伙把控，活动十分猖狂。黄赌毒现象之所以得不到彻底整治，主要原因是皮恭背靠大树好乘凉！另外，有些干警也与这些人勾结在一起，从中牟取丰厚的不当利益。要铲除皮涌厝村的黄赌毒，必须打掉以皮恭为首的黑势力团伙。这次行动，是由省厅亲自部署的，会尽快采取行动！”

梁嘉南听后，说：“市委完全支持你们的工作。”

整个行动由钟明亲自坐镇指挥，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展开。行动当晚，才临时通知参与行动的公安干警召开动员会。参加动员会的所有人员，包括钟明和市公安局的其他领导，都被要求把手机关掉，放在会场外面。

钟明强调，经过省厅的缜密侦查，已经确认，皮涌厝村的黄赌毒是由以皮涌厝村的村长皮恭为首的黑势力团伙把控。今晚的行动任务，就是务必要将这个团伙一网打尽！

为了让参加行动的公安干警认识皮恭及其主要团伙成员，钟明用投影放了他们的照片。

凌晨三点整，钟明一声令下。满载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的车辆，悄无声息地驶出公安局大院。到达皮涌厝村村口，车辆停下，行动人员立即分小组，分头冲进皮涌厝村的各条街道。对一家家酒店、酒吧、发廊、旅馆、出租屋等场所进行逐一排查，抓捕涉案人员。

然而，皮恭却成了当晚的漏网之鱼！

行动结束后的当天上午，钟明到梁嘉南的办公室，向梁嘉南汇报情况。钟明说这次行动高度保密，掌握的情况也非常准确，却没有抓到皮恭，一定是内部人走漏消息。

钟明向梁嘉南汇报说：“这次行动，是省厅统一部署的，从侦查到行动方案的制订，全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不走漏风声，行动当日，也采取了最高的保密措施。每一个参与行动的人员都不允许和外界联系，在行动前的半小时，他们才知道行动任务。这种情况下，皮恭仍旧漏网了。这说明，在我们市局内部，一定还有我们没发现的内鬼。”

钟明汇报完后，梁嘉南通知市纪委书记洪雅君到办公室，听取市纪委对公安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的调研汇报。洪雅君说：“根据我们近来接到的各种群众举报，公安系统的贪腐行为和违纪行为较为严重。有在办案过程中收取好处的，有刑讯逼供的，还有拿钱捞人的。皮恭在皮涌厝村盘踞多年，有不少违规经营的项目。有的警员在这里面一定也收受到不少好处。他们决不愿意看到皮恭被查处！”

洪雅君接着说：“市公安系统违纪违法的问题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否

则，在人民群众中产生的影响是恶劣的。对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形象的损害是严重的。我建议先从中层干部中的个案查起！”

钟明说：“根据基层民警反映，我们市局部分中层干部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李广，就有不少基层民警投诉他！”

洪雅君和钟明说这些话时，黄宇正好端着为洪雅君和钟明冲好的两杯茶，走到梁嘉南的办公室门口。他听钟明这样说，脸色为之一变。他为洪雅君和钟明端上茶后，从梁嘉南办公室退了出来，找了一个没人的僻静地方，悄悄拨通了李广的电话，神情紧张地说：“李哥，中午我要见你，有重要事情！”

李广说：“我现在很忙啊，哪有时间见你？你能不能在电话里告诉我到底什么事。”

黄宇说：“不行，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必须当面告诉你。”

李广说：“好吧，不过吃饭就没时间了。十二点半，就在齐盈盈的美容店旁边见。”

中午十二点半，黄宇打出租车赶到见面地点，李广已经提前赶到。黄宇上了李广的车。李广说：“这么急着见我，有什么要紧事？”

黄宇就把他上午在梁嘉南的办公室门口偷听到的洪雅君和钟明所说的话告诉了李广。黄宇说：“李哥，你帮过我的大忙，我把话传给你也是冒了很大风险。”李广说：“兄弟，你尽管放心，我打死也不会把你抖出来！”黄宇说完这事便下车快速离去。

李广内心有些慌乱，他打电话给皮一唐，说：“老板，纪委可能要拿我拿咱们开刀了。”皮一唐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咱们？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于是李广把黄宇透露给他的情况告诉了皮一唐。

皮一唐心里一沉，有一种危险来到身边的感觉。当天下午，他就带上两根差不多一斤重的野生老山参，赶到省城赵扶义的家里。赵扶义还没有回家，皮一唐把老山参拿出来，告诉赵扶义的夫人，他找行家看过，这两根老山参最少也有一百年以上。赵扶义的夫人高兴地说：“哎呀，这么大的野山参可真是难得！”

赵扶义回到家看到皮一唐在，就问：“一唐你怎么来了？”皮一唐忙说自己也是刚到，是来省里开会，顺便过来看看老班长。赵扶义瞥了一眼桌子上的野

山参，说：“跟我来一下，我正好有点事找你！”皮一唐跟着赵扶义进了书房。赵扶义说：“到人大，你是如愿以偿了。”皮一唐笑着说：“年纪大了，在公安线上实在力不从心。”赵扶义摆了摆手，说：“你早就跟我说过，想到人大、政协，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表态？”皮一唐忙说：“您是想让我帮着您守好丰州这块地！”

赵扶义听了，脸色一下阴沉下来，说：“丰州又不是我赵扶义的！”赵扶义看了看皮一唐，接着说：“你啊，不爱学习的毛病一点改不了！十八大以来，中央在抓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上可是力度空前啊，先后修订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些你都学过吗？特别是最近出台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有一条是致命的，干部问责终身制。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有问题的干部谁也别想平稳着陆了！在这个问题上，可要警醒啊。”他像是说给皮一唐听，也像是说给自己听。皮一唐掩饰道：“您最了解我，我能有什么问题？”赵扶义很不客气地说：“你有没有问题，我不清楚。我现在只知道你的亲侄子惹了大事！你以为一个钟明就能对皮涌厝村动手吗？这一次，是省厅直接部署的！”

皮一唐忙说：“老班长，跟您说实话，我也是为这事来的。您说，他们这么做到底想干什么？会不会是有人想故意找我的麻烦？”赵扶义说：“这就要问你自己了，你自己的手脚干不干净？”皮一唐恳请说：“老班长，您可得帮帮我，我一直都跟着您，是您的人！”赵扶义听了，严肃地说：“一唐同志，什么叫你是我的人？都是党的干部！有些时候有些场合说话要用词准确才行啊，我累了，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还有，外面那些东西是你拿过来的吧？”皮一唐说：“给大姐补补身子！”赵扶义态度坚决地说：“你拿走！她没病没灾的，用不着补，拿走它！”

赵扶义的态度，让皮一唐感到有些心灰意冷。他尴尬地拿着野山参离开了赵扶义家。他回到车上后，失神地坐了一会儿，犹豫再三后拨打了杜鹏的手机，他想请杜鹏帮自己联系一下沈梦卿。杜鹏告诉他，沈总很忙，最近也不会来丰州。皮一唐说没关系，他可以去北京拜访沈总。杜鹏说就算皮一唐去北京，沈总也没时间见他。皮一唐接着问杜鹏有没有时间。杜鹏说他最近也没有时间。

赵扶义对自己表现出的决绝与冷漠、杜鹏的婉拒，让皮一唐突然感到毛骨悚然。他不仅怕纪委调查，而且担心自己被“后台”抛弃。他想必须尽快找到一个新的、更牢固的“靠山”，只有这样，他心里才会踏实。他首先想到了陈镜明。他想，假如陈镜明能够帮自己，凭着陈镜明在高层的人脉，完全可以让大事化小。

这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皮一唐来到了儿子皮小军的墓地。他从包里拿出一盒中华烟，抽出一支点上，放到墓前。皮一唐有些伤感，他低声自语道：“小军，我以前问过你，什么样的警察才算得上是好汉。我记得你说，管他面对的是谁，一个字——冲！是啊，必须冲！你倒了，你老爸绝对不能倒下！”

皮一唐离开儿子皮小军的墓地，开车到新世纪公司见了陈镜明。他开门见山地告诉陈镜明，自己遇到了难处，希望陈镜明能够帮他一把。

陈镜明没有说话，仍是不紧不慢地泡着功夫茶。皮一唐说：“你就不问问我想找你帮什么忙？”陈镜明笑了笑，说：“看你说的，好像出了多大事一样。”说着，他把一杯茶放到了皮一唐面前，平静地说：“喝茶吧。”皮一唐有些焦急地说：“陈总，你知道吗？纪委在查我！我倒了，丰州官场会地震的。你说，这算不算大事？”

陈镜明说：“赵省长没有伸手拉你一把？”皮一唐说：“我不想麻烦他！”陈镜明微微一笑，说：“神州能源的沈总呢？你没找找她？”皮一唐说：“咱和他们哪有关系？”陈镜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说：“我没猜错的话，你是走投无路了。”皮一唐苦笑了一下，说：“明人面前不说暗话，算是吧。我知道你上面有很多朋友，能说得上话！”陈镜明说：“对不起，这个忙我帮不了！”

皮一唐说：“陈总，话不能说死啊！”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放到茶几上。陈镜明一看，是自己开给皮一唐的空白支票的复印件。陈镜明皱了皱眉头，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皮一唐说：“俗话说，帮人就是帮己。这可是你给我的，我要是出了事，陈总，你行贿这一条是跑不掉的。”陈镜明听了，说：“你这是有备而来啊。”说着，他按下茶几上的呼唤键，让财务的张会计把公司上半年的财务明细拿过来。皮一唐狠狠地盯着陈镜明，说：

“陈总，你这是想和我撕破脸啊！”陈镜明没有回话，只是笑着给皮一唐续上茶。

张会计抱着几本财务账册走了进来。皮一唐紧张地想把复印件收起来，陈镜明却抢先一步，直接把复印件推到了张会计面前，说：“把这笔款的用项给皮主任看看！”张会计看了一眼复印件，拿出其中一本账本，熟练地翻开，放到皮一唐的面前，说：“皮主任，您看，这笔款项是用于赞助公安系统设备更新的，上面已经有明确的说明！”皮一唐看着，脸色都变了。陈镜明告诉张会计，“没事了，你去忙吧！”

张会计离开后，陈镜明说：“我是赞助公安系统的，至于这笔款子是否有人挪用，那我就不得而知了！”皮一唐冷冷地说道：“陈总，你太聪明了！既然陈总不肯帮忙，我也不会死皮赖脸，看在咱们多年的交情上，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谈话，陈总不要说出去！”陈镜明说：“我很少和人撕破脸皮！”皮一唐站起身来，说：“打扰了！”陈镜明说：“慢走，不送！”

皮一唐离开后，陈镜明站起身，拿起皮一唐用过的茶杯，扔进了垃圾桶。这时候，三叔走了进来，说：“镜明，皮的脸色可是不太好，你是不是没给他面子？”

陈镜明说：“面子是人给的，脸是自己丢的！”

三叔笑了笑，说：“镜明，你让我找的那几位地质专家，我都联系过了，他们都愿意帮忙对粤海油田的勘探数据进行分析。”陈镜明听了，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五

皮一唐从陈镜明这里碰了钉子后，突然有一种穷途末路的悲凉感。他想来想去，手里只剩下一张牌可打了。他决定尽快见杜鹏一面。然而，杜鹏根本不接他的电话。这天晚上，皮一唐决定直接去神州能源丰州分公司找杜鹏。事情还真巧，皮一唐刚把车停下，就发现杜鹏走出了大厦。皮一唐忙下车迎上去打招呼。杜鹏冷淡地说：“真不好意思，我有个约定，快迟到了。”皮一唐说：

“你用不着躲着我，我说句话就走。”皮一唐望着杜鹏，说：“请你转告沈总，她这次帮我，其实也是在帮她自己。”杜鹏不禁笑了，笑声中不乏轻蔑。他没想到，皮一唐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再也笑不出来。皮一唐一字一顿地说：“因为我知道，牛伯仲到底是怎么死的！”

杜鹏心里“咯噔”一下。皮一唐看了杜鹏一眼，说：“你忙，我就不耽搁你的时间了。”说完，径自离去。

这两天，沈梦卿恰好就在丰州，杜鹏立即赶了过去。杜鹏见到沈梦卿后，把皮一唐的话转述给沈梦卿听，接着心事重重地说：“皮一唐是个老公安，他一定有保护自己的办法，所以我只能答应他的条件。”沈梦卿想了想，说：“也好，梁嘉南和洪雅君在丰州一天，我们就会存在一天的阻力。”杜鹏说：“我了解皮一唐，他很有些手段，让他做！”沈梦卿说：“用不着，再怎么，我和梁嘉南还是有感情的，我不想他出什么意外。”杜鹏还想说什么，沈梦卿却板下了脸。杜鹏叹了口气，说：“我会有分寸的。”

杜鹏离开后，沈梦卿给赵扶义打电话，说：“赵省长，找个时间一起吃顿饭吧！”

六

这天晚上，沈梦卿感到有些累，做完面膜后，正准备洗漱一下，早点休息。杜鹏却神色紧张地来找她。杜鹏告诉她，陈镜明简直疯了，竟然花了一大笔钱，聘请了不少国内外有名的地质专家分析粤海油田的勘探数据。

沈梦卿心里很清楚，假如陈镜明真的发现了什么，凭他的能力和上层的关系，会给神州能源带来很大麻烦。她有些急躁地问杜鹏怎么办。杜鹏说：“让陈镜明停下来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只要梁嘉南不再顶着不办，能够尽早进场开采，神州能源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沈梦卿沉思了一会儿，说：“是时候跟梁嘉南摊牌了！”

杜鹏走后，沈梦卿给她哥哥打了电话，把丰州这边的情况说了，请求她哥哥想办法阻止陈镜明的调查。同时她也向哥哥提出，要想办法把梁嘉南调离丰州，这样神州能源在丰州的项目才能顺利推进。她哥哥说会考虑这些问题，同时提议沈梦卿要尽快与梁嘉南见面谈谈。

第二天上午，沈梦卿打电话约梁嘉南见面，梁嘉南没有接她的电话。她又把电话打给市委办公室的高主任。高主任告诉她，梁书记去丰北县了。

梁嘉南去丰北县，主要是调研当地的扶贫工作情况。省委下达了关于恢复周昌挺工作的通知，接着，韩楚霞的问题，国安部门也调查清楚了，并不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问题。韩楚霞回到丰州后，认为出了这么大的事，自己不适合继续在组织部门工作下去了。梁嘉南说：“你是常委，你的任免是要通过组织程序的，一天没走这个程序，你就还要在工作岗位上坚持一天。”在这个时候，梁嘉南能这样说，着实让韩楚霞有些感动。此前，韩楚霞一直在丰北县蹲点，梁嘉南建议她继续回丰北县，一来帮着做些扶贫工作；二来总结丰北县的经验，把如何搞好经济落后地区扶贫工作的建议再好好完善一下。

梁嘉南一行到丰北县后，县委书记何艳红和县长李凯带他们到了县城几公里外的一座山上，满山的橙子树上结满了圆润硕大的橙子。这是几年前，丰北县重点推进的一个扶贫项目。他们把一些贫困户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县里帮扶部分资金，同时协调银行给予部分贷款支持，并请省农业厅的专家担任技术顾问，开发了这片果园。何艳红介绍道：“当初开发这片果园，县里就决定走生态农业之路，禁用农药和化肥，确保种出的是真正的有机绿色水果，并进行了鉴定和认证，注册了商标。这橙子在市场上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不仅在南江省非常畅销，而且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也很受欢迎。”

何艳红接着介绍：“当初之所以把一些贫困户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合作社，主要是考虑到一家一户的帮扶。因为单个家庭的生产能力有限，很难产生规模效应。成立合作社，把大家聚拢在一起，开发生态农业项目，就容易产生规模效益。县里不仅提供资金、技术方面的支持，每年的销售工作，县里也指定由商务局、农业局和当地镇政府等相关部门合作，联系大批发商，集中批发销售。去年合作社不仅还清了银行贷款，每个家庭还有近五万元的收入。”

梁嘉南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值得总结推广。何艳红说：“县里从去年开始，就先后成立了几个扶贫合作社，开发茶场和果园，而且全部走生态农业发展道路。”

梁嘉南和果园里忙碌的农民们聊天，他们都说，自己能富裕起来，最应该感激的就是何书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伯说何书记把他们都当成家人了，农民们过穷日子，何书记看着就着急。为了大家，她可是操碎了心！

中午的时候，一些农民热情地提出请梁嘉南和何艳红一行吃饭。梁嘉南笑着说：“大伙的情谊我们领了，饭就不吃了！”何艳红说：“梁书记，也十二点多了，要不，先回县委饭堂吃饭，下午再到其他扶贫点看看。”梁嘉南说：“好！”接着，他看了大家一眼，说：“规矩都知道吧？”韩楚霞说：“你放心，等会儿我们每个人都把饭钱交给艳红同志。”何艳红说：“都是粗茶淡饭，哪能收你们的钱呢？”秘书黄宇说：“何书记，梁书记已经给我们定了规矩，下基层吃饭必须交伙食费，你就别让我们违反原则了！”何艳红笑着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梁嘉南等人在丰北县委饭堂吃饭的时候，黄宇走到他身边，说：“梁书记，神州能源的沈总来了，现在就在县委大院门口。她说要见您。”梁嘉南说：“知道了。”他接着对大家说：“对不起啊，有点事，失陪一下。”

沈梦卿的车就停在县委大院门口的路边。梁嘉南一走出来，她就打开车门下车和梁嘉南打招呼。梁嘉南说：“沈总，你可是真有本事啊，我走到哪儿你都能找得到。”沈梦卿说这叫有心。梁嘉南问她有事吗。沈梦卿说：“你说呢？我大老远跑到这里来，你以为是看风景吗？上车吧！”

梁嘉南上车后，沈梦卿没有说话，她直接把车开出了县城，上了山间公路。梁嘉南既困惑又着急，说：“沈总，你能不能抓紧时间？还有很多人等着我呢！”沈梦卿侧脸看了一眼梁嘉南，说：“那我就开门见山，不兜圈子了，我想帮你！”梁嘉南问帮他什么。沈梦卿说帮他进步。她看了一眼梁嘉南，说：“嘉南，你不会想在丰州干一辈子吧？我可以利用我的资源帮你到省里任职，或是到北京的部委工作。”

梁嘉南说：“很有诱惑力啊！条件呢？”沈梦卿说：“你只要别再为难

我！”梁嘉南笑着说：“沈总，我什么时候为难过你啊？”沈梦卿说：“神州能源的项目是我的，你压着文件不签字，该配合的不配合，不是在为难我吗？”梁嘉南说：“那你应该比我还清楚，这是因为什么。”沈梦卿说：“嘉南，你何苦呢？你应该知道，这两个项目有多少沿海城市的领导们想和我们合作。因为他们心里都清楚，带动经济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些项目将会是他们很大的政绩！”

说到政绩，梁嘉南心中充满感慨。他对沈梦卿说：“既然说到政绩，我不妨和你说说我最近了解到的一些政绩。你可能也听说了，现在不少城市都在搞什么亚洲最大广场、什么世界最高建筑等。好像不这么搞就显不出当政者的政绩，完全就不考虑这些城市的实际情况，社会集资、银行贷款、地方财政……只要能花的钱都倾尽所有去投入。一些领导干部就是凭着这些所谓的政绩，提拔高升，拍屁股走人，留给地方的却是一屁股饥荒！”

沈梦卿说：“这就是现实，没人不会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命运。”梁嘉南说：“如果从我个人的利益考虑，我是可以把丰州炼油基地和粤海油田当成我的政绩。可是别忘了，除了你们神州能源集团，我们丰州地方也要筹资几十个亿投进去。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将来项目利润并不尽如人意，这些钱怎么办？用几十个亿换取我的升迁，这个成本是不是太大了？”

沈梦卿说：“看来我是无法说动你了。”梁嘉南说：“想说动我很简单，只要重新勘测粤海油田蕴藏量。”沈梦卿强压着心头的恼怒，说：“你已经走火入魔了，勘测结果是部里认可的，你连组织都不相信？”梁嘉南说：“这顶帽子太大，我可戴不起。”“没办法和你谈！”沈梦卿说着，调转车头，把梁嘉南送回丰北县委。回来的路上，两个人各自想着心事，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

当天晚上，梁嘉南回到办公室，打电话向刚毅书记汇报了沈梦卿许诺帮他职务晋升的情况。

梁嘉南说：“刚书记，我有种直觉，沈梦卿应该知道粤海油田蕴藏量的真实内幕，否则她不会赤裸裸地给我许下丰厚的条件。”

刚毅书记在电话里说：“我知道了。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什么时候？”梁嘉南急切地问道。“我会联系你的！”刚毅书记说完，直接挂上了电话。

七

皮恭被成功抓获。看到钟明带几名警察押着皮恭从一栋居民楼里走出来，李广恨得牙根发痒，暗骂皮恭真是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大行动的当晚，李广在一家酒店把正在赌博的皮恭抓了个现行。他偷偷把皮恭带上警车，让他藏在座位底下，带到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把他放了。告诉他，现在不同于他叔叔当局长的时候了，一旦被抓住就别想出来，让他赶紧到外地躲起来。皮恭虽然当面答应得挺好，却根本没把李广的话当回事。他不仅没去外地，而且一点也不收敛。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竟然跑到一家酒店泡小姐，有人发现后打电话给110报警。李广带人出警，他磨磨蹭蹭的，先是让司机到加油站给车加油，然后为了给皮恭报信，让他快点躲起来，他把警笛警灯全打开，一路响着警笛到了现场。李广虚张声势地让几名干警在外围搜查警戒，他独自一个人到里面，发现喝了酒的皮恭一个人只穿着一条底裤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李广气不打一处来，上前用力把他拖起来，看着懵懵懂懂的皮恭，骂道：“你是猪啊？猪都比你有脑子。你这不是找死吗？”皮恭不以为然，说：“别吓唬人了，你们哪个没在我这拿过好处？还敢真抓我？”李广恼火地说：“你叔已经不是老板了，懂不懂？赶紧穿衣服走人，到外地去，走得越快躲得越远越好！”李广让他借着夜色，通过地下停车场离开了酒店。

李广这次又没抓到皮恭，让钟明对他产生了怀疑。钟明告诉110接警人员和市局值班室，如果再有人报警发现皮恭，直接向他报告。几天后，有人打电话到110，说是在一间出租屋发现了皮恭。钟明立即带几名干警前往现场。等李广得到消息，火急火燎地赶到现场时，钟明带着几名警察正押着皮恭走下楼。

李广快步走上前，说：“钟市长，我也是接到报警后，立即赶了过来。”

钟明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直接上了警车。李广有些尴尬地愣在

了原地。等钟明带人走后，李广立即拿出手机，打电话给皮一唐，告诉他皮恭被钟明亲自带人抓了。

皮一唐正在办公室，百无聊赖地看报纸，听李广说皮恭被抓，心里一惊，对这个不争气的侄子又恨又气。现在他的处境本已十分危险，让人时时惊心，夜不成寐。直到前天，杜鹏打电话告诉他，沈总答应帮他，他的心里才稍感平静。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皮恭被抓了。如果皮恭交代了，非把他牵连出来不可。皮一唐考虑再三，决定还是要给杜鹏打电话请沈梦卿帮忙，除此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办法。电话打过去，杜鹏很爽快地答应和他见面。

当晚见面后，皮一唐告诉杜鹏，自己的侄子就是皮涌厝村的村长皮恭被抓了。杜鹏一听就明白了，他让皮一唐放心，说会请沈总出面帮忙。皮一唐连声道谢。杜鹏笑着说：“患难见真情，你现在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了吧？”皮一唐说：“杜总，您和沈总的大恩大德，我是没齿不忘啊！”

几天后，钟明突然接到丰州市看守所张所长的电话，说龙江省冰城市公安局把皮恭提走了。钟明大声质问：“谁给你的权力？你等着处分吧！”张所长低声说：“他们有省厅的文件，我不能不放人啊。”钟明没再听他解释，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他打电话把这事告诉了洪雅君。洪雅君说她马上赶到看守所。

洪雅君和省纪委办案人员高鹏赶到看守所时，钟明已经到了。钟明把几份文件递给洪雅君，说：“这是龙江省公安厅、冰城市公安局和咱们省厅的提审手续。他们说皮恭在冰城也有案子，要带过去提审。”洪雅君问：“手续都是真实的吗？”钟明说：“已经核实过了，手续没问题。”洪雅君看了一眼神情紧张地站在旁边的张所长。钟明对张所长说：“你先出去一下吧！”待张所长出去后，洪雅君指了指桌子上的那些文件，说：“钟局，你觉得皮一唐有这个能量吗？”钟明摇了摇头，说：“他办不到。”钟明说：“省厅的这份提审手续怎么来的，我可以打听，龙江省和冰城方面，我就无能为力了。洪书记，能搞出这么大动作，绝非一般人！”

洪雅君点了点头，说：“建议你尽快向省厅汇报情况，我也会向上级汇报的。”

回去的路上，洪雅君告诉高鹏，这说明皮一唐这个侄子一定掌握着皮一唐

的罪证，要尽快查清皮一唐最近都和什么人联系过，重点放在警方对皮涌厝村的行动之后。洪雅君回到办公室，向刚毅书记做了详细的汇报。刚毅书记说他会向李浩然书记汇报，由省委和省纪委出面，向龙江省方面了解情况。刚毅书记叮嘱洪雅君，要密切关注皮一唐的动向。

几天后，李广拿着医院开的一张病假单，申请休病假。钟明调查发现，李广竟然去了冰城。他马上把这个情况向洪雅君做了报告。洪雅君说：“决不能让皮恭跑了。钟局，建议市公安局安排人去冰城，我向省纪委汇报，建议办案组安排高鹏一起过去。”接着，她向刚毅书记做了汇报，并提议请省公安厅给予配合。刚毅立即与省公安厅领导联系，省公安厅领导答应马上派人前往冰城。

李广赶到冰城之前，冰城市公安局已经收到通知，要他们将皮恭交给丰州市公安局。因此李广到冰城后一切顺利。皮恭戴着手铐，被警察从看守所押了出来。他看到李广，有些激动，正要说话，李广冲他微微摇了摇头，示意他装作不认识，不要说话。

李广走上前，装作不认识的样子，看了一眼皮恭，问：“你是皮恭？”

“是。”皮恭答道。“押上车！”李广说。

看守所的警察把皮恭押上了车。李广与冰城市的公安干警寒暄道别，上车后，把车门关上。皮恭说：“你怎么才来？”李广说：“现在不是以前，比较麻烦。”皮恭说：“还算你们有良心。如果你再不来，我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皮恭举了举戴着手铐的双手。李广让一名警察把手铐打开，随手递给皮恭一支烟。皮恭把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说：“老子出了这个大门，还是老大！”

到了看守所大门口，站岗的武警示意停车。李广打开车窗，将放行的文件递给武警。武警仔细检查后，示意开门放行。李广和皮恭不禁有些激动。就在车辆缓缓开出看守所大门时，两辆警车突然飞驰而至，停在了李广他们的警车前面。高鹏、丰州市公安局的张处长，还有一名李广不认识的警官从车上下来。李广不认识的这名警官，是省公安厅专门派来的人。

李广强装镇定，下车后说：“张处，你怎么来了？”

“皮恭在你车上？”张处长问。

“对啊，丰州的案子还没审完……”李广解释。

张处长不等李广把话说完，说：“把皮恭交给我们吧！”

李广有些为难地说：“这哪行啊？”

省公安厅的警官把手续文件递到李广面前，说：“你看清楚，这是省厅的命令。”

张处长说：“李主任，钟局让你把人给他们，你要不要给钟局打个电话？”

李广思考了片刻，说：“既然如此，我就把人交给你们！”皮恭被押下车，交给了省厅派来的警官。

临上车时，皮恭扭过头来，狠狠瞪了李广一眼，目光中充满了威胁。

八

叶弘轩被梓萍纠缠得几乎焦头烂额。梓萍虽然曾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也在民政部门办理正式离婚手续，从法律上讲，她和叶弘轩不是合法夫妻。而现在梓萍反悔了，坚决不同意离婚，提出复婚。这天晚上，叶弘轩刚回到招待所，梓萍就打电话过来，威胁说如果叶弘轩再和那个小妖精纠缠不清，她就到省委、省政府、省纪委去闹，看组织管不管。叶弘轩恼怒地说：“你无耻！”梓萍在电话里说：“就算是吧。不过我要提醒你，真把我惹急了什么事我都干的出来！”叶弘轩气愤地说你爱干啥就干啥！说完，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时候，门外有人敲门。叶弘轩住在这家招待所，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秘书左霄，另一个就是吕欣。左霄刚刚从这里离开，不可能回来，显然是吕欣过来了。想到吕欣，叶弘轩就痛苦万分，他什么都给不了自己心爱的姑娘，只是让她陷入了痛苦。他迟疑着，没有去开门。

吕欣敲了一会儿门，里面没有应声，她就拨打了叶弘轩的手机。她听到手机响了一声，就断掉了——是叶弘轩急忙按掉的。吕欣黯然神伤，给叶弘轩发了一条短信：你不用躲着我，只要你说，我们已经结束了，我就会悄然离开。

吕欣发完短信，转身下楼。叶弘轩突然把门打开，说：“欣欣，对不起！”

吕欣停下脚步，转过身，已是泪流满面。叶弘轩四下看看，有些担心地说：“进来说，好吗？”

吕欣犹豫了一下，走进房间，叶弘轩关上了门。

吕欣问：“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吵架了？”

叶弘轩说：“生活了半辈子，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

吕欣伤感地说：“因为我，对吗？”

叶弘轩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吕欣看着一脸痛苦和无奈的叶弘轩，说：“来之前，我已经想好了，假如见不到你，我再也不会找你了。”叶弘轩说：“还好，我们见面了。”吕欣说：“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叶弘轩疑惑地望着吕欣。吕欣说：“因为我爱你，所以我选择离开，我不想成为你的压力。”叶弘轩说：“再给我一些时间好吗？请相信我，我一定会处理好的。”吕欣说：“要多久？一个月还是一年？你能告诉我吗？”

叶弘轩痛苦地摇了摇头。吕欣苦笑道：“我虽然26岁了，你是我真正的初恋，可我不想继续！因为我不想成为自己鄙视的那种人！”叶弘轩看着吕欣，一时无语，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吕欣神情悲戚，两行清泪顺着脸颊，哗哗地流淌，她望着一脸怅然的叶弘轩，说：“你能抱抱我吗？”叶弘轩没有动，也没有说话。吕欣突然冲上前，紧紧抱住叶弘轩，身体在不停地颤抖，她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片刻之后，吕欣放开叶弘轩，打开门跑了出去。

叶弘轩很想追出去，但他忍住了冲动。叶弘轩走到窗前，看到吕欣下楼后，停住脚步，回望着自己这边。昏黄的灯光下，吕欣是那么柔弱、无助和凄凉。

吕欣多么期待叶弘轩能追出来，然而他没有，她只好伤感地离开了。不管她有多么的不舍，她内心有着怎样的痛苦，她知道，在叶弘轩没有正式离婚之前自己必须离开。因为叶弘轩的身份不一样。

第二天，叶弘轩上班后，杜鹏打来电话，并没有询问能否按照计划进场施工的事，而是约叶弘轩晚上到海湾酒店一起聚聚。叶弘轩答应了下来。

杜鹏不愧是察言观色的高手。当天晚上，他发现叶弘轩的状态不对，有点心不在焉、神不守舍。杜鹏给叶弘轩和自己各满上了一杯红酒，说：“叶市长，在这个城市，对我来说，算得上朋友的，也就是您。今天约您来，不是为了公事，就是作为朋友，一起聊聊，很感谢您能赏脸。”叶弘轩说：“你客气了。”

叶弘轩心情不好，很快就有点不胜酒力，有了几分醉意。他突然说：“我和吕欣分手了！”杜鹏把玩着酒杯，看着叶弘轩，没有说话。叶弘轩接着说：“我现在没有别的想法，只是希望她能够得到应有的幸福，可我给不了她！”叶弘轩痛苦地摇了摇头。

杜鹏说：“这一点请你放心，只要我们合作，那个姑娘在任何地方都会过上最上层的生活。”“谢谢！”叶弘轩举起了酒杯。当天晚上，他彻底醉了。

几天后，叶弘轩忍不住给吕欣打电话。没想到，吕欣说她在机场，她已经辞职了，要去国外一个很远的地方。

那天晚上，吕欣见过叶弘轩后，就决定离开他，离开丰州，离开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在离开前，她约见了高鹏，她痛苦地告诉高鹏，自己失恋了。高鹏说：“是哪个臭小子欺负你？我替你出这口恶气！”吕欣惨淡一笑，说：“是我主动离开他的。”然后 she 就把一切告诉了高鹏，请高鹏替她向姨妈解释一下。她说等过段时间心情好了，还会回来的。

洪雅君听高鹏这样说，一下着急起来。她给吕欣打电话，约好晚上让吕欣到家里来，好好和她谈谈。没想到，下午临下班时有一项紧急工作需要洪雅君马上处理，等她忙完工作，匆匆忙忙地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吕欣已经走了。吕欣在客厅的茶几上留了一张纸条，写道：“小姨，我走了！请您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感谢您一直照顾我，关心我，把我当女儿看待。可感情的事碰上了，实在无奈，等我心情好了，自然会回来的！”洪雅君万分焦急，她一次次拨打吕欣的手机，吕欣却关机了。其实，这时候吕欣已经在机场了。

叶弘轩的电话，也是在吕欣准备关机的那一刻打来的。叶弘轩急匆匆地赶到机场，问她能不能不走。吕欣苦笑着摇了摇头，说：“缘分已经尽了，留下来还等什么呢？”

开始登机了，吕欣站起身，对叶弘轩说：“谢谢你，在我离开时，你来

送我，这也许是天意吧。在我关机的那一刻，你竟然打来了电话。再见了，你平时工作太多，太忙，注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多保重！”

吕欣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叶弘轩望着吕欣的背影，泪水就忍不住落了下来。

叶弘轩微微感到欣慰的是，他趁吕欣不注意，悄悄把一张银行卡塞到了她的外套口袋里。这张银行卡是杜鹏给他的。那天晚上，他和杜鹏在一起，因为心情不好，喝醉了。他回到住处，一头倒在床上就睡到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后，他看到了杜鹏发来的短信，说昨晚趁他去洗手间，把一张银行卡放在了他包里。杜鹏说没别的意思，作为朋友，为他这份真挚的爱情所感动，就是想帮他向吕欣表达一份爱意，实现心中的愿望，让他心爱的姑娘在异国他乡有一份念想，情感上有一种安全感。

叶弘轩起身打开包一看，确实有一张银行卡。要还是不要？他内心纠结。如果要，他非常清楚他就要和杜鹏、沈梦卿在经济上有了扯不清的关系。但是他也清楚，他虽然爱吕欣，但现在他这种情况却给不了她爱。当吕欣告诉他，要离开丰州时，他在赶往机场的路上，还在考虑要不要把这张银行卡送给吕欣，还为此犹豫不决。可到了机场，当吕欣坚决要走时，他内心充满了痛楚。一个女孩子到陌生的异国他乡，何其不易！而且还是因为他。吕欣要离开自己了，竟没有准备一份礼物。他觉得亏欠吕欣太多了，在最后一刻，他决定把银行卡留给吕欣。

对于叶弘轩来说，只有这样做，他内心才会稍感安宁。

关于皮一唐的违纪违法问题，省市纪委的调查有了重大突破，掌握了确凿证据。省纪委会办案人员专题向刚毅书记进行汇报。

专案组人员汇报说：“二十四年前，丰州市还是丰州县的时候，城关发生过三起连环强奸杀人案，死者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女性。当时省公安厅为此成立了专案组，在丰州整整驻扎了两个月时间，依然一无所获。时任皮涌厝派出所外勤的皮一唐，却根据一起入室盗窃案发现了线索，并亲自抓获了嫌疑人。没多久，嫌疑人交代了强奸杀人的罪行。也就是因为这个案子，皮一唐获得了公

安部的嘉奖，被破格调进丰州县公安局刑警队。在丰州县公安局，皮一唐连续破获了丰北特大贩毒案、“7·30”拐卖儿童案、黑三拦路抢劫致死案三起在部里挂名的大案。也正是因为皮一唐屡立大功，被时任县委书记的赵扶义赏识，一路提拔，直至担任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丰州市公安局局长，到如今的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但是，我们调查发现，有些事情是经不起推敲的。”

在场的人，顿感诧异。

办案人员接着说：“十六年前，已经被执行死刑的那个毒贩并不是真正的罪人。很多的口供都是刑讯逼供后的假口供。大家都知道，皮一唐的亲儿子曾经是丰州市公安局的警察，在执行公务时，和另外两名同事一起牺牲。两天后，皮一唐亲自带队亲手击毙了这个歹徒。这个杀死三名警察的凶手正是十六年前逃脱的那个真正的毒贩。在他儿子死后，他像变了个人，大肆收敛钱财、利用权力，成为皮涌厝村和其他非法经营场所的保护伞，收取了大量的贿赂。他受贿有自己的原则，就是收受好处再办事，办不成事，就把贿款退回去。在我们调查的过程中，就算检举他的人，也不忘说他是讲信用和有义气的。”

“拿着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贪赃枉法，这算什么信用？共产党的干部，却和黑势力走到一块，这难道就是他的义气？”刚毅书记气愤地说。“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皮一唐案还牵扯其他人，而且很可能会涉及更高层面的领导干部。”专案组人员说。刚毅书记说：“不论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

刚毅书记意识到，皮一唐案极可能涉及赵扶义。

专案组人员离去后，刚毅书记告诉秘书，今天上午，所有的来客一律不见，不是特别重要的电话找他，就说他在开会。

秘书离开后，刚毅书记戴上老花镜，翻阅几份专案组的报件。皮一唐等人问题的严重程度，让人触目惊心。他压不住心头怒火，猛地站起来，愤怒地一拳头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因为过于愤怒和激动，他心口一阵剧烈的疼痛。他捂着胸口坐在椅子上。秘书听到响声，惊慌地推开门，看到他脸色苍白，痛苦地捂着胸口坐在椅子上，忙问：“刚书记，您怎么了？”刚毅书记指了指放在沙发上的皮包。秘书立刻明白了，上前打开包，取出速效救心丸递给刚毅书记。

刚毅书记服下速效救心丸后，秘书仍很不放心，说：“刚书记，送您到医

院看看吧？”刚毅说：“没事，你去忙吧。”秘书说：“我开着门吧，您要是不舒服，随时叫我！”刚毅书记点了点头。秘书出去没多久，电话响了。电话是中纪委打来的。秘书犹豫着推开门，说：“刚书记，中纪委的电话。”刚毅书记说：“赶紧接进来。”

刚毅拿起电话，示意秘书把门关上，说：“您好！我是刚毅。”

“刚毅同志，你好！中央纪委领导对涉及有关赵扶义的问题很重视，指导我们跟进，我们遵照指示本周将到南江省核查有关情况。”

刚毅书记激动地说：“好！我们全力搞好配合。”

I 第十五章

生日寿酒藏钞票，反腐之路满是荆棘

看到身为市委书记的儿子送给自己的寿酒变成了现金钞票，梁老爷子怒气攻心老泪纵横……

—

那天，沈梦卿到丰北县找到梁嘉南，主动提出在他职务晋升问题上找门路助一臂之力，被梁嘉南当场拒绝。但她仍没有放弃，因为她太了解梁嘉南了，以梁嘉南的性格，只要他在丰州，神州能源的项目根本不可能顺利展开。现在陈镜明又添乱，找了那么多专家调查粤海油田的事。如果不尽快想办法调走梁嘉南，尽快进行开采，她将会陷入极端被动的境地，甚至会连累到她哥哥。因此，她动用所有资源，运作调走梁嘉南的事。

这一天，省委组织部的韩部长来到李浩然书记的办公室，向李浩然书记汇报说：“省委宣传部欧阳部长的病情基本上确诊了，估计很难再继续工作。”李浩然书记说：“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也正想听听组织部门的意见。”韩部长说：“中组部干部考察组的推荐人选中，梁嘉南是其中之一人选。”韩部长接着说，“梁嘉南同志到丰州担任市委书记，属于临危受命。

这段时间，他在丰州是有成绩的，尤其在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工作上力度是很大的。成绩也非常突出。这也使他得罪了不少干部，为了保护他，建议同意中组部考察组的意见。”李浩然书记说：“为体现优胜劣汰的用人导向，对那些用心、用力、用情地干工作，给予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充分肯定是应该的，我们再考虑考虑吧。”

过了没几天，赵扶义也找到李浩然书记，提议向中组部力荐梁嘉南作为省委宣传部部长人选。李浩然书记说：“嘉南同志到丰州没多久啊！”赵扶义说：“嘉南同志在丰州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他大局意识强，政策水平高，且有理论水平，担任宣传部长非常适合。丰州呢，几个大项目马上就要开始，最好还是找一个懂经济，更能抓全局的同志。”

李浩然书记说：“在省委常委人选问题上，用谁不用谁不是我们考虑的。接下来的工作，中组部会按照工作程序考察干部的，需要我们做的我们配合好就可以了。”

赵扶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心潮起伏、思绪纷乱，无力地坐在办公桌后，闭上眼，努力克制着，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然后，他拨通了沈梦卿的电话。

沈梦卿在电话里说：“赵省长，情况怎么样，还顺利吧？”

赵扶义说：“梦卿啊，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啊！”

二

接到赵扶义电话的那一刻，沈梦卿痛下决心，决定对梁嘉南出手。想到这里，她心里突然有一种难言的痛楚。虽然他们之间的爱情无疾而终，想来让人黯然神伤，但那份爱是纯洁的、美好的，没有任何的功利和目的，没有任何的杂质，那段日子也是她人生中最美的年华。当初因为家庭的原因，是梁嘉南主动放弃了。按说，她应该会因爱生恨，然而，至今她对梁嘉南也没有一丝恨

意。她和梁嘉南的女儿倩倩走得近，不能说没有目的，但她对倩倩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在倩倩面前，她内心有一种母亲般的心境和柔情，甚至幻想，如果当初和梁嘉南走到一起，他们也会有一个像倩倩这样的女儿。现在他们却走到这个地步，走到了反目成仇的境地，这又怎能不叫人伤心，叫人痛苦！沈梦卿心想，这能怪她吗？如果梁嘉南通融一点，事情何至于到如此境地？是他梁嘉南一点也不念旧情，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对赵扶义和皮一唐，沈梦卿打心底里看不起他们。在她眼里，他们都是一些毫无素质可言的不入流的世俗小人。现在，她却不能不和他们走到一起。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

杜鹃、皮一唐经过精心的密谋和筹划，开始实施一个又一个反击梁嘉南的计划。

有一天，詹华下班回到家后，收到一份快递，快递是从丰州寄来的。她看了寄件人的名字，并不认识。她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几张照片。照片上全部是梁嘉南和洪雅君在一起时很亲密的样子。有一张从侧后照的照片，虽然看不到正面，照片也有些模糊，但从两人的举止动作，可以猜测到他们是在亲吻。詹华看着这些照片，既愤怒又痛苦。嘉南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再说洪雅君吧，两家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她视洪雅君如姐妹，怎么干出这么不要脸面的事来？

整个晚上，詹华脑子里乱纷纷的，都是照片上那些乱七八糟的画面。她辗转反侧，根本没办法睡觉。第二天上午，她回到单位上班，同事看到她脸色苍白，神情倦怠，眼睛红红的，布满了血丝，就关心地问她，是不是病了，如果身体不舒服，还是回家休息一下吧。她心乱如麻，也确实静不下心来工作，于是就请了假，下午直接到了丰州。她有梁嘉南住处的钥匙。她没有给梁嘉南打电话，直接去了他的住处。客厅、卧室、洗手间……她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也没有发现任何女人的迹象，连一根女人的头发都没有。詹华仍没有打消心头的疑虑，她又把衣柜打开，整理里面的被子和衣服。大大小小的柜子她都翻看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詹华心想，这两个人不愧是干纪委工作的，竟然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天黑下来了，梁嘉南还没有回来。詹华忍着没有给梁嘉南打电话，她也不开灯，就坐在客厅沙发上发呆，想心事。

梁嘉南回来了。他打开门，随手开了灯，看到坐在客厅沙发上的詹华，不禁有些惊讶。

“你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突然来了？”

“天凉了，给你送点衣服过来。”梁嘉南有些疑惑，“就为这？”

“嘉南，你还是不要待在丰州了，调回省城吧！”詹华突然说。“你怎么又突然提起这事了？”梁嘉南有些不解。“我怕！”詹华抬头望着梁嘉南说。

“詹华，你也是一名党员，应该知道作为一名党员应该怎么做吧？组织上用人有组织上的考虑，我只能服从组织决定！”

“你想留在丰州也行，那就把我调过来！”詹华大声说。“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倩倩考上大学再考虑这个问题！”梁嘉南疑惑地说。

“我等不及，我现在就让你考虑，我不想失去这个家！”詹华情绪激动起来。“你什么意思？”梁嘉南问她。

“没什么意思！”

“你怎么这样？简直不可理喻！”

两人一时无话。梁嘉南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抬头望着詹华，说：“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了？”詹华犹豫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梁嘉南说：“你还没吃饭吧？我陪你下去吃饭去！”詹华说：“不用了，我刚才到外面吃了一个快餐。”

詹华说完，就不再理会梁嘉南，径自去了卧室。第二天早晨，詹华饭也没吃，就急着要赶回去。梁嘉南提出送她到车站，詹华说不用了。梁嘉南只好陪她到楼下，帮她打了一辆出租车。临上出租车时，詹华望着梁嘉南，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梁嘉南想，詹华突然到来，并且坚持要他调回省城，一定是有原因的。

几天后，梁嘉南终于知道了这个谜底。一些人卑劣无耻的行径，让他心头充满了愤怒。

三

这天，临近中午的时候，梁嘉南接到了女儿倩倩的电话。倩倩说：“老爸，你是不是忘了？过几天可是爷爷的七十大寿！你会回来吧？”如果不是倩倩提醒，梁嘉南忙得还真把这事儿给忘了。梁嘉南说：“有一堆工作等着我处理，实在回不去。不过我已经准备好了给爷爷的寿礼，你和你妈带过去，多给爷爷说几句好话，别让他生气。”梁嘉南接着问，“你妈在吧？让她听电话好不好？”倩倩忙说：“老妈，我爸要和你说话！”詹华大声说：“没啥好说的，让他回来！”倩倩说：“老爸，听到了吧？你怎么就把妈后得罪了呢？还是赶紧回宫请罪吧！”

这时候，洪雅君出现在梁嘉南的办公室门口，看他在打电话，就没有进来。梁嘉南看到洪雅君后，对倩倩说：“我要忙了，先不聊了。”就把电话挂了。

洪雅君告诉梁嘉南，他们通过调查，初步掌握了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李广存在违纪问题。因为涉及皮一唐以及其他干警，现在还不便对他采取措施。

洪雅君还告诉梁嘉南，他们发现黄宇和李广也有交往，只是没有掌握他们之间存在什么问题。不过她提醒梁嘉南，还是多注意一些好。梁嘉南点点头，说他会注意的。他本想告诉洪雅君，詹华前两天突然来丰州的事，但想想，还是没有说。

老爷子生日，梁嘉南注定是没时间回去了。他想到老爷子平时喜欢喝两口，正好上次到丰北酒厂视察的时候，买了三箱丰北特曲。叶弘轩、周昌挺和钟明几个人到他这来，喝过几瓶。接待外地来丰州考察的客商，也喝了一些。现在还剩一箱多，其中有一箱还没有拆封。他决定就把这箱酒送给老爷子。

第二天中午下班后，梁嘉南就让黄宇和他去了一趟住处，把酒搬到车上，让黄宇明天去省城办事时，顺路把这箱酒送到他家里。梁嘉南对黄宇说：“过几天是我老爸七十大寿，老爷子爱喝两口，我又没时间回去，就送他这箱酒吧！”

老爷子生日那天，詹华等倩倩放了学，和倩倩提着那一箱丰北特曲，另外还买了一些别的礼物，来给老爷子祝寿，同时也要招呼一下亲戚朋友。她们到的时候，家里已经来了不少亲戚朋友。

老爷子听倩倩说，梁嘉南没时间回来，心里多少是有些失望的，但他却是理解儿子的。他笑着对倩倩说：“你爸爸可不是一般干部，来不了就来不了吧，我能理解！”

詹华进屋后，梁嘉南的堂弟忙站起身，接过她手里的礼物。老爷子对詹华说：“我这啥也不缺，你没必要买这么多东西。”詹华说：“爸，是您七十大寿呢，就算我们的一点孝心吧。”倩倩抢着说：“爷爷，这箱子酒可是我爸专门让司机送过来给您祝寿的。”老爷子一听，高兴地说：“好！那今天就喝你爸送来的这箱酒。”

詹华和老爷子打过招呼，就要去厨房帮忙。梁嘉南的堂弟说：“嫂子，您就歇着吧，让她们几个年轻的干。”詹华却没有吱声，径自向厨房走去。梁嘉南的堂弟感觉詹华有些不高兴，就问倩倩：“你妈是怎么了？看上去有点不高兴，是不是你惹你妈生气了？”倩倩说：“不关我事，这几天一直就这样。”倩倩转头指着茶几上的象棋说：“爷爷，我陪你下一盘。”老爷子高兴地说：“好啊，不过不许耍赖悔棋。”倩倩说没问题。

老爷子和倩倩下了两盘棋，饭菜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他起身去了一趟院子角落的洗手间，就听见梁嘉南的堂弟媳妇和一个亲戚说：“大嫂怎么不吃饭就走了呢？”那亲戚说：“大嫂在生大哥的气呢！”梁嘉南的堂弟媳妇问：“为什么？”那亲戚说：“还能为什么？大哥在外面有人了呗！”梁嘉南的堂弟媳妇说：“不会吧？大哥可不是那种人！”那亲戚说：“就丰州那边的，到处都在传呢！”那亲戚正在绘声绘色地说这事，梁嘉南的堂弟媳妇发现老爷子走了过来，就忙拽了拽她的衣袖，示意她不要再说了。

老爷子气得心里直冒火，却只能假装什么也没有听到，回了客厅。亲戚朋友们都坐了下来，梁嘉南的堂弟说：“大伯，就等着您开始呢！”梁老爷子没有理会他，转头问：“倩倩，你妈呢？”倩倩说：“我妈有点不舒服，先回去了。”老爷子心里就明白了，当着众人，也不好说什么，就对倩倩说：“你妈

不舒服，你就别在这里磨蹭了，赶紧吃饭，早点回去陪你妈。”

这时候，梁嘉南的堂弟把整箱丰北特曲搬了出来，说：“今天我们就喝大哥送来的这箱酒。”老爷子气呼呼地说：“把这箱酒都给我扔出去！”梁嘉南的堂弟有些不解，说：“这可是大哥送来的啊！”老爷子说：“我让你都给我砸了！”听老爷子这样说，大家惊讶地看着老爷子，不知说什么好。梁嘉南的堂弟媳妇一下醒悟过来，就说自己的丈夫，“你个死脑壳，大伯不想喝这个，你就不会赶快换换？”梁嘉南的堂弟说：“好，好，就听老爷子的，现在就换。”说着把整箱酒搬回了里屋。

这天上午，叶弘轩来到梁嘉南的办公室，商议新世纪公司产业园的搬迁事宜。

陈镜明已经主动邀叶弘轩谈过，陈镜明的态度大转变，同意搬迁在海鸥岛上的产业园。至于搬迁补偿，陈镜明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现金补偿；二是以入股形式参与神州能源这个项目。因为陈镜明提出的补偿条件和方式，和神州能源集团以及市委市政府当初的设想出入太大，叶弘轩提出要和梁书记商量后，再给陈镜明答复。

叶弘轩向梁嘉南讲了陈镜明提出的补偿条件。梁嘉南摇了摇头，说：“这是天价啊！”

叶弘轩告诉梁嘉南，杜鹃曾向他透过一个底，当时他还觉得神州能源还真是财大气粗，没想到，神州能源承诺能给出的费用，还达不到陈镜明要求的三分之一。梁嘉南问：“那这些钱从哪来？”叶弘轩说：“只有从市财政想办法了。”梁嘉南说：“市里的财政情况，你比我清楚，你觉得还有钱去填补这个窟窿吗？”

两人正谈着，桌子上的座机响了。叶弘轩说应该是赵副省长打过来的。梁嘉南疑惑地看着叶弘轩。叶弘轩解释说：“赵副省长是项目协调小组的组长，这么大的事，我不能不向他汇报。”

梁嘉南接起电话，果然是赵扶义打来的。赵扶义在电话里说：“嘉南同志，听说陈镜明同意搬迁新世纪产业园了。”梁嘉南说：“是同意了，不过他们提出的补偿费用远远高于我们的预算！”赵扶义说：“能搬出来就是好事，你们必须处理好这件事，不要计较眼前的利益。再大的困难，你们也要克

服。”梁嘉南苦笑道：“赵省长，我们怎么克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市里根本没钱。”赵扶义听梁嘉南这样说，很不高兴，他说：“你用不着和我谈条件，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省长办公会做出的决定！”

梁嘉南还想说什么，赵扶义却已经挂了电话。这时候，黄宇推开门，说：“梁书记，您父亲来了！”

梁嘉南不禁一愣，说：“老爷子在哪呢？”

梁老爷子一把推开黄宇，怒气冲冲地走进来说：“架子真大啊，大门口有岗哨，到了这办公室门口还得通报。我是你亲爹，见你一面都这么难，那些老百姓是不是只能从电视上才能看到你们这些当领导的？”

叶弘轩忙说：“老爷子，您误会了，我们正在开会，是我交代小黄别让人进来的。”

梁老爷子疑惑地看了一眼叶弘轩。黄宇忙说：“这是我们市长。”叶弘轩说：“我是叶弘轩。”梁老爷子急忙说：“叶市长，我不是骂您，我是在说我儿子！”

叶弘轩说：“老爷子，您批评得对，我们一定改正！”梁老爷子说：“你俩是搭档，你应该多帮助他，他要有问题，你要毫不客气地给他指出来！”

叶弘轩忙说：“一定，一定！”接着他对梁嘉南说：“梁书记，你先招待老爷子，咱们改天再谈！”

梁老爷子听了，说：“我是不是影响你们工作了？要不你们接着谈，我到外面等着。”梁嘉南说：“爸，这样吧，我先让小黄把您送到我的住处休息。”

梁老爷子气呼呼地说：“我不在你这住，跟你说几句话就走！”叶弘轩说：“我正好有点事，你们先聊。老爷子，我先走了！”梁老爷子客气地说：“您慢走！”

叶弘轩出去时，顺手把门关上了。梁嘉南疑惑地问：“爸，您怎么到这来了？”梁老爷子说：“这得先问问你，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没有？”梁嘉南被说得一头雾水，说：“我？我干什么了？”梁老爷子说：“你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老爷子不容梁嘉南解释，劈头盖脸地责骂梁嘉南。黄宇悄悄地站在门口

听了一会儿，轻手轻脚地走到自己的桌子边，小声给办公室高主任打电话，让他赶紧把上次那份文件拿过来给梁书记签字。接着他又给王处长打电话，说：“您那份文件梁书记已经签字了，你现在过来拿吧！”

高主任和王处长很快就来到秘书室。

“你说，詹华为什么要和你吵架，是不是你在外面有人？我没气死就算好了！”梁老爷子的责骂声传了出来，高主任和王处长疑惑地问黄宇：“怎么回事？”黄宇说：“梁书记的父亲在里边。”接着，他们就听到梁老爷子说：“你不用解释，我都知道，你外边的人就是那个洪雅君！”

高主任和王处长听了，当时就惊讶地愣住了。

着急辩解的梁嘉南听老爷子说到洪雅君，一下就明白了。他不再解释，走到秘书室门口，打开门，高主任和王处长有些尴尬。高主任忙说：“这个文件……”梁嘉南说：“对不起，家里有点事。”高主任和王处长忙说：“梁书记，您先忙！”两人说完，急忙离去。梁嘉南很不高兴地看了一眼黄宇，让他把车准备一下。黄宇急忙起身走出办公室。梁嘉南转身看着父亲，说：“这下好了，用不了一天，您儿子有生活作风问题，在全丰州都会传开！”梁老爷子也有些后悔，说：“谁知道他们在外边。”梁嘉南说：“我可以用我的党性向您保证，我和洪雅君，什么事都没有。”

梁老爷子低声说：“没有的事，怎么别人都在传？还传到了省城？”

梁嘉南说：“我和洪雅君是老同事，和她爱人司徒敏也是很好的朋友。从她到丰州担任纪委书记以来，工作上我们配合得很好。这几年丰州市纪委工作力度很大，查办了不少贪腐案件，得罪了不少人，是别有用心的人干的啊。”

老爷子说：“我懒得听你解释，我就知道一个老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接着，老爷子说，“你给我听好了，党组织让你当这个书记，是让你为老百姓卖命做事的，不是让你享福胡搞的。干什么事之前，你都给我摸着心口想想，你是个共产党员。我这就回去，你好自为之吧，不要给我们老梁家丢脸！”

梁嘉南留老爷子吃了中午饭再走，老爷子说什么也不同意留下吃饭，坚持要回去。梁嘉南本想让黄宇开车送老爷子到车站，老爷子也不同意。梁嘉南只好和老爷子一起走出市委大院，在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送老爷子到车站坐车。

到了车站，老爷子语重心长地对梁嘉南说：“现在有多少干部，职位高了，权力大了，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就滥用权力，出了问题。我就是担心你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和爸说句实话，你和那个洪雅君真的没事？”

梁嘉南说：“爸，真的没事！您尽管放心，我会严格要求自己的，绝不会给咱们老梁家抹黑丢脸！”

四

梁嘉南和洪雅君关系暧昧的消息，半天不到，就在市委市政府的很多干部中间传开了。傍晚时分，左霄来到叶弘轩的办公室，把听到的这个消息告诉了叶弘轩。叶弘轩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愤怒地说：“卑鄙，无耻！”左霄一愣，忙说：“叶市长，对不起，我错了！”叶弘轩平静了一下心情，说：“我没有说你，我是说对梁书记和洪书记栽赃陷害的人。这种齷齪的主意反倒显得他们自己品质低下，品质败坏！你记住，假如再听到市政府有人拿梁书记和洪书记之间的什么绯闻胡说八道，我们都有责任澄清事实。”

左霄说：“知道了！”这时候，叶弘轩的手机响了起来，左霄说：“叶市长，您忙，我先出去了。”

电话是吕欣打来的。吕欣告诉叶弘轩，她回丰州了，就在市政府附近，有重要的事情要见他。

叶弘轩开车接上吕欣，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吕欣没有说话，把那张银行卡拿了出来。叶弘轩一下就明白了，说：“你就为这个回来的？”吕欣说：“你哪来的那么多钱？”叶弘轩说：“有多少，有六万人民币吗。”吕欣摇了摇头，说：“卡里面有多少钱先不说，你以为我和你在一起，就为了这个吗？”叶弘轩说：“我知道你不是那种贪慕虚荣的女孩，你只想要一份纯真的爱情。可我给不了你，就算我对你的一份补偿吧。也是我的一份心意。”

吕欣说：“我爱过你，就是因为你和以前跟我认识的年轻男孩们不一样，你能给我们给不了的安全感。可我拿着这张银行卡，我再也没有那种安全、

踏实的感觉，你让我觉得很害怕！弘轩，你不该这样！”

吕欣让叶弘轩把车停下，她把银行卡留在车上，拉开车门下了车，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叶弘轩随之打开电脑，登录银行网站，查看卡里的金额，竟然只有10元。他知道是杜鹏施的诡计。沉思片刻，直接去了神州能源丰州分公司。他见到杜鹏后，从口袋里掏出银行卡，放到了杜鹏面前的茶几上，说：

“杜总，这个我用不着，还是还给你吧！”

杜鹏伸手拿起银行卡，把玩着，笑着说：“怎么？叶市长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了？”

叶弘轩说：“这是两码事！是吕欣点醒了我，只要收了这笔钱，一辈子都会提心吊胆。”

杜鹏笑了一下，说：“叶市长，你想得太多了。在接下来的合作中，我们少不了会找你帮忙，这就算是你应得的劳务费吧！”

叶弘轩摇了摇头，说：“关于政商关系，要把握‘亲’‘清’二字，是我们的交往原则。无功不受禄。再说了，我作为丰州市的市长，在我们的合作中做些工作，都是分内之事。”

杜鹏沉默片刻，说：“你要知道，你手中的权力是有含金量的。”叶弘轩说：“那我想问，您交我这个朋友，交的是我这个人呢，还是我手上的权力？”

杜鹏笑着说：“您说呢？”叶弘轩笑了笑，说：“其实我早就明白。还好，我的脚还没陷太深。”杜鹏把玩着银行卡，看着叶弘轩，说：“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给一张里面没有一分钱的卡？”

叶弘轩一愣，马上很坚定地说：“不可能，她绝不会动这笔钱！”杜鹏冷笑道：“那是，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是我做的。在你那个心爱的姑娘回丰州找你之前，这笔钱已经全部转走了。我已经猜到你们会来这一招。不过，纪委的人相信吗？”叶弘轩气得脸色铁青，恼怒地骂道：“无耻至极！”

杜鹏笑着说：“叶市长，先不要冲动。聪明的人能把握机会，聪明绝顶的人会创造机会。虽然你不是聪明绝顶的人，但我相信你是个聪明人，现在机会来了，姓梁的马上就要下去，我想你该知道自己要怎么做吧？”杜鹏说完，把银行卡扔回给叶弘轩，说：“收下吧。只要你收下，里面的钱一分不会少，还

会回到这张卡上。我晚上还有个应酬，就不留你了。”

叶弘轩想到了沈梦卿找自己谈话时的一番话，想到了沈梦卿在高层的背景，想到她和梁嘉南那种不同寻常的关系，她都敢对梁嘉南动手，何况是对付自己？想到这里，叶弘轩感到自己根本没有退路了。他汗如雨下，在犹豫不决中拿起银行卡，离开了。

叶弘轩回到车上，无力地瘫软在座位上，一阵巨大的恐惧向他袭来，让他感到胸口沉闷得透不过气来。

丰州市纪委收到一封举报梁嘉南的信。说梁嘉南借父亲大寿收取贿赂。而且写得很具体，说赃款是用丰北特曲的酒箱子装的。

举报信寄到了市纪委，是文雪拆看的，她当时感到非常惊讶，马上交给洪雅君。市纪委立案审查的线索，主要是来自市纪委信访室的信访举报件，以及来自串案牵出来的线索，还有就是一些突发事件引出的线索。洪雅君看了，不禁皱起了眉头。文雪说：“洪书记，这事打死我也不相信！”

洪雅君确信，梁嘉南绝对不会干这种事，这一定是诬陷。必须尽快查清，还梁嘉南一个清白。因为梁嘉南是省管干部，丰州市纪委并没有权限调查此事。洪雅君马上打电话向刚毅书记做了汇报。

刚毅书记说：“雅君同志，丰州最近发生的事情，我都听说了。前几天就有人造谣，说嘉南同志和你怎么样，搞得满城风雨。现在又整出这样一件事来，这说明，你们已经让一些人坐卧不宁，寝食不安了！也许，事情的真相很快就能浮出水面！这件事，省纪委会通知嘉南同志直接来做解释。你们先配合核查，派人到嘉南同志的父亲家里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洪雅君说：“我们马上安排人去海名。”刚毅书记接着说：“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嘉南同志还专门就谣言这事给我打电话，说实在对不起你！”

洪雅君说：“嘉南同志也专门向我作了解释。其实这怎么能怪他？也不怪他们家老爷子！我气的是这些人太卑鄙无耻！”刚毅书记说：“这是狗急跳墙！”

洪雅君和刚毅书记通完电话，把文雪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让她和纪检监察室周玲等同志立即赶到省城，到梁嘉南父亲家了解一下情况。文雪说：“这明摆着就是陷害，还要去查？”洪雅君说：“所以我们要尽快调查清楚，还梁

书记一个清白。”

文雪他们找到梁嘉南的父亲家里。问老爷子是不是在他生日那天，梁书记送了一箱酒来。老爷子很坦然地说：“没错！”文雪接着问：“老爷子，那箱酒现在还在您这吗？”老爷子说：“那天我生气，让他们把酒都给砸了！”文雪接着问：“除了酒，没有别的东西吗？”

听到文雪这么赤裸裸地查问，老爷子倒没特别在意，很热情地说：“我当时是让我侄子把酒砸了，我打个电话问问他。”老爷子打完电话，对文雪说，“这小子糊弄我，他说没舍得砸，把酒放到里屋的床底下了。”

老爷子说着，去里屋把酒箱子搬了出来，放到客厅的茶几上，让文雪打开看。文雪把酒箱子拆开，看到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十二个装酒的酒盒子。紧张的心情顿时轻松了下来。周羚拿起一个酒盒子，感觉有些不对劲。他打开后，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酒盒子里面根本就没有酒，全是百元的现金！

老爷子看着满箱子的钱，气得脸色铁青，全身发抖，嘴唇哆嗦地说不出话来。文雪和周羚忙安慰说：“老爷子，您先别着急，我们会调查清楚的！”老爷子突然站起身，大声骂道：“这个兔崽子，看我不打死他！”

梁嘉南的堂弟接到老爷子的电话，听说丰州市纪委的人来了解那箱酒的事，放心不下，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他看到满箱的钱时，也惊呆了。他问文雪：“我大哥不会有事吧？”文雪说：“麻烦您照顾好老爷子，这事我们会审查清楚的！”

文雪和周羚把箱子封好，带上这些钱离去后，梁嘉南的父亲再也支撑不住，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两行老泪慢慢地流了下来……

文雪打电话向洪雅君做了汇报。洪雅君向省纪委刚毅书记及时汇报。省纪委会安排党风政风监督室的同志立即进行核实，要求市纪委协助工作。洪雅君说：“由于这箱酒是詹华提过去的，要向詹华了解一下情况。”

詹华听文雪说箱子里根本就没有酒，全是钱，一脸惊讶地说：“是老梁让秘书小黄送来的，包装得齐齐整整的，就放在客厅角落里。我连动都没有动过，就直接给老爷子送过去了。怎么会这样呢？”

文雪说：“詹大姐，您别着急，我们请您去丰州，就是想尽快把这事弄明白，还梁书记一个清白。”

詹华认定梁嘉南绝对不会干这种事，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纪委应该去查栽赃的人，而不是审查她。加之她一直猜疑洪雅君和梁嘉南的关系不正常，还有就是她给司徒敏做了手术后，司徒敏至今都昏迷不醒，就认定这是洪雅君在整她。所以，她对工作人员的询问很不配合。

省纪委工作人员薛环说：“詹大夫，我们请你来，就是想请你配合我们工作，尽快把这件事调查清楚。”詹华冷冷地说：“你想问什么？说吧！”

薛环说：“黄宇把酒送过去后，他有没有告诉你，这箱酒的来历？”詹华说：“酒是老梁让黄宇送来的，包装得很好，我也没拆开看，就直接送给老爷子了。”接着她反问市纪委工作人员周羚：“你到底是想搞我还是想搞老梁？”听詹华这样说，周羚、薛环和文雪三个人不由得一愣。

薛环说：“詹大夫，你不要误会。麻烦你仔细回忆一下，每个细节尽量都讲清楚，这些将来都很重要！”詹华冷冷地说：“我说得还不清楚吗？那我再说一遍，我什么都不知道！”薛环叹了口气，看了文雪一眼，说：“打印出来吧。”文雪把打印好的材料交给薛环。薛环看了一遍，递给詹华，说：“你看看，如果没什么问题，麻烦你签个字。”詹华拿过来并没有看，直接在上面签了名，问：“我可以走了吗？”

薛环点点头，说：“可以了，麻烦你大老远跑了一趟。”詹华并没有理会她，拿起包就往外走。文雪说去送送詹华。

詹华没有说话，文雪默默无语地陪着詹华走到电梯处。电梯到了，詹华站在电梯门口，用手挡住电梯门，侧身看着文雪，说：“请你转告你们的书记洪雅君，她还要我怎么样？”

文雪愣了一下，说：“你怎么能这么想？”詹华接着说：“她可以冲着我来，我请她放过老梁吧！”文雪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想还梁书记一个清白！”

詹华说：“算我求你们洪书记，请她离老梁远点！”詹华说完，上了电梯，按下了关门键，电梯门徐徐地关上了。

五

梁嘉南和秘书黄宇分别受到省、市纪委谈话提醒。省纪委副书记王福春和朱岩负责询问梁嘉南。省纪委副书记王福春说：“关于寿酒事件，老梁，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情况详细说一下。”

梁嘉南说：“今年五月份，我到丰北县视察当地的民营和村办企业，丰北酒厂是第二站。这个厂的厂长最早在深圳打工，赚了些钱，也学到了技术，就回家乡办了这家酒厂。厂子将近一半的职工是农村留守的妇女和老人。听了县委书记何艳红的介绍后，我建议我们市的领导干部每人都在酒厂买几瓶酒，一来算是帮助他们，二来也请干部们把这些酒拿到市里帮着宣传宣传，我当时买了三箱。”

梁嘉南说着，从笔记本里拿出发票，上前递给了朱岩，说：“这是我在家里找到的发票。”

朱岩看了一下发票，说：“当时购买这三箱酒的时候，有人看到吗？”

梁嘉南说：“当时有十几名市里的领导干部在场，有组织部部长韩楚霞、党办的王主任、农业局的赵局长。三箱酒都是直接从他们厂子的库房拿出来的，在场的人员都可以证明。”

朱岩问：“除了这一箱有现金的酒，其他酒有没有问题呢？”

梁嘉南说：“这三箱酒，叶市长、周市长，还有公安局的钟局长到我那里吃饭，喝了二瓶半。另外，接待到丰州考察投资的客商喝了几瓶，送给同事、朋友十几瓶，都没有任何问题。”

梁嘉南接着说：“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假如有人在这箱酒上做文章，只有从丰州到我家这一段时间。”

朱岩说：“我们已经想到了。老梁，谢谢你的配合，耽误你时间了。”

梁嘉南接受谈话提醒的同时，黄宇也接受了市纪委对他的谈话提醒。黄宇告诉调查人员，那天中午，他和梁书记到了梁书记的住处，当时酒就放在阳台上，没有拆封。他把酒搬下楼，放到了汽车后备厢里，先让司机到市龙达汽

车维修部把车保养了一遍。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和司机一起取了车，开车去省城。他先到省委拿一份文件，然后顺路把酒送到了梁书记的家里。

“这么说，这箱酒在车里放了将近一天一夜的时间？”

黄宇点了点头，说：“是的！”

调查人员结束了对黄宇的询问。

省纪委工作人员综合有关情况后立即把调查结果向刚毅书记做了汇报。刚毅书记马上给洪雅君打电话，让市纪委派人到龙达汽车维修部了解一下情况。刚毅书记说：“还有，就是重点询问一下那天来省城的那个司机！”

刚毅书记刚给洪雅君打完电话，梁嘉南走了进来。刚毅书记亲自为他泡了一杯茶，说：“这段时间，你都快成了我们纪委的常客了！”梁嘉南笑着说：“回娘家看看，也不错！”刚毅书记说：“有这种态度就好。这接二连三地向你身上泼脏水，尤其是这一次，赤裸裸地栽赃陷害，说明你已经触及他们的底线，他们已经准备破釜沉舟了！”梁嘉南说：“所以，这个时候我更需要上级领导和组织上的支持。”

刚毅书记说：“你是老纪委了，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形势和任务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腐惩恶的力度前所未有，打虎拍蝇不停歇，对腐败现象‘零容忍’，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提出关于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战略决策后，一大批违纪违法的领导干部落马。净化了政治生态。纪委的工作不仅是惩治腐败，更会保护我们的好干部。嘉南同志，我提醒你一句，最可怕的敌人，往往就在我们的身边。”梁嘉南说：“我已经感觉到了，前几天雅君同志就提醒过我了。”

刚毅书记说：“我相信这件事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你还要赶回丰州吧？”梁嘉南说：“很多工作等着处理，要赶回去。”刚毅书记看了一下时间，说：“不早了，今天我就不留你吃饭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好的。那我先回了！”梁嘉南站起身，向外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刚毅书记喊住了他，叮嘱说：“嘉南同志，看来这些人为达目的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啊。你回去后告诉雅君同志，你们在丰州，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谢谢！”梁嘉南说，“我一定会提醒雅君同志。”

梁嘉南回到住处的时候，已经是晚上近八点。他发现住处竟然亮着灯，原来是詹华在。梁嘉南说：“你没回海名啊？”詹华说：“我想等你回来，和你好好谈谈！”梁嘉南坐了下来，说：“好啊。”詹华说：“你要保证，给我说实话。”梁嘉南说：“我保证！”詹华说：“你和洪雅君之间到底有没有……”不等詹华把话说完，梁嘉南就打断她的话，摇着头说：“詹华，我可以拍着胸脯告诉你，绝对没有！”詹华说：“也许我是错怪你了，她要是真和你那样，就不会想办法整你了！”梁嘉南说：“谁说她要整我？”詹华说：“是丰州市纪委的人找出的钱，也是丰州市纪委和省纪委的人把我叫到丰州来问话，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梁嘉南说：“咱们先不谈这个，我想问问你，你怎么总是抓着我 and 老洪不放呢？我真是想不明白，到底哪里出了岔子？”

詹华没有说话，她拿起身边的皮包，从里面取出几张照片，递给梁嘉南，说：“你自己看看吧！这是丰州这边有人寄给我的。”梁嘉南拿起照片一看，一下就明白了。他站起身，说：“詹华，我带你去个地方！”

两人到小区停车场，上了詹华的车。梁嘉南边开车边说：“詹华，有很多事情，我的确在瞒着你，因为我怕你知道了会担心。我来丰州以后，发现了丰州的不少问题，我想解决，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到你们医院闹事的那些人，其实都是冲我来的。”

詹华说：“医闹的事，你虽然一直没说什么，但我是知道的。因为事情发生不久，我们医院的同事们就听说了事情的真相。他们都提醒我，让我平时要多加小心！”

梁嘉南说：“接着，周昌挺就被诬陷受贿。刘波的意外死亡，也被诬陷说是丰州市纪委逼供打死的。为这事，老洪还受到审查。这你也是都知道的。再接下来，就又传言我和老洪存在不正当关系。还没调查清楚，就发生了酒箱子里装满了钱这件事。你不觉得这是有人在不择手段地报复我们吗？”詹华沉思良久说：“哦，难道真的会是这样？明白了。”

梁嘉南一直把车开出城区，在地处僻静的一家宾馆大门前停了下来。宾馆旁边的营院大门口有两名武警站岗，附近还有保安在巡查。梁嘉南拿出那些照片，指着宾馆大门说：“詹华，你对照一下，照片是不是在这里照的？”詹华对

照着看了一下，几张照片确实都是在这个宾馆门口照的。梁嘉南说：“你看看，拍得还真够有水平，再偏一点点，照片里就会出现在门口站岗的武警战士了。”

梁嘉南告诉詹华，“这里是丰州市纪委的一个工作点，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武警战士站岗和巡查。你觉得这是一个合适的约会场所吗？”

詹华有些愧疚地说：“嘉南，什么话也不用说了，我明白了。看来我也错怪雅君了，有机会我要当面向她道歉。”

梁嘉南启动车子，向宾馆内驶去。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是洪雅君打来的，洪雅君和省纪委纪检监察室的高鹏就在这个工作点。洪雅君说有重要事情要向他汇报。梁嘉南告诉她，自己就在工作点楼下。梁嘉南挂断电话，告诉詹华，要上去见洪雅君和高鹏，他们有重要的事情向自己汇报。詹华说：“要不我在这里等你一起回吧。”梁嘉南说：“还不知道忙到几点，你不用等我了，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梁嘉南下车后，詹华就独自开车先回梁嘉南的住所。她走出没多远，在一个地处偏僻的路口，她停下车等红灯。她无意识地向后视镜看了一眼，就发现侧后方有一辆大卡车急速冲来。她想避让，却根本来不及。“嘭”的一声巨响，詹华的车被彻底撞翻了，她的头重重地撞在了车顶上。詹华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她当场就昏了过去。等她醒来时，已经在医院的急救室了。

梁嘉南上楼后，洪雅君告诉他，那箱子钱的事，经调查发现黄宇存在重大嫌疑，要让纪检监察室对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关于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六项纪律逐一审查。具体情况还是由省纪委的高鹏来向他汇报。

长期参与专案组工作的省纪委干部高鹏说：“梁书记，我和文雪先是调查了龙达汽车维修部。老板翻出汽车保养单据，发现十月十六号确实在那里保养过车辆。我们问这车里是否有一箱丰北特曲，老板承认是有一箱。老板娘听我们问酒的事，很不高兴，说不就是不小心打碎了一瓶酒吗，也值不了几个钱，用得着找上门来兴师问罪吗？这就证明，送到老爷子家里的那箱酒，绝对被换过。”

高鹏接着说：“然后我们又找了司机。司机告诉我们，在海丰高速南头休息区，黄宇让他下车买了几瓶水。我特意问司机有没有熄火拔钥匙。司机说车

里开着空调，所以就没有拔钥匙。我们听司机这样说，立即赶到海丰高速南头休息区，调取了当天的监控录像，事情果然就发生在这里。画面显示，司机从车上下来，走进小商店后，不一会儿，一个戴着棒球帽的男人抱着一箱酒走到车前，黄宇就走下车，打开后备厢，那个男人就将两箱酒掉了包！”

高鹏非常肯定地说：“梁书记，毫无疑问，这事就是黄宇干的！”

这时候，梁嘉南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梁嘉南拿起来一看，是钟明的手机号，他立即接了起来。钟明语气焦急地告诉他，詹华出车祸了，正在市人民医院抢救。

“詹华出事了，在医院抢救！”梁嘉南说着，就往楼下跑。洪雅君和高鹏立即关上办公室的门，跟着跑了下来。

高鹏跑到楼下发动汽车，梁嘉南和洪雅君上车后，汽车驶出宾馆大门。高鹏用力一踩油门，车子就像飞起来一般，直奔医院。

六

到了医院大门口，高鹏刚把车停下，梁嘉南就跳下车，惊慌失措地向医院急救室跑去。洪雅君和高鹏紧随其后，也快速跑向急救室。

钟明和四五名交警站在急救室门口。梁嘉南一路跌跌撞撞地跑过来，焦急地问钟明：“詹华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危险？”钟明告诉他已经脱离危险了。

梁嘉南听了，双腿一软，几乎要跌倒在地。钟明忙用力搀扶住他。梁嘉南和洪雅君等人走进急救室。梁嘉南看到詹华头上缠满了纱布。他快步走上前，半跪着倚在病床边，小声说：“詹华，我来了！”闭眼躺在病床上，似睡非睡的詹华听到梁嘉南的声音，睁开眼睛说：“嘉南，我好怕！”梁嘉南忙握住詹华伸过来的一只手，说：“别怕，有我在，你好好睡会儿吧！”

待詹华平静地睡着了，梁嘉南站起身，对洪雅君等人说：“不早了，你们都回去休息吧。有我在这，你们就放心好了！”洪雅君说：“嘉南，要不我留下来，和你一起陪着詹华。”梁嘉南说：“不用了，你赶紧回去吧，司徒敏也

要你照顾。”洪雅君说：“有什么事，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吧！”

第二天上午钟明来医院时，詹华正好睡着了，他悄悄地把梁嘉南叫到病房外面的走廊里。“梁书记，肇事的卡车是当日被盗的，肇事者已经逃逸。我们调看了事发当晚所有路段的监控，还发现了这辆车。”钟明说着，将几张照片递给了梁嘉南。“我们发现，这辆套牌的桑塔纳在事发前三天就一直跟踪你的车。事发当晚，这辆车出现在了车祸现场。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是一起人为的谋杀！对方的目标，极有可能是你！”

梁嘉南抬起头，痛苦地说：“这么说，詹华是替我受的伤了？”钟明点了点头：“可以这么说吧！”“那辆车找到了吗？”梁嘉南问。“我们已经在全市范围展开搜查。”钟明接着说，“我在第一时间向省厅做了汇报，请求省厅给予帮助。省厅也向浩然书记做了汇报，浩然书记指示，一定要找到凶手！”

詹华出事后，李广通知黄宇赶紧逃走。黄宇口头答应了，但他没有逃，他知道自己罪责难逃，就是跑到天边也会被抓回来。其实黄宇早就明白，李广说打伤人要他拿一百万摆平，之后齐盈盈主动借给他一百万，这都是圈套，都是在利用他。但他没有想到这些人会这么心狠手辣，竟然要动手杀人。这让他恐惧，也后悔不已，他决定到纪委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他想到梁书记和詹大姐待自己如亲人，自己却在坑害他们，都是因为自己，詹大姐差一点把命搭上，他感到实在是对不起他们。去市纪委交代问题前，他决定到医院去看望詹华，想跪在詹华面前向她道歉。

黄宇买了一束鲜花。他赶到医院后，在医院门口走来走去，却没有勇气走进病房。他自感实在没有颜面，面对全身伤痛，躺在病床上的詹华。黄宇正在医院门口徘徊不定，高鹏和文雪开车赶到。高鹏把车停下，走到黄宇面前，说：“跟我们走一趟吧。”他什么也没说，默默地上车，被带到了市纪委的纪律审查工作点。

“是海湾美容城的老板齐盈盈授意我干的。”在问询室，黄宇把一切都告诉了高鹏。齐盈盈告诉他在海丰高速南头休息区，会有人找他把酒换掉。接着，黄宇从两个同学找他帮忙要账开始，原原本本把他是如何和李广、齐盈盈走到一起，并被他们利用的情况，详细地说了出来。黄宇说他自己知道自己被人利

用了，却因为借了齐盈盈一百万元钱，也就只好听命于她。

说到最后，黄宇哭着说：“我错了，我有罪，我好后悔啊。本来再过半个月，我就要结婚了。我们谈了整整七年恋爱，多少人追求过她，她却看上了我，就因为我的本分。可是我现在……我答应过她，永远不离开她的。我更对不起詹大姐，她把我当成自己的亲人，可我却把她害了。要不是我把酒换了，她怎么可能会来丰州？我不是人啊，我罪该万死！”

高鹏把黄宇交代的情况向洪雅君做了汇报。洪雅君立即给钟明打电话，提议公安机关对齐盈盈采取措施。当两名警察赶到齐盈盈家的时候，她正拉着一个行李箱走出门口。齐盈盈已经知道詹华出车祸的事，是李广告诉她的，李广要她尽快离开丰州。警察如果晚来一步，就可能让她逃离丰州了。

李广因为涉及皮一唐案，为免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暂不对他采取强制措施。黄宇和齐盈盈被抓后，李广内心充满恐慌，他知道这两个人总有一天会把自己供出来。但他仍心存侥幸，因为这一切都是杜鹏抛出来的计划，而杜鹏是听命于沈梦卿的。事已至此，沈梦卿不可能坐视不管。以沈梦卿的背景和能力，她只要出手，他相信是能够扭转乾坤，扳回局势的。

李广给皮一唐打了电话。为避人耳目，皮一唐让李广到僻静的海边见面。“黄宇和齐盈盈都出事了！”两人一见面，李广告诉皮一唐。“我已经知道了。”皮一唐接着问，“我的那些东西，你都收好了吗？”“您放心！”李广说道。

“你跟我十多年了吧？”皮一唐的声音里有几许伤感。“十五年了，从警校一毕业，我就跟着您！”皮一唐长叹一声，说：“十五年，风里来雨里去，不容易啊。兄弟一场，我也不是那种无情无义之人。我那些东西，你从里面拿一半，跑吧！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李广望着皮一唐，说：“难道我们现在就认输？”皮一唐苦笑道：“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了！”李广说：“老板，不到最后，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我们现在执行的是沈梦卿的计划，她手上可是有王牌的！”

皮一唐摇了摇头，他知道现在不比以前。十八大以来，中央惩贪治腐的力度空前。媒体上几乎每天都有贪腐官员被查落马的消息，而且被查处的官员，上至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原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等，下至基层社区的违纪违

法干部。这种形势下，能够逃脱的可能性都非常小，更不要说翻牌了。

李广见皮一唐沉默不语，说：“您那股子狠劲哪里去了？不为您自己，为了我们这帮子兄弟，为了妞妞和小虎，您也要博一把！”

皮一唐仍不说话。李广望着他，接着说：“就算鱼死网破，也不能便宜了姓梁的！”

皮一唐望着大海，望着滚滚而来的一波又一波海浪击打着海岸边的乱石。他没有说话，但李广从他的眼里看到了凶狠的光芒。

事情已经很明朗，一连串的事件都是冲着梁嘉南来的。起因就是他质疑粤海油田的蕴藏量，阻止项目施工，提出对粤海油田蕴藏量进行重新勘探。

这一连串的事件，让梁嘉南更加坚定自己的判断——神州能源项目和开采粤海油田的决策是有问题的。为避免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他又一次到省城找李浩然书记，请求重新勘探粤海油田的原油蕴藏量。

相关部委对粤海油田和神州能源项目的决策，已引起中央和中央纪委的高度重视。对相关人员的调查工作也已经秘密展开。但这需要严格保密，李浩然书记还不能向梁嘉南透露。他只能告诉梁嘉南，“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了，部委已经有定论，你不能凭你的想象和推断对部委的勘探结果轻易否定！”

梁嘉南望着李浩然书记，问道：“这就是省委的答复吗？”李浩然书记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既然如此，我会以丰州市委书记和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向中央反映！”梁嘉南态度非常坚决。“梁嘉南，我提醒你，不要胡闹！”李浩然书记实在担心，梁嘉南的激进会影响到全局工作。

然而梁嘉南并不知道这一切。他态度决绝地说：“这不是胡闹，这是我的义务，更是我的责任！”他说完这句话，望着眉头紧皱的李浩然书记，说，“李书记，我先回丰州了！”李浩然书记望着梁嘉南离去的背影，感到无比的欣慰。

梁嘉南回到丰州后，并没有去医院，而是直接回办公室，处理工作事务。直到晚上八点多，他才离开办公室。司机在送梁嘉南回住处的路上，突然发现有一辆车一直在跟着他们。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梁嘉南。一直到了住处附近，在一个闪着警灯的治安亭旁。梁嘉南让司机停车。司机停车后，一直跟踪他们的车辆也在不远处的路边停了下来。

梁嘉南打开车门，跳下车快步向跟踪的那辆车走去。司机忙跟着下了车，说：“梁书记，还是报警吧！”梁嘉南说：“没事，我倒想看看是什么人！”他走到车前，伸手拉车门，车门竟然没锁。梁嘉南愤怒地质问车里的两个男人：“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跟踪我？”

“梁书记，是钟局派我们来的，他担心您出事。”一个男子说着，从包里掏出自己的证件递给梁嘉南，说，“这是我的证件。”

梁嘉南接过证件看了一下，还给了对方，说：“你们都回去吧。”让他看证件的便衣警察说：“梁书记，这是我们的任务！”梁嘉南说：“你们还是回去吧。告诉钟局长，别这样，如果老百姓知道一个市委书记天天要警察保护，他们会怎么想？都回去！”两人只好无奈地离开了。

七

梁嘉南回到住处，把电脑打开，拿起茶杯，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回到电脑前坐下来。他喝了一口水，刚打出“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几个字，就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他想，也许是这段时间太忙太累的缘故。他准备先回卧室休息一会儿再起来工作。他站起身，刚走了几步，就晕倒在了地上。

钟明安排的两位负责保护梁嘉南的警察回到公安局大院，把车停下，准备上楼去向钟明汇报。刚好钟明从楼上下来，看到两个人后，立即问他们怎么回来了。他们说：“被梁书记发现了，他不许我们跟着他，他怕影响不好！”钟明说：“影响重要还是他的安全重要？算了，还是我去看看吧！”

钟明到了梁嘉南的住处，发现外面的一道铁安全门是开着的，仅木门关着。他想梁嘉南应该在家，怎么就没关铁门呢，是不是忘了？他敲了敲门，里面没人应答，怎么回事？钟明掏出手机，准备给梁嘉南打电话。突然飘过来一股煤气味，钟明凑近门边，用力嗅了一下，煤气味明显浓了很多。煤气就是从室内飘出来的。钟明心想不好。他退后一步，用力撞向木门，却没有撞开。钟明心里着急，他又退后两步，用尽全身的力气撞向木门。这次门一下就开了，

根本没有任何阻力，钟明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他顾不得多想，爬起来冲进厨房把煤气关掉。就在他从厨房走出来的那个瞬间，发现黑暗中好像有人快速走了出去，一闪就不见了。钟明这才想到，刚才自己第二次毫不费力地把门撞开，是因为有人把门锁打开了。

钟明心里大惊，他立即冲出门去，看到一个男子打开消防通道的铁门，快步走了进去。“站住！”钟明大喊道，并立即冲进消防通道追下去。“啪”的一声，男子回身就是一枪，子弹打在了钟明旁边的铁楼梯扶手上，迸出一道火花。钟明一边躲闪着一边追，追到二楼平台时，他透过楼梯间的玻璃窗户往外一看，男子正好冲出楼去。钟明心里着急，用胳膊肘把窗户玻璃撞碎了，飞身跳了下去，一个箭步上前，从后面把男子扑倒在地。

两个人扭打在一起。钟明死死地按住这个身材高大粗壮的男子，掏出手铐，铐在了他的右手手腕上。男子扭动着身子，用左手掏出手枪，对着钟明连开三枪，钟明晃了晃身子。男子挣扎着，用力推开钟明，想站起身逃跑。钟明果断地把手铐的另一半铐在了自己的手上。

这时候，小区内有些居民听到枪声和打斗声，冲到了楼下。钟明感到心里发慌，有种虚脱和眩晕的感觉。他强打精神，说：“我是丰州市公安局局长钟明，这人要谋害梁书记，你们赶紧上楼看看梁书记是什么情况，快点！”钟明再也坚持不住，他感到眼前一黑，昏了过去。旁边的群众有人忙打110报警，有人上前控制住男子，有人拨打120急救电话，有人冲上楼找梁嘉南……

梁嘉南和钟明刚被送到医院抢救，叶弘轩、洪雅君和周昌挺等人就赶到了医院。医生告诉他们，梁嘉南服用了大剂量催眠药物，同时有煤气中毒症状，不过，从症状看，不会有生命危险。但钟明的情况很不好，他近距离身中三枪，大量失血，有严重生命危险。

叶弘轩告诉在现场组织抢救的医院副院长，要组织力量全力抢救。接着，他问市公安局的张政委：“凶犯在哪里？”张政委说在局里。叶弘轩说：“一定要问出背后的指使者是谁！”接着，叶弘轩、洪雅君和市公安局张政委分别向省委、省政府、省纪委和省公安厅汇报了案情。省委书记李浩然闻听之后，拍案而起，指示省纪委、省公安厅务必尽快破获此案，一定要严惩凶犯。

八

叶弘轩、洪雅君等人为梁嘉南和钟明的安危担心和焦虑，他们不时透过急救室门上的小玻璃窗向内张望。急救室内医生和护士一直神情紧张地忙碌着。每当有医生或护士走出急救室，他们就焦急地询问两个人的情况。每次听到医护人员说两个人还在昏迷之中，他们的心情就特别沉重。

梁嘉南是在凌晨五点多清醒过来的。叶弘轩等人想进病房探视，被医生阻止了。医生说：“梁书记虽然清醒了，但因为服用了大剂量催眠药物，并且煤气中毒，心律很不好，头疼得很厉害，需要好好休息，最好不要打扰他。”叶弘轩等人又问钟明是什么情况。医生神情沉重，说还没有苏醒过来，情况很不稳定。听医生这样说，大家的心情立刻又沉重起来。

钟明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才清醒过来。他感到周身疼痛，痛得钻心。他睁开眼，看到眼前的护士，才想起昨天发生的事情。他一下着急起来，低声说着什么，守在他旁边的护士忙俯下身子。就听钟明说要见省纪委专案组人员，有重要事情。

护士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护士忙走到病房外，说患者要见省纪委专案组人员。省纪委专案组人员走到钟明的病床前，低声说：“钟局，你找我？”钟明睁开眼问：“梁书记什么情况？”省纪委专案组人员说：“多亏你发现及时，已经没事了。”钟明接着问：“疑凶在哪里？”省纪委专案组人员说：“在市公安局。”钟明一听，神情焦急地说：“不能留在丰州，快点把他转到省厅，要快！”

“明白。”省纪委专案组人员说，“钟局，你好好养伤，我马上去处理！”省纪委专案组人员走出病房，说：“张政委，你马上和我去趟市公安局，把疑凶转走！”

省纪委专案组人员和张政委在审讯室见到疑凶时，疑凶鼻青脸肿，遍体鳞伤，已经奄奄一息。他们如果再晚到一步，疑凶可能就没命了。省纪委专案组人员立即让两名干警把疑凶抬上车，送到市人民医院抢救。

昨天晚上，疑凶被押到市公安局后，预审科的科长老刘接到了张政委的电话，张政委要他立即提审疑凶。张政委交代说重点是要问出谁是背后主使。

刘科长带两个年轻的预审员来到审讯室。疑凶戴着手铐脚镣，被带到审讯室。面对刘科长等人的讯问，他一声不吭，完全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这时候，刘科长的手机响了，是李广发来的一条信息。李广就在审讯室外面的走廊里等他。他忙起身，走出审讯室见李广。

李广要他想办法把疑凶做了，灭口。刘科长吓得全身打了一个激灵，有些害怕地说：“这怎么行？”李广说：“这种事你又不是没做过。”刘科长推说这案子太大了。李广说：“你听明白了，这可是老板的意思。”刘科长摇了摇头说：“老板现在不是头了，出了事兜不住啊！”李广掏出手机，拨通了皮一唐的电话，把手机递给刘科长，说：“你自己跟老板说吧！”

“老板，我是老刘！”

“老刘，这个人绝对不能留，否则我们都没好下场！”皮一唐接着说，“这是大老板的意思，明白吗？”

“我知道了！”刘科长回到审讯室。他问年轻的预审员：“开口没有？”一名年轻的预审员摇了摇头：“没有！”

“我就不信他是铁打的！”刘科长说着，示意年轻的预审员把监控关掉，对旁边的几名警察递了个眼色，说：“看你们的了！”说完，他就带两个年轻的预审员走出了审讯室。几名警察都是刘科长的心腹，从他的语气和眼神中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施展拳脚把凶犯往死里打。

疑凶被打得杀猪般嚎叫，于是他们就把一条旧毛巾塞到疑凶的嘴里，继续打，直到疑凶昏了过去，他们才住手。待疑凶醒过来，一名年轻的警察又要上前去打，被一名年龄稍大点的警察制止了，“别打了，真出了事，我们就是替罪羊！”听他这么一说，几个人立刻明白过来。一名警察有些后怕地说：“还好，留了一口气！”

疑凶被送到丰州市人民医院后，医生立即进行抢救治疗。待情况稳定后，专案组工作人员指示由医生陪护，用救护车把疑凶直接送到省人民医院。为防万一，专案组工作人员让张政委带两名干警亲自押送疑凶去省城。

专案组工作人员说：“张政委，疑凶交给你了，你要保证绝对不发生任何意

外！”“你放心，在移交省厅前，我不会离开疑凶半步！”张政委说。

在省公安厅办案人员的强大攻势下，疑凶终于交代，他是受皮一唐的指使，去谋杀梁嘉南的。他潜入梁嘉南的住所后，把大量催眠药放入饮水机的水桶内。待梁嘉南昏迷后，他就把放了药的水全部倒进了厕所内，然后打开了煤气。他本想制造梁嘉南煤气中毒的假象，没想到，这时候有人来了，导致事情败露，自己被抓。另外，疑凶还交代，梁嘉南爱人詹华的车祸也和他有直接关系。

省公安厅厅长立即到省委，向李浩然、赵扶义和刚毅等省领导汇报了案情。他汇报说：“皮一唐的犯罪事实已经十分清楚明确。鉴于皮一唐现在还是省人大代表，并且是丰州市人大的主要领导干部，按照规定要启动省人大常委会罢免他的人大代表资格程序。”

李浩然书记“啪”地拍了一下桌子，愤怒地说：“他算什么人大代表？算什么国家干部？立即通知人大按照程序罢免他的人大代表资格。依法将他缉拿归案！”

赵扶义没有说话，他表情沉静，但他的内心却充满了惊慌和恐惧，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无奈与凄凉。

然而，行动晚了一步，皮一唐跑了。“他什么时候跑的？”省公安厅领导问。

“应该就在我们来到丰州前的几个小时。”专案组负责人说，“他的妻子和孩子都不知道他跑了，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省专案组工作人员在皮一唐女儿的手机里发现一条短信，是他们来丰州的当天凌晨三点多时皮一唐发的。信息说：“爸爸这次也许再也回不来了，照顾好妈妈和弟弟！”手机里还保留着两年前的一条短信，内容和这条短信一样。省专案组人员告诉梁嘉南，据他们了解，那条短信，是两年前皮一唐亲自带队抓捕一名持枪抢劫的犯人，在临行前给女儿发的。

第十六章 | 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梁嘉南和沈梦卿这对初恋情人，如今缘何对簿公堂？谜底揭开，神州能源集团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

—

这天晚上，省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了省纪委常委会上报的关于对皮一唐涉嫌严重违纪立案审查的报告。同时要求，丰州市纪委安排对皮一唐案相关人员的纪律审查工作。

省纪委专案组组长说：“已经安排高鹏和老聂以诫勉谈话方式，对存在问题的那些干警进行谈话，同时请丰州市纪委安排人员协助核查最近在丰州以及南江省所有机场出入境人员的名单，查找皮一唐的行踪。”

鉴于皮一唐是丰州当地人，又在丰州任职多年，社会关系极其复杂，这给搜索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专案组研究决定，重点从近一段时间和皮一唐接触密切的人开始调查。

“这是要调查的人员名单。”省纪委专案组负责人将涉及案情的人员名单交给市纪委书记洪雅君，“请市纪委协助，对有关人员的问题进行核查。”

叶弘轩得知，名单中有神州能源集团董事总经理特别助理杜鹏，脸色顿时为之一变。

叶弘轩回到住处后，从一本书里拿出杜鹏送给他转交吕欣的那张银行卡。他打开电脑，登录银行网站，查看卡里的金额，里面竟然有一百万美金。叶弘轩当时就惊出一身冷汗，全身无力地瘫坐在了椅子上。明明知道是杜鹏使的手段陷害他，却有口说不出。

第二天，叶弘轩把银行卡装到一个信封里，去了神州能源集团丰州分公司。他对前台接待小姐说找杜总。接待小姐非常礼貌地说：“对不起，叶市长，杜总出差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

“这我就知道了，要不，您给他电话？”叶弘轩想了一下，问：“你有胶水吗？”“有。”接待小姐说着拿出一瓶胶水递给叶弘轩。叶弘轩掏出装有银行卡的信封，用胶水粘好，在前台的笔筒里拿出一支签字笔，在信封上写上“杜鹏亲启”，把信封递给前台接待小姐，“麻烦你把这个转交给杜总。”

“好的，叶市长，您要不要和杜总说一声？”“我给他电话。”叶弘轩拿出手机，拨通了杜鹏的手机，“我是叶弘轩，我有份东西放在你们公司前台了，你回来以后查收一下！”叶弘轩说完，不待杜鹏回话，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文雪将厚厚的一沓打印资料放到洪雅君面前，这是她调取的近期南江省机场的所有出入境名单。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皮一唐的蛛丝马迹。洪雅君翻看着名单，她看到了外甥女吕欣回丰州的信息，她是前几天的下午四点到达丰州，当天晚上九点离开的。

前几天，吕欣从国外回来还叶弘轩银行卡。她从叶弘轩的车上下来时，洪雅君正好乘一辆出租车路过，就在叶弘轩的车后面。因为堵车，她偶尔抬头看了一下前面，就看到了叶弘轩的车，看到像是吕欣从他的车上下来，上了人行道。她本想追上去看到底是不是吕欣，她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她下车往前追了一会儿，却没有看到吕欣。她当时想，也许是自己看错人了。其实，她并没

有看错，吕欣从叶弘轩的车上下来后，在街上走了几步，就打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去了机场。

现在，洪雅君确信，她那天看到的就是吕欣。这不禁让她担心起来，她知道吕欣非常节俭，不是那种爱慕虚荣、乱花钱的女孩子，如果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吕欣不可能刚出国几天就急着回来，而且当晚就离开。她担心吕欣和叶弘轩之间有什么事情在瞒着自己。假如吕欣出国的钱是叶弘轩出的，而且不是一个小数，那他哪来那么多钱？她越想越担心。

突然，她的脑海闪出关于中央纪委强调的全面从严治党，要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洪雅君认为，叶弘轩是个踏实肯干的领导干部，也有能力，这种干部很难得，真要是出了问题，实在令人惋惜。她想，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她都应该找个机会及时给叶弘轩提个醒。

这天，省委巡视组入驻丰州，对丰州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巡视。梁嘉南、洪雅君、韩楚霞在市政府招待所安排好巡视组的人员入住，准备离开时，在招待所的大堂遇到了叶弘轩。洪雅君对梁嘉南和韩楚霞说，她有点事要和叶弘轩沟通一下，让他们两个人先走。

洪雅君和叶弘轩打过招呼后，看似无意地说：“叶市长，你还记得胡瑜吗？”叶弘轩点点头说：“我们是大学同学，不过有好几年没联系了。”洪雅君说：“我刚听巡视组的同志说他出事了！”叶弘轩迫不及待地问：“老胡怎么了？”洪雅君说：“听说帮他的亲戚承接了几个工程项目，并以股份的形式从这些项目里收取了一百多万的好处！”

叶弘轩说：“前段时间还有一位同学告诉我，胡瑜被提拔担任了河西省委副秘书长。在我们大学同班同学里面，他是级别最高的官员。他这辈子算是完了！”

洪雅君说：“刚才听巡视组的同志讲，好在在纪委发现之前，他主动向组织承认了错误，退还了全部不当所得。组织认为，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不少党员干部面对前所未有的各种各样的诱惑，渐渐忘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利用职权大肆贪污腐败。对于这些人，必须严惩不贷，但是不能一竿子全部打

死。像胡瑜这种情况，他能及时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在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之前，迷途知返，向组织承认错误，还是要给他一个机会的。”

洪雅君看着叶弘轩，感慨地说：“对和错，往往就在一瞬间，就看自己如何把握了。”叶弘轩已经明白，洪雅君对他说这些话的用意和良苦用心，这让他如坐针毡。

叶弘轩有些尴尬、不自然的表情，让洪雅君心里有数，她也因此更担心起来。当晚，她打吕欣的电话，关机了。她转念一想，纪委开展纪律审查工作有明确的回避制度，吕欣是自己的亲外甥女，自己应该按规定回避。于是，洪雅君要求一段时间来与吕欣交往挺多的高鹏约她出来，问明情况。高鹏于是给吕欣发短信，并在QQ和微信上同时给吕欣留了信息。让吕欣看到信息后马上和他联系。高鹏说：“欣欣，我们算是朋友吧，你前几天是不是回来过丰州，也不知会我一声，你再回丰州，告诉我好吗？”

两天后，吕欣直接回到了丰州。吕欣告诉高鹏，叶弘轩是在机场送她时，趁她不注意把银行卡放在她的外套口袋里面的，她上飞机后就发现了。后来查了一下，发现里面的钱太多了，她想依叶弘轩的工资收入，根本不可能会有那么多钱。她不知道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但她知道这钱她绝对不能要。她替叶弘轩担心，所以就立即回来，把卡还给了叶弘轩。

吕欣焦急地问：“高鹏，他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他会不会出什么事？你们准备拿他怎么办？”高鹏叹了口气说：“现在就看他自己了，对于自己的问题，必须说清楚。他是省管干部，省纪委应该还没有掌握他这些情况。”

“我想见见他，可以吗？”吕欣说，“高鹏，你知道我是怎么认识他的吗？那次坐飞机，是从北京飞丰州，遇到强气流，飞机差点失事，很多乘客吓得抱头痛哭，一片惊叫。叶弘轩却很镇静，他写下的全是工作上的事情，在那样的时刻，他想到的还是丰州的发展，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自己！下飞机时，他不小心把写下遗嘱的这张纸条失落在飞机上，被我捡到了。”吕欣说着，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后把叶弘轩写下的那张纸条递给了高鹏，“高鹏你看，这就是他当时写下的纸条。他不是个坏人，我想劝劝他，他一定能改！”

高鹏点了点头，吕欣给叶弘轩打电话。叶弘轩按捺不住心头的惊喜，问吕欣：“你在哪儿？”“我回丰州了。”吕欣说，“我们见个面吧。”

两人是在一家酒店见面的。叶弘轩问吕欣：“出去才这么几天，怎么又突然回来了？”吕欣望着叶弘轩说：“我害怕，我晚上睡不着，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钱，不知道那些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意味着什么。”

叶弘轩慢慢抬起头，长叹一声，“你是不是很失望？”吕欣轻轻地点了点头，接着说：“我也知道，你是想让我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可是你这个样子，我能无忧吗？”叶弘轩苦笑道：“谢谢你，能和我说这些。你走吧！”吕欣深情地望着叶弘轩说：“弘轩，不管你怎么样，我都会等你！”叶弘轩摇了摇头，说：“忘了我吧，不值得！你走吧！”

吕欣慢慢站起身，说：“只有情愿不情愿，没有值得不值得！”说完这句话，吕欣拿起包，向门外走去。走到门口处，她拉开门，回头看了一眼，叶弘轩表情木然地坐在那里，并没有和吕欣说话。吕欣有些失望，有些伤感，她关上门离开了。

叶弘轩独自一人坐了好久。怎么办？他感到自己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他害怕、痛苦，内心纠结、犹豫不决。终于，他纷乱的头脑渐渐静了下来，他拿出手机，拨通了省委巡视组公布的电话：“我是叶弘轩，我有些问题想向巡视组说清楚。”

叶弘轩打完这个电话，内心突然就轻松了。他开车直接去了省委巡视组驻地。

二

李广预感到了危险，他在积极地筹划出逃。这天，他来到欣发财务公司，把一本护照递给老板说：“用这个在香港开个户，把我的那些钱全转过去！”这本护照是李广以“陈永发”这个名字给自己办的。

“您在我这有三千多万，全部转过去吗？”

“全部！”李广说。这时候，李广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拿出来一看，号码

显示是新疆一个市的，他在那里根本没有认识的人，他想一定是打错了，就直接把电话按掉了。没想到，他刚按掉，电话又打过来了。李广很恼火，把电话接起来，很不耐烦地说：“你打错了！”

“是我！”皮一唐的声音。李广愣了一下，忙走到楼道里接听电话。皮一唐躲在新疆的一个小县城，他问了一下丰州的情况，然后提出让李广给他送点钱过去。李广小声问：“转账可以吗？”皮一唐说不可以，那样容易暴露行踪。李广说：“好吧，我亲自过去。”皮一唐说：“要尽快，越快越好！”

皮一唐逃到新疆后，不敢在乌鲁木齐这样的大城市逗留，而是去了一个地处西部偏僻的小县城。时令已是初冬，他在县城旁边的一个村子租了一间房子，从当地市场上买了棉衣。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他从街上买了两张小板凳，买了鞋刷和鞋油，装扮成一个聋哑老人，在街上帮人擦皮鞋。遇到警察时，他都会低头侧身避让。远远地看到有城管走来，他就提早收起东西走人，绝对避免和城管发生冲突。在这个偏僻的边境小城，擦皮鞋的顾客寥寥无几，偶尔有顾客嫌他的手脚不利索，他就“啊、啊”地打着手势道歉。他避免和任何人发生冲突。就算这样，他也知道这里并非长久之地。他的计划是等李广把钱送到，他就想办法出境。

自皮一唐逃走后，不仅专案组在调查他，沈梦卿和杜鹏也急于想知道他的下落。前几天，专案组找杜鹏谈过话，询问他和皮一唐的交往情况，告诉他，如果一旦有皮一唐的消息，立即报告专案组。虽然杜鹏说就是一个例行问话，但沈梦卿却深为忧虑，说：“这件事绝不能掉以轻心，弄不好就会把你牵连进去。”

李广接到皮一唐的电话后，在第一时间见了杜鹏，把皮一唐打电话来让他送钱的事情讲了。杜鹏看着李广说：“你来就是和我说这些？这关我什么事？”李广笑了笑，说：“杜总，皮局跟您可是不一般的熟啊。据我所知，前几天专案组的人还找您谈过话。”杜鹏笑了笑，说：“就是例行询问，不能说明什么。”李广说：“既然如此，打扰了。”李广站了起来，转身要走。

“等等！”杜鹏说，“李主任，我想皮一唐一旦被抓，对你也极为不利吧！”“我想您也一样！”李广说。“皮一唐知道的太多了，怎么做，李主任

你是明白人，就不用我说了吧？”杜鹏说。

“杜总，这风险冒得也太大了吧？”

“我没猜错的话，李主任也想离开丰州了吧？”杜鹏接着说，“我可以让你在国外过上富足高贵的日子。”

李广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赶到皮一唐所在的那个县城的。他是从塔城机场直接打出租车来的。他找到了皮一唐告诉他的那家拉面馆。北方初冬的夜晚，冷风嗖嗖，气温骤降，李广既冷又饿。他下车后，就进拉面馆要了一碗拉面，然后给皮一唐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已经到了，就在约定的那家拉面馆，让皮一唐过来接他。

皮一唐非常谨慎，他并没有直接来见李广，而是站在拉面馆对面的黑影里，仔细观察着拉面馆周围的情况。拉面馆就是一间装修简单的筒子屋，通过敞开的大门，皮一唐从对面看过来，拉面馆内一览无余。皮一唐观察了好久，一直等到李广把拉面吃完了，走到店门口四处张望，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皮一唐仍不放心，他悄悄给李广打电话，让他从这家拉面馆往右走，走不多远有一家天梦网吧，让李广就在这家网吧的招牌下等他。李广按他所说的向前走去。他又观察了好久，确定就是李广一个人，这才快速离去，绕道走进一条灯光昏暗的胡同，一直走到胡同的尽头，就是天梦网吧。皮一唐到的时候，李广站在天梦网吧的招牌下，正在四处张望。

皮一唐大声咳嗽了一下，李广转过身来，皮一唐远远地向他招了招手。李广便跟着皮一唐走进了昏暗的小胡同。

李广小声说：“老板，你可真够小心的！”皮一唐说：“咱们都是干这行的，知道他们的手段！不小心不行啊！”

两人来到皮一唐的出租屋。临进门时，皮一唐左右看了看，没有任何异常，这才走进屋内。把门关上后，皮一唐问：“把钱带来了没？”李广说：“带来了，都在这里。”他把背包往床上一放，拉开拉链，皮一唐看到里面满满的全是百元钞票。

“老板，你打算去哪里？”

“一路向西，出境！”

“西面全是沙漠。”

“所以他们不会想到我走这条路。”

“您还需要什么？我来想办法。”

“有机会，替我照顾照顾你嫂子、小虎和妞妞。”

“这个你放心，我会尽力！”

“这辈子，有你这个兄弟，值了！”

“妞妞给你写了封信，我带来了。”

“在哪？快给我看看！”皮一唐急切地说。

“塞在钱下面了。”

皮一唐急切地抓起背包就往床上倒。这一倒，他就发现，除了上面一层是钞票，下面都是白纸。皮一唐一愣。

这时候，站在皮一唐背后的李广拿出了匕首，正准备向皮一唐刺去。

皮一唐突然意识到了危险，拿起背包转身向背后甩去，正好重重地砸在李广的脸上。李广停顿了一下。皮一唐看到了他手中的匕首，用力推开李广，打开门，沿着小胡同撒腿就跑。李广举着匕首追了出来。

李广追上皮一唐后，往他的背上狠狠地捅了一匕首。皮一唐不顾一切地往胡同口跑，跑到胡同口天梦网吧附近时，不小心摔倒在地。李广追上来后挥刀便刺。皮一唐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呼喊：“救命啊！杀人啦！救命啊！”

正在附近巡逻的片警和协警听到呼救声，拿着警棍冲了过来，把两个人一起带到了派出所。随后，皮一唐因多处受伤，被紧急送到当地医院救治。第二天早上，专案组派出的警察就赶到了。这是李广万万没有想到的。

专案组基本掌握了李广涉嫌违纪和违法的犯罪问题。皮一唐逃走后，专案组商议认为，皮一唐极有可能会和李广联系。于是决定暂不拘捕李广，盯住他的行踪，一旦皮一唐与他联系，就一举抓捕。专案组掌握到李广去新疆的消息后，认为他去见皮一唐的可能性非常大，立即派人前往新疆，同时上报省公安厅。省公安厅立即与新疆警方取得联系，并发送了皮一唐和李广的照片等资料，希望新疆方面协助抓捕两人。新疆警方立即将两人的照片下发各地。因此，当李广和皮一唐被带到派出所后，就被派出所的值班副所长认出来了。

第二天，专案组派出的干警将两人抓捕归案，带回丰州。

皮一唐被抓捕归案后，赵扶义陷入了恐慌。先是孙耀乾出事，现在皮一唐又出事了。他突然感到灾难性的危险马上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了。好在孙耀乾至今也没有说出对他不利的话。可皮一唐呢？保不准他不交代啊。想到这里，他出了一身的冷汗，他焦急地在书房里走来走去，想了很久，决定还是冒险行动，想办法给皮一唐传个话进去。想到这里，他立即给省公安厅周副厅长打电话，约他到自己家里来一趟。皮一唐这些年没少给周副厅长送好处，如果皮一唐交代了，周副厅长必定会被牵连其中。因此，皮一唐被抓后，他也是天天提心吊胆、夜不成寐。赵扶义给他打电话，让他直接去他家里，周副厅长就猜到极有可能是因为皮一唐的事。因此，他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即开车赶了过来。两人经过一番商议，决定由周副厅长找人给皮一唐传话。周副厅长通过丰州市公安局医务室的一位医生，借给皮一唐输液的机会，悄悄告诉皮一唐，“有人让我转告诉你，只要你不说话，他会想办法救你！”

一直闭着眼睛的皮一唐，听医生这样说，猛地睁开眼睛，却发现医生已经转身离去。他重新闭上眼睛，心想传话进来的到底是谁。赵扶义？杜鹏？还是沈梦卿？

皮一唐被抓回来，沈梦卿确实非常紧张，甚至有些害怕。其实，谋害梁嘉南的凶犯被抓后，沈梦卿就非常担心。杜鹏说是他大意了，太相信皮一唐的能力。沈梦卿当时就对杜鹏说：“这样的大意会把你，包括我害了！”杜鹏安慰她说：“请放心，我会想办法处理好的。”没想到，他还是没能处理好。

沈梦卿得到皮一唐被抓回来的消息后，把杜鹏喊了过来。她脸色铁青地对杜鹏说：“皮一唐和李广全都被抓住了！”杜鹏看起来并不紧张，他从酒柜里拿出一瓶红酒，倒了两杯，他自己拿起一杯，将另一杯递给沈梦卿。

“你还有兴致喝酒？”沈梦卿接过酒杯，顺手放到茶几上。

“你放心，你不会有事的！”

“有没有事，我比你清楚！”沈梦卿很恼火。杜鹏没有说话，掏出一封信，放到了沈梦卿面前的茶几上。

“这是什么？”沈梦卿问。

“辞职信！”杜鹏说。

“你以为你能跑得掉吗？”

杜鹏摇摇头说：“我哪也不去，等着他们。你放心，这一切都是我主使的，和你没关系！”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沈梦卿有些疑惑地望着杜鹏。

“我现在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

“是我害了你！”沈梦卿痛苦地说。

“我愿意！”杜鹏坚定地说，“就算梁嘉南不怀疑粤海油田的蕴藏量，我也会杀了他！”

“为什么？”沈梦卿困惑地望着杜鹏。

“梦卿，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爱你！从我见到你的第一面开始，我就爱上了你！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美、最有气质的女人！你相信吗？我可以为你去死！”

“你爱我？”

“爱！”

“你为什么告诉我？”

“我觉得自己配不上。”

沈梦卿突然有些感动，她的眼睛湿润了。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一阵风狂雨急、酣畅淋漓的狂欢之后，两人赤裸地躺在床上。沈梦卿紧紧地抱着杜鹏，说：“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待杜鹏离开后，沈梦卿走进浴室。她望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泪流满面，大喊道：“你杜鹏算老几？你凭什么爱我？你有什么资格爱我？”

三

叶弘轩向省委巡视组交代说，杜鹏曾涉嫌向他的关系人吕欣送过钱，就是给吕欣的那张银行卡，这期间，杜鹏提出过让他在神州能源集团的采油队

入场问题上说好话。吕欣专程从国外回来把银行卡还给他后，他最终还是把银行卡还给了杜鹏。

巡视组负责同志向刚毅书记做了汇报。刚毅书记指示由省纪委有关部门安排对叶弘轩的问题进行核查。

对于叶弘轩的问题梁嘉南大吃一惊。叶弘轩会出事，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意料。梁嘉南到丰州担任市委书记以来，叶弘轩给他的印象不错，有才华、有能力，而且踏实肯干，是一位很不错的领导干部。要说不足，就是很多时候想到的只是独善其身，缺乏站出来大声一呼的勇气。没想到，他竟然涉嫌接受杜鹏的银行卡。好在他能够及时认识到错误，把卡退了回去，而且主动向组织交代。

梁嘉南心想，杜鹏向叶弘轩的女友送银行卡，让他帮忙在神州能源集团的采油队进场问题上说情，这恰恰说明这个项目是有问题的。他决定再上省城，当面向李浩然书记反映。洪雅君提醒梁嘉南：“李书记刚刚批评了你，他的态度你是清楚的。”梁嘉南说：“不管他是什么态度，有问题，我就必须要反映！”

第二天一大早，梁嘉南就来到了李浩然书记的办公室。正好刚毅书记也在。梁嘉南走进李浩然书记的办公室，李浩然书记抬头看了他一眼：“你一大早赶过来，还是神州能源的问题？”“是的，李书记，我想详细向您汇报一下。”梁嘉南神情急切地说。

“刚书记，你和他说说吧。”李浩然书记说。

“嘉南同志，别急，过来坐。”

梁嘉南在沙发上坐下后，刚毅书记说：“嘉南同志，自从你第一次向省委反映问题以后，浩然书记就去了北京。他亲自将粤海石油开发项目的有关疑点向国家部委首长做了详尽的汇报。这件事，中央层面的领导已经注意到了。因为事关部委个别领导的问题，在没搜集到足够有力的证据之前，一切动作都需要保密，一定不能让沈梦卿和与她相关的人员探听到任何风声！”

梁嘉南听了，兴奋地说：“我就知道中央不会不管的！”

李浩然书记看了他一眼，说：“你还知道什么？这个知道那个知道，我再三向你暗示相信组织相信党，要稳住！你呢？上蹿下跳，生怕神州能源不知道我们已经注意到他们了！”

梁嘉南忙说：“我错了，我没有充分领会领导的意图，一定改，一定改！”

刚毅书记笑着说：“你要真改了，也就不是你梁嘉南了！你对原则的坚持，虽然对上级的部署有所影响，不过也是有效果的。从最近发生的事情看，这些人已经沉不住气了。我估计他们一定会破釜沉舟，这样，就会更快地暴露他们自己！”

刚毅书记和梁嘉南离开李浩然书记的办公室，回到了刚毅书记的办公室。梁嘉南问刚毅书记，叶弘轩的问题严重吗，刚毅书记说：“他主动承认了错误，交代了问题，和那些被接受组织审查的干部是有很大区别的。”

梁嘉南约叶弘轩在一家酒店吃饭，为了说话方便，梁嘉南特意要了一个包间。两人落座后，梁嘉南从包里掏出一瓶茅台酒，放到桌子上。他告诉叶弘轩，这是他结婚的时候，沈梦卿的爷爷亲自到他家里送给他的。

叶弘轩感叹说：“你们还真是世交啊！”

梁嘉南说：“我们那时候住在一个大院，那个老爷子可是个好人，上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的伤疤有十几处。咱们的新中国，真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老爷子暴脾气，眼睛里揉不得一点沙子。小时候，我带着沈梦卿去偷军区大院里的桃子，老爷子知道了以后，拿着皮带照头就抽！一边打一边骂，‘公家的东西你们也敢偷，打不死你们两个兔崽子！’可惜老爷子早就不在了。我想，假如他还活着，有他盯着管着，沈梦卿他们也许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服务员送菜进来，告诉他们菜已经上齐了。说完，服务员就退出了房间，出门时顺手把门关上了。梁嘉南把酒打开，斟上两杯，说：“老叶，来，喝酒！”叶弘轩品了一小口酒，说：“你今天把这酒拿出来，请我这个犯了错误的人，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梁嘉南说：“老叶，我心里难受，跟刀割了一样！都知道我抓着神州能源的问题不放，可我心里真的不是滋味。沈家和我家那是多年的交情。还有梦卿，我的初恋啊！我这么做绝不是想整她，是想救她！可她的问题越来越多，谁也救不了！她让我难过，老叶，你更让我难过！你说你怎么就……”梁嘉南摇着头，痛苦得说不下去了。

叶弘轩说：“老梁，你想骂就骂吧。你骂我一顿，我也许会好受点！”

梁嘉南说：“算了，啥也不说了，喝酒吧！”

叶弘轩说：“老梁，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我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步？就是太假！以前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不认同也不随和官场所谓的潜规则，也不去吃吃喝喝拉帮结派，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向身边的人表演，我在演一个好市长！但我并没有意识到，就应该这么做！演多了，也会累，也有落幕休息的那一刻。”

叶弘轩长叹一声，接着说：“我在两个人面前是最真实和最轻松的。一个是吕欣，她不在乎我的年龄、身份、财富，她爱的是我这个人。另一个就是杜鹏，神州能源能把生意做得那么大，也并不是单靠沈梦卿的社会关系，与她身边有一批杜鹏这样的能人有很大关系。他天天就在琢磨我，琢磨我的优点、我的缺点、我的喜怒哀乐，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杜鹏那才叫知己。然而他是有目的的，看中的是我的权力。我们的周围有这么一帮人，想想真是可怕！”

一天晚上，杜鹏给高鹏打电话，约他一起聚聚。高鹏和文雪正在街边吃烧烤。最近文雪发现杜鹏和高鹏走得太近，提醒高鹏离杜鹏远点，说：“你就是一个小干部，杜鹏为什么总是请你？最好自己想想，注意一点！”

正在这个时候，高鹏接到了杜鹏打来的电话。高鹏一脸高兴地说：“杜总，您好，我马上过去！”高鹏起身对文雪说，“不好意思，失陪了！”文雪说：“你不能去！”然而高鹏没有理会她，伸手拦下一辆出租车，乘车而去。文雪着急得眼圈都红了。

高鹏赶到海湾酒店时，杜鹏已经在那里了。杜鹏满了两杯红酒，递给高鹏一杯，说：“兄弟，来，干一杯！”杜鹏一昂头率先把酒喝完了，把杯子轻轻放下，接着说，“兄弟，今天找你来，有点小事想请你帮个忙。”高鹏说：“杜总，您干的那都是大事，我就是一个小干部，能帮上什么忙？”杜鹏说：“我早就和你说过，永远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很简单，我一个朋友被纪委调查了，你只要把他的口供随时透露给我就行！”高鹏问是谁，杜鹏告诉他是皮一唐。

“皮一唐是你朋友？”高鹏吃惊地问。杜鹏笑着说：“哪个领导和我们没交情呢？”

“这事我办不了，这是省专案组抓的案子！”

“你不是省纪委专案组的吗？你要帮这个忙，是能做到的。”

“你和我交朋友，是不是就为了今天？”

“朋友就是要相互帮忙的嘛！”

“我明白了，我办不到，再见！”高鹏站起身，转身要走。

杜鹏说：“等等，你怕什么？只要这事办好了，你就会有很多钱，会有和我一样的生活。”

“我怕的就是变成和你一样！”

“这么说，这个忙你是不帮了？”

“违规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

“哎呀，你还是模范干部啊？你自己不知道吗，违规的事你干了多少？”

杜鹏看着有些愣神的高鹏，“我办的派对你参加过吧，哪一次没有几万元钱能下的来？不过，花点钱吃吃喝喝，这都是小事。更严重的是，你知道你还干过什么？要对皮一唐下手审查，是你说的吧？你也许忘了，不过我可是有录音的！”杜鹏说着，打开了手机录音，放给高鹏听。

杜鹏看着脸色难看、神情慌乱的高鹏，说：“兄弟，只要你帮我这次忙，这些录音就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

高鹏问：“你要皮一唐的口供干什么？”

杜鹏说：“实话告诉你，他从我这拿了不少钱，我担心他把我卖了！”

“就算你知道了，又能怎样？”

“我有朋友啊，可以帮我！”

“没人帮得了你！”高鹏说着，掏出手机按下播放键，手机里传来两人刚才的对话。杜鹏一愣，说：“你这么做没意思吧。”高鹏笑着说：“我这是现学现卖。”高鹏说完，起身离开。杜鹏说：“兄弟，等等，我们可以再谈谈！”高鹏没有理会他，转身走了。

杜鹏恼羞成怒，骂道：“混蛋！”他拿起高鹏刚才用过的酒杯，“啪”的一声摔在地上。

杜鹏静下心来想了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想办法弄死皮一唐，免生后患。

他给市公安局预审科的刘科长打电话，说：“你是刘科长的朋友吧？”刘科长很紧张，问对方是谁。杜鹏说：“你不要管我是谁，只要你帮我干一件事，我就保证你会拥有很多钱，成为一个富翁！”刘科长犹豫了一下，问什么事。杜鹏说：“想办法干掉皮一唐！”刘科长犹豫了很久，说：“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让我怎么相信你？”杜鹏说：“给我一个银行卡号，我现在就给你一笔钱，算是订金。”于是刘科长报给杜鹏一个银行卡号。杜鹏通过手机银行马上划过去五百万元。杜鹏办完后，给刘科长打电话，“刚才打给你五百万元，你查一下，这是订金，事成之后一千万，绝对少不了你的！”刘科长说：“好，我相信钱！”挂断电话后，刘科长查了一下，五百万元确实已经到账。

凌晨三点多，刘科长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和口罩，混进了市公安局医务室。他轻手轻脚地走到皮一唐的病床前。皮一唐还在打吊针，他似乎睡着了，并没有发现有人进来。刘科长掏出注射器，准备把毒药注射进输液瓶里。就在这个时候，张政委和几名干警冲了进来，抓了个现行。

皮一唐被抓回来后，钟明就提醒洪雅君，要严防有人杀人灭口。洪雅君向省专案组汇报了钟明的想法，专案组要求市公安局张政委搞好协助配合，专案组组长说：“皮一唐就交给你了，必须确保他的安全，一旦发生意外，首先要追究你的责任！”张政委也知道市局情况非常复杂，为此他选了几名信得过的干警，轮流值班。为防意外，他晚上直接在公安局值班，开着电脑监控医务室。因此，刘科长一进医务室，就被张政委发现了。

张政委喊醒皮一唐，把刘科长带到他的面前，说：“你看看，这就是你的人！和李广一样，要杀你！”

皮一唐看了一眼，心情复杂地闭上了眼睛。

四

高鹏执意去见杜鹏，文雪既生气又着急。她越想心里越不踏实，担心高鹏会出事。想到市纪委领导常常告诫纪检干部要切实把握好手中的“七种权

力”：即信访举报处置权、案件检察权、巡查监督权、定性量纪权、监督检查执纪权、干部任用权和资金资产支配权等监督权。第二天早晨上班后，文雪犹豫了片刻，还是决定把高鹏和杜鹏的交往情况告诉洪雅君。没想到，高鹏就在洪雅君的办公室，高鹏正在电脑里播放他和杜鹏的对话录音。洪雅君忙把录音关掉，问文雪有什么事。高鹏说：“她一定是来告我状的！”洪雅君疑惑地说：“告你状？什么状？”高鹏说：“告我和杜鹏交往啊。”洪雅君一听，笑着说：“高鹏这种私自录音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他声称是为了保护自己才这么做的。文雪，你一起来听听。”

文雪听了高鹏和杜鹏的对话，一下就明白了。其实，当初高鹏的父亲被车撞了，是杜鹏施救的，洪雅君当时就感到事情也太凑巧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她让高鹏借这个机会，走近杜鹏，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也就是说，高鹏接近杜鹏，是省纪委专案组有意安排的，执行工作任务。

文雪说：“原来你是去做卧底了，怎么不早告诉我？让姐替你担心着急。”高鹏说：“你也知道我们是有纪律要求的。”文雪说：“我不管，你要赔礼请客。”高鹏说：“好，晚上一起去烧烤。”

两人正说着，洪雅君走了过来，说：“文雪，跟我去市公安局。”张政委刚打电话向洪雅君汇报，市公安局预审科的刘科长想谋害皮一唐，被他们抓住了。

洪雅君正在和省纪委专案组的人一起听取张政委汇报具体情况，专案组负责人来找洪雅君，说李广一大早就吵着要见她。

按照省纪委要求市纪委配合专案组行动的需要，洪雅君、高鹏和文雪赶到市公安局预审科。李广见到洪雅君后，说：“洪书记，我可以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您，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洪雅君说：“你还有权利谈条件！”李广盯着洪雅君，不再说话。

洪雅君想了一下，说：“你说吧，什么条件？”李广说：“在对我的审判下来之前，我要住在纪委的工作点！”专案组负责人严厉地说：“你应该知道，你已经触犯了法律！”洪雅君说：“你先说说你知道什么？”李广说：

“是谁请我去干掉皮一唐的，是谁要谋杀梁嘉南的。还有，皮一唐贪了多少钱，钱都在哪！”

洪雅君和省专案组负责人、市公安局张政委紧急商议后，分别向省纪委刚毅书记、省公安厅王厅长请示。王厅长接到专案组负责人电话后，也给刚毅书记打电话做了汇报，刚毅书记没有答应李广提出的条件。

但表示可以协调公安安排审讯点，配备有全天候的摄像设备，保证他的安全，不使他遭刑讯逼供。洪雅君说：“你现在可以如实说了！”李广说：“要说的太多了，从哪说起呢？我还是先说重要的吧，是神州能源集团的杜鹏让我去干掉皮一唐的。”

洪雅君走出审讯室，给市检察院检察长打电话，要他协助按工作程序监视并对神州能源集团丰州分公司的杜鹏采取措施。

检察院的三名干警立即赶到神州能源集团丰州分公司。当时杜鹏因为联系不上市公安局预审科的刘科长，预感到事情极有可能没有办妥，或者出事了。这时候，市检察院的人赶到，他一下就明白了。

杜鹏被拘留后，什么也不交代，对他指使李广谋杀皮一唐之事，更是拒不承认。说李广完全是血口喷人，是诬陷。

省专案组负责人分析认为，杜鹏所做的一切，沈梦卿不可能不知道，甚至沈梦卿就是幕后指使！然而，杜鹏和皮一唐什么也不交代，给办案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这天早上，梁嘉南、洪雅君和张政委到医院看望钟明。张政委说：“皮一唐是拒不交代啊。”钟明说：“他是老公安，咱们这一套，他比谁都清楚，得想个办法！”梁嘉南说：“听说皮一唐的两个孩子虽非亲生，但他视若己出，和两个孩子的感情很深，能否在这上面做做文章呢？”

梁嘉南的一席话，点醒了大家，都认为这办法可行，值得一试。

张政委带着当初李广到新疆找皮一唐时，带去的两个孩子写给皮一唐的信，来到了预审科。张政委说：“李广知道你和小虎、妞妞的感情很深，所以在去新疆找你之前，曾去过一趟你们家，让小虎和妞妞给你写了一封信。李广说他本是想趁你读信的时候对你下手。这封信，我给你带来了，你要不要看看？”

皮一唐双眼紧闭，没有理会张政委。但张政委发现，他的双手紧紧攥着床

单，显然是强忍着不让自己内心的情感流露出来。张政委想了一下，把信放在床头，说：“我把信放在这里了。”张政委说完就离开了。

等张政委一走，皮一唐忙拿起信，看了起来。

爸爸，你到底怎么了？这几天，好多警察叔叔阿姨来咱们家找你。每次他们来，妈妈都让我们到外面去玩。我们在街上，小朋友们都骂我们，说我们是坏蛋的孩子。我们不想听他们说你的坏话，在我们心里，你是天下最好的爸爸！

爸爸，家里面的柜子上都贴了纸条，警察叔叔说不让我们打开。妈妈也总是哭个不停，我们很害怕。要是你在家的话，我们就不会害怕了！

爸爸，你是不是犯了错啊？我们老师可说了，谁都会有缺点，只要改了，还是好学生……

爸爸，我们想你，想你回来！

皮一唐读着信，双手颤抖，眼泪模糊了双眼。他擦了擦眼睛，又从头看起来……皮一唐忍不住捂着脸抽泣起来。

张政委走了进来，他递给皮一唐一张纸巾。皮一唐抬起头，说：“我想到我儿子的墓地看看。”张政委说：“你是老公安了，觉得可能吗？”皮一唐不再说话，神情悲戚地望着张政委。张政委说：“我请示一下吧！”

张政委请示省专案组领导，专案组在请示有关领导后，同意带皮一唐到他儿子的墓地看看。

张政委和省专案组负责人亲自带几名警察，把皮一唐带到了他儿子小军的墓前。张政委掏出一盒香烟，递给了皮一唐，说：“在局里，大家都知道你每星期都会来这儿两趟，这是你雷打不动的习惯。因此，你出逃后的第二天，我们就替你过来看小军了！”

皮一唐点燃一支香烟，插在了墓前，说：“知道小军是怎么死的吗？”

“听说过。”张政委说。

皮一唐神情痛苦地说：“他和两个战友去抓毒贩，到了现场才发现对方携带枪支。事发突然，他们只带了一件防弹衣，三个人都想把生还的希望让给战

友，谁也不肯穿。最后，小军把防弹衣扔到车上，带头冲了上去，结果三个人全牺牲了！”

张政委说：“听说那两名干警就是妞妞和小虎的亲生父亲。”

“是的！他们牺牲后，我就把两个孩子收养了。”皮一唐接着说，“他们是英雄，凭什么评不上烈士？有什么处置不当的？连公正对待他们都做不到，我无法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处在当时的政治生态，花钱疏通关系，他们就有可能评上烈士。”

张政委说：“所以就因为不能接受现实，你的价值观就发生变化，你就开始走向另一条路？”

皮一唐苦笑道：“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舍生忘死的警察。我不能再看着他们流血又流泪。”

张政委说：“老皮，你讲义气，这大家都知道，可你自己贪了多少，你自己也清楚吧？算了，先不说这些，你就说说案子吧！”

“你先告诉我，谁让李广杀我！”没等张政委回话，皮一唐就喃喃自语道，“一定是神州能源的杜鹏吧？”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灭口？”省专案组负责人问。

“真正要梁嘉南命的人，不是我皮一唐，是沈梦卿！我只是她手里的一杆枪！”

五

李广和皮一唐被拘捕了，杜鹏被拘捕了。沈梦卿心里有些恐慌，因为这些人知道的太多了，只要他们开口，她就无法逃脱。她只能求助于哥哥，她相信以哥哥的能力，必定能化解这场危机。她给她哥哥打电话，她哥哥劝她还是尽早离开丰州，不要再纠缠下去了。沈梦卿说：“哥，这件事没那么简单，不是我一走就能了之的。这就是一场政治斗争，你想，要是没有人在后面撑腰，一个小小的丰州市怎么可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哥，我觉得他们就是冲着

你来的！”

这时候，门口传来敲门声。“谁？”沈梦卿问道。“客房服务员，收拾房间。”外头的人回答。

“不需要。”沈梦卿接着说，“哥，你得赶紧想想办法了！”

“我知道了。”沈梦卿的哥哥说，“梦卿，要不你先来北京，避一下风头。”

“我不走！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门口响起了门铃声。沈梦卿说：“哥，你抓紧点，先不说了，我挂电话了。”

门铃声响个没完没了，让沈梦卿很是恼火。她挂了电话，大声喊道：“你们聋了吗？我不需要打扫！”说着，她气冲冲地走到门口，打开了房门。门外，省检察院和公安厅的干警站在了门口，沈梦卿一下就愣住了。

“我犯了什么法？你们凭什么抓我？”沈梦卿大声质问。警察并不理会，直接把她带走了。

随着沈梦卿和杜鹏的被捕，神州能源集团丰州炼油基地和粤海油田开发项目暂时下马。已经拆了一半的皮涌厝村，到处是残垣断壁。没有运走的砖头、烂瓦和混凝土块堆积如山，现场一片狼藉。

很快，针对皮涌厝村拆迁项目的烂尾工程，以及暂时下马的神州能源炼油基地和粤海油田开发项目，网络上出现了很多批评文章，无一不把矛头指向丰州市委市政府，呼吁上级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这些文章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对南江省尤其是丰州市主要领导提出严厉的批评。

对此，省委李浩然书记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听取梁嘉南对皮涌厝村烂尾工程的处置措施，研究部署相关工作。省委指示，丰州市委要按照正风反腐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的思路开展工作，当前必须妥善安置拆迁村民，对拆迁村民的赔偿以及安置工作，要认真听取群众诉求，尽快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梁嘉南表示，回去后会马上按照省委的要求，立即和被拆迁的群众进行面对面沟通，妥善解决皮涌厝村的问题。梁嘉南说：“在皮涌厝村拆迁问题上，我们会坚持两个原则：一是确保不伤害群众利益；二是确保群众满意。”

“我们执政党就是要为人民群众谋福祉，我们改革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过上幸福的日子！嘉南同志，你提出的两个‘确保’，是我们必须肩负起的责任。”李浩然书记接着说，“你们尽快拿出个可行方案把事情办好。”

会议结束后，梁嘉南要马上赶回丰州。临行前，李浩然书记语重心长地说：“嘉南同志，接下来，你可能会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希望你能做好思想准备！”梁嘉南点点头，说：“李书记，请您放心！我相信邪不压正，我相信组织！”

这天刚上班，梁嘉南就接到刚毅书记的电话。刚毅书记告诉他，情况有变，要他立即回省城。在电话里，刚毅书记叮嘱梁嘉南，不要回省委和省纪委，直接到迎宾馆。

梁嘉南意识到问题严重。他立即动身赶往海名。他赶到迎宾馆时，李浩然书记的秘书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两人握了一下手，什么都没说，李浩然书记的秘书直接把梁嘉南带到了迎宾馆的小会议室。

李浩然书记和刚毅书记已经在会议室了。秘书关门离去后，刚毅书记让梁嘉南坐下。他说：“嘉南同志，知道我和浩然书记为什么要在这里见你吗？”梁嘉南说：“要保密？”刚毅书记点点头，说：“这几天你暂时留在省里。”刚毅书记接着告诉梁嘉南，“省高院临时决定，沈梦卿雇凶杀人一案，马上要进行不公开开庭审。你是当事人，必须在场。”

梁嘉南有些困惑不解，“现在就庭审？太匆忙了吧？”刚毅书记说：“法院有法院的程序。”梁嘉南马上就明白了。他说：“这么说，是沈建华出手了？”

刚毅书记点点头，说：“前几天沈建华亲自来海名见过沈梦卿。这么急着叫你来，除了庭审，更主要的是北京传来的一些信息，必须在你出庭作证之前，让你知道。”

刚毅书记接着说：“情况是这样的。目前，国家部委对沈梦卿以及粤海油田蕴藏量作假的调查正处于关键时刻，却突然冒出了许多质疑和非议的声音，调查工作也遭遇到各种阻力，举步维艰。在你来之前，国家部委的领导直接给浩然书记来电话，交代了一些策略性的问题。鉴于目前这种态势，现在就公开揭露这个国家关注的大项目背后的阴谋还为时过早，时机不成熟。所以，法院方面的庭审只能暂时局限在沈梦卿雇凶杀人这个刑事案件上。沈梦卿对你摊牌

许诺的情况也暂时不能说出来，这一点很重要。”刚毅书记说到这里，看着梁嘉南，说：“明白我的意思吗？”

梁嘉南有些为难，说：“如果不说出真相，沈梦卿授意皮一唐雇凶杀人的动机就很难成立。”

李浩然书记说：“嘉南同志，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这是一个你将要面对的最大难题。为了做到既可以合法地继续羁押沈梦卿，又不能引起沈梦卿利益集团的怀疑。这就需要策略了。”

刚毅书记接着说：“嘉南同志，我和浩然书记已经估计到各种可能性。在你出庭作证，和沈梦卿当面对质的时候，既不能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在法律面前，也不能说假话作伪证。这个矛盾，你准备怎么应对？”

梁嘉南沉思片刻，说：“这个很难事前预料，只能是随机应变吧。”

刚毅书记说：“你也知道，沈梦卿是一个智商极高、极难对付的角色。假如，我是说假如，她对你步步紧逼，需要你蒙受一点委屈，牺牲自己的一点声誉，你能忍受吗？”

“我能！”梁嘉南坚定地说。

六

这天，南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神州能源集团董事总经理沈梦卿雇凶杀人案进行第一次不公开开庭审。

开庭后，沈梦卿走上被告席。很多被告走上法庭时，会因为巨大的心理压力，表现得紧张、慌乱。而沈梦卿却非常坦然、镇定、从容不迫，她的脸上带着淡雅的微笑，神情依然是那么的矜持和高傲。

公诉人陈述了案情：去年十二月三日晚上十点半左右，被告人沈梦卿在海名市湖滨酒店的总统套房，秘密约见了丰州市委书记梁嘉南，两人就神州能源集团丰州炼油基地和粤海油田开发项目，进行了一番私下的、秘密的交谈。其间，因为意见分歧，两人发生争执，不欢而散。几天后，被告人沈梦卿秘密召见了原丰州市公安局局长皮一唐，暗示皮一唐，要杀死梁嘉南。皮一唐先是雇凶，制造了一起针对梁嘉南的车祸。可是阴差阳错，车祸致伤的人并不是梁嘉

南本人，而是梁嘉南的妻子，省第一人民医院的詹华医生。皮一唐失手后，没有罢休，继续雇凶，先是用药物迷倒梁嘉南，然后打开煤气，企图用煤气毒死梁嘉南。危急关头，丰州市公安局局长钟明及时发现……

公诉人陈述完毕，沈梦卿的辩护律师问法官：“现在我可以说话了吗？”得到法官许可后，他问公诉人：“您刚才说去年十二月三日晚上，我的当事人沈梦卿女士在湖滨酒店单独约见了梁嘉南，进行了一番私下的、秘密的交谈。请问，既然是私下的、秘密的交谈，你们怎么会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

“是当事人梁嘉南提供的。”公诉人回应。“也就是说，这只是梁嘉南的一面之词，对吗？”律师说。“是的。”公诉人应道。

“好的。我再请问一下公诉人，您说我的当事人在那晚的谈话后就对梁嘉南怀恨在心，然后，秘密召见了丰州市的公安局原局长皮一唐，暗示皮一唐雇凶杀人，是这样吗？”“是的。”公诉人说，“我这里有一个录音，可以作证。”

“法官，是否可以让我当庭听听这个录音？”律师问道。“可以。”法官说。录音是沈梦卿的声音，只有一句：“姓梁的太可恶了，让他去死！”

“好的，我听清楚了。”律师关掉录音，走到沈梦卿跟前，问：“沈女士，你确定这是你的声音吗？”“是的，我确定。”沈梦卿答道。

律师又走到皮一唐跟前，说：“你刚才说，这个录音是你在和我的当事人沈梦卿女士秘密交谈的时候，偷偷录下来的，是吗？”“是的。”皮一唐说。

“你为什么这样做？”律师问。“我得留下证据，证明我雇凶杀人是被动的，是受人指使的。”皮一唐说。

律师接着问：“既然是秘密交谈的时候录下来的，为什么只有一句话？”“其他的话和雇凶杀人无关，我都删掉了。”皮一唐说。

“也就是说，我的当事人暗示你雇凶杀人，这句话就是全部的证据，是吗？”“是的，这句话的意思已经足够明显了。”皮一唐说。

律师说：“法官，现在，我想请另一个当事人梁嘉南到庭，可以吗？”法官问公诉人，梁嘉南来了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法官同意让梁嘉南上庭。

梁嘉南走上法庭后，沈梦卿的辩护律师走到他面前：“我是被告沈梦卿女士的辩护律师。请问，去年十二月三日晚上十点半左右，你在哪里？”

“在海名市湖滨酒店的总统套房里。”

“是和我的当事人沈梦卿女士在一起吗？”

“是的。”

“当时，除了你们两个人，还有第三者在场吗？”

“没有。”

“你和我的当事人是什么关系？”

“工作关系。”

“仅仅是工作关系吗？”

梁嘉南沉吟着，没有立即回答。詹华望着梁嘉南，神情有些不自然。“这个问题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点尴尬？”律师问。梁嘉南淡然一笑，说：“一点也不尴尬，我跟被告很早以前就认识，而且有过一段无疾而终的恋情。”詹华听梁嘉南这样说，紧张的神情顿时放松了下来。

“也就是说，你跟我的当事人除了工作关系，还有初恋情人的关系，对不对？”律师问道。“可以这么说吧。”梁嘉南平静地说。

“好，梁嘉南，请你告诉我，去年十二月三日晚上，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你和我的当事人，也就是你的初恋情人沈梦卿女士，私下约会，独处一室，你是什么样的心情？是不是特别激动？”

“反对被告律师问与案情无关的问题！”公诉人大声说。“反对有效！请辩护律师回到正题上！”法官说。“好，梁嘉南，那我就换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询问你。那天晚上，你是不是对我的当事人动了非分之想？做出不检点的行为？”

梁嘉南一愣，接着愤怒地说：“我没有！”“你撒谎！”沈梦卿大声喊道。

“法官，在法律上，我的当事人有当庭陈述的权利，请允许发言。”“请被告陈述。”法官说。

沈梦卿看了梁嘉南一眼，望着法官说：“梁嘉南和我曾经是恋人，那天晚上见面，他说希望能和我再续前缘。他见我迟迟没有表态，就威胁我说，假如我不答应，我们的项目一定不会顺利推进下去！”

庭审席上一片哗然，詹华猛地站了起来，大声说：“她在撒谎！”梁嘉南望向詹华，示意她不要激动。“安静，注意法庭秩序！”法官说。

众人安静下来之后，沈梦卿接着说：“我没有想到，一个堂堂的丰州市委书记，党的干部，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我非常生气，直接把他赶了出去。因

为梁嘉南的出格言行对我是极大的侮辱，让我恼怒难消，所以在和皮一唐谈话时，才说出了‘让他去死’这样的气话！”

“她在撒谎！”梁嘉南说。律师走到梁嘉南面前，“梁嘉南，请你回答，你们是不是谈过恋爱？她是你的初恋吗？”“是的。”梁嘉南平静地说。

“我反对！”公诉人说。“请辩护律师不要提及和本案无关的问题！”法官说。

“好。”律师说，“我换一个问题，梁嘉南，你和沈梦卿女士分手以后，有没有想过她？”

听律师这样问，梁嘉南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他恍惚看到了少女时代的沈梦卿，是那么的纯洁和善良，究竟是什么让她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变成了一个凶狠到可以雇凶杀人的人？他为此替沈梦卿感到惋惜，内心也很痛苦。然而，不管何种原因，她既然违法犯罪了，就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可是，此时此刻，让梁嘉南左右为难的是，他既不能说出沈梦卿对他许下的承诺，又必须遵守法律，不能作伪证。

詹华看着沉默不语的梁嘉南，神情又变得紧张起来。梁嘉南回头看了看詹华，说：“我拒绝回答！”梁嘉南的回答，不仅让公诉人感到失望，也让很多人认为这是他心虚了，认为沈梦卿说的都是真的。

法官宣布：“因为控辩双方都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本次审判休庭！”

詹华走到梁嘉南身边，在众目睽睽之下，挽起他的胳膊，微微笑着走出了法庭。

沈梦卿案第一次开庭后，对梁嘉南的种种非议传得沸沸扬扬。

在省委常委会研究解决丰州问题的会议上，赵扶义首先发声。他冷笑道：“现在外面传着这么一句话，说什么‘脱了裤子牛伯仲，提上裤子梁嘉南’。丰州连续两届市委书记，一个比一个风流。他们丢的不是自己的脸，是整个丰州、整个南江省党员干部的脸。这种人决不能再留在领导岗位上。我建议，按程序免除梁嘉南的职务！”

赵扶义话音未落，刚毅发话了，他说：“扶义同志，你说话要负责任，街头巷尾的谣言怎么能成为证据呢？”

赵扶义听刚毅这么说，冷笑一声，说：“刚毅同志，我倒想问问你，纪

委的责任是什么？到底是惩治违纪违规的干部呢，还是利用职权包庇自己的下属？”

刚毅严肃地说：“假如梁嘉南真的有问题，我决不会留情。但是，我也决不允许随意处理一个好干部！”

赵扶义冷笑一声，说：“刚书记，说严重一点，梁嘉南是强奸未遂，这算什么好干部？”

李浩然见状说：“我们是在谈论如何解决丰州的问题，所议不是今天的议题！”

赵扶义看了一眼李浩然书记，说：“浩然书记，现在梁嘉南的问题，就是丰州最大的问题。”

“你到底是相信自己的同志，还是相信一个犯罪嫌疑人？”刚毅质问。

“你们纪委得到的口供，很多不是从犯罪嫌疑人嘴里套出来的吗？”赵扶义说。

刚毅忍无可忍，猛地站起身。赵扶义看着刚毅，说：“你想干什么？”刚毅气得脸色铁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突然，他感到胸口一阵剧烈的疼痛，他用左手紧紧地按在心脏处，右手支撑着桌子，身子晃了晃，要摔倒的样子。坐在他身边的一名常委立即站起身扶着他，说：“刚书记，别激动！”

“快打120！”工作人员跑过来说。

会议中止。

七

第一次庭审后，沈梦卿的辩护律师见了她。律师告诉她，这个官司，根据他们多年的经验，胜算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沈梦卿说：“为什么不是百分之百？”律师说：“加上沈主任的努力，应该差不多。”沈梦卿说：“你们抓紧一点，我一天也不想待在这个鬼地方了。”

沈梦卿的家人聘请了十三位全国知名的律师和法学专家，作为她的律师团，准备做无罪辩护。皮一唐和李广虽然都指认沈梦卿，可是根据口供和沈梦卿的律师团提供的证据表明，沈梦卿只是对他们进行了暗示，实际下达指令和转账的全是杜鹃。杜鹃现在一口咬定这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沈梦卿无关。

虽然所有的人都清楚，这事绝对不可能是杜鹏一人所为，沈梦卿不可能置身事外。然而，法律是讲证据的，没有确凿的证据，法院很难判定沈梦卿有罪。一旦沈梦卿被判定无罪释放，梁嘉南的处境就极其被动。洪雅君、周昌挺、钟明和韩楚霞等丰州市的一些党员干部都为梁嘉南担心起来。刚毅书记和李浩然书记也深感着急。

就在沈梦卿即将被释放的时候，中央巡视组在对相关部委的巡视中，发现了重大问题线索，引起高层注意。高层要求严查此案，不管涉及谁，只要存在腐败问题，必须依法严惩，绝不姑息！

沈梦卿的哥哥沈建华，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

原先答应帮沈梦卿的那些人，有几个人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她的律师团中的两名律师，也因为在以前代理的案子中行贿法院工作人员而被查。

沈梦卿听到哥哥沈建华出事的消息后，一下变得颓废起来，每天不再练瑜伽，也不再化妆，要么埋头睡觉，要么坐着发呆。

法院对杜鹏、李广和李广雇的谋杀梁嘉南的凶手等案犯的审理工作已经完成，三人犯罪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依法判处杜鹏无期徒刑，因为李广检举了法院不曾掌握的问题，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判处李广有期徒刑二十年，依法判处谋杀梁嘉南的凶手无期徒刑。

梁嘉南、詹华、梁嘉南的父亲和女儿倩倩均出席了法院的庭审。梁老爷子因为此前错怪了儿子，了解到儿子竟然遇到了这么多的危险，眼睛湿润了。倩倩则忍不住抱着梁嘉南的一只胳膊低声哭泣起来。

宣判结束，三名案犯被法警押着离开法庭。杜鹏突然大声喊：“我要揭发，我不能当替罪羊，都是沈梦卿让我干的！牛伯仲也是她让我杀的！”

杜鹏向办案人员做了彻底交代。他说：“沈梦卿的性格张扬霸道，在担任神州能源董事总经理以后，以改革的名义，将权力集中在她一个人的手上，所有的监督机构形同虚设。这些年，神州能源在海外盲目扩张，先后成立了七十七个海外公司。因为盲目投资加上前阶段的经济危机，神州能源实际已经资不抵债，只有申请破产这一条路。丰州这个项目，就是为了暂时掩盖住事实，渡过这个危机。之所以选在丰州，是因为南江省副省长赵扶义需要政绩，和我们不谋而合。经过一番设计好的谈判，神州能源炼油基地和粤海油田开发

项目正式落户丰州。没想到，丰州市委书记牛伯仲却坚决反对。不把牛伯仲弄走，项目就难以落地。开始我们也没想杀害牛伯仲，就是想把他的名声搞臭，让他担任不了丰州市委书记。没想到，两种药物相互有反应……”

杜鹏交代后，办案人员提审了沈梦卿。当办案人员告诉她，杜鹏已经彻底交代时，沈梦卿一下就崩溃了。她知道再抗拒下去，只能加重自己的罪责。

沈梦卿交代说：“我不能让神州能源在我手上破产。真到了那一步，上面一定会对神州能源所有的账目进行清查，我挪用公款事小，还会连累一大批收了我钱的朋友。杜鹏给我建议，破釜沉舟，搞几个在国际上都有影响的大项目，能不能盈利是次要的，只要能争取到银行贷款、国家投资和拉升公司股价，就可以暂时渡过难关。没想到，丰州市委书记牛伯仲却坚决反对。我的本意并不是想杀害牛伯仲，只是想伪造他有嫖娼行为，然后通过赵扶义的运作，让牛伯仲在丰州待不下去。没想到，杜鹏失手了！”

说到这里，沈梦卿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也许一切都是命吧。牛伯仲死了，我本以为项目就能顺利开展，没想到却来了一个梁嘉南，他软硬不吃、油盐不进，比牛伯仲还棘手！”

案情大白！

省专案组组长向李浩然书记做了汇报。李浩然书记为牛伯仲的被害而心情沉痛，为沈梦卿等人的无法无天、胆大妄为而震惊。

李浩然书记问：“当初海湾酒店的监控怎么没有发现杜鹏出入？”专案组组长汇报说：“李广已经交代，是他动了手脚。报警的那个小姐，也是他安排人送走的。李广还交代，当初省厅安排钟明带人到罗马尼亚遣返林啸，皮一唐得知消息后，安排他赶在钟明等人到达之前，把林啸带走了。现在林啸就潜藏在尼日利亚的一个小镇。”

根据上级指示，专案组通过外交和司法程序，协调各方面力量将“天网行动”中中国国家刑警组织通缉的百名“红通”人员之一——林啸劝返归案！

林啸归案后，交给办案人员一个U盘，里面保存着非法集资的财务账目资料 and 所有涉案人员名单，这是皮一唐急于得到却一直没有得到的重要资料。这个名单里面，赵扶义赫然在列！他通过林啸存入了近亿资金，赚取高额利息获利！

中央纪委会常委会审议通过，并报经中央常委会批准，决定对赵扶义涉嫌严

重违纪问题立案进行纪律审查。

中央纪委的办案人员专此向省委书记李浩然通报后，李浩然书记代表省委表态，南江省委、省政府坚决拥护中央对赵扶义问题的处理决定。为配合中央纪委专案组对赵扶义进行纪律审查，李浩然书记指示省委办公厅，今天下午三点，通知在家的省委常委，在省委常委会议室学习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点名赵扶义同志要参加。

李浩然书记走出办公室，向小会议室走去。他的脚步有些沉重，心情更是沉重。他为赵扶义的违纪违法感到愤怒，也感到万分痛惜。

下午二点五十分，李浩然书记走到会议室门口，停住了脚步。

中纪委的办案人员问：“李书记，你还要见赵扶义吗？”李浩然书记神情痛苦，摇了摇头，“等他到了会议休息室，会议开始前你们就带走吧。”李浩然书记说。

当天晚上七点钟，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发了一条消息：中共南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扶义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

梁嘉南把陈镜明约到自己的办公室，把洪雅君和周昌挺也叫了过来。关于海鸥岛的建设与发展，他想听听陈镜明的意见。

陈镜明一见到梁嘉南，就抱歉地说：“梁书记，实在对不起，有段时间我误解了你！”

“当时那种情况，你有误解很正常。”梁嘉南笑着说，“一切都过去了，今天请你来，是想听听你对海鸥岛的开发建设有何高见。”

“关于海鸥岛的开发，我认为当初牛书记的规划就很好。”陈镜明接着说，“牛书记曾和我谈过丰州究竟该向什么方向发展的的问题。他当时就提出一个设想，第一是可以兴建类似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园；第二是利用沿海自然资源优势，发展旅游项目。他曾不无顾虑地说过，无论是高科技产业园还是生态旅游，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见效的，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是下一代才能获益，这不符合那些急功近利，打造政绩工程的决策者的想法。”

陈镜明接着说：“因为神州能源丰州项目，牛书记和赵扶义争吵过几次。他从赵扶义对他的态度上，看出这个项目和赵扶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梁嘉南说：“他当时为什么不找浩然书记反映呢？”陈镜明感慨地说：

“牛书记是个好人，他也想过反映。其间，他去过一趟北京，从北京回来以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一定是在北京被哪个领导批评了，他不愿意再给李书记添乱，于是他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抗争。”

“什么方式？”梁嘉南问。

“在明明知道神州能源炼油基地项目准备落户海鸥岛的情况下，支持我在海鸥岛建设高科技产业园。”陈镜明说着，看了一眼周昌挺，“周市长应该对这事有所了解。”

“唉，了解不多。”周昌挺说。

陈镜明神情悲伤地说：“牛书记那么好的一个人，我真没想到，沈梦卿他们竟然会对他下毒手。”

梁嘉南感叹说：“是啊，这些人简直是疯子。”接着，梁嘉南说，“发展高科技项目和生态旅游，确实是很好的发展理念，我们绝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做杀鸡取卵之事！”

李浩然书记专程来了一趟丰州，了解神州能源项目下马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李浩然书记告诉梁嘉南，沈梦卿的哥哥沈建华，因为涉嫌严重违纪问题，已经被中央纪委立案审查。

李浩然书记对梁嘉南说：“你的坚持是对的，粤海油田的勘探数据，是有很大的水分的，弄虚作假的！这些人，真是胆大包天啊！”

李浩然书记提出到皮涌厝村看看。梁嘉南陪他到皮涌厝村后，李浩然书记望着被拆得一片狼藉的皮涌厝村，感叹说：“这个样子，老百姓能没意见吗？一些领导干部独断专行，决策失误，严重脱离实际，刻意追求所谓的政绩，不得民心啊！”

八

丰州市委召开常委会，分析了当前形势，研究丰州下一步工作的思路。梁嘉南重点谈了关于市委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市纪委履行监督责任的问题；关于丰州党风廉政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思路。

梁嘉南说：“反腐败是政治命题也是经济命题，丰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是印证。当初牛伯仲同志对于丰州的发展，就提出过一是发展高科技产业，二是发展生态旅游。这个设想是很好的，是符合丰州的长远利益的。我最近走访了部分企业界人士，和市委班子成员也有过商议，认为丰州下一步的发展，一是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引进和培育高科技产业，重新构建以高科技产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推进转型谋发展；二是要开发特色旅游产业，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三是发展生态养殖和生态农业，并与旅游产业相结合，探索推进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统一协调发展。其发展思路是调动和发掘一切社会资源，促进丰州的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

市委常委会上，宣读了省纪委报省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两个报告，一个是《关于牛伯仲同志纪律审查情况的报告》，报告结论认为：牛伯仲同志是一名忠诚党的事业、勤政清廉、为民务实的领导干部。同时，宣读了《关于叶弘轩同志纪律审查情况的报告》，报告结论认为：叶弘轩同志在廉洁自律方面没有很好地把握住自己，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市委常委会结束后，丰州市组织召开市直机关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大会。省纪委书记刚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当前，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腐败蔓延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扎实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说到底，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就是要构建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体制，但仍然任重道远。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将永远在路上。

会议还传达了省委书记李浩然最近在丰州市调研时的讲话，李浩然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丰州市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市委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市纪委以履行监督责任为突破口，执行多年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被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成为“打虎拍蝇，清淤排毒”取得更大进展的重要前提，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地标性”成果。要继续保持惩治腐败和正风肃纪威慑力，减存量、遏增量，反复抓、抓反复，决不让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问题回潮反弹。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忠诚、干净、担当。脊梁是担当精神，是

共产党员的魂！要进一步落实党委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切实为丰州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提供重要路径和根本保证。

几天后，叶弘轩回到了丰州。

只要身上没有了包袱，心无杂念，人就会变得年轻、有活力。叶弘轩接受纪律处分后，感谢组织的教育挽救，放下包袱，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新的工作。

叶弘轩带队到外地招商，梁嘉南说：“这次招商，事关重大，能不能重建南海明珠皮涌厝，就全看你的了！”叶弘轩信心十足，说：“这次一定要为丰州抱几只金凤凰来。广告词我都想好了，东方夏威夷！怎么样？”周昌挺开玩笑说：“叶市长现在也学会忽悠了？”叶弘轩笑着说：“这不是忽悠，这是形象包装！”

这次招商非常成功，在飞机临起飞的那一刻，叶弘轩还兴奋地给梁嘉南打电话，说：“老梁，这次收获很大，和几家国外的大公司达成了合作意向！”叶弘轩正说得兴奋，就听身后有人说：“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旅客关掉手机、电脑……”

这话，叶弘轩太熟了，以前每次他和吕欣在一起，他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吕欣和他开玩笑时说的就是这句话，而且听声音也像是吕欣。叶弘轩回头一看，果然是吕欣。他先是一愣，继而脸上露出了微笑。

吕欣走到他身边，轻声说：“我说过会回来的！”

因为工作需要，洪雅君经中央纪委和中组部提名、考察，被上级任命担任省纪委副书记。詹华为支持梁嘉南工作，能在生活上给他一些照顾，决定调到丰州工作。

尾 声I

——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省委常委、丰州市委书记梁嘉南团结市委“一班人”践行着这一庄严承诺，誓言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2017年10月18—24日，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习近平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批准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赵乐际为中央纪委书记。

南江省委常委、丰州市委书记梁嘉南以强烈责任心，紧紧团结丰州市委“一班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结合丰州的工作实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丰州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

在中共丰州市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梁嘉南代表市委常委会做工作报告，市长叶弘轩作经济工作专题讲话。丰州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开创丰州发展新局面，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上踏步前进。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南江省委、丰州市委以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开展反腐败工作，做到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

丰州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高质量按时完成。梁嘉南作为“施工队长”，紧扣中央和省里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照图施工，并统筹协调市县转隶组建、及时解决关键症结、指导把握重大案件查办。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

在丰州市人民医院做医生的詹华早已习惯了梁嘉南的工作状态，对于他的生活节奏，只有积极配合。

周六的早晨，梁嘉南正要起床，詹华笑着对他说：“你这么久不回家看爸爸，爸昨天晚上来电话说，今天要来看你。你不会又有这个会那个会要开吧？”

这话让詹华说中了。前天，市监察委对市银监局的一位副局长采取“留置”措施。由于这是市监察委，也是南江省监察委成立以来的第一宗实施的“留置”案件，省委书记李浩然专门过问。梁嘉南让王欣然下周一专程向新任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主任赵龙祥同志汇报该案的进展情况。周六两人要先见面商谈一次，还要讨论新成立后的市监察委遇到的几个问题。

“还有这档子事啊。我今天还真的约了市纪委、市监察委的欣然同志商量事情呢！没关系，我就在办公室。如果他来了，你给我打电话吧，我及时回来，也难为他老人家了。”梁嘉南说。

“嘉南，你忙起工作来把老婆给丢在一边也就罢了，连老父亲也顾不上就有些过分了！”

已经是华南医科大学经济学院学生的倩倩一旁插话说：“老爸，最近经常听到你说成立了市监察委员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能不能说来听听，对我这个在校的大学生，普及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啊？”

梁嘉南说：“倩倩，你可是学法律专业的，要做个博学多才的好学生，你还真是应该涉猎更广的知识领域呢！来，考考你，看看你对新组建成立的监察委员会，是怎么看的啊。”

倩倩认真地说：“国家监察委员会最主要的职能，是维护宪法和法律法规的权威，依法监察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情况，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还要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履行监察、调查处置职责。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实行与党的纪律检察机关合署办公，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能。”

梁嘉南说，给你打个A。

新春时节，乍暖还寒。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要向丰州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市委一班人的承诺掷地有声。

按照市委的统一部署，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主任王欣然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他深入丰北县的乡镇、街道，开展对涉及人民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扶贫领域腐败的专项治理和干部作风建设等方面进行调研，并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发展理念。相信经过丰州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共同的努力，丰州市必将迎来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社会环境的海晏河清。

I 后 记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迎难而上，开拓进取，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绩，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强的决心和坚定意志，对腐败现象坚持做到了零容忍、全覆盖、无禁区，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218.6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267.4万件，立案154.5万件，处分153.7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8万人。可以说读遍二十四史，没有哪一个朝代的反腐败有如此大的力度，也没有哪一次的反腐如此赢得民心。

我党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方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从强力治标到标本兼治，从外在约束到内在自觉，立体化压缩腐败空间，靠严惩

提升腐败成本，靠制度减少腐败机会，靠教育消除腐败动机。目前，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正在完善，不想腐的思想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文艺是时代的号角。纵观古今，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文艺作品不能失语，这是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基于此，剧作家陈涛、鲁文、李彦雄，以写实的创作手法，艺术地展示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南海省委、丰州市委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展示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创作完成了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本《脊梁》。2014年10月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核备案立项。在中央纪委有关部门的关注支持下，广东省纪委宣传部、广东龙达影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电视剧《脊梁》。该剧由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金韬担纲导演。2016年12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46集全面从严治党题材电视剧《脊梁》备案核发《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

为了进一步扩大全面从严治党题材电视剧《脊梁》的社会影响，电视剧出品版权方——广东龙达影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由剧作家陈涛、鲁文、李彦雄并导演金韬授权，确定由本剧编剧之一的鲁文负责，将电视剧改编为小说。鲁文联合作家田胜利，完成了小说版本的创作。

广东人民出版社按照图书出版规定，非常重视本书的出版工作。在上级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组织党建和文化领域的权威专家，对本书进行认真严格的审核，严把政治关、业务常识关以及文字关。社长肖风华、总编辑钟永宁，责任编辑王宁、卢雪华，执行编辑段洁、马妮璐等对本书中涉及的党的政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常识悉心校核，付出了心血，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感谢所有关注、关心这部作品的朋友们。

作 者

2017年冬月于花城

维护好党内政治生态，形成不敢腐的强烈震慑

扎紧不能腐的制度笼子，构建不想腐的思想堤坝

管党治党，关系到党的前途命运，更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

做到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

上架建议：反腐小说

ISBN 978-7-218-11745-4



9 787218 117454 >

定价：58.00 元